



柏杨版

第十四部

通鉴纪事本末

27

安史之乱

28

第二次宦官时代

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，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。
切勿在他处转发！强烈建议购买正版纸质书！

柏杨◎著

中国式政治运作与权力游戏



中信出版社·CHINACITICPRESS

柏杨◎著

通鉴纪事本末

柏杨版

第十四部

27 安史之乱

28 第二次宦官时代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安史之乱·第二次宦官时代/柏杨著. -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09. 8

(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; 14)

ISBN 978-7-5086-1612-4

I. 安… II. 柏… III. ①安史之乱—通俗读物②中国—古代史—唐代—纪事本末体

IV. K242.205.09 K242.0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17704 号

《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》第十四部

安史之乱·第二次宦官时代

ANSHIZHILUAN · DIERCI HUANGUAN SHIDAI

著 者: 柏 杨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**印 张:** 20 **字 数:** 33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**印 次:**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1612-4/K · 124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264000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服务传真: 010-84264033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

第十四部

27 安史之乱

导 读 /003

1 李林甫的邪恶

- 一、斗垮张九龄 /005
- 二、“罗钳吉网” /010
- 三、不断兴起大狱 /017
- 四、尸骨未寒，夺爵剖棺 /022

2 财政税务

- 一、宇文融 /028
- 二、搜刮聚敛 /031

3 杨家班主宰政府

- 一、最美丽的儿媳杨玉环 /035
- 二、马嵬驿终点站 /039



4 安禄山之乱

一、从死囚到封王	/045
二、与杨国忠不共戴天	/051
三、范阳兵变	/057
四、洛阳陷落	/064
五、建立燕帝国	/070
六、嘉山会战	/077
七、杨家班被屠	/084
八、长安陷落	/091
九、李隆基逃亡巴蜀	/096
十、李亨登上帝位	/102
十一、陈涛斜之败	/108
十二、安禄山全盲惨死	/113
十三、李泌大战略	/120
十四、睢阳之围	/127
十五、唐政府初向回纥乞师	/133
十六、洛阳克复	/139
十七、史思明投降	/144

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

第十四部

28 第二次宦官时代

导 读	/153

1 史思明之乱

一、降后被逼复叛	/155
二、安阳河之役	/158
三、安庆绪末路	/164

四、河阳会战	/171
五、史思明被部下绞死	/175
六、唐政府再向回纥乞师	/183
七、史朝义自缢树林	/188
八、祸延江淮——刘展逼反	/192

2 第二次宦官时代揭幕

一、李辅国登场	/198
二、手握重兵，尾大不掉	/202
三、程元振继起	/207
四、骆奉仙构陷仆固怀恩	/211
五、壮士横死鸣沙	/216
六、周智光斩张志斌	/224
七、鱼朝恩骄横	/229
八、元载宰相生涯	/233

3 吐蕃王国东侵

一、唐朝施诈，吐蕃反击	/237
二、皇帝再演逃亡	/242
三、长安失而复得	/249
四、沿边拉锯战	/255

4 唐政府赋税

一、国库设在深宫	/263
二、两税制	/268
三、裴延龄	/271

5 唐吐百年战争	
一、清水之盟	/277
二、平凉川事变	/286
三、安化峡哭别家园	/292
四、陆贽论边防六失	/298
五、西疆残破	/304
六、维州事件	/309

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第十四部

27 安史之乱

划时代的内战，战前战后，中国完全不一样

导 读

八世纪六〇年代的安史之乱，可媲美侯景之乱，但安史之乱，却腰斩了时代。唐王朝九任帝李隆基，当皇帝竟然当了四十五年之久，使人失声尖叫。国家有一个当权太久的元首，实在是一个灾难。四十五年的酱缸政治腐蚀力量，不要说是凡夫俗子李隆基，即令是伫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，也会满身疮痍，不堪入目。

安禄山与史思明前后起兵，歌舞升平的假象被戳破，全国遂一摊溃烂。以汉人为主的国防军，证明全都不能作战，于是不得不招募和引进大量的外族兵团。

战乱从此没有平息，一切都变了模样。第一，外族兵团以及外族移民，开始大量进入唐朝。第二，中央政府威权丧失殆尽，唐帝国终于瓦解。第三，大批军阀，据地自雄，唐朝国土上隐性王国（战区，藩镇）林立。第四，漫无了期的大黑暗时代兴起，浓烟滚滚，腥膻扑面，汉人大量死亡，直到十世纪中叶，才渐渐停止。

后果虽然可怕，元凶不过一人。假如上帝有审判的话，我相信，就是现在，李隆基恐怕仍在地狱里哭泣。

柏杨

二〇〇〇年十月五日台北

1

李林甫的邪恶

一、斗垮张九龄

七三四年，国务院文官部副部长（吏部侍郎）李林甫，待人非常温柔，但阴险狡诈，精于谄媚拍马，计谋百出；用尽心机结交宦官跟皇帝小老婆群（妃嫔）的家人，探听皇帝的动静，事情无论大小，李林甫全都知道，因此，每次当面奏报，总能符合皇帝心意，唐帝（九任玄宗）李隆基，对他非常喜悦。当时，武惠妃正受宠爱，超过后宫所有小老婆；武惠妃生一个男孩李清，封寿王，其他皇子都不能跟他相比，皇太子李瑛遂逐渐疏远。李林甫通过宦官向武惠妃表态，誓言拥护李清（为了当官，不惜玩命，竟发动夺嫡斗争）；武惠妃心存感激，暗中回报，本年（七三四），李林甫遂被任命当副监督长（黄门侍郎）。

五月二十八日，李隆基擢升裴耀卿当最高监督长（侍中），张九龄当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，李林甫当国务院教育部长（礼部尚书）一级实质宰相（同中书门下三品）。

七三五年，最初，宫廷监察官（殿中侍御史）杨汪，诛杀张审素（参考七三一年十二月），改名杨万顷。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张琯、张琬，年纪还小，也因老爹犯罪，流放岭表（岭南，南岭以南）。不久，张琯、张琬逃回，处心积虑，准备复仇。

三月十一日，张琯、张琬在东都洛阳，格杀杨万顷（杨汪），把奏章用绳子绑到斧头上，留在现场，申诉老爹冤死情形；二人打算再去江外（江南，长江以南）刺死跟杨万顷（杨汪）一同陷害老爹的帮凶。走到汜水



(流经河南省荥阳市北),被治安人员捕获。社会对这案件议论纷纷,多认为老爹被诬害而死,两个年幼小娃,孝友刚烈,能为父报仇,政府应该怜悯他们,宽大处理;最高立法长(中书令)张九龄也打算救他们一命。但最高监督长(侍中)裴耀卿、一级实质宰相(同中书门下三品)李林甫,则认为如果宽大处理,将破坏法律尊严,李隆基也认为如此,对张九龄说:“孝子的心情,当然不在乎死,然而杀了人却把他赦免,不可建立这种榜样!”下诏说:“国家颁布法律,目的在防止杀人。如果都坚持尽孝子的心,谁不愿意当一个孝子?辗转仇杀,哪一天才是终结!皋陶当法官(皋陶,是黄帝王朝六任帝伊祁放勋在位时的法官),法律都被彻底执行。纵是著名学者曾参杀了人,也不可以宽恕(曾参,战国时代吴起的老师,参考前四〇三年)。应把二人交付洛阳特别市政府(河南府),乱棍打死。”无论官民人等,对惨死棍下的两位兄弟,都感哀怜,为他们撰写悼念文章,贴到大街之上。市民们纷纷出钱,把他们安葬在北邙山(洛阳城北),恐怕杨万顷(杨汪)家人挖掘,更一连在很多地方兴建疑冢假墓。

七三六年,当初,李隆基准备擢升李林甫当宰相时,征求最高立法长(中书令)张九龄的意见,张九龄回答说:“宰相的职位重要,影响帝国的安危,陛下用李林甫当宰相,我恐怕有一天会给皇家祖庙带来灾难!”李隆基不接受。当时,张九龄正由于文学造诣,受皇帝器重,所以李林甫虽对张九龄怨恨,仍小心顺从。最高监督长(侍中)裴耀卿跟张九龄友善,李林甫迁怒,连他一并厌恶。如今(八世纪三〇年代),李隆基在位时间,已相当长久(七一二年迄今,二十五年),行为渐渐放肆,追求奢侈,私欲扩张,对国家政事,开始懈怠厌倦。张九龄不了解这些,对认为不合适的事情,无论大小,仍然据理力争。李林甫却十分灵巧,尽量迎合皇帝心意,每天设计用什么方法伤害张九龄。

李隆基当临淄王时(六九三年十二月至七一〇年六月,前后共十八年),小老婆赵丽妃、皇甫德仪、刘才人,都受宠爱。赵丽妃生皇太子李瑛,皇甫德仪生鄂王李瑶,刘才人生光王李琚。后来,李隆基当上皇帝(七一二年),宠爱武惠妃,赵丽妃等都受到冷落。武惠妃生寿王李瑁,李瑁的宠爱超过其他所有皇子。皇太子李瑛,跟鄂王李瑶、光王李琚,在家里聚会,各人为自己的娘亲所受的不公平待遇,说了几句怨言。驸马都尉(公主丈夫)杨洄,娶咸宜公主(参考去年【七三五】七月),时常探听三位皇子的过失,打小报告给武惠妃,武惠妃向李隆基流泪说:“太子(李

璞)秘密集结死党,准备谋害我们母子,说话斥责皇上。”李隆基大怒,告诉宰相,打算全都贬作平民。张九龄说:“陛下登极将近三十年,太子和各亲王,从来没有离开深宫,每天研读圣人的教训,全国人民都庆幸陛下在位时间长久,子孙蕃衍昌隆。而今,三位皇子都已长大成人,没有听说他们犯了什么大过,陛下怎么可以听信毫无证据的传言,一气之下,全都废弃?而且,太子是帝国的基石,不可以轻率地更换。从前晋国国君(十九任献公)姬诡诸,相信骊姬的谎言,诛杀太子姬申生,引起三世大乱(参考二五〇年五月注)。刘彻(西汉王朝七任帝武帝)相信江充的陷害,怪罪太子刘据,以致京师(首都长安)流血(参考前九一年七月)。司马衷(晋王朝二任帝惠帝)相信皇后贾南风的诬告,罢黜太子司马遹,使中原生灵涂炭(参考三〇〇年正月)。杨坚(隋王朝一任帝文帝)相信独孤皇后的误导,驱逐太子杨勇,另封杨广,遂使帝国覆亡(参考六〇〇年六月)。从这些例证观察,不可以不特别慎重。陛下定要做这件事,我不敢接受命令。”李隆基大不高兴。李林甫在旁一句话也不说,可是等到退朝后,却暗中对地位最尊贵的一位宦官说:“这是领袖自己的家务事,何必去问外人!”但李隆基仍犹豫不决。武惠妃秘密派贴身家奴牛贵儿告诉张九龄说:“旧的废弃,新的兴起,是自然之理,你如果能伸出援手,宰相位置可以永保。”张九龄厉声喝止,并奏报李隆基,李隆基感到惊骇。所以,直到张九龄解除宰相职位,太子没有变动。但李林甫日夜不断在李隆基面前攻击张九龄,李隆基对张九龄遂逐渐疏远。

李林甫推荐萧灵(音 jiǒng)当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(户部侍郎)。萧灵读书很少,本来没有学问,曾经在副立法长(中书侍郎)严挺之面前,把“伏腊”(音 là)读成“伏猎”(音 liè)。严挺之告诉张九龄说:“中央怎么能容纳一个‘伏猎副部长’!”张九龄于是贬萧灵当岐州(陕西省凤翔县)州长。因此,李林甫对严挺之也十分怨恨。张九龄跟严挺之友善,打算推荐他当宰相,曾经劝他说:“李部长(李林甫)正受皇上恩宠,你应该前去拜访,联络感情。”严挺之节操一向谨严,瞧不起李林甫的人格,始终不肯前去,李林甫对他的怨恨,越发难解。严挺之曾经结过一次婚,后来离婚,前妻改嫁给蔚州(山西省灵丘县)州长王元琰;王元琰被控贪污收贿,李隆基交给三司审问(三司:最高法院【大理寺】、总监察署【御史台】、国务院司法部【刑部】),严挺之想办法营救。李林甫遂通过宦官,打小报告给皇帝。李隆基对宰相说:“严挺之想给犯人脱罪,干涉司法审



判!”张九龄说:“王元琰的夫人是严挺之的前妻,不应该有偏私。”李隆基说:“虽然是前妻,照样有偏私。”于是加起来以前种种不愉快,认为裴耀卿、张九龄结党营私。

十一月二十七日,改调裴耀卿当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(左丞相),张九龄当右最高执行长(右丞相),免除宰相职务。擢升李林甫兼最高立法长(兼中书令);牛仙客当国务院工程部长(工部尚书)一级实质宰相(同中书门下三品),仍兼朔方战区(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)司令官(节度使)。严挺之贬作洺州(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)州长,王元琰流放岭南(南岭以南)。

李隆基自从坐上皇帝宝座,所任命的宰相中,姚崇(姚元崇)崇尚通达,宋璟崇尚法治,张嘉贞崇尚基层负责,张说崇尚文学修养,李元纘、杜暹崇尚节俭,韩休、张九龄崇尚正直,各有各的长处。张九龄既被排出权力中心,从此之后,政府官员为了保全官位俸禄,再听不到公正直率的言论。

李林甫打算蒙蔽皇帝的眼睛跟耳朵,使权柄滑落到自己之手,遂召集各言论官员,明白地告诉大家说:“现在,最高领袖高高在上,英明领导,文武官员服从都来不及,还多说什么话!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宫门口的‘仪仗马’(早朝时,宫廷总管府【殿中省】御马管理局【尚乘】派御马八匹,分别站在两旁;每匹马有马夫二人,站在左侧,随马进退),它们吃的饲料,相当于三品高官的薪俸。可是,在值班时,只要它嘶叫一声,就立刻剔除,后悔已来不及。”初级监督官(左补阙,从七品上)杜璚,曾经上疏就某一件事提出意见,第二天,立刻贬作下邳(陕西省渭南市北下吉镇)县长(望县县长从六品上。形式上连升两级,但唐王朝尊敬中央官,评估一个人,在位而不在品)。从此,规劝的声音绝迹。

牛仙客的宰相高位,出于李林甫推荐,自然唯李林甫的话是听。但二人都谨守法令,文武官员升迁调补,全依照常规进行,即令有特别才干或特别贡献的人,也免不了受资历限制,老死在低微位置上;而一些精于花言巧语、谄媚奉承、邪恶奸诈的人,仍能超等越级,飞黄腾达,因为他们自有升官发财的渠道。

李林甫阴沉险恶,工于心计,人们看不透他的心意。他会用最甜蜜的话使对方把他当做知己,然后,他却暗中下毒手伤害,不露一点声色。凡是李隆基所器重或所亲近的人,李林甫立刻也对他器重亲近,倾心结交,

等到对方官位或权力逐渐构成威胁时，就施用阴谋诡计，把他排挤出去。即令是老奸巨猾，遇到李林甫，也没有一个能逃过他的手段。

七三七年，夏季，四月十七日，行政监察官（监察御史）周子谅，上疏弹劾一级实质宰相（同中书门下三品）牛仙客：既没有学问，又没有才干；并引用“神秘预言书”上的预言，作为证明（《旧五代史》记载：南周王朝一任帝武照在位时，神秘预言书上说：“首尾三鳞六十年，两角犊子自狂颠，龙蛇相斗血成川。”江湖术士解释说：“两角犊子，是牛；一定发生姓牛的人摧残唐王朝。”另外，参考八四九年十二月附篇《周秦行纪论》）。

李隆基愤怒得发疯，把周子谅捕到金銮宝殿，下令左右乱棒殴打；周子谅被打死而又悠悠还魂，拖到南宫中央政府所在地，再作第二次棍打，流放灊州（广西上思县），走到蓝田（陕西省蓝田县），逝世。李林甫指控说：“周子谅，是张九龄推荐。”

四月二十日，贬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（右丞相）张九龄当荆州（湖北省江陵县）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。

驸马都尉（公主的丈夫）杨洄（参考去年【七三六】十一月），再上疏检举皇太子李瑛、鄂王李瑶、光王李琚，跟太子妃老哥、驸马（公主丈夫）薛锈（娶李隆基的女儿唐昌公主），阴谋不轨；李隆基召见宰相讨论。李林甫回答说：“这是陛下的家务事，我们不适合参与。”李隆基遂下决定。

四月二十一日，在皇宫之内，命宦官宣读诏书，把李瑛、李瑶、李琚贬作平民，把薛锈流放灊州（广西上思县）。不久，李隆基下令李瑛、李瑶、李琚，在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城东驿马车站自杀，薛锈在蓝田（陕西省蓝田县）自杀。李瑶、李琚，都好学不倦，有才干见识；没有罪竟被冤死，国人深为怜惜。

四月二十二日，李瑛舅父赵家、太子妃娘家薛家、李瑶舅父皇甫家，被判流刑的数十人；只有李瑶的正妻韦女士的娘家，因韦女士贤慧，得以免除处罚。

七三八年，皇太子李瑛既被处死，李林甫屡次建议李隆基封寿王李瑁当太子。李隆基因忠王李玢年纪最长，而且仁爱孝顺，恭敬谨慎，又博学好问，打算由他继承，犹豫迟疑，一年有余，不能决定；又想到自己年龄渐老（本年，李隆基五十四岁），三个儿子同一天诛杀（参考去年【七三七】四月），继承人不能早日确定，常常愁闷不乐，连觉都睡不好，饮食也



都减少。宦官总管（知内侍省事）高力士趁一个机会，问他缘故，李隆基说：“你，是我家老奴，难道看不出来我的心思？”高力士说：“是不是因为还没有确定郎君（郎君，仆人对主子儿子的昵称）？”李隆基说：“是的。”高力士说：“皇上何必为这事劳动圣心，只要封年纪大的一位当太子，谁敢再争！”李隆基恍然大悟说：“你说得对，你说得对！”遂成为定局。

六月三日，封忠王李玢当皇太子。

七三九年，夏季，四月二十八日，任命牛仙客当国务院国防部长（兵部尚书）兼最高监督长（兼侍中），李林甫当国务院文官部长（吏部尚书）兼最高立法长（兼中书令）；二人全权负责文武官员的任免升降。

秋季，九月，皇太子李玢，改名李绍。

二、“罗钳吉网”

七四二年，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李林甫自从当了宰相，对才能声望，以及对帝国贡献比自己大，而又受皇帝器重，形势权位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人，一定千方百计把他排除。尤其嫉妒文学上有成就的人士，有时候表面上跟这些文学之士亲热得不得了，嘴里都能滴出蜜来，再想不到他却在背后暗下毒手。世人认为李林甫“口蜜腹剑”。

李隆基曾经在勤政楼听音乐，放下帘子，静静欣赏。国务院国防部副部长（兵部侍郎）卢绚，从那里经过，误以为皇帝已离座而去，所以没有下马，只垂下马鞭，按住马缰，走过楼下；卢绚风采清新、精神焕发，李隆基一直注视着他，赞叹他渊博厚重。李林甫常用重金收买李隆基左右宦官，所以李隆基一举一动，李林甫都得到精确情报，于是，李林甫召见卢绚的子弟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家长有很高的名望，而今南海（广东省广州市）、交趾（越南河内市）郡长出缺，急需补实，领袖有意邀请你们家长出任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如果怕到远地，恐怕要被贬降。否则的话，可能调太子宾客（正三品）或太子宫总管（詹事，正三品），前往东京洛阳办公（分司），也属于特别优待，你们意下如何？”卢绚不安，请求调太子宾客，或太子宫总管（詹事）。李林甫恐怕不孚众望，乃命他当华阴郡（陕西省华县）郡长。到差没有多久，李林甫坚称卢绚身患疾病，不能处理郡政府事务，调任太子宫编制外，但仍视同正式总管（詹事）。

李隆基曾经问李林甫：“严挺之现在什么地方？这个人可以交给他工作



(严挺之被贬事,参考七三六年十一月)。”严挺之当时担任绛郡(山西省新绛县)郡长。李林甫退出后,召见严挺之的老弟严损之,告诉他说:“皇上仍把你老哥放在心上,为什么不想办法晋见?不妨上疏奏报身染风湿,请求回京师(首都长安)医治。”严挺之接受这项设计。李林甫遂拿着这份奏章,报告李隆基说:“严挺之年老体衰,又害上风湿,最好加授给他一个散官,使他能安心疗养。”李隆基叹息很久。

夏季,四月二十八日,命严挺之当太子宫总管(詹事),又命陈留郡(河南省开封市)郡长、河南道(黄河以南)巡察特使(采访使)齐浣(音 huàn),当太子宫副总管(少詹事),都在编制以外,视同正缺,一齐前往东京洛阳养病。齐浣也是政府元老,所以李林甫对他也很嫉妒。

秋季,七月二十九日,最高监督长(左相)牛仙客逝世(年六十八岁)。

八月五日,擢升国务院司法部长(刑部尚书)李适之当最高监督长(左相)。

七四三年,夏季,四月,李隆基任命太子宫事务署副署长(右赞善大夫)杨慎矜,代理副总监察官(知御史中丞事)。

当时,李林甫掌握权柄,三公以及部长级官员的任用,如果不出于他的推荐,一定会陷害一个罪名,把他排除;所以杨慎矜不敢接受这项委派,坚决辞让。

五月三日,改命杨慎矜当监督院(门下省)高级顾问官(谏议大夫)。

七四四年,冬季,十二月,国务院财政部长(户部尚书)裴宽,一向被李隆基器重,李林甫恐怕他当宰相,十分忌恨。国务院司法部长(刑部尚书)裴敦复击破海盗回来,接受各方面的请托,把很多跟征剿战役没有关系的人,都列入功劳名册,裴宽暗中把这些事奏报李隆基。李林甫得到消息,告诉裴敦复,裴敦复跳起来说:“裴宽怎么做出这种事,他也曾经把亲戚朋友,硬塞给我,让他们冒功领赏!”李林甫劝告他说:“你应该马上奏报,不要落个后手。”裴敦复遂用五百两黄金巨款,买通宫中女官杨玉环的姐姐,告诉李隆基。

十二月五日,李隆基下令贬裴宽当睢阳郡(河南省商丘市)郡长。

最初,李隆基从东京洛阳返京(首都长安),李林甫知道他已厌倦东奔西走,遂跟牛仙客商议,增加京师(首都长安)附近各道的田赋捐税,并大量购买粮食,用以充实关中(陕西省中部)储存;一连实行几年,粮食

逐渐充足。有一天，李隆基心平气和地对高力士说：“我不离开长安（唐首都，陕西省西安市），将近十年（李隆基自七三六年十月由洛阳回京，迄今八年），天下太平，我打算高高在上过清静日子，不管国家大事，而把政府交给李林甫，你觉得如何？”高力士回答说：“天子出去巡察四方，是自古以来的制度。而且，政府权柄不可以随意交给别人。他的威势养成之后，谁还敢说半个不字！”李隆基不高兴。高力士叩头，自责说：“我自己神经病，不知道胡说些什么，罪应处死。”李隆基特地给高力士摆设筵席，左右侍从都呼万岁。从此以后，高力士谈话时再不敢触及天下大事。

七四五年，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李适之，跟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李林甫，争夺权柄，互相怨恨。李适之兼国务院国防部长（领兵部尚书），驸马张垪（李隆基的女儿平昌公主之夫）当国防部副部长（侍郎），李林甫对他也很厌恶，命人检举国防部人事行政官员（兵部铨曹）贪污舞弊，逮捕六十余人，交付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跟监察官（御史）组联合法庭，一连几天，都找不到他们的犯罪事实。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萧灵（音 jiǒng）派司法官（法曹）吉温审判。吉温到职视事，一进大院，教国防部（兵部）官员站在外面，他进入后厅，先行审问其他两个重刑犯，或用棍打，或用石压，苦刑拷打，囚犯哀号的声音，传到户外，惨不忍听，都求告说：“只要能留下一命，请拿纸来，我愿招认。”国防部官员很早就听说过吉温残忍，现在更亲眼看到，所以当他们在后厅接受审问时，全都自诬有罪，没有一个人敢违背吉温的意思。一会工夫，就告结案，检查被告身体，丝毫没有用刑的痕迹。

六月二十五日，李隆基下令责备国防部前后主管人事的副部长（侍郎），和国务院文官部（吏部）兼办国防部（兵部）选拔事务的前后历任官员，然后一齐赦免。张垪（音 lì），是张均的老哥（张均，参考七三六年六月）。吉温，是吉项的侄儿（吉项是南周王朝的特务酷吏，参考六九九年一月）。

吉温最初当新丰（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新丰镇）县政府主任秘书（丞），太子宫教育官（太子文学）薛嶷（音 nì），上疏推荐他的才干，李隆基召见，印象恶劣，回头对薛嶷说：“这个人不是好东西，我不用他。”

萧灵当东都洛阳特别市长（河南尹）时，曾经陷入一桩刑案，西京总监察署（西台）派吉温审问，吉温对萧灵的态度，十分严厉，手段急迫。后来，吉温当万年（首都长安东半城）县政府主任秘书（丞），没有多久，

萧灵调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，正是吉温的顶头上司。吉温一向结交宦官高力士，高力士刚从皇宫回到自己家，吉温推测萧灵一定去晋见高力士，对升官一事叩谢；于是先一步进高力士家门，握手言欢，谈谈话、开开玩笑，果然，不久，意料中的萧灵适时而至，吉温假装大吃一惊，起身告退。高力士叫说：“吉七（唐王朝时都用对方在弟兄中的排行称呼），不用回避！”并告诉萧灵说，“他也是我的老友！”把吉温叫回来，跟萧灵坐在一起。萧灵对这位高力士的老友，毕恭毕敬，不敢把从前受辱的事，放在心上。后来，有一天，吉温晋见萧灵，说：“从前，我不敢破坏国法，但从今以后，我诚心诚意向你尽忠。”萧灵跟他饮酒谈笑，尽欢而散，擢升吉温当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（京兆）司法官（法曹）。

后来，李林甫打算用冤狱政策铲除不肯顺服的异己分子，需要一些得力爪牙，萧灵遂把吉温推荐给李林甫，李林甫得到吉温后，大为兴奋。吉温常说：“只要遇到支持我的长官，就是南山（秦岭）白额老虎，也可轻易制伏！”当时，另有一位余杭郡（浙江省杭州市）人罗希奭，也是一个特务，手段惨毒，李林甫引用他，从总监察署（御史台）秘书官（主簿）擢升为宫廷监察官（殿中侍御史）。吉温、罗希奭，像猎狗一样，随着李林甫的指使，想定谁重罪，就定谁重罪；想定谁轻罪，就定谁轻罪；再困难的案件，二人都能完成任务，兴起大狱，一旦陷入，没有人能够逃脱，当时的人称之为“罗钳吉网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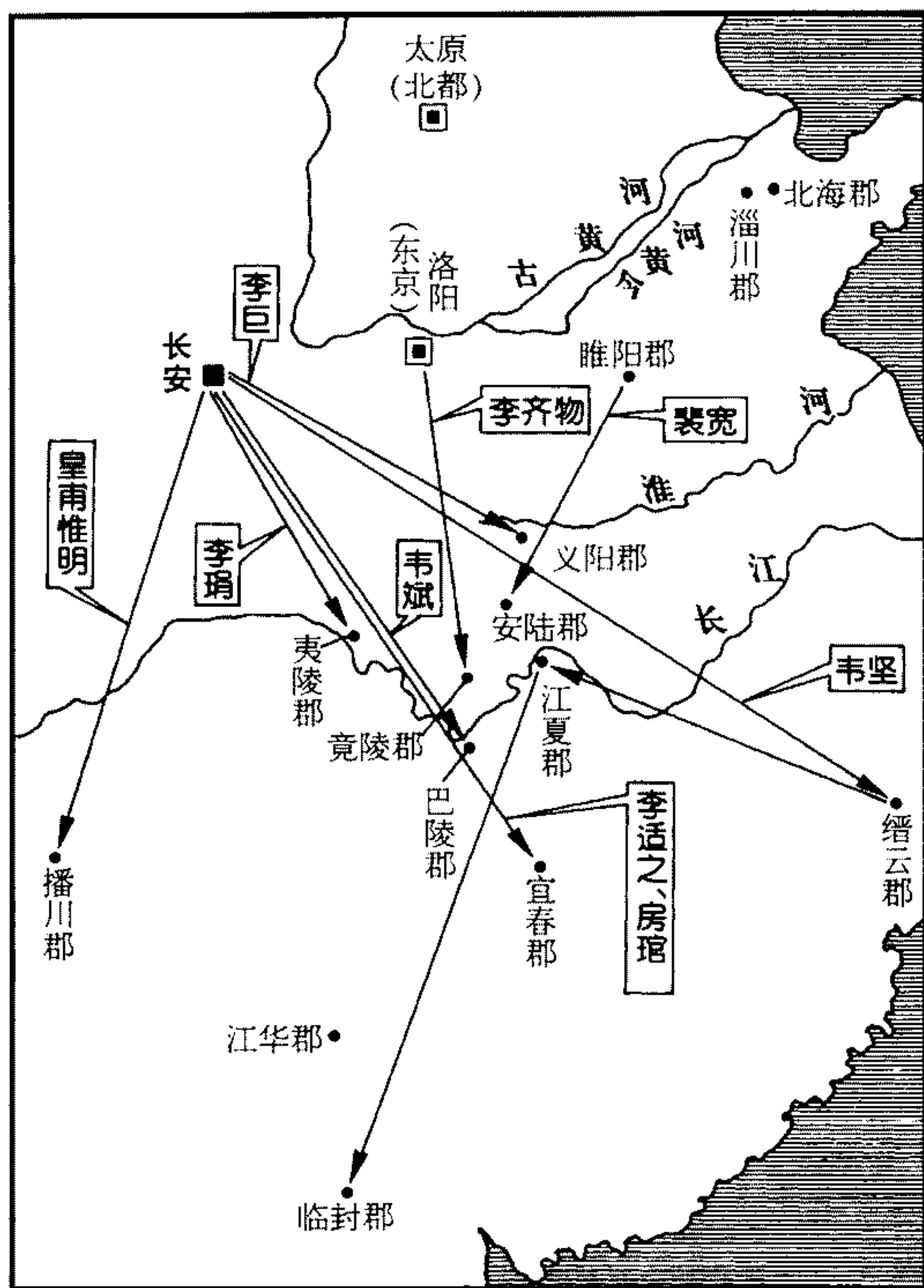
秋季，九月二十九日，唐政府擢升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郡长、江淮（华东地区）物资调节暨运输总监（江淮租庸转运使）韦坚，当国务院司法部长（刑部尚书），免除所有总监职务，而命副总监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杨慎矜代替。

韦坚的妻子姜女士，是姜皎的女儿；姜皎，是李林甫的舅父，所以李林甫跟韦坚很是亲近。后来，韦坚因主持江南（长江以南）粮食运输工作，受皇帝的宠爱，兴起攀登宰相高位的野心；同时，他又跟李适之友好；李林甫遂对他态度大变，转为十分厌恶。所以擢升韦坚当名义上的高官，夺去他的实权。

七四六年，春季，正月，最高监督长（左相）李适之，性情疏阔，坦率正直。有一次，李林甫告诉他说：“华山（西岳，陕西省华阴市南）有金矿，如果开采，可以使国家富裕，领袖还不知道这件事！”过了几天，李适之趁着报告政事时，提到这件事。李隆基就问李林甫，李林甫回答说：



“我早知道华山蕴藏金矿，但华山是陛下本命，王气所在，不应该开凿，所以一直不敢提出。”（李隆基撰写《华岳碑》，说：“予小子之生也。岁景戌，月仲秋，膺少皞之盛德，协太华之本命，故常寤寐灵岳，肸响神交。”李林甫故意引导李适之犯错。本命，出生时该年的干支，称本命；该干支年，称本命年。至于太华山怎么成为李隆基的本命山，事关道教巫法，不懂。）李隆基遂认为李林甫至爱自己，对李适之的考虑不周，大为不满，警告说：“以后报告事情，最好先跟李林甫商议一下，不要轻率发言。”李适之因此束手无策。他既失去李隆基的信任，韦坚也失去权柄，两人同病相怜，越发亲密，而李林甫对他们也更为厌恶。



八世纪·七四六年正月至七四七年正月 太子党被贬



最初，李亨被封皇太子，不是李林甫的本意（参考七三八年七月），恐怕将来发生大祸，所以一直想更换太子。而韦坚，又是太子妃韦女士的老哥。皇甫惟明曾经做过太子李亨当忠王时的咨询官（王友，正五品下。参考七三〇年九月），现在，击破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，进京（首都长安）呈献捷报，看到李林甫横行霸道，心中愤愤不平。趁着晋见皇帝的机会，略微提醒李隆基应排除李林甫。李林甫得到消息，命杨慎矜秘密调查皇甫惟明做些什么事。

正巧，正月十五日夜晩，皇太子李亨出游，跟韦坚见面；而韦坚不久又到景龙观道士休息室，跟皇甫惟明相会。杨慎矜遂上疏，指控韦坚是皇亲国戚，不应跟边防军将领亲密交往。于是，李林甫弹劾韦坚跟皇甫惟明秘密盟誓，打算拥护太子李亨登极。韦坚、皇甫惟明被捕下狱，李林甫派杨慎矜，会同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王锬、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司法官（京兆府法曹）吉温，联合审问。李隆基也多少认为韦坚跟皇甫惟明之间，确有阴谋，但不愿使这件事闹得天下皆知。

正月二十一日，下诏斥责韦坚不断要求升官，贪得无厌，贬作缙云郡（浙江省丽水市）郡长；皇甫惟明的罪名是离间领袖跟干部间的感情，贬作播川郡（贵州省遵义市）郡长。颁布诏书，训诫文武百官。

国务院司法部长（刑部尚书）韦坚等被贬后，最高监督长（左相）李适之畏惧，请求退居闲散官位。

四月八日，李隆基命李适之当太子少保（太子三少之三），免除宰相职务。李适之的儿子、军械供应部副部长（卫尉少卿）李霄（音 zhá），有一次摆设盛大宴席请客，客人畏惧李林甫，从早到晚，没有一个人敢上门。

李隆基任命副监督长（门下侍郎）、宗教管理局（崇玄馆。属皇族事务部【宗正寺】）高级研究官（大学士）陈希烈，兼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。

陈希烈，是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人，因讲解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，受皇帝赏识，进入仕途，专门用神仙、祥瑞之类的东西，谄媚李隆基。李林甫因陈希烈正在得宠，而且性情柔顺，只知道拍马摇尾，容易控制，所以推荐他当宰相。但政府所有事务，仍由李林甫一个人决定，陈希烈唯一做的事，就是点头说“是”。

从前惯例，宰相们要到下午一时半才出宫。李林甫奏报说：现在天下太平，上午十时就可回家。于是，军国机密大事，都在李林甫私宅决定；

文书助理官（主书）抱着公文，找陈希烈补签个名而已。

建筑部副部长（将作少匠）韦兰、国务院国防部军政司副司长（兵部员外郎）韦芝，上疏皇帝，为他们的老哥韦坚呼冤，奏章上引用皇太子李亨的话；李隆基大怒（引用皇太子的话，恰恰证明他们跟皇太子仍有来往，而且来往密切，这正触犯李隆基大忌）。李亨十分恐惧，上疏请求准许跟太子妃韦女士离婚，又请求不要因为是皇亲国戚的缘故，妨碍法律的执行。

七月二十六日，再贬韦坚当江夏郡（湖北省武汉市）郡政府总秘书长（别驾）；韦兰、韦芝流放岭南（南岭以南）。李隆基深知皇太子李亨孝顺谨慎，所以对他没有责备。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李林甫乘势指控韦坚跟李适之等，结党营私。过了几天，李隆基再颁训令：韦坚永久流放临封郡（广东省封开县），李适之贬作宜春郡（江西省宜春市）郡长，祭祀部副部长（太常少卿）韦斌贬作巴陵郡（湖南省岳阳市）郡长，嗣薛王李琬（音 xuán）贬作夷陵郡（湖北省宜昌市）郡政府总秘书长（别驾），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郡长裴宽贬作安陆郡（湖北省安陆市）郡政府总秘书长（别驾），东都洛阳特别市长（河南尹）李齐物贬作竟陵郡（湖北省仙桃市）郡长。韦坚的亲戚朋友牵连本案，被流放贬谪的多达数十人。韦斌，是韦安石的儿子（韦安石，参考七〇〇年十月）。李琬，是李业（李隆业）的儿子（李隆业，参考七三四年六月）、韦坚的外甥。并令李琬的娘亲（韦坚的姐妹）随着李琬，前往贬所。

冬季，十一月，太子宫政务参议官（赞善大夫，正五品上）杜有邻，女儿当皇太子李亨的良娣（太子宫小老婆群第一级，正三品），杜良娣的姐姐，是左骁卫（卫军第五军）兵籍官（兵曹）柳勣的正妻。柳勣性情疏阔狂妄，希望建立功业，博取大名，喜爱结交英雄豪杰。淄川郡（山东省淄博市）郡长裴敦复，把柳勣介绍给北海郡（山东省青州市）郡长李邕（非皇族），李邕跟柳勣因此成为知己。柳勣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跟皇家图书院（秘书省）编撰官（著作郎，从五品上）王曾等人交友；王曾等人都是当时知名之士。

柳勣跟岳父杜家，感情破裂，他打算陷害杜家，遂写匿名信检举杜有邻：愚妄地解释“神秘预言书”，结交皇太子李亨，指摘皇帝。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李林甫命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司法官（京兆士曹）吉温，会同监察官（御史）调查，结果发现柳勣的阴谋。吉温命柳勣在口供中牵连王曾等人，逮捕他们入狱。

十二月二十七日，杜有邻、柳勣，以及王曾等人，一律被乱棍打死，尸首堆积最高法院（大理）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流放边远地方；全国震恐。嗣虢王李巨，贬作义阳郡（河南省信阳市）郡政府军务秘书长（司马）。李巨，是李邕的儿子（李邕，参考七一〇年六月）。李隆基另派行政监察官（监察御史）罗希奭，前往北海郡（山东省青州市）审问李邕（此李邕不是李巨的老爹，乃平民出身）。皇太子李亨也把良娣（小老婆群第一级）杜女士逐出家门，贬作平民。

十二月二十八日，邺郡（河南省安阳市）郡长王琚，因贪赃罪，贬作江华郡（湖南省道县）郡政府军务秘书长（司马）。王琚生活豪华奢侈，跟李邕（非皇族）都自认为是皇帝的老部下（王琚参与诛杀太平公主，参考七一二一年八月），长期留在外地，心里充满怨愤。李林甫厌恶二人那种恃才负气的态度，遂借此机会，把他们排除。

三、不断兴起大狱

七四七年，春季，正月五日，唐王朝（首都长安【陕西省西安市】）北海郡（山东省青州市）郡长李邕（非皇族）、淄川郡（山东省淄博市）郡长裴敦复，都被处酷刑，乱棍打死。李邕的干练和才华，超过常人，卢藏用时常警告他说：“你好像宝剑中的‘干将’、‘莫邪’（有关“干将”“莫邪”的传说很多，乃战国时代吴王国所铸神剑，削铁如泥），没有人可以跟你相比，但恐怕有一天会缺损，甚至折断。”（卢藏用，本世纪【八】一〇年代任国务院右秘书长【右丞】，太平公主情夫之一；参考七一三年七月。）但李邕不能接受。

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李林甫，又上疏请求派监察官（御史）分别前往各贬官的贬所，诛杀播川郡（贵州省遵义市）郡长皇甫惟明，及永久流放临封郡（广东省封开县）的韦坚兄弟。唐帝（九任玄宗）李隆基（本年六十三岁）批准。行政监察官（监察御史）罗希奭，从北海郡（山东省青州市）直接前往岭南（南岭以南），经过的地方，诛杀所有的贬官，各郡县官民，惊慌失措。驿马车排列行程的公文传到宜春郡（江西省宜春市），宜春郡郡长李适之忧愁恐惧，服毒自杀。江华郡（湖南省道县）郡长王琚，服毒不死，听说罗希奭已经抵达，上吊身亡。罗希奭又绕道安陆郡（湖北省安陆市），打算造成恐怖气氛，逼死郡政府总秘书长（别驾）裴宽；裴





宽向罗希奭下跪叩头，乞求饶命，罗希奭不住宿就行离开，裴宽得以免死。李适之的儿子李霄（音 zhá），把老爹的灵柩运到东京（洛阳，河南省洛阳市），李林甫命人诬告李霄犯罪（犯什么罪，史书不详），李隆基下令东京·洛阳特别市政府（河南府）把李霄乱棍打死。御前监督官（给事中）房琯，被指控跟李适之是好友，贬作宜春郡（江西省宜春市）郡长（接李适之遗缺）。房琯，是房融的儿子（房融，参考七〇五年二月）。

李林甫把韦坚恨入骨髓，派人前往黄河、长江、淮河两岸郡县，搜集韦坚的罪状，逮捕“船纲”主管（十船是一纲），以及船夫，囚禁监狱，人数多到连监狱都容纳不下。强迫人民缴纳欠缴的田赋捐税，邻居都受到牵连，被逮捕的囚犯，赤身露体地死在牢房，直到李林甫逝世才停止（李林甫七五二年十一月死，这项泄愤之狱，历时六年）。

李隆基打算普遍地招揽全国人才，下诏宣布：凡精通一门学问的知识分子，全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集合。李林甫恐怕那些来自乡间的草野之士，在问答时，直言无隐地斥责他的罪恶，于是建议说：“被遴选的考生（“举人”）很多出身卑贱，愚昧昏聩，恐怕用词不当，污染陛下的圣洁听闻！应由郡长、县长，先行严格考试，对特别有才能的人，开列名册，送到国务院（尚书省）复试，由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亲临监考，录取真才实学、名实相副的优秀人才，项目奏报。”李隆基同意。

等到立法院（中书省）集合考生（“举人”）复试时，题目全是“诗赋”、“议论”，结果没有一个人及格。李林甫上疏为民间没有被遗漏的人才，向皇帝祝贺。

李林甫警觉到担任河西四战区司令官（河西【总部武威】、陇右【总部西平】、河东【总部太原府】、朔方【总部灵武】节度使）的王忠嗣，功勋及声威，日渐升高，有被擢升宰相的可能，深为忌憚。李隆基打算命王忠嗣进攻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石堡城（青海省湟源县西南。再陷吐蕃事，参考七四一年十二月）。王忠嗣反对。李隆基大不愉快。将军（不知是卫军禁军）董延光，自己请求领军夺回石堡城（青海省湟源县西南），李隆基命王忠嗣分出一部分军队支持，王忠嗣不得已，接受命令，但不能满足董延光的要求，董延光十分怨恨。董延光果然超过预定期限，仍无法攻克，于是向李隆基指控王忠嗣从中破坏，李隆基大怒。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李林甫遂命济阳郡（山东省茌平县西南）郡政府总秘书长（别驾）魏林，出面检举：“王忠嗣自称从小养在皇宫（王忠嗣九岁养

宫中事，参考七一四年十月），跟忠王（即今皇太子李亨）相亲相爱！打算发动兵变，拥护太子（李亨）登极。”李隆基召王忠嗣到中央朝见，命三司审问（三司：总监察署【御史台】、国务院司法部【刑部】、最高法院【大理寺】）。

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兼副总监察官（兼御史中丞）杨慎矜，一向受李隆基器重，李林甫对他逐渐猜忌防范。杨慎矜跟另一位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王锬（音 hóng）的老爹王晋，是姑表兄弟，跟王锬从小就是玩伴。王锬之所以能进入总监察署（御史台），还出于杨慎矜推荐，杨慎矜尽了不少力。后来王锬升任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，杨慎矜跟他说话时，跟平常一样，仍叫他的名字（官场传统，一个人一旦当了官，名字就神圣不可侵犯，朋友们都要用尊敬的字称他），王锬仗恃跟李林甫关系密切，对杨慎矜渐起反感。杨慎矜又剥夺王锬的职田（不知道什么原因），王锬的娘亲出身卑贱，杨慎矜曾经告诉别人，王锬遂把他痛恨入骨。可是杨慎矜还不知道，仍认为他们的友情跟小时候一样，曾经跟他秘密谈论神秘预言书。

杨慎矜跟巫法师史敬忠十分要好，史敬忠告诉他：天下就要大乱，建议杨慎矜在临汝郡（河南省汝州市）山中买房子，作为避难的地方。正巧杨慎矜老爹（杨崇礼【杨隆礼】）墓园里的草木，都流鲜血，杨慎矜惊恐，向史敬忠请教应该怎么办，史敬忠建议在后园设立道场，祭祀鬼神。杨慎矜下班回家后，就脱光身子，戴上脚镣手铐，坐在道场当中，这样历时十天，草木才停止流血；杨慎矜对史敬忠十分感谢。杨慎矜有一位婢女，名叫明珠，十分美丽，史敬忠屡次都盯着她看，杨慎矜就把她送给史敬忠。史敬忠高兴异常，和她一齐坐车而回，经过贵妃杨玉环的三姐柳夫人楼下，柳夫人邀请史敬忠上楼稍坐，要史敬忠把车上的美女送给她，史敬忠不敢拒绝。第二天，柳夫人进宫，将明珠带在身旁，李隆基看见这位貌如天仙的美女，也大为心跳，问她从哪里来的，明珠据实回答。李隆基对杨慎矜跟巫法师在一起共施妖法，怒火中烧，但只放在心上，没有发作。

全国户籍及劳力管理总监部（户口色役使）执行官（判官）杨钊，把这项消息告诉王锬，王锬暗暗欢喜，对杨慎矜的态度，遂突然大变，倨傲怠慢，甚至反过来凌辱杨慎矜，杨慎矜大发雷霆。李林甫发现王锬跟杨慎矜的感情破裂，秘密诱导王锬陷害杨慎矜，王锬遂派人散布谣言，然后检举说：“杨慎矜是隋王朝二任帝（炀帝）杨广的玄孙，跟险恶的人来往，



家里藏有神秘预言书，打算恢复祖先大业！”李隆基大怒，逮捕杨慎矜，囚禁大牢，命国务院司法部（刑部）、最高法院（大理），派员会同中央监察官（侍御史）杨钊、宫廷监察官（殿中侍御史）卢铤，共同审问。库藏部副部长（太府少卿）张瑄，出于杨慎矜的推荐；卢铤诬陷他跟杨慎矜曾在一起研究讨论过神秘预言书；使用各种刑具，百般拷打，张瑄拒绝回答；卢铤把他的双脚绑到木头上，使人挽住套到他脖子上的枷锁，用力向前猛拉，张瑄被拉得身躯成为细条，延长数尺（可怖的酷刑），腰部细得就要断裂（脊椎骨恐怕已经断裂，只是肌肉仍连），眼睛鼻孔，全流出鲜血，但他始终不回答一句话。

李隆基又派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司法官（京兆士曹）吉温，前往临汝郡（河南省汝州市）逮捕巫法师史敬忠。史敬忠跟吉温的老爹是亲密好友，吉温小时候，史敬忠常抱他玩耍。而现在，吉温逮捕史敬忠后，不跟史敬忠谈一句话，只把铁链锁住他的脖子，用布袋套到他头上，教他走在自己马前。到了戏水（渭水支流，流经陕西省临潼县东），吉温派一个低级官员引诱他自诬，说：“杨慎矜已经承认罪行，只差你一个人的证词，你如果了解大势所趋，就可活命，否则的话，死路一条。前面不远就是骊山温泉，如果到了那里，再想自首就办不到了。”史敬忠回头呼唤吉温说：“七郎（吉温在兄弟群中排行第七），求你给我一张纸。”吉温在马上左顾右盼，故意不回答。距骊山温泉十余华里，史敬忠哀哀求告，吉温才在一棵桑树下，摆设公堂审问，史敬忠一连写了三张纸的口供，吉温大为满意，才慢慢地对他说：“史伯伯，请你原谅！”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以晚辈的礼节，向史敬忠叩拜。

吉温到了会昌（陕西省临潼县），正式审问杨慎矜，由史敬忠当证人，杨慎矜一一承认，可是搜遍了杨家，搜不出神秘预言书，李林甫认为事态严重，命宫廷监察官（殿中侍御史）卢铤前往长安（首都长安西半城）杨家，作地毯式搜查，卢铤把一本神秘预言书暗中藏到身上。然后，搜查到一个黑暗的角落时，他一跳而出，义愤填膺，破口大骂说：“老天，姓杨的叛徒竟敢收藏这种书！”立刻前往会昌（陕西省临潼县），拿给杨慎矜看，杨慎矜惊骇，叹息说：“我从来不收藏这种书，怎么能在我家找出来？只是要我死罢了。”

十一月二十五日，李隆基命杨慎矜、他的老哥宫廷供应署副总监（少府少监）杨慎余、洛阳（东京洛阳所在县）县长杨慎名，一律自杀。打史

敬忠一百棍，连同妻子儿女，流放岭南（南岭以南）。打张瑄六十棍，流放临封郡（广东省封开县），但走到会昌（陕西省临潼县），即行死亡。嗣虢王李巨，虽然没有参加叛乱集团，但因他跟史敬忠认识，也被免除官职，流放南宾郡（重庆市忠县）安置，受到牵连的有数十人。杨慎名接到执行命令，脸色不变，写信向姐姐告别。杨慎余则双手合掌，指向苍天，上吊自尽。

三司法单位审问王忠嗣（三司法单位：最高法院【大理寺】、总监察署【御史台】、国务院司法部【刑部】），李隆基指示说：“我的儿子（太子李亨）住在深宫大院，怎么可能跟外人阴谋造反，这种指控全是胡说八道。只就王忠嗣破坏军功罪，加以调查。”陇右战区（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哥舒翰进京（首都长安）朝见时，有人劝他携带大量金银财宝，用来营救王忠嗣。哥舒翰说：“如果天下还有公道，王公一定不会冤死；如果天下没有公道，带再多的钱有什么用？”只带随身行李启程。三法司判处王忠嗣死刑。哥舒翰刚刚得到皇帝赏识，在晋见李隆基时，竭力陈述王忠嗣的冤枉，请求用自己的官职爵位，来赎王忠嗣的死罪；李隆基大不耐烦，站起来就走，要回后宫，哥舒翰在后叩头紧追，一面陈诉，一面哭泣。李隆基感动醒悟。

十一月二十七日，贬王忠嗣当汉阳郡（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南岸）郡长。

李林甫不断制造重大刑案，为了加强控制，另在长安（首都长安西半城）设立特别法庭（推事院）。因全国户籍及劳力管理署执行官（户口色役使判官）杨钊，跟贵妃杨玉环有亲属关系（参考前年【七四五】八月），可以出入皇宫，所提出的要求，皇帝多半答应，李林甫为了取得内援，乃擢升杨钊当中央监察官（御史）。凡跟太子李亨可能沾一点边的事情，都交给杨钊搜集证据，上奏纠举，再交给罗希奭、吉温审问，无往不利。杨钊也利用这个机会，满足私欲，被排挤、陷害、诛杀、屠灭的官员，有数百家之多，都出于杨钊之手。幸而李亨仁慈孝顺，谨慎沉静，又有驸马张垪（音 lì）、宦官高力士，在皇帝面前加以保护，所以李林甫虽用尽心机，却始终无法离间。

李林甫受皇帝的宠爱，达到巅峰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李隆基训令文武百官到国务院（尚书省）检查天下所有进贡的物品，随后就用车把它们全部运到李林甫家。李隆基有时候不出宫主持早朝，文武百官全体集合在李林甫家门，听候指示，政府各单位



几乎没有人办公。而另一位宰相（最高监督长【左相】）陈希烈，虽然坐在办公室，却没有一个人晋见。

李林甫的儿子李岫，当建筑部长（将作监），对老爹的烜赫权势，十分恐惧。有一次，跟随老爹游逛后院花园，指着做工的民夫说：“你老人家长久以来，一直手握大权，怨家仇人，布满天下，一旦大祸临头，想当一名工匠，恐怕也不可能！”李林甫大不愉快，说：“事情已到这种地步，有什么办法！”

从前，宰相都德高望重，从不展示威风，卫士不过几个人，走到路上，行人有时候也不躲避。李林甫自己知道结怨太多，时常防备刺客，所以出门时步骑兵卫士多达一百余人，分成左右两队，夹道保护；先由金吾（卫军第十一、十二军）士卒沿途戒严，前导探马常在卫队数百步之外奔驰，连三公级、部长级官员，都得逃避躲开。家居的时候，每一道门都是一个关卡，墙壁都是双层。用石板铺地，夹墙中再隔木板，如同防御大敌。夜晚，李林甫都要换几个地方睡觉，即令是家属亲人，也不知道他睡在哪里。宰相卫队的盛大，从李林甫开始。

四、尸骨未寒，夺爵剖棺

七四九年，夏季，四月，咸宁郡（陕西省宜川县）郡长赵奉璋，上疏揭发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李林甫二十余项罪状。奏章还没有递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李林甫已得到消息，命监察官（御史）把赵奉璋逮捕，指控他妖言惑众，乱棍打死。

七五〇年，夏季，四月十一日，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宋浑，贪赃一亿钱，案情败露，被判流刑，远放潮阳郡（广东省潮州市）。

最初，吉温因誓言效忠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李林甫，得以擢升（参考七四五年六月）。后来，国务院国防部副部长（兵部侍郎）兼副总监察官（兼御史中丞）杨钊，受皇帝的宠爱信任，日益加深，吉温遂背弃李林甫，转向杨钊摇尾，替杨钊策划如何排除李林甫，而由杨钊接任宰相。

萧灵（参考去年【七四九】六月）和宋浑，都是李林甫的亲信。吉温分别找出他们的罪状，而由杨钊出面弹劾，贬逐出京（首都长安），用以铲除李林甫的心腹，李林甫看在眼里，无法营救。

七五一年，春季，正月十三日，李隆基命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李林甫

遥兼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；李林甫不能专任，再命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李晔，代理战区候补司令官（知留后事）。

七五二年，以陷害表兄杨慎矜闻名的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、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、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王鉷（音 hóng），手里权势跟皇帝对他的宠爱，每天都在增高，身兼二十余个机关首长。住宅的旁边，就是他所兼首长的各机关办公处，公文堆满一桌，可是官员想请求批一个字，多少天都得不到。从皇宫派出送递赏赐的宦官，川流不息地进进出出，即令是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李林甫，对他也畏惧退让几分。李林甫的儿子李岫（音 xiù 当建筑部长（将作监），王鉷的儿子王准当军械供应部副部长（卫尉少卿），都在皇宫中值班，王准欺凌李岫，李岫总是卑屈接受（李岫睿智，参考七四七年十二月）。然而王鉷侍奉李林甫谨慎小心，李林甫虽嫉妒皇上对王鉷的器重，却不忍心陷害王鉷。

有一天，王准和他的摇尾系统，拜访驸马（公主的丈夫）王繇（音 yáo。是王同皎的儿子），王繇望见他的车队，即行下跪迎接；王准举起弹弓，一弹就击中王繇的冠帽，把别在冠帽上的玉簪打断，用以展示他的射击技巧，并让王繇暴露因惊恐而显露出的懦弱表情，乘机取笑。接着，王繇摆设酒席，延请王准入座，王繇的妻子永穆公主，是唐帝李隆基的女儿，亲自拿刀叉帮王准割肉。王准走后，有人问王繇说：“鼠辈虽然有老爹当靠山，但你竟然教公主伺候他吃饭，如果有人报告皇上，岂不是不合适！”王繇说：“皇上发脾气，没有关系，七郎（王准排行第七）如果不高兴，那可是生死关头，不敢不巴结他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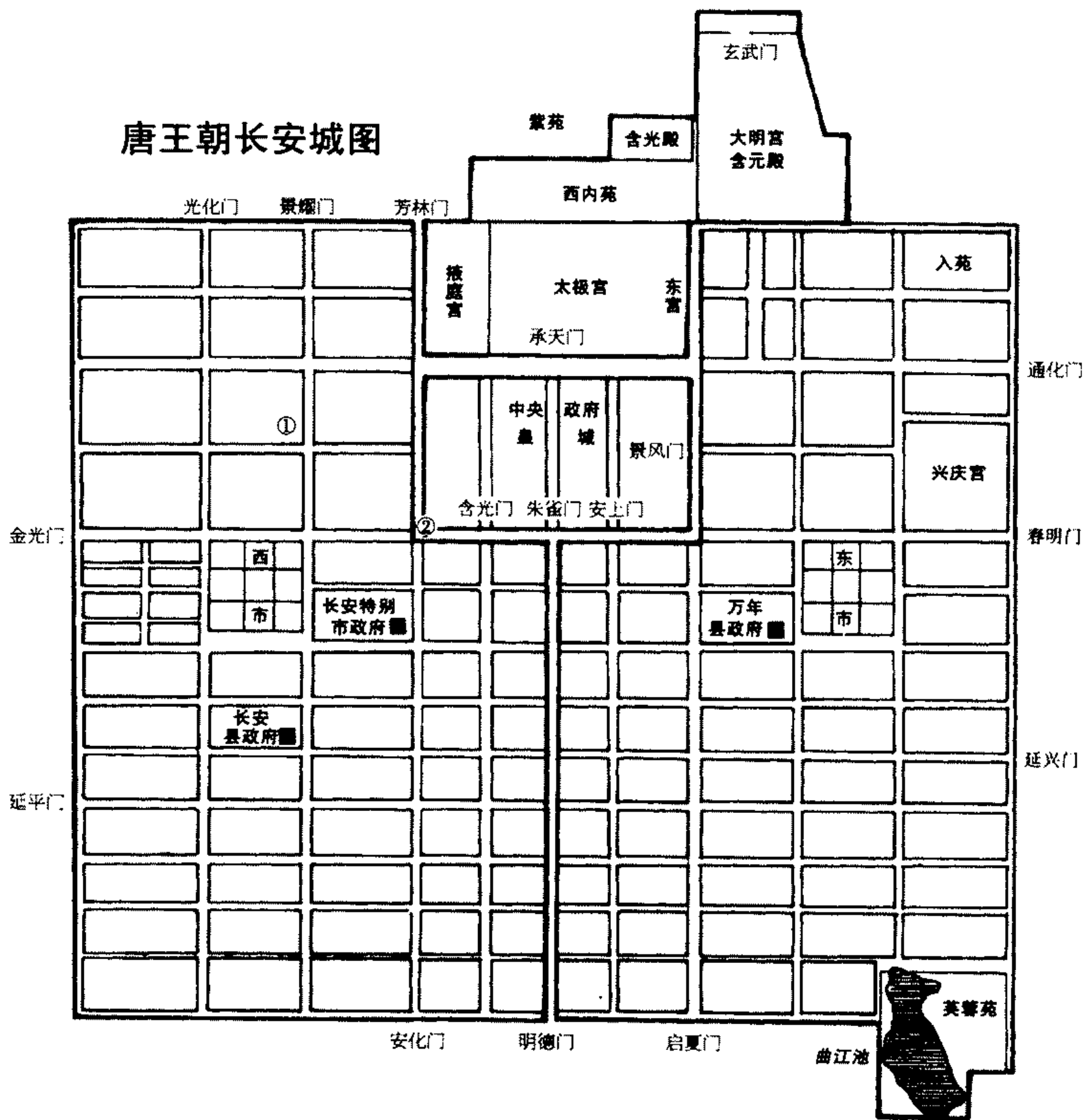
王鉷的老弟、国务院财政部税务司长（户部郎中）王焊（音 hàn），凶恶阴险，从不受法律约束。有一天，召见法术士任海川，问说：“我有没有帝王之相？”任海川大为惊恐，逃亡，躲藏起来。王鉷怕他终有一天泄漏出去，千方百计把任海川逮捕到案，找一个罪名扣到他头上，乱棍打死。亲王府军务秘书长（王府司马，从四品下）韦会，是定安公主的儿子，跟王繇是同母异父兄弟（定安公主是六任帝李显的女儿，命运坎坷，先嫁王同皎，王同皎被诛；再嫁韦濯，韦濯又被诛杀，最后嫁崔铤），曾在一次跟朋友谈话中，谈到这件事。王鉷命长安县政府（首都长安西半城）防卫员（尉）贾季邻，逮捕韦会下狱，把他绞死；王繇不敢讲一句话。

王焊的亲信邢绶（音 zài），跟左龙武军（禁军第三军）万骑兵团，阴



谋诛杀龙武将军，控制全军后，发动政变，再诛杀李林甫、陈希烈、杨国忠（杨钊）。可是，在约定起事之日的前两天，被人告密。

夏季，四月九日，李隆基主持朝会，把告密奏章在文武百官面前，交给王钁，命他逮捕邢绶。王钁揣测王焘那时候正在邢绶那里，于是，先派人召唤王焘回来，等到天色将晚，才命贾季邻等前往逮捕邢绶。邢绶家住长安金城坊，贾季邻等到了邢绶家大门口，邢绶率他的党羽数十人，手拿弓箭刀枪，一面格斗，一面冲出。王钁和杨国忠率援军陆续到达，邢绶党羽互相提醒说：“不要伤了总监察官（大夫）的人！”杨国忠的随从秘密警



八世纪·七五二年四月 邢绶事变图



告杨国忠说：“强盗外面有呼应，不可以攻击。”邢绶一面抵抗，一面逃走，转战到皇城西南角，正巧高力士率禁军飞龙骑兵营四百人赶到（武照在位时代，皇家有六马廐，其中之一称“飞龙”，由宦官担任管理官），击斩邢绶，搜捕他的党羽，全部活捉。

杨国忠把情形报告李隆基，说：“王锑一定参与这项阴谋。”李隆基认为王锑深受他的信任与器重，绝不可能随同老弟一起叛乱；李林甫也为王锑解释辩护。李隆基于是特别原谅王焘，不再追问，但希望王锑上疏，主动要求处罚；可是王锑没有反应，李隆基命杨国忠从旁提醒，王锑不忍心那么做，仍没有反应，李隆基大怒。就在这时候，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陈希烈坚决认为王锑已参与叛乱，主张严办。

四月十二日，李隆基训令陈希烈、杨国忠，组联合法庭，审问王锑，并任命杨国忠兼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兼京兆尹）。审问过程中，谋害任海川、韦会等凶案，全部揭发，审问结束后，李隆基命王锑自杀，把王焘押解到南宫政府办公地方，乱棍打死。王锑的儿子王准、王称，都流放岭南（南岭以南），不久也都诛杀。有关单位没收他们的家产，好几天都清点不完。

最初，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李林甫欣赏陈希烈柔顺谄媚，认为容易控制，所以引荐他当最高监督长（左相，参考七四六年四月）。果然，一切政事，陈希烈总是遵循李林甫的意见；但到了后来，却跟李林甫对抗，使已陷入孤立的李林甫，大为恐惧。

就在这时候，李献忠（阿史那阿布思）叛变，李林甫遂请求解除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职务，并推荐河西战区（总部设武威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思顺，接替遗缺。

四月二十四日，李隆基任命安思顺当朔方战区（总部灵武）司令官（朔方节度使）。

最初，李林甫认为杨国忠（杨钊）有一点小小才干，而且又是贵妃杨玉环的族人，所以对他很是友善。杨国忠（杨钊）跟王锑同时当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，而王锑走李林甫的门路，得以晋升为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，杨国忠大不高兴，所以在邢绶这件叛乱案上，穷追猛查，命邢绶党羽供出李林甫跟王锑兄弟，以及跟阿史那阿布思（李献忠），暗中都有交往；最高监督长（左相）陈希烈、陇右战区（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

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哥舒翰，作证确有这件事；李隆基遂逐渐疏远李林甫。杨国忠（杨钊）的显贵，震动全国，开始敌视李林甫。

南诏王国（首都太和城【云南省大理市】）不断攻击唐朝南方边境，剑南战区（总部设蜀郡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官员及地方士绅，请求杨国忠（杨钊，剑南【总部蜀郡】司令官）亲临坐镇，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（左仆射）兼立法院最高立法长（兼右相）李林甫，上疏请命杨国忠前往。杨国忠将要动身，向李隆基辞别，哭泣流涕，说他定被李林甫害死，贵妃杨玉环也替他求情。李隆基对杨国忠说：“你暂时去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逗留几天，照料一下军事，我数着手指等你，回来后用你当宰相！”这时，李林甫已患重病，忧愁愤怒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；巫法师说，只要真龙天子看他一眼，他的病就可以痊愈，李隆基打算亲去李宅探望，左右侍从坚决反对，最后采取折中办法，命李林甫家人把他抬到庭院（李林甫病倒昭应【陕西省临潼县】私宅），李隆基则登上降圣阁（在华清宫）遥遥相望，举起红手帕向他挥舞示意。李林甫已不能起身，命他的家人遥遥叩头致谢。杨国忠刚到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，李隆基就派宦官把他召回。杨国忠抵达昭应（陕西省临潼县），晋见李林甫，在病床旁跪下。李林甫泪流满面，对杨国忠说：“我是死定了，您一定出任宰相，身后的事，全麻烦您。”杨国忠推辞说不敢担当大任，紧张恐惧过度，使他满脸大汗。

十一月十二日（原文“丁卯”，即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唯日期不应在杨国忠【杨钊】接任最高立法长【右相】之后。今据两《唐书》改），李林甫逝世。

李隆基到了晚年，仗恃天下太平，认为再没有可以忧虑的事，遂住在深宫大院，一心追求美色和音乐的享受，把国家大事，全部交给李林甫。李林甫巴结李隆基左右的宦官侍从，处处迎合李隆基的心意，加强李隆基对自己的宠信；断绝所有进言的渠道，掩盖皇帝的耳目，使自己的阴谋得以实施。李林甫对有品德的人和有才干的人，深怀嫉妒，对比自己有能力、比自己坚强的人，一定用尽方法排除，只求保住宰相职位；他不断制造冤狱，诛杀或驱逐有权势的高官贵爵，扩张自己的威势。从皇太子李亨以下，所有官员，在他面前连站都站不稳。李林甫当宰相十九年，终于培养出天下乱局，而李隆基却不醒悟（这就是权力痴呆症）。

七五三年，杨国忠（杨钊）对李林甫恨入骨髓，决定作毁灭性报复，派人前去说服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禄

山，让安禄山诬陷李林甫跟东突厥西亲王阿史那阿布思（李献忠）阴谋叛变。安禄山命阿史那阿布思（李献忠）投降过来的部属，前往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检举李林甫曾经跟阿史那阿布思（李献忠），义结父子。李隆基信以为真，交付有关官员调查。李林甫的女婿、监督院高级顾问官（谏议大夫，正五品上）杨齐宣，大为恐惧，深怕受岳父牵累，遂顺着杨国忠的意思出面作证：确有这件事。

当时，李林甫还没有安葬。

二月十一日，李隆基下诏，剥夺李林甫所有封爵、官位，子孙中有当官的，全部撤职，流放岭南（南岭以南）及黔中（湖南省西部及贵州省），仅发给随身衣服及粮食，其他所有财产，全部没收；最亲近的家人以及朋友、党羽，被贬逐的有五十余人。劈开李林甫的棺材，从尸首口中挖出所含的珍珠，剥下紫袍，夺走金鱼，另行换一口小棺材，依照平民的礼节掩埋。

二月二十七日，封陈希烈当许国公爵、杨国忠当魏国公爵，酬庸他们破获李林甫叛乱集团。



2

财政税务

一、宇文融

七二一年，春季，正月，行政监察官（监察御史）宇文融上疏，认为天下户口有的逃亡、有的迁移，虚假不实的太多，建议清查。宇文融，是宇文弼的玄孙（宇文弼事，参考五七五年七月）。最高监督长（侍中）源乾曜一向喜爱他的才干，赞成此项建议。

二月八日，李隆基训令有关单位：商讨如何安置逃亡户口问题，制定虚报户口处罚条例及施行细则，然后回奏。

二月十日，李隆基下令：“各州县逃亡户口，一百天之内，准予自首；或在所逃亡的地方另设户籍，或由政府用公文遣送返回故乡，完全依照当事人的意愿。超过一百天而不肯自首的，即行搜查逮捕，流放边荒各州；不管是政府或私人，胆敢包庇的，依法论罪。”任命宇文融当户口普查总监，清查逃亡户口及无照农田，破获很多诈骗不法案件。李隆基擢升他当国务院国防部军政司副司长（兵部员外郎）兼中央监察官（兼侍御史）。

宇文融又奏准：设置农业推广执行官（劝农判官）十人，摄理监察官（摄御史），分别前往各地。凡是新设籍的户口，免除六年捐税。可是执行官力求表现，互相比赛刻薄严厉，州县政府官员仰望风声，造成烦扰，农民深为痛苦。阳翟（河南省禹州市）县政府防卫员（尉，畿县正九品下）皇甫憬，上疏陈诉实情；李隆基正信任宇文融，立即把皇甫憬贬作盈川（浙江省衢州市东北）县政府防卫员（尉，上县从九品上）。州县政府官员迎合上级旨意，为了表示工作认真努力，只求大量查获，甚至假报户数，



把原住户当做逃亡户，于是，共查出无籍户口八十余万户，跟相当数量的无照农田。

七二三年，秋季，八月十日，李隆基训令：“前时曾命调查逃亡户口（参考前年【七二一】二月），现在，考虑到可能对民间造成骚扰，全国统一，世界大同，人民乐意到哪里，就可以到哪里。凡是有逃亡户口的州县政府，都要安抚帮助，使他们正常生产。”

七二四年，夏季，六月五日，李隆基下令：准许逃亡户口办理自首，开垦所在地荒田，依照实际情形征收捐税，不必调服兵役，田赋、劳役代金，全部免除。并任命国务院国防部军政司副司长（兵部员外郎）兼中央监察官（兼侍御史）宇文融，当农业推广特使（劝农使），前往各州县视察，跟低层官员以及农民，共同商讨如何征收田赋及征调劳役。

秋季，八月十二日，李隆基命宇文融当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。

宇文融乘政府驿马车，走遍全国，事情不管大小，州政府都先呈报农业推广特使（劝农使），然后呈报立法院（中书）；国务院有关部司，也都等宇文融裁决后，再作裁决。当时，李隆基正计划大规模开疆拓土，对付四方蛮族，急于储备军资；州长县长全都畏惧宇文融，所有呈报，大多数都虚假不实，于是清查出生口八十余万（每户五口计算，多达四百万人），从没有缴过税的耕田，也约略相等（州县为了造假，只好把正规田当做垦荒田，把祖居户当做逃亡户，参考七二一年二月）。年底，帝国岁收增加钱数百万串，全部送进皇宫；因此，宇文融受李隆基的宠爱。

关心国事的官员，多半认为宇文融的做法，骚扰社会，对人民造成伤害，李隆基也曾把文武百官集合到国务院（尚书省）公开讨论。但三公级及部长级以下官员，畏惧宇文融的威势及皇帝对他的宠爱，没有人敢表示不一样的意见。只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杨珣（音 yáng）抗议说：“清查逃亡户口，免除他们的赋税，对祖居人家就不公平；在原有规定之外，再征赋税，更使农民穷困，政府所得不如所失。”不久，杨珣被贬作华州（陕西省华县）州长。

七二五年，春季，二月六日，李隆基（本年四十一岁），命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宇文融，兼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兼户部侍郎）。训令说：逃亡户口所缴纳的田赋捐税，全拨给所在州县，作为“常平仓”备粮（常平仓的恢复，参考七一四年九月）。又命农业推广特使署（使司），跟各州县政府合作，设立农业推广社（劝农社），使民间富户和贫户，互相协助，按

时农耕。

七二六年，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张说，有才干急智，但喜爱贿赂，文武官员向他面报事情，有不合他意的，他就暴跳如雷，甚至破口大骂。讨厌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宇文融的为人，又畏惧他的权势日大，所以宇文融所作建议，他总是多方压制。立法官（中书舍人）张九龄警告他说：“宇文融受皇上宠爱，正吃得开，口才敏捷，而又诡计多端，不可以不防。”张说说：“小娃鼠辈，有什么本领折腾！”

夏季，四月四日，崔隐甫、宇文融，和另一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李林甫，联名上疏，弹劾张说说：“结交天文法术巫师，占卜星象，包庇同党亲友，生活豪华奢侈，超过法令限制，而且接受贿赂。”李隆基训令最高监督长（侍中）源乾曜，跟国务院司法部长（刑部尚书）韦抗、最高法院副院长（大理少卿）胡珪，会同崔隐甫等，组织联合法庭，在总监察署（御史台）审问。

四月九日，任命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李元纁，当副立法长（中书侍郎）兼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。李元纁以清廉节俭，著名于世，所以李隆基予以擢升（李元纁，参考七〇六年十一月）。

源乾曜等审问张说，查出不少证据。李隆基派宦官高力士去看张说，高力士回来报告说：“张说蓬头垢面，躺到草席上，用瓦盆吃饭，惊慌恐惧，等待处分。”李隆基听了，于心不忍。高力士遂乘机进言，强调张说对帝国也有贡献，李隆基同意。

四月十二日，下令免除张说的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，而其他官职（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【右丞相】和皇家编译院院长【集贤殿书院知院事】）仍然保留。

七二七年，春季，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崔隐甫、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宇文融，唯恐怕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（右丞相）张说，再当宰相，在李隆基面前，对张说不断诋毁，各人建立各人的党羽，李隆基十分讨厌。

二月二日，下令张说退休；崔隐甫免除官位，回家侍奉老母；贬宇文融出任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州长。

二月十二日，李隆基训令，说：“各州的逃亡户口，经过农业推广特使（劝农使）调查安置之后，而又有人回乡的，则依照普通农民办理，缴纳当年的田赋及劳役代金，遇到征召当兵，应先行入伍。”

七二八年，春季，正月十七日，唐政府擢升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州



长宇文融，当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兼魏州州长，担任河北道（河北省）宣慰安抚特使（宣抚使）。

正月二十九日，任命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州长宇文融，摄理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州长，担任黄河南北治水特使（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）。

宇文融建议利用《禹贡》九条河流已淤塞的故道，开辟稻田；并折换陆地运费，由政府收取利息（这两句话突如其来，上文可能有遗漏）。工程不停地实施，可是很多没有成果（《禹贡》九河，参考前一七年注）。

二、搜刮聚敛

七二九年，秋季，八月，副监督长（黄门侍郎）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宇文融，聪明灵敏，口才流利，反应迅速，因增加岁收，在财政上有贡献，深受李隆基的宠爱，才开始大量设置各种“特使”之类临时官职，互相竞赛，看谁搜刮得多，文武百官的正常业务，全被“特使”之类临时官员夺走，而李隆基夸大追求奢侈的心理，越发强烈，人民生活悲苦，全国怨恨。宇文融为人粗率而又多话，喜爱展示自己，当上宰相后，对别人说：“只要我坐在这个座位上几个月，包管四海无事，天下太平。”（宇文融这一句话就暴露了他的身价：不过一个浅碟子；表面上一点点成就，就情不自禁地沾沾自喜。这种人物的官位越高，人数越多，国家受到的破坏也越重。）

信安王李祎，因辉煌的战功，也深受李隆基的宠爱；宇文融妒火中烧。李祎前来中央晋见，宇文融教唆监察官（御史）李寅，弹劾李祎，却把这项阴谋泄漏给他的亲信（谁的亲信？宇文融的亲信？李祎的亲信？李寅的亲信？说不清楚）。李祎得到消息，先行报告李隆基。明天，李寅的奏章果然呈递，李隆基大怒。

九月二十五日，贬宇文融当汝州（河南省汝州市）州长，就任宰相恰恰一百天，即行下台。但以后一些提出有关财税建议，取得高官显职的，就是从宇文融开始。

宇文融既被贬谪，国库匮乏，不够开支，李隆基又想到他，对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裴光庭说：“你们一直批评宇文融，我已把他罢黜。而今，经费短缺，将来如何是好，你们有什么办法？”裴光庭等恐惧，不能回答。

正巧，有匿名信指控宇文融贪赃枉法，再贬宇文融当平乐（昭州州政府

所在县，广西平乐县）县政府防卫员（尉，下县从九品下）。宇文融到岭外（南岭以南）一年余，农林部副部长（司农少卿）蒋岑，奏报宇文融在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州长任内，吞没政府公款达万钱之多，李隆基下令彻底调查，宇文融遂被免职，流放岩州（广西来宾县），走到中途，逝世。

七三四年，库藏部长（太府卿）杨崇礼，是杨政道的儿子（杨政道是隋王朝二任帝杨广的孙儿，齐王杨暕的儿子，参考六一九年四月），在库藏部（太府）任职二十余年，他之前或他之后当库藏部长（太府）的，都赶不上他的成绩。当时，太平日子已久，仓库的财产货物，堆积如山。凡是经过杨崇礼手的，没有一种不精致美观，每年年终查账，总比账面多出数百万串钱。

本年（七三三年），杨崇礼以国务院财政部长（户部尚书）名义退休，年九十余岁。李隆基询问宰相：“杨崇礼的儿子们，谁能继承老爹的事业？”宰相回答说：“杨崇礼有三个儿子，杨慎余、杨慎矜、杨慎名，都廉洁勤俭，很有才干，而杨慎矜在兄弟群中，更为优秀。”李隆基遂把杨慎矜从汝阳（河南省汝南县）县长（上县从六品上）擢升行政监察官（监察御史，正八品下），管理库藏部（太府）收支（品秩不升反降，但由地方官改为中央政府官，与权力核心的距离缩短）；杨慎名摄理行政监察官（摄监察御史），负责含嘉仓（在东都洛阳北城）收支；二人都胜任愉快，李隆基非常高兴。杨慎矜上疏建议，各州呈缴的布匹绸缎，上面有污渍的或有磨破的，都发回该州，折算现金，另行购买补缴。自此，征调运转，开始繁多。

七四三年，春季，三月，李隆基任命长安（首都长安西半城）县长韦坚，当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郡长，兼江淮（华东地区）物资调节总监（领江淮租庸转运使）。

最初，宇文融垮台（参考七二九年九月），谈论财利的风气，稍微平息。后来，杨慎矜受皇帝擢升（参考七三三年十二月），于是，韦坚、王鉷（音 hóng）之辈，宣称可以增加国库收入，竟向皇帝提出意见。政府机关凡跟财税沾点边的，都逐渐另行设立官员主持，而原来的主管官员，却坐在椅子上，袖手旁观。韦坚，是太子妃韦女士的老哥，以干练敏捷，闻名官场。李隆基曾经命他督导江淮（华东地区）的运粮工作，每年收入增加很多万（是好多万钱？还是好多万粮？不明），李隆基认为他有才能，所以加以擢升。王鉷，是王方翼的曾孙（王方翼事，参考六八四年十二月），也因处理田赋捐税得当，而被任命当国务院财政部税务司副司长（户部员外



郎)兼中央监察官(兼侍御史)。

七四三年,春季,三月,江淮(华东地区)物资调节总监(江淮南租庸等使)韦坚,挖掘河道,导引浐水(灞水支流)流到皇家林苑之东的望春楼下,聚集成人工湖(长安城东五公里),用以容纳从江淮(华东地区)来的运粮船;驱使无数民夫工匠,沿途挖掘别人的坟墓,从长江、淮河,直到首都长安,工程浩大,民间一片萧条,悲愁怨恨,历时两年完工。

三月二十六日,李隆基登望春楼,参观新开的人工湖。韦坚集结新船数百艘,分别用郡名做船名,甲板上陈列该郡特产珍贵货物。陕县(陕郡郡政府所在县,河南省三门峡市)县政府防卫员(尉)崔成甫,穿着锦缎做的坎肩(背心),绿绸做的开裆套裤,露出一条胳膊,头缠红巾,在第一艘船头上高唱《得宝歌》。数百位盛装的美女,在一旁和声。桅杆相连,有数华里那么长。韦坚晋见皇帝,跪下呈献各郡进贡的绸缎,同时进呈百样水果盘。李隆基摆下筵席饮宴,日落时才结束,民众围观,人山人海。

夏季,四月,李隆基加授韦坚监督院最高顾问官(左散骑常侍),他的部属以及士卒,依照等级,也分别赏赐;给人工湖命名广运湖。当时,首都长安特别市长(京兆尹)韩朝宗,也引导渭水到西街开凿的人工湖,用来储存木材。

七四五年,秋季,九月二十九日,擢升陕郡(河南省三门峡市)郡长、江淮(华东地区)物资调节暨运输总监(江淮租庸转运使)韦坚,当国务院司法部长(刑部尚书),免除所有总监职务,而命副总监监察官(御史中丞)杨慎矜代替。

冬季,十月,李隆基任命国务院财政部税务司长(户部郎中)王锑,当全国户籍及劳力管理总监(户口色役使),又下令免除人民赋税。王锑上疏建议征收运输捐税,以增加财源;又命购买本郡出产的绸缎;于是人民缴纳的赋税,比免除的赋税更多。依照从前规定,人民定居边疆,六年之内,免缴田赋及免服劳役。当时,将领们从不承认作战失利,士卒虽然战死,却不向上级报告,以致户籍簿上的姓名,一直保留,不能取消。王锑为了搜刮压榨,遂认为已经战死,但仍有户籍的将士,都犯了逃税之罪,于是,除了依法免税六年之外,其他继续征收,有些甚至连征三十年,这些阵亡战士家属,不但不能得到政府抚恤,反而被迫缴纳沉重赋税,怨苦无处申诉。李隆基在位时间已久(迄今三十四年),花费越来越多,后宫赏赐没有节制,又不打算用左国库(左藏)、右国库(右藏)储存的钱和物



资。王珣了解李隆基的想法，每年都进贡岁收超额钱一百亿万（天文数字），直接运到后宫库房（称大盈库，参考七五六年六月十三日），供应宫里的赏赐和欢宴，王珣强调说：“这些钱不是田赋捐税，不影响国家的正常收支。”李隆基认为王珣能使国家富足，越发对他厚待。王珣用尽方法剥削人民，讨好皇帝；然而，也引起全国痛恨。

十一月二十三日，李隆基擢升王珣当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，兼京畿巡察特使（京畿采访使）。

杨钊在宫里当差，主管牌局账目，清楚确实，李隆基对他的精明能干，十分赏识，说：“好一个会计司长（度支郎）！”杨家班不断向李隆基求证这句话；又请托王珣设法，王珣遂保荐杨钊当会计司执行官（判官）。（杨钊事，参考下一章“杨家班主宰政府”）。

七四八年，国务院财政部会计司长（度支郎中）兼中央监察官（兼侍御史）杨钊，能精确地揣摩皇帝的心意，对皇帝喜爱什么和厌恶什么，了如指掌，然后百般迎合，李隆基对这位善解人意的贵妃杨玉环的族兄，大为欣赏，而杨钊更用种种方法压榨人民，为李隆基聚敛金钱，供他挥霍，于是获得快速升迁，就在本年（七四八），他兼任的机关首长超过十五个。

六月五日，李隆基再擢升杨钊当御前监督官（给事中），兼副总监察官（兼御史中丞），专门处理全国财政事务（专判度支事）；所受的恩宠，与日俱增。

七四九年，春季，二月十三日，唐帝（九任玄宗）李隆基（本年六十五岁），命文武百官参观左国库（左藏），依照官阶，分别赏赐（库藏部【太府寺】下有左国库管理局【左藏署】及右国库管理局【右藏署】；左国库【左藏】又有“东库”、“西库”、“朝堂库”、“东都库”，天下赋税都呈缴左国库【左藏】）。

此时，全国郡县都很富足，仓库里储存的粮食、绸缎，常以“万”为计算单位。于是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杨钊上疏建议：郡县收到粮食后，一律变卖，改购绸缎，连同征收的差役代金、其他所有捐税，就地购买布匹，运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杨钊不断上疏强调国库充实，储存满盈，富饶空前，李隆基因此亲率文武百官参观左国库（左藏），赏赐给杨钊紫色官服（三品以上官服）和金鱼（参考六九〇年十月），表示嘉奖。

李隆基认为帝国富足，所以把金银绸缎，看做粪土一样，大量赏赐给他所宠爱的权势之家（当然包括五杨），没有限制。

3

杨家班主宰政府

一、最美丽的儿媳杨玉环

七四四年，最初，武惠妃逝世（参考七三七年十二月），李隆基哀痛想念不已，后宫小老婆和宫女数千人，没有一个人看得上眼。有人说：寿王李瑁（武惠妃的儿子）的正妻杨玉环，容貌美丽，天下无双。李隆基看见她，神魂颠倒，命杨玉环宣称她自愿出家当女道士，法号太真。更给李瑁娶左卫军（卫军第一军）贵族征兵府副司令（郎将）韦昭训的女儿当王妃，而把杨玉环秘密送入皇宫。杨玉环肌肉丰满，气质高贵，艳光照人，通晓音乐，性情机警聪明，善于奉承迎合李隆基的心意（本年，杨玉环二十六岁，李隆基六十岁）。不到一年，李隆基对她的宠爱和对她的优待，如同武惠妃，宫里人称她“娘子”，礼仪跟皇后一样。

七四五年，秋季，七月二十六日，李隆基封左卫军（卫军第一军）贵族征兵府副司令（郎将）韦昭训的女儿韦女士，当寿王李瑁的王妃。

八月十七日，李隆基封女道士杨玉环当贵妃（贵妃，小老婆群第一级。杨玉环被夺入宫，参考去年【七四四】十二月。本年李隆基六十一岁，杨玉环二十七岁）。追命她的老爹杨玄琰当国务院国防部长（兵部尚书）；任命她的叔父杨玄珪当宫廷膳食部长（光禄卿），她的堂兄杨钊（音 xiān）当宫廷副总管（殿中少监），另一堂兄杨琦（音 qí）当驸马。

八月十八日，封武惠妃的女儿当太华公主，命杨琦迎娶。杨玉环的三位姐姐，都赏赐京师（首都长安）住宅，荣华富贵，和身受的皇家宠爱，震动人间。



杨钊，是杨玉环同曾祖父的堂兄，没有学识，更没有品德，杨家的人和家乡的人，都瞧他不起。在蜀地（四川省）从军，后来升迁到新都（四川省新都县）县政府防卫员（尉），三年任期届满，家庭贫穷，没有旅费回乡（杨玉环是河东郡永乐【山西省永济市东南】人）。新政县（四川省仪陇县西南新政镇）富豪鲜于仲通（鲜于，复姓），经常救济他。杨玄琰在巴蜀（四川省）逝世，杨钊来往杨玄琰家，遂跟他的二女儿通奸。

鲜于仲通，本名鲜于向，但用别名鲜于仲通行世，读过相当多的书，有才干智谋；剑南战区（总部设蜀郡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章仇兼琼（章仇，复姓），推荐他当剑南道巡察署机要秘书（采访支使。战区司令官【节度使】幕僚有“判官”、“支使”、“掌书记”、“推官”等；“掌书记”与“支使”不并设，有任官资格的称“掌书记”，没有任官资格的称“支使”，我们全译作“机要秘书”），把他当成心腹，曾经在悠闲时对鲜于仲通说：“现在，我很受皇上的器重，可是，假如宫里没有援手，定被李林甫陷害。听说杨贵妃（杨玉环）新近得到皇上宠爱，但人们还不敢立刻表态，你如果能为我去趟长安（唐首都，陕西省西安市），跟她的家人结交，我就没有后患。”鲜于仲通说：“我是蜀地（四川省）人，从来没有去过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恐怕坏了你的大事，但我为你另外推荐一个人。”遂介绍杨钊的来龙去脉。章仇兼琼接见杨钊，杨钊堂堂一表，身材魁伟，言词流利，反应敏捷，章仇兼琼大喜过望，立即任命他当总部法官（推官），交往逐渐亲密。不久，章仇兼琼派杨钊进京（首都长安），进贡春季厚绸，临出发前，告诉杨钊说：“有一点东西放在郫县（四川省郫县），希望作为你一天的旅费，你经过时，请顺便取走！”杨钊抵达郫县（四川省郫县），章仇兼琼命亲信送上大批精美的蜀地（四川省）特产，作为礼物，价格足值一万串钱。杨钊大喜若狂，昼夜不停地赶路，到了长安（唐首都，陕西省西安市），遍访三位堂妹，送给她们蜀地特产，声称：“这是章仇兼琼送的礼物！”当时，二堂妹刚刚寡居，杨钊遂下榻她家，把货物分一半给她。于是杨家班日夜不停地赞扬章仇兼琼；因杨钊精于玩牌，又把杨钊推荐给皇帝李隆基，准许杨钊可以跟随供奉官（监督院【门下】及立法院【中书】官员，称供奉官）出入皇宫。不久，又任命杨钊当金吾军（卫军第十一、十二军）兵籍官（金吾兵曹参军）。

七四六年，夏季，五月二十四日，擢升剑南战区（总部设蜀郡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章仇兼琼，当国务院财政部长（户部尚

书)；全出于杨家班的推荐。

贵妃杨玉环正受李隆基宠爱（本年杨玉环二十八岁，李隆基六十二岁），每次骑马，高力士都给她牵马缰、拿马鞭；专供“贵妃院”的织绣工匠，多达七百人，无论中央或地方，争先恐后地呈献珍贵器具、服饰，和各种宝物。岭南五府（总部设南海【广东省广州市】）军事指挥官（经略使）张九章、广陵郡（江苏省扬州市）郡政府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王翼，所呈献的尤其精美，张九章的官阶擢升到三品，王翼则被调往中央当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，全国纷纷效法（隋王朝二任帝杨广对呈献精美的官员，也全升他们的官【参考六一六年十二月】，如今，李隆基援例行事，历史重演）。民间遂有歌谣说：“生男儿不要欢喜/生女儿不要心悲/你今天且看清楚/全靠女儿壮门楣。”杨玉环希望吃到新鲜荔枝，李隆基每年命岭南（南岭以南）用驿马进贡，等送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荔枝的颜色和味道，全没有改变（胡三省注：宋王朝诗人苏轼等，认为进贡荔枝的是涪陵郡【四川省涪陵市】，不是岭南【南岭以南】）。

本月（七月），杨玉环因为嫉妒、泼辣，以及对李隆基口出恶言，李隆基大怒，命宦官把她送到她堂兄杨钊的家。可是整整一天，李隆基都不愉快，到了中午，连早饭还没有吃，左右侍从无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，李隆基都会大发雷霆，随意捶打，高力士为了确定皇帝烦恼的原因，建议把贵妃院里的东西，都送给杨玉环，李隆基同意，于是仅运送的车子，就有一百余辆，李隆基又把自己吃的饭菜，分给她吃。高力士遂完全了解症结所在。到了晚上，高力士跪在李隆基面前，请求接回贵妃娘娘，于是，宫门大开，杨玉环回宫。经过这场小小波折，李隆基更爱杨玉环入骨，后宫再没有其他美女能够接近皇帝。

七四八年，冬季，十一月十七日，李隆基封贵妃杨玉环的姐姐：嫁给崔姓的当韩国夫人、嫁给裴姓的当虢国夫人、嫁给柳姓的当秦国夫人。三位姐姐都有才华，又都十分美丽，李隆基称她们“姨姐”，她们可以随意出入皇宫，一同受李隆基的宠爱，权势震动天下。每次命妇（受皇家封号的妇女）进宫朝见，玉真公主李持盈（李隆基的姐妹）等，都谦让不敢先行落座。三位姐姐，以及杨钊（音 xiān）、杨锜等五家，凡有什么请托，县市政府官员奔走听命，胜过皇帝诏书训令。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贿赂馈赠，像轮辐集中轮毂一样，全都涌进他们的家门，而唯恐怕送得太迟；以致五杨的家门，人来人往，热闹得如同市场。皇家十王宅各亲王、百孙院各皇



孙（十王宅、百孙院，参考七二七年五月），遇到婚嫁，都出钱一千串买通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，请她们代为请求，李隆基无不批准。李隆基所作的赏赐，和全国各地所送贿赂，五家全都一样。

五家互相比赛建造高楼大院，雄伟华丽，一个大厅或一个房间的费用，动不动就超过一千万钱。盖成之后，如果发现别人的房舍比自己更好，就立刻拆除，重新兴建。虢国夫人尤其豪华放荡，无所不为，没有任何顾忌。有一天，虢国夫人突然率领工匠闯进前宰相韦嗣立家（韦嗣立于八本世纪一〇年代任宰相，参考七一四年三月），撤除所有房屋，当做自己的新宅，重新建造，而只给韦家十亩狭窄土地而已。正宅大厅落成时，教工人粉刷墙壁，从旧家把所有东西搬来，约定二百万钱，工匠仍求犒赏，虢国夫人拿出红色薄纱五百段（一段四匹）发给他们，工匠连一眼都不瞧，嗤之以鼻说：“请把屋里原有的蝼蛄、蚂蚁、蜥蜴，登记它们的数目，放到大厅里，搬家的结果如果短少一只，不收一文钱。”

七五〇年，春季，二月，贵妃杨玉环（本年三十二岁）再次触怒李隆基，被送回杨家（上次被送回家距今四年，参考七四六年七月）。国务院财政部会计司长（户部郎中）吉温，通过宦官，提醒李隆基说：“女人的见识和思考，都很肤浅，看到的不远，所以才冒犯君王圣心，陛下为什么珍惜宫中放一张床的地方，不使她死在上面，却把她抛到宫外，去受羞辱！”李隆基也后悔，派宦官给杨玉环送去皇帝吃的菜饭。杨玉环对宦官泪流满面，啜泣说：“我犯的罪应该处死，多蒙皇上恩典，没有杀我，反而送我回家。从今以后，我将永远离开宫廷，金银珠宝，都是皇上赏赐，不能当做礼物，只有头发是父母所生，但愿万岁留作纪念。”于是剪下一缕青丝，交给宦官转送。李隆基立刻派宦官总管（知内省事）高力士，迎接杨玉环回宫，对她的宠爱更深。

当时，皇亲国戚间互相竞争向皇帝呈献食物，李隆基命宦官姚思艺当进食检查官（检校进食使）。每次呈献食物，水中和陆上出产的各种珍贵菜肴，多达数千盘，一盘的费用要耗尽中产阶级十家以上的财产。立法官（中书舍人）窦华，有一天下班回家，正遇上公主向皇帝呈献食物，大队人马排列马路当中。窦华命前导卫士高声呼喊“借路”，自己则紧按马缰，慢慢地从行列中通过。突然间，皇家园林管理署数百个年轻役夫（宫苑小儿），手拿长棍，向窦华攻击，窦华仅逃出一命。

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杨钊是张易之的外甥（《天宝故事》载：杨



钊本是张易之的儿子。七世纪末年，张易之受南周王朝女皇帝武照的宠爱，无人能比【参考六九七年十一月】，每次回家，武照都下令他住到楼上，撤去楼梯。张易之的娘亲恐怕后嗣断绝，密令婢女嫔珠暗中上楼，遂怀身孕，而生杨钊），上疏乞求为张易之兄弟昭雪。

十月二十五日，李隆基下诏，赞扬张易之兄弟曾建议把李显（四、六任帝中宗）从房陵（湖北省房县）迎回京师（首都长安）的功劳（参考六九八年二月），恢复二人的官职爵位，仍赏赐他们一个儿子当官。

杨钊因神秘预言书中有“金刀”二字，请求改名，李隆基为他改名杨国忠。

七五一年，春季，正月十六日，杨家班五宅夜晚出游，观赏花灯（杨家班五宅：杨钊、杨锜、韩国夫人、虢国夫人、秦国夫人，杨国忠【杨钊】还不包括在内），随从奴仆跟广平公主（李隆基的女儿）的随从奴仆，在西市门争夺道路，发生冲突，杨家班奴仆挥鞭攻击，抽到广平公主的衣服，她在惊慌中从马上跌下，驸马程昌裔下马搀扶，也挨了数鞭。广平公主向李隆基哭诉，李隆基为了女儿，下令把挥鞭的杨家班奴仆，乱棍打死。第二天（正月十七日），免除程昌裔官职，不准晋见。

二、马嵬驿终点站

七五二年，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、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、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王锜，因案被捕。

夏季，四月十二日，李隆基训令陈希烈、杨国忠，组联合法庭，审问王锜，并任命杨国忠兼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兼京兆尹）。（参考本书《安史之乱》第四节“尸骨未寒，夺爵剖棺”。）

夏季，五月十一日，李隆基加授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杨国忠（杨钊）官位：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、京畿暨关内道（首府设首都长安【陕西省西安市】）巡察特使（采访使）等机关首长。王锜主持的业务，全由杨国忠接管。

冬季，十一月十二日（原文“丁卯”，即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唯日期不应在杨国忠【杨钊】接任最高立法长【右相】之后。今据两《唐书》改），李林甫逝世。

十一月十七日，李隆基擢升杨国忠（杨钊）当立法院最高立法长（右

相)，兼国务院文官部长（兼文部尚书），原来所兼各机关首长，一律照旧。

杨国忠（杨钊）口才流利，最能强词夺理；为人轻狂浮躁，没有威严。既被擢升到宰相高位，把政府事当做自己家的事看待，裁决机要大事，勇敢果断，毫不犹豫。在办公厅中，高谈阔论，卷起衣袖，握住手腕，对三公及部长级以下官员，呼来喝去，没有人不震慑屈服。从最低官位中央监察官（侍御史），到最高官位宰相，共兼四十余个机关首长。总监察署（御史台）跟立法院（中书省）官员有才干品德，或有声望美名，而不肯听他摆布的人，都被贬逐。

有人鼓励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进士张彖（音 tuán）晋见杨国忠（杨钊），提醒他说：“只要晋见一次，荣华富贵立刻到手！”张彖说：“你们依靠杨立法长（右相杨国忠），好像依靠泰山；我看起来，你们依靠的只是一座冰山；一旦太阳出现，冰山消失，你们岂不落空！”遂隐居嵩山（中岳，河南省登封市北）。

杨国忠命国务院文官部勋赏司副司长（司勋员外郎）崔圆，当剑南战区（总部设蜀郡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候补司令官（留后）。征调魏郡（河北省大名县）郡长吉温当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，担任京畿、关内道巡察特使（采访使）等机关首长。吉温去范阳郡（北京市）向安禄山辞行（魏郡【河北省大名县】属河北道，安禄山是河北道巡察特使【采访使】，因之吉温前去辞行），临走时，安禄山派儿子安庆绪送到边境，亲自把吉温骑的马，拉出驿马车站，走了好几十步。吉温到长安后，政府一举一动，都派专差报告安禄山，行程只需两个夜晚，就可到达（北京、西安航空距离九百公里）。

十二月，杨国忠打算收买民心，建议说：“国务院文官部（文部）遴选官员，不管他的品德好不好，能力强不强，而只看他候补的时间；候补时间久，就依照资格和缺额，分配官职。”那些长期以来无法升迁的人，对杨国忠异口同声，一致赞美。杨国忠所有措施，都尽量满足一些人的私心，所以有相当声誉。

七五三年，春季，正月，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鲜于仲通，发动候补官员请求给杨国忠（杨钊）立碑歌功颂德，唐帝（九任玄宗）李隆基（本年六十九岁）批准立在立法院（中书省）门前，命鲜于仲通撰写碑文。李隆基亲笔改定几个字，鲜于仲通用黄金把那几个字填起来。

冬季，十月十一日，李隆基前往华清宫（骊山温泉，陕西省临潼县境）。

杨国忠跟虢国夫人的住宅，互相连接（虢国夫人住宣阳坊），关系密切，来往不分昼夜，不受任何约束。有时候进宫朝见，二人并马而行，不用任何遮蔽，道路上的行人，都掩住眼睛，替他们羞惭（贵妇人上街，一定用帐幔遮得密不透风，这种怪诞风俗，迄今阿拉伯国家仍然保持）。

三位杨家女士（虢国夫人、韩国夫人、秦国夫人）准备随从李隆基大驾前往华清宫（骊山温泉，陕西省临潼县境），在杨国忠家宅集合，那是一个世纪性的超级权贵家族的烜赫场面，车辆、马匹、奴仆、婢女，挤满了附近几个“坊”（block）的大街小巷，锦绣绫罗、金银珍宝，鲜艳得使人眼花缭乱。杨国忠（杨钊）对客人说：“我出身贫寒，只因贵妃（杨玉环）的关系，晋升到现在这种高位，享尽荣华，不知道将来怎么下台。只知道无论如何，反正不能得到美好的名誉，还不如拼命享乐。”杨姓五家（不包括杨国忠【杨钊】），每家的车马奴婢组成一队，每队穿不同颜色的衣服，用来互相辨识。五家集结在一起时，光彩四射，灿烂耀目，好像锦绣绸缎。杨国忠则用剑南战区（总部设蜀郡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的军旗和符节，在最前面当先导。

杨国忠的儿子杨暄，参加明经科考试，因学业荒废，无法及格。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（礼部侍郎）达奚珣（达奚，复姓），畏惧杨国忠的权势，特别命他的儿子、昭应（陕西省临潼县）县政府防卫员（尉）达奚抚，先行晋见报告。达奚抚在大门外等候，终于等到杨国忠（杨钊）出门上马，打算前往皇宫早朝，达奚抚急行跑到马前，杨国忠（杨钊）认为他的儿子一定头名高中，所以满脸高兴。达奚抚报告说：“我老爹叫我禀报宰相，郎君考试成绩（唐王朝奴婢称主人的儿子为郎君，后来遂成为普通敬语），不符录取标准，但也不敢不录取。”杨国忠咆哮说：“我儿难道担心没有荣华富贵？要你们这种鼠辈卖人情！”用鞭打马，对达奚抚连一眼都不看，扬长而去。达奚抚恐惧得发抖，写信告诉老爹说：“他仗权弄势，使人悲叹，对这种人，讲什么是非曲直！”达奚珣只好把杨暄录取前几名。后来，杨暄当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，达奚珣才从教育部副部长（礼部侍郎）调升文官部副部长（文部侍郎）。而杨暄对他的亲信们还发牢骚，抱怨自己被埋没太久，而达奚珣的升迁竟如此之快。

杨国忠（杨钊）自掌握权柄之后，无论中央或地方，馈赠给他的礼物



和贿赂，像轮辐集中轮毂一样涌入他的家门，仅绸缎一项，就积存三千万匹。

七五四年，春季，二月十一日，杨国忠升任司空（三公之三）。

二月十八日，李隆基登上高台，宣布这项人事命令。

自去年（七五三）不断发生水灾旱灾，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人民陷于大饥馑惨境。杨国忠（杨钊）对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李岷（音xiàn）不肯向自己低头，十分厌恶，于是把水灾旱灾的责任，全推到李岷头上。

九月，贬李岷当长沙郡（湖南省长沙市）郡长。李岷，是李祜的儿子（李祜攻陷石堡城，参考七二九年三月）。李隆基忧虑阴雨太久，淹没农田，杨国忠（杨钊）教人寻找肥大的秧苗，呈献给李隆基察看，说：“雨虽然落得很多，并没有伤害到庄稼。”李隆基信以为真。扶风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郡长房琯，上疏报告本郡水患成灾，杨国忠（杨钊）立刻派监察官（御史）前去拘提房琯审问。本年（七五四），全国没有一个人敢再提到水灾。

高力士在李隆基身旁伺候，李隆基说：“阴雨不停，你有什么话只管说，不要有一点隐瞒。”高力士说：“自从陛下把大权交给宰相，无论奖赏和惩罚，都不按照正常规则。沟通渠道已完全堵塞，我怎么敢讲话！”李隆基沉默，不能回答。

七五五年，冬季，十月，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禄山叛变。

十二月七日，李隆基下诏，声称御驾亲征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、河西战区（总部设武威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、陇右战区（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所有武装部队，除留下少数人保护边城外，其余的全部调赴东征大营。又命各战区部队由各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亲自率领；期限二十天，到大营报到。

十二月十六日，李隆基下诏命太子李亨监督国政，对宰相们说：“我在位将近五十年，对国事付出太多的忧虑和辛劳，身心都感到疲倦。去年（七五四）秋季，本来打算传位给太子（李亨）；只因水灾旱灾，交替不断，不想把灾难留给子孙，因循下来，希望等到丰收之年。想不到东胡叛徒（安禄山），发动兵变，我自当亲自出征，且命太子（李亨）监督国政。等到战乱平息，我就要过清静无为的日子了！”杨国忠（杨钊）大为恐惧，

退朝后对杨家三姐妹韩国夫人、虢国夫人、秦国夫人说：“杨家专权已久，太子（李亨）对我们一向厌恶，如果他掌握大权，我跟各位姐妹，早晚之间，都会一死！”抱头大哭。于是，使三姐妹说服贵妃杨玉环，由杨玉环千方百计说服李隆基；御驾亲征这件事，遂被搁置。

七五六年，夏季，六月，政府军溃败，统帅哥舒翰被安禄山俘虏，潼关陷落，首都长安危在旦夕。六月十一日，杨国忠（杨钊）又命韩国夫人、虢国夫人进宫，劝李隆基前往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。

六月十二日，文武百官进宫早朝的，不到十分之一二。李隆基登勤政楼，下诏宣布即将御驾亲征，听到的人没有一个相信。

六月十三日，天刚泛白，李隆基单人匹马，跟贵妃杨玉环姐妹、皇子、王妃、公主、皇孙、杨国忠（杨钊）、韦见素、魏方进、陈玄礼，以及亲近的宦官、宫女，悄悄溜出延秋门（宫城西门），向西逃亡。

六月十四日，李隆基抵达马嵬驿（陕西省兴平市西马嵬镇），护驾禁卫军将领士卒，饥饿疲惫，愤怒如火。龙武（禁军第三、四军）大将军陈玄礼认为大祸都是杨国忠（杨钊）惹出来的，打算把他诛杀；遂通过太子宫宦官李辅国，禀告太子李亨，李亨犹豫不决。正巧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使节二十余人，正拦住杨国忠（杨钊）马头，诉苦说找不到饮食，杨国忠（杨钊）还没有回答，士卒们就大声呼喊说：“杨国忠联合蛮虏叛变！”有人一箭射出，射中杨国忠（杨钊）的马鞍。杨国忠惊骇逃跑，逃到驿站西门里，士卒们一拥而上，把他乱刀砍死，并像杀猪一样，剁下他的四肢，用长枪挑起人头，竖在驿站门口；同时诛杀他的儿子、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杨暄，及韩国夫人、秦国夫人。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魏方进斥责说：“你们怎么敢谋害宰相！”士卒又把他砍死。最高监督长（左相）韦见素得到混乱消息，出来察看，士卒扑上去，用铁器猛击他的头部，打得脑血齐流，大家说：“不要伤害韦先生。”急行抢救，韦见素总算逃出一死。禁卫军包围驿站，李隆基听见人声喧哗，问外面发生什么事，左右侍从回答说，杨国忠（杨钊）叛变！李隆基拄着手杖，脚穿便鞋，走出驿站门，慰劳士卒，命他们集合回营；士卒们不理。李隆基派高力士前往询问，陈玄礼回答说：“杨国忠（杨钊）叛变，贵妃（杨玉环）不应该留在陛下身旁，请求割舍恩爱，维护法律尊严。”李隆基说：“我自有处置。”回到驿站门里，扶着手杖，低头沉思。很久，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总务官（京兆司录）韦谔上前说：“众怒难犯，我们是平安



或是危险，就在顷刻之间，请陛下迅速裁决。”叩头流血。李隆基说：“贵妃（杨玉环）一直住在深宫，怎么知道杨国忠（杨钊）阴谋？”高力士说：“贵妃（杨玉环）当然没有罪，可是，将士们已杀杨国忠（杨钊），贵妃（杨玉环）仍留在陛下左右，他们心里怎能放宽，请陛下三思，将士安全，陛下才能安全。”李隆基乃命高力士把杨玉环带到佛堂，把她绞死（杨玉环年三十八岁。本年，李隆基七十二岁）。

李隆基命把杨玉环尸体抬到驿站庭院，召唤陈玄礼等将领进去察看。陈玄礼等看过后，脱下头盔铠甲，叩头请求宽恕，李隆基慰劳嘉勉，命他们向士卒解释。陈玄礼等都高呼万岁，叩头辞出，这才开始整顿队伍，准备出发。韦谔，是韦见素的儿子（韦见素任宰相，参考前年【七五四】八月）。杨国忠（杨钊）的妻子裴柔，跟最小的儿子杨晞，以及虢国夫人，虢国夫人的儿子裴徽，一同逃走，抵达陈仓（陕西省宝鸡市东陈仓镇），陈仓县长薛景仙率治安官员追缉逮捕，全体诛杀（这是一幕豪门覆灭的惨景：虢国夫人听到兵变消息，翻身上马，向西盲目狂奔，在薛景仙穷追下，虢国夫人落荒，窜入竹林，薛景仙先砍死她的儿子裴徽和一个女儿，杨国忠的妻子裴柔哭喊说：“娘子，快杀掉我！”虢国夫人一剑刺死裴柔，再行自刎，不能断气，县政府官员把她押回，投入监狱，她问：“是皇上？还是盗贼！”卫兵说：“两者都有！”血聚咽喉，遂死，就埋葬在陈仓【陕西省宝鸡市东陈仓镇】郊外。杨国忠的其他儿子：杨晫被安禄山诛杀，杨晓逃到汉中郡【陕西省汉中市】，被陇西公爵李瑀乱棍打死，杨晞逃到陈仓，变军追及，斩首。杨国忠自七四五年到京师，十二年的荣华富贵，换得全家被屠、全国残破）。

4

安禄山之乱

一、从死囚到封王

七三六年，春季，三月，唐王朝幽州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【北京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守珪，命平卢军（辽宁省朝阳市）征剿司令（平卢讨击使）左骁卫（卫军第五军）将军安禄山，讨伐奚部落（北京市西南良乡镇）及契丹部落（辽河上游）逃亡人口；安禄山仗恃自己勇敢，轻敌前进，被蛮虏击败。

夏季，四月二日，张守珪上疏奏请斩安禄山。在绑赴刑场，临处决前，安禄山呼喊说：“司令官，你难道不打算消灭奚部落和契丹部落？为什么杀我安禄山？”张守珪珍惜他是一员勇将，下令停刑，押送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张九龄签注意见，说：“从前，田穰苴诛杀庄贾（参考一八四年十一月注），孙武诛杀国王妃嫔（孙武晋见吴国王吴阖庐，强调兵法，吴阖庐问：“兵法是不是可以用到妇女身上？”孙武说：“当然可以。”吴阖庐派美女一百八十人，分成两队，由两位得宠的小老婆，手拿铁戟，分别担任队长。孙武宣布军令，解释兵法，三番五次，最后训练开始，战鼓响时，美女们仍在那里笑嘻嘻，孙武说：“军令不能执行，兵法不够熟悉，是将领的过失。”再一次地下令，左队美女又大笑，孙武遂斩左队队长示众，把副队长擢升队长，再擂战鼓，美女各种动作，都合规矩）。张守珪的军令如果能够执行，安禄山不应免除一死。”李隆基怜惜安禄山的才干，下令免除他的官位，而以平民身份代理现职。张九龄坚决反对，说：“安禄山违抗命令，军队在战场上覆没，依照军法，不可不死。而



且，我观察安禄山，是一种叛徒的相貌，今天不杀，定有后患。”李隆基说：“你如果用王衍看透石勒的往事（《晋书·石勒载记》：石勒【后赵帝国一任帝】十四岁时，常随他的同乡到首都洛阳做生意，曾靠着上东门，吹动口哨，宰相王衍恰巧看到，十分奇异，对左右说：‘那个蛮族小孩子，我看他的面貌，听他的声音，有夺取政权的奇志，恐怕给天下带来灾难。’急派人搜捕，石勒早已走掉），会枉害忠良。”乃下令赦免。

安禄山，本是营州（辽宁省朝阳市）一个小蛮族部落的人，最初名阿荦山（荦，音 luò）。他的娘亲是一名女巫；老爹死后，娘亲带着他再嫁给突厥人安延偃。正巧安延偃所属的部落破败溃散，阿荦山就跟安延偃的侄儿安思顺，一起投奔唐朝，改姓安名禄山。又有史宰干这个人（宰，音 sù），跟安禄山同一条街，二人的生日只差一天，从小在一起玩耍，长大后相亲相爱，都当边关市场评价官（互市牙郎），以勇敢好斗，闻名乡里。张守珪任命安禄山当搜捕官（捉生将），安禄山时常率几名骑兵出塞，总能生擒活捉契丹部落（辽河上游）数十人而回。他狡狴圆滑，非常了解人情。张守珪对他十分喜爱，收作义子。

史宰干因欠政府的钱，无力偿还，逃亡到奚部落（滦河上游）躲债，被奚部落游骑兵俘虏，打算斩首；史宰干骗他们说：“我是唐朝政府派来的和解使节，你杀了我，大祸会临到你们部落头上。”游骑兵相信，把他送到中央御帐（设内蒙古宁城县西南）。史宰干见到奚部落酋长（奚王），只作揖行礼，而不叩头，奚王虽然愤怒，但因畏惧唐朝，不敢杀他，只把他送到宾馆，当做贵宾，派一百人随他前来唐朝朝见。史宰干对奚王说：“你派的人虽然很多，但看他们的才干，都没有资格面见天子。听说有一位琐高，是大王最优秀的将领，为什么不教他去唐朝！”（胡三省注：“琐高，是奚部落官名，不是人名，前已有李诗琐高【参考七三二年三月】。”）奚王遂命琐高率部属三百人，随史宰干前来唐朝朝见。一行人将到平卢（辽宁省朝阳市），史宰干派人先行晋见平卢军基地司令（军使）裴休子，警告说：“奚部落使节琐高，率领精锐部队，一齐前来，声明朝贡，实际上是打算袭击军城，最好谨慎戒备，先行下手。”裴休子于是用盛大的军礼，派仪队出城迎接，招待奚部落代表团住进宾馆，然后把他们全体屠杀，生擒琐高，押送幽州（北京市）。张守珪认为史宰干为国立功，上疏保荐他当平民征兵府副司令（果毅），累积功劳，升迁到将军（从三品）高位。后来去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向中央奏报事情时，李隆基曾跟他谈过话，十分喜欢，命他改



名史思明。

七四一年，平卢军基地（设营州，辽宁省朝阳市）作战司令（平卢兵马使）安禄山，狡猾伶俐，精于谄媚，最会讨人欢心，所以人们多对他赞扬。李隆基左右侍从前往平卢（辽宁省朝阳市）时，安禄山都送给他们重礼，李隆基对安禄山的印象，越发良好。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张利贞，担任河北巡察特使（河北采访使），抵达平卢（辽宁省朝阳市），安禄山用尽心机，曲意侍奉，连张利贞的左右侍从，都有厚重贿赂。张利贞回京（首都长安）向皇帝报告，特别强调安禄山的优点。

八月十七日，李隆基擢升安禄山当营州军区（总部设辽宁省朝阳市）总司令（都督），兼平卢军基地作战司令（平卢兵马使），以及奚部落（滦河上游）、勃海靺鞨部落（即勃海王国，首都忽汗城【吉林省敦化市】）、黑水靺鞨部落（乌苏里江以东）、契丹部落（辽河上游）等四地区军事指挥官（四府经略使）。

七四二年，春季，正月六日，另设平卢战区（总部设营州【辽宁省朝阳市】。自幽州战区【总部设幽州，北京市】析出），命安禄山当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七四三年，春季，正月，平卢战区（总部设柳城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禄山，到首都长安朝见，唐帝（九任玄宗）李隆基（本年五十九岁），待他特别优厚，准他随时进宫。安禄山报告李隆基说：“去年（七四二），柳城郡（辽宁省朝阳市）田里，有害虫吃庄稼嫩苗，我焚香祷告上天说：‘我如果做事不正，侍奉君王不忠，请上天教害虫吃我的心。如果我没有辜负过天地神明，请上天把害虫赶走。’马上就有一群鸟从北方飞来，把害虫吃光。我建议把这件事交付给国史馆，作为资料保管。”李隆基批准。

七四四年，春季，三月五日，李隆基任命平卢战区（总部设柳城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禄山，兼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原范阳战区司令官裴宽，调回中央，任国务院财政部长（户部尚书）。

国务院教育部长（礼部尚书）席建侯，当河北擢升罢黜特使（河北黜陟使），称赞安禄山公平正直。一级实质宰相（同中书门下三品）李林甫和裴宽，都顺着他的话头赞美安禄山。三个人都深受李隆基信任，因此安禄山的恩宠越发不可动摇。



七四五年，秋季，九月，平卢战区（总部设柳城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及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禄山，打算在塞外建立功勋，博取皇帝的宠信，所以不断侵略掳掠奚部落（滦河上游）、契丹部落（辽河上游）。两部落愤怒已极，分别诛杀唐朝公主，叛变（本年【七四五】三月，静乐公主嫁契丹，宜芳公主嫁奚，不过半年，竟如此结局）。安禄山讨伐，击破二部落。

冬季，十月十日，安禄山上疏说：“我讨伐契丹部落（辽河上游），抵达北平郡（河北省卢龙县）时，梦见建国初期名将李靖、李勣（李世勣【徐世勣】）等，向我乞讨饮食！”李隆基下令给他们建立庙宇。

安禄山又上疏说：庙宇落成，祭奠的那天，梁上生出灵芝。

七四七年，春季，正月二日，命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、平卢战区（总部设柳城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禄山，兼总监察官（兼御史大夫）。

安禄山身躯肥胖，臃肿的肚腹，下垂超过膝盖，自己声称体重三百斤。外表看起来豪爽开朗，憨憨傻傻；内心却十分狡狴，时常命他的将领刘骆谷留在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打听消息，政府一举一动，都派人报告；遇到需要奏章或需要信函时，刘骆谷就代安禄山撰写呈递。安禄山每年都要进贡他在边疆所生擒的俘虏，和各种牲口家畜、奇禽怪兽、珠玉珍宝，一批接一批，路上络绎不绝，沿途郡县政府为了替他运送，都疲于奔命。

安禄山在李隆基面前，头脑清晰，反应敏捷，而又幽默风趣。李隆基曾经指着他的大肚子，开玩笑说：“你这个蛮子的肚皮里，有什么东西，大成这个模样？”安禄山回答说：“什么都没有，除了一颗赤心！”李隆基大为喜悦。李隆基曾经命安禄山晋见皇太子李亨，安禄山却不肯叩头，左右侍从催他跪下，他拱手肃立，问说：“我是一个蛮子，不懂得中央的礼仪规矩，不知道皇太子是什么官？”李隆基说：“皇太子就是储备君王，我死了之后，代替我当天子，做你们的领袖！”安禄山说：“我非常愚昧，从前只知道陛下一个人的，不知道更有储备君王。”假装万不得已，只好跪下叩头。李隆基认为他说的全是真话，对他更加宠爱。李隆基曾经在勤政楼举行宴会，文武百官都排在楼下，却在御座东侧设置“金鸡障”（绣着金鸡的幔帐），另行隔开，摆设草榻，命安禄山坐在前面，又教他卷起珠帘，让大家看看那个接近权力中心的位置，展示他的荣耀和所受的宠爱。又教杨钊、杨锜、贵妃杨玉环的三位姐姐，都跟安禄山结拜成异姓兄弟姐妹。安禄山

为了可以随时出入皇宫，因此请求准许他当杨玉环的义子。李隆基跟杨玉环坐在一起，安禄山先叩见杨玉环。李隆基问他什么缘故，安禄山说：“我们蛮族，先拜娘亲，后拜老爹。”李隆基十分高兴。

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李林甫，警觉到担任河西四战区司令官（河西【总部武威】、陇右【总部西平】、河东【总部太原府】、朔方【总部灵武】节度使）的王忠嗣，功勋及声威，日渐升高，有被擢升宰相的可能，深为忌憚。安禄山这时已怀二心，借口抵抗蛮族南下侵略，兴筑雄武城（河北省兴隆县南），储备大量武器，请王忠嗣派士卒支援土木工程，想乘此机会，吞掉那批部队，不再放还。王忠嗣在约定时期，提前到达，不跟安禄山见面，就动身回来，不断上疏警告李隆基：安禄山一定叛变。李林甫对王忠嗣，越发讨厌。

自从七世纪二〇年代唐王朝政府建立以来，边防军将领，都用忠厚而有名望的重要高官，任期短暂，从不由中央大员遥领，也从不兼任其他军区，功勋威名特别高的，往往调到中央担任宰相（如李靖、李世勣【徐世勣】、刘仁轨、娄师德等。李隆基登极后，有薛讷、郭元振、张嘉贞、王峻、张说、杜暹、萧嵩、李适之等），非汉族的将领，即令才智谋略像阿史那社尔（参考六四七年十二月）、契苾何力（参考六六六年十二月），也不叫他们单独担任大将，总是用汉族高官当统帅，作为制衡（阿史那社尔讨伐高昌王国，侯君集当统帅，参考六四〇年八月至十二月；契苾何力、李思摩【阿史那思摩】讨伐高句丽王国，李世勣【徐世勣】当统帅，参考六四五年）。等到八世纪二〇年代之后，李隆基有征服四海的雄心壮志（参考七二七年正月），边防军将领十余年都不调换，任期才开始长久（如王峻、郭知运、张守珪等）。皇子则有庆王李琮、忠王李亨（李亨当太子前封忠王），宰相则有萧嵩、牛仙客，都身在中央，而遥兼边防军统帅（庆王李琮遥兼凉州军区总司令，忠王李亨遥兼朔方基地【总部设灵武，宁夏灵武县】司令长官【大使】，萧嵩遥兼河西战区【总部武威】司令官，牛仙客遥兼朔方战区【总部灵武】司令官）。盖嘉运、王忠嗣则控制数个战区，权力开始集中（盖嘉运兼河西、陇右两战区司令官，王忠嗣兼河西、陇右、河东、朔方四战区司令官）。但李林甫为了切断边防军将领调到中央当宰相的渠道，因蛮族将领都不通文墨，甚至不识字，于是奏报李隆基说：“文官出任统帅，面对乱箭飞石，都害怕得不得了，不如专用贫寒农家出身的蛮族，蛮族将领勇敢果决，习惯于战场上冲杀，又出身贫寒，势力孤单，更没有





党派，陛下只要诚心诚意，用恩德相待，他们都会效忠政府，死而后已。”李隆基欣赏这种见解，才开始重用安禄山。

时至本世纪（八）四〇年代末期，各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已全由蛮族将领担任（安禄山、安思顺、哥舒翰、高仙芝，都不是汉人），帝国精锐部队都在北疆，重心遂发生偏差，终于促使安禄山叛变（参考七五五年十一月），几乎把唐王朝消灭，都由于李林甫专享恩宠，独霸相位的阴谋所致。

七四八年，夏季，六月一日，李隆基赏赐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、平卢战区（总部设柳城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禄山铁券。

七五〇年，夏季，五月二十八日，李隆基封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禄山当东平郡王。

唐王朝武装部队将领封王爵的，自此开始。

秋季，八月一日，任命安禄山兼河北道巡察督导特使（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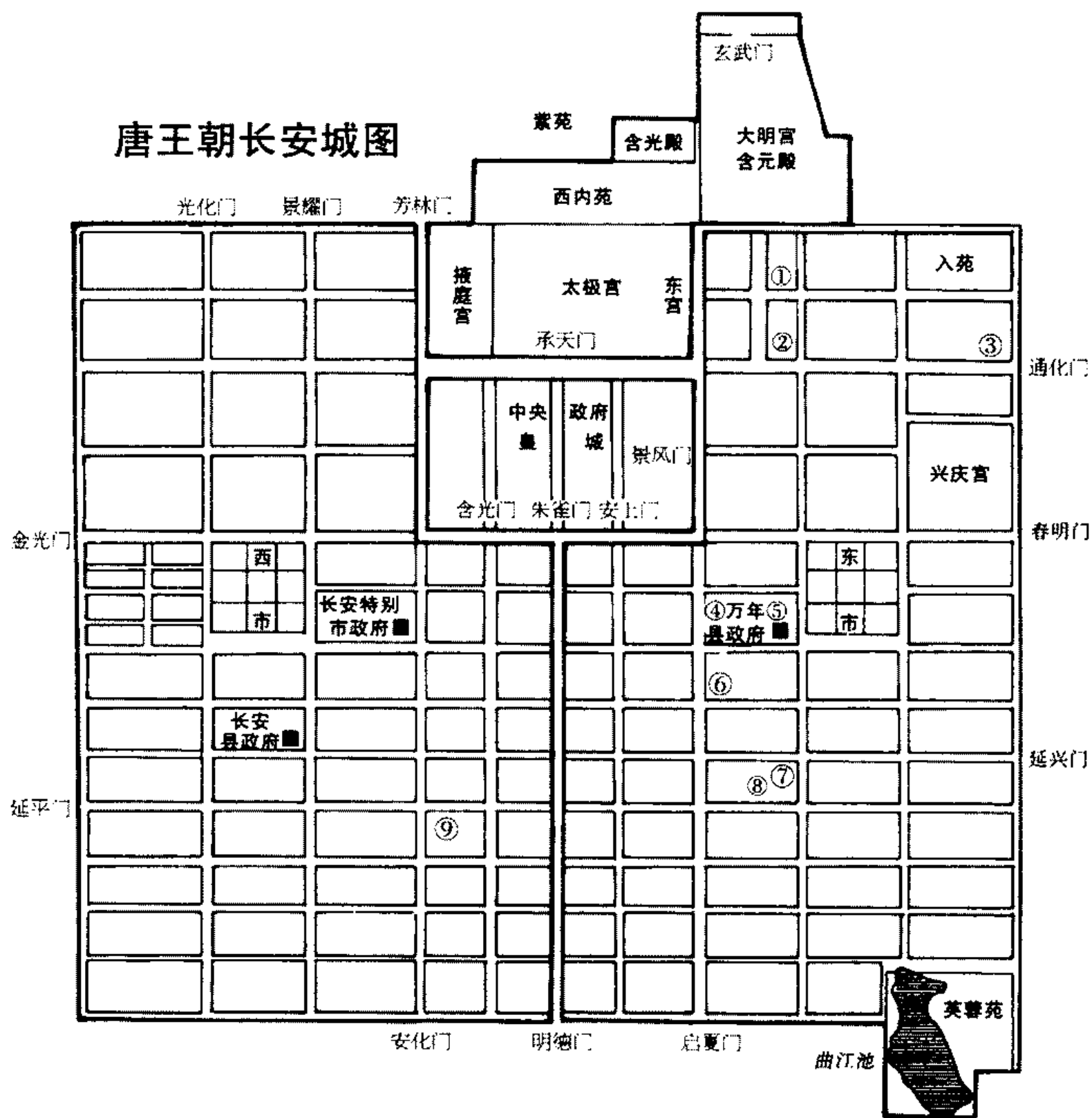
冬季，十月，安禄山经常摆设盛大酒席，邀请奚部落（滦河上游）、契丹部落（辽河上游）部众前来赴宴，招待他们饮“菰荇酒”（菰荇，音 làng dàng，含有剧毒），等他们昏醉后，即全体坑杀，动不动就有数千人，然后把酋长的人头砍下，装到盒子里呈献中央，前后有四五次（安禄山刚逼反二部落，参考七四五年九月）。

现在，安禄山请求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朝见，李隆基批准，命主管单位事先在昭应（陕西省临潼县）给安禄山兴建住宅（骊山温泉已成避暑胜地，权贵毕集。王爷、公爵等高阶层权贵，都暗中买宅，参考七四七年十二月；只安禄山由皇帝赐第）。安禄山抵达戏水（渭水支流，流经陕西省临潼县东），杨钊兄弟姐妹，都亲去迎接，豪华的冠帽和伞盖，满山遍野，李隆基自己去望春宫等候。

十月十六日，安禄山呈献奚部落（滦河上游）俘虏八千人，李隆基命国务院文官部考核司（考功），在核定考绩时，应给安禄山“上上”。李隆基先前准许安禄山在上谷郡（河北省易县）铸造五炉钱币，而今，安禄山呈献样品钱一千串（唐王朝皇帝赏赐铸钱炉，是最高荣耀，参考六二一年七月）。

二、与杨国忠不共戴天

七五一年，春季，正月，李隆基训令有关单位在首都长安城内亲仁坊，给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禄山，兴筑住宅，指示说：只要堂皇富丽，花钱再多也在所不惜。落成之后，再作内部装潢，床铺桌椅、帏帐帘幕，以及各种日用家具，摆设齐全。包括两张镶贴白玉的檀木床，每张都长一丈、宽六尺；绣帐长宽都是一丈六尺，另有



①翊善坊：高力士旧宅	⑥亲仁坊：安禄山新宅
②来庭坊：高力士宅	⑦永崇坊：杨钊宅
③宁兴坊：高力士旧宅	⑧永崇坊：张垪宅
④宜阳坊：杨国忠宅	⑨宜义坊：安禄山宅
⑤宜阳坊：魏国夫人宅	杨国忠宅、张垪宅

八世纪·七五一年 杨家班、安家班住宅图





嵌镶金银图案的漆器屏风。厨房、马厩各种用具，也都用金银装饰，有两个纯金铸成的饭瓮，两个纯银铸成的淘米盆，每个都可容米五斗；一个银丝编成的箩筐，和一个银丝编成的笊篱（音 zhào lí。用以捞取食物）；其他东西，都跟这些相当。即令是皇宫里使用的东西，也不见得能比得上。李隆基每次命宦官给安禄山做事，像兴筑住宅和制造、赏赐珍贵物品时，总是提醒说：“蛮子的眼眶大，不要教他笑我小家子气！”

安禄山入居新宅，大摆酒席，请皇帝手令宰相光临。当天，李隆基本来准备在楼下（不知道什么楼）踢球，为了安禄山的邀请，特令改期，命本来要进宫踢球的宰相，都去安禄山家赴宴。以后每天都派杨家班的人陪同安禄山游山玩水，饮酒寻乐，并派皇家歌舞团（教坊）乐队，前往伴奏助兴。李隆基每吃到一种可口的食物，或者在皇家林园打猎射到新鲜的飞禽时，立刻就派宦官飞马送给安禄山，道路上奔走不断。

正月二十日，是安禄山生日，李隆基跟贵妃杨玉环赏赐给他衣服、宝物、酒席，十分丰富。过了三天，李隆基在后宫召见，杨玉环用锦绣绸缎，缝制一个特大的婴儿襁褓，把安禄山团团裹住，命宫女、宦官用彩轿把他抬起来。李隆基听到后宫传出震天笑声，急问发生什么事，左右侍从报告说：贵妃分娩三天，现在正给“禄儿”洗澡。李隆基亲自前去察看，大为高兴，赏赐杨玉环婴儿洗澡钱，再厚厚赏赐安禄山，尽情欢乐后才命安禄山出宫。自此以后，安禄山自由自在出入皇宫，不受限制，有时跟杨玉环面对面进餐，有时一整夜不出宫，渐渐传出杨玉环与安禄山通奸丑闻，但李隆基毫不疑心。

安禄山要求兼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二月二日，李隆基下诏，调现任河东战区司令官韩珣，当左羽林（禁军第一军）将军，命安禄山接替他的遗缺。

国务院财政部税务司长（户部郎中）吉温，发现安禄山正受宠爱，又放弃杨国忠（靠拢杨国忠【杨钊】，参考去年【七五〇】四月），归附安禄山，跟安禄山结拜成为兄弟。吉温对安禄山说：“李宰相（李林甫）虽然见风转舵，跟三哥（安禄山在兄弟群中排行第三）来往熟络，不过可以断言的是，他绝对不会推荐你当宰相。我虽然受他的驱使，但是始终无法升迁。三哥，你如果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，使我获得高位，我就推荐你足堪担当重责大任，同心合力，把李林甫排出中央，你就是下一位宰相。”安禄



山对吉温的话听得顺耳。于是，在李隆基面前，不断称赞吉温的才干，而李隆基也忘了从前对吉温的评语（李隆基认为吉温是个恶棍，参考七四五年六月）。不久，安禄山兼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就请求吉温当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）、代理候补司令官（知留后）；用最高法院审判官（大理司直，从六品上）张通儒，当候补司令执行官（留后判官），河东战区的事，全部交给张通儒负责。

当时，杨国忠（杨钊）当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，正受皇帝宠爱，大权在握，任意行事。然而对安禄山却曲意侍奉；安禄山在金銮宝殿上下台阶，杨国忠（杨钊）总是上去搀扶。安禄山跟王锬，同是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，王锬的权力和地位，仅低于李林甫。安禄山跟李林甫每次见面，态度都很傲慢。有一次，李林甫在安禄山面前，假装忽然想起一件紧急的事，召唤王锬，王锬到后，用碎步走路，毕恭毕敬。安禄山大吃一惊，不知不觉地收回嘴脸，对李林甫反而更为恭敬。李林甫跟安禄山谈话，每次都揣测出安禄山内心的想法，而先行说出，安禄山大为惊叹佩服。安禄山对中央文武百官，一向傲慢无礼，却只怕李林甫，每跟李林甫见面，即令是严寒的冬季，也常会汗流浹背，沾湿内衣。李林甫总是请他到宰相联合办公厅（中书厅）落座，用温和的言语慰问安抚，把自己身上的皮袍解下来，亲自披到安禄山身上，安禄山十分感动，尽情谈话，毫无保留，称呼李林甫为“十郎”（李林甫在兄弟群中排行第十）。后来，回到范阳郡（北京市），驻京（首都长安）办事处主任刘骆谷，每从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回范阳郡（北京市），安禄山一定问他：“十郎（李林甫）有什么吩咐？”听到李林甫对他夸奖，就大为欢喜，听到李林甫说类似这样的话：“回去禀告安总监察官（大夫），要特别留意！”安禄山就用手拍着卧榻说：“糟，糟，我死定了。”

安禄山既担任三个战区的司令官（三个战区：范阳【总部范阳】、平卢【总部柳城】、河东【总部太原府】），无论奖赏或惩罚，都由自己做主，于是越发傲慢凶暴。想起当初拒绝向太子李亨叩拜往事（参考七四七年三月），发现李隆基年纪已老（本年，李隆基六十七岁），唯恐怕李亨记恨在心，深怀畏惧。又发现首都长安门户洞开，腹地防务空虚，对中央政府实力，早已轻视。文书官（孔目官）严庄、机要秘书（掌书记）高尚，乘机向他讲解神秘预言书，建议他发动武装政变。

安禄山在投降过来的同罗部落（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北）、奚部落

(滦河上游)、契丹部落(辽河上游)中,挑选八千余人,称“曳落河”。“曳落河”是蛮族话,意思是“敢死兵团”(勇士)。另收养家奴一百余人,全都骁勇不凡,一个人可抵一百个人。安禄山又畜养战马数万匹,大量储备兵器,分别派遣华洋商人,到各道做生意,每年收入贵重的货物数百万钱。又秘密缝制紫袍(三品以上官服)、鱼袋(显示品阶时用),以百万为单位计算。高尚、严庄、张通儒,以及将军孙孝哲,是他的心腹;史思明、安守忠、李归仁、蔡希德、牛廷玠、向润容、李庭望、崔乾佑、尹子奇、何千年、武令珣、能元皓(能,姓)、田承嗣、田乾真、阿史那承庆,是他的战将。高尚,是雍奴(天津市武清县)人,本名高不危,有很丰富的文学素养,在河朔(河北平原)一带当一个薪俸微薄的小官,贫穷困苦,前途黯淡,常叹息说:“高不危应该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死,怎么可以嚼草根而活!”安禄山擢升他到总部当幕僚,成为亲信,可以自由进出安禄山的卧室,负责处理安禄山私人函件及撰写奏章。严庄则负责文书工作。张通儒,是张万岁的儿子(张万岁事,参考七二五年十一月)。孙孝哲,是契丹(辽河上游)人。田承嗣原是卢龙军(基地在北平郡【河北省卢龙县】)基地一个低级军官,安禄山擢升他当前锋作战司令(前锋兵马使),田承嗣对部属要求严格,有一次,天降大雪,安禄山巡视各军,走到田承嗣兵营,一片寂静,好像没有一人,可是进营点名,却没有一人不在;因此,安禄山对他非常器重。

七五二年,冬季,十二月十二日,李隆基任命平卢战区(总部设柳城【辽宁省朝阳市】)作战司令(兵马使)史思明,兼北平郡(河北省卢龙县)郡长,担任卢龙军基地司令(卢龙军使)。

陇右战区(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)司令官(节度使)哥舒翰,一向跟范阳战区(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)司令官(节度使)安禄山、朔方战区(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)司令官(节度使)安思顺,感情不睦。李隆基时常出面调解,命他们结拜成兄弟。

本年(七五二),冬季,三个战区司令官(节度使)同时到达京师(首都长安)朝见,李隆基命宦官总管(内侍)高力士在城东摆设酒席,邀请他们聚会。宴席上,安禄山对哥舒翰说:“我的老爹是东胡人,老娘是突厥人;您的老爹是突厥人,老娘是东胡人,都是同一血统,为什么不能成为好友?”哥舒翰说:“古人说过:狐狸对着洞穴吼叫,是一个凶兆,因为它竟然忘本。老哥如果愿意亲近,我怎敢不诚心诚意!”“狐”、“胡”同



音，安禄山认为讥刺自己，暴跳如雷，诟骂哥舒翰说：“突厥狗，竟敢如此！”哥舒翰正要回骂，高力士用眼神直瞅着他，哥舒翰只好停止，假装喝醉，不欢而散，（从完整的语意上，哥舒翰应是对安禄山要求和解的善意，甚至热烈的正面反应，意思是：“同类相残，是一个凶兆，我们不应相残，而应和睦。”正是真挚地推诚交心。安禄山官场上敏锐的警觉能力，伤害了他人文的领悟能力。）从此以后，二人之间的怨恨更深。

七五三年，夏季，六月（原文误置于五月，据《新唐书》改），东突厥西亲王阿史那阿布思（李献忠），被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击破。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禄山引诱他的部众归降，安禄山遂拥有世界上最精锐的武装部队，没有人能比。

安禄山因李林甫比自己还要阴险狡诈，所以因畏惧而产生顺服。等到杨国忠（杨钊）当宰相，安禄山看他不如一个屁；因此二人之间，互相攻击。杨国忠不断打小报告检举安禄山有叛乱的迹象，李隆基不理。

杨国忠打算跟哥舒翰建立深厚友谊，联合排除安禄山，于是上疏推荐哥舒翰兼河西战区（总部设武威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李隆基批准。

秋季，八月三十日，晋封哥舒翰当西平郡王。哥舒翰上疏推荐中央监察官（侍御史）裴冕，当河西战区（总部武威）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。

七五四年，春季，正月三日，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禄山，前往首都长安朝见。最初，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杨国忠（杨钊）坚称安禄山一定叛变，并且向唐帝（九任玄宗）李隆基（本年七十岁）建议说：“陛下不妨征召他来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他一定不来。”李隆基派使节征召安禄山，安禄山接到命令后，立刻启程赶到。

正月四日，在华清宫（骊山温泉，陕西省临潼县境）晋见李隆基，泪流满面说：“我本是东胡蛮族，陛下对我宠爱，擢升到今天这样尊贵的地位，杨国忠却对我怨恨入骨，我不知道哪一天被他害死！”李隆基深为怜惜，赏钱一千万，自此对安禄山更加信任，杨国忠的话再也听不进去。太子李亨也看出安禄山一定叛变，报告老爹，李隆基不相信。

李隆基打算擢升安禄山当宰相（同平章事），已训令张垪起草诏书，杨国忠劝阻说：“安禄山虽然军事上有点贡献，但他不认识字，怎么可以当宰相！诏书如果颁布，恐怖四方蛮族，都会轻视唐朝。”李隆基才停止。

正月九日，加授安禄山官位：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（左仆射，使相）；

任命他的一个儿子当三品官（部长级）、一个儿子当四品官（司长级）。

安禄山请求兼任御马总监（闲厩），和全国牧马总管（群牧），李隆基批准。

正月二十四日，任命安禄山当御马总监（闲厩）、陇右（陇山以西）牧马总管（陇右群牧）等。安禄山坚持要兼全国牧马总管（群牧总监）。

正月二十六日，李隆基再任命安禄山兼全国代理牧马总管（兼知总监事）。

安禄山上疏推荐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吉温，当国务院国防部副部长（武部侍郎），兼御马副总监（闲厩副使），杨国忠（杨钊）因此厌恶吉温。安禄山秘密派出亲信，挑选可以训练成战马的牧马数千匹，集中另一个地方饲养。

二月二十三日，安禄山奏称：“我属下讨伐奚部落（滦河上游）、契丹部落（辽河上游）、九姓部落（南迁后之铁勒九姓，内蒙古黄河弯曲地带），以及同罗部落（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北）的战士，建立很多功劳，请求不拘限常规，给予特别赏赐，在任命状上加以褒扬，交给我带回军中颁发。”李隆基同意，于是擢升将军的五百余人，擢升贵族征兵府司令（中郎将）的二千余人。安禄山准备叛变，所以先用此收买军心。

三月一日，安禄山向李隆基叩辞，返回范阳郡（北京市）。李隆基脱下身上穿的御袍，赏赐给他，安禄山既惊又喜，唯恐怕杨国忠（杨钊）奏请把他留下，不准他回去，所以一离开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便快马加鞭，一路狂奔；奔出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后，改乘船只，顺黄河而下，命纤夫携带“绳板”，站在岸上候命（胡三省注：“拉船夫都用二尺长，一头用绳相接的木板，斜挂背后及胸前，相接的一头挂肩，不相接的一头到腰，用来衔接拉船的纤绳。”），十五华里换一次班，日夜不停地赶路，每天前进数百华里，经过郡县，都不下船。自此之后，凡是有人说安禄山谋反的，李隆基都把他们逮捕，捆绑起来，送给安禄山处理。因此，虽然人人都知道安禄山就要叛变，却没有人敢反映。

安禄山从首都长安动身北返时，李隆基命高力士在长乐坡（陕西省西安市东）设宴给他饯行。等高力士回宫，李隆基问他：“安禄山应该满意了吧。”高力士回答说：“看他的样子有点失望，定是知道本来命他当宰相，而又中途变卦。”李隆基告诉杨国忠（杨钊），杨国忠（杨钊）说：“这件事没有人知道，必定是张垪兄弟告诉他。”李隆基大发雷霆，贬国务院司法

部长（刑部尚书）张均当建安郡（福建省建瓯市）郡长，国防部副部长（兵部侍郎）张垪当卢溪郡（湖南省沅陵县）郡政府军务秘书长（司马），张垪的老弟、御前监督官（给事中）张垪（音 shū）当宜春郡（江西省宜春市）郡政府军务秘书长（司马）。

三、范阳兵变

七五五年，春季，二月二十二日，唐王朝（首都长安【陕西省西安市】）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禄山，派副将领（副将）何千年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奏报：请求用三十二位蛮族将领，代替汉人将领。唐帝（九任玄宗）李隆基（本年七十一岁）命立刻下诏发布人事命令，给予委任状。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韦见素提醒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杨国忠（杨钊）说：“安禄山早就有叛变企图，而今竟然提出这种要求，叛变形迹已十分明显。明天早朝，我将竭力规劝；皇上如果仍不采纳我的意见，请你发言支持。”杨国忠（杨钊）承诺。

二月二十三日，杨国忠（杨钊）、韦见素，联合晋见，李隆基迎面就说：“你们是不是有点怀疑安禄山？”韦见素坚定指出安禄山的谋反行为已经显露，所提任用蛮族将领，排除汉人将领的办法，绝不可接受；李隆基大不高兴。杨国忠（杨钊）看情形不对，吞吞吐吐，不敢开口；李隆基终于批准安禄山的请求。另一天，杨国忠、韦见素建议李隆基说：“我们有办法化解安禄山的阴谋，那就是任命安禄山当宰相，征召他进京（首都长安）任职；而命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）贾循升任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平卢战区（总部设柳城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）吕知海升任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）杨光翽（音 huì）升任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；安禄山的势力，自然分散。”李隆基同意。诏书的草稿已经拟好，但在呈请李隆基批准的时候，李隆基却把它留在案头，不作处理，更派宦官辅璆琳（璆，音 qiú），去范阳郡（北京市）专程送水果给安禄山，同时暗中观察安禄山的动静。辅璆琳接受安禄山的重金贿赂，回京（首都长安）之后，坚称安禄山忠君爱国，没有二心。李隆基对杨国忠（杨钊）等人说：“安禄山，我推心置腹待他，他一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。东北两个蛮虏部落（奚部落及契丹部落），靠他抵御。我可以当他的保人，你们不要





忧虑！”事情遂被搁置。贾循，是华原（陕西省耀县）人。

陇右战区（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兼河西战区（总部设武威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哥舒翰，到首都长安朝见，路上中风，遂留在京师家里养病，不再出门。

安禄山自从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回到范阳郡（北京市），中央每次使节驾到，安禄山都声称自己有病，不出城迎接，而改在总部接见。接见时，也一定严密戒备。裴士淹抵达范阳郡（北京市）二十余天，才被安排晋謁，安禄山态度傲慢，不再有臣属的礼节。杨国忠也日夜不停地搜集跟制造安禄山的叛变情报，命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包围安禄山在京师的住宅（亲仁坊，参考七五一年正月），逮捕安禄山的宾客李超等，押解总监察署监狱（御史台狱），秘密处死。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，与皇族女儿荣义郡主订婚，留在京师（首都长安）任职（畜牧部长【太仆卿】），派人密报安禄山，安禄山越发恐惧。

六月，李隆基因他的儿子（安庆宗）婚期在即，亲手书写诏书，征召安禄山前来京师（首都长安）观礼，安禄山托词有病在身，不肯参加。

秋季，七月，安禄山上疏说，准备呈献牧马三千匹，每匹马夫二人，另派蛮族将领二十二人，各率他们的部落军护送。东京洛阳（河南省洛阳市）特别市长（河南尹）达奚珣，怀疑其中有诈，奏报说：“请皇上训令安禄山，呈献车马，最好等到冬天，沿途由政府供应差役，不需部落军护送。”此时，李隆基渐渐有点醒悟，开始对安禄山怀疑。正巧，辅璆琳接受安禄山贿赂的事泄漏，李隆基找一个借口，把他扑杀。再派宦官冯神威携带亲笔诏书，征召安禄山前来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完全采纳达奚珣的意见；为了加强效果，还感性地说：“最近特别给你开凿一个温泉池，十月间，我在华清宫（骊山温泉，陕西省临潼县境）等你前来相见。”冯神威抵达范阳郡（北京市），宣读诏书，安禄山弯曲双腿，傲慢地坐在床上，只微微地欠了欠身，也不下跪叩头，只淡淡地说：“圣人平安！”又说，“不献马就不献马，十月，我会大摇大摆到长安！”命左右把冯神威安置在招待所，不再接见。停了几天，命他返京（首都长安），也没有奏章。冯神威回到京师，叩见李隆基，哭泣说：“我差点见不到大家！”（宫中妇女、宦官，对皇帝昵称“大家”。）

安禄山直接控制三个战区（平卢【七四二年正月】、范阳【七四四年三月】、河东【七五一年二月】），夺取政权的阴谋，将近十年，因李隆基

待他恩德太厚，原本打算等李隆基逝世后再采取行动。可是，身为宰相的杨国忠（杨钊），跟安禄山之间，互相怨恨，屡次指控安禄山就要起兵，李隆基不信。杨国忠（杨钊）不断做出刺激安禄山的事，希望他在忍无可忍下作武力反应，使李隆基相信自己的判断。安禄山因此不得不提前发动；计划在极端秘密下进行，只安禄山一个人跟文书官（孔目官）、畜牧部主任秘书（太仆丞）严庄，机要秘书（掌书记）、国务院工程部屯垦司副司长（屯田员外郎）高尚，将军阿史那承庆，参与商议布置，其他将领跟文官系统，一点都不知道；大家唯一感到异样的是，自八月以来，安禄山不断犒赏士卒，喂饱战马，磨利武器。正巧，派遣前往中央奏报事务的使节（奏事官）从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回来，安禄山遂伪造一份李隆基的诏书，然后集合所有将领，拿给他们看，说：“奉到密旨，命我率军前往中央讨伐杨国忠（杨钊），各位应立即回营，立刻出发。”大家面面相觑，大为惊愕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反对的话。

十一月九日，安禄山动员所有的直属武装部队，联合同罗部落（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北）、奚部落（滦河上游）、契丹部落（辽河上游）、室韦部落（内蒙古东北部），共十五万人，对外宣称二十万，在范阳（北京市）叛变。安禄山命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）贾循，留守范阳（北京市）；平卢战区（总部设柳城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）吕知海，留守平卢军基地（辽宁省朝阳市）；特遣部队将领（别将）高秀岩，留守大同军基地（山西省朔州市东）。各将领接到命令后，率军连夜出动。

第二天一早，安禄山出蓟城（范阳郡郡政府所在城）到城南，举行大规模阅兵，向全国宣布：出兵目的只在讨伐杨国忠（杨钊）。在大营公布文告说：“胆敢反对，扰乱军心的，屠杀三族。”遂率军南下。安禄山乘坐防箭铁轿，步骑兵全是最精锐的野战部队，烟雾尘土，飞扬千里，战鼓声及车马声、号令声，震动天地。当时，全国太平时期已久，人民一连几代，不知道什么是战争。突然听到范阳郡（北京市）兵变，无论远近，都惶恐惊骇。河北道（河北省）本是安禄山的辖区（安禄山兼河北道巡察特使【采访使】，是“道”的最高首长），所有州县，望见蔽天的风沙，就立刻瓦解，郡长县长或大开城门，出来迎接；或放弃职守，逃窜躲藏；或被生擒处死，没有一个城池敢起兵拒抗。安禄山先派将军何千年、高邈，率奚部落军二十人，声称前往首都长安，向皇帝呈献神箭手，乘驿马车直赴太





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。

十一月十日，北京、太原特别市副留守长官（北京副留守）杨光翊，出城迎接，何千年、高邈把他劫持而去；北京、太原特别市政府（太原府）上疏李隆基，奏报经过情形。东受降城（内蒙古托克托县南）也上疏奏报安禄山叛变。但李隆基仍认为是安禄山的仇人造谣，不肯相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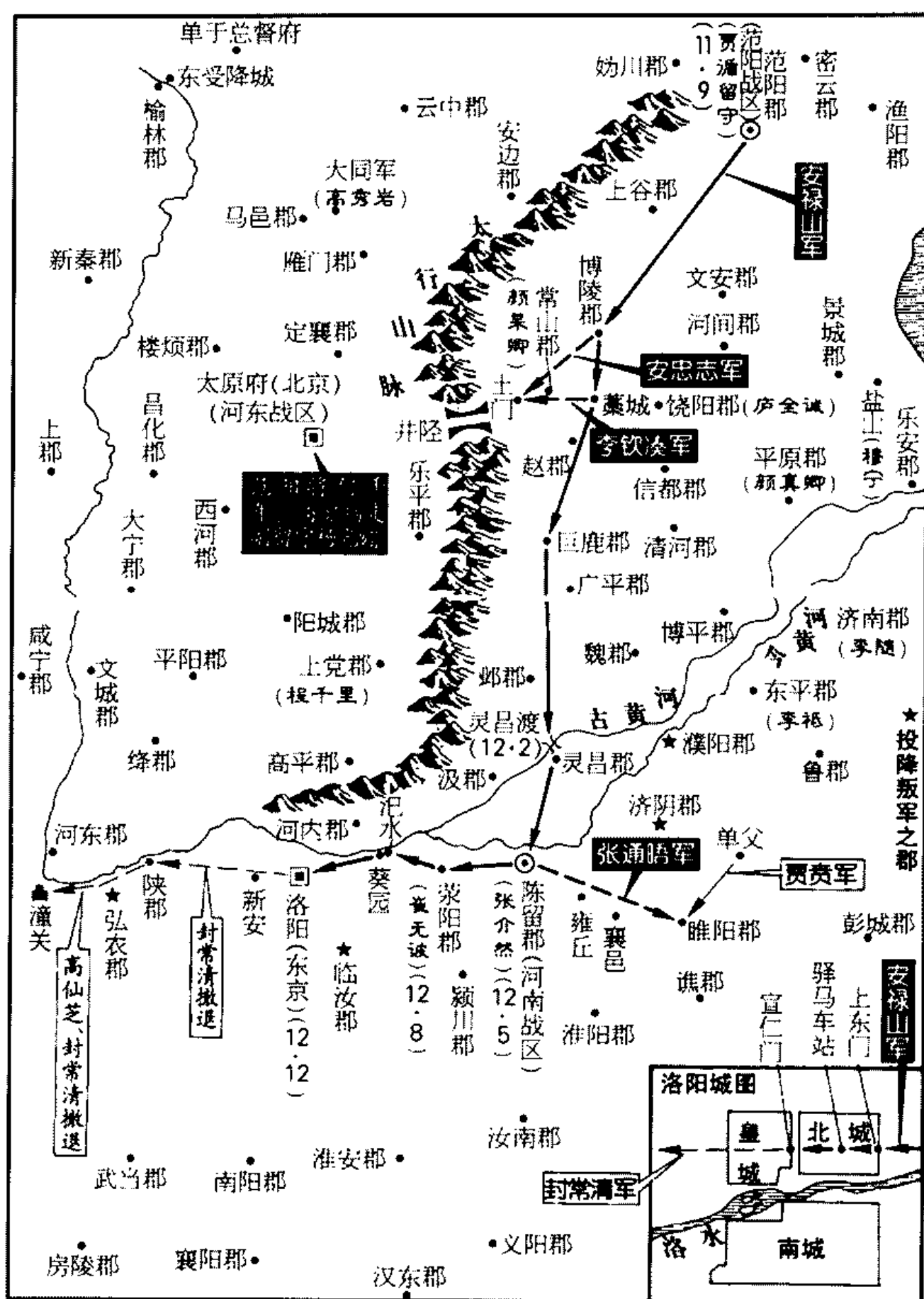
十一月十五日，事实证明安禄山确已叛变，李隆基才召集全体宰相，商议如何因应。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杨国忠（杨钊）大喜过望，脸上掩饰不住得意非凡的表情，向李隆基保证说：“只安禄山一个人叛变罢了，将领士卒们全都反对。顶多十天，一定把安禄山的人头，献给陛下。”李隆基也认为如此，只文武百官们面面相觑，脸无人色。李隆基派特进（文散官二级，正二品）毕思琛前往东京洛阳，左金吾（卫军第十一军）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郡（山西省永济市），分别招募士卒数万人，就地训练，用以抵抗安禄山叛军。

十一月十六日，安西战区（总部设龟兹【新疆库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封常清，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朝见。李隆基问他讨伐叛军的策略，封常清夸口说：“只因为太平日子太久，所以人民听到盗贼风声，就害怕得不得了。然而，事情有逆有顺，形势有变有常。请准许我立刻前往东京（洛阳），打开政府金库，招募勇士，挥起马鞭，北渡黄河，用不了几天，就可以把叛蛮（安禄山）的人头，呈献宫门。”李隆基大为高兴。

十一月十七日，李隆基任命封常清当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、平卢战区（总部设柳城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封常清当天就乘政府驿马车前往东京洛阳招兵买马，十天之间，集结六万人，于是拆除河阳桥（河阳【河南省孟州市】黄河大桥），充实防御设备。

十一月十九日，安禄山抵达博陵郡（河北省定州市）城南，将军何千年等押解杨光翊晋见安禄山，安禄山斥责他阿附杨国忠（杨钊），斩首示众。又派将领安忠志率精锐部队进驻土门（河北省鹿泉市西）；安忠志，是奚部落（滦河上游）人，安禄山收作义子；又派张献诚摄理博陵郡（河北省定州市）郡长；张献诚，是张守珪的儿子（张守珪是安禄山的老长官，参考七三六年三月）。

安禄山抵达藁城（河北省藁城市），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郡长颜杲卿的兵力不能拒抗，遂跟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袁履谦，前往藁城（河北省藁城市）晋见。安禄山赏赐给颜杲卿紫袍（三品以上官服）及金鱼符



八世纪·七五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范阳安禄山兵变，南下攻陷洛阳

契，留他的子弟当人质，命他仍镇守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；又派范阳战区将领李钦凑，率军数千人，驻防井陘口（太行八陉之五，河北省鹿泉市西），抵御政府军从西方发动攻击。颜杲卿在返任回程中，指着新穿上的紫袍，对袁履谦说：“穿这玩意儿干什么？”袁履谦了解他的意思，二人遂密谋聚众起兵，讨伐安禄山。颜杲卿，是颜思鲁的玄孙（颜思鲁，是颜师古的老爹；颜师古事，参考六一七年九月）。

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李隆基回长安宫。下令斩安禄山的儿子、畜牧部长（太仆卿）安庆宗，又命他的妻子荣义郡主自杀（荣义郡主有什么罪？又



不是她主动要嫁安庆宗的！更没有鼓励安禄山造反！专制政治之无理性，可悲）。李隆基任命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思顺，当国务院财政部长（户部尚书），安思顺的老弟安元贞当畜牧部长（太仆卿）。擢升朔方战区右翼作战司令（右厢兵马使）、九原郡（内蒙古五原县）郡长郭子仪，当朔方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；右羽林（禁军第二军）大将军王承业，当北京、太原特别市长（太原尹）。另行设河南战区（总部设陈留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，管辖陈留（河南省开封市）等十三郡，命军械供应部长（卫尉卿）猗氏（山西省临猗县）人张介然当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；程千里当上党郡（山西省长治市）郡政府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。面对叛军南下必经之路的各郡，开始设置警备区司令（防御使）。

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李隆基任命荣王李琬（李隆基的儿子）当元帅、右金吾（卫军第十二军）大将军高仙芝当副元帅，率各军东征。皇宫捐出金钱绸缎，在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招募勇士十一万人，号称天武军，十天集结完毕，事实上全不是勇士，只不过菜市场上一些游手好闲的流氓无赖。

十二月一日，高仙芝率飞骑兵团、强骑兵团，和新招募的士卒，以及留在京师（首都长安）的边防军，共计五万人，从首都长安出发。李隆基派宦官、监门（卫军第十三、十四军）将军边令诚，当他的监军，驻防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。

十二月二日，安禄山从灵昌渡口（河南省延津县北古黄河渡口）渡黄河南下（自范阳郡【北京市】至渡过黄河，凡二十四天），用粗绳拴住一些破船和一些野草木材，从北岸拉到南岸，一夜之间，河水结成坚冰，好像一条浮桥，遂攻陷灵昌郡（河南省滑县）。范阳兵团漫山遍野，汹涌而来，人们不知道它的确实数字，所经过的地方，屠杀摧残，一片残破。新任的河南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介然，到陈留郡（河南省开封市）才几天，安禄山已经抵达，张介然发武器给士卒，命他们登城拒抗，大家慌成一团，根本无法守城。

十二月五日，陈留郡（河南省开封市）郡长郭纳，献出城池，向安禄山投降。安禄山进入北门外城，才听到安庆宗死亡消息，大哭说：“我犯了什么罪？竟杀掉我的儿子！”当时，陈留郡投降的士卒，排在道路两旁，将近一万人，安禄山把他们全部诛杀，用来发泄心中的愤怒。在大营门前，斩张介然，命范阳战区将领李庭望当河南战区（总部设陈留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留守陈留郡（河南省开封市）。

十二月七日，李隆基下诏，声称御驾亲征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、河西战区（总部设武威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、陇右战区（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所有武装部队，除留下少数人保护边城外，其余的全部调赴东征大营。又命各战区部队由各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亲自率领；期限二十天，到大营报到。

最初，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郡长颜真卿，知道安禄山就要叛变，正巧阴雨不止，遂趁此机会，整修城墙，挖掘壕沟，调查后备军人，充实粮仓；安禄山得到消息，认为他不过一个不懂军事的文官，并没有把他放到眼里。后来安禄山叛变，用正式公文通知颜真卿率平原（山东省陵县）、博平（山东省聊城市）两郡军队七千人，驻防黄河渡口，颜真卿派平原郡民兵指挥官（平原司兵）李平，从小路前往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奏报。李隆基这才正式获知安禄山叛变，当时黄河以北郡县，望风屈服，李隆基叹息说：“河北道二十四郡，难道没有一个郡长是义士！”等到李平抵达，李隆基大喜说：“我连颜真卿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他竟然做得这么好。”颜真卿派他的亲信暗中携带悬赏捉拿叛军的文告，到各郡张贴，有很多郡起来响应。颜真卿，是颜杲卿（常山郡郡长）的堂弟。

安禄山自陈留郡（河南省开封市）率军西上，攻击荥阳郡（河南省郑州市），荥阳郡郡长崔无诹（音 bì）登城固守；安禄山下令攻城；守城士卒听到战鼓及号角声震天四起，心胆都裂，立脚不稳，竟像瀑布大雨般，纷纷从城上掉下。

十二月八日，安禄山攻陷荥阳郡（河南省郑州市），斩崔无诹，命范阳兵团将领武令珣接防。安禄山声势更大，命他的部属田承嗣、安忠志、张孝忠当前锋，向西挺进。唐政府军将领封常清抵达东京洛阳后，所招募的六万人新兵，既没有训练，又没有武器，赤手空拳，进驻武牢（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），准备抵抗叛军攻击（洛阳有军械库，而新兵竟然没有武器，根据经验，只有一个解释：当是管理军械库的官员索取重贿，而封常清拒付或付不起）。叛军不久抵达，用骑兵冲锋，赤手空拳的政府军大败，封常清集结残兵败将，在葵园（武牢西）再战，又大败；在上东门内（洛阳东门）再战，又大败。

十二月十二日，安禄山攻陷东京洛阳，叛军从东西南北四门，呐喊进城，大肆屠杀抢劫。封常清在驿马车总站（洛阳城内）再战，又大败；退到宣仁门（洛阳皇城东门）再战，又大败。无可奈何，拆除皇城西墙，向





西落荒逃走。

东京洛阳特别市长（河南尹）达奚珣，向叛军投降。东京留守长官李愬对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卢奕说：“我们身负帝国重大责任，明知道无力抗敌，但也要一死。”卢奕许诺。李愬集结残兵败将数百人，打算继续作战，可是左右侍从官员，却一哄而散。李愬独自坐在留守长官府（留守府），等候变化。卢奕则先命妻子儿女，携带官印，从小路逃回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然后身穿整齐官服，坐在总监察署（御史台），左右侍从也都逃跑一空。安禄山驻军御马厩，派人生擒李愬、卢奕，以及河南道巡察特使署执行官（采访判官）蒋清，全都斩首。卢奕诟骂安禄山，桩桩件件，数说安禄山的罪恶，回转头来告诉叛军将领说：“当一个人，应该知道什么是逆，什么是顺，我虽然死，却保持圣洁的节操，还有什么遗憾！”李愬，是文水（山西省文水县）人。卢奕，是卢怀慎的儿子（卢怀慎，参考七一六年十一月）。蒋清，是蒋钦绪的儿子（蒋钦绪，参考七一二年二月）。安禄山用范阳战区将领张万顷当东京洛阳特别市长（河南尹）。

四、洛阳陷落

七五五年，封常清率残兵败将，撤退到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，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郡长窦廷芝，早放弃职守，逃到河东郡（山西省永济市）。官员人民，四散逃亡，已成空城。封常清警告全国野战军副元帅高仙芝说：“一连几天，我浴血奋战，发现盗贼的兵锋，锐不可当。而且，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并没有军队把守，如果盗贼突破潼关，长安（唐首都，陕西省西安市）就危在旦夕。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绝对守不住，不如率军先控制潼关，在潼关建立防线。”高仙芝同意，于是率军向西方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撤退。叛军不久即挺进到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，政府军狼狈逃走，争先恐后，乱成一团，不能再维持应有行列，人马互相拥挤践踏，死亡惨重。高仙芝好不容易撤到潼关，刚刚整修好城防工事，叛军斥候部队已经涌到，发现潼关严阵以待，即行后退。安禄山命范阳战区将领崔乾佑驻防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。临汝郡（河南省汝州市）、弘农郡（河南省灵宝县）、济阴郡（山东省定陶县）、濮阳郡（山东省鄄城县）、云中郡（山西省大同市），都向叛军投降。当时，政府向各道征召军队勤王，没有一道军队抵达，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人心恐惧。幸而，安禄山在洛阳

计划登极称帝，逗留东京洛阳，没有再继续前进，使唐政府得以获得较多的时间准备，各道勤王军，才渐渐集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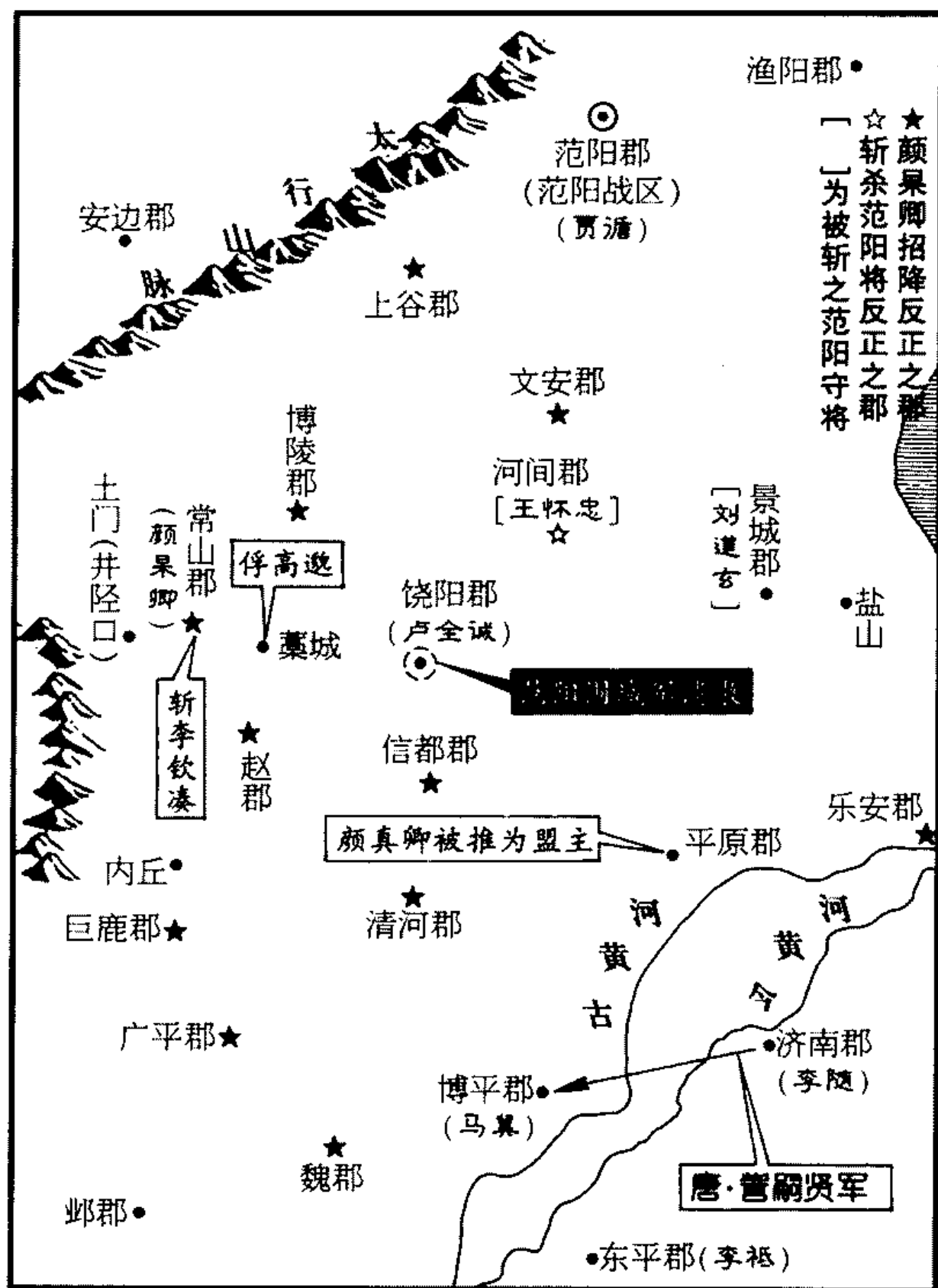
安禄山任命张通儒（参考七五一年二月）的老弟张通晤，当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郡长，会同安禄山新任命的陈留郡（河南省开封市）郡政府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杨朝宗，率蛮族部落军骑兵一千余人，向东夺取土地，很多郡长、县长，听到风声，就开门投降，或弃城逃走。只有东平郡（山东省东平县）郡长、嗣吴王李祗，济南郡（山东省济南市）郡长李随，起兵抵抗。李祗，是李祎（参考七三六年四月）的老弟。各郡长、县长不肯投降叛军的，都用“嗣吴王”的名义，作为号召。单父（山东省单县）县政府防卫员（尉）贾贲，率官民人等，南下攻击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，斩张通晤。叛军河南战区（总部设陈留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庭望，率军正打算向东夺取土地，得到消息，不敢前进，回军。

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郡长颜真卿招兵买马，十天左右，集结一万余人；他向大家宣告将讨伐安禄山，在讲话时悲愤交集，泣不成声，士卒都被感动，义愤填膺。安禄山派将领段子光，携带李愬、卢奕、蒋清的人头，到河北（黄河以北）各郡示众，抵达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。

冬季，十二月十七日，颜真卿生擒段子光，腰斩示众，把三个人头取出来，用蒲草束成身体，装进棺木安葬，哭泣祭奠，接受官民们的哀悼。安禄山命海上运输司令（海运使）刘道玄，摄理景城郡（河北省沧州市东南）郡长。唐政府所任命的清池（景城郡郡政府所在县）县政府防卫员（尉）贾载、盐山（河北省黄骅市南）县政府防卫员（尉）河内（河南省沁阳市）人穆宁，联合行动，击斩刘道玄，俘获满装五十余船的武器；于是携带刘道玄的人头，晋见郡政府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李玮；李玮搜捕严庄家族，全部屠杀。当天（十二月十七日），把刘道玄的人头，送到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。颜真卿邀请贾载、穆宁，以及清河（清河郡郡政府所在县，河北省清河县）县政府防卫员（尉）张澹，前来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参加军事会议。饶阳郡（河北省深州市）郡长卢全诚，固守城池，拒绝安禄山所派接收人员。河间郡（河北省河间市）郡政府司法官（司法）李奂，诛杀安禄山任命的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王怀忠。济南郡（山东省济南市）郡长李随，派游击部队将领訾嗣贤（訾，姓；音 zī），渡黄河北上，击斩安禄山任命的博平郡（山东省聊城市）郡长马冀；以上每人都拥有部



众数千人，甚至将近一万人，共同推举颜真卿当盟主；军事行动，都向他报告。安禄山派大将张献诚（博陵郡郡长），征调上谷（河北省易县）、博陵（河北省定州市）、常山（河北省正定县）、赵郡（河北省赵县）、文安（河北省任丘市北鄆州镇）五郡兵力约一万人，包围饶阳郡（河北省深州市）。



八世纪·七五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 颜杲卿、颜真卿兄弟收降河北

唐政府全国野战军副元帅高仙芝，奉命东征，监军宦官边令诚，不断提出要求，高仙芝很多事不能使边令诚满意，边令诚决心报复，正巧回京（首都长安）奏事，遂向李隆基打小报告，详细描述高仙芝、封常清屡战屡



败，一路溃退情形，指控说：“封常清夸张盗贼（范阳叛军）的强大，动摇军心；高仙芝没有奉到命令就放弃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以西数百华里土地，而且又盗卖克扣军粮和皇上的赏赐。”李隆基被挑拨得怒不可遏。

十二月十八日，李隆基命边令诚携带诏书，就在军中斩高仙芝及封常清。最初，封常清一连挫败，曾三次派人进京（首都长安）呈递奏章，分析安禄山集团的形势，李隆基都没有看到。封常清得不到指令，就亲自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晋见，抵达渭南（陕西省渭南市北下吉镇），李隆基下令削除他的官职封爵，命他回高仙芝大营，以平民身份戴罪立功。封常清发现情形有异，就写下遗书，警告李隆基说：“我死之后，希望陛下不要轻视这个叛贼（安禄山），不要忘记我这句话！”当时政府所有官员，一致认为安禄山忘恩负义，疯狂昏乱，用不了几天就可以扑灭，所以封常清才提出这项警告。

边令诚回到潼关，先召见封常清，宣读诏书，封常清把遗书交给边令诚代为呈递。封常清被斩首后，尸首抬到粗席上。高仙芝从刑场回来，走到办公厅，边令诚带着一百多个提刀武士，对高仙芝说：“皇上对你，也有指示！”高仙芝立刻走下座位，边令诚再宣读第二道诏书，高仙芝哀号说：“我遇见盗贼向后撤退，死固应该。可是头顶青天，脚踏黄土，说我偷盗军粮和皇上的赏赐，全是栽赃诬陷！”当时厅前士卒都大声为他们的统帅呼冤，声震大地；边令诚遂斩高仙芝。另命将军李承光摄理高仙芝职务，统御部众。

河西战区（总部设武威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、陇右战区（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哥舒翰，因患病留在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家中疗养，李隆基希望借用他的威名，而且又深知他一向跟安禄山不和（参考七五二年冬季），于是召见他，命他当全国野战军副元帅（天下兵马副元帅），率大军八万人，讨伐安禄山；同时训令全国各地勤王军从四面八方赶到东京洛阳城下集结围攻。哥舒翰因身患重病，坚决辞让，李隆基不准；并任命田良丘当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兼大营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，又任命皇家生活记录官（起居郎）萧昕当执行官（判官）；蛮族将领、骠骑大将军（武散官一级，从一品）火拔归仁等，各带自己的部落军随从出征，连同高仙芝的旧部，号称二十万人，进驻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。哥舒翰确实病重，不能处理事务，只好把军政全权交给田良丘，可是田良丘却不敢负责，当时，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王思礼（参考前年【七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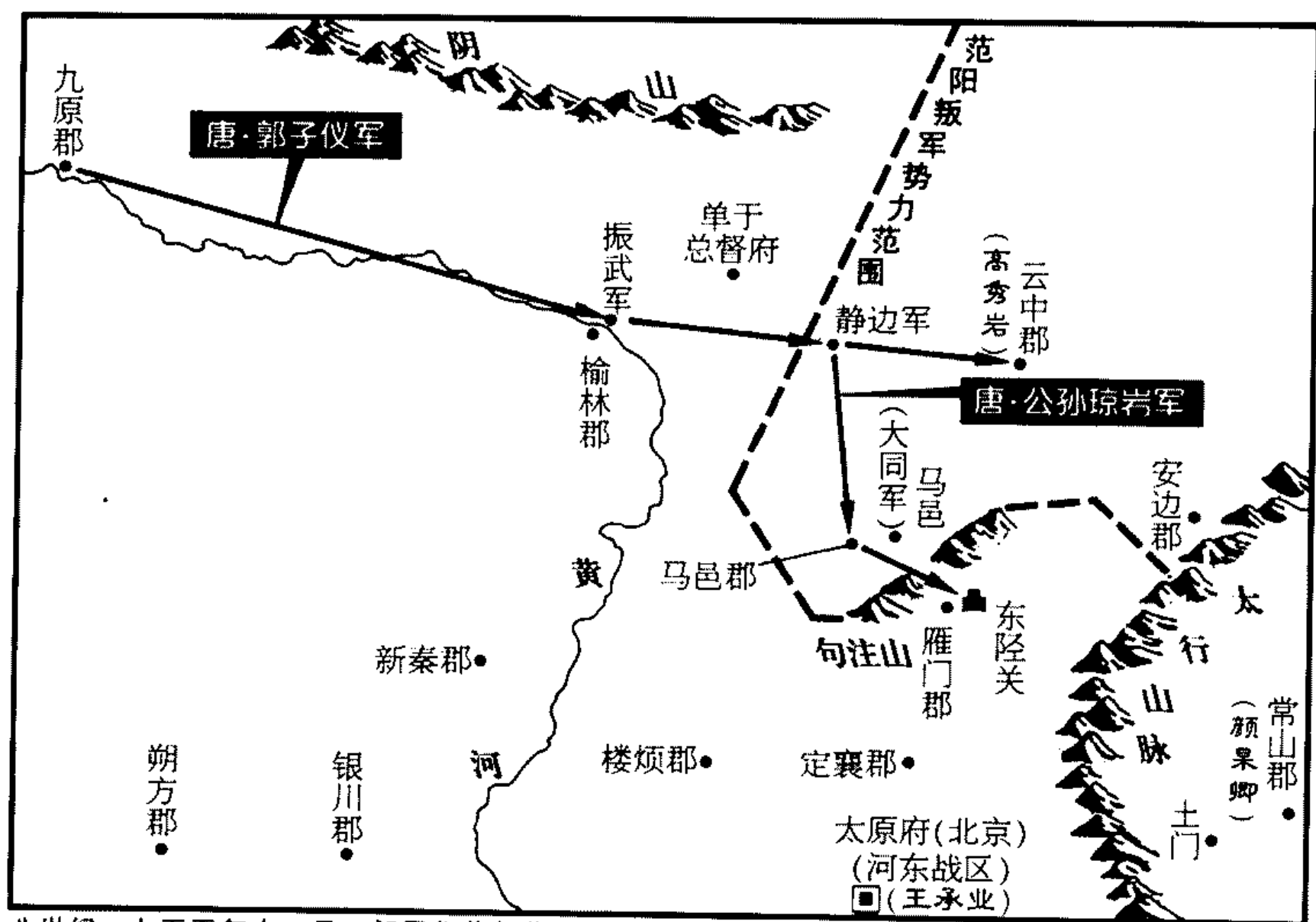
三】五月）指挥骑兵，高仙芝部将李承光指挥步兵，二人地位相等，谁也不服谁，群龙无首，没有决定性的权威号令。而哥舒翰用法严厉，不爱惜士卒，军心懈怠涣散，没有斗志。

叛军大同军基地（山西省朔州市东）司令高秀岩，攻击振武军（内蒙古和林格尔县）；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子仪，把叛军击败，乘胜追击，克复静边军（山西省右玉县）。叛军大同军基地作战司令（大同兵马使）薛忠义，反攻静边军（山西省右玉县），郭子仪派左翼作战司令（左兵马使）李光弼、右翼作战司令（右兵马使）高浚、左翼攻击司令（左武锋使）仆固怀恩（仆固，复姓）、右翼攻击司令（右武锋使）浑释之等，迎头痛击，大破薛忠义军，坑杀叛军骑兵七千人，政府军遂进围云中郡（山西省大同市），命特遣部队将领公孙琼岩，率骑兵二千人攻击马邑郡（山西省朔州市），攻克，打通东陉关（山西省代县东）。

十二月十九日，唐政府加授郭子仪官位：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。仆固怀恩，是哥滥拔延的曾孙（仆固，前译仆骨；哥滥拔延事，参考六四六年十二月），世代当金微军区（羁縻军区，蒙古共和国巴彦乌拉市）总司令（都督）。浑释之，是浑部落（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西）酋长，世代当皋兰军区（羁縻军区）总司令（都督）。

叛军任命的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郡长颜杲卿，准备反正，参谋官（参军）冯虔、前真定（常山郡郡政府所在县）县长贾深、藁城（河北省藁城市）防卫员（尉）崔安石、常山郡人翟万德、内丘（河北省内丘县）县政府主任秘书（丞）张通幽，都参与密谋。颜杲卿又派人联络北京、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特别市长（太原尹）王承业，暗中呼应。正巧，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郡长颜真卿，派颜杲卿的外甥卢逖，秘密到达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，通知颜杲卿切断安禄山的后路，延缓他西上攻击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的军事行动。当时，安禄山派他的金吾将军高邈，前往幽州（范阳郡，北京市）调兵增援，还没有南返，颜杲卿遂声称奉安禄山之命，邀请叛军井陉口（太行八陉之五，河北省鹿泉市西）守将李钦凑，率领部众到郡城接受犒赏。

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傍晚，李钦凑率军抵达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郡城，颜杲卿命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袁屡谦、参谋官（参军）冯虔等，携带酒肉菜肴，以及歌女妓女，前往慰问，叛军全体大醉。于是，砍下李钦凑



八世纪·七五五年十二月 郭子仪收复代北

的人头，没收叛军的武器，捆绑所有士卒，第二天（十二月二十二日），一律斩首，留防井陉的叛军，全部遣散。不久，高邈从范阳郡（北京市）南返，将到藁城（河北省藁城市），颜杲卿派冯虔前往迎接，把他生擒。南方郡境又有报告说，从东京洛阳（河南省洛阳市）北来的使节何千年，已到边界，崔安石与翟万德快马加鞭，飞奔醴泉驿（正定县南）迎接，也把他生擒，一天之内，和高邈同时送到郡城（河北省正定县）。何千年告诉颜杲卿说：“你效忠政府，既然有个好的开始，应该考虑到终极的结局。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所有兵力，都是乌合之众，难以面对大敌；最好是全力挖深壕沟，增高城墙，万万不可野战。等到朔方兵团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来到，再联合前进，传令赵魏（河北省中部南部及河南省北部），砍断燕蓟（河北省北部）脊椎，他们就逃不出被逮捕的命运。现在应向外宣称：‘李光弼（参考七四七年十月）率步骑兵一万人，已出井陉关（太行八陉之五，河北省鹿泉市西）。’并派人游说饶阳郡（河北省深州市）围城军司令张献诚，说：‘你手下的部队，都是地方民兵，并没有坚厚的铠甲，也没有锋利的武器，恐怕难以抵挡山西兵团（指李光弼军）！’张献诚定会解除饶阳郡（河北省深州市）包围，逃走，这也是一项奇计！”颜杲



卿大为高兴，采用他的策略，张献诚果然逃跑，民兵也跟着溃散。颜杲卿遂派人进入饶阳郡（河北省深州市），慰劳守城将士。派崔安石等到各郡试探，说：“政府大军已攻克井陉（太行八陉之五，河北省鹿泉市西），早晚就到，当先行削平河北（黄河以北）各郡叛乱。先反正的有赏，最后反正的诛杀。”于是河北各郡纷纷响应，共十七个郡重回政府，兵力高达二十余万。仍归附安禄山的，只剩下范阳（北京市）、北平（河北省卢龙县）、密云（北京市密云区）、渔阳（天津市蓟县）、汲郡（河南省卫辉市）、邺郡（河南省安阳市）等六郡。

颜杲卿又派遣密使、郾城（河南省郾县。郾，音 jiǎo）人马燧，前往范阳郡（北京市），游说留守长官贾循，说：“安禄山忘恩负义，做出叛逆之事，目前虽然夺下洛阳，但结局仍会灭亡。你如果诛杀一些不愿反正的将领，把范阳郡（北京市）归还政府，颠覆安禄山的根基，这可是一世难见的大功。”贾循同意，但犹豫不决，没有立即发动。而叛军特遣部队司令牛润容，却得到这个消息，急报安禄山，安禄山派他的亲信韩朝阳征召贾循。韩朝阳抵达范阳郡（北京市），会见贾循，进入密室谈话，命埋伏的勇士把贾循绞死，屠灭全族。安禄山命特遣部队将领牛廷玠，代理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总部事务（知范阳军事）。又命蛮族将领史思明、李立节，率华洋步骑兵混合兵团一万人，攻击博陵郡（河北省定州市）、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。马燧逃到西山（北京市西），隐士徐遇把他藏起来，得以逃过一劫。

最初，安禄山打算亲自率军西上，进攻潼关，抵达新安（河南省新安县）时，听到河北（黄河以北）发生变化，遂折返洛阳（河南省洛阳市）。命将领蔡希德率军一万人，自河内郡（河南省沁阳市）北上，攻击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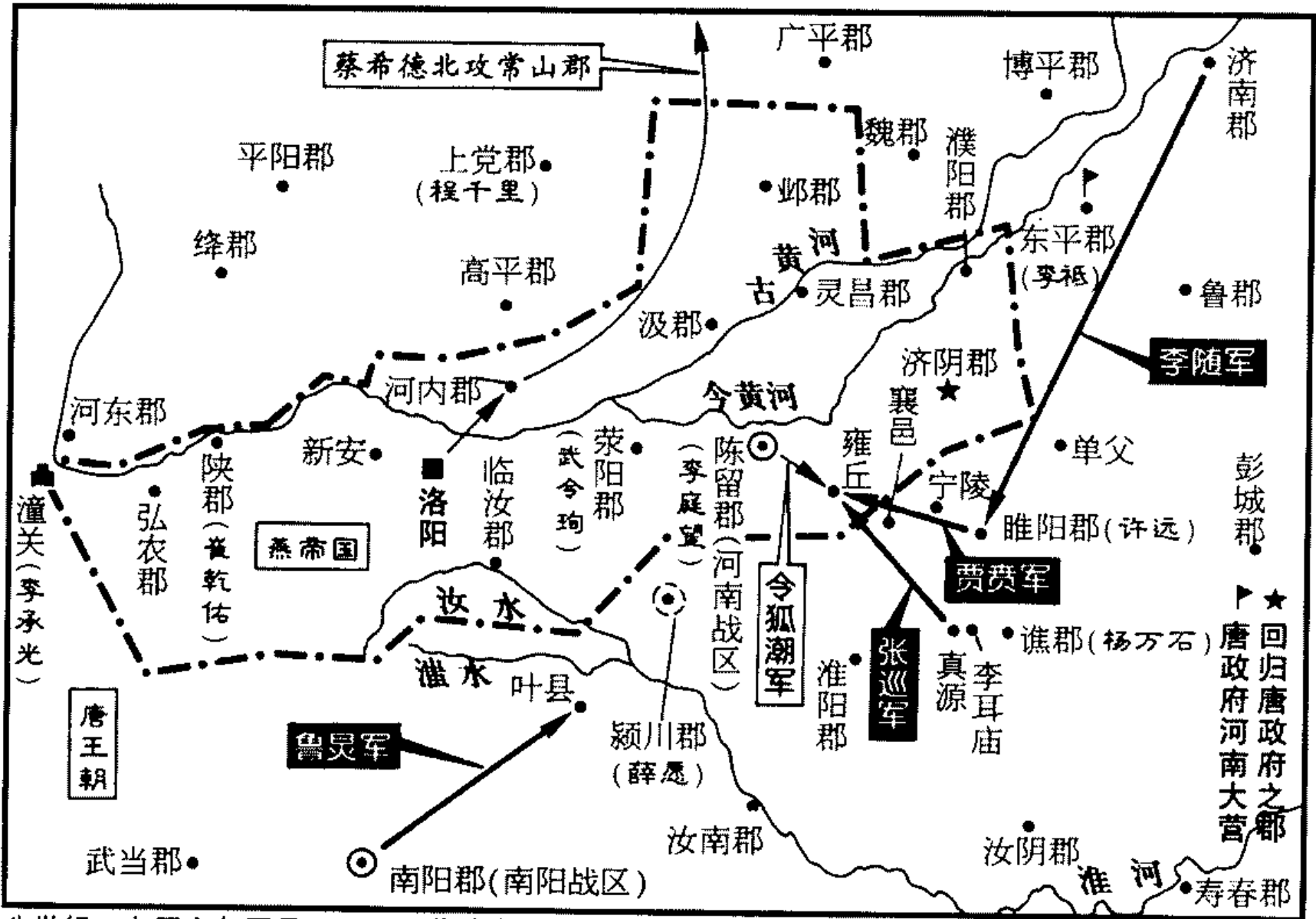
五、建立燕帝国

七五六年，春季，正月一日，叛军领袖安禄山，在东京洛阳（河南省洛阳市）登极，建立燕帝国，自称大燕皇帝（一任），改年号圣武。命达奚珣当最高监督长（侍中），张通儒当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；高尚、严庄，分别当副立法长（中书侍郎）。

唐政府（首都长安【陕西省西安市】）济南郡（山东省济南市）郡长

李随，抵达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，部众有数万人。

正月二日，唐帝（九任玄宗）李隆基（本年七十二岁）命李随当河南战区（黄河以南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；命前高要（广东省肇庆市）县政府防卫员（尉）许远（参考七四〇年三月），当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郡长，兼警备区司令（兼防御使）。在濮阳郡（山东省鄄城县）做客的尚衡，聚众起兵，讨伐安禄山，命本郡人王栖曜当郡政府指挥官（衙前总管），攻克济阴郡（山东省定陶县），诛杀燕军将领邢超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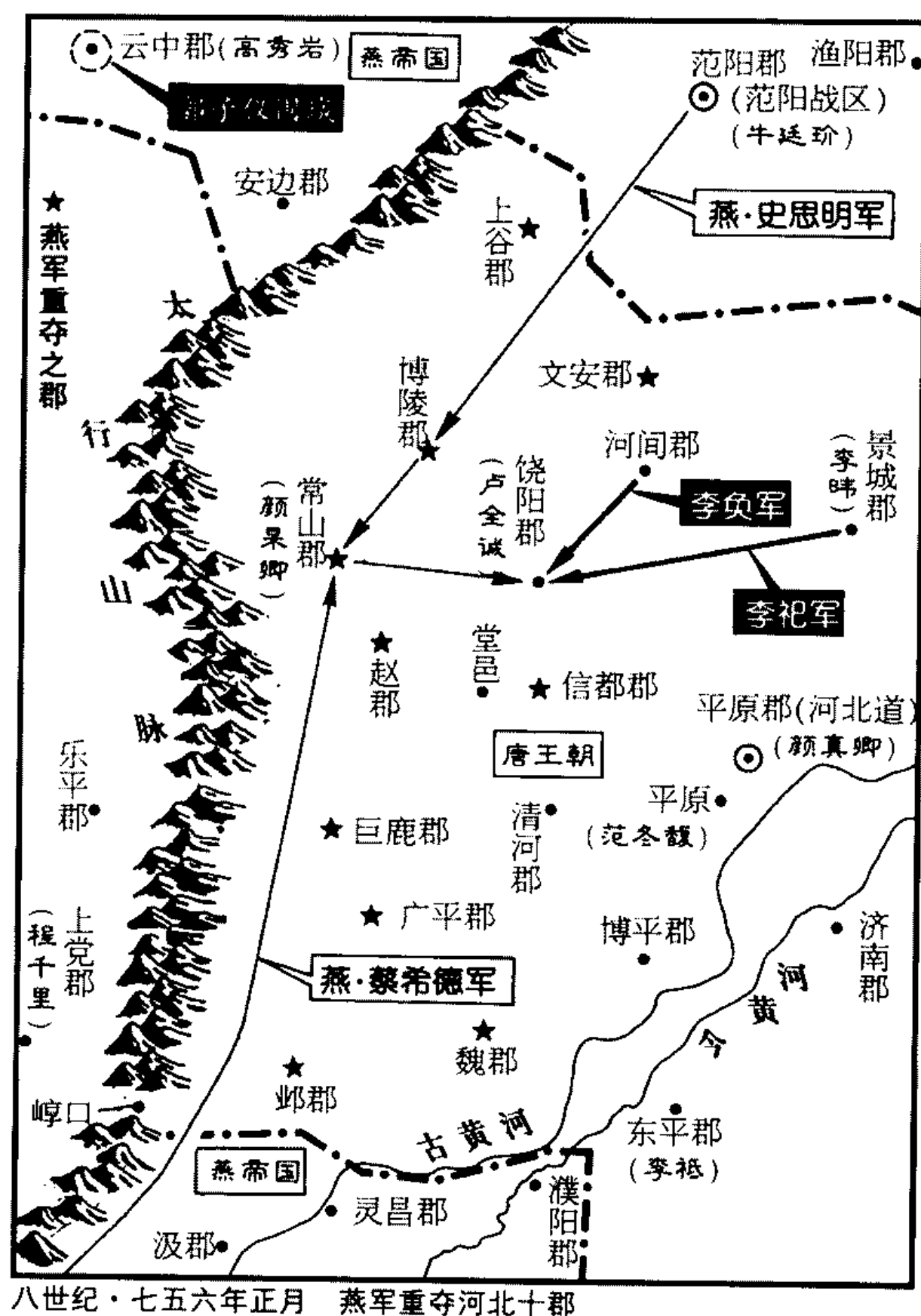
八世纪·七五六年正月至三月 燕政府局促河南

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郡长颜杲卿，派他的儿子颜泉明，前真定（常山郡郡政府所在县）县长贾深，跟藁城（河北省藁城市）平民翟万德，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呈献李钦凑的人头，以及俘虏何千年、高邈。内丘（河北省内丘县）主任秘书（丞）张通幽泣不成声，请求说：“我的老哥（张通儒）身陷盗贼之手，请准许我一同进京，拯救我们张家一族。”颜杲卿感到心酸，许诺。可是，当使节团抵达北京、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之后，张通幽想投靠北京、太原特别市长（太原尹）王承业，遂向王承业献计，由王承业扣留颜泉明，不放他走，再截留奏章，另由自己上疏，报告



建立功劳经过，并转过来打击颜杲卿，自行另派使节进京（首都长安）呈献人头及俘虏。

颜杲卿起兵才八天，防御工程还没有完备，燕军将领史思明、蔡希德，已率军抵达城下。颜杲卿向王承业紧急求救，王承业既侵吞了他的功劳，渴望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陷落，使燕军杀颜杲卿灭口，遂拒绝发兵。颜杲卿日夜抵抗，粮食吃完，箭石用尽。



正月八日，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城破，燕军大肆屠杀一万余人，生擒颜杲卿及郡政府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袁履谦等，押送洛阳（燕首都，河南省洛阳市）。王承业的使节抵达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李隆基大喜，任命

王承业当羽林（禁军第一、二军）大将军，部属升官封爵的以百为单位计算。李隆基征召颜杲卿回京（首都长安）当军械供应部长（卫尉卿）。人事命令还没有到，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已经失守。颜杲卿押解洛阳，燕帝安禄山责备他说：“你原先不过是范阳（河北省涿州市，与范阳郡【北京市】不是同一地）县政府一个户籍官（户曹），是我保荐你当执行官（判官）的，没有几年，超等升到郡长，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，非反不可！”颜杲卿愤怒地瞪着他，诟骂说：“你原先也不过是营州（辽宁省朝阳市）一个牧羊的羯族家奴，天子擢升你当三个战区的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受到的恩宠，无人可以相比，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，非反不可！我的官爵，都是政府赐给，虽然因你保荐，但难道我会跟你一同叛变？我为国家讨伐叛贼，恨不得砍下你的人头，怎么叫‘反’！臭羯狗，为什么不快杀我！”安禄山大怒，连同袁履谦等，一齐绑到天津桥（洛水桥）中桥桥柱上，凌迟剐死。二人直到最后一口气，诟骂不停（颜杲卿年六十五岁）。颜家一门被刀斩或锯死的有三十余人。

燕军将领史思明、李立节、蔡希德，既攻陷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，再率军攻击各个不屈服的郡县，所经过的地方，屠杀抢掠，都成一片瓦砾。于是鄆郡（河南省安阳市）、广平（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）、巨鹿（河北省邢台市）、赵郡（河北省赵县）、上谷（河北省易县）、博陵（河北省定州市）、文安（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）、魏郡（河北省大名县）、信都（河北省冀州市）等郡，全又回到燕军之手。只饶阳郡（河北省深州市）郡长卢全诚仍效忠唐政府，史思明等把他团团围住。河间郡（河北省河间市）郡政府司法官（司法）李奂，率军七千人，景城郡（河北省沧州市东南）郡政府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李玮（音 wěi）派他的儿子李杞，率军八千人，增援饶阳郡（河北省深州市），都被史思明击败。

李隆基训令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子仪，解除云中郡（山西省大同市）包围，返回朔方战区（黄河河套地区），集结更多武装部队，南下收复东京洛阳；并要郭子仪遴选优秀将领一人，分出一部分兵力给他，从井陉（太行八陉之五，河北省鹿泉市西）东进，平定黄河以北。郭子仪推荐左翼作战司令（左兵马使）李光弼。

正月九日，李隆基任命李光弼当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从朔方兵团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分出土卒一万人，交给李光弼。



正月十日，李隆基加授全国野战军副元帅（天下兵马副元帅）哥舒翰官位：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（左仆射）、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，其他官职如旧。

唐政府设南阳战区（总部设南阳【河南省邓州市】），命南阳郡（邓州市）郡长鲁炅（音 jiǒng）当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率岭南道（南岭以南）、黔中道（湖南省西部及贵州省），及襄阳郡（湖北省襄樊市）民兵五万人，进驻叶县（河南省叶县西南）以北，防备燕军南进。鲁炅上疏推荐薛愿当颍川郡（河南省许昌市）郡长兼警备区司令（兼防御使），庞坚当警备区副司令（副使）。薛愿，是故太子李瑛正妃薛女士的老哥（李瑛被诬杀事，参考七三七年四月）。庞坚，是庞玉的曾孙（庞玉事，参考六一七年五月十七日）。

正月十一日，燕帝安禄山，派皇子安庆绪攻击潼关；唐政府守将哥舒翰把他击退。

正月十五日，李隆基加授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郡长颜真卿官位：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兼平原郡警备区司令（兼本郡防御使），颜真卿命李晔当副司令。

二月二日，李隆基加授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光弼官位：魏郡（河北省大名县）郡长、河北道（黄河以北）巡察特使（采访使）。

燕军将领史思明等，围攻饶阳郡（河北省深州市）二十九天，不能攻克；而李光弼率华蛮步骑混合兵团一万余人、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弓箭神射军三千人，穿过井陉（太行八陉之五，河北省鹿泉市西）东下。

二月十五日，李光弼军抵达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，燕军民兵三千人叛变响应，击斩蛮族士卒，生擒燕军任命的郡长安思义，出城投降。李光弼对安思义说：“你知不知道犯了死罪？”安思义不说话。李光弼说：“你在军中很久，参加过的战役也很多，依你的观察，我现在这支军队，能不能抵挡得住史思明？你如果是我，你要怎么办？你的计谋如果有可取之处，我就不杀你。”安思义说：“你从一千华里以外，翻山越岭而来，人困马乏，突然面对强敌，恐怕抵挡不住。最好全军进城，急急加强防御工事，先判断胜负，必须有必胜把握，才可以出兵应战。蛮族军队虽然锐不可当，但没有攻坚的重武器，一旦不能在战场上取胜，军心就会沮丧，到那时候你才可以反击。现在，史思明正在饶阳郡（河北省深州市），距此不过二百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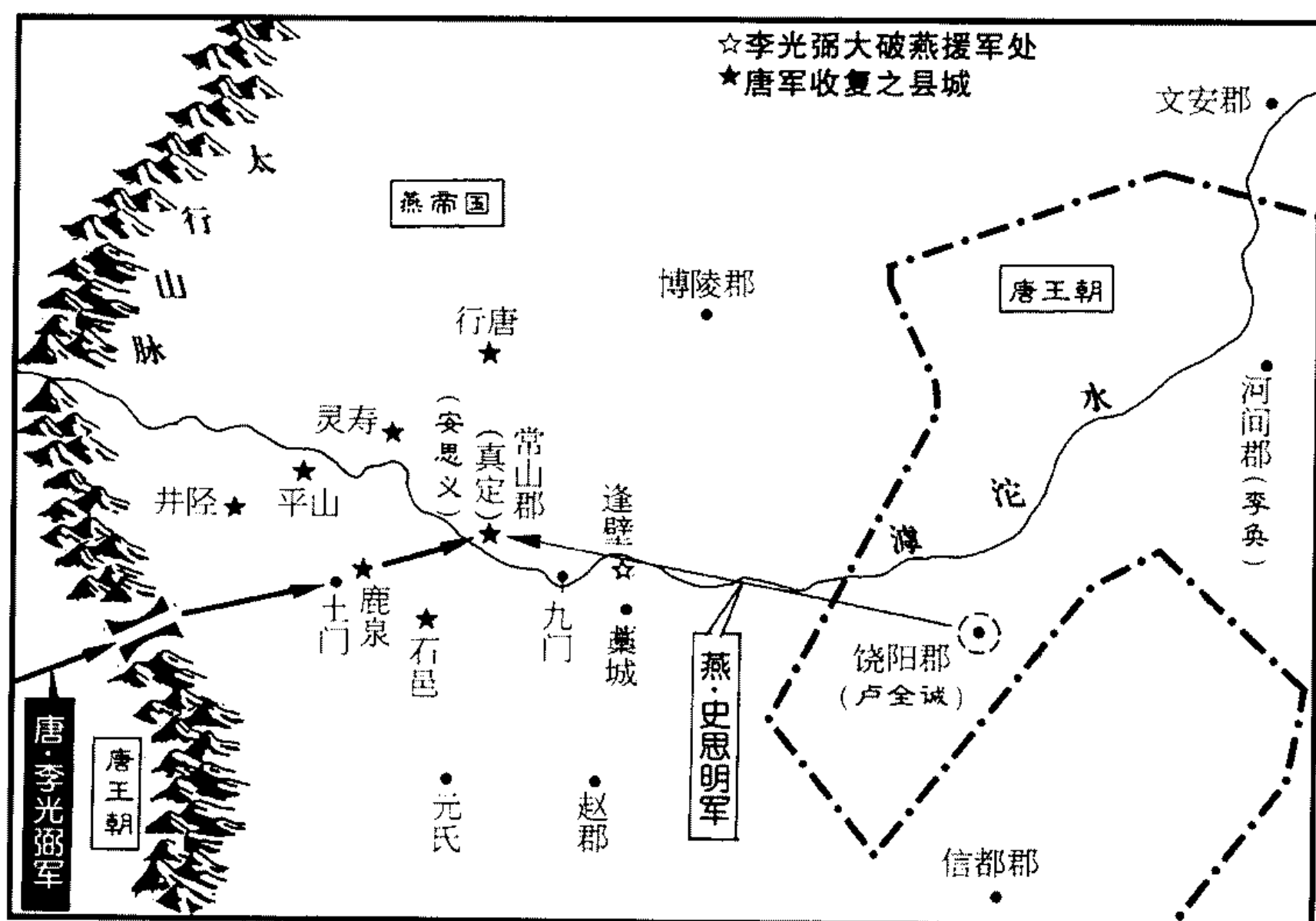


里（二郡郡城航空距离九十公里）。昨晚，十万火急文书已经发出，预计史思明的前锋，明天早上一定会到，大军就紧跟在前锋之后，不可不小心谨慎。”李光弼十分高兴，解开安思义身上的捆绑，遂全军进城。史思明听到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失守，立刻解除饶阳郡（河北省深州市）包围，第二天（二月十六日）天还没有亮，先锋已抵达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，史思明等也随即赶到，共有骑兵二万余人，直接开到城下。李光弼派步兵五千人出东门攻击，而燕军紧逼城门，誓死不退，步兵无法出城，李光弼命神射军五百人登城，万箭齐发。燕军稍稍退后，李光弼乃派神射军一千人，分做四队，采取点射战术，一箭连一箭射击，燕军不能抵挡，撤退到大道以北布阵。李光弼兵团五千人进抵大道以南，架起枪城（枪尖朝外，围成阵地），隔着一条滹沱河（流经常山郡郡城南），跟燕军遥遥相对。燕军不断出动骑兵挑战，李光弼兵团发箭射击，燕军人马被射中的超过大半，只好退后休息，等候步兵增援。

一位村民报告李光弼说：燕军步兵五千人，从饶阳郡（河北省深州市）赶来，日夜行军一百七十华里，已经抵达九门（河北省藁城市西北）南方逢壁（藁城市北），可能在那里稍作休息。李光弼派步骑兵各二千人，不带军旗战鼓，沿着滹沱河秘密前进，抵达逢壁（藁城市北），燕军正在吃饭，李光弼军发动突袭，把燕军屠杀净光，一人不留。史思明得到报告，顿时失去勇气，退回九门（藁城市西北）。当时，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所属九个县（真定【河北省正定县，郡政府所在县】、藁城【河北省藁城市】、石邑【河北省石家庄市】、九门【河北省藁城市西北】、行唐【河北省行唐县】、井陉【河北省井陉县西北南陉镇】、房山【河北省平山县】、鹿泉【河北省鹿泉市】、灵寿【河北省灵寿县】）中，七个县继续效忠唐政府；只九门（河北省藁城市西北）、藁城（河北省藁城市）由燕军占领。李光弼派初级将领张奉璋，率上卒五百人驻防石邑（河北省石家庄市），其他则每县驻防士卒三百人。

李隆基任命吴王李祗（信安王李祜的老弟，吴王李恪【二任帝李世民的儿子】的孙儿），当灵昌郡（河南省滑县）郡长，兼河南道总作战司令（河南都知兵马使）。单父（山东省单县）县政府防卫员（尉）贾贲，前往雍丘（河南省杞县），有部众二千人。在此之前，谯郡（安徽省亳州市）郡长杨万石，献出郡城，投降燕军，强命真源（河南省鹿邑县）县长、河东郡（山西省永济市）人张巡当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，西上迎接燕军。张

巡抵达真源（河南省鹿邑县），率全县官民到李耳庙（玄元皇帝庙，鹿邑县东太清宫镇）哭泣祭奠，然后聚众起兵，讨伐燕军，官民自动投效的有数千人；张巡挑选勇士一千人，西上雍丘（河南省杞县），跟贾贲会师。



八世纪·七五六年二月 逢壁之役，李光弼收复常山郡七县

最初，雍丘（河南省杞县）县长令狐潮（令狐，复姓），献出县城，投降燕军，燕军命他当大将，东下攻击淮阳郡（河南省淮阳县）增援襄邑（河南省睢县）的救兵，大破淮阳军，俘虏一百余人，囚禁雍丘（河南省杞县）城里，准备诛杀，令狐潮前往晋谒河南战区（总部设陈留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庭望；俘虏乘机暴动，击斩守卫，令狐潮不能回救，只好抛弃妻子儿女逃走，所以贾贲得以利用机会，进入雍丘（河南省杞县）。

二月十六日，令狐潮率燕军精锐部队，攻击雍丘（河南省杞县），贾贲出战，阵亡。张巡竭力奋击，把燕军击败，遂合并贾贲部众，自称是吴王（李祗）先锋官。

三月二日，令狐潮会同燕军将领李怀仙、杨朝宗、谢元同等四万余人大军，突然抵达雍丘（河南省杞县）城下；守军大为恐惧，人心动摇。张

巡说：“他们的军队全是精锐，一定看不起我们，我们正好就利用这一点，发动突袭，他们一定惊慌溃散。必须给他们一个小小挫折，这个城才有可能守得住。”派一千人登城墙守卫，亲率一千人，分做几队，开门突击；张巡在最前面，直扑燕军阵地，燕军兵马纷纷躲避，向后稍稍撤退。第二天（三月三日），燕军再度攻城，用一百门攻城巨炮，把城池包围，万石俱发，城墙城楼，全被摧毁。张巡在城墙上树立木栅，抵抗飞石。燕军像蚂蚁一样地攀登爬城，张巡把草束成粗绳，浇灌油脂，用火点燃，从城上投下，燕军无法再上。张巡又不时抓住机会，出城偷袭，有时利用夜色掩护，从城上把士卒缢下来，在黑暗中砍营。双方对峙六十余日，大小三百余战，士兵们一直穿着铠甲用餐，身受创伤，裹起伤口再战，燕军无可奈何，只好撤走。张巡乘胜追击，俘虏蛮族士卒二千人而回，声威远播。

最初，唐政府国务院财政部长（户部尚书）安思顺，知道安禄山阴谋叛变，在进京（首都长安）朝见时，奏报李隆基。后来，安禄山果然叛变，李隆基认为安思顺事先曾经奏报，所以对他并不怪罪。全国野战军副元帅哥舒翰，跟安思顺之间，结有怨恨（参考七五二年十二月），于是派人伪造一封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信，再在潼关关卡上，把那人逮捕，搜出该信，呈报中央；哥舒翰遂指控安思顺七大罪状，要求处死。

三月三日，安思顺和老弟、畜牧部长（太仆卿）安元贞，都被诛杀，家属贬逐岭外（南岭以南）。杨国忠（杨钊）无法援救，但已看出哥舒翰的厉害，开始畏惧。

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子仪，抵达朔方郡（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），挑选勇士，扩张精锐部队。

三月五日，郭子仪向雁门郡（山西省代县）推进。

三月十五日，吴王李祗攻击燕军将领谢元同，把谢元同击退。李隆基任命李祗当陈留郡（河南省开封市）郡长（空头官衔），兼河南战区（黄河以南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六、嘉山会战

七五六年，三月二十九日，李隆基命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光弼，当范阳郡（北京市）郡政府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，兼河北战区（即范阳战区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加授平原



郡（山东省陵县）郡长颜真卿官位：河北道巡察特使（河北采访使）。颜真卿命张澹当副巡察特使（支使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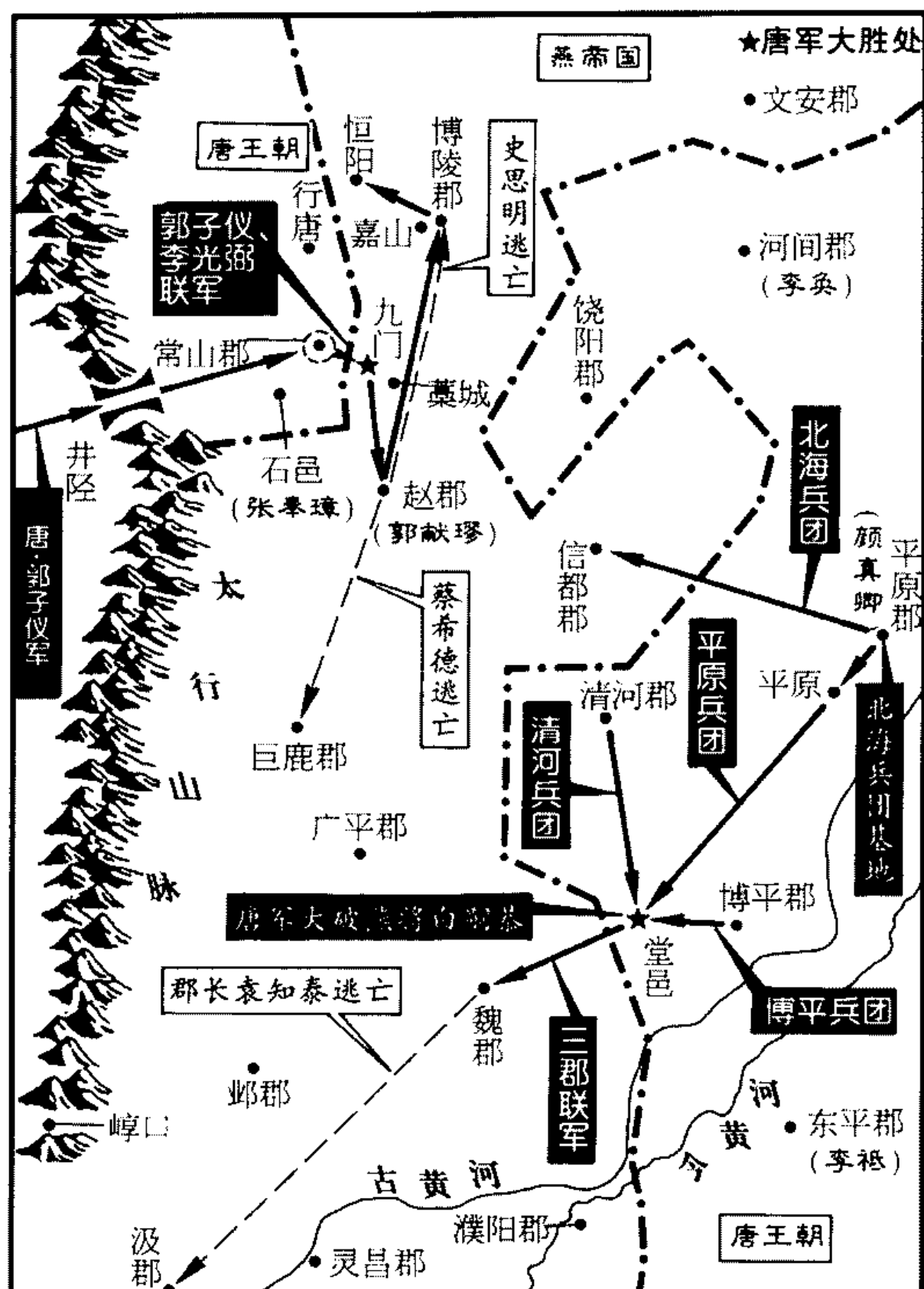
先前，在清河郡（河北省清河县）做客的李萼，年二十余岁，代表清河郡（河北省清河县）前往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，向颜真卿乞求救兵，对颜真卿说：“先生是第一个倡导大义的人，河北（黄河以北）各郡，依靠你像依靠长城。而清河郡（河北省清河县），是你的西邻，帝国政府平时把江淮（华东地区）、河南（黄河以南）所有的税收、绸缎，都聚集在那里，用以供应北方边防武装部队，因此被称为‘北唐朝仓库’，现在至少还有布三百余万匹、绸缎八十余万匹、钱三十余万串、粮食三十余万斛。从前，讨伐阿史那默啜（东突厥汗国十九任大可汗），铠甲武器都储存清河郡（河北省清河县）军械库，多达五十余万件；户口七万、人口十余万。保守地估计，财产有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的三倍富，兵力也有平原郡的两倍强。您如果能借给他们士卒，安抚他们郡民，治理他们土地，使这两个郡作为复兴基地的心脏，其他郡则像手脚四肢，就能随您的意思发展！”颜真卿说：“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所有的军队，都是不久前才招募来的新兵，还没有受过军事训练，恐怕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哪有力量帮助邻居！不过，虽然是这个样子，不妨假设，真的借给你军队，你将如何做？”李萼说：“清河郡（河北省清河县）派我前来见您，并不是本身的力量不够，必须依靠贵郡的军队去抵抗盗寇，主要的是希望借此瞻仰一个伟大贤人的高义！今天观察您的意思，并没有显示您的决心，我怎么敢贸然进一步陈述我的计划！”颜真卿认为他是一个奇人，打算拨付给他一部分军队。但其他官员认为他年纪太轻，对燕军估计太低，白白分给他一部分兵力，结果必定一事无成；颜真卿无法说服大家，只好拒绝。李萼回到宾馆，写信警告颜真卿，指出：“清河郡（河北省清河县）排斥叛逆，投靠政府，白白呈献粮食、绸缎、武器，供应军需，您却充满怀疑，拒绝接受。我回去报告之后，清河郡（河北省清河县）势不可能孤立两大势力之外，必须投靠一方。那么，不久就会在您的西方，崛起强敌，您难道毫不后悔？”颜真卿大吃一惊，立刻亲自去宾馆拜访，借给他士卒六千人。送他到边境，握手告别。颜真卿问说：“军队已经出发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怎么做法？”李萼说：“听说中央派上党郡（山西省长治市）郡政府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程千里，率精锐部队十万人东下，已出崞口（河南省林县西南。崞，音 guō），讨伐盗贼。盗贼据守险要，全力抵抗，以致程千里兵团无法前进。我打算先率



军攻击魏郡（河北省大名县），生擒叛军任命的郡长袁知泰，迎接旧郡长司马垂，使他成为河北道西南地区的盟主。然后派军打通崞口（河南省林县西南），迎接程千里进入河北（黄河以北），就可以讨伐汲郡（河南省卫辉市）、邺郡（河南省安阳市）以北，直到范阳郡（北京市），河北大平原上一些还没有反正的郡长。然后，平原（山东省陵县）、清河（河北省清河县）两郡，率领联盟各军，集结十万人，南下孟津（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），分出兵力，沿黄河搜索，据守险要，切断叛徒向北逃亡的道路。总计，东下讨伐叛逆的中央军，不下二十万；黄河以南西上的义勇军，也不少于十万。您只要上疏皇上，请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前线，坚守城池，不要出战，用不了两个月，盗匪一定会从内部崩溃，发生变化。”颜真卿说：“好极了！”命总务官（录事参军）李择交，跟平原县（山东省平原县）县长范冬馥，各率他们的部队，会合清河郡（河北省清河县）民兵四千人、博平郡（山东省聊城市）民兵一千人，共同驻防堂邑（山东省聊城市西堂邑镇）西南。燕军魏郡（河北省大名县）郡长袁知泰，派将领白嗣恭等率二万余人，前来迎战；三郡民兵从早上苦斗到傍晚，把魏郡（河北省大名县）燕军击败，杀一万人，俘虏一千余人、马一千匹，和大量军用物资。袁知泰接到败报，逃往汲郡（河南省卫辉市）。三郡联军遂克复魏郡（河北省大名县），声威大震。

当时，北海郡（山东省青州市）郡长贺兰进明（贺兰，复姓），也聚众起兵，反抗燕军，颜真卿写信邀请他同心合力，贺兰进明率步骑兵五千人，渡黄河前来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，颜真卿用隆重军礼欢迎，见面时拱手作揖，就在马上痛哭，行列中士卒都哀伤感动。贺兰进明扎营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城南，休养兵马；颜真卿凡事都和他商量，因此军权逐渐转移到贺兰进明之手，但颜真卿并不介意。颜真卿把堂邑（山东省聊城市西堂邑镇）战役的功劳，让给贺兰进明，贺兰进明接受，上疏叙述经过，随意加盐添醋。中央训令加授贺兰进明官位：河北征剿司令（河北招讨使）；李择交、范冬馥，只略微擢升；清河郡（河北省清河县）、博平郡（山东省聊城市）官兵的功劳，全被抹杀。贺兰进明攻击信都郡（河北省冀州市），很久不能攻克，总务官（录事参军）长安（首都长安西半城）人第五琦（第五，复姓），建议提出巨额赏格招募敢死队，终于收复信都郡（河北省冀州市）。

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光



八世纪·七五六年三月至四月 郭子仪击退史思明，颜真卿夺取魏郡、信都

弼，跟燕军将领史思明，对峙四十余天，史思明兵团切断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所有对外交通线，粮食不能运输，城里缺少草料，战马只好吃草席坐垫。李光弼派车五百辆，前往石邑（河北省石家庄市）运草，车夫身穿铠甲，另派弓箭神射军一千人保护，结成方阵挺进，燕军无法截获。燕军将领蔡希德，率军攻击石邑（河北省石家庄市），石邑守将张奉璋把他击退。李光弼派使节向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子仪紧急求救，郭子仪率军通过井陉（太行八陉之五，河北省鹿泉市西）。



夏季，四月九日，郭子仪兵团抵达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，跟李光弼会师，华洋步骑士卒共十余万。

四月十一日，郭子仪、李光弼，跟史思明等，在九门（河北省藁城市西北）城南会战，史思明等大败。唐军贵族征兵府司令（中郎将）浑瑊，射中燕军大将李立节，一箭毙命。浑瑊，是浑瑊之的儿子（浑瑊之，参考去年【七五五】十二月十九日）。史思明集结残兵败将，投奔赵郡（河北省赵县），蔡希德投奔巨鹿郡（河北省邢台市）。史思明由赵郡（河北省赵县）前往博陵郡（河北省定州市），当时博陵郡（河北省定州市）已归降唐政府，史思明火上加油，把郡政府官员全部屠杀。河朔（河北平原）人民无法忍受燕军的残暴，每个地方都有武装乡民组成的自卫团队，多的有二万人，少的也有一万人左右，各自兴筑阵营堡垒，抵抗燕军；等到唐政府郭、李的部队一到，就纷纷投效。

四月十七日，郭、李兵团攻击赵郡（河北省赵县），只一天，赵郡即行投降，很多士卒抢劫掳掠；李光弼亲自坐在城门口，把士卒劫掠的东西一一没收，发还民间，郡民大为高兴。郭子仪俘虏四千人，全部释放，只斩燕军任命的郡长郭献璆（音 qiú）。李光弼进军博陵郡（河北省定州市），围攻十天，不能攻克，而军中缺粮，遂撤退到恒阳（河北省曲阳县），就地取食。

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杨国忠（杨钊），询问见习监督官（左拾遗，从八品上）博平郡（山东省聊城市）人张镐，以及执行官（判官）萧昕：谁可以率军出战？二人推荐太子宫政务参议官（左赞善大夫，正五品上）永寿（陕西省永寿县）人来瑱。

四月二十三日，唐政府任命来瑱当颍川郡（河南省许昌市）郡长。燕军不断攻击，来瑱不断把他们击破，杀伤很多。唐政府加授他颍川郡警备区司令（本郡防御使）；人们给他一个绰号：来嚼铁。

燕帝（一任）安禄山命平卢战区（总部设柳城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吕知海，诱骗安东副大总督（驻辽宁省义县）马灵督（音 chá。就是夫蒙灵督），把他诛杀。平卢游击部队司令（游弈使）武陟（河南省武陟县）人刘客奴、先锋官（先锋使）董秦，以及安东总督府将领王玄志，共同诛杀吕知海，派使节从海路跟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郡长颜真卿联络，愿接受指挥，攻击范阳郡（北京市）。颜真卿派执行官（判官）贾载，运送粮食及军服，前往支持。颜真卿当时只有一个儿子，名叫颜颇，



才十余岁，特派到刘客奴那里当人质。中央听到消息，命刘客奴当平卢战区（总部设柳城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改名刘正臣。再命王玄志当安东副大总督（安东副大都护），董秦当平卢战区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。

唐政府南阳战区（总部设南阳【河南省邓州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鲁炅，在潢水（流经河南省鲁山县）以南，竖立木栅，建立阵地；燕军将领武令珣、毕思琛发动攻击。

五月四日，唐政府军崩溃，鲁炅逃到南阳郡（河南省邓州市）继续抵抗，燕军尾追，把他包围。祭祀部长（太常卿）张洎向李隆基推荐夷陵郡（湖北省宜昌市）郡长、虢王李巨（李邕的儿子，李巨贬南宾郡【重庆市忠县】事，参考七四七年十一月），勇敢而有谋略。李隆基征召吴王李祗回京（首都长安）当畜牧部长（太仆卿），而命李巨当陈留郡（河南省开封市）郡长及谯郡（安徽省亳州市）郡长（二郡当时皆被燕军占领），兼河南战区（黄河以南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并统御岭南战区（总部设南海【广东省广州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何履光、黔中战区（总部设黔中【四川省彭水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赵国珍、南阳战区（总部设南阳【河南省邓州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鲁炅。赵国珍，是牂柯地区（贵州省中南部）的蛮族。

五月十五日，李巨率军出蓝田（陕西省蓝田县），直往南阳郡（河南省邓州市）。燕军得到情报，解围撤走。

燕军将领令狐潮，率军再攻雍丘（河南省杞县）。令狐潮跟守城将领张巡是老朋友，城上城下，互相慰问辛劳，跟过去一样，令狐潮告诉张巡说：“唐政府大势已去，您坚守一座危在旦夕的孤城，为的是谁？”张巡说：“您平生自认为行事忠义，用此自我期许；今天做这种事，忠在哪里？义在哪里？”令狐潮羞惭，撤退。

唐军将领郭子仪、李光弼，由恒阳（河北省曲阳县）出发，再攻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，燕军将领史思明集结散兵游勇，重整大军，有数万人，在后尾随。郭子仪挑选强悍的骑兵战士，轮番挑战。行军三天，抵达行唐（河北省行唐县），燕军士卒疲惫不堪，向后撤退。郭子仪乘势反攻，在沙河（滹沱河支流大沙河）再次击败史思明。

燕军将领蔡希德抵达洛阳（燕首都，河南省洛阳市），燕帝安禄山再交给他步骑兵二万人，命他北上和史思明会师，又派牛廷玠征调范阳（北京



市)等郡民兵一万余人,增援史思明,史思明兵团多达五万人,其中五分之一是同罗部落军(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北),及蛮族敢死兵团(曳落河)。郭子仪再回恒阳(河北省曲阳县),史思明尾随抵达。郭子仪挖深壕沟,增高城墙,严阵以待;燕军攻击时,即行退守,燕军撤离时,即行追击;白天展示军威,夜间则发动偷袭,燕军日夜拒抗,一连几天,无法休息。郭子仪、李光弼商议说:“盗贼已经筋疲力尽,我们可以出击!”

五月二十九日,唐燕两军在嘉山(河北省曲阳县东北嘉山)会战,大破燕军,杀四万人,俘虏一千余人,史思明从马上栽下,头盔马靴全部遗失,不得不披散着头发、光着脚,徒步逃命,到了傍晚,才拄着折断了的枪杆,狼狈回营,率残兵投奔博陵郡(河北省定州市);李光弼进军包围,声威震动天下。于是,河北道十余郡都诛杀燕军守将,归降唐政府。渔阳郡(天津市蓟县)跟洛阳之间的交通,再被切断(范阳【北京市】与渔阳【天津市蓟县】两郡,航空距离一百公里,步行要两天日程,但在很多文学作品上,却把二地混为一地。安禄山基地在范阳【北京市】,白居易诗却说:“渔阳鼙鼓动地来。”好在二郡都在北方,地望一致。前次颜果卿反正,二地交通曾被切断,参考去年【七五五】十二月二十一日;此次乃第二次被切断)。燕军往来使节,都单人匹马,暗中溜过,很多人仍被唐政府军生擒,燕军出征将士中,家仍留在渔阳郡(应为范阳郡),心神不安。

燕帝安禄山在首都洛阳(河南省洛阳市)得到情报,大为恐惧,召见高尚、严庄,诟骂说:“你们多少年来,一直劝我谋反,认为万无一失。而今,大军待在潼关(陕西省潼关县)之前,几个月不能前进一步;北方道路又被切断,唐政府军从四面八方,开始会师。我们所占领的,不过陈留(河南省开封市)、荥阳(河南省郑州市)几个据点而已,万无一失在哪里?你们从今以后,不要再来见我!”高尚、严庄大为惊惶,几天不敢晋见。大将田乾真从潼关大营返洛阳,替高尚、严庄向安禄山求情说:“自古以来,帝王开创江山,都有胜有败,怎么能够一举成功?现在,四面八方的敌人固然很多,但全是新招募的乌合之众,没有受过训练,也没有参加过作战,岂能抵抗我们大燕帝国的精锐部队,用不着忧虑!高尚、严庄,都是开国元勋,陛下一旦与他们断绝,其他将领听到耳朵里,谁不心里恐惧!如果上下不能一条心,我替陛下感到危险!”安禄山大喜说:“阿浩,你使我开了窍,想通了心事。”立即召见高尚、严庄,摆设筵席,饮酒欢宴,并自己唱歌助兴,待他们跟当初一样。阿浩,是田乾真的乳名。安禄

山有意放弃洛阳，回军范阳（北京市），但没有决定。

当时，全国人民对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杨国忠（杨钊）因骄傲放纵，引起滔天大祸，无不十分痛恨，咬牙切齿。而安禄山聚众起兵时，又用“诛杀杨国忠”作号召。唐政府东征军骑兵总指挥王思礼，向全国野战军副元帅哥舒翰秘密建议，要他上疏诛杀杨国忠（杨钊），哥舒翰没有反应。王思礼又请求率三十个骑兵，把杨国忠（杨钊）绑架到潼关斩首。哥舒翰说：“如果这样，是哥舒翰叛变，不是安禄山叛变！”同时，有人警告杨国忠（杨钊）说：“现在政府所有武装部队，都在哥舒翰之手，哥舒翰如果把军旗向西一指，对你来说，岂不是一件危险的事。”杨国忠（杨钊）越想越害怕，遂上疏说：“潼关方面，大军虽然云集，可是后方没有常备部队，万一失利，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安全，使人担忧。最好在皇宫所属各单位士卒中（皇宫所属各单位，如：“监”“牧”“坊”“禁苑”等），挑选三千人，在宫中训练。”李隆基批准，命剑南战区（总部设蜀郡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将领李福德等统御。杨国忠（杨钊）再招募勇士一万人，驻防灊上（陕西省西安市东灊河畔），命他的亲信杜乾运统御；名义上是防备叛军，实际上是防备哥舒翰。哥舒翰得到消息，也害怕被杨国忠（杨钊）陷害，于是上疏要求把灊上军队，划归潼关总部指挥；李隆基同意。

六月一日，哥舒翰征调杜乾运前往潼关总部，然后找一个借口，斩首；杨国忠（杨钊）越发恐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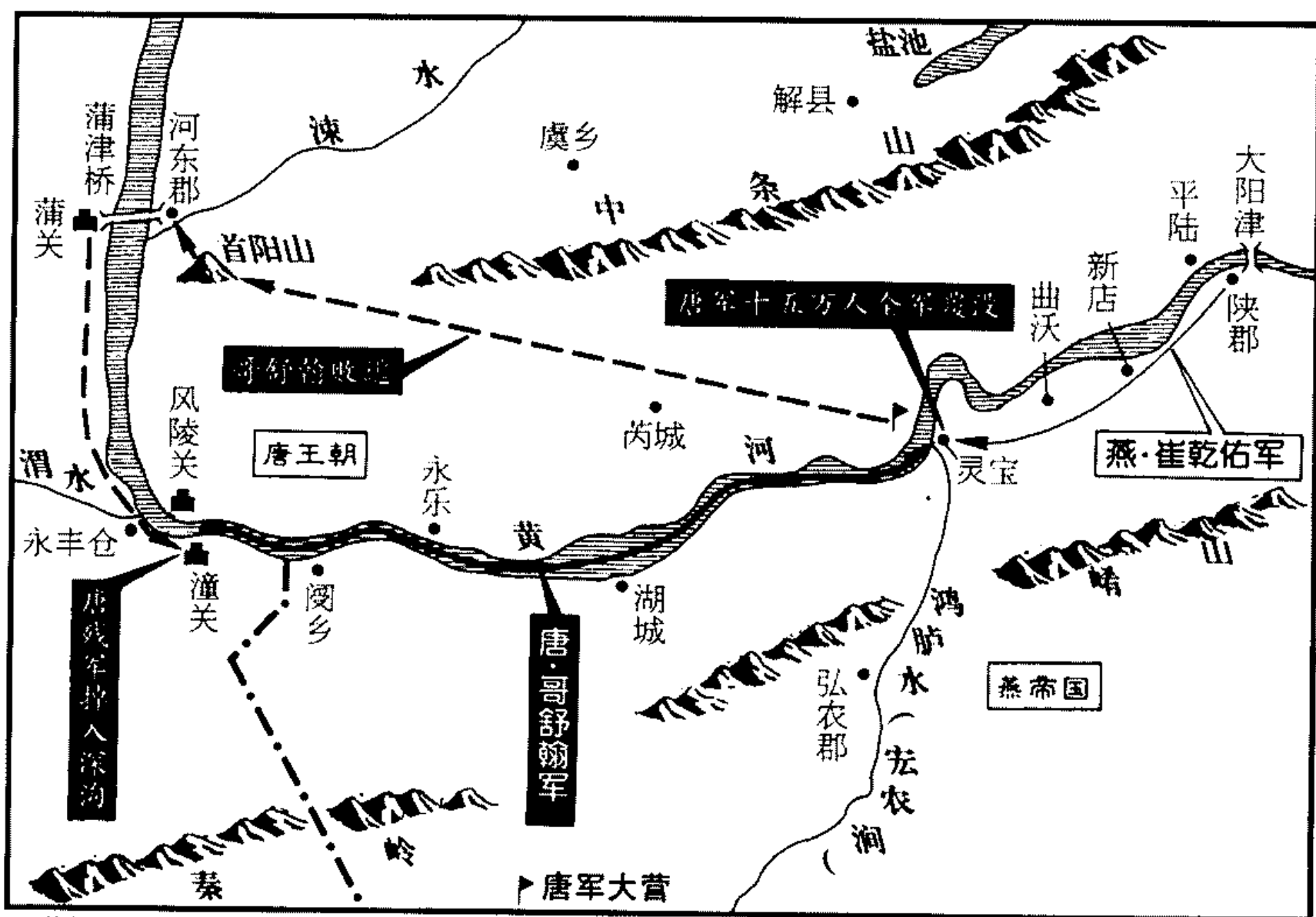
七、杨家班被屠

七五六年，就在这时候，有人向李隆基密报：燕军将领崔乾佑驻守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的军队不满四千人，而且全是老弱，没有戒备。李隆基认为反攻机会已到，派宦官催促哥舒翰进军收复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及东京洛阳。哥舒翰回奏说：“安禄山在军中长大，对军事十分熟悉，延迟到今天才叛变，难道没有准备！依情报判断，必是用老弱残兵，引诱我们出击，我们如果真的出击，正坠入他的圈套。而且，盗贼千里远来，寻求的就是速战速决。政府军应该据守险要，扼住他们的咽喉，最有利的形势，就是坚守不动。何况盗贼（燕军）残酷暴虐，民心日渐失去，兵力日渐萎缩，内部势将发生变化；到时候抓住机会，可以不经过战斗，就把他们生擒。我们的目的是要成功，何必求快。而且，向各道征调的军队，

很多还没有到达，请暂时等待。”郭子仪、李光弼也上疏说：“我们计划率军北进，夺取范阳郡（北京市），颠覆盗贼的巢穴，俘虏他们妻子儿女当做人质，号召归降，盗贼内部一定崩溃。潼关大军，只要坚守阵地，把盗贼拖住，使他们筋疲力尽，决不可以轻率出击。”杨国忠（杨钊）疑心哥舒翰不愿出征，只是为了谋害自己，遂向李隆基进言，指出：“盗贼正在懈怠，没有戒备，哥舒翰却推托逗留，千载难逢的良机，将一去不返。”李隆基也认为如此，于是，再命宦官前往催促，前一个宦官刚走，第二个宦官接着出发，接连派遣，路上的皇家使节，后边的人可以看到前边的人的背影。哥舒翰无从申诉，抚胸痛哭，无可奈何，只好奉诏。

六月四日，哥舒翰率大军东出潼关。

六月七日，跟燕军将领崔乾佑军，在灵宝（古函谷关，河南省灵宝县东北）西郊遭遇，崔乾佑先行据守险要，等待唐政府东征军。南是崤山的悬崖绝壁，北是黄河，当中狭道长达七十华里。



八世纪·七五六年六月 灵宝之战·燕军大胜，夺取潼关

六月八日，会战开始，崔乾佑在险要地方埋下伏兵，哥舒翰跟田良丘乘船到黄河中游，观察会战情势，看到崔乾佑兵力单薄，即下令各军继续



前进；王思礼率精锐部队五万人领先，庞忠等率主力部队十万人后继；哥舒翰率士卒三万人，登黄河北岸观战，擂动战鼓，声震天地，用以提高士气。崔乾佑出动的军队，不过一万人，而又三三两两，零散稀落，像天上残星，有时密，有时疏，有时前进，有时后退，唐政府军望见，忍不住大笑。而崔乾佑已在那些散兵游勇之后，集结精锐。会战随即展开，短兵器相接，崔乾佑的老弱残兵卷起军旗，好像要逃走的样子；唐军认为胜利在望，心情懈怠，不再全神贯注。刹那间，崔乾佑发动伏兵，燕军士卒身在高处，向下投掷滚木石块，击杀东征军很多。狭道一线，唐军士卒被困在那里，像被麻绳绑住，刀枪都无用武之地。哥舒翰发现情势严重，命用毡篷车驾战马冲击。时过中午，东风突起，唐军不得不逆风而战，飞沙走石扑面，暴烈难挡，崔乾佑用数十辆满装枯草的车，在毡篷车前塞住道路，纵火燃烧，浓烟滚滚，唐军霎时被烟雾罩住，士卒双目难睁，在烟雾中互相斩杀；大家认为燕军隐藏在浓烟之中，遂向浓烟处集中射击，直到天黑，箭已射完，才发现不过几辆草车，根本没有燕军。正惊惶间，崔乾佑派同罗部落（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北）精锐骑兵，从崤山南道绕到唐军背后突击，唐军头尾慌乱，不知道如何反应，刹那间大军瓦解，士卒们有的脱下铠甲，逃到山谷躲藏；有的互相推挤，掉到黄河淹死；叫声唤声、哭声喊声，震撼天地。燕军乘势攻击，唐军庞大主力在发现前锋崩溃之后，心胆全裂，十万人一哄而散，黄河北岸由哥舒翰亲自统率的三万人，也四散逃走，眨眼工夫，黄河南北两岸全空。哥舒翰单人匹马，跟左右卫士数百人逃走，从首阳山（山西省永济市县）西渡黄河，前往潼关。潼关外围原先筑有三道深广的深沟，每道深沟都宽二丈、深一丈。现在，残兵败将像潮水般后退，人马纷纷掉下，呼吸之间，深沟就被填满；后来的人踏着尸体而过，活着逃到潼关的，只有八千余人（潼关之役，仅唐政府军，就死十七万二千人）。

六月九日，崔乾佑进攻潼关，攻克。

哥舒翰逃到关西驿（陕西省华阴市东），张贴告示，收集四散逃亡的士卒官兵，打算再守潼关，外籍将领、燕山郡王火拔归仁（参考前年【七五四】三月）等，率一百余骑兵包围驿站，晋见哥舒翰，说：“盗贼已到，请长官上马。”哥舒翰上马出站，火拔归仁率领部众叩头说：“元帅率大军二十万，一次攻击中，全部丧失，还有什么面目去见天子？而且，元帅难道没有看见高仙芝、封常清的下场（参考去年【七五五】十二月）？请元

帅投奔东方（燕政府）！”哥舒翰拒绝，打算下马，火拔归仁用毛绳把他的双脚绑到马肚子上，并逮捕其他不愿归降安禄山的将领，一齐向东进发。正巧，燕军大将田乾真抵达，火拔归仁向他投降，全被押解到洛阳。燕帝安禄山问哥舒翰说：“你一向看不起我（参考七五二年十二月），今天，究竟怎么样？”哥舒翰跪下回答说：“我是肉眼凡胎，不认识圣人。而今，全国还没有统一，李光弼在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，李祗在东平郡（山东省东平县。李祗已调回关中，哥舒翰此时还不知道），鲁炅在南阳郡（河南省邓州市），陛下如果留我一命，让我写信召唤他们，用不了几天，就可平定。”安禄山大喜，任命哥舒翰当司空（三公之三）、宰相（同平章事），然后对火拔归仁说：“你背叛主人，不忠不义。”把火拔归仁绑赴刑场，斩首。

哥舒翰写信召唤各将领归降，各将领都回信斥责。安禄山发现哥舒翰已没有利用价值，就把他囚禁御花园中。潼关败报传出后，河东郡（山西省永济市）、华阴郡（陕西省华县）、冯翊郡（陕西省大荔县）、上洛郡（陕西省商州市）各警备区司令（防御使），都放弃郡城逃走，所有城池守军，也逃走一空。

当天（六月九日），哥舒翰部属奔回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紧急奏报军情，李隆基没有立刻召见，只派剑南战区（总部设蜀郡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将领李福德等，率宫内军增援潼关。傍晚，李隆基看不到平安烽火，才开始恐惧（《唐六典》：“唐王朝制度，烽火台相距大约三十华里。边防军每天初夜，都要燃起烽火，称‘平安火’。”当时潼关沦陷，已没有人举烽）。

六月十日，李隆基召集宰相会议。杨国忠（杨钊）自认身兼剑南战区（总部蜀郡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听到安禄山叛变消息时，就训令副司令官（副使）崔圆，秘密储蓄物资，准备一旦有变，前往投靠。现在，他首先提出御驾前往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主张，李隆基同意。

六月十一日，杨国忠（杨钊）在南宫政府所在地，召集文武百官；大家惊恐过度，涕泪交流，杨国忠（杨钊）问他们有什么策略，都唯唯诺诺，没有人敢答。杨国忠（杨钊）说：“人们控告安禄山叛变，长达十年（以《通鉴》的记载，最早是王忠嗣的警告，参考七四七年三月），皇上都不相信。搞到今天这种局面，不是宰相的过失。”朝会结束后，官员居民惊慌忙乱，不知道如何才好，平时繁华盖世的京师（首都长安）街市，如今一片萧条。杨国忠（杨钊）又命韩国夫人、虢国夫人进宫，劝李隆基前往蜀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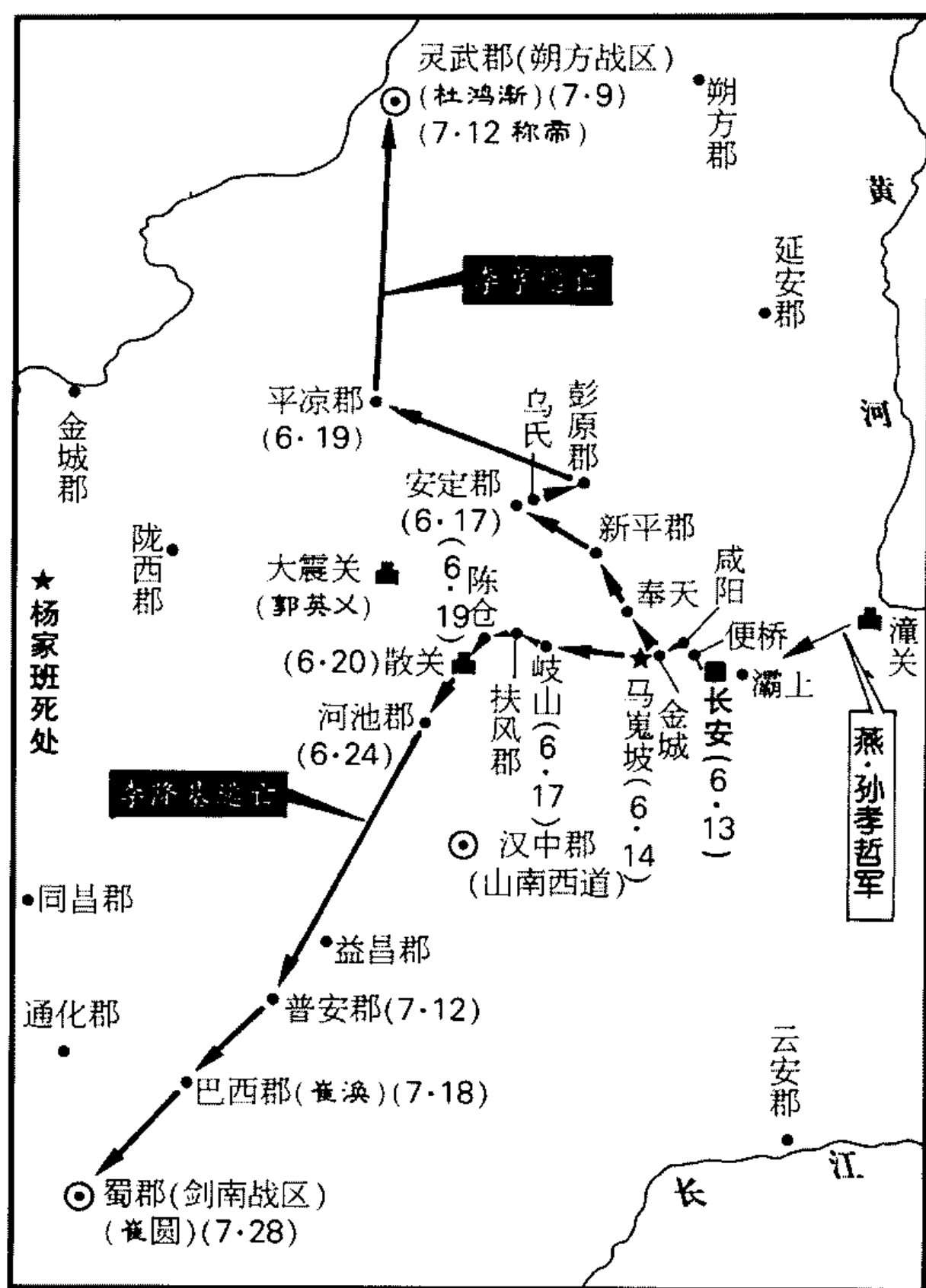


(四川省成都市)。

六月十二日，文武百官进宫早朝的，不到十分之一二。李隆基登勤政楼，下诏宣布即将御驾亲征，听到的人没有一个相信。李隆基发布新的应变人事命令：命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魏方进当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兼善后处理总监（兼置顿使），擢升首都长安特别市副市长（京兆少尹）灵昌郡（河南省滑县）人崔光远当特别市市长（京兆尹）、西京长安留守长官，宦官将军边令诚掌管皇宫所有钥匙。借口剑南战区（总部设蜀郡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司令长官（节度大使）颖王李璣（李隆基的儿子）将前往到差，命战区总部准备接待的必须物品。当天（六月十二日），李隆基移住玄武门内（太极宫称“西内”，大明宫称“东内”，兴庆宫称“南内”，“北内”当在玄武门里）。黄昏时分，命龙武（禁军第三、四军）大将军陈玄礼，集结禁卫各军，赏赐大家大量钱财绸缎，挑选御马九百余匹。这些应变措施，外人全不知道。

六月十三日，天刚泛白，李隆基单人匹马，跟贵妃杨玉环姐妹、皇子、王妃、公主、皇孙、杨国忠（杨钊）、韦见素、魏方进、陈玄礼，以及亲近的宦官、宫女，悄悄溜出延秋门（宫城西门），向西逃亡。凡在宫外的王妃、公主、皇孙，全被抛弃。经过左国库（左藏），杨国忠（杨钊）请下令纵火烧毁，说：“不要落到盗贼手里。”李隆基悲哀地说：“盗贼来到后，如果得不到金银珠宝，一定向人民搜刮勒索，不如给他们留下，以免使我的人民受苦。”当天（六月十三日）凌晨，文武百官有人进宫朝见，到了宫门，仍听到深宫传出报时的滴漏声音，禁卫仪仗队排列两旁，跟往前一样肃穆森严；一会工夫，宫门打开，宫女宦官争先恐后冲出来，乱成一团，宫内宫外，天翻地覆，都不知道皇帝哪里去了。于是亲王、公爵、官员、平民，像炸裂了的碎石块似的，向四面八方奔走逃命；而山野小民则争着冲进皇宫和高官贵爵的家里，或偷或抢，夺取金银珠宝，有的更骑着小毛驴，奔上金銮宝殿；暴民力量所及，焚烧左国库（左藏）所属的大盈库（参考七四五年十月）。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崔光远，跟宦官将军边令诚，率人扑灭大火；派人摄理市县政府所缺官职，诛杀十余人，动乱才稍微平定。崔光远派他的儿子前往洛阳（燕首都，河南省洛阳市）晋见燕帝安禄山，边令诚也把皇宫所有钥匙呈献给安禄山。

李隆基过了便桥（西渭桥，陕西省咸阳市西南）后，杨国忠（杨钊）下令烧桥，李隆基说：“人民为了躲避盗贼，逃命求生，为什么断绝他们生



八世纪·七五六年六月至七月 唐帝李隆基、太子李亨逃亡

路？”留下宦官总管（内侍监）高力士，命他把火扑灭后再赶回来。一面派宦官王洛卿先行出发，通知沿途郡县政府准备接待。一顿饭时间，李隆基抵达咸阳（陕西省咸阳市）望贤宫（距首都长安二十公里），王洛卿跟咸阳县令，一同逃走。继来的宦官召唤地方官民，没有一个人出面。到了中午，李隆基还没有吃饭，杨国忠（杨钊）亲自去街上购买烧饼，拿给李隆基。这时，平民才争着进献糙米饭，饭里掺杂小麦、大豆；皇孙们抢着抓到手里，捧到口边吞吃，一会工夫吃得净光，仍没有吃饱。李隆基命拿钱给那些送饭的人，慰劳他们辛劳，群众哭成一团，李隆基也悲泣掩面，一位年纪大的乡绅郭从谨，趁机进言说：“安禄山心怀恶念，并不是一天；也有人前往宫门揭发他的阴谋，陛下却把他们诛杀，遂使安禄山得以依照



计划，实行叛乱，以致陛下流亡在外。从前圣明的君王，总是寻求忠良，使自己耳聪目明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，我记得宋璟当宰相时，在陛下面前，不断说出内心实话，全国靠他平安（宋璟直言，参考七一六年闰十二月）。从此以后，政府官员把说真话当做禁忌，只知道揣摩陛下的心意，讨陛下的欢心。所以宫门以外的事情，陛下全不知道。我身在荒原野草之中，早就知道有今天的变局，可是皇宫在九重天外，森严而又遥远，一番心意，无法上达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事情不到这种地步，我又怎么能看到陛下的面貌，陈述下情！”李隆基说：“这都是我糊涂，后悔已来不及。”安慰解释之后，把他们送走。不久，宫廷总管署膳食官（尚食）送来皇帝专用的菜饭，李隆基命先送给追随逃亡的左右侍从官员，然后才自己进餐。又命随从的护驾士卒解散，分别到附近村落里，向民间乞讨，约定十四时（下午二时）回来集合，继续前进。将近午夜，李隆基才抵达金城（陕西省兴平市），金城县令早已逃亡，县民也在惊恐中逃亡一空，以致酒菜及食品用具，都来不及带走，护驾士卒就取来自用，得以吃饱。当时，随从官员很多逃亡，连另一位宦官总管（内侍监）袁思艺，也跟着叛离，不见踪影。驿站中没有灯火，皇家男女互相枕着对方身体睡觉，贵贱尊卑，全没有分别。王思礼从潼关追到，李隆基才知道哥舒翰被俘，遂任命王思礼当河西战区（总部设武威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及陇右战区（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命他前往总部到差，收拾散兵游勇，等待反攻。

六月十四日，李隆基抵达马嵬驿（陕西省兴平市西马嵬镇），护驾禁卫军将领士卒，饥饿疲惫，愤怒如火。龙武（禁军第三、四军）大将军陈玄礼认为大祸都是杨国忠（杨钊）惹出来的，打算把他诛杀；遂通过太子宫宦官李辅国，禀告太子李亨，李亨犹豫不决。正巧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使节二十余人，正拦住杨国忠（杨钊）马头，诉苦说找不到饮食，杨国忠（杨钊）还没有回答，士卒们就大声呼喊说：“杨国忠联合蛮虏叛变！”有人一箭射出，射中杨国忠（杨钊）的马鞍。杨国忠惊骇逃跑，逃到驿站西门里，士卒们一拥而上，把他乱刀砍死，并像杀猪一样，剁下他的四肢，用长枪挑起人头，竖在驿站门口；同时诛杀他的儿子、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杨暄，及韩国夫人、秦国夫人。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魏方进斥责说：“你们怎么敢谋害宰相！”士卒又把他砍死。最高监督长（左相）韦见素得到混乱消息，出来察看，士卒扑上去，

用铁器猛击他的头部，打得头破血流，大家说：“不要伤害韦先生。”急行抢救，韦见素总算逃出一死。禁卫军包围驿站，李隆基听见人声喧哗，问外面发生什么事，左右侍从回答说，杨国忠（杨钊）叛变！李隆基拄着手杖，脚穿便鞋，走出驿站门，慰劳士卒，命他们集合回营；士卒们不理。李隆基派高力士前往询问，陈玄礼回答说：“杨国忠（杨钊）叛变，贵妃（杨玉环）不应该留在陛下身旁，请求割舍恩爱，维护法律尊严。”李隆基说：“我自有处置。”回到驿站门里，扶着手杖，低头沉思。很久，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总务官（京兆司录）韦谔上前说：“众怒难犯，我们是平安或是危险，就在顷刻之间，请陛下迅速裁决。”叩头流血。李隆基说：“贵妃（杨玉环）一直住在深宫，怎么知道杨国忠（杨钊）阴谋？”高力士说：“贵妃（杨玉环）当然没有罪，可是，将士们已杀杨国忠（杨钊），贵妃（杨玉环）仍留在陛下左右，他们心里怎能放宽，请陛下三思，将士安全，陛下才能安全。”李隆基乃命高力士把杨玉环带到佛堂，把她绞死（杨玉环年三十八岁。本年，李隆基七十二岁）。（参考本书第3章第二节“马嵬驿终点站”）

八、长安陷落

七五六年，夏季，六月十五日，李隆基准备从马嵬驿（陕西省兴平市西马嵬镇）动身，政府官员中只有最高监督长（左相）韦见素一人陪同，李隆基遂命韦谔当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，兼善后处理总监（置顿使）。护驾士卒们都认为：“杨国忠（杨钊）谋反，他的部属都在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，我们去的话，正掉到他的势力范围里，不可前往。”于是有人建议投奔河陇（河西、陇右战区），有人建议投奔灵武郡（朔方战区），有人建议投奔北京、太原（河东战区），有人建议返回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李隆基一心一意要去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，但恐怕触怒军队，不敢明言。韦谔说：“返回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必须有抵抗盗匪的条件，我们的兵力太弱，不应返回。不如暂时先去扶风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，再慢慢商量下一步去什么地方！”李隆基询问大家的意见，大家同意，李隆基遂接受这项建议。可是，临启程时，马嵬驿（陕西省兴平市西马嵬镇）乡绅父老们在路上拦阻，请李隆基留下，说：“长安宫殿，是陛下家居的房舍，历代皇陵，是陛下祖先的坟墓。如今，抛弃它们，要去哪里？”李隆基把缰绳按在马鞍上，停留





很久，才命太子李亨留下来安慰乡绅父老，乡绅父老因此建议李亨说：“皇上既不肯留下，我们愿意率领子弟，追随殿下，向东讨伐叛贼，收回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。如果皇上和殿下一同前往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，谁肯为中原人民做主？”一会工夫，聚集数千人，李亨婉转拒绝说：“皇上远行，冒险犯难，我怎么能安心离开左右？而且，我还没有当面向皇上辞行，自应回去禀告，再决定行止。”流下眼泪，一提缰绳，纵马打算西行。建宁王李倓（音 tán），跟宦官李辅国，拉住马头说：“蛮虏叛变，侵犯宫殿，全国分崩离析，不依靠人心，怎么能够复兴！殿下随从皇上前往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，如果盗贼焚烧栈道，断绝交通，则广大的中原地区，就等于双手捧给安禄山。人心一旦涣散，就不可能再聚。即令再想回到这个地方，怎么能够办到！我们的意见是，集结西北边防军，召回正在河北（黄河以北）作战的郭子仪、李光弼，联合东征，讨伐逆贼，收复两京（首都长安、东京洛阳），平定天下，使国家从危险复归安宁，使政府由瓦解复归完整，扫除宫廷灰尘，迎接皇上，岂不是大孝！为什么要局限于嘘寒问暖，像小儿女一样，恋恋不舍！”广平王李俶（音 chù），也劝李亨留下，而乡绅父老，共同包围李亨的马，李亨无法前进，只好命李俶飞马报告李隆基。

李隆基在前面路上，手按缰绳，停住马蹄，等待太子李亨，等了很久仍不见来，派人探听消息，回来把情况详细报告，李隆基说：“这是天意！”下令拨出殿后部队二千人，以及飞龙厩御马（御马共六个厩，飞龙厩是一等厩，马都属最上乘），交给李亨，并向将士致辞说：“太子（李亨）仁慈孝顺，可以主持政府，你们要好好辅助他。”又传话给李亨：“你要努力去做，不要挂念我，西北各蛮族部落（指快要到达的西北各战区勤王兵团），我待他们一向宽厚，他们定会接受你的领导。”李亨禁不住面向南方，哭号流涕。李隆基又把太子宫眷属，全体送给李亨，并且宣称要传位给李亨，李亨坚不接受。李俶、李倓，都是李亨的儿子。

六月十七日，李隆基抵达岐山（陕西省岐山县）。有人说燕军的前锋已经逼近，李隆基不敢停留，匆匆穿过，夜晚住宿扶风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。军心再度动摇，言谈之间，抨击咒骂皇帝的话，都脱口而出，陈玄礼无法控制，李隆基深感忧虑。正巧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进贡春季彩色绸缎十余万匹，运到扶风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，李隆基命把它们全部陈列在庭院里，召唤将士们进来，他登楼致辞说：“我近来年纪衰迈，用错了人。以致蛮虏叛乱，使我必须远远躲开刀锋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仓促间被强迫征调，



追随护驾，连向父母妻子儿女告别都不能够，跋山涉水，来到此地，身心劳苦，都到顶点，我感到万分惭愧。巴蜀（四川省）路途遥远，阻隔千山万水，郡县又偏僻狭小，太多的人马，他们可能无力供应。现在尊重各位的意见，准许你们各自回家。我跟子孙、宦官，前往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，自己足可以走到。今天跟你们告别，不妨拿去这些绸缎，换成干粮盘缠。如果回去，看见父母跟长安父老，代表我向他们问候，请好好自爱。”不禁流下眼泪，滴到衣襟上。将士们都哭说：“我们生死都追随陛下，不敢有二心。”李隆基停了很久，说：“要去要留，你们自己决定。”自此，谣言才告平息。

太子李亨既决心留下，不知道去哪里才好，广平王李俶说：“天色渐晚，这里不可久停，大家有什么打算？”都不能回答。建宁王李倓说：“殿下从前曾当过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长官（节度大使。参考七二七年五月），文武官员每年呈递名单拜年时，我还约略地记得他们的姓名。而今，河西（总部武威）、陇右（总部西平）两战区的部众（哥舒翰驻潼关兵团），都被击败，向盗贼投降，留守部队的父兄子弟，很多在盗贼军队之中，人心不稳，可能发生变化。只朔方战区（总部灵武）离我们最近（马嵬驿与灵武郡航空距离四百六十公里），那里人饱马肥。裴冕是世家之后（裴冕当时任朔方战区作战参谋长【行军司马】），忠贞可靠。盗贼（燕军）进入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忙着抢劫掳掠，没有时间夺取土地，应利用这个空当，迅速前往，再慢慢计划大举讨伐，这是上等策略。”大家一致赞成，说：“好极！”前进到渭水河畔，和从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，猝然相遇，都误认为对方是安禄山的燕军，发生激烈战斗，死伤惨重。好不容易弄清楚怎么回事，李亨集结残留下来的士卒，寻找渭水较浅的地方，骑马渡河，没有马的官员士卒，呜咽流泪，只好折回。李亨从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北上，心慌意乱，唯恐被燕军追及，急行军前进，一日一夜奔驰三百华里，抵达新平郡（陕西省彬县。乾县、彬县间航空距离六十公里），护驾的士卒和辎重，损失超过一半，剩下来的不过数百人。新平郡（陕西省彬县）郡长薛羽弃职逃走，李亨把他捕回斩首。当天（六月十七日），抵达安定郡（甘肃省泾川县），郡长徐穀（音 què）也弃职逃走，李亨也把他捕回斩首。

六月十八日，李隆基任命剑南战区（总部设蜀郡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候补司令官（留后）崔圆，当副司令长官（副大使）。



六月十九日，李隆基从扶风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出发。夜晚，住宿陈仓（陕西省宝鸡市东陈仓镇）。

太子李亨抵达乌氏（甘肃省泾川县东），彭原郡（甘肃省宁县）郡长李遵出城迎接，呈献衣裳及粮秣。抵达彭原郡（甘肃省宁县）后，招募士卒，集合数百人。当天（六月十九日），抵达平凉郡（宁夏固原县），检阅马场牧马，挑选数万匹，再一次招募士卒，集合五百余人，军事力量稍微有点基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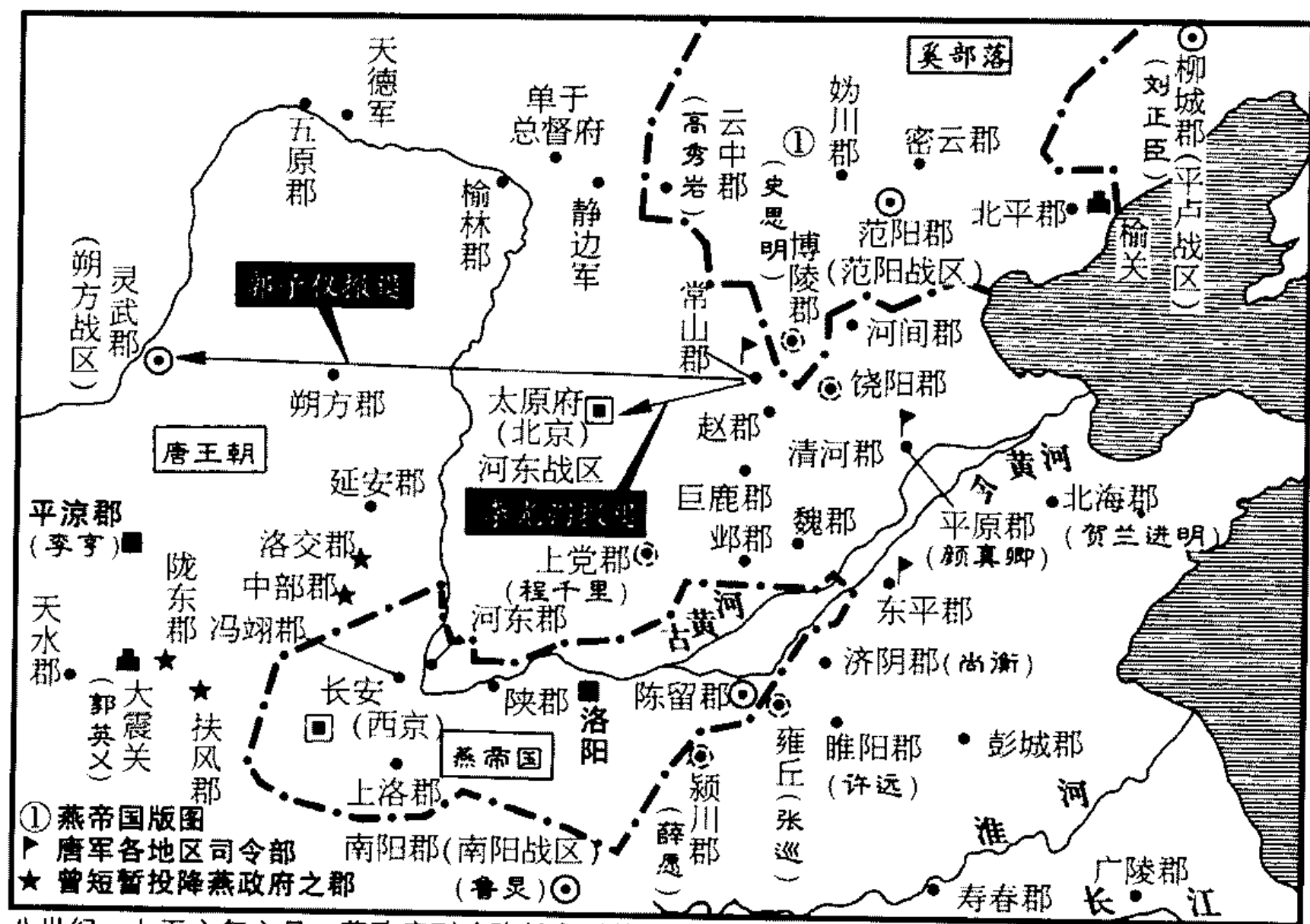
六月二十日，李隆基抵达散关（陕西省宝鸡市西南），把护驾士卒分成六个军。派颖王李璣（音 jiǎo）先往剑南战区（总部设蜀郡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，寿王李瑁（杨玉环前夫）等，分别率六军随后前进。

六月二十四日，李隆基抵达河池郡（陕西省凤县），崔圆的奏章也适时抵达，表示欢迎圣驾，并详细陈述巴蜀（四川省）土地肥沃、庄稼丰收、士卒强盛、武器完整。李隆基大为喜悦，当天（六月二十四日），擢升崔圆当副立法长（中书侍郎）、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；原有的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郡政府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职位，仍然保留。李隆基封皇侄、陇西公爵李瑁当汉中王、汉中郡军区（总部设陕西省汉中市）总司令（都督）、山南西道（首府同设汉中）巡察及警备区司令（山南西道采访防御使）。李瑁，是李璣的老弟（李璣，是宋王李宪【李成器】的儿子）。

唐政府新任命的河西（总部设武威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兼陇右战区（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王思礼，前往接事，走到平凉郡（宁夏固原县），听到消息说：河西（黄河以西）蛮族部落纷纷叛变；不敢前进，回来，追赶到皇帝所在地。

最初，河西（黄河以西）各蛮族部落，听到追随哥舒翰东征的安北总督思结进明（思结，复姓）在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被俘，内部争夺权位，外部争夺领导，互相攻击。事实上，思结进明和哥舒翰，虽同在黄河以北，他却逃出一死，而在火拔归仁劫持哥舒翰时，思结进明又逃脱劫持。李隆基乃擢升河西战区（总部武威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周泌，当河西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陇右战区（总部西平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彭元耀，当陇右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会同思结进明等，一同前往，各自招集安抚他们的部落（河西战区有突厥部落羁縻州【包括军区】二，思结部落羁縻州四；陇右战区有突厥部落羁縻州三十）。

任命王思礼当行宫总作战司令官（行在都知兵马使）。



安禄山对李隆基放弃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仓皇逃亡，大出意料，命崔乾佑停止追击，燕军逗留潼关，长达十天，安禄山才派孙孝哲率军进入长安，命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张通儒当西京长安留守长官，崔光远当西京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；又命安忠顺率军进驻皇家林苑，镇守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。孙孝哲最受安禄山信任和宠爱，所以凡事都专断独行，跟副立法长（中书侍郎）严庄，互相争权；安禄山命孙孝哲统御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所有将领，连宰相张通儒等都听他指挥。孙孝哲豪华奢侈，杀人如麻，对别人的生命毫不在意，燕军所有将领，对他都十分畏惧。安禄山命搜索逮捕唐政府留下来的文武官员、宦官、宫女等，每集中数百人，就派军押送洛阳（燕首都，河南省洛阳市）。亲王、侯爵、将军、宰相等高级官员随从李隆基逃亡，而家属留在长安的，全部屠杀，连怀抱中的婴儿也都斩首。前宰相陈希烈，晚年受到排斥（参考前年【七五四】七月），对李隆基心怀怨恨，遂跟张均、张洎等（二张贬官事，参考前年【七五四】三月），一齐向燕军投降。安禄山任命陈希烈、张洎当宰相，其他唐政府官员，都授给他们官职。这个由叛军所建立的燕政府，声势震动全国，





西方威胁汧陇（甘肃省东部及陕西省西部），南方压迫江汉（华中地区），北方则已经控制河东（山西省）的一半。然而，燕军官员将领，都是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粗汉，没有远大眼光和谋略，攻克长安之后，被胜利冲昏了头，认为天下大势已定，日夜饮酒，整天抢夺财产，奸淫美女，没有西上的打算，所以李隆基才能够平安逃到蜀地（四川省）；而太子李亨向北逃亡，也没有受到追击。

河北战区（黄河以北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光弼，包围博陵郡（河北省定州市），一直没有攻下（参考本年【七五六】五月二十九日），得到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失守消息，只好解围南下。燕军将领史思明在后紧紧跟随，李光弼把他击退，跟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子仪，一同率军从井陉（太行八陉之五，河北省鹿泉市西）退回河东（山西省）；而留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郡长王侁（音fǔ），率景城郡（河北省沧州市东南）及河间郡（河北省河间市）民兵，固守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。平卢战区（总部设柳城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刘正臣（刘客奴）率军袭击范阳郡（北京市），还没有到，燕军将领史思明迎头攻击，刘正臣（刘客奴）大败，抛下妻子儿女，单身匹马逃走，士卒死亡七千余人。

最初，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郡长兼河北道巡察特使（河北采访使）颜真卿，听到河北战区（黄河以北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光弼，从井陉东进（太行八陉之五，河北省鹿泉市西），就自动收军，返回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，等待李光弼号令。现在，听到郭、李从井陉西退的消息，颜真卿才再度执行巡察特使的职权，处理河北道军政事务。

九、李隆基逃亡巴蜀

七五六年，太子李亨抵达平凉郡（宁夏固原县）好几天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候补司令官（留后）杜鸿渐、六城水陆运输司令（六城水陆运使）魏少游（六城：东受降城【内蒙古托克托县南】、中受降城【内蒙古包头市】、西受降城【内蒙古五原县西北】、丰安【内蒙古乌拉特中旗】、定远【宁夏平罗县南】、振武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】；都在黄河以北）、军事执行官（节度判官）崔漪、后勤补给执行官（支度判官）卢简金、盐池管理执行官（盐池判官）李涵，互相交换意见说：“平

凉（宁夏固原县）地势开阔，不适合防守，灵武（宁夏灵武县）粮多兵强，如果迎接太子（李亨）到这里，北方征调各地边防军，西方征调河陇（甘肃省及青海省东部）强大骑兵，南下平定中原，应是万世难得的机会。”于是派盐池管理执行官（盐池判官）李涵，携带报告，以及朔方战区（总部灵武）士卒、马匹、武器、粮食、布匹绸缎、军用物资的详细数目清单表册，晋见李亨。李涵抵达平凉郡（宁夏固原县），李亨大为喜悦。正巧，河西战区（总部设武威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参谋长（司马）裴冕，被调到中央当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，经过平凉郡（宁夏固原县），晋见太子李亨时，也建议李亨前往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；李亨同意。杜鸿渐，是杜暹的堂侄（杜暹曾当宰相，参考七二九年六月）。李涵，是李道的曾孙（李道，是永安王李孝基【参考六一八年六月七日】的嗣子）。杜鸿渐、崔漪，命魏少游在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修建整顿房舍，储备粮草军用物资，而自己亲到平凉郡（宁夏固原县）北境，迎接李亨，分析天下大势说：“朔方战区（总部灵武）是全国出产精兵的地方。现在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正跟我们和解，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也向我们归附，北方郡县大多数都守城抵抗，等待国家复兴。殿下亲临灵武（宁夏灵武县），整训部队，手按缰绳，挥军南下；同时把政治号召的文告，传送到各个角落，收揽民心，集结忠义之士，叛徒（燕政府）根本不够我们屠杀。”魏少游大肆修建行宫，窗帘帷帐，全仿效长安宫廷，一饮一食，都是水陆珍贵酒菜。

秋季，七月九日，李亨抵达灵武郡，下令全部撤除。

七月十二日，李隆基抵达普安郡（四川省剑阁县），国务院司法部副部长（宪部侍郎）房琯，前来晋见。

李隆基从首都长安逃走时，文武百官很多都不知道，到了咸阳（陕西省咸阳市），问宦官总管（内侍监）高力士说：“高级官员中，谁会来？谁不会来？”高力士说：“张均、张垪，兄弟二人受陛下厚恩，而且还是皇家亲戚（张垪娶李隆基的女儿兴信公主），定会先来。大家都认为房琯应该当宰相，陛下却偏偏不用，而安禄山又曾经保荐过他，二人的关系应不平凡，有不来的可能。”李隆基说：“事情难以预料。”现在，房琯追到行宫晋见，李隆基询问张均兄弟，房琯说：“我想跟他们一道来，他们却推推托托，不肯动身，看他的意思，似乎心里有数，只没有说出口。”李隆基回头对高力士说：“我早就知道会这样。”当天（七月十二日），任命房琯当国务院文



官部副部长（文部侍郎）兼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。

最初，张垪娶宁亲公主（兴信公主改封），李隆基特别准他在宫中兴建房舍，所受的宠爱优待，别人都不能相比。陈希烈请求辞去宰相职务时（参考前年【七五四】七月），李隆基到张垪家，顺口问说：“谁可以当宰相？”张垪还没有回答，李隆基说：“没有人比得上我的女婿。”张垪走下台阶，叩头谢恩。可是，竟然没有下文，所以张垪大不愉快，李隆基也察觉到他的不满。当时，张均、张垪兄弟，以及前宰相姚崇（参考七二一年九月）的儿子、国务院右秘书长（尚书右丞）姚奕，萧嵩（参考七三九年六月）的儿子、国务院国防部副部长（兵部侍郎）萧华，韦安石（参考七一四年七月）的儿子、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（礼部侍郎）韦陟（音 zhì）及祭祀部副部长（太常少卿）韦斌，都因为有才能和声望，擢升高官，李隆基曾经说：“我找宰相，自应在宰相子弟中找！”结果谁也没有下文。

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裴冕、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候补司令官（留后）杜鸿渐，上书给太子李亨，请遵照老爹李隆基在马嵬（陕西省兴平市西马嵬镇）所表达的意愿，正式登极称帝；李亨拒绝。裴冕等分析利害说：“官兵将士，全是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人，日夜都想回家，他们所以千辛万苦，追随殿下，远到沙漠边塞，只不过希望建立一点功劳。如果不及时凝聚，一旦四散瓦解，就不可能再次集结。希望殿下为帝国打算，勉强接受人民的拥护。”前后呈递五次请愿书，李亨才答应。当天（七月十二日），李亨（本年四十六岁）在灵武城（宁夏灵武县）南楼，登极称帝（十任肃宗），文武百官三跪九叩欢呼，李亨百感交集，叹息流泪。下诏尊称老爹李隆基尊号：上皇天帝；赦免天下，改年号（之前是天宝十五载，之后是至德元载）。命杜鸿渐、崔漪，同当代理立法官（知中书舍人事），裴冕当副立法长（中书侍郎）兼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。把关内道巡察特使（关内采访使）改称关内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总部迁到安化郡（甘肃省庆阳县），任命前蒲关（陕西省大荔县东黄河渡口）警备区司令（防御使）吕崇贲，当战区司令官（关内巡察特使【关内采访使】由中央官员兼任）。擢升陈仓（陕西省宝鸡市东陈仓镇）县长薛景仙，当扶风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郡长，兼警备区司令（兼防御使）；调任陇右战区（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英义，当天水郡（甘肃省天水市）郡长兼警备区司令（兼防御使）。

当时，朔方战区（总部灵武）边防军精锐，都奉命东下讨伐安禄山，

剩下的全是老弱残兵，文武官员还不满三十人，大家在荒草野蔓中，开辟土地，建立行宫和政府；法令制度，都是初创，军人尤其倨傲骄慢。大将管崇嗣在政府办公所在，背对宫门坐在那里，大声谈笑，行政监察官（监察御史）李勉上疏弹劾，逮捕管崇嗣囚禁。李亨下令特别赦免，叹息说：“我有李勉，政府才开始有尊严。”李勉，是李元懿的曾孙（李元懿是一任帝李渊的儿子，封郑王，参考六七三年正月）。十天半月之间，前来投奔的渐渐增多。

张良娣灵巧聪明（良娣，太子宫小老婆群第一级，正三品），很能迎合李亨的意思，陪李亨前来朔方战区（总部灵武）。当时警卫的兵力，十分单薄，每天晚上睡觉时，张良娣都睡在李亨外侧，李亨说：“抵挡盗匪，你们妇女无能为力。”张良娣说：“并不是要打硬仗，而是事变突发的时候，我用血肉之躯，延缓盗匪的攻击，殿下就可利用这段时间，从后面逃走。”李亨至为感动。到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后，生下一个儿子（改名李绍）；第三天她就起床给战士缝制衣服，李亨劝阻，张良娣说：“这不是我休养的时候。”李亨对她越发怜爱。

七月十五日，李隆基下诏（此时李隆基还不知道太子李亨已经登极，所以仍以皇帝身份发令）：“任命太子（李亨）当全国野战军元帅（天下兵马元帅），兼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、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、河北战区（黄河以北）、平卢战区（总部设柳城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总司令官（节度都使），挥军南下，收复长安、洛阳。任命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裴冕兼太子宫政务署长（兼左庶子）；陇西郡（甘肃省陇西县）军务秘书长（司马）刘秩试用暂任太子宫事务署长（试守右庶子）。派永王李璘（李隆基的儿子）当山南东道战区（总部设襄阳【湖北省襄樊市】）、岭南战区（总部设南海【广东省广州市】）、黔中战区（总部设黔中【四川省彭水县】）、江南西道战区（总部设豫章【江西省南昌市】）总司令官（节度都使）。命宫廷供应署总监（少府监）窦绍，当李璘的辅佐官（傅）；命长沙郡（湖南省长沙市）郡长李岷，当李璘的副总司令长官（都副大使）。命盛王李琦，当广陵军区（总部设江苏省扬州市）总司令官（大都督），管辖江南东路战区（总部设吴郡【江苏省苏州市】）。唐王朝无“路”编制，应是“道”的俗称）、淮南战区（总部跟广陵军区同设广陵【江苏省扬州市】）、河南战区（黄河以南）等总司令官（节度都使），命前江陵军区（总部设湖北省江陵县）政务秘书长（长



史)刘汇,当李琦的辅佐官(傅),命广陵郡(江苏省扬州市)政务秘书长(长史)李成式,当战区副总司令长官(都副大使)。丰王李珣(李隆基的儿子)当武威军区(总部设甘肃省武威市)总司令(都督),兼河西战区(总部设武威【甘肃省武威市】)、陇右战区(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)、安西战区(总部设龟兹【新疆库车县】)、北庭战区(总部设北庭府【新疆吉木萨尔县】)等总司令官(节度都使);命陇西郡(甘肃省陇西县)郡长、济阴郡(山东省定陶县)人邓景山当李珣的辅佐官(傅),兼副总司令长官(都副大使)。所需要的士卒、马匹、武器、粮秣,以及赏赐物品,都由各路(道)自己设法供应。其他各战区司令官、虢王李巨(参考本年【七五六】五月)等,仍保持原官。官属的遴选,机构的设立,都自行决定,事后再行奏报。”事实上,李琦、李珣只挂虚名,都不离开皇宫,只李璘前往就职(去年【七五五】十二月十五日已任命李璘当山南司令官,唯当时只是遥领)。另设山南东道战区(总部设襄阳【湖北省襄樊市】)司令官(节度使),管辖襄阳等九郡;擢升五府军事指挥区司令官(五府经略使)当岭南战区(总部设南海【广东省广州市】)司令官(节度使),管辖南海(广州市)等二十二郡。擢升五溪军事指挥区司令官(五溪经略使)当黔中战区(总部设黔中【四川省彭水县】)司令官(节度使),管辖黔中道各郡(当时,黔中司令官是赵国珍,岭南司令官是何履光,参考本年【七五六】五月四日)。江南道分割为江南东道、江南西道(江南道早分东西二道,参考七三三年十二月);江南东道管辖余杭(浙江省杭州市)等郡,江南西道管辖豫章(江西省南昌市)等郡。

最初,全国各地听到潼关(陕西省潼关县)失守消息,不知道皇帝逃到什么地方,直到这道诏书颁布,才知道皇帝在哪里。刘汇,是刘秩的老弟。

燕帝安禄山训令关中(陕西省中部)最高统帅孙孝哲,把唐王朝霍国长公主(李隆基的姐妹,嫁裴虚己),以及没有来得及逃出长安的唐王朝李姓皇族的王妃、驸马等,押送崇仁坊,全部诛杀,挖出心肝,用来祭奠他的长子安庆宗(安庆宗之死,参考去年【七五五】十一月)。杨国忠(杨钊)、高力士的亲戚朋友,以及安禄山平常最厌恶的一些人,都不免一死,一次共杀八十三人,有些更用铁棒强行揭开他的天灵盖,脑浆鲜血,流满街巷。

七月十七日,再诛杀李姓皇孙及郡主、县主二十余人。



七月十八日，李隆基抵达巴西郡（四川省绵阳市），郡长崔涣出城迎接，李隆基跟他谈话，十分欣赏，宰相房琯再特别推荐，当天（七月十八日），李隆基即任命崔涣当副监督长（门下侍郎）、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；而命韦见素当最高监督长（左相）。崔涣，是崔玄暉的孙儿（崔玄暉，因罢黜武曌而被封的五王之一，参考七〇五年五月）。

最初，京兆（首都长安）人李泌，少年时就以才能干练、思维敏捷，闻名于世，李隆基命他跟当时封忠王的李亨交游。李亨后来擢升太子，李泌年龄也已长大，上疏对国事提出意见。李隆基打算给他一个官位，李泌拒不接受，李隆基遂命他以平民的身份，跟李亨结成朋友，李亨总是称他“先生”。杨国忠（杨钊）对这种亲密现象，大为讨厌，上疏把李泌贬到蕲春郡（湖北省蕲春县），后来总算被赦免回来，遂不再做官，到颍阳（河南省登封市西颍阳乡）隐居。李亨从马嵬（陕西省兴平市西马嵬镇）北上时，派使节召唤，李泌遂赶到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晋见，李亨大喜，出外时并马而行，回营时床对床休息，好像仍是太子时代，事情不管大小，都跟李泌商议，李泌的话，李亨没有一句不听从，甚至任免高级文武官员，也征求李泌的意见。李亨打算请李泌当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，李泌坚决辞让，说：“陛下把我当做宾客、朋友，比当宰相要尊贵得多，为什么要使我委屈！”李亨才停止（李泌，是李弼的六世孙；李弼，参考五五〇年十二月）。

燕帝安禄山派将领高嵩，携带诏书和绸缎，西上引诱河陇一带（指甘肃省东部）唐军将士，大震关（甘肃省张家川县东南）保安司令（关使）郭英乂把他生擒，斩首。

同罗部落（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北）、突厥部落（东突厥汗国亡后残余）逃走时，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大为骚动，官员居民，四下奔走躲藏，监狱里的囚犯也冲出牢房。燕政府西京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崔光远，认为燕军将要逃走，立刻派军队包围孙孝哲（燕政府西京留守长官）的住宅。孙孝哲把情形奏报安禄山，崔光远得到消息，遂跟长安（西京长安西半城）县长苏震，率属官十余人北奔。

七月二十七日，崔光远等抵达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。李亨命崔光远当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兼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兼京兆尹），派他到渭水北岸召集所有逃亡的官员和平民。命苏震当副总监察官（中丞）。苏震，是苏瓌的孙儿（苏瓌，参考七一〇年十一月）。

安祿山命田乾真当西京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。

唐政府中央监察官（侍御史）吕諲，见习立法官（右拾遗）杨綰，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县长、安平（河北省安平县）人崔器，陆陆续续逃到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。李亨命吕諲、崔器当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，杨綰当皇家言行记录官（起居舍人）兼诏书撰写官（知制诰）。

李亨训令河西战区（总部设武威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）李嗣业，率军五千人前来皇帝所在地，李嗣业跟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梁宰商议，考虑暂不出兵，等到大局进一步变化。绥德（陕西省清涧县西北折家坪镇）征兵府司令（折冲）段秀实责备李嗣业说：“天下哪有君父要求紧急救援，臣子却安心地停在那里，不肯动身（“君”“父”结合的结果，必然是“臣”“子”结合，这种思想在唐王朝时已经成熟）！你平常一向以大丈夫自许，今天的情形看来，不过小儿女而已。”李嗣业大为羞惭，立即报告梁宰，遵照中央指定的数目派军，命段秀实当自己的助手，一齐前往皇帝所在地。

李亨又向安西战区（总部设龟兹【新疆库车县】）征兵，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李栖筠，征调精锐部队七千人，勉励他们尽忠行义，欢送出发。

李亨下诏把扶风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改称凤翔郡。

七月二十八日，李隆基抵达成都（蜀郡郡政府所在县，四川省成都市），随从官员及护驾六军，能够到达的，仅只一千三百人。

十、李亨登上帝位

七五六年，燕军将领令狐潮，围攻雍丘（河南省杞县）四十余日，孤城跟外界完全隔绝。令狐潮听到李隆基逃往巴蜀（四川省）消息，再写信劝告守将张巡。守军有高级将领六个人，位置都到开府（文散官一级，从一品）、特进（文散官二级，正二品），告诉张巡：雍丘（河南省杞县）守军力量薄弱，无法抵抗，而唐帝李隆基是死是活，还不知道，不如投降；张巡假装同意。第二天，大厅供上皇帝画像（应是李隆基的画像），张巡率将士朝见叩头，每人都感动流泪。张巡把六位高级将领召唤到前面，责备他们背叛大义，一齐斩首，军心更为振奋。然而雍丘（河南省杞县）城里箭已射完，张巡用稻草扎成一千余个草人，披上黑衣服，于夜晚从城上缒



到城外，好像发动突击，燕军在惊慌中箭如雨下，很久才发现中计；张巡拉草人上去，凭空得到箭数十万支。以后，张巡再于夜晚缒草人到城外，燕军都纵声大笑，拒绝受骗，而且也不再戒备，张巡遂派敢死队五百人，于夜间砍入敌营，燕军大败，焚毁营垒逃走，张巡追击十余华里。令狐潮羞愧难当，增援后再度围攻。

张巡派贵族征兵府副司令（郎将）雷万春在城上跟令狐潮对话，还没有说完，燕军发箭射击，雷万春脸上被射中六箭，而仍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。令狐潮疑心是木头人，派间谍前往询问，不禁大吃一惊，遥遥告诉张巡说：“刚才看到雷将军，才知道你的军令森严，然而，天道怎能改变！”张巡反驳说：“你根本不了解人伦，怎么能了解天道！”不久，张巡出城攻击，生擒燕军将士十四人，斩首一百余人。燕军于是趁夜逃走，退守陈留郡（燕政府河南战区总部，河南省开封市），不敢再出来（传统史书对“忠”、“勇”、“孝”的描写，往往不可信，雷万春就是一例，军令再严，无法消除痛彻心腑，岂能不动？六箭中脸，脸成肉酱，眼瞎鼻陷，铁镞穿脑，岂能不倒？雷万春正跟令狐潮对话，相距不会太远，怎能误为木人？脸上必有鲜血，城下岂看不见，而要间谍上前窥探？如果六箭不一一楔入，难道只悬挂两颊！过度夸张，反使人觉得全盘都假）。

不久，燕军骑兵七千余人，进驻白沙涡（河南省宁陵县西），张巡趁夜袭击，大破燕军。班师途中抵达桃陵（河南省杞县东南），正碰上燕军的增援部队四百余人，于是把他们全部俘虏，依照种族及地域，分别处理：妫川郡（河北省怀来县）、密云郡（北京市密云县）人，以及蛮族士卒，全部斩首；荥阳郡（河南省郑州市）、陈留郡（河南省开封市）被胁迫参军的上卒，都释放他们各回故乡。十天半月期间，人民从燕军占领区逃到唐政府军辖区的，有一万余户。

河北道（黄河以北）各郡，仍继续效忠唐政府。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郡长王侑打算投降燕军，各将领反对，利用踢马球机会，乱马齐上，把他踏死。当时，信都郡（河北省冀州市）郡长乌承恩部下，有朔方兵团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三千人，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各将领派使节宗仙运，连同乡绅父老，前往信都郡，欢迎乌承恩移驻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，乌承恩推辞说：没有接到诏令，不敢擅自做主。宗仙运告诉乌承恩说：“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在地势上完全控制燕蓟（河北省北部），道路四通八达，可以直到河洛（河南省中部）；更有井陉（太行八陉

之五，河北省鹿泉市西）险要，足以扼住叛贼的咽喉。现在，皇上（李隆基）大驾虽然，迁移南下，李光弼收兵退回晋阳（北京、太原府所在县，山西省太原市），王侁暂时统率后方部队，打算献出城池，向盗匪投降，人心不服，以致使他身首异处。您的军队，战斗力强大，纪律严明，无论远近，没有人可以抵挡。如果为帝国打算，最好移驻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，跟李光弼互相呼应，则所建立的功勋，谁能相比！如果犹豫不决，又不戒备，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一旦沦陷，信都郡（河北省冀州市）怎么可能单独保全！”乌承恩不接受，宗仙运再下说辞：“将军不接纳我的建议，一定是恐怕军队太少。而今，人民生活无着，都愿报效国家，纷纷集结自卫，保护乡村城市，如果提高赏格，招兵买马，用不了十天，当可集合十万，跟朔方兵团（总部灵武）将士三千余人，混合编组，足可以完成勤王大业。如果舍弃要害，让它落到叛徒之手，住在四通八达的地方（指信都郡【河北省冀州市】），而自以为平安，这就跟把剑柄给别人，自己手握剑刃一样，唯一的结局就是失败。”乌承恩仍犹豫不定。乌承恩，是乌承玼的族兄（乌承玼，平卢战区【总部设柳城，辽宁省朝阳市】前锋司令，参考七三二年三月）。

本月（七月），燕军将领史思明、蔡希德，率军一万人，南下攻击九门（河北省藁城市西北）。攻到第十天，九门守军假装投降，却在城上埋伏武装战士。史思明上城时，伏兵发动攻击，史思明从城上掉下，被城下的防御工事鹿角——削尖的木桩，刺伤左胸。史思明连夜撤退，投奔博陵郡（河北省定州市）。

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郡长颜真卿，把用蜡丸封妥的奏章，送到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。李亨擢升颜真卿当国务院工程部长（工部尚书）兼总监察官（兼御史大夫），仍保持河北道征剿司令（招讨使）、巡察特使（采访使）、督导特使（处置使），人事命令以及赦免诏书，也用蜡丸封妥送给颜真卿（蜡丸，古代传递秘密文件最常用的媒体，把重要文件藏在蜡丸之中，冒充药丸，随身携带，以避免敌人搜查）。颜真卿把赦免诏书转发到河北（黄河以北）各郡，并派人转发到河南（黄河以南）、江淮（华东地区）。

直到现在，各道才知道李亨在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登极，为国效忠的意志，更为坚强。

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子仪等，



率军五万人，从河北（黄河以北）返抵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，灵武郡军事上的威力，开始强大，人们反攻复国的希望，更为坚定。

八月一日，李亨命郭子仪当国务院国防部长（武部尚书）兼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郡政府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；李光弼当国务院财政部长（户部尚书）兼北都（应是北京）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留守长官；二人都兼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，而原有官职，仍然保持。李光弼率景城（河北省沧州市东南）、河间（河北省河间市）两郡民兵五千人，前往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。

之前，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王承业（参考本年【七五六】正月）在职时，政风堕落，军纪败坏，政府派中央监察官（侍御史）崔众，接收军队。不久，又派宦官诛杀王承业。崔众对王承业心怀轻视，乘机落井下石，对他任意侮辱，李光弼一直愤愤不平。现在，中央训令崔众把军队交给李光弼，崔众见到李光弼，态度傲慢，更不按时移交，李光弼大怒，逮捕崔众，斩首，军中震恐。

八月二日，李隆基下诏，赦免天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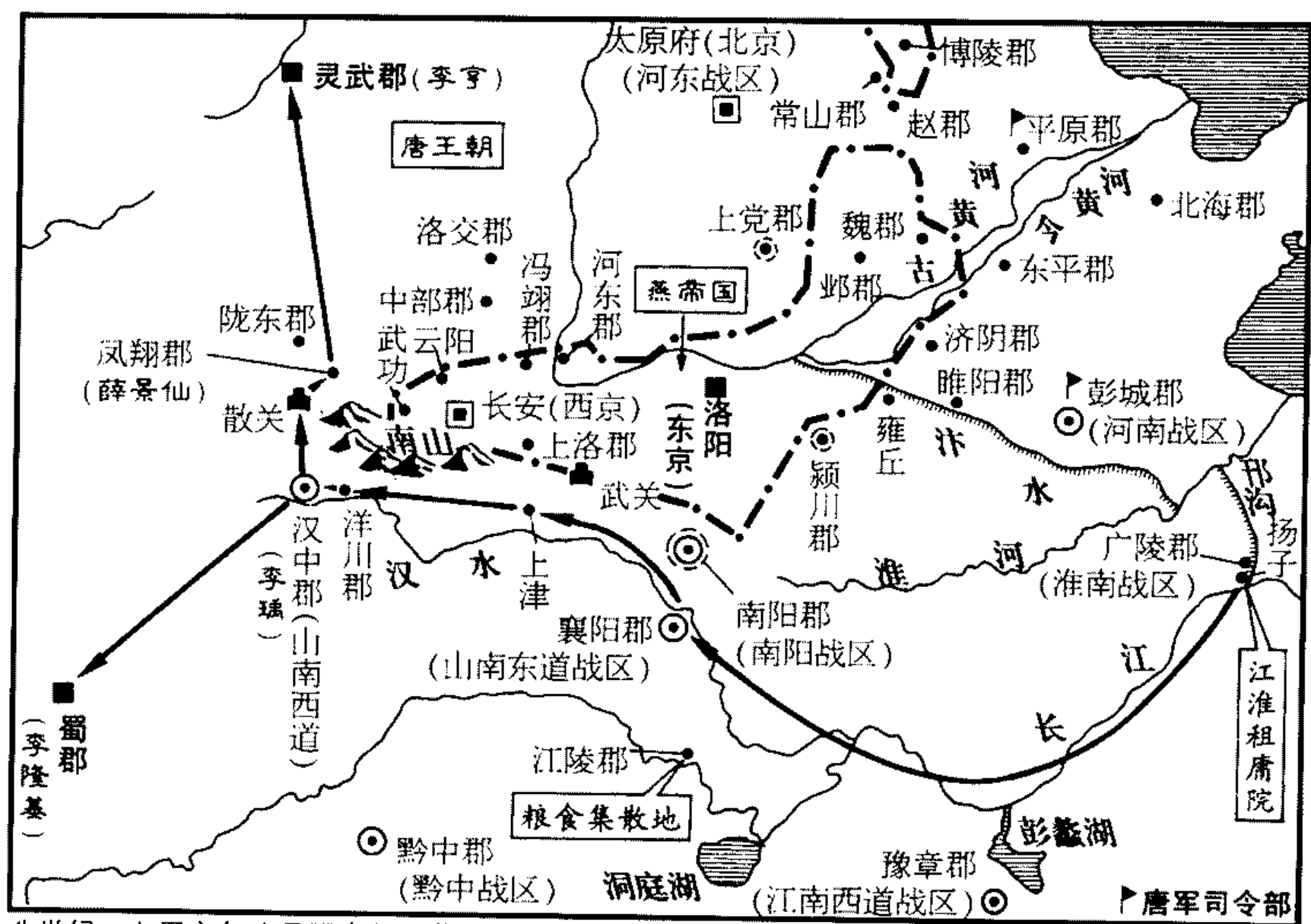
北海郡（山东省青州市）郡长贺兰进明（贺兰，复姓）派总务官（录事参军）第五琦（第五，复姓）到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奏报请示公务。第五琦向李隆基建议说：“现在军事紧张，财务最为急迫，田赋捐税，大多数来自江淮（华东地区），请陛下赐给我一个官职，我有办法使军事供应，不会短缺。”李隆基大喜，命第五琦当行政监察官（监察御史）、江淮物资调节总监（江淮租庸使）。

燕军将领史思明再攻九门（河北省藁城市西北）。

八月十日，攻克，诛杀数千人；向东进军包围藁城（河北省藁城市）。

燕政府河南战区（总部设陈留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庭望，率各族混合兵团二万余人，向东攻击宁陵（河南省宁陵县）、襄邑（河南省睢县）；深夜，距雍丘城（河南省杞县）三十华里，扎营休息。雍丘（河南省杞县）守将张巡，率敢死队三千人，手拿短兵器发动偷袭，大破燕军，格杀及俘虏超过一半。李庭望集结残兵，趁夜逃走。

八月十二日，李亨从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派出的使节，抵达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，向老爹李隆基奏报登极称帝事（李亨于七月十二日即位，至今恰三十日）。李隆基高兴说：“我儿上顺天意，下应人心，我还忧虑什么！”



八世纪·七五六年八月至十月 薛景仙、第五琦策划江淮进贡路线

八月十六日，李隆基下诏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的‘制’（诏书）、‘敕’（训令），改称‘诰’，官员上疏给我，不再称‘陛下’，改称‘太上皇’；帝国大事，先奏报皇帝（李亨）裁决，再奏报我知。等到克复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我就不再管事。”

八月十八日，李隆基登上高台，命最高监督长（左相）韦见素、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房琯、崔涣，携带传国玉玺以及册封李亨当皇帝的诏书，前往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传位。

八月二十日，燕军将领史思明，攻陷藁城（河北省藁城市）。

当初，李隆基每逢宴会，先把祭祀部（太常）演奏雅乐的乐团，分为两部：一部称坐部，坐在堂上演奏；一部称站部，站在堂下演奏；雅乐开场之后，接着是皇家乐团（鼓吹）、蛮族声乐、戏剧歌舞（教坊）、京师戏曲、民间杂耍；又用“山车”、“旱船”，载着他们，来回演出（“山车”，车上装潢楼阁山村；“旱船”，就是船状的车），由宫女歌舞《霓裳羽衣曲》。又命会跳舞的马一百匹进场，每匹马都口衔酒杯，向皇上呈献，表示祝福。又把受过训练，十分驯服的犀牛、大象，带到宴会现场，牠们或者表演跪拜，或者踏着音乐跳舞。安禄山看到，大为喜悦。既攻克长安（陕



西省西安市)，下令搜捕皇家乐师，连同乐器、舞衣，以及会跳舞的马、犀牛、象，全部运到洛阳（燕首都，河南省洛阳市）。

燕帝安禄山在首都洛阳凝碧池，设宴招待他的臣属，集合李隆基时代的皇家乐团，作大规模御前演奏。“皇家梨园子弟”（参考七一四年正月）触景生情，往往忍不住叹息流泪，安禄山的皇家卫士手执刀剑，斜着眼严密注视。音乐师雷海清忍不住悲愤，把乐器摔到地上，面向西方恸哭。安禄山大怒，把雷海清押到试马殿前，绑到柱子上，大卸八块而死。

安禄山听说李隆基逃出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时，很多居民趁着一片混乱，抢劫仓库（参考本年【七五六】六月十三日）。后来攻克长安，安禄山下令彻底搜索三天，于是，连同居民自己的私产，也一并没收。又训令特别市政府及县政府追踪，一文钱或一两重的东西，都要查明，对持有的人定罪，互相牵连之下，大肆逮捕，像藤蔓一样，左攀右延，没有终止，社会沸腾，人民越发想念唐王朝政府。

唐帝李亨自从离开马嵬（陕西省兴平市西马嵬镇）北上，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民间盛传：“太子到北方遣兵调将，不久就收复长安。”长安居民日夜盼望，有时甚至忽然惊叫起来说：“太子大军来了！”大家飞奔逃走，街市全空（太子军到，人民应该前去欢迎才对，但表现出来的却是逃走一空，好像逃避盗匪，这困惑在李亨跟回纥汗国盟约上，得到解释，参考明年【七五七】九月二十八日）。燕军远远望见北方尘烟升起，就大为惊恐，打算退走。京畿（首都长安附近）一带的英雄豪杰，往往诛杀燕军任命的官员，遥应唐军。燕军对他们立刻展开屠杀，平静一段时间后，人民抗暴军再度崛起，反复不断，燕军始终不能镇压。刚开始时，燕军的势力范围，包括京畿、洛交郡（陕西省富县）、中部郡（陕西省黄陵县）、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、陇东郡（陕西省陇县）；后来仅剩下一个长安城，西门以外，就是抗暴民兵的营垒；燕军力量所及，西方不超过武功（陕西省武功县西），南方不超过武关（陕西省商南县西北），北方不超过云阳（陕西省泾阳县北云阳镇）。江淮（华东地区）向唐政府上疏或进贡，都从襄阳郡（湖北省襄樊市）西上，绕道上津（湖北省郧西县西北上津镇），抵达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，再分道前往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或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。道路一直保持畅通，都是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郡长兼警备区司令（兼防御使）薛景仙的功劳。

十一、陈涛斜之败

七五六年，秋季，九月一日，燕军将领史思明包围赵郡（河北省赵县）。

九月五日，攻陷赵郡。进围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，只十天，攻陷常山郡，屠杀数千人。

唐政府建宁王李倓，英明果断，有才干谋略，追随老爹李亨从马嵬（陕西省兴平市西马嵬镇）北上，兵力既少，士卒又多是老弱残兵，途中不断遇到盗匪，李倓亲自挑选勇士组成敢死队，交互充当李亨的前锋和殿后部队，浴血抵抗袭击，保护老爹安全。李亨有时太忙，过了时候还没有吃饭，李倓就悲恸哭泣，不能自制，军中将领士卒，都对他怀最大尊敬。李亨打算命他当全国野战军元帅（天下兵马元帅），由他率各将领东征。李泌说：“建宁王（李倓）诚然是最高统帅的材料，可是，广平王（李俶）却是老哥。如果建宁王（李倓）平定天下，大功告成，岂不是逼着广平王（李俶）非当吴太伯不可（吴太伯事，参考二五二年二月注）？”李亨说：“广平王（李俶）是嫡长子，用不着当元帅来提高身价！”李泌说：“广平王（李俶）还没有正式被封太子，而今天下大乱，大家所有的寄托，都在元帅身上。如果建宁王（李倓）大事成功，陛下就是不封他当太子，那些追随他一同立功的人，谁肯答应！太宗（二任帝李世民）、太上皇（李隆基），就是一个例子。”李亨遂命广平王李俶，当全国野战军元帅（天下兵马元帅），统御所有将领。李倓听到，向李泌致谢说：“这正是我的心愿。”

李亨跟李泌一齐视察军营，士卒们常指指点点，暗中相告：“穿黄袍的，是圣人。穿白衣服的，是山人（隐士）！”李亨听到，告诉李泌说：“时局艰难的时候，不敢委屈你当官，只不过盼你穿上紫衣裳，解开大家的困惑。”李泌不得已接受，换上紫袍，进去叩谢，李亨笑说：“既穿上三品以上高官才可以穿的紫袍，怎么可以没有一个官衔！”从口袋里拿出训令，任命李泌当皇家资政，兼全国野战军元帅府总秘书长（侍谋军国、元帅府行军长史），李泌坚决辞让，李亨说：“我不敢逼你当我的臣属，只是要你帮助我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。等到盗贼平定，你就可以随心所欲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！”李泌只好接受。元帅府设在行宫之内，李俶晋见皇帝时，李



泌留守，李泌晋见皇帝时，李俶留守。李泌又向李亨进言说：“各将领畏惧陛下的威严，在陛下面前陈述军情时，往往不能畅所欲言，万一发生小的差错，可能造成大的灾害。我建议教他们先跟我和广平王（李俶）深入讨论，再由我和广平王（李俶）慢慢奏报，可以时批准，不可以时停止。”李亨同意。

当时，军事紧急，工作繁重，四面八方呈递来的奏章，从傍晚到天亮，没有一分钟中断，李亨命全部送到元帅府，李泌先行拆开披阅，遇到十万火急文书，或军事情报，立刻重新加封，隔着宫门，用特设的轮盘投入，请李亨裁决，其余的则等到第二天处理。宫廷殿堂所有钥匙符信，由李俶和李泌共同执掌。

李亨虽然依靠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的军队，但仍准备向外国借兵，使战斗力大幅提升，于是封幽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承寀（音 cǎi）当敦煌王，在仆固怀恩陪同下，前往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求援。李亨又征调拔汗那国（中亚纳曼干市 Namangan）军队，并要它转告西方城邦各国，允许回报丰富的赏赐，请他们派兵会同安西战区（总部设龟兹【新疆库车县】）军队，一同东来助战。但远水难救近火，李泌建议李亨说：“不如先到彭原郡（甘肃省宁县），等西北方面大军云集，再进到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呼应。那时候，各地田赋捐税也该运到，可以解决军中粮食问题。”李亨同意。

九月十七日，李亨从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出发。

前宦官总管（内侍）边令诚，从燕军逃回，李亨把他斩首。

九月二十五日，李亨抵达顺化郡（甘肃省庆阳县）。正遇上韦见素等从成都（蜀郡郡政府所在县，四川省成都市）北来，呈上玉玺及李隆基的传位诏书，李亨不肯接受，说：“只因中原还没有平静，暂时管理文武百官，怎么敢乘着危急，要求继承宝座！”文武百官一再请求，李亨一再拒绝，最后，把玉玺及诏书放到便殿，早晨、傍晚，李亨都要前去致敬，好像向老爹问安。

李亨因韦见素跟杨国忠（杨钊）一党，看他不起。一向听到房琯大名，所以诚心诚意相待。房琯每次晋见李亨，谈论国家大事，措辞及表情，都慷慨激昂。李亨十分动容，因此，军国大事，大多跟房琯商量。房琯也认为国家兴亡是自己的责任，所以知无不言，专断独行，其他宰相都拱手相让，不跟他竞争。

太上皇李隆基赏赐给张良娣一副镶有七种珠宝的马鞍，皇家资政（侍

谋军国)李泌警告李亨说:“天下大乱,全国分崩离析,皇上应该向人民显示节约,良娣不适合用它。我建议撤下那些珠宝,交给国库保房琯,等有人立战功时,作为奖励。”张良娣在后阁听到,发话说:“我们可是乡亲(张良娣是京兆新丰【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新丰镇】人,李泌是京兆【陕西省西安市】人),何至于这个样子!”李亨解释说:“李先生乃是为帝国打算。”遂命撤下珠宝。建宁王李倓正在走廊那里,忍不住失声哭泣,被李亨听到,大吃一惊,招呼他查问,李倓回答说:“我最近十分忧虑灾难一时不能平定。而今,陛下接纳规劝,速度如同流水,可以想见,用不了几天,就可看到陛下把太上皇(李隆基)迎回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!兴奋过度,喜极生悲。”张良娣从此痛恨李泌跟李倓。

李亨曾经在闲暇时和李泌谈到李林甫,打算训令各将领:克复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时,挖掘李林甫的坟墓,焚烧骨骸,扬弃骨灰。李泌说:“陛下正平定天下,何必仇视一个死人!他不过一堆枯骨,知道什么!白白显示陛下的心胸不够宽大(李林甫危害李亨事,参考七四六年及七四七年)。更重要的是,现在追随盗贼的人,都是陛下的仇敌,如果听到陛下对枯骨都要报复,恐怕会阻止他们反悔改过的决心。”李亨大不高兴,说:“这个蠹贼从前曾经用尽心机害我,那时候,我早上不能保证活到晚上,我之得以还有性命,只是侥幸。李林甫也讨厌你,只差没有把你害死而已(《通鉴》对此没有记载),你还替他说话!”李泌回答说:“我怎么不知道!只是太上皇(李隆基)统治全国将近五十年,世界太平,享尽荣华富贵。一旦发生意外变化,逃亡到遥远的巴蜀(四川省),南方穷苦,山水险恶,而太上皇(李隆基)年纪已高(本年七十二岁),突然间听到这项措施,势将认为陛下是为了韦妃的缘故(在一场大狱中,太子李亨的正妃韦女士被黜,参考七四六年七月),一定感到惭愧。万一因此生病,是陛下虽拥有天下,却不能容忍君亲!”李泌的话还没有说完,李亨已泪流满面,跑下台阶,向上天叩头说:“我没有想到这些,是上天通过你的口说话。”抱住李泌的脖子,哭泣不止。

一天晚上,李亨又对李泌说:“张良娣的祖母,是昭成太后的妹妹,太上皇(李隆基)念念不忘(昭成太后窦女士,是李隆基的娘亲,被武照害死,参考六九三年正月;张良娣的祖母【窦女士的妹妹】把李隆基养大,李隆基登极后,封邓国夫人;她的儿子张去逸生张良娣)。我打算封她当正宫皇后,以安慰太上皇(李隆基)的心意,你认为怎么样?”李泌回答说:

“陛下身在灵武（宁夏灵武县），因文武百官贪图建立功劳，所以登上宝座，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至于皇家私事，最好是等待太上皇（李隆基）的命令，只不过延迟一年半载而已。”李亨接受。

李亨从顺化郡（甘肃省庆阳县）出发。

十月三日，李亨抵达彭原郡（甘肃省宁县）。

最初，李林甫当宰相，监察官员向皇帝作任何建议，事前都要先报告宰相；晋见皇帝之后，又要向宰相报告他奏报的内容；监察官（御史）上疏皇帝，也必须总监察官（大夫）一同署名。

现在，李亨下诏废除所有限制，敞开抨击时政的道路。又命宰相轮流到联合办公厅（政事堂）值班，负责批阅公文及听候皇帝指示，每十天轮流一次。这是对李林甫、杨国忠（杨钊）专权蒙蔽的一种补救措施。

江淮物资调节总监（江淮租庸使）第五琦，前往彭原郡（甘肃省宁县）晋见李亨，建议：用江淮（华东地区）赋税，购买当地绸缎，逆长江、汉水而上，运到洋川郡（陕西省洋县），命汉中王李瑀（时驻汉中郡【陕西省汉中市】），再由陆路运到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，支援前线。李亨批准。

不久，李亨加授第五琦官位：山南等五道财政总监（山南等五道度支使）。第五琦制定食盐专卖法，唐政府财政，得以富足。

宰相房琯喜爱友朋满座，高谈阔论，大量推荐当时知名之士，而对一些庸俗的人，却瞧不起，很多人都对他怨恨。北海郡（山东省青州市）郡长贺兰进明，前来皇帝所在地朝见，李亨命房琯发表贺兰进明当南海郡（广东省广州市）郡长，兼总监察官（兼御史大夫），担任岭南战区（总部设南海【广东省广州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。李隆基时代，地方重要首长，多带中央官位，安禄山兵变以后，更成定例，甚至地方政府幕僚，也加授中央官位，五代【十世纪】之后，直到宋王朝，竟成为正式官制）。房琯却发表贺兰进明当摄理总监察官（摄御史大夫）；贺兰进明进宫叩谢，李亨大为奇怪，贺兰进明乘势说明他跟房琯有私人恩怨，提醒李亨说：“晋王朝用王衍当三公（参考二九七年七月），整天高谈阔论，以致中原陷落。而今，房琯行事迂阔，大言不惭，徒有虚名，任用的人，都是不切实际的浮华之徒。他才真正地可跟王衍相比。陛下命他当宰相，恐怕不是帝国之福。而且，房琯在南方辅佐太上皇（李隆基），建议派遣陛下跟其他亲王，分别到各道担任战区首长（参考本年【七五六】七月十五日），却把陛下放逐



到遥远边塞，空旷荒凉，万里流沙的地方；而又把他的亲朋好友，散布各地，掌握大权（指李岷、李成武、邓景山等）。他的如意算盘是：只要太上皇（李隆基）一个儿子能平定天下，他就不失荣华富贵，这岂是忠臣的做法！”李亨深受影响，开始对房琯疏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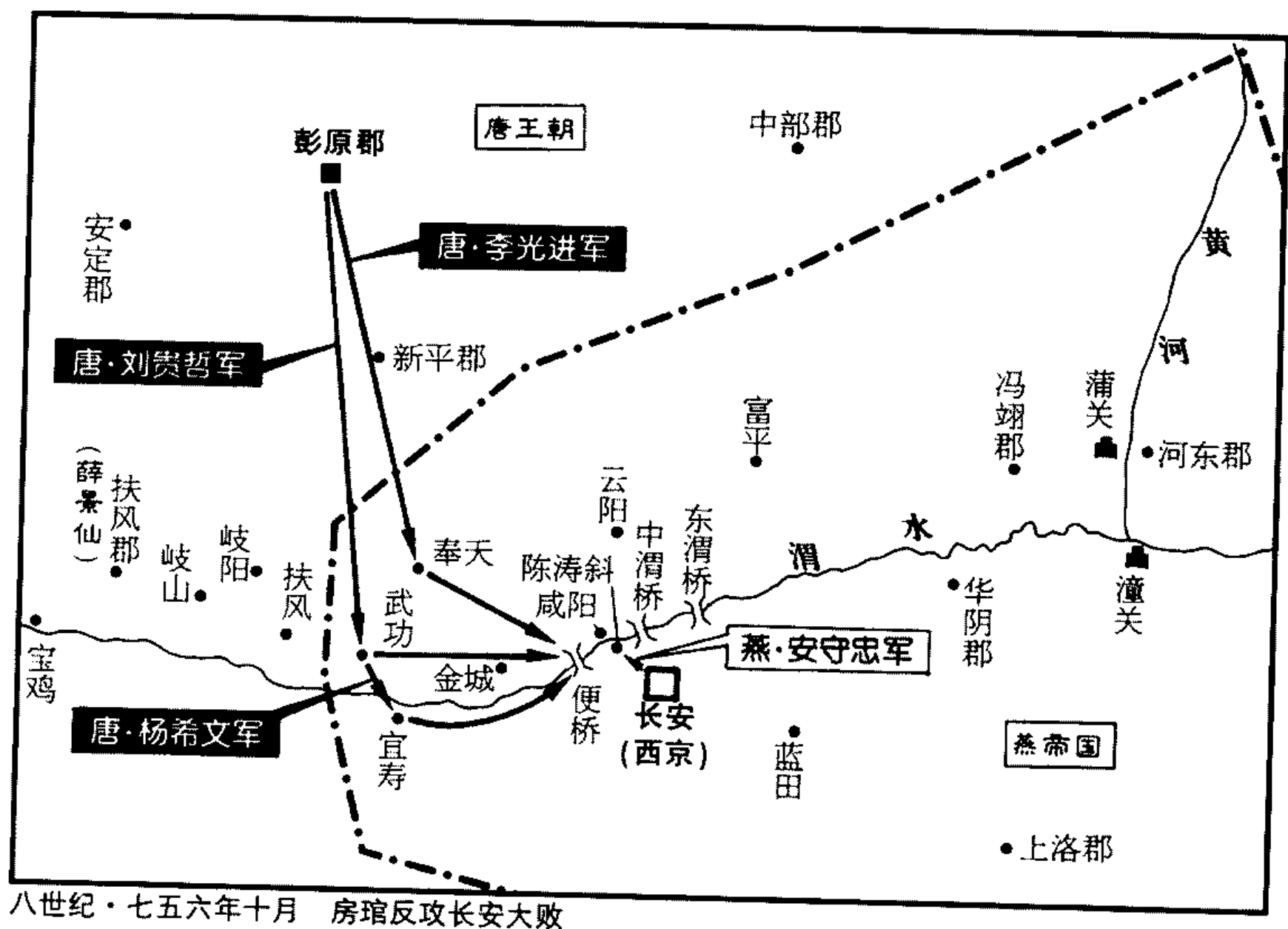
房琯察觉到他受排斥，于是请求率军出征，希望收复两京（西京长安及东京洛阳），李亨同意，命房琯“持节”，加授官位：首都长安征剿司令（招讨西京）兼蒲关（陕西省大荔县东黄河渡口）及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警备区司令（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）及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等。房琯请求自行挑选官员，命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邓景山当副司令官，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李揖当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，御前监督官（给事中）刘秩当参谋官。大军开拔后，又命国务院国防部长（兵部尚书）王思礼当第二副司令。房琯把军事全部交给李揖、刘秩，而二人又都是纯粹的文职人员，只知道谈论大计方略，一点也不了解军务。房琯对人说：“叛军的彪形大汉虽然很多，怎能挡得住我的刘秩！”房琯把东征军分为三个兵团，命初级将领杨希文率南翼兵团，从宜寿（陕西省周至县）东进；刘贵哲率中央兵团，从武功（陕西省武功县西）东进；李光进率北翼兵团，从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南下。李光进，是李光弼的老弟。

李亨命贺兰进明当河南战区（黄河以南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颖王李璣，最初奉派先到成都（蜀郡郡政府所在县，四川省成都市），剑南战区（总部蜀郡）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）崔圆出来迎接，在马前下跪叩头，李璣态度傲慢，不谦让阻止，崔圆怀恨在心。李璣到职两个月，社会秩序正常，崔圆上疏建议罢黜李璣，使他返回内宫（唐王朝亲王皇子，都不出宫），李隆基批准，另任命国务院国防部副部长（武部侍郎）李岷（音 héng）当剑南战区（总部设蜀郡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接替李璣。李岷，是李岷的老哥（李岷，参考七五四年八月）。不久，李隆基派李璣跟陈王李珪，一同晋见李亨，传达慰问之意。

现在，两位亲王抵达彭原郡（甘肃省宁县），晋见李亨。延王李玢（音 bīn）随同太上皇李隆基逃亡巴蜀（四川省），却追赶不上，李隆基大怒，要把他处死。汉中王李瑀竭力营救，李隆基命李玢也前往皇帝所在地（李珪、李玢，都是李隆基的儿子）。

十月四日，燕军将领令狐潮、王福德，率步骑兵一万余人，再攻雍丘（河南省杞县）。守将张巡出城迎战，大破燕军，杀数千人；令狐潮等逃走。



西京长安征剿司令（招讨西京）房琯，命东征军中央兵团及北翼兵团当前锋。

十月二十日，东征军抵达便桥（西渭桥，陕西省咸阳市西南）。

十月二十一日，两兵团在咸阳（陕西省咸阳市）东方的陈涛斜，跟燕军将领安守忠相遇，房琯使用车战古法，集中牛车两千辆，在步骑兵左右掩护下出击；燕军顺风擂动战鼓，嘶叫呐喊，驾车的牛震动惊骇。燕军纵火烧车，逃命的士卒和被烧痛狂奔的牛只，互相冲撞，火窟中乱成一团，唐政府东征军死伤四万余人，生还的不过几千人而已。

十月二十三日，房琯亲自指挥南翼兵团攻击，又大败；南翼兵团司令杨希文、中央兵团司令刘贵哲，都投降燕军。李亨听到房琯失败，大怒。幸而李泌竭力营救，李亨才原谅他，待他跟从前一样。

十二、安禄山全盲惨死

七五六年，敦煌王李承寀（音 cǎi）抵达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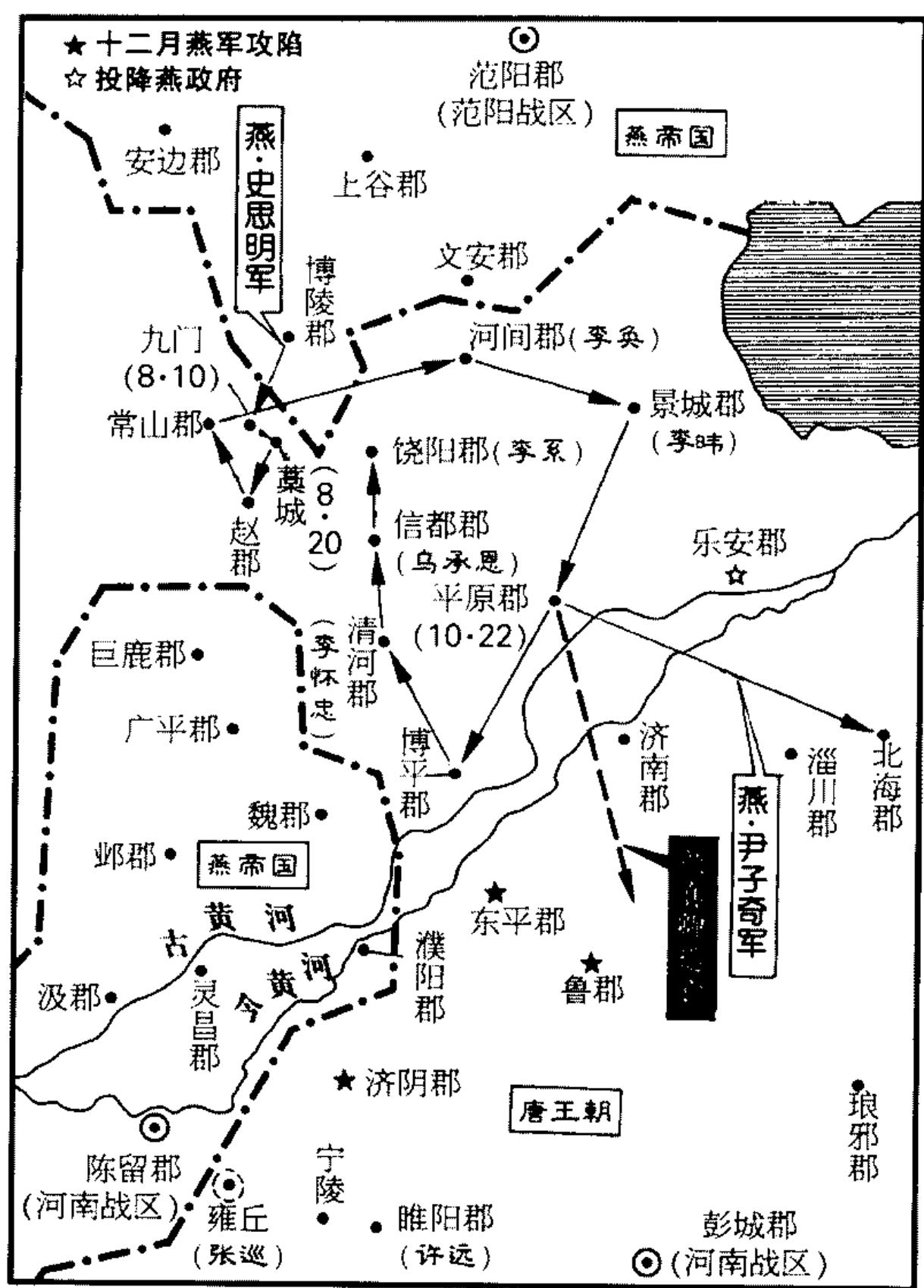


庭（设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。李承案出使，参考本年【七五六】九月），回纥可汗（二任）药罗葛磨延啜，把女儿嫁给他。派重要高官陪同李承案和左翼攻击司令（左武锋使）仆固怀恩，一齐回来，抵达彭原郡（甘肃省宁县），晋见李亨。李亨隆重招待回纥使节，送他回国，封回纥可汗的女儿当毗伽公主。

燕军将领尹子奇围攻河间郡（河北省河间市），四十余天，不能攻克，另一将领史思明率军支援。唐政府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郡长颜真卿，派他的将领和琳（和，姓），率军一万二千人往救，史思明迎头痛击，生擒和琳，一鼓作气，攻陷河间郡（河北省河间市），逮捕守将李旻，押送洛阳（燕首都，河南省洛阳市），斩首。又攻陷景城郡（河北省沧州市东南），郡长李晔投水自杀。史思明派两名骑兵，携带信件前往乐安郡（山东省惠民县）招降，乐安郡立刻献出郡城投降。史思明又派将领康没野波（康没，复姓），率先锋部队进攻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，军队还没有到，颜真卿知道无力抵抗。

冬季，十月二十二日，颜真卿放弃郡城，渡黄河南下逃走。史思明马上调动平原郡民兵，攻击清河郡（河北省清河县）、博平郡（山东省聊城市），全都攻陷。史思明率军把乌承恩包围在信都郡（河北省冀州市），乌承恩投降，亲自迎接史思明进城，交出军队和仓库，计战马三千匹、士卒一万人。史思明把乌承恩送到洛阳（河南省洛阳市），安禄山恢复他的官爵。

饶阳郡（河北省深州市）郡政府初级将领束鹿（河北省辛集市）人张兴，力大如牛，可举起万斤之重，而又头脑清晰。燕军攻击饶阳郡很久，过了一个年节，还不能攻下（自本年正月开始围攻）。而今，各郡都落到燕军之手，史思明集中全力围攻，切断所有对外交通，饶阳郡（河北省深州市）遂成为一个孤岛，郡长李系束手无策，纵火自杀，城遂陷落。史思明生擒张兴，命他站在马前，告诉他说：“将军真是一个勇士，能不能跟我同享荣华富贵！”张兴说：“我张兴，是唐王朝的忠臣，绝对不会投降。我已是要死的人，希望说几句话再死。”史思明说：“说出来听听！”张兴说：“最高领袖（李隆基）待安禄山，恩情好像父子，所有臣属，都比不上。他不但不知道报恩，反而进犯京师，残害人民。大丈夫虽然不能铲除叛逆，也不可以面向北方，向他称臣！我有一个小小建议，不知能不能采纳，将军所以追随叛徒，目的不过是荣华富贵，好像燕子在帐篷上筑巢，怎么能



八世纪·七五六年七月至十月 燕将史思明扫平河北

够久安！为什么不利用机会，诛杀安禄山，立刻就转祸为福，永保荣华富贵，岂不是件美事！”史思明大怒，把张兴绑在木头上，活活锯死，张兴破口大骂，直到断气才住口。

燕军每攻破一个城池，城里所有的妇女、衣服首饰，以及所有可以拿得动的财产，全都被抢劫一空；男人则给燕军挑东西、做苦力；老幼或衰弱患病的人，则用刀枪长矛刺死，作为游戏娱乐。安禄山最初交给史思明士卒三千人，命他平定河北（黄河以北），到现在，河北完全平定。每郡派军三千人驻防，其中混杂少数民族士卒，用做镇压。史思明返回博陵郡（河北省定州市）。

尹子奇率五千名骑兵，渡过黄河，夺取北海郡（山东省青州市），打算



南下再夺取江淮（华东地区）。正巧，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派将领葛逻支，率军支持唐政府，先出动骑兵二千人突然在范阳郡（北京市）城下出现。尹子奇得到消息，急率军北返。

十一月八日，回纥大军抵达带汗谷（内蒙古包头市北），跟唐政府将领郭子仪会师。

十一月十一日，唐回联军在榆林郡（内蒙古托克托县）黄河北岸，与同罗部落（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北）及当地蛮族部落作战，大破同罗部落等，杀三万人，俘虏一万人，河曲（河套）完全平定（同罗部落由长安北逃河曲，参考本年【七五六】七月二十二日）。郭子仪回军洛交郡（陕西省富县）。

李亨派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崔涣，前往江南（长江以南）安慰人民，并负责考选官员。

燕军将领令狐潮，率军一万余人，在雍丘（河南省杞县）城北扎营。守城将领张巡突击，大破燕军，令狐潮退走。

永王李璘，从小失去娘亲（生母郭顺仪早死【唐王朝小老婆群编制没有顺仪】），由老哥李亨领去抚养，时常抱着他睡觉。安禄山叛变后，李璘追随老爹李隆基逃往巴蜀（四川省）。李隆基派皇子们分别到各地负责军国重任（参考本年【七五六】七月十五日），监督院（门下省）高级顾问官（谏议大夫）高适反对，认为不可以，李隆基不接受。李璘官位是：四道战区司令官（四道：山南东道【湖北】、岭南道【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及越南北部】、黔中道【贵州】、江南西道【江西及湖南省】），总部设江陵郡（湖北省江陵县）。当时，江淮（华东地区）田赋捐税，都运到江陵，堆积如山。李璘招兵买马，集结战士数万人，每天开支万万钱。但事实上，他生长在深宫之中，不知道人生艰难，他的儿子襄城王李瑒（音 yáng），勇敢而有力气，喜爱军事，又用薛镠（音 liú）等当智囊，认为天下已经大乱，只有南方还完整、富裕，李璘手握四道兵权，疆域广达数千华里，应该占据金陵（江苏省南京市），保有江表（江东，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），建立新的政府，像晋帝国当年（司马睿经营建业，参考三〇七年九月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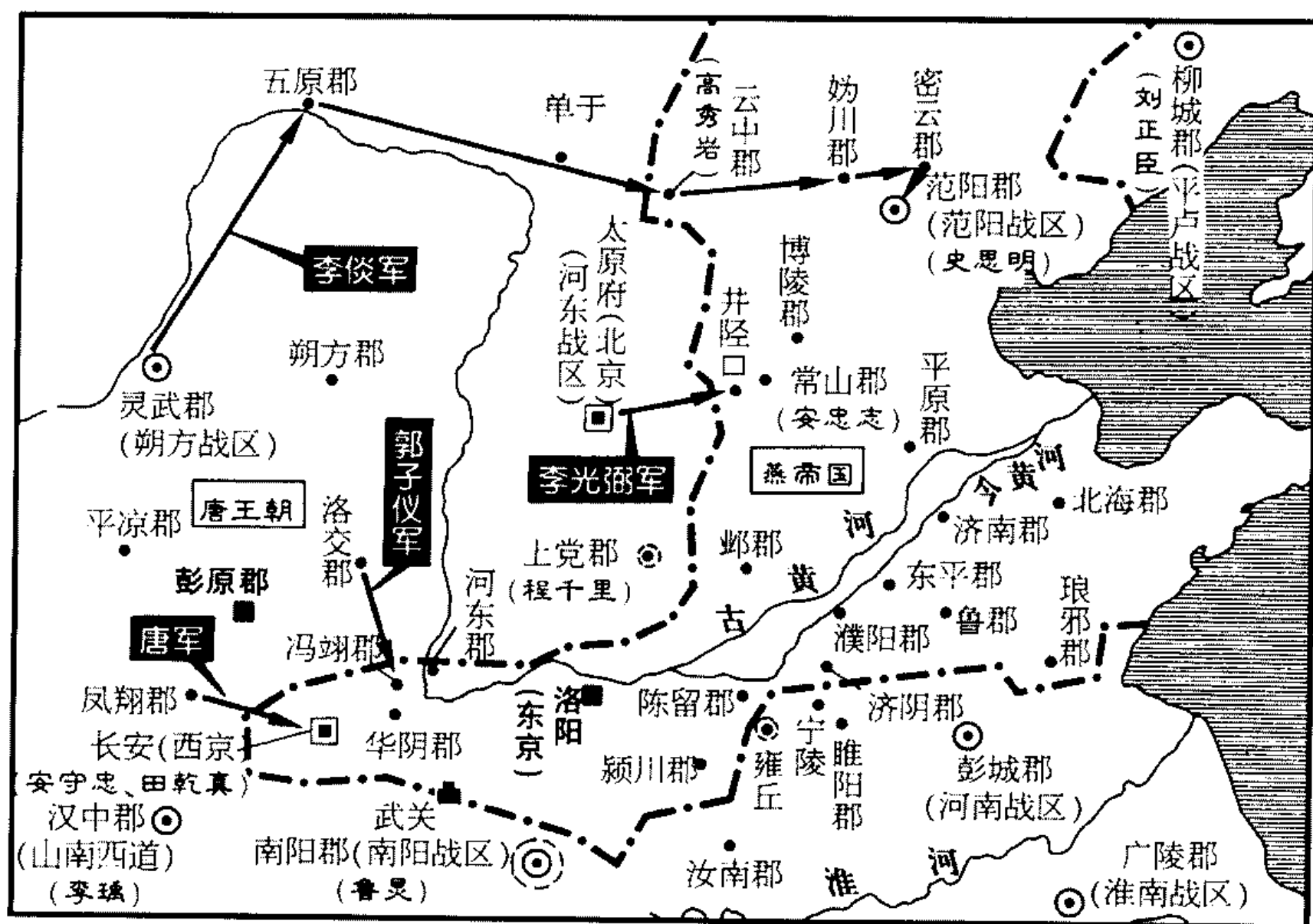
李亨得到消息，训令李璘返回巴蜀（四川省）晋见老爹，李璘不接受。江陵郡（湖北省江陵县）郡政府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李岷，发现情势紧急，声称有病，辞职，前往皇帝所在地。李亨命高适跟他商议对策，高适分析江东（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）形势，肯定李璘一定失败。

十二月，李亨下诏设淮南战区，管辖广陵（江苏省扬州市）等十二郡，命高适当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；再设淮南西道战区，管辖汝南（河南省汝南县）等五郡，命来瑱当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；命他们联合江东战区（总部设吴郡【江苏省苏州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韦陟，共同制裁李璘。

燕帝安禄山派军攻击颍川郡（河南省许昌市）。城里守军太少，又没有存粮，郡长薛愿、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庞坚竭力抵抗，燕军攻势猛烈，绕城一百华里以内的房屋村庄、山林树木，都烧成一片焦土（薛愿、庞坚守颍川，参考本年【七五六】正月十日）。经过了一整年，没有救兵，安禄山派阿史那承庆率军增援，日夜死斗十五天，城终于陷落，生擒薛愿、庞坚，押送洛阳；安禄山把他们捆绑，放到洛水岸边冰上，活活冻死。

李亨问皇家资政（侍谋军国）李泌说：“我们的敌人是如此之强，什么时候才可以消灭？”李泌回答说：“我观察发现，盗匪掳掠的女人和金钱珠宝，全都运回范阳（北京市），哪里有称霸天下、统一全国的雄心大志？现在，只有蛮族将领或许仍对安禄山效忠，汉人唯有高尚等几个人而已，其余的全出于裹胁。以我的判断，最多两年，世界上就再没有动乱。”李亨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李泌说：“盗匪中的勇将，不过史思明、安守忠、田乾真、张忠志（安忠志）、阿史那承庆等寥寥数人。而今，如果命李光弼从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东出井陉（太行八陉之五，河北省鹿泉市西），郭子仪从冯翊（陕西省大荔县）进入河东（山西省），则史思明、张忠志（安忠志）不敢离开范阳（北京市）、常山（河北省正定县）；安守忠、田乾真不敢离开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；我们用两路人马，就可以锁住他们四个将领。跟随在安禄山身边的，只剩下阿史那承庆一人。陛下只要训令郭子仪不要攻击华阴（陕西省华县），保持两京（西京长安、东京洛阳）之间的道路畅通，再征召的部队，在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集合，跟李光弼、郭子仪轮流出击。他们救头，我们攻他们的尾，他们救尾，我们攻击他们的头，使盗匪在数千华里的道路上，不停奔走，疲倦不堪，我们则以静制动，他们来我们就躲避，他们走我们就追赶，我们不攻击城池，不切断交通线。明年（七五七）春天，再命建宁王（李倓）当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司令长官（节度大使），顺着边塞，向北推进，跟李光弼军，南北夹击，夺取范阳（北京市），颠覆他们的巢穴，盗匪退没有地方可退，留在原地又不安全。然后勤王大军从四面八方围攻，叛徒一定被擒。”李亨大为喜悦。





八世纪·七五六年十二月 李泌《彭原对策》

当时，张良娣跟宦官李辅国，内外呼应，都讨厌李泌（参考本年【七五六】九月）。建宁王李倓对李泌说：“先生把我推荐给皇上，得以贡献臣子的力量，无法报答先生的大恩，愿替先生除去祸害。”李泌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李倓指出张良娣，李泌说：“这不是一个做臣属和儿子的人，应该说的话，希望你暂时把它放到脑后，不要先动手。”李倓不同意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永王李璘擅自率江防舰队，由江陵郡（湖北省江陵县）向东巡视，顺长江而下，军势强大，但此时仍没有显露他将独霸一方的割据阴谋。吴郡（江苏省苏州市）郡长兼江南东路（应是江南东道）巡察特使（采访使）李希言，以平等的地位，用官文书致函李璘，询问他率军东来的任务，李璘生气，分别派将领浑惟明（浑，姓）袭击李希言所在的吴郡（江苏省苏州市），李广琛袭击广陵郡（江苏省扬州市）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、淮南道（淮河以南）巡察特使（采访使）李成式所在的广陵郡。

李璘前进到当涂（安徽省当涂县），李希言派将领元景曜跟丹阳郡（江苏省镇江市）郡长阎敬之，李成式也派将领李承庆，分别率军抵抗。李璘军发动攻击，斩阎敬之示众；元景曜、李承庆都投降李璘，江淮（华东



地区)震动。

高适、来瑱、韦陟,赴任途中,得到消息,在安陆郡(湖北省安陆市)会商,互相盟誓,激励军队,宣布讨伐李璘。

燕军将领令狐潮、李庭望,围攻雍丘(河南省杞县),一连数月不能攻克。燕政府索性另设浚州(燕政府把唐政府的郡恢复称州),在雍丘(河南省杞县)以北兴筑新城,用以切断守军的运粮路线。燕军时常保持数万人的优势,而守将张巡才一千余人,但每次战斗,都能取胜。唐政府河南战区(黄河以南)司令官(节度使)虢王李巨驻军彭城郡(江苏省徐州市。自南阳郡【河南省邓州市】东下),加授张巡官位:前锋司令(先锋使)。本月(十二月),鲁郡(山东省兖州市)、东平郡(山东省东平县)、济阴郡(山东省定陶县),全被燕军攻陷。

燕军将领杨朝宗,率步骑兵混合兵团二万人,打算袭击宁陵(河南省宁陵县),切断张巡的后路。张巡只好放弃雍丘(河南省杞县),把军力集中宁陵(雍丘东五十五公里),严阵以待。这时,才跟睢阳郡(河南省商丘市)郡长许远见面。当天,杨朝宗率军抵达宁陵(河南省宁陵县)城西北,张巡、许远出战,一昼一夜数十会合,大破燕军,杀一万余人,尸体塞满汴水(流经宁陵城南),向下游漂去。燕军收拾残兵败将,乘夜逃走。

李亨任命张巡当河南战区(黄河以南)副司令官(节度副使)。张巡因将士们都有功劳,派使节晋见虢王李巨,请求发给空白委任状及赏赐物品,李巨只给平民征兵府司令(折冲,正四品上)及副司令(果毅,从五品下)委任状三十张,没有任何赏赐。张巡写信责备李巨,李巨仍然不理。

七五七年,春季,正月,燕帝(一任)安禄山,自从发动兵变以来,眼睛视力,逐渐恶化,到了现在,双目全瞎,看不见东西,而又身害大疮,性情越发烦躁凶暴,左右侍从人员,稍微有一点不如意,就用鞭抽棍打,有时候甚至诛杀。登极称帝之后,住在洛阳(燕首都,河南省洛阳市)深宫里面,高级将领很难见他一面,都通过副立法长(中书侍郎)严庄奏报。严庄虽然地位尊贵而又手握大权,但也免不了受安禄山殴击。宦官李猪儿挨打的次数尤其是多(《旧唐书·安禄山传》:李猪儿是契丹人,十几岁时便侍奉安禄山,聪明伶俐,安禄山对他十分喜欢,于是用利刀强行把他的生殖器割掉,鲜血喷射而出,流满数升,几乎死亡,安禄山用微温的草灰敷上,一天一夜,李猪儿才从昏迷中苏醒,遂成为宦官,安禄山对他至为信任),左右侍从每人都不自保。

安禄山心爱的小老婆段皇后，生儿子安庆恩，安禄山打算让他代替安庆绪当继承人。安庆绪时常怕老爹把他处死，提心吊胆，不知道如何才好。严庄直截了当提醒安庆绪说：“有一件事情不得不做，机会不可丧失！”安庆绪说：“不管老哥做什么，我都听你的。”严庄又对李猪儿说：“你前前后后挨打，难道数得清？不做大事，随时会死！”李猪儿也同意。于是，入夜之后，严庄跟安庆绪手拿武器，守候寝殿门外，李猪儿提刀进入寝殿，一言不发，就照安禄山肚子上猛砍，左右侍从惊恐，不敢出声。安禄山经常在枕头下放一把刀，受伤之后，急摸那口刀，刀已不在，他握着帐竿狂摇，大喊说：“这是家贼！”肠子流出好几斗，断气身死（史书只载安禄山年五十余岁）。安庆绪就在御床下挖掘数尺深的大洞，用毡毛毯裹住尸体，埋在里面，警告宫中任何人不准泄露。

正月六日，清晨，严庄向文武百官宣布说，安禄山病势沉重，封晋王安庆绪当太子，不久，安庆绪登极（二任帝），尊安禄山当太上皇，然后宣告安禄山逝世，发布哀诏。安庆绪头脑昏庸，性情怯弱，讲话没有条理，严庄恐怕人心不服，所以命安庆绪尽量避免跟外人接触。安庆绪也乐得躲在宫中，每天尽情饮酒，狂欢取乐；把严庄当做老哥一样地尊重，命他当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，封冯翊王，事情不论大小，都由严庄裁决；对各将领也从优加官晋爵，讨他们欢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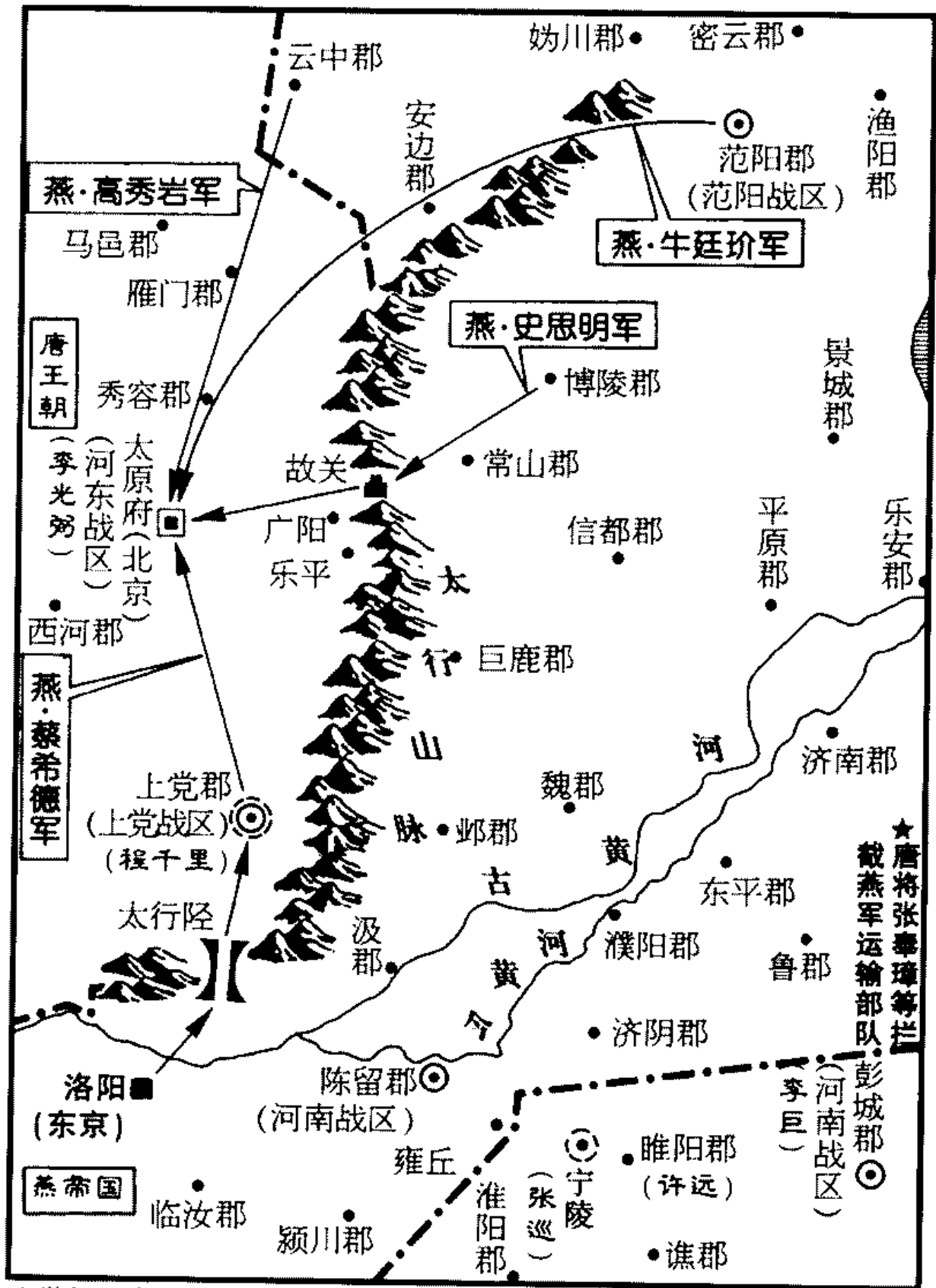
十三、李泌大战略

七五七年，燕军将领史思明从博陵郡（河北省定州市）、蔡希德从太行陁（太行八陁之二，河南省博爱县北）、高秀岩从大同（云中郡，山西省大同市）、牛廷玠从范阳郡（北京市）分别出发，共集合大军十万，围攻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。

唐政府北京、太原留守长官李光弼部下精兵，都调往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，剩下的地方民兵部队，全是乌合之众，不满一万人。史思明认为一挥手就可以把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攻下；攻下太原后，就长驱直入，夺取朔方战区（总部灵武）及河陇地区（甘肃省及青海省东部）。太原守将大为恐惧，建议加强城墙防御工事，严阵以待，李光弼说：“太原城长达四十华里，盗贼马上就到，我们现在才动工修补，还没有见到敌人，自己却先累得筋疲力尽。”于是亲自率领官兵居民，到城外挖掘壕

沟，制造土砖数十万个，没有人知道什么用处。燕军抵达后，立即发动攻击，李光弼就用土砖在城里增加城墙的厚度，城坏时立刻增补。史思明派人到山东（太行山以东）搬运攻城武器，命蛮族部队三千人护送，走到广阳（山西省平定县），唐军特遣部队将领慕容溢、张奉璋拦截，把他们全部诛杀（李光弼部将张奉璋据守石邑，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二月十六日。据《新唐书·史思明传》记载，史思明扫平河北【黄河以北】后，张奉璋等退守故关【山西省平定县东北娘子关】，史思明进攻，张奉璋等再退守乐平【山西省昔阳县】。如今在广阳发动突击）。

史思明包围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一个月有余，不能攻下，于是遴选精锐战士组成游骑兵，严格规定说：“我攻击北面时，你们在南面监视；我攻击东面时，你们在西面监视，抓住机会，立刻行动。”想不到李光弼训练



八世纪·七五七年正月 燕军四路围攻太原失败



严格，军令如山，阵地即令没有受到压力，警戒、巡逻，一点也不懈怠，所以燕军无法攻入。李光弼又悬赏招募一技之长的战士，只要有一项小本领，都立刻录取，随时派上用场，使每人都能发挥他们的才智。安边军（河北省蔚县境）有三个铸钱工人，擅长挖掘地道，燕军士卒在城下仰起头来诟骂城上守军，李光弼派地道兵从地道中抓住他的脚，拖到城墙上斩首；从此，燕军走路，都低头看着地面。燕军兴筑土山，用云梯攻城，李光弼挖掘地道对付，云梯只要接近城墙，地面即行崩塌。燕军最初攻城紧急，李光弼制作大炮，可发射巨石，一次就能击毙二十余人。燕军死亡达十分之二三，遂向后撤退数十步（大炮射程之外），但包围圈仍密不通风。李光弼诈降，派使节跟燕军盟誓，约定日期出城缴械，燕军大喜，不再戒备。李光弼命地道兵在燕军军营下遍挖地道，用坑木暂时顶住。到约定出降日期，李光弼把部队排列在城墙上，派低级军官率数千人出城，列队缴械，燕军大为兴奋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观看。不久，只听天崩地裂一声，营地塌陷，压死一千余人，大家惊慌恐惧，挣扎逃生，乱成一团。唐政府军战鼓齐擂，乘势出击，格杀及俘虏燕军，以万为单位计算。

而这时候，安禄山死亡消息传到。新登极的燕帝安庆绪命史思明回范阳郡（北京市）镇守，只留蔡希德等继续包围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。

燕帝（二任）安庆绪，任命将领尹子奇当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州长、河南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七五七年，春季，正月二十五日，尹子奇集结妫州（河北省怀来县）、檀州（北京市密云县），及同罗部落（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北）、奚部落（滦河上游）战斗部队十三万人，进逼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。睢阳郡郡长许远，向驻防宁陵（河南省宁陵县）的河南战区（黄河以南）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）张巡求救，张巡遂自宁陵率军进入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，共同守城（宁陵位睢阳西北二十公里）。张巡军队有三千人，许远军队有三千八百人，共六千八百人。燕军十三万全部抵达城下，张巡督促鼓励，日夜不停地苦战，有时一天多达二十次接触，十六天后，生擒燕军将领六十余人，格杀士卒二万余人，守城军士气倍增。许远告诉张巡说：“我性情懦弱，又不懂军事，而你智勇双全。我替你守卫，你替我作战。”从此之后，许远把军权交出，只负责征调粮秣，修理武器，提供后勤补充。军事计划及行动，全由张巡负责。

燕军趁夜撤退。

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子仪，认为河东郡（山西省永济市）位于两京（西京长安、东京洛阳）之间，扼住燕军的咽喉，如果能够夺回，两京（西京长安、东京洛阳）才可以各个击破。当时，燕军将领崔乾佑据守河东郡（山西省永济市）。

正月二十八日，郭子仪派间谍进入河东郡（山西省永济市），跟身在燕政府任职的唐政府官员密谋，约定等唐政府军进攻时，作为内应。

最初，平卢战区（总部设柳城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刘正臣（刘客奴），袭击范阳郡（北京市），失败而回（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四月及六月），安东总督（驻辽宁省义县东南）王玄志把他毒死（全国沸腾，政府法纪完全败坏，手握强兵，就是龙头老大，唐王朝迅速蜕变成黑道社会，将领们开始互相吞噬）。燕帝（一任）安禄山命他的将领徐归道当平卢战区（总部柳城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王玄志联合平卢将领侯希逸，击斩徐归道；又派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董秦，率军乘简陋小船渡渤海南下，会同大将田神功，攻击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、乐安郡（山东省惠民县），一一攻克，黄河征剿司令（防河招讨使）李铣，行使皇帝权力，任命董秦当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郡长。

二月十日，唐帝（十任肃宗）李亨抵达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。

郭子仪从洛交郡（陕西省富县）率军逼近河东郡（山西省永济市），另派一支军队攻击冯翊郡（陕西省大荔县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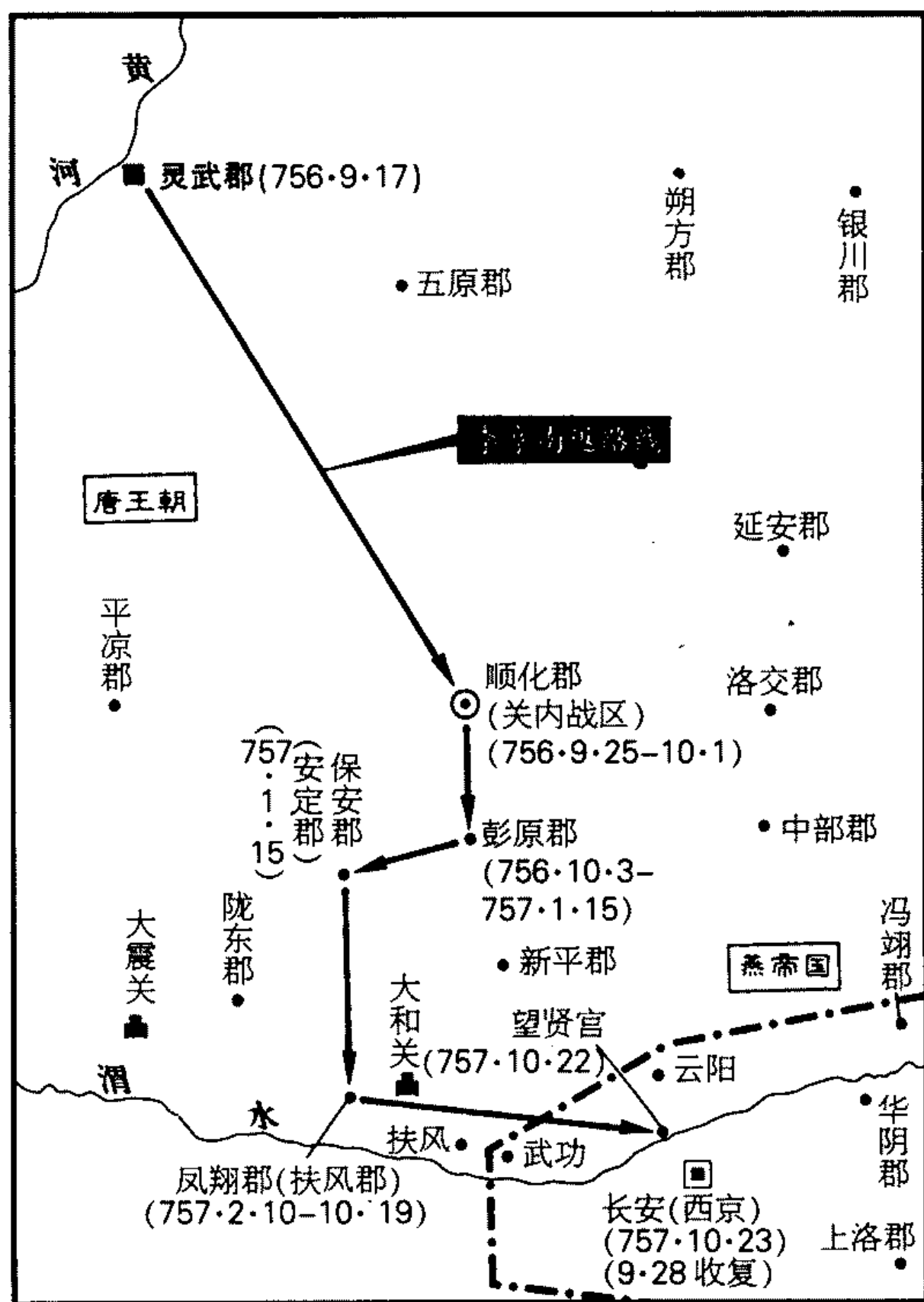
二月十一日，夜晚，燕政府河东郡郡政府户籍官（司户）韩旻等，翻出城墙，迎接唐政府军，格杀燕军士卒将近一千人，守将崔乾佑跳城而逃，得免一死。崔乾佑在稍微喘息之后，率领驻守城北的燕军，发动反攻，抵抗唐政府军，郭子仪把他们击败，崔乾佑逃走，郭子仪追击，杀四千人，俘虏五千人。崔乾佑逃到安邑（山西省运城市东北安邑镇），安邑居民开城欢迎，可是，燕军刚进去一半，城门突然关闭，居民发动攻击，把燕军全部屠杀。崔乾佑随在后队，没有进去，从白径岭（山西省运城市西南）逃走。唐政府遂收复河东郡（山西省永济市）。

李亨抵达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十天，陇右（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、河西（总部设武威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、安西（总部设龟兹【新疆库车县】）各战区及西域（新疆及中亚东部）各国特遣兵团，也先后抵达；江淮（华东地区）呈缴中央的捐税跟物资，也陆续运到洋川郡（陕西省洋县）、汉中郡（陕西省汉中市。江汉运输线，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



十月三日)。李亨派使节携带奏章，从散关（陕西省宝鸡市西南）前往成都（太上皇李隆基所在，四川省成都市），信差来往不断。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居民听说皇帝御驾已到，纷纷背离燕军，脱身投奔行宫所在地，日夜不绝。

唐政府军集结完毕，皇家资政（侍谋军国）李泌，建议派遣安西战区特遣兵团跟西域（新疆及中亚东部）各国的部众，依照彭原对策（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十二月），沿着西北边塞，向东北进击，自妫川郡（河北省怀来县）、密云郡（北京市密云县），南下夺取范阳郡（北京市）。李亨说：“而今，大军已经到齐，捐税物资也都运来，正应该趁着锐利的士气，直捣盗贼（燕政府）的心脏，不这样做，反而行军数千里，远到东北边塞，先夺取范阳郡（北京市），岂不是绕得太远！”李泌回答说：“用我们现有的



八世纪·七五六年九月至七五七年十月 唐帝李亨南返长安

军队，直接攻击两京（西京长安、东京洛阳），当然可以攻克。问题是，盗贼势将转弱为强，我们反而会再陷困境，不是谋求和平安宁的长远谋略。”李亨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李泌说：“我们所仗恃的主力，都是西北边防军和各蛮族部落军，能够忍耐寒冷，却不能忍耐炎热。如果趁他们刚来时的一股锐气，攻击安禄山已经疲惫的军队，一定可以战胜。然而，两京（西京长安、东京洛阳）的气候，已经转暖，盗贼一定收拾残兵败将，逃回他们的北方巢穴。关东（潼关以东）地带更是炎热，边防军及蛮族部众因不能适应，必然遭受到无法克服的困难，渴望早日班师，归心一动，就不可挽留。盗贼休养士卒，喂饱战马，等到政府军撤退，定会再度南下，战争可能没完没了。不如先派他们到寒冷地带，扫荡盗贼的巢穴，盗贼既无家可回，就可以彻底铲除。”李亨说：“我急切地盼望收复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迎接太上皇（李隆基）回来奉养，不可能实行你的计划。”

关内战区（陕西省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王思礼，驻军武功（陕西省武功县西），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郭英义驻军武功东郊，白水军基地司令（白水军使）王难得驻军西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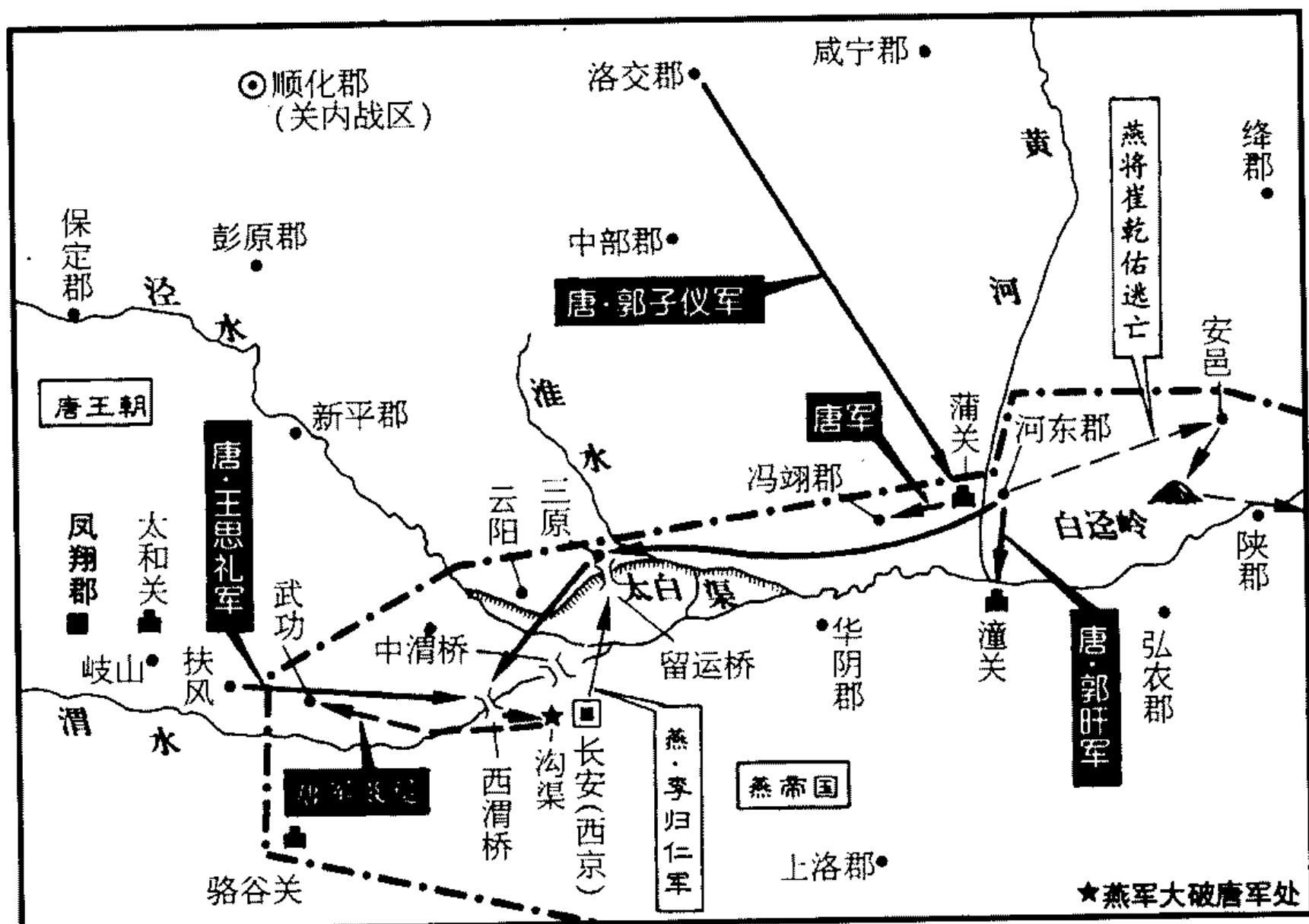
二月十九日，燕军将领安守忠等攻击武功（陕西省武功县西），郭英义迎战，失利，双颊被箭射穿，忍痛逃走；王难得看在眼里，拒绝出军救援，也落荒逃走；王思礼撤退到扶风（陕西省扶风县）。燕军游骑兵前进到太和关（陕西省岐山县北），距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五十华里（二地航空距离二十公里）。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大为震动，戒严。

唐政府北京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守将李光弼，率敢死队出城攻击燕军将领蔡希德，大破蔡希德军，杀七万余人（燕军共十万人围太原，史思明返范阳郡【北京市】，估计带走五万，不为不合理。蔡希德围城军应只有五万，也不为不合理，一次战役，竟死七万，可看出虚报战果已成风气，名将如李光弼，也不能避免）；蔡希德撤退。

燕帝安庆绪命史思明当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兼恒阳军（河北省正定县）基地司令，封妫川王；又命牛廷玠兼安阳军（河南省安阳市）基地司令；张忠志（安忠志）当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郡长兼民兵司令（兼团练使），镇守井陉口（太行八陉之五，河北省鹿泉市西）；其他官员及将领各回原任，招兵买马，抵抗唐政府军。

最初，安禄山攻克两京（西京长安、东京洛阳），所得到的金银珠宝，





八世纪·七五七年二月至五月 郭子仪收复冯翊、河东，反攻长安失利

都运到范阳郡（北京市）。史思明手握强大的精锐部队，又据守最富裕的城池，越发骄傲横暴，渐渐不理睬燕帝安庆绪的命令；安庆绪无法控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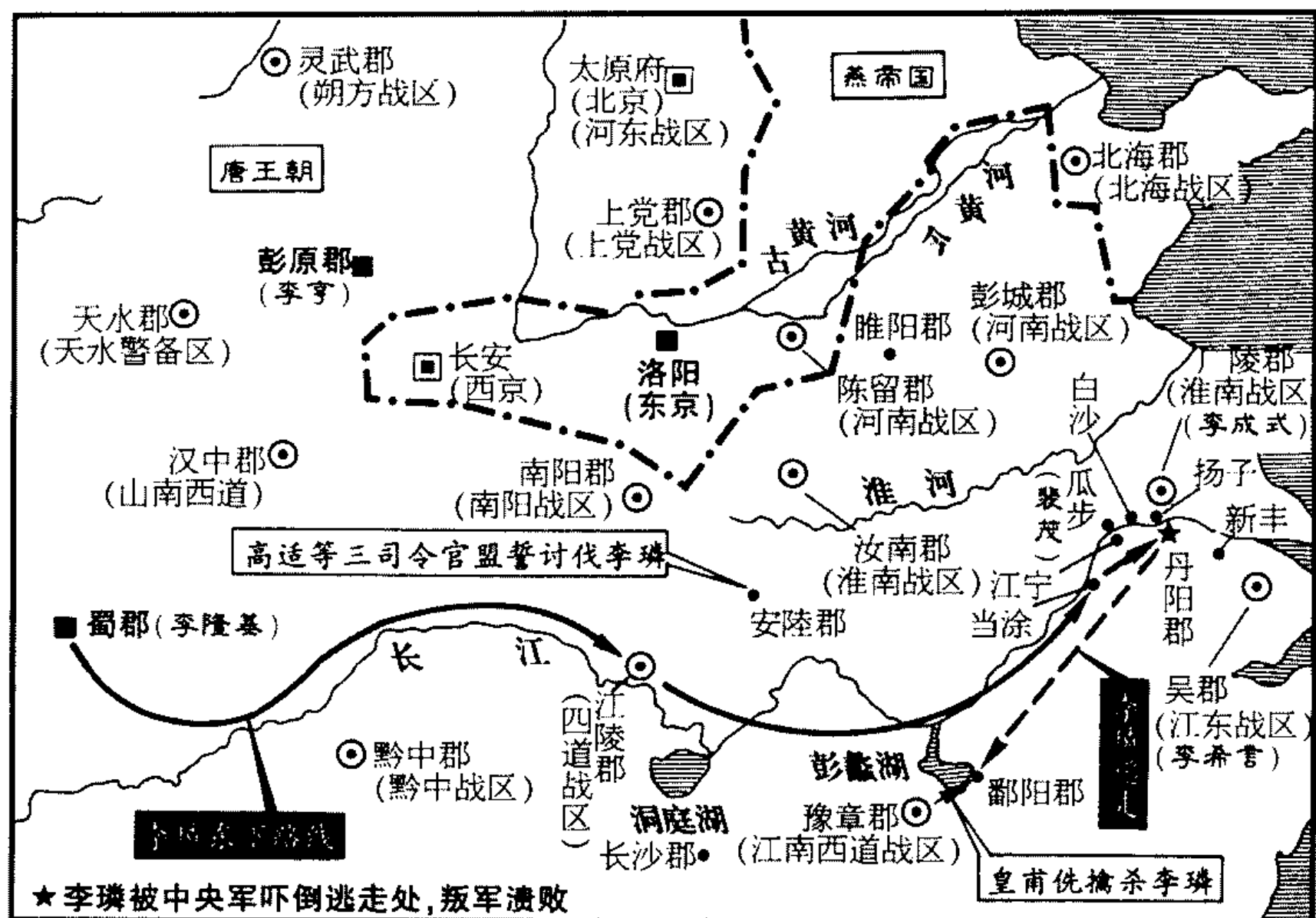
二月二十日，永王李璘兵败被杀，智囊薛镠（音 liú）等，全被处死。

二月二十二日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子仪，派他的儿子郭旻（音 gàn）跟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李韶光、大将王祚，自河东郡（山西省永济市）渡黄河南下攻击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，攻克，杀五百人。

燕帝安庆绪派关西战区（总部设长安【陕西省西安市】）司令官安守忠（时驻长安）反攻潼关。郭旻等大败，阵亡一万余人。李韶光、王祚战死，左翼攻击司令（左武锋使）仆固怀恩抱着马头，游过渭水，逃回河东郡（山西省永济市）。

太上皇李隆基想到张九龄的先见之明（张九龄力主斩安禄山，参考七三六年四月），不禁哭泣流涕，派宦官前往曲江（始兴郡郡政府所在县，广东省韶关市）张九龄坟前祭奠（张九龄是曲江人），对他的家族致送优厚礼物慰问。

燕政府河南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



八世纪·七五六年十二月至七五七年二月 永王李璣阴谋割据江南，兵败被杀

尹子奇，再率大军攻击唐政府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，守将张巡勉励将士说：“我身受国家的厚恩，唯一的回报，就是一死。可是想到各位捐献身体，牺牲性命，横尸旷野，所得的赏赐却无法跟你们的功劳相比，使我十分痛心（指控魏王李巨只肯给官衔，不肯给实用物资。参考去年【七五七】十二月）。”将士们情绪激动，誓言奋勇杀敌。张巡遂下令杀牛宰羊，大宴士卒，全军出动作战。燕军看到守军人数太少，忍不住大笑。张巡手举大旗，率各将领直冲敌阵，燕军崩溃，张巡斩燕军将领三十余人，杀士卒三千余人，追击数十华里。第二天，燕军集结，再回到城下，张巡出战，日夜不停，会战数十回合，每次都摧折燕军的锐气，但燕军仍不断攻城。

三月二十三日，燕政府关西战区（总部设长安【陕西省西安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守忠，率骑兵二万人，攻击唐政府河东郡（山西省永济市）；守将郭子仪把他击退，杀八千人，俘虏五千人。

十四、睢阳之围

七五七年，夏季，四月，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郡长颜真卿（南撤河



南，参考去年【七五六年】十月二十二日），绕道江陵郡（湖北省江陵县）、襄阳郡（湖北省襄樊市），北上抵达凤翔郡（唐帝李亨所在，陕西省凤翔县），李亨任命他当国务院司法部长（宪部尚书）。

李亨任命郭子仪当司空（三公之三）、全国野战军副元帅（天下兵马副元帅），命他率军前来增援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。

四月十三日，燕军将领李归仁，率骑兵五千人，在三原（陕西省三原县东北）北郊向郭子仪发动狙击。郭子仪命他的将领仆固怀恩、王仲升、浑瑊之、李若幽，在白渠（三原县南人工河）留运桥（三原县东南）埋伏反攻，几乎把李归仁兵团全部歼灭，李归仁跳到水里逃走。李若幽，是李神通的玄孙（淮安王李神通，参考六二六年九月）。

郭子仪跟关内战区（陕西省中部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王思礼，在西渭桥（便桥，陕西省咸阳市西南）会师，进驻湊水（渭水支流，流经长安城西南）西岸（湊，音 jué）。燕军将领安守忠、李归仁，驻军长安西郊清渠。两军对峙七天，唐政府军不能前进。

五月六日，安守忠假装后退，郭子仪全军追击。燕军用敢死队九千人组成长蛇阵，唐政府军猛攻，长蛇阵头尾霎时变成左右两翼，向唐军前后夹击，唐政府军遂大败；执行官（判官）韩洄、监军宦官孙知古，都被燕军生擒。军用物资、武器，全部抛弃。郭子仪撤退到武功（陕西省武功县西）固守。皇帝所在地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震动，中外戒严。

当时，唐政府仓库空虚，没有积蓄，李亨不得不依靠官职爵位，作为赏赐，各将领出征，分别给他们空白任命状，上自开府仪同三司（文散官一级，从一品）、特进（文散官二级，正二品）、直属部长（列卿）、禁卫军大将军（正三品），下到贵族征兵府司令（中郎将）、副司令（郎将）；由带兵官临时填上姓名。以后，正式任命状已缓不济急，于是改用临时证明书（信牒）任命官爵，有的甚至不是李姓皇族，也封亲王。各单位只依照现实兵力为准，来维持指挥系统，而不管官衔和爵位的高低大小。清渠之役战败后，唐政府继续用官爵收拾散兵游勇。从此之后，官爵已不值钱，没有鼓励作用，大家都看重物资赏赐。禁卫军大将军空白任命状，只能换几瓶酒，喝一次醉而已。凡是投军当兵的，一律穿紫色官服（三品以上）、佩金鱼袋（三品以上符信）。甚至有些政府官员的书僮家奴，也穿紫佩金，具有高官的正式铨叙资格，却做卑贱的工作。官位名号的泛滥和贬值，此时已到极点。



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房琯，性情高傲简慢，国家正在多灾多难，他却经常声称有病，不参加早朝，而且不把分内工作放在心上（房琯行事不切实际，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十月三日）。每天跟太子宫政务署长（庶子）刘秩、监督院高级顾问官（谏议大夫）李揖，高谈阔论佛道二教；或者听他的门客董庭兰弹琴，董庭兰遂利用宰相对他的欣赏，包揽权势，收受贿赂；监察官（御史）弹劾董庭兰贪赃枉法。

五月十日，李亨免除房琯的宰相职务，改当太子少师（太子三少之一）。另任命监督院高级顾问官（谏议大夫）张镐，当副立法长（中书侍郎）、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。

山南东道战区（总部设襄阳【湖北省襄樊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鲁炅，固守南阳郡（河南省邓州市。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五月四日）。燕军将领武令珣、田承嗣相继进攻，城里粮食吃完，一只老鼠值数百钱，居民大批饿死，尸首重叠堆积。李亨派宦官将军曹日升前去慰劳（“宦官将军”，既是宦官，又是禁卫军将军），可是包围圈水泄不通，不能进城。曹日升要求单人匹马闯进城里传达皇帝的命令，襄阳郡（湖北省襄樊市）郡长魏仲犀不准（魏仲犀，参考七五二年八月）。正巧，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郡长颜真卿从河北（黄河以北）绕道，经过这里，说：“曹将军不惜一死，传达皇上旨意，为什么阻止他！使节闯关失败，不过失去一个使节，万一闯关成功，一城人心，都可以坚固。”曹日升携带十名骑兵前往，燕军畏惧他的锐气，不敢逼近。城中守军自以为已没有希望，等看到曹日升，大喜。曹日升再为他们回到襄阳郡（湖北省襄樊市）搬运粮秣，派战士一千人护送进城，燕军也不能阻止。鲁炅在围城里整整一年（去年【七五六】五月被围），日夜艰苦奋战，筋疲力尽，不能支持。

五月十五日，夜晚，鲁炅打开城门，率残余守军数千人，突围而出，投奔襄阳郡（湖北省襄樊市）。燕军将领田承嗣追击，缠斗两天，无法取胜，只好撤退。当时，燕军计划南下江汉（华中地区）全靠鲁炅扼住通道，南夏（湖北省）得以保全。

司空（三公之三）郭子仪前往行宫门前请求贬官（为清渠之役战败负责）。

五月十七日，李亨贬郭子仪当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（左仆射）。

燕政府河南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尹子奇，增加援军，向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发动猛烈攻击。唐政府军守将张巡，在城里擂动战鼓，集合部队，好像就要出战。燕军得到情报，

从傍晚到第二天天亮，彻夜戒备。可是天亮之后，张巡下令停止擂鼓，解散部队。燕军在攻城的飞楼（人工高塔）上察看城里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也脱下铠甲休息。于是，张巡跟将军南霁云（南，姓。霁，音 jì）、征兵府副司令（郎将）雷万春等十余位将领，各率骑兵五十人，大开城门突击，直冲燕军营阵，抵达尹子奇军旗之下，营中霎时大乱，唐政府军杀燕军将领五十余人、士卒五千余人。张巡打算射击尹子奇，但不认识他，于是用削尖了的草箭，当做铁箭射出，被射中的人大为惊喜，认为张巡的箭已经用完，拿着草箭，飞奔前去报告尹子奇，于是张巡把尹子奇的面貌认得清楚。命南霁云发箭，一箭射中尹子奇的左眼，人随箭冲，几乎把尹子奇生擒。

尹子奇撤围退走。

六月七日，燕政府西京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田乾真，包围安邑（山西省运城市东北安邑镇）。正巧，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燕军守将杨务钦，密谋归降唐政府，唐政府河东郡（山西省永济市）郡长马承光，派军接应，杨务钦诛杀城中不肯追随他反正的燕军官兵，翻出城墙投降。田乾真解除安邑（山西省运城市东北安邑镇）包围，退走。

秋季，七月，河南战区（自安禄山叛变以来，河南【黄河以南】一直是主要战场。唐政府所设河南战区总部陈留郡【河南省开封市】早于前年【七五五】十二月五日沦陷，以后总部一直随着司令官【节度使】的替换而搬家。根据后文，此时总部应设于临淮郡【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北岸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贺兰进明，攻克高密郡（山东省诸城市）、琅邪郡（山东省临沂市），杀燕军二万余人。

七月六日，燕政府河南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尹子奇再集结武装部队数万人，攻击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。

先前，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郡长许远，在城里积蓄粮食高达六万石（音 dàn），虢王李巨训令分一半给濮阳（山东省鄄城县）、济阴（山东省定陶市）二郡。许远坚决反对，李巨拒不采纳。不久，济阴郡（山东省定陶市）在得到粮食后，投降燕军（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十二月）；而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的粮食，现在已经吃光。将士们每天只分到一合米（十合是一升，十升是一斗），另外掺杂茶叶、纸张、树皮，搅拌在一起煮吃。燕军的运输线畅通无阻，粮食充足，战败之后，重新补充再战。而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守军死一个少一个，兵源断绝，附近所有唐政府军既不肯派兵援救，也不肯接济粮食，士卒只剩下一千六百人，而且都饿得



骨瘦如柴，或身染疾病，无法出击作战，于是燕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，逼近城池，张巡加强守城设备抵抗。

燕军开始使用云梯，形状像半道长虹，上面容纳精兵二百人，一直推进到城下，打算跳到城里。张巡事先在城墙上凿出三个大洞，等到云梯推进时，一个洞口伸出一根木棍，末端绑着铁钩，钩住云梯，使它不能后退；另一个洞口伸出一根木棍，抵住云梯，使它不能前进；第三个洞口伸出一根木棍，末端绑着铁笼，铁笼里盛满烈火，伸到云梯中间燃烧，霎时间云梯折断，上面的精兵全部烧死。燕军又发动钩车，专钩城上敌楼（敌楼不是城楼，而是类似“阳台”之类防御工事，上有屋盖，遮蔽风雨，守城士卒住在上面），只要被钩到，立刻倒塌瓦解。张巡用大的木头，末端装着铁链，铁链末端装着巨大铁环，正好套住铁钩，用裹有皮革的吊车，连钩带车吊起来，吊到城里，砍断铁钩，再把钩车放回城外。燕军又制造木驴（类似特洛伊城之围，希腊军留下的木马；肚中可容纳六位战士，上用湿牛皮蒙住，普通木石铁火都不能伤害），用来掩护士卒攻城，张巡把铜铁之类金属，熔化成汁液，从城上倾泻而下，木驴立刻化成一团焦灰。燕军又在睢阳郡城（河南省商丘市）西北方堆积木柴，用沙土袋放到上面，筑成一个梯形长堤，直向城池，用来发动攀城攻击。张巡不作公开反应，只在每天夜晚，派人暗中把含有大量油脂的松木和干草，塞到沙土袋下面的木柴里，前后十余天，燕军一点也没有警觉。张巡遂率军出城攻击，乘势顺风纵火，木柴燃烧，燕军无法施救，历时二十余日，大火才灭。

张巡所做的事，都是随机应变，燕军对他的智慧，十分佩服，于是放弃强行攻城计划，而在城外挖掘三重壕沟，设立栅栏，围困张巡，防他突围。张巡在城里也挖掘壕沟拒抗。

七月十一日，燕军将领安武臣，攻击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，唐政府守将杨务钦战死，燕军遂屠城。

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守军除死伤之外，只剩下六百人，张巡、许远把郡城分成两部分，分别负责；张巡守东北城，许远守西南城；二人跟士卒一同煮吃茶叶、纸张，不再下城。燕军攻城时，张巡向他们分析忠义和叛徒的区别，往往有人背离燕军，归降张巡，为张巡拼命作战，前后有二百余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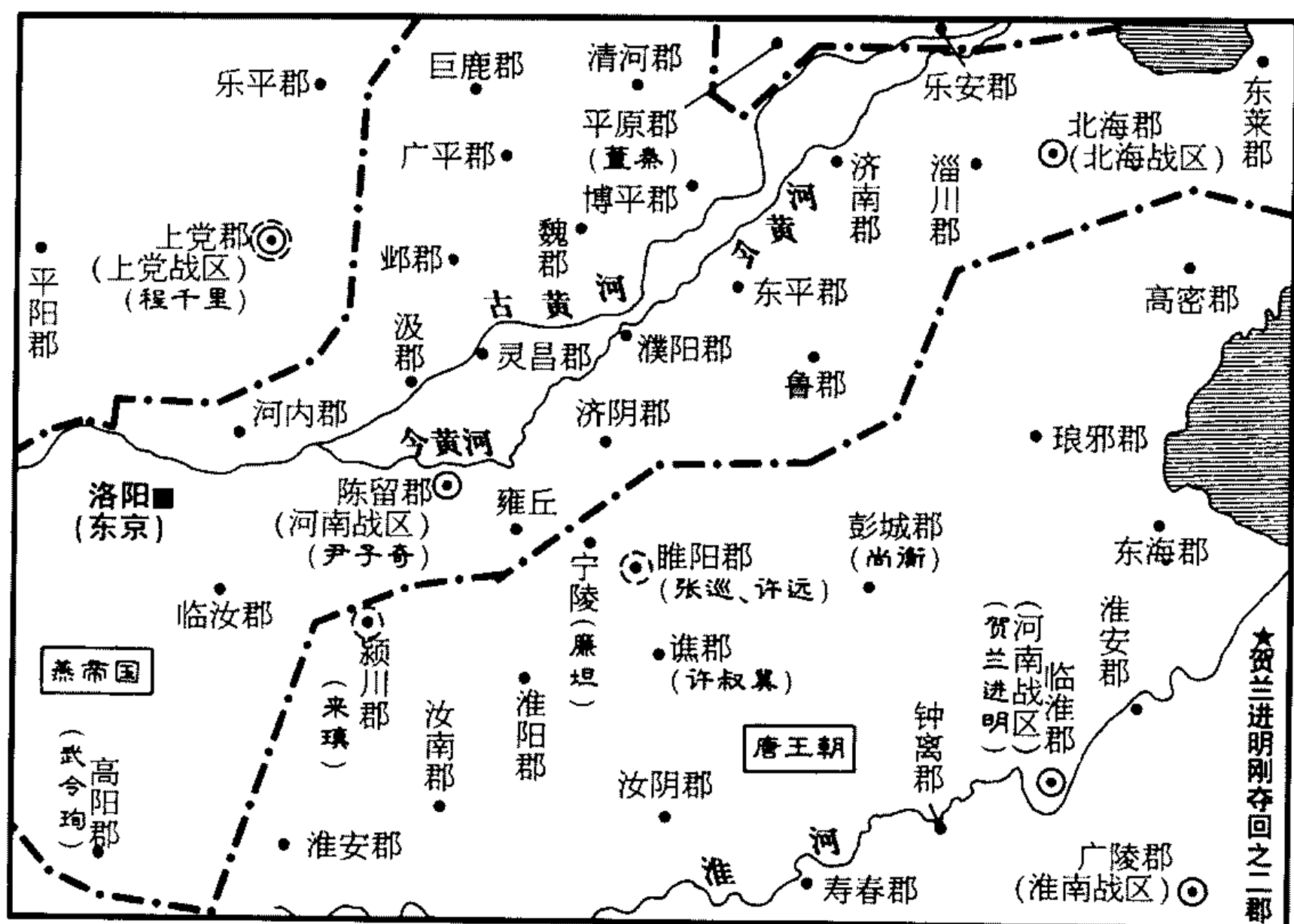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，许叔冀在谯郡（安徽省亳州市），尚衡在彭城郡（江苏省徐州市），贺兰进明在临淮郡（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北岸），都拥有大军，却不肯

支援（尚衡原驻守济阴郡【山东省定陶县】，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正月。当是后来南撤至彭城郡）。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城里情势，一天比一天急迫，张巡命南霁云率三十位骑兵，突围而出，前往临淮郡（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北岸）求救。南霁云出城后，燕军数万人遮住他的去路，南霁云拍马冲锋，开弓左右射击，燕军纷纷躲开，突围后，南霁云只损失两位骑兵。抵达临淮郡（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北岸），晋见贺兰进明，贺兰进明质疑说：“时到今天，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是不是陷落，还不知道，援军就是前去，又有什么裨益！”南霁云说：“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如果失守，我愿自杀一死，向你赎罪。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一旦陷落，燕军下一个目标就是临淮郡（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北岸）。两郡关系，好像皮和毛互相依存，怎么能够见死不救？”贺兰进明喜爱南霁云健壮勇敢，不但不接受他的请求出兵，反而要勉强留他下来不要回去，于是摆下酒席，由乐队伴奏，请南霁云入座。南霁云慷慨悲愤，痛哭说：“我来的时候，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城里的人已一个多月没有吃东西，我虽然想单独进餐，也咽不下去。将军平安地坐在这里，手握强大的军队，却眼睁睁看着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沉沦，没有一点分担灾患、拯救苦难的心意，岂是忠义之士的作为！”遂咬下自己一个手指，呈献给贺兰进明，说：“我既不能完成主将交给我的任务，请留下这个手指，作为证明，我好回去报告。”在座的人都为他流下眼泪。

南霁云发现贺兰进明绝不可能出兵，于是告辞。回程中经过宁陵（河南省宁陵市），会同守将廉坦，率领步骑兵三千人东下（张巡从宁陵到睢阳【河南省商丘市】时【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十二月二十五日】，命廉坦守城）。

闰八月三日，夜晚，南霁云等杀入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重围，一面战斗，一面挺进，战斗猛烈，摧毁燕军营阵，好不容易抵达城下，死伤累累，只剩下一千人进城（二千余人阵亡）。城中守军将士知道援军无望，大家放声大哭。而燕军也知道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外援断绝，包围越发紧急。

最初，房琯当宰相，厌恶贺兰进明（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十月三日），命他当河南战区（黄河以南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时，同时命许叔冀（当时驻守灵昌郡【河南省滑县】）当河南战区总作战司令官（都知兵马使），二人都兼中央官位：总监察官（兼御史大夫）。许叔冀仗恃自己直属部队精锐



八世纪·七五七年八月 河南形势

善战，而且官位又跟贺兰进明相等，不肯接受贺兰进明的指挥。所以，贺兰进明不敢派军支援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，不仅仅嫉妒张巡、许远建立功名，同时也恐惧许叔冀袭击。

十五、唐政府初向回纥乞师

七五七年，秋季，闰八月二十三日，唐帝（十任肃宗）李亨用盛大筵席，宴请各高级将领，表示慰劳，并宣布向长安（唐故都，陕西省西安市）进军。李亨对全国野战军副元帅（天下兵马副元帅）郭子仪说：“大事成败，就在这次出征。”郭子仪回答说：“这次如果不能取得胜利，我只有一死。”

闰八月二十六日，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崔光远，在骆谷（陕西省周至县西南）击破燕军。

崔光远的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王伯伦、执行官（判官）李椿，率二千人攻击中渭桥（陕西省咸阳市东），杀守桥燕军一千人，乘胜前进到长安皇家林苑大门。先前驻防武功（陕西省武功县西）的燕军听到消息，立



即放弃武功（陕西省武功县西），逃回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在皇家林苑北方，发生遭遇战，燕军击斩王伯伦，生擒李椿，押送洛阳（燕首都，河南省洛阳市）。

从此，燕军不再驻防武功（燕军夺取武功，参考本年【七五七】二月十九日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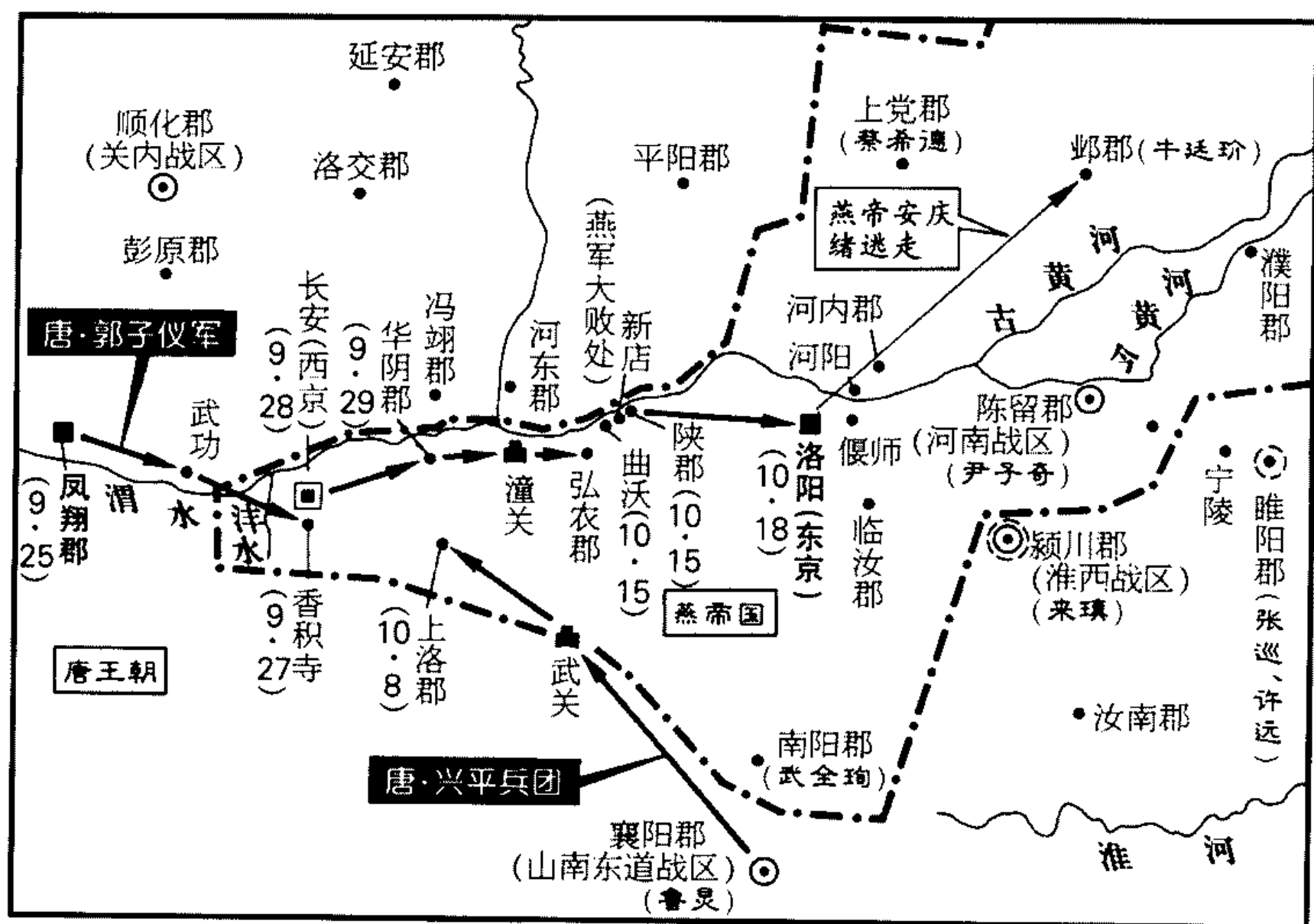
燕军屡次进攻上党郡（山西省长治市），都被守将、上党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程千里击败。燕军大将蔡希德再度包围（蔡希德围太原失败，参考本年【七五七】二月；之后南下围上党）。

九月二日，蔡希德率少数骑兵，抵达上党郡（山西省长治市）城下挑战，程千里率一百名骑兵，开门突击，打算生擒蔡希德。而蔡希德的救兵忽然赶到，程千里紧急集结骑兵撤退，壕沟上的桥梁忽然崩塌，程千里坠入壕沟，反而被蔡希德生擒。程千里抬头告诉随从他的骑兵，说：“我不幸落到这种地步，真是天意。回去转告各位将军，妥善守御，宁可失掉主帅，不可失掉城池。”蔡希德攻城，不能攻克。燕军把程千里押解洛阳（燕首都，河南省洛阳市），燕帝安庆绪任命他当特进（文散官二级，正二品），囚禁。

全国野战军副元帅（天下兵马副元帅）郭子仪，认为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的武装部队锐不可当，建议李亨增加他们的人数，用以攻击燕军。葛勒可汗（二任）药罗葛磨延啜（《通鉴》原文为“怀仁可汗”，有误；怀仁可汗逝世已十三年，参考七四五年正月），派他的亲王（叶护）儿子，会同将军帝德等，率精锐部队四千余人，抵达凤翔郡（唐帝李亨所在，陕西省凤翔县）。李亨接见回纥亲王，大摆筵席，饮酒慰劳，赏赐大量物资，回纥亲王想要什么，就供应什么。

九月十二日，全国野战军元帅（天下兵马元帅）广平王李俶（音chù），率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等特遣兵团，以及回纥兵团、西域兵团，共十五万人，对外宣称二十万，从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出发。李俶看到回纥亲王（叶护），二人结拜成为兄弟，回纥亲王（叶护）大喜，称李俶“老哥”。回纥兵团抵达扶风（陕西省扶风县），郭子仪设酒宴招待他们三天。回纥亲王（叶护）说：“帝国有紧急灾难，我们从远方前来助战，怎么能只顾得吃！”宴会结束，即行开拔。唐政府供应回纥兵团每天羊二百只、牛二十头、米四十斛。

九月二十五日，各路兵马同时出发。



八世纪·七五七年九月至十月 郭子仪率领中回联军，收复两京

九月二十七日，东征大军到达长安西郊，在香积寺之北、泔水（渭水支流）之东，安营扎寨。河西战区（总部设武威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）李嗣业率前军，全国野战军副元帅（兵马副元帅）郭子仪率中军，关内战区（陕西省中部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王思礼率后军。燕军十万人在他们之北布阵，大将李归仁出营挑战，唐政府军迎击，把他击退，挺进到燕军阵地。燕军全体出动，唐政府军无法阻挡，向后撤退，燕军乘机追击，争先恐后，直扑辎重部队，唐政府军大为惊骇，立刻混乱。李嗣业说：“今天如果不用自己挡住盗贼，全军就要覆没！”于是赤裸上身，手拿长刀，站在阵前，大声呼喊，奋勇格杀后退的士卒，凡被他砍到的，血肉横飞，人马立刻粉碎，击斩数十人后，阵势才告稳定（幸有李嗣业赤膊上阵，但也危险万状，泔水之战，苻睿就是在阻止大军后退失败，马倒被杀，全军崩溃【参考三八三年十一月】。李嗣业如果稍出差错，历史可能重演）。李嗣业于是率领前军，士卒都手拿长刀，排成一列，像城墙一样挺进，将领们都在士卒的前面，大军所向，无不摧毁。总作战司令（都知兵马使）王难得，为了救他的一员部将，燕军一箭射中他的眉毛，皮肉下垂，遮住眼睛。王难得自己把箭拔出，撕去皮肉，鲜血流满一脸，但仍奋战进



击。燕军在营阵之东，埋伏精锐部队，打算袭击唐政府军的背后。唐军斥候得到情报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左翼作战司令（左厢兵马使）仆固怀恩，率回纥兵团迎击，把埋伏的燕军，几乎全部杀光，燕军士气，大为沮丧。李嗣业又跟回纥兵团迂回到燕军阵后，前后夹击，从中午十二时血战到下午六时，杀六万人，很多人陷在壕沟之中跌死压死，燕军霎时崩溃，残兵败将向长安逃命，直到夜晚，喊叫声、喧哗声，都没有停止。

仆固怀恩报告全国野战军元帅、广平王李俶说：“盗贼就要放弃长安逃走，请准许我率二百名骑兵追击，生擒安守忠、李归仁等。”李俶说：“大战一天，你已经很累了，先去休息，等明天早上再采取行动。”仆固怀恩说：“李归仁、安守忠，都是盗贼的猛将，他们已经战胜，却突然转胜为败，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恩典，为什么把他们放走！他们一旦集结部众，回头来再跟我们作对，后悔已来不及。战争要速战速决，怎么能等到明天早上！”李俶坚决阻止，命他回营。仆固怀恩坚持他的要求，回营后又返御帐，一夜之间往来四五次。直到黎明，谍报人员报告说：安守忠、李归仁，跟西京长安留守长官张通儒、西京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田乾真，放弃长安，一齐逃走。

九月二十八日，唐政府军开入西京长安（燕军将领孙孝哲于去年【七五六】六月二十三日入据长安，迄今共一年四个月）。

最初，李亨急于收回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承诺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说：“克复京师（首都长安）那天，土地和男子，归唐朝所有，金银财宝和女人、儿童，全部交给回纥带走。”现在，回纥亲王（叶护）要求履行承诺。全国野战军元帅、广平王李俶，在回纥亲王（叶护）马前，低头拱手行礼，说：“现在才收复西京（首都长安），如果立即抢夺财产、掳掠妇女，东京（洛阳）人民都会替盗贼（燕政府）固守，恐怕再不能取得，我建议改到东京（洛阳）兑现。”回纥亲王（叶护）大吃一惊，从马背跳下来回礼，捧住李俶的脚，说：“我们愿为殿下改到东京（洛阳）。”遂即会合仆固怀恩，率回纥兵团，及西域（新疆及中亚东部）各国联军，从长安南郊绕道过去，在浐水（流经陕西省蓝田县西南，注入渭水）东岸扎营。居民、士卒、蛮族们见到李俶，都叩头拜谢，流泪说：“广平王（李俶）真是汉人和蛮族敬爱的领袖！”李亨听到消息，高兴说：“我不如他！”李俶整顿部队，进入首都长安，男女老幼，在道路两旁欢呼，悲喜交集，涕



泪齐流。李俶停留三天，镇压安抚，然后率大军出城，继续东征；命太子少傅（太子三少之二）虢王李巨，当西京长安留守长官。

九月二十九日，克复首都长安的捷报，传到皇帝所在地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，文武百官前往行宫朝见祝贺。李亨涕泪交加，流满脸面。当天（九月二十九日），派宦官啖庭瑶（啖，姓。音 dàn），前往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奏报太上皇李隆基；又派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（左仆射）裴冕，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南北郊，祭祀天地神灵及皇家祖庙，并安抚人民。

李亨派人携带骏马前往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把随军前进的皇家资政（侍谋军国）李泌，接回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；李泌抵达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后，李亨告诉他：“我已上疏奏请太上皇（李隆基）回京（首都长安），我当回到太子宫，恢复臣子的身份！”李泌说：“能不能派人把奏章追回来？”李亨说：“信差已走得太远！”李泌说：“那么，太上皇（李隆基）恐怕不会回来！”李亨吃了一惊，问他什么缘故？李泌说：“理论和实际，都会产生这种结论。”李亨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李泌说：“现在，由文武百官联名上疏太上皇（李隆基），祝贺收复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陈述当年马嵬（陕西省兴平市西马嵬镇）请求圣驾（李隆基）留下、灵武（宁夏灵武县）请求皇太子（李亨）登极往事（二事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六月十五日、及七月十二日），以及如今终于成功，陛下思念太上皇，渴望早晚在膝下问安，请太上皇尽快回京（首都长安），成全陛下孝顺奉养之心，这就可以了。”李亨即命李泌起稿，李亨披阅，哭泣说：“我原来是一片赤诚，把宝座归还太上皇（李隆基），现在听到先生的分析，才醒悟我的想法不够周延。”立刻派宦官携带表章，前往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。

全国野战军副元帅（兵马副元帅）郭子仪，率领华洋混合兵团，追击溃败东逃的燕军，直追到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，杀五千人，一连攻克华阴（陕西省华县）、弘农（河南省灵宝县）二郡。

关东（潼关以东）呈献活捉的燕军士卒一百余人，李亨下令全体斩首，行政监察官（监察御史）李勉向李亨建议说：“而今，元凶还没有铲除，受叛徒裹胁的人，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一半，听到陛下真龙飞升的消息，都想革心洗面，接受圣洁的教化。现在把他们全部诛杀，是驱使人民不得不效忠叛徒。”李亨立即派人前去把他们赦免。

冬季，十月三日，李亨所派宦官啖庭瑶，抵达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。

燕政府河南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

尹子奇，长期包围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，城里粮食吃完，唐军将领们考虑放弃城池，向东撤退。河南战区（黄河以南）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）张巡、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郡长兼警备区司令（兼防御使）许远商议，认为：“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，是江淮（华东地区）的屏障，如果放弃它走掉，盗贼（燕军）势必乘胜追击，长驱直入，等于丧失了江淮（华东地区）。而且，我们的部众饥饿衰弱，行动迟缓，即令撤退，也未必能够脱险。古时候战国时代，国君们还互相支持，何况附近各地政府军将领（指彭城郡【江苏省徐州市】尚衡，谯郡【安徽省亳州市】许叔冀，临淮郡【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北岸】贺兰进明），他们终会出兵相救，不如坚守等待。”茶叶、纸张吃完之后，杀战马吞食，战马吃完之后，爬到树上捕捉麻雀、挖掘墙下老鼠，而麻雀老鼠也被吃完，张巡绑住他心爱的小老婆，把她杀掉，任由士卒吞食她的尸首。许远也杀掉他的家奴，然后搜捕城里所有的妇女，全都杀掉吞食；吃完妇女的尸首之后，继续吃年老体弱的男子。每个人都知道一定会死，却没有人背叛。最后，全城只剩下四百人。

十月九日，燕军登上城墙，唐政府守军将士染病在身，不能作战。张巡面向西方下跪叩头，向皇帝遥遥奏报说：“我的力量已经枯竭，不能保全城池，活的时候既不能报答陛下，死后当变成厉鬼，继续杀贼。”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遂告陷落。张巡、许远同被俘虏。尹子奇问张巡说：“听说，你每次出战，连牙齿都咬碎，为什么？”张巡说：“我立志吞灭逆贼，只恨力量不足。”尹子奇用刀撬开他的嘴巴查看，牙齿只剩下三四颗，油然而生出敬意，打算留下他的性命，但燕军其他将士反对，说：“他为唐政府坚守节操，不可能为我们效力，而且他深得军心，如果留下他，可能有严重的后患。”尹子奇于是把张巡以及南霁云、雷万春等三十六人，全部斩首。张巡临死时，脸色不变，精神焕发，跟平常一样（年四十九岁）。尹子奇单把许远押解洛阳（燕首都，河南省洛阳市）。

张巡最初守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时，士卒有一万人，城里居民也有数万人之多。张巡只要见一次面，询问过姓名，以后无论到哪里，都能一眼认出。前后大小四百余战，杀燕军十二万人。张巡作战不依照古代兵法，从基本阵战教练做起，而只命他的将领，各用自己的方法训练士卒。有人问他缘故，张巡说：“现在跟蛮族作战，好像乌云一样，霎时聚合，又像飞鸟一样，霎时又一哄而散，变化无穷，只几步的距离，情势就有差异。必须在刹那之间，作出反应。如果每种情况都要向上级请示，事情已来不

及，就不是了解军事行动应随机应变的人。所以我要让士卒了解将领的个性，将领了解士卒的心理，进入战场后，就像手掌运用手指。士卒跟将领互相信赖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战斗单位，岂不是好办法！”自从领军作战，武器铠甲、物资辎重，都从敌人那里夺取，自己从来没有准备过。每次会战，将士们或许后退，甚至星散，张巡总是站在阵后，对将士们说：“我不会离开这里，你们给我回去！”没有人敢不再回战场，拼死奋击，最后都会把敌人击败。张巡用诚心待人，坦率正直，对人从不猜忌，自己也从不藏私，面对敌人作战时，反应敏捷，出奇制胜，号令严明，赏罚必行，跟将士同甘共苦，所以部属争着为他拼死尽力。

河南战区（黄河以南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镐听说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被围紧急，加倍速度前进（张镐接替贺兰进明，参考本年【七五七】八月），紧急征调浙东、浙西、淮南、北海等战区（浙东、浙西，明年【七五八】才设战区，只淮南已设战区，北海郡则仍在燕军之手，但唐政府仍于去年【七五六】设北海战区），及谯郡（安徽省亳州市）郡长闾丘晓（闾丘，复姓），命他们出兵支援。闾丘晓素来傲慢骄横，不理睬张镐的命令。等到张镐抵达谯郡（安徽省亳州市），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已沦陷三天。张镐召见闾丘晓，乱棍打死。

十六、洛阳克复

七五七年，燕政府西京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留守长官张通儒等，集结从长安逃出来的残余部众，据守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。燕帝安庆绪动员洛阳（燕首都，河南省洛阳市）所有军队，派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严庄率领，前往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跟张通儒会合，连同旧有部队，步骑兵仍有十五万人，共同抵抗唐政府军。

十月十五日，广平王李俶，抵达曲沃（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曲沃镇）。回纥汗国亲王派将军鼻施吐拔裴罗等，率军在南山（崤山）搜索埋伏，遂在岭北扎营。郭子仪等大军在新店（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约十公里）跟燕军遭遇，燕军靠山筑阵，郭子仪等发动攻击，不能取胜，向后撤退，燕军追赶，把唐政府军驱逐下山。回纥兵团从南山（崤山）突袭燕军背后，在蔽天的尘土中射出十余箭，燕军大为恐慌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惊骇说：“回纥人来了！”刹那间崩溃（九百年后的一六四四年，历史重演，当李自成率



领的顺兵团在山海关【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山海关】攻击吴三桂时，本来大胜，可是满洲兵忽然杀入，顺兵团立刻瓦解）。唐政府军跟回纥兵团前后夹击，燕军四散逃命，尸体布满原野。严庄、张通儒等，放弃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，向东逃走。广平王李俶、郭子仪，遂收复陕郡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，仆固怀恩等分别从各路追击。

严庄先到洛阳（燕首都，河南省洛阳市），奏报燕帝安庆绪。

十月十六日，夜晚，安庆绪率文武百官，从皇家林苑大门出城，逃往黄河以北（跟李隆基去年【七五六】六月逃出长安，惊恐情景一样）。安庆绪临走时，诛杀所俘虏的唐政府将领哥舒翰（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六月）、程千里（参考本年【七五七】九月）等三十余人，然后才走。许远则死在偃师（河南省偃师市）。

十月十八日，广平王李俶进入东京洛阳，回纥兵团仍不能满意，李俶深感忧虑，洛阳士绅父老们请求再征收绸缎一万匹，作为贿赂，回纥才停止。

李亨派往成都（蜀郡政府所在县，四川省成都市）的宦官啖庭瑶，返抵皇帝所在地，带回太上皇李隆基的诏书，诏书说：“希望把剑南道（四川省中南部）划给我，使我能照顾自己，不再北返！”李亨忧虑恐惧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几天之后，呈递文武百官贺表的使节也回来，说：“太上皇（李隆基）最初接到皇上（李亨）请求返回东宫的奏章，彷徨不安，连饭都吃不下，打算不回来。等文武百官的奏章送到，才大为欢喜，叫他们送上饭菜，并演奏音乐，下令定期启程。”李亨召见李泌，告诉他说：“都是你的功劳（参考本年【七五七】九月二十九日）！”

李泌不断请求回山，李亨坚决挽留，不能回转李泌心意，于是准他返衡山（南岳，湖南省衡山县西）隐居，训令郡县政府，在衡山中给李泌兴建房舍，供应三品官员的待遇。

十月十九日，李亨从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出发，派太子太师（太子三师之一）韦见素前去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迎接太上皇李隆基。

十月二十一日，全国野战军副元帅（天下兵马副元帅）郭子仪，派左翼作战司令（左兵马使）张用济、右翼攻击司令（右武锋使）浑瑊之，率军进击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县）和河内郡（河南省沁阳市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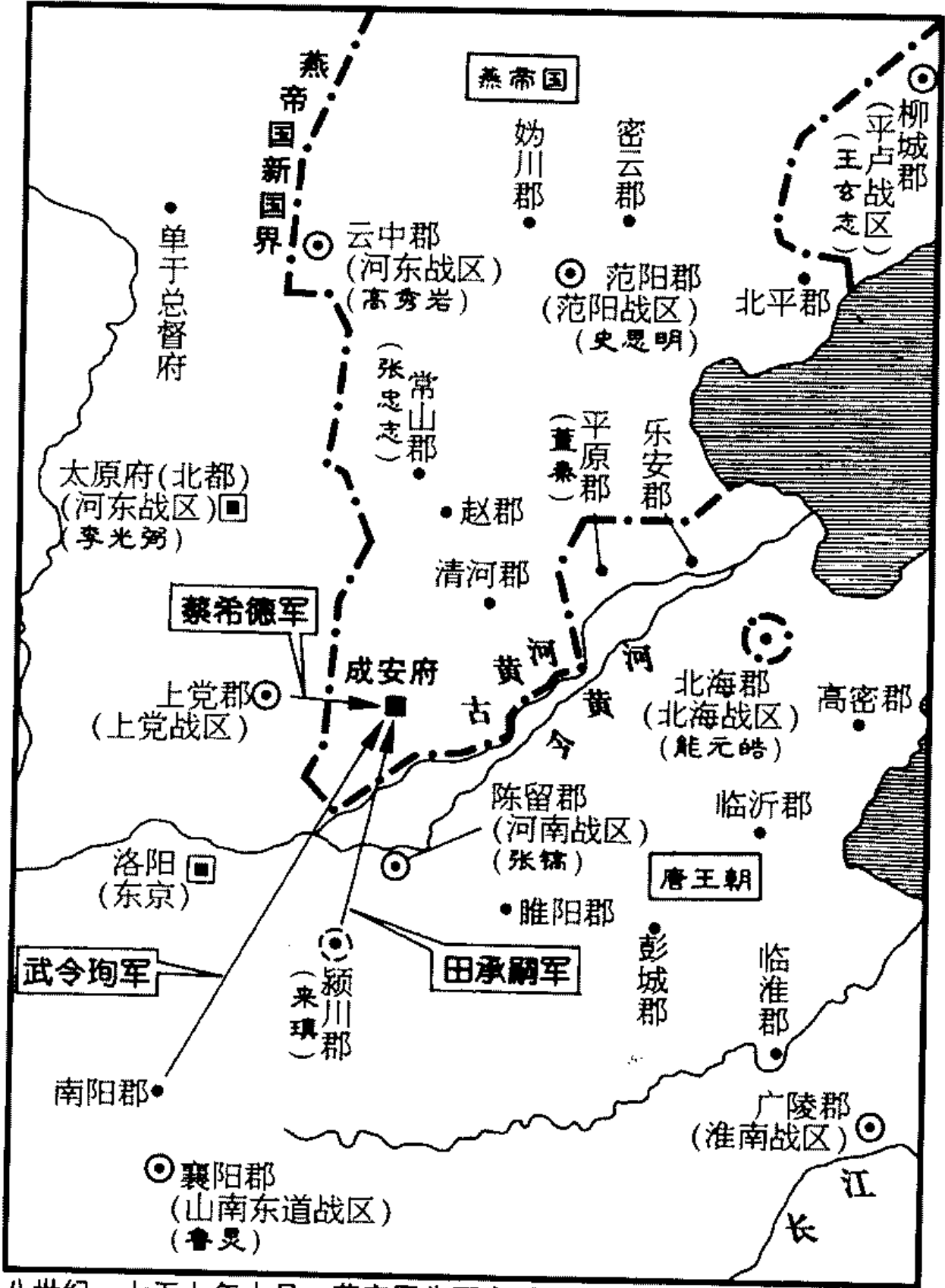
严庄投降唐政府。

陈留郡（河南省开封市）郡民诛杀燕政府任命的河南战区（总部设陈

留【汴州，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尹子奇（距他攻陷睢阳郡【河南省商丘市】仅十三日），献出城池，归降唐政府。燕军将领田承嗣，把淮南西道战区（总部设安陆【湖北省安陆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来瑱，包围在颍川郡（河南省许昌市），这时也派人接洽投降（颍川郡于去年【七五六】被燕军攻陷，来瑱则原在安陆郡【湖北省安陆市】，二事皆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十二月。当是后来来瑱又把颍川夺回）；但郭子仪反应迟缓，田承嗣反悔，会同燕军另一将领武令珣，一齐逃奔河北（黄河以北）。

李亨命来瑱当河南战区（总部设陈留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十月二十二日，李亨抵达望贤宫（陕西省咸阳市东），接到东京洛阳大捷的报告。



八世纪·七五七年十月 燕帝国失两京后，退保河北



十月二十三日，李亨进入西京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居民出城欢迎，接连二十华里，人潮不断，手舞足蹈，高呼万岁，有的甚至流泪哭泣（如果他们知道这位收复京师，拯救他们出水深火热中的皇帝，曾把他们出卖给回纥兵团，不知道有什么感想）。李亨进住大明宫，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崔器，召集那些接受燕政府官职爵位的人，命他们脱下冠帽鞋袜，光着双脚，到含元殿前面，双手捶胸，跪下来用头碰地，请求宽大处罚。崔器派出行刑队，手执刀斧，在四周监视；邀请文武百官前来参观。

皇家祖庙被燕军烧光，李亨改穿素色衣服，朝着祖庙方向，哭泣三天。

当天（十月二十三日），太上皇李隆基从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出发。

燕帝安庆绪逃到邺郡（河南省安阳市），把邺郡升格为首都成安特别市（成安府），改年号天成（之前是圣武二年，之后是天成元年），此时随从的骑兵不过三百人，步兵不过一千人。将领阿史那承庆等四散逃亡，分别投奔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、赵郡（河北省赵县）、范阳郡（北京市）。十天左右，蔡希德从上党郡（山西省长治市）、田承嗣从颍川郡（河南省许昌市）、武令珣从南阳郡（河南省邓州市），各率部队回来集结。同时又向河北（黄河以北）各郡招兵买马，部众不久就有六万人，声势再度振作。

广平王李俶进入东京洛阳时，接受燕政府官爵的陈希烈等三百余人，都换上素色衣服，悲哀哭泣，请求宽大处罚。李俶用老爹李亨的名义，把他们释放；但不久又把他们集体押送西京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。

十月二十五日，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崔器，命他们前往南宫政府所在地等候定罪，跟当初西京长安处理官员俘虏仪式一样（脱下冠帽鞋袜，光着双脚，在含元殿前，捶胸叩头），然后送到最高法院（大理寺）及西京长安特别市政府（京兆）监狱羁押。各府郡县政府地方官员，和接受燕军驱使的特务分子，一律逮捕。

最初，汲郡（河南省卫辉市）人甄济，有操行品德，隐居青岩山（河南省淇县西）。安禄山当河北道巡察特使（采访使）时，奏报中央，请他当机要秘书（掌书记）。甄济警觉到安禄山有叛变的意图，于是，假装中风，用担架抬回家宅。安禄山叛变之后，派蔡希德率刽子手二人，携带先斩后奏的佩刀，前往征召，甄济拒绝，伸长脖子，等待斩首。蔡希德向安禄山证实他确实患病。后来，安庆绪也派人把他强行抬到洛阳（燕首都，河南省洛阳市），一个多月后，广平王李俶收复洛阳，甄济立刻起床，去军营晋见。李俶送他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李亨命他下榻三司宾馆（三司，



即三法司：最高法院【大理寺】、国务院司法部【刑部】、总监察署【御史台】。当时三法司正奉令审判燕政府官员，所以请甄济就近住三法司宾馆），命接受燕政府官爵的人，列队到他面前下跪叩头，使他们内心羞愧。

李亨任命甄济当皇家图书院图书管理官（秘书郎，从六品上）。

国立贵族大学副校长（国子司业）苏源明，借口生病，不接受燕政府官职。李亨擢升苏源明当国务院文官部考核司长（考功郎中）、诏书撰写官（知制诰）。

十月二十八日，李亨前往丹凤门，下诏说：“知识分子及平民，接受盗贼的官职俸禄，给盗贼做事的，三法司分别开列事实奏报。有些人因战事的缘故被俘，或者居住的地方跟盗贼接近，因而跟盗贼来往的，只要向政府自首，一律赦免。有些人的子女，被叛贼强迫做出坏事，一律不予追究。”

十月二十九日，回纥亲王从东京洛阳返西京（首都长安），李亨命文武百官前往长乐驿（长安城东）欢迎；并在宣政殿设宴招待。亲王奏称：“军中战马太少，请准许回纥兵团驻扎沙苑（陕西省大荔县南），我当亲自归国挑选补充马匹，回来后给陛下扫除范阳（北京市）残余妖孽！”李亨给他赏赐，送他启程。

十一月，广平王李俶、郭子仪，从东京洛阳返西京（首都长安），李亨慰劳郭子仪说：“我的家园，你有再造之恩。”

河南道巡察特使（河南采访使）张镐，率鲁灵（山南东道司令官）、来瑱（河南司令官）、吴王李祗（另一河南司令官）、李嗣业（四镇、北庭特遣兵团司令官）、李奂（兴平司令官）等五位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分别夺取河南（黄河以南）、河东（山西省）各郡县，全都收复（此李奂非去年【七五六】十月被押解洛阳斩首的李奂）。但燕军将领能元皓（能，姓），据守北海郡（山东省青州市），高秀岩据守大同军基地（云中郡，山西省大同市），拒绝投降。

十一月十五日，李亨任命回纥亲王当司空（三公之三），封忠义王；每年赠送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绸缎二万匹，由回纥派人到朔方军基地（宁夏灵武县）领取。

李亨在彭原郡（甘肃省宁县）时，因皇家祖庙陷在燕军之手，于是改用栗木（最为坚实）制造九位祖先的牌位。

十一月十六日，李亨在长乐殿（大明宫中）向牌位献祭。

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太上皇李隆基抵达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。从成都出发，行程整一个月），护驾随从武装部队六百余人，李隆基命他们把所有武器全部缴给郡政府军械库（专制封建体制下，君王父子之间的亲爱，不过一个假象，事实上互不信任。李隆基一到凤翔，就自动解除武装，为的是表示降服，避免儿子反击）。李亨派精锐骑兵三千人西上迎驾。

十二月三日，李隆基抵达咸阳（陕西省咸阳市），李亨带领皇帝御用的车马仪队，前去望贤宫（咸阳市东）迎接。李隆基在望贤宫南楼稍息，李亨脱下黄袍（皇帝专用），改穿紫袍（三品以上官服），当望见南楼的时候，立即下马，用小碎步向前慢跑，在楼前跪下叩头。李隆基下楼，抚摸李亨，忍不住哭泣流泪，李亨捧着老爹的两脚，呜咽哭泣，不能自制。李隆基命人拿来黄袍，亲自给李亨穿到身上，李亨匍匐在地，一再叩头推辞。李隆基说：“民心天意都归属于你，使我能够安享余年，就是你的孝心。”李亨不得已，才接受传位。当地父老在警戒圈外观看，大声欢呼叩头。李亨命警卫敞开一个缺口，一千余民众进来晋见李隆基，说：“我们今天才看到二位圣人见面，虽死也无恨事。”李隆基不肯登正殿，说：“这是天子的座位。”李亨一再请求，并亲自扶李隆基登殿。宫廷总管署膳食官（尚食）呈递饮食，李亨都先自己尝过，然后上桌。

十二月四日，从行宫出发，李亨亲自先替李隆基调好马缰，才扶他骑上，李隆基上马后，李亨亲抓缰绳，走了几步，李隆基阻止，于是李亨才上马在前面引路，却不敢走御用大道。李隆基对左右侍从说：“我当天子五十年，显不出什么尊贵；今天当天子的老爹，才是真正尊贵！”左右侍从都欢呼万岁。

李隆基从开远门（长安西城北端第一门），进入大明宫，登上含元殿，安抚文武百官；再去长乐殿，向九位祖先牌位叩头，哀恸痛哭很久。当天（十二月四日），前往兴庆宫，就在那里住下。李亨不断上疏请求退回太子宫，李隆基不准。

十七、史思明投降

七五七年，十二月十五日，李亨登丹凤楼，赦免天下，只安禄山叛变的同党，跟李林甫（参考七五二年十一月）、王铁（参考七五二年四月）、杨国忠（杨钊，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六月）的子孙，不在赦免之列。改封

广平王李俶当楚王。加授郭子仪官位：司徒（三公之二）。李光弼官位：司空（三公之三）。其他所有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、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随从立功的官员，都晋级升迁，或封爵位，或增加采邑，依照等级，各有不同。李愬、卢奂、蒋清（以上守东京洛阳）、颜杲卿、袁履谦（以上守常山郡【河北省正定市】）、许远、张巡（以上守睢阳郡【河南省商丘市】）、张介然（守陈留郡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、庞坚（守颍川郡【河南省许昌市】）等，都追加赠官，他们的子孙和其他阵亡将士的家族，全部免除田赋、劳役两年；各郡县明年（七五八）的田赋、劳役，免除三分之一。所改的郡名、官名，一律恢复旧称（七四二年二月，改“州”称“郡”，最高监督长【侍中】称“左相”，最高立法长【中书令】称“右相”。七五二年三月，国务院文官部【吏部】称“文部”，国防部【兵部】称“武部”，司法部【刑部】称“宪部”）。制定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为南京，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为西京（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与此同时，蜀郡升格为成都特别市【成都府】、凤翔郡升格为凤翔特别市【凤翔府】），西京（首都长安）改称中京（虽然把西京长安改称中京，但因不久之后又恢复原状【参考七六一年九月】，所以史书仍以“西京”称呼）。封张良娣当淑妃（小老婆群第二级）。

有些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，认为张巡坚守睢阳郡（河南省商丘市），不肯撤退，最后竟然成了吞食活人的局面，为什么不早日撤退，保全人民的生命！张巡的朋友李翰特别为他撰写一篇传记，奏报皇帝，议论才告平息。自此以后，政府的赦令没有一次不提到李愬等；可是程千里却因被俘虏后押解到燕政府（参考本年【七五七年】九月二日），享受不到一点褒奖。

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太上皇李隆基登宣政殿，把传国玉玺交给李亨，李亨流泪泣涕，终于接受（不肯接受事，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九月）。

燕帝安庆绪放弃洛阳（河南省洛阳市），渡黄河北上时，大将北平王李归仁，跟精锐的敢死兵团（曳落河）、同罗部落军（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北）、六州胡部落军（内蒙古黄河弯曲地带），共数万人，同时溃散，逃回范阳郡（北京市），所经过的地方，掳掠烧杀，居民和财产，全部一空，赤地一千华里，没有一件东西剩下。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史思明，得到消息，严加戒备，并且派使节南下到范阳郡边界，解除他们的武装，敢死兵团（曳落河）、六州胡部落军全都投降，只同罗部落军拒绝，史思明发动攻击，同罗部落军大败，所有掳掠的妇女



和金银财宝，全被史思明夺走，残余部众逃回本国（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北）。

安庆绪对史思明的强大，心怀畏惧，派阿史那承庆、安守忠，前往范阳郡（北京市）征调军队，并乘势暗中进行谋害。军事执行官（节度判官）耿仁智，对史思明说：“总监察官（大夫。史思明中央官位）位高权重，没有人敢向你说话，我愿意说一句话再死。”史思明说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耿仁智说：“总监察官（史思明）所以效忠安家，不过是受凶暴的威胁。现在，唐政府中兴，天子（李亨）仁爱圣明，你如果能率领部众归降，应是转祸为福的奇计。”初级将领乌承玘也向史思明建议说：“现在，唐王朝中央政府重新建立，安庆绪不过树叶上的一颗露珠，总监察官（史思明）为什么跟他一同灭亡！如果归顺唐政府，自动洗刷从前的污点，比把手掌翻过来还容易。”史思明同意。

阿史那承庆、安守忠，率精锐骑兵五千人，抵达范阳郡（北京市），史思明动员数万人大军，出城迎接，相距一华里之遥，派人禀告阿史那承庆等说：“相公（阿史那承庆任宰相）、大王（安守忠封亲王）远道而来，全军将士无法掩饰他们的喜悦；然而，边防军一向怯懦胆小，畏惧相公（阿史那承庆）的部队，不敢前进，希望能松弛弓弦，让他们安心。”阿史那承庆等接受。史思明遂招待阿史那承庆到内院饮酒欢乐，另派人收缴五千人卫队的武器，各郡民兵都发给粮食，遣送他们回家，愿留下来当兵的，厚厚赏赐，分派到各个军营。第二天，逮捕阿史那承庆等囚禁，派将领窦子昂上疏唐政府，献出所管辖的十三个郡，和武装部队八万人，要求投降（胡三省注：“十三郡：范阳【北京市】、北平【河北省卢龙县】、妫川【河北省怀来县】、密云【北京市密云县】、渔阳【天津市蓟县】、柳城【辽宁省朝阳市】、文安【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】、河间【河北省河间市】、上谷【河北省易县】、博陵【河北省定州市】、勃海【唐王朝没有勃海郡】、饶阳【河北省深州市】、常山【河北省正定县】。”但柳城郡一直是唐政府平卢战区总部，并未沦陷。所欠两郡，应是赵郡【河北省赵县】、信都郡【河北省冀州市】）；并指令他所管辖的河东战区（总部设云中郡【山西省大同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高秀岩，也率部队投降。

十二月二十二日，窦子昂抵达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李亨大喜，封史思明当归义王、范阳战区（总部设范阳【北京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七个儿子都任命显要官位。派宦官总管（内侍）李思敬，跟乌承恩，前往慰问安



抚，命史思明率军讨伐安庆绪。

先前，安庆绪命张忠志（安忠志）当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郡长（参考本年【七五七】二月十九日），史思明征调张忠志（安忠志）回范阳郡（北京市），而派自己的部将薛萼，摄理恒州（常山郡）州长，打通太行山井陉道路（太行八陉之五，河北省鹿泉市西）；召唤赵郡（河北省赵县）郡长陆济，陆济投降。史思明派他的儿子史朝义率军五千人，摄理冀州（河北省冀州市）州长，又派他的部将令狐彰当博州（山东省聊城市）州长。乌承恩每到一个地方，都宣布皇帝的诏书，沧州（河北省沧州市东南）、瀛州（河北省河间市）、安州（应是莫州，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）、深州（河北省深州市）、德州（山东省陵县）、棣州（山东省惠民县）等州，纷纷投降，虽然相州（燕首都成安府，河南省安阳市）还没有克服，但河北（黄河以北）大部分都回归唐政府管辖。

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崔器、皇家特别法庭法官（详理使）吕諲（音 yīn）上疏说：“沦陷到盗贼阵营（燕政府）的官员，背叛国家，献身奸伪，依照国法，应一律判处死刑。”李亨打算批准。另一皇家特别法庭法官李岷反对，认为：“盗贼攻陷两京（西京长安、东京洛阳），天子仓促前往南方视察（指李隆基逃亡蜀郡），人民各自逃生。这些献身奸伪的官员，都是陛下的亲戚或元老们的子孙，现在一律依照叛国条例诛杀，恐怕违背仁爱宽恕的道理。而且，河北（黄河以北）叛乱，还没有平定，沦陷在盗贼手里的官员，数目很多，如果宽大处理，等于鼓励他们寻觅赎罪的机会。如果全部诛杀，是逼迫他们非跟盗匪结合到底不可。《书经》上说：‘只杀祸首，赦免被胁迫的随从。’（‘殄厥渠魁，胁从罔理。’）崔器、吕諲只埋头在条文判例之中，不知道国家的利益，请陛下决定。”争执了好几天，李亨终于接受李岷的建议，依照罪状轻重，把叛官分为六个等级判刑：最重的押解市场斩首，次重的自杀，再次重的重打一百棍，最后三等则分别判处流刑及贬谪。

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在首都长安子城西南独柳树下，斩达奚珣（参考前年【七五五】十二月十二日）等十八人；命陈希烈（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六月二十八日）等七人，在最高法院（大理寺）自杀；被判体罚的，齐到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（京兆府）门外，接受棍打。

李亨打算免除张均、张垪一死（二人降燕，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六月二十八日）。但李隆基对二人恨入骨髓，说：“张均、张垪侍奉盗贼，并且

垧一命，死后有知，九泉之下，还有什么面目去见张说！”说到痛心之处，匍匐在地，流泪哭泣。李隆基命左右侍从扶李亨起立，说：“为了你的缘故，不妨把张垧长期流放岭表（南岭以南）；至于张垧，不可让他活下去，你不要再多说。”李亨哭泣接受。

燕政府任命的首都洛阳市长（河南尹）张万顷（参考前年【七五五】十二月十二日），只他因在叛乱集团中仍能保护人民，不被定罪。不久，有从燕军占领区逃出来的人说：“唐政府旧官随从安庆绪在相州（河南省安阳市）的，听到广平王（李俶）赦免陈希烈等，都深自哀悼，恨自己追随盗贼逃亡。后来，听说陈希烈等被杀，才停止自怨自艾。”李亨也觉得后悔。



28

第二次宦官时代

李辅国首先崛起，势不可当！

导 读

中国文化是一种遗忘文化，至少，也是一种鼓励人们遗忘的文化。对政府造成的罪恶，或对政府行为的错误，总会有人日夜不停地嘱咐叮咛：“忘了吧！忘了吧！记忆徒结仇恨，有什么用？”“不要写！不要写！写出来徒使家丑外扬，有什么用？”“不要说！不要说！说了徒招来杀身之祸，有什么用？”于是，中国人永远不断地重蹈过去的覆辙。第一次宦官时代过去了，中国遍体鳞伤，倒在血泊中呻吟。刚刚有点起色，第二次宦官时代又来，中国重又倒入血泊。当读者先生叹息之余，还没有掩卷，恐怕又要拜读第三次宦官时代了。

不过，向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：第三次宦官时代属于《续资治通鉴》范围，已进入十六、十七世纪，是明王朝的事；我们暂时还可以不必悲伤。

“宦官”这种人物，二十世纪一开始，就完全绝迹，但“宦官级”人物，在中国文化中，却根深蒂固，源远流长，“江山代有宦官出，各弄权柄十几年！”二十世纪初，当变军司令冯焕章攻陷首都北京城后，第一个逮捕枪决的，就是给总统曹琨擦背捏脚的那位大爷李彦青先生，外国记者十分惊奇，革命怎么革到这种人头上来了，有人回答说：“他是宦官级人物！”大家立刻一目了然，擦背、捏脚，固卑不足道，可是他却能扣留国防部发给国防部队的武器，勒索贿赂，如不是宦官级人物，绝没有这么大的力量！

柏杨

二〇〇〇年十月十日台北

1

史思明之乱

一、降后被逼复叛

七五八年，燕帝安庆绪从洛阳（河南省洛阳市）向北逃亡时，所委任的平原郡（山东省陵县）郡长王晙（音 jiǎn）、清河郡（河北省清河县）郡长宇文宽，都诛杀安庆绪所派的使节，向唐政府归降。安庆绪派将领蔡希德、安太清，攻陷两郡，把二人生擒回来，就在邺郡（燕首都，河南省安阳市）闹市，用刀活剐，肉尽而死。安庆绪此时已陷于歇斯底里，对阴谋归降唐政府的，蛮族则诛杀整个部落，汉人则诛杀全体家族。武装部队跟州县政府官员及眷属，很多都受到牵连处死。安庆绪又跟文武百官在邺郡郡城（河南省安阳市）南郊筑坛，歃血盟誓（歃，音 shà。把血涂在口边，表示信守）。可是，人心越发惊慌离散，安庆绪听说李嗣业驻军河内（河南省沁阳市）。

夏季，四月，安庆绪亲率蔡希德、崔乾佑等步骑兵二万人，蹙过沁水进攻（沁水流经河内城东北），不能取胜，退回。

夏季，五月，唐政府河南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镐，单纯淡泊，不肯巴结中央政府当权分子（如李辅国），听到史思明投降消息（参考去年【七五七】十二月二十一日），上疏警告说：“史思明凶暴险恶，利用天下大乱，窃取高位。力量强大时大家归附，形势衰弱时人心离散。他虽然是人的面孔，内心却如同野兽，难以用恩德感化，希望不要交给他权柄。”又警告说：“滑州（河南省滑县）警备区司令（防御使）许叔冀，狡狴诈骗，遇到危难，一定变节，请陛下征召他回

中央任职。”当时，李亨正宠爱史思明，正巧，钦差宦官从范阳（幽州州政府所在城，北京市）及白马（滑州州政府所在县，河南省滑县）回京（首都长安），一致推崇史思明、许叔冀忠贞诚实，可以信任。李亨认为张镐不切实际。

五月十七日，调张镐当荆州（湖北省江陵县）警备区司令（防御使）；命国务院教育部长（礼部尚书）崔光远，当河南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唐帝（十任肃宗）李亨，追赠故常山郡（恒州，河北省正定县）郡长颜杲卿官位：太子太保（太子三师之三），绰号忠节，任命他的儿子颜威明当畜牧部主任秘书（太仆丞）。

颜杲卿死时，当时宰相杨国忠（杨钊）采信张通幽的谗言（张通幽诬陷颜杲卿，参考前年【七五六】正月），拒绝褒奖赠官。李亨在凤翔郡（陕西省凤翔县）时，颜真卿（颜杲卿的堂弟）当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，向李亨哭诉冤情，李亨遂把张通幽贬作普安郡（四川省剑阁县）郡长，并把详细情形，奏报太上皇李隆基，李隆基下令把张通幽乱棒打死。颜杲卿的儿子颜泉明，被当时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王承业软禁在寿阳（山西省寿阳县。颜泉明被扣留事，参考前年【七五六】正月二日），被燕军将领史思明俘虏，用牛皮把他裹住，送到范阳郡（北京市）。不久，燕帝安庆绪登极，大赦，颜泉明得以恢复自由。后来，史思明归降唐政府，才终于回来，前去东京洛阳寻找老爹的尸首，寻找到后，连同常山郡（河北省正定县）郡政府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袁履谦的尸首，用棺木收殓，运回安葬。颜杲卿的姐姐、妹妹、女儿，以及颜泉明的儿女，都流落河北（黄河以北）。当时，颜真卿当蒲州（山西省永济市）州长，命颜泉明前往查访，颜泉明哭号流泪，到处寻找，哀情感动行路的人，很久才终于一一找到。颜泉明向亲戚故友那里借钱，依照借到钱的数目，先赎姑妈，再赎姐妹，最后才赎自己的儿女。姑妈的女儿被盗贼掳掠贩卖，颜泉明身上正带钱二百串，打算赎自己的女儿，只为了哀怜姑妈的伤心欲绝，就先把姑妈的女儿赎出来；可是，等到筹足了钱，再去寻找自己的女儿时，已找不到。遇到流落的堂姐堂妹，以及老爹当年的将领官员，像袁履谦等的妻子、儿女，都接她们回来，共约五十余家，三百余人，把财产和粮食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，都好像自己的亲属。回到蒲州（山西省永济市），颜真卿全部收留供养。很久之后，随各人的志愿，



资送他们投奔亲友。袁履谦的妻子怀疑袁履谦入殓时衣服被褥太少，打开棺木观看，发现跟颜杲卿的没有两样，才惭愧敬服。

六月十八日，李亨训令：两京（中京长安、东京洛阳）陷落燕军手中的官员，司法三单位仍在调查审判（三司：总监察署【御史台】、国务院司法部【刑部】、最高法院【大理寺】），还没有结案的，全部释放。已经定案贬窜、降级的，继续执行。

最初，乌知义当平卢军（辽宁省朝阳市）基地司令（军使。参考七三九年六月），史思明是他的部将，乌知义待他很好。乌知义的儿子乌承恩当信都郡（河北省冀州市）郡长（参考前年【七五六】七月），率全郡投降史思明（参考前年【七五六】十月二十二日），史思明回报过去的恩情，对乌承恩特别保护。后来，安庆绪放弃洛阳逃走，乌承恩乘机劝史思明归降唐政府。但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光弼，却认为史思明目前虽然归降政府，最后免不了仍要叛乱，因乌承恩是史思明的亲信，暗中命乌承恩下手。又建议皇帝：命乌承恩当范阳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【北京市】）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），又赐给阿史那承庆免死铁券，命他跟乌承恩共同谋害史思明；李亨同意。

乌承恩常用私人财产招募卫士，又常化装成妇女，前往军营秘密游说各将领，将领们报告史思明，史思明开始怀疑，但并没有追查。正巧，乌承恩前去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李亨派宦官总管（内侍）李思敬，跟他同往范阳（幽州，北京市）慰问安抚（参考去年【七五七】十二月）。乌承恩宣读过诏书，史思明留乌承恩下榻设于总部里的宾馆，床四周用帐幔围起，在床下埋伏两位勇士。乌承恩最小的儿子当时正在范阳，史思明命他去看老爹。午夜，乌承恩秘密告诉儿子说：“我奉命铲除这个蛮族叛徒，中央将用我当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！”两位勇士大喊大叫从床下冲出来。史思明遂逮捕乌承恩，搜查行李，查出铁券跟李光弼的公文，公文上说：“阿史那承庆事情成功之后，才可把铁券给他，不然，不可给他。”又查出有数百页厚的名册，上面写着当初跟史思明一起叛变的将领们的姓名。（胡三省注：“乌承恩携带铁券，深入险恶难测的蛮虏巢穴，假如阿史那承庆事情不成，乌承恩有什么办法把铁券缴回中央？假如斩史思明，则更要赦免他的同党，岂有先列出姓名，难道能全部诛杀？我认为：以李光弼的明智，决不会做出如此笨事。只是史思明根据乌承恩口供，伪造这份李光弼的公文，以便上疏指控李光弼；再伪造名册，激怒将士，使他们除了跟



自己一齐叛变外，别无其他的路可走。”）史思明责备他说：“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，你竟这样！”乌承恩认罪说：“罪该万死，这都是李光弼的计谋。”史思明遂集合他的部下及左右官员、地方士绅，面向西方，大哭说：“我率十三万大军归降政府，什么地方对不起陛下，陛下为什么定要杀我！”把乌承恩父子乱棍打死，受牵连处死的有二百余人。乌承恩的老弟乌承玘逃走，得以保住性命。史思明把钦差宦官李思敬囚禁，上疏报告情形。李亨再派宦官慰问史思明，解释说：“这不是中央和李光弼的意思，都是乌承恩个人的主意，诛杀他再好不过。”

正巧，三法司审议叛官罪状的公文，传到范阳（幽州，北京市），史思明告诉将领们说：“陈希烈那些人，都是中央高官，太上皇（李隆基）主动地把他们抛弃，自己先行逃向蜀郡（四川省成都市），现在免不了一死（处决陈希烈等，参考去年【七五七】十二月二十九日）！何况我们这些人，一开始就跟安禄山叛变！”各将领请史思明上疏中央，要求诛杀李光弼，史思明允诺，命执行官（判官）耿仁智，跟他的部属张不矜撰写奏章，说：“陛下如果不肯为我诛杀李光弼，我当率军前往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，亲自执行。”张不矜把奏章的草稿写好，拿给史思明过目，打算装到奏章专用的小匣里，耿仁智却把那些话全部删掉。抄写奏章的文书员报告史思明，史思明命逮捕二人斩首。耿仁智侍奉史思明很久，史思明怜悯他，打算饶他一命，于是再传唤耿仁智进来，对他说：“我用你将近三十年，今天，不是我负你！”耿仁智大喊说：“人生终有一死，能够为忠义而死，是最好的死。今天追随你叛变，不过拖延岁月，还不如早死。”史思明暴跳如雷，喝令乱棍打死，脑浆流满一地。

乌承玘投奔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，李光弼上疏推荐封他当昌化郡王，当石岭军（山西省忻州市）基地司令（军使）。

二、安阳河之役

七五八年，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派公爵（特勒）骨啜、帝德，率精锐骑兵三千人，协助唐朝讨伐安庆绪。李亨命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左翼攻击司令（左武锋使）仆固怀恩统御。

燕帝安庆绪刚逃到邺郡（河南省安阳市）时，虽然党羽已经离散，但仍拥有七郡六十余城（七郡：邺郡【首都成安府】、汲郡【河南省卫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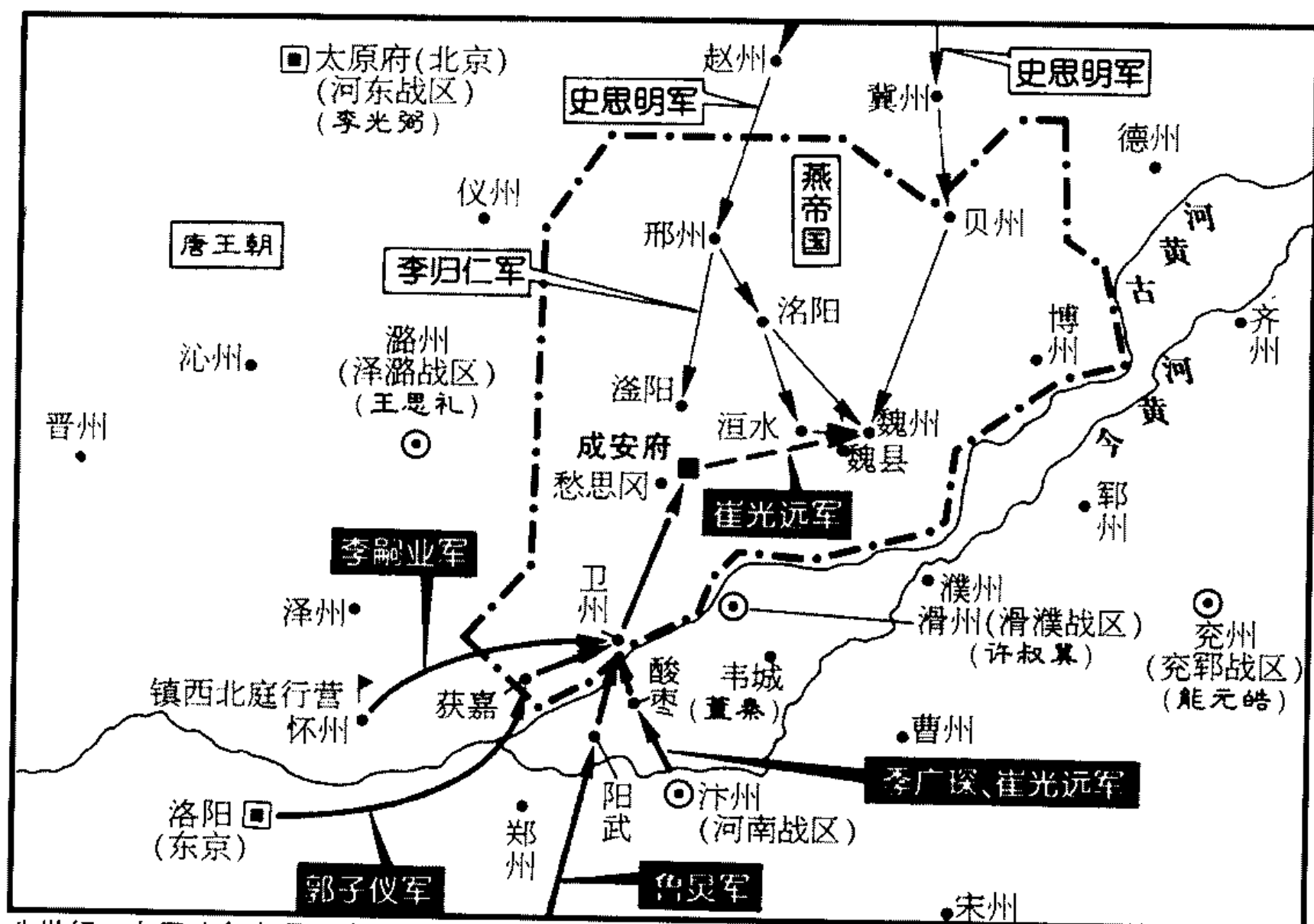
市】、巨鹿郡【河北省邢台市】、魏郡【河北省大名县】、广平郡【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】、清河郡【河北省清河县】、博平郡【山东省聊城市】），武器铠甲、辎重粮秣，储存都十分丰富。然而，安庆绪从不过问军国大事，只专门修建亭台楼阁、水榭楼船，每天饮酒沉醉。大臣高尚、张通儒等，互相争权，感情破裂，纪律完全破坏。大将蔡希德有才干智略，所率军队，全是精锐，刚强正直，说话直率，张通儒暗中诬陷，安庆绪遂斩蔡希德（诬陷的内容，《通鉴考异》引述《河洛春秋》记载说：蔡希德秘密投降唐政府，将袭杀安庆绪作为内应，左右泄露，安庆绪遂斩蔡希德）。蔡希德部属数千人，全部逃散，各将领怨恨愤怒，不肯尽心尽力。安庆绪命崔乾佑当全国野战军作战司令官（天下兵马使），统御中外所有武装部队。崔乾佑刚愎凶暴，喜爱杀戮，军心不服。

九月二十一日，李亨征调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子仪，淮西战区（总部设许州【河南省许昌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鲁灵，兴平战区（总部设商州【陕西省商州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奂，滑濮战区（总部设滑州【河南省滑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许叔冀，镇西、北庭二战区特遣兵团（总部设怀州【河南省沁阳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嗣业，郑蔡战区（总部设郑州【河南省郑州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季广琛，河南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崔光远等七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及平卢战区（总部设营州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董秦（时在韦城【河南省长垣县北】），共集结步骑兵二十万人，讨伐安庆绪。又训令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光弼、关内泽潞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【山西省长治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王思礼，各率部众协助。

李亨因郭子仪、李光弼都是帝国元勋，难以安排谁当部属，所以不设置统帅，而只任命开府仪同三司（文散官一级，从一品）鱼朝恩（鱼，姓），当皇家观察兵马阵容特派监军宦官（观军容宣慰处置使）。“观军容”官名，自此出现。

冬季，十月，郭子仪率军自杏园（今地不详）渡黄河，向东攻击获嘉（河南省获嘉县），破燕军守将安太清，杀四千人，俘虏五百人。安太清撤退到卫州（汲郡，河南省卫辉市），郭子仪进军包围。

十月七日，郭子仪派使节向中央报告捷音。鲁灵自阳武（河南省原阳县）渡黄河，季广琛、崔光远自酸枣（河南省原阳县东北延州城）渡黄



八世纪·七五八年九月至十二月 唐政府九司令官围攻燕首都邺城，史思明南下救燕

河，会同李嗣业兵团，一齐前进，跟郭子仪的朔方兵团，在卫州（河南省卫辉市）城下会师。安庆绪征集邺城（河南省安阳市）所有部队七万人，援救卫州（河南省卫辉市），分兵三路，崔乾佑率上军，田承嗣率下军，安庆绪御驾自率中军。郭子仪派神箭手三千人，埋伏营垒墙垣里面，下令说：“我如果后退，盗贼一定追赶，你们就跳上营垒，呐喊射击。”不久，和安庆绪接战，郭子仪假装后撤，燕军追逐，抵达营垒时，埋伏的神箭手猛烈射击，箭如瀑布大雨，燕军急行撤退，郭子仪回军追击，安庆绪大败。唐政府军生擒安庆绪的老弟安庆和，斩首，遂克复卫州（河南省卫辉市）。安庆绪全军后撤，郭子仪一直追逐到邺城（邺郡郡城，燕首都成安府，河南省安阳市），许叔冀、董秦、王思礼，以及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薛兼训，都率援军陆续抵达。

安庆绪集结残余部众，在愁思冈（河南省安阳市西南）反击，又战败。唐政府军前后杀三万人，俘虏一千人。安庆绪遂全军退入城内，坚固守卫，郭子仪等包围邺城（河南省安阳市）。安庆绪束手无策，窘困急迫，只好派薛嵩前往范阳（幽州，北京市），向史思明（唐政府范阳【总部幽州】司令官）求救，并声称愿把皇帝宝座相让。

史思明出动范阳兵团十三万人，准备南下援救邺城（燕首都，河南省安阳市），可是逡巡观察，不敢长驱直入，于是先派他的部将李归仁，率步骑兵一万人，进驻滏阳（河北省磁县），遥作安庆绪声援（磁县距安阳市三十公里）。

河南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崔光远，攻克魏州（魏郡，河北省大名县）。

十一月十七日，唐政府命前国务院国防部副部长（兵部侍郎）萧华，当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州市）警备区司令（防御使）。正巧，史思明分兵三路：一路从邢州（河北省邢台市）、洺州（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），一路从冀州（河北省冀州市）、贝州（河北省清河县），一路从洹水（河北省魏县西南），一同救援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。郭子仪上疏，建议由崔光远接替萧华。

十二月五日，李亨训令崔光远兼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州长。

史思明（范阳【总部幽州】司令官）乘崔光远刚刚攻克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，情势还不稳定，于是率军南下。崔光远命将军李处崟（音 yín）出兵抵抗。史思明兵力强大，李处崟连战连败，退回城里。史思明兵团追到城下，扬言说：“李处崟约我们到这里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？”崔光远相信这项反间，把李处崟腰斩。李处崟是一员勇将，全军都对他依靠，既被诛杀，军心涣散，崔光远抛弃军队及孤城，只身逃走，奔回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。

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史思明攻陷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，杀三万人。

七五九年，春季，正月一日，史思明在（范阳【总部幽州】司令官）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城北，兴筑高台，自称大圣燕王，任命周挚当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。

唐王朝政府（首都长安【陕西省西安市】）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光弼，提出警告说：“史思明攻陷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，却按兵不进，就是希望我们心情懈怠，疏于戒备，然后用精锐部队突袭。我建议跟朔方兵团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联合围逼魏县（河北省大名县西南），向他们挑战，史思明对嘉山（河北省曲阳县东北嘉山）之败（参考七五六年五月），心里仍有余悸，一定不敢轻率出兵，这样僵持下去，日子一久，邺城（燕首都，河南省安阳市）非被攻克不可。届时，安庆绪（燕帝）死掉，史思明就失去了驱使部众的



政治号召。”皇家观察兵马阵容特派监军宦官（观军容使）鱼朝恩，认为不是好的战略，只好停止。

镇西战区特遣兵团（驻怀州【河南省沁阳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嗣业，进攻邺城（燕首都，河南省安阳市），被流箭射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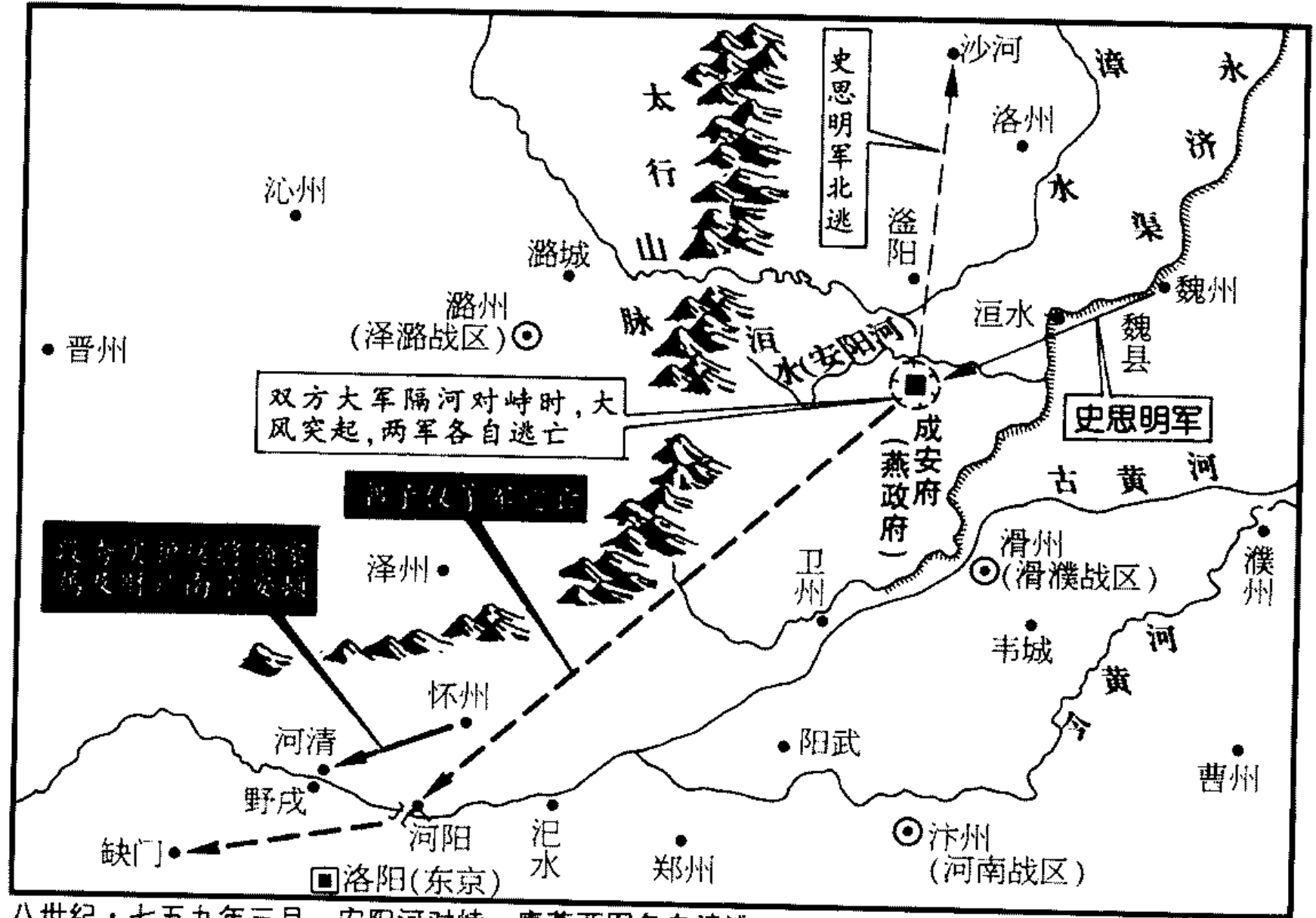
正月二十八日，李嗣业逝世。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荔非元礼（荔非，复姓）接任统帅。最初，李嗣业请中央任命段秀实当怀州（河南省沁阳市）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，并代理战区司令官（知留后事）。当时，各军出征时间已经很久，经费和粮食，全部耗尽。只段秀实单独运送粮食草料，和招募士卒，供应镇西特遣兵团，路上络绎不绝。

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子仪等九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包围燕帝（二任）安庆绪所在的邺城（河南省安阳市），营垒两层、壕沟三道，密不通风。堵截漳水（流经邺城北），使倒灌入城。城里井水和泉水都溢出井口，燕政府守军及居民都搭起木架居住，从去年（七五八）冬季到本年（七五九）春季，安庆绪竭力防守，一心等待史思明解救，粮食吃完，掘吃老鼠，一只老鼠价格四千钱；平时用泥土掺杂谷皮筑墙，现在用水洗泥，淘取谷皮；以及从马粪中淘取植物纤维，用来喂马。唐政府军人人认为早晚就能攻克。可是，九位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各自为政，并没有名正言顺的统帅，进退调动，都无人做主，也无人可以请示（不设统帅事，参考去年【七五八】九月）。城里燕军有人打算投降的，却被大水困住，无法逃出。围城时间既久（自去年【七五八】九月至本年【七五九】二月，长达半年），不能攻下，唐军上下离心，一片涣散。

史思明亲率大军从魏州（河北省大名县）出发，直指邺城（河南省安阳市），命各将领在距邺城（河南省安阳市）五十华里处扎营，每营战鼓三百个，不断擂动，在声势上使唐政府军感到威胁。又命每营遴选精锐骑兵五百人，每天前往城下劫掠；唐军出击，他们就四散逃跑，各回本营。唐军的人马牛车，每天都有损失，连砍柴割草，都十分艰难。白天戒备，燕军夜晚出击；夜晚戒备，燕军则白天出击。当时，全国陷于饥馑，运送粮饷的民夫，南从江淮（华东地区），西从并汾（山西省），船舶车辆，紧紧相连。史思明派大批游击部队，穿上唐军制服，窃取唐军号令，对运送粮饷的民夫，大发雷霆，责备他们速度太慢，举刀就杀，民夫大为惊骇恐惧。遇到船舶或车辆聚集在一起时，游击部队就秘密纵火焚烧。他们行踪飘忽，来去如风，刹那间集结成一队强大兵力，刹那间又四散逃开，无影

无踪，只有他们可以认出自己人，但唐军巡逻部队对他们却无法辨识。最后，唐军缺少粮食，士卒只想自行逃生。史思明率大军直到城下，唐军跟他约定日期决战。

三月六日，唐军步骑兵六十万，在安阳河（洹水，流经邺城北）北岸布阵，史思明亲自率领精锐五万人应战，唐军看到，认为不过是支援部队，并不在意，而史思明已迅速发动攻击，唐军将领李光弼（河东【总部太原府】司令官）、王思礼（泽潞【总部潞州】司令官）、许叔冀（滑濮【总部滑州】司令官）、鲁炅（淮西【总部许州】司令官），首先接触，双方死伤约略相等。而鲁炅被流箭射中，脱离战场，郭子仪（朔方【总部灵州】司令官）正在他后面，受到冲击，还来不及结阵，大风突然漫天而起，飞沙滚石，摧树拔木，太阳被风沙遮住，天空和地面本是一片晴朗，霎时间像掉到墨水缸里一样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双方大军同时惊恐，一齐崩溃，唐军向南方逃命，史思明军向北方逃命，被抛弃的铠甲、武器、辎重，全都堆到路上。郭子仪率朔方兵团（总部灵州）切断河阳桥（河南省孟州市黄河大桥），保护东京洛阳（河南省洛阳市）。本来战马有一万匹，现在只剩下三千匹；铠甲武器十万件，几乎全部损失。战败消息传到东京洛阳，东京洛阳贵族及平民大为惊骇恐慌，争先恐后逃往山谷躲避。东京留守长官



八世纪·七五九年三月 安阳河对峙，唐燕两军各自溃逃

崔圆、东京洛阳特别市长（河南尹）苏震等，逃得更远，一口气逃到襄州（湖北省襄樊市）、邓州（河南省邓州市。洛阳至邓州航空距离二百二十公里，至襄阳航空距离三百公里）。各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分别逃回本战区。溃败的士卒像一窝海盗，经过的地方，抢劫烧杀，地方政府不能制止，十几天才算平定。只有李光弼（河东【总部太原府】司令官）、王思礼（泽潞【总部潞州】司令官），集结部队，整顿军纪，保持实力，安全撤回。

三、安庆绪末路

七五九年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子仪逃到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，打算守城，可是军心惊恐，不能支持，于是再逃到缺门（河南省新安县西铁门镇），各将领陆续到达，士卒集结数万人，计划放弃东京洛阳，撤退到蒲州（山西省永济市）、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固守。总纠察官（都虞候）张用济反对，说：“蒲州（山西省永济市）、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，正有饥馑，士卒们没有东西可吃，不如坚守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！盗贼来时，合力抵抗。”郭子仪接受。派总游击司令（都游弈使）灵武（灵武县，宁夏永宁县西南）人韩游瓌，率骑兵五百人，前去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，张用济率步兵五千人随后增援。史思明的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周挚（音 zhi），率军夺取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，发现守备森严，不能入城，退走。张用济督促士卒在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南北，各筑一个城堡据守。怀州（河南省沁阳市）州长段秀实，护送将领们的家属，以及公私财产，从野戍（河南省孟津市北黄河渡口）渡黄河南下，在河清（河南省济源市南）南岸安顿，等候进一步指示，荔非元礼（镇西特遣兵团【驻怀州】代理司令官）随后赶到，就在那里扎营。各将领纷纷上疏，请求处分。李亨一律不再追究，而只剥夺崔圆官阶及爵位（崔圆封赵国公爵，阶级比开府仪同三司，从一品），贬苏震当济王府（李亨的老弟李环封济王）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，从四品上），剥夺他的银青光禄大夫（文散官五级，从三品）官阶。

史思明得到消息，证实唐军的确逃走后，在沙河（河北省沙河市北沙河城）集结他的部队，折回邺城（燕首都，河南省安阳市），在城南扎营（胡三省注：“史思明军队溃败北奔，逃到沙河【河北省沙河市北沙河城】，得到唐政府军溃败南奔消息，乃收兵还营。倘若唐政府军也能收兵还营，

坚守营垒，继续围困邺城【河南省安阳市】，史思明将不敢南下。”）。燕帝安庆绪收集唐政府军营中留下的粮食，得到六七万石，遂跟孙孝哲、崔乾佑计划关闭城门，再拒抗史思明。各将领都表示反对，警告说：“今天怎么可以背弃史王（史思明）？”史思明不主动地跟安庆绪联系，但也不南下追击唐军，每天都在营里大宴将士。燕政府宰相张通儒、副立法长（中书侍郎）高尚等，向安庆绪进言说：“史王（史思明）远道而来，我们都应该前往欢迎，请求宽恕。”安庆绪说：“随大家的意，如果想去，你们就去。”史思明接见他们，呜咽流泪，馈赠厚重礼物，送他们回邺城。过了三天，安庆绪仍没有动静，史思明秘密召唤安太清，命他引诱安庆绪。安庆绪窘困急迫，不知道如何才好，最后只好放弃皇帝名号，转过来向史思明称臣，派安太清携带他的奏章，呈递给史思明，请求史思明部队解除铠甲，进入邺城（河南省安阳市），他就献上皇帝玉玺。史思明看了奏章，慢慢地说：“何至于这个样子！”遂把奏章交给将士们传看，大家高喊万岁（安庆绪与史思明二人在血泊中上演这幕闹剧，正说明中国五千年历史，谁的军队厉害，谁的屁股就大，谁就可以坐上宝座。安庆绪、史思明固是小丑；伊祁放勋、姚重华也是小丑，不过是被包装过的小丑）。于是史思明亲笔写一封安慰安庆绪节哀的信，并不称“臣”，但强调说：“盼望我们能成为兄弟之国，互相屏障、互相支持，跟唐政府像鼎的三条腿一样，并立在世界之上，或许可以如此。至于尊我为帝，向我叩拜，决不敢接受。”连同安庆绪的奏章，一齐送还。

安庆绪大为高兴，请求跟史思明歃血结盟（歃，音 shà。用血涂口），史思明同意。安庆绪在三百名骑兵保护下，前往史思明大营，史思明命士卒身穿铠甲，手拿武器，严阵以待。然后派人把安庆绪跟所有老弟，引到庭院，安庆绪下跪，前额碰地，叩头说：“我没有能力承担皇家大业，一连丧失两京（西京长安、东京洛阳），长期陷于重围。从没有想到大王为了太上皇（安禄山）的缘故，从绝远的地方，前来援救，使我死里逃生，我纵然粉身碎骨，都无法报答大恩。”史思明忽然翻脸，斥责说：“丧失两京（西京长安、东京洛阳），根本用不着提。问题在于，你这个做儿子的，竟然杀掉老爹，夺取帝位，天地神灵都不能容忍。我替太上皇（安禄山）讨伐叛逆，怎么会接受你的谄言媚语！”命左右武士把安庆绪拉出辕门，连同他的四个弟弟，以及高尚、孙孝哲、崔乾佑，全部斩首。但对张通儒、李庭望等，仍任命他们当官。史思明命军队戒备，进入邺城（河南省安阳



市)，接收安庆绪遗留下来的士卒兵马，用仓库里的东西，犒赏将士。安庆绪先前所属州县，以及战斗部队，全归史思明。

史思明派安太清率军五千人，攻克怀州（河南省沁阳市），留他驻防。史思明打算向西扩张势力范围，但担心基地还不稳定，乃留下他的儿子史朝义镇守相州（就是邺城，河南省安阳市），自己率军北返范阳（幽州州政府所在城，北京市）。

夏季，四月，九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相州溃败时，鲁炆的部队烧杀抢掠，最为惨烈；现在听说郭子仪（朔方【总部灵州】司令官）退到黄河北岸集结，李光弼（河东【总部太原府】司令官）已安全回到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；鲁炆既惭愧又畏惧，于是，服毒自杀（年五十七岁）。

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（一任），改年号顺天，封妻子辛女士当皇后，长子史朝义当怀王，命周挚当宰相、李归仁当大将。把范阳（幽州州政府所在城，北京市）定为燕京，州改称郡（《通鉴》仍以“州”记载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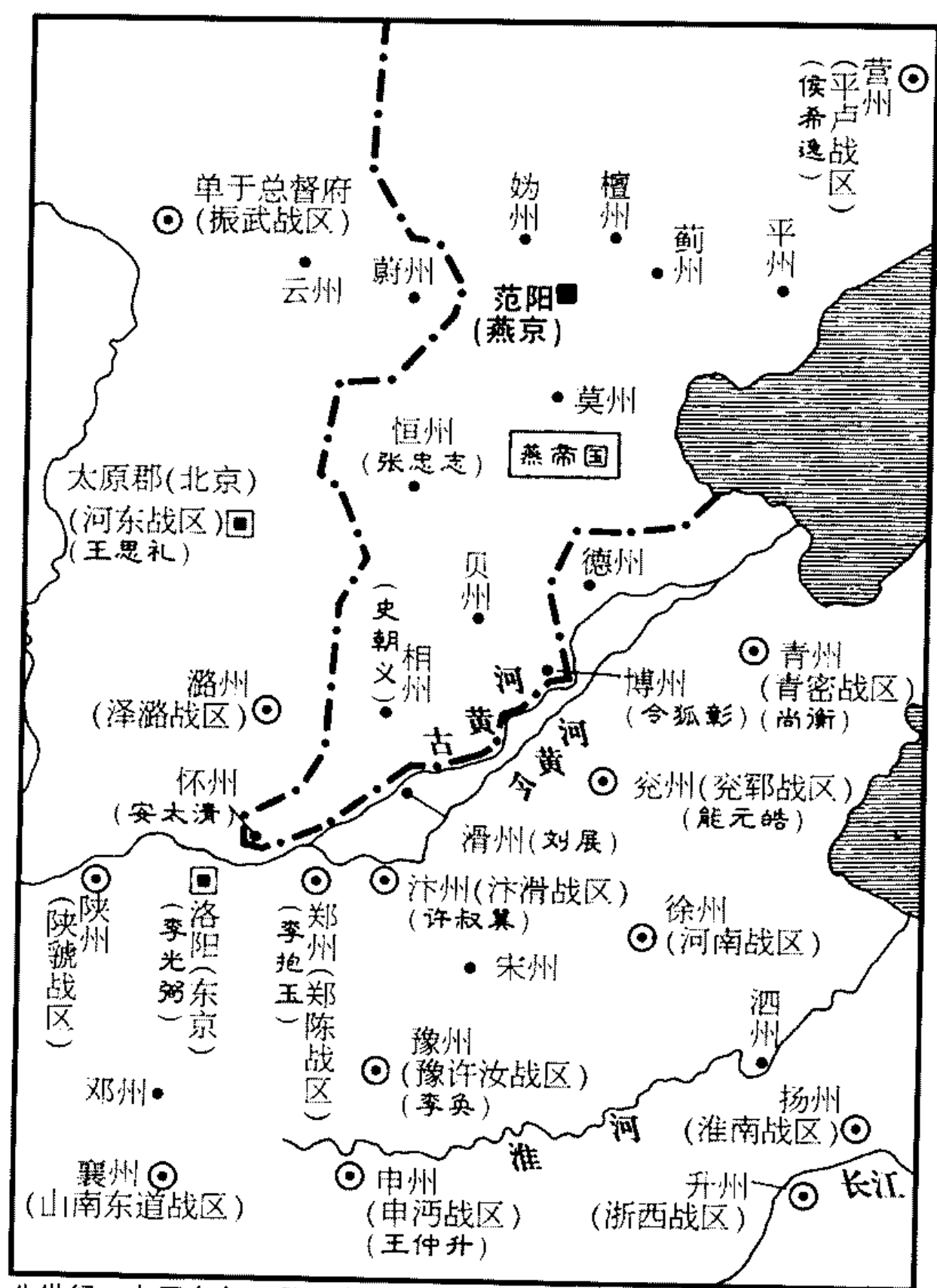
皇家观察兵马阵容特派宦官（观军容使）鱼朝恩，最厌恶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子仪，乘他安阳河（洹水）之败，向唐帝李亨打小报告。

秋季，七月，李亨征召郭子仪回首都长安（时郭子仪驻防东京洛阳），命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光弼，接任朔方战区司令官，及全国野战军元帅（天下兵马元帅）。朔方士卒们听到消息，哭泣流泪，在中途拦住钦差宦官，要求留下郭子仪。郭子仪告诉大家说：“现在只是给钦差宦官饯行，不是要走！”等通过人群，才一提马缰，飞快而去。

李光弼请求中央派亲王出面，而自己先当副手。

七月十七日，李亨命赵王李系（李亨的儿子）当全国野战军元帅（天下兵马元帅），李光弼当副元帅，统辖各战区特遣兵团（行营）。李光弼率河东兵团（总部太原府）骑兵五百人，前往东京洛阳（河南省洛阳市），夜晚，闯进朔方兵团（总部灵州）司令部，接收兵权。李光弼军纪森严，刚刚一到任，发号施令，士卒、营垒、旗帜，全部精神百倍，焕然一新。当时，朔方兵团将士，喜爱郭子仪的宽松，畏惧李光弼的严厉。

朔方兵团左翼作战司令（左厢兵马使）张用济，驻防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，李光弼命他到东京洛阳晋见，张用济说：“朔方兵团，不是叛军。司令官（李光弼）却在黑夜之中闯进总部，为什么猜忌到这种地步？”跟



八世纪·七五九年四月至七月 唐政府重新部署战区司令官

各将领计划率精锐部队，突击洛阳，驱逐李光弼，请郭子仪回任；下令他的士卒全体披甲上马，马口衔木条，准备随时出动。总作战司令（都知兵马使）仆固怀恩说：“邺城（河南省安阳市）溃败时，郭公（郭子仪）最先逃走，中央政府追究责任，所以剥夺他的军权。而今，驱逐李公（李光弼），强行要求郭公（郭子仪）回来，是一种叛乱行为，怎么可以！”右翼攻击司令（右武锋使）康元宝说：“你发动兵变，要求郭公（郭子仪）回任，中央一定疑心是郭公唆使你这样做，足使他家破人亡。郭公家属一百余口，什么地方使你这般怨恨！”张用济才停止。

李光弼率数千名骑兵，向东巡视到汜水（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），张用济单人匹马，前来晋见。李光弼责备他没有奉令即行，斩首，命部将





辛京果接管他的部队。仆固怀恩随后赶到，李光弼招待他就座，交换意见，一会工夫，守门人报告说：“蕃浑部落五百名骑兵抵达门前。”（蕃，北方蛮族通称。浑，浑部落【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西】也是蛮族，此处特别强调，可能显示某种意义。）李光弼脸色大变。仆固怀恩走出去，把部将们叫过来，假装责备他们说：“告诉你们不要来，为什么偏偏要来。”李光弼解围说：“士卒追随主将，有什么好怪罪的！”命设宴招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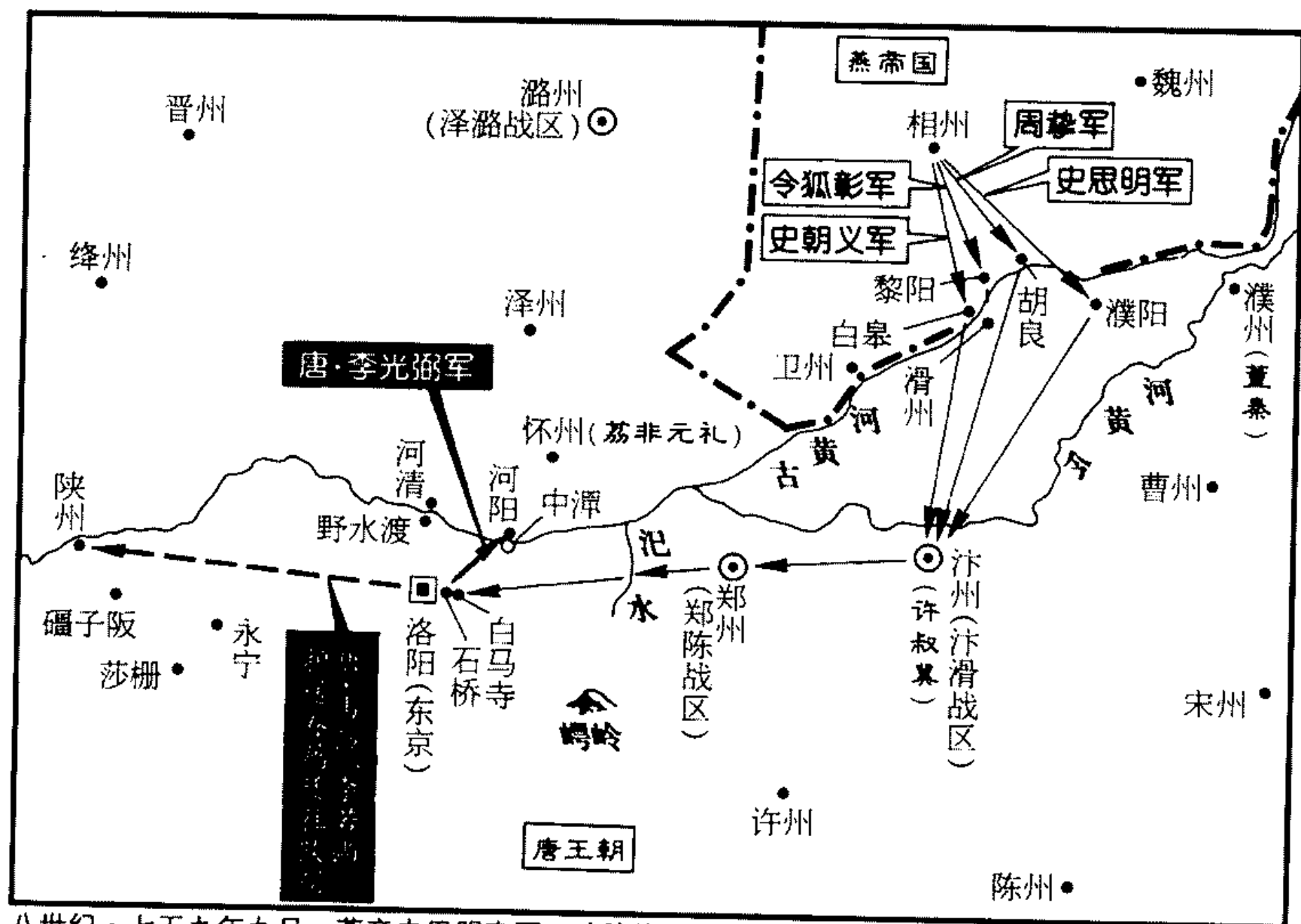
七月二十三日，李亨命泽潞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【山西省长治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王思礼，兼太原特别市长（兼太原尹）、北京（太原府）留守长官、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。接替李光弼）。

当初，潼关溃败（哥舒翰被俘之役，参考七五六年六月），王思礼所骑的马，被流箭射死，正巧，一位骑兵、周至（陕西省周至县）人张光晟，跳下马背，把马交给他；王思礼问他姓名，张光晟不肯吐露，即行离去。王思礼牢牢记下他的容貌，事后到处查访，都找不到。现在，王思礼接管河东战区（总部太原府），有人陷害代州（山西省代县）州长、河西（甘肃省中西部）人辛云京，王思礼大为震怒，辛云京恐慌忧惧，不知道怎么才好（代州属河东战区）。张光晟当时正是辛云京的部属，说：“我曾经给王公（王思礼）做过一件事，但从来没有提起，只是不愿用此取得赏赐。而今，州长（辛云京）情况紧急，请许我前去晋见王公，一定可为州长化解危难。”辛云京大喜，命他前往。张光晟晋见王思礼，还没有说话，王思礼已一眼瞧出他是谁，喊叫说：“咦，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？这么久，我才终于找到你！”张光晟把实际情况告诉王思礼，王思礼大为欢喜，握住他的手，激动得流下眼泪，说：“我之能有今天，都是你的力量，多少年来，我一直找你。”请他跟自已同坐一个床榻，约定结拜成为兄弟。（读者至此也不禁激动得流下眼泪。依二十世纪主流文化，王思礼先生，你应该杀了张光晟，说他：“忘恩负义！”）趁王思礼心平气和时，张光晟诉说辛云京所受的冤枉，王思礼说：“辛云京犯的错误，不算太小，今天，为了老友的缘故，不再追究。”当天就擢升张光晟当做战司令（兵马使），馈赠他很多金银、绸缎、田地、房产。

九月，燕帝史思明大举南征。

史思明命皇子史朝清，镇守燕京范阳（北京市），下令各郡郡长，各率士卒三千人，随从直下河南（黄河以南）。分兵四路：大将令狐彰军五千

人，从黎阳（河南省浚县）渡黄河攻取滑州（河南省滑县），史思明军从濮阳（河南省濮阳市）、皇长子史朝义从白皋（河南省滑县北）、宰相周挚从胡良（河南省浚县东），分别南渡黄河，约定在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会师。



八世纪·七五九年九月 燕帝史思明南下，攻陷洛阳

李光弼（朔方【总部灵州】司令官）正沿着黄河视察各军，得到情报，立即返回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，对汴滑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许叔冀说：“你如果能坚守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十五天，我一定率军前来援救。”许叔冀一口答应。李光弼返回东京洛阳（河南省洛阳市）。史思明抵达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，攻城，许叔冀迎战，不能取胜，遂跟濮州（山东省鄄城县）州长董秦，以及部将梁浦、刘从谏、田神功等，向史思明投降。史思明命许叔冀当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，率领部将李详，继续镇守汴州。史思明对董秦十分优待，但仍把董秦的妻子儿女，软禁长芦（河北省沧州市）当人质，派部将南德信，会同梁浦、刘从谏、田神功等数十人，前往江淮（华东地区）夺取土地。田神功，是南宫（河北省南宫市）人，史思明命他当平卢战区（总部设营州【辽宁



省朝阳市】。当时仍属唐政府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。

不久，田神功袭击南德信，斩首。刘从谏脱身逃走。田神功率领他的部队，向唐政府投降。

史思明乘胜西攻郑州（河南省郑州市），李光弼命全军备战，仍慢慢后退，抵达洛阳（河南省洛阳市）后，告诉留守长官韦陟说：“盗贼乘胜进击，我们最好是按兵不动，不应该盼望速战速决。洛阳无法可守，你的意见如何。”韦陟请把军队留在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，主力退守潼关，据守险要，摧挫燕军锐气。李光弼说：“敌对的两方如果势力相当，必须进攻，不应后退。而今，无缘无故放弃土地五百华里，盗贼的气势将更锐不可当。不如把主力集结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，跟北方的泽潞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【山西省长治市】）密切合作，情势有利就行动，情势不利就固守，内外互相呼应，阻止盗贼不敢继续西进，这种形势，如同猿猴的手臂，可伸可缩。政治事务，我不如你；军事行动，你不如我。”韦陟无法反驳。执行官（判官）韦损质疑说：“东京洛阳是帝王家宅，为什么轻率地放弃？”李光弼说：“如果守卫洛阳，则汜水（注入黄河）、崤岭（河南省登封市南）、龙门（河南省洛阳市南）要害之处，都需要驻扎重兵，你是负责军事的执行官（兵马判官），依现在情形，你说，能不能守？”遂用正式公文通知留守长官韦陟，请他率东京洛阳所有官员眷属，西入潼关；也通知东京洛阳特别市长（河南尹）李若幽，请他率居民出城逃难；洛阳遂成为一座空城。

李光弼督促将士把食油、铁器等军用品，运到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，加强备战物资；而亲率五百名骑兵，在最后压阵。当时燕军斥候部队已深入石桥（洛阳东门外），将领们向李光弼请示说：“我们应出北门，还是仍走石桥（洛阳东门外）？”李光弼说：“仍走石桥（洛阳东门外）！”等到暮色低垂，开始撤退，李光弼命全军举起火把，缓缓行动，戒备森严，军心坚定。燕军尾随不舍，但不敢接近（尾追不舍，是希望敌人因恐惧过度而自行溃散；不敢接近，是敌人太强，难以冒犯）。李光弼于当天夜晚，抵达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，共有二万人，但粮食只能支持十天。李光弼检查防御工程，分配士卒战斗任务，每件事都如所要求的完成。

九月二十七日，燕帝史思明进入洛阳，发现是一座空城，什么东西都抢劫不到，深恐李光弼攻击后背，不敢进驻皇宫，于是撤退到白马寺（河南省洛阳市东）南驻扎。并在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以南，兴筑月城（半

圆形战术小城)，防止李光弼南下。此时，郑州（河南省郑州市）、滑州（河南省滑县）等，前后相继被燕军占领。

韦陟、李若幽，都寄居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办公。

四、河阳会战

七五九年，冬季，十月四日，唐帝（十任肃宗）李亨下诏，要御驾亲征史思明。文武官员上疏劝阻，李亨才停止。

燕帝史思明开始向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攻击，命勇将刘龙仙直到城下挑战。刘龙仙仗恃他的勇敢，把右脚跷到马脖子上，破口大骂李光弼。李光弼回头问各将领说：“谁能干掉他？”仆固怀恩要求出马，李光弼说：“这不是大将做的事。”左右侍从官员说：“白孝德可以。”李光弼叫白孝德来问他，白孝德请战。李光弼问：“要多少军队？”白孝德回答说：“我一个人足够。”李光弼佩服他的勇敢，坚持问他需要什么，白孝德回答说：“希望挑选五十名骑兵，同出垒门，作为后援；我动手时，请大军擂鼓呐喊，助长声势！”李光弼拍拍他的肩背，送他出发。

白孝德手提两只铁矛，挥鞭催马，趟着黄河河水，横渡而过。走到黄河当中，仆固怀恩向李光弼祝贺说：“他已胜利！”李光弼说：“没有交手，你怎么知道？”仆固怀恩说：“看他手提缰绳的安闲态度，知道他已有万全把握。”刘龙仙发现只有一个敌人前来，根本没有放到心上。等白孝德稍稍走近，刘龙仙打算反应，白孝德向他摇手示意，好像不是前来决战似的，刘龙仙猜不透其中含义，只好停止。白孝德前进到距刘龙仙十步之处，才开口说话，刘龙仙仍然破口大骂，白孝德使马休息一会，突然瞪眼大喝说：“叛贼，你可认识我？”刘龙仙说：“你是谁？”白孝德说：“我，名叫白孝德。”刘龙仙说：“哪里来的猪狗！”白孝德突然高声大叫，舞动铁矛，跃马攻击。此时，城上唐军战鼓如雷，喊声震动天地，五十名骑兵飞奔而出。刘龙仙大吃一惊，但已来不及发箭，只好拨马绕着河堤逃走，白孝德追上，砍下人头，带回城里。燕军大为惊骇。白孝德，是镇西战区（总部设龟兹【新疆库车县】）蛮族。

燕帝史思明有骏马一千余匹，每天带到黄河南岸的沙洲上，轮流洗澡，用以展示他的骏马之多。李光弼下令搜集军中的母马，共搜集到五百匹，把它们生的小马都拴在城里。等到燕军再放马到水边（黄河南岸），李光弼



把母马全部也放到水边（黄河北岸），母马思恋子马，不断长嘶，燕军骏马全都游水渡河北奔，唐军把它们一齐掳回城中。史思明大怒，出动战舰数百艘，前面由焚烧中的火船做前导，战舰在后跟随，打算顺流而下，烧毁浮桥。李光弼事先储蓄有数百根十丈长杆，固定在巨木之上，长杆尖端绑着毡裹的铁叉，迎击火船，用铁叉把它叉住，火船遂不能前进，一会工夫就烧成一片灰烬。同样用铁叉抵抗战舰，并在浮桥上用大炮发射巨石攻击，被击中的军舰，都沉入水底，燕军不能取胜，只好撤退。

史思明在河清（河南省济源市南黄河渡口）检阅士卒，打算切断唐军的运输粮道，李光弼亲自进驻野水渡（河南省孟津市北黄河渡口）戒备。当天晚上，李光弼北返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，只留下一千人，命部将雍希颢（音 hào）留守营寨，吩咐说：“盗贼里的高庭晖、李日越（参考七五四年四月）、喻文景，都是力敌万人的勇将，史思明一定会派其中一个对我突击劫持。我现在就离开，你在这里等待，如果盗贼到达，不要跟他们接触。如果盗贼投降，带他们回来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。 ”各将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忍不住暗中失笑。史思明果然告诉李日越说：“李光弼擅长守城，不会野战，而今却突然出现野外，是活捉他定了。你率精锐骑兵在夜晚渡过黄河，给我把他捉住，捉不住就不要回来。”李日越率五百名骑兵，凌晨抵达野水渡（河南省孟津市北黄河渡口）寨前，雍希颢的士卒都隐藏在壕沟后面休息，望着壕沟那边的燕军，有的喊叫，有的吹口哨。李日越大为奇怪，问说：“司空（三公之三）在不在？”（李光弼最高的中央官位是司空【三公之三】。）雍希颢说：“昨晚就走了。”李日越问：“这里有多少兵力？”雍希颢说：“一千人。”李日越问：“将领是谁？”雍希颢说：“雍希颢！”李日越默默考虑了很久，对他的部下说：“今天活捉不到李光弼，只生擒雍希颢回去，我们可是死定，不如归顺。”遂下马投降，雍希颢跟他一起晋见李光弼，李光弼对李日越十分优待，当做知己心腹。燕军另一勇将高庭晖听到消息，也向李光弼投降。有人问李光弼说：“你一下子就收服两员大将，怎么这样容易？”李光弼说：“这是人之常情，史思明一直恨他没有机会野战，听说我在外面，认为一定可以活捉。李日越没有把我活捉，当然不敢回去。高庭晖的才干勇气，都超过李日越，听说李日越受到厚待信任，自然会兴起压过他的念头。”高庭晖当时是五台（山西省五台县）平民征兵府副司令（五台府果毅，正六品上）。

十月六日，唐政府任命高庭晖当右武卫（卫军第四军）大将军（正三

品)。

史思明再度攻击河阳(河南省孟州市),李光弼问郑陈战区(总部设陈州【河南省淮阳县】)司令官(节度使)李抱玉(安抱玉)说:“将军能不能为我防守南城(河阳南城)两天?”李抱玉(安抱玉)说:“过了两天怎么办?”李光弼说:“两天之后,救兵不到,是守、是退,任由你决定。”李抱玉(安抱玉)承诺,奋力抵抗,燕军攻击猛烈,眼看城池就要陷落,李抱玉(安抱玉)通知燕军说:“我们的粮食已经吃完,请准许明天早上出降。”燕军大喜,稍微后退等待。李抱玉(安抱玉)乘夜修补防御工事,第二天,继续抵抗。燕军大怒,攻击更急,李抱玉(安抱玉)派出一支奇兵,绕到燕军背后,内外夹攻,杀伤很多。

董秦随从史思明进攻河阳(河南省孟州市),夜晚,率领他的部众五百人,砍开营寨木栅,突出重围,投降李光弼。当时,李光弼亲自率军驻扎中潭(河阳中城。潭,音 dàn),营寨外设置栅栏,栅栏外挖掘壕沟,宽二丈,深也二丈。

十月十二日,燕政府宰相周挚,放弃李抱玉(安抱玉)据守的南城(河阳南城),集中兵力攻击中潭(河阳中城)。李光弼命荔非元礼(镇西特遣兵团【驻怀州】暂代司令官),率精锐士卒进驻羊马城(城外高仅及肩的短墙营寨)迎击。李光弼则在城东北角竖起元帅指挥旗——小幅红旗;全部战场,都收眼底。燕军仗恃人多势众,直向城下进逼;装载攻城武器的车辆,在后面跟随。史思明督促部众用土填沟,从三个方向,分兵八路通过,砍倒栅栏,开出进军大道。李光弼望见燕军已经逼近,派人质问荔非元礼说:“你坐在那里眼睁睁看着盗贼们填平壕沟、砍开栅栏,却动也不动,什么缘故?”荔非元礼回问:“司空(李光弼)是打算退守?或是应战?”李光弼说:“打算应战。”荔非元礼说:“既然打算应战,盗贼替我们填壕砍栅,为什么去阻止?”李光弼说:“好极,我没有想到这一点,小心努力!”荔非元礼等栅栏铲平,率敢死队突出攻击,燕军稍向后撤数百步,就力战不退,荔非元礼预料燕军阵势正强,不容易摧毁,乃收兵向后移动。打算等待燕军怠惰,再发动攻击。李光弼看到荔非元礼后退,大怒,派左右侍从召唤荔非元礼,打算斩首。荔非元礼说:“战斗正在紧张,叫我去干什么?”遂退入羊马城(城外高仅及肩的短墙营寨),燕军不敢进逼。过了很久,荔非元礼率军擂鼓呐喊,突出营门,拼死奋战,击破周挚军。

周挚集结部队,改攻北城。李光弼立即率主力进入北城,在城墙上观



察燕军阵势，说：“盗贼军队虽然很多，可是吵闹个不停，没有严肃的气氛，用不着畏惧！我向你们保证，过不了中午，一定把他们击败。”下令各将领出战。可是，苦战到中午，胜负仍不能判定，李光弼集合各将领，问说：“依过去经验，盗贼营阵，哪里最强？”有人回答：“西北角。”李光弼命部将郝廷玉前往；郝廷玉要求带五百名骑兵，李光弼给他三百名。再问哪里次坚强？有人回答：“东南角。”李光弼命部将论惟贞前往；论惟贞要求带三百名骑兵，李光弼给他二百名。李光弼下令：“你们遵照我的军旗指示，当军旗缓慢摆动时，你们随自己的判断战斗；当军旗急剧摇晃，三次接触地面时，就全军同时攻击，深入敌阵，不管死活，后退一步，立刻斩首。”取出匕首插到靴子里，沉痛说：“战斗，危险万状，我是帝国的三公（李光弼任司空【三公之三】），不可以死在盗贼手里，万一战败，各位前方战死，我在后方自杀，绝不让各位独死，我却独活。”各将领立即出击，一会工夫，郝廷玉跑回来，李光弼望见，吃惊说：“郝廷玉退，我的处境危急。”命左右侍从前去砍下郝廷玉人头，郝廷玉说：“是马被流箭射中，不是后退！”传令官奔回报告，李光弼命急速换马，再投入战场。仆固怀恩跟他的儿子开府仪同三司（文散官一级，从一品）仆固瑒攻击，稍微退却。李光弼下令斩首。仆固怀恩父子看见传令官提刀奔来，翻身杀入燕军，决死攻击。李光弼急摇军旗，三碰地面，各将领霎时间一齐拼命进击，呼声震动天地，燕军崩溃，唐军杀一千余人，俘虏五百人，驱逐投入黄河淹死一千余人。周挚率几名骑兵逃走。唐军生擒燕军大将徐璜玉、李秦授。燕政府河南战区（黄河以南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太清，逃到怀州（河南省沁阳市）据守。燕帝史思明不知道周挚战败，还在那里围攻南城，李光弼把所俘虏的燕军，驱逐到黄河边显示给史思明看，史思明才逃走。

十月二十四日，唐政府命李日越当右金吾（卫军第十二军）大将军。

燕帝史思明派大将李归仁，率精锐骑兵五千人，攻击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。神策军（特遣兵团基地在陕州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卫伯玉，率骑兵数百人，在礪子阪（河南省三门峡市南）把他击破，俘获战马六百匹，李归仁逃走。唐政府擢升卫伯玉当镇西四镇战区（西域四镇）特遣兵团司令官（行营节度使）。

李忠臣（董秦）在永宁（河南省洛宁县北）、莎栅（河南省洛宁县西）之间，跟李归仁等接触，不断击破李归仁军。



五、史思明被部下绞死

七六〇年，春季，正月十九日，唐政府（首都长安【陕西省西安市】）加授李光弼（朔方【总部灵州】司令官）中央官位：太尉（三公之一），兼最高立法长（兼中书令，使相）；现有官职，仍然保持。

二月，全国野战军副元帅李光弼，攻击怀州（河南省沁阳市），燕帝（一任）史思明亲自救援。

二月十一日，李光弼在沁水岸上迎战，大破燕军，杀三千余人。

闰四月七日，加授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王思礼中央官位：司空（三公之三）。

自从七世纪一〇年代唐王朝建立政权以来，王思礼是第一位没有经过宰相阶段，就直接高升三公的官员。

闰四月十九日，燕帝史思明进入东京洛阳（去年【七五九】九月，燕军占领洛阳）。

有人上疏提醒李亨：“天下还没有安定，不应该把郭子仪放在闲散位置（郭子仪被免职，参考去年【七五九】七月）。”

九月八日，李亨命郭子仪镇守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，党项部落撤退。

九月二十一日，李亨下诏说：“特派郭子仪统率各战区军队，从朔方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出发，直接攻击范阳（燕首都，北京市），班师途中，扫平河北（黄河以北）叛乱。调发英武军（禁军第七、八军）等禁军，征召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，鄜坊战区（总部设鄜州【陕西省富县】。鄜，音 fū），邠、宁、泾、原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【陕西省彬县】）等各战区各族混合兵团，共七万人，全受郭子仪指挥。”

但诏书下达十天，却受到宦官鱼朝恩破坏阻挠，竟不能成行。

全国野战军副元帅（兵马副元帅）李光弼攻怀州（河南省沁阳市）一百余天，才把它攻克；生擒守将、燕政府河南战区（黄河以南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太清。

燕帝史思明派他的部将田承嗣，率军五千人前往淮西（淮河上游），王同芝率军三千人前往陈州（河南省淮阳县），许敬江率军二千人前往兖州（山东省兖州市）、郛州（山东省东平县），薛萼率军五千人前往曹州（山东省定陶县），分别夺取土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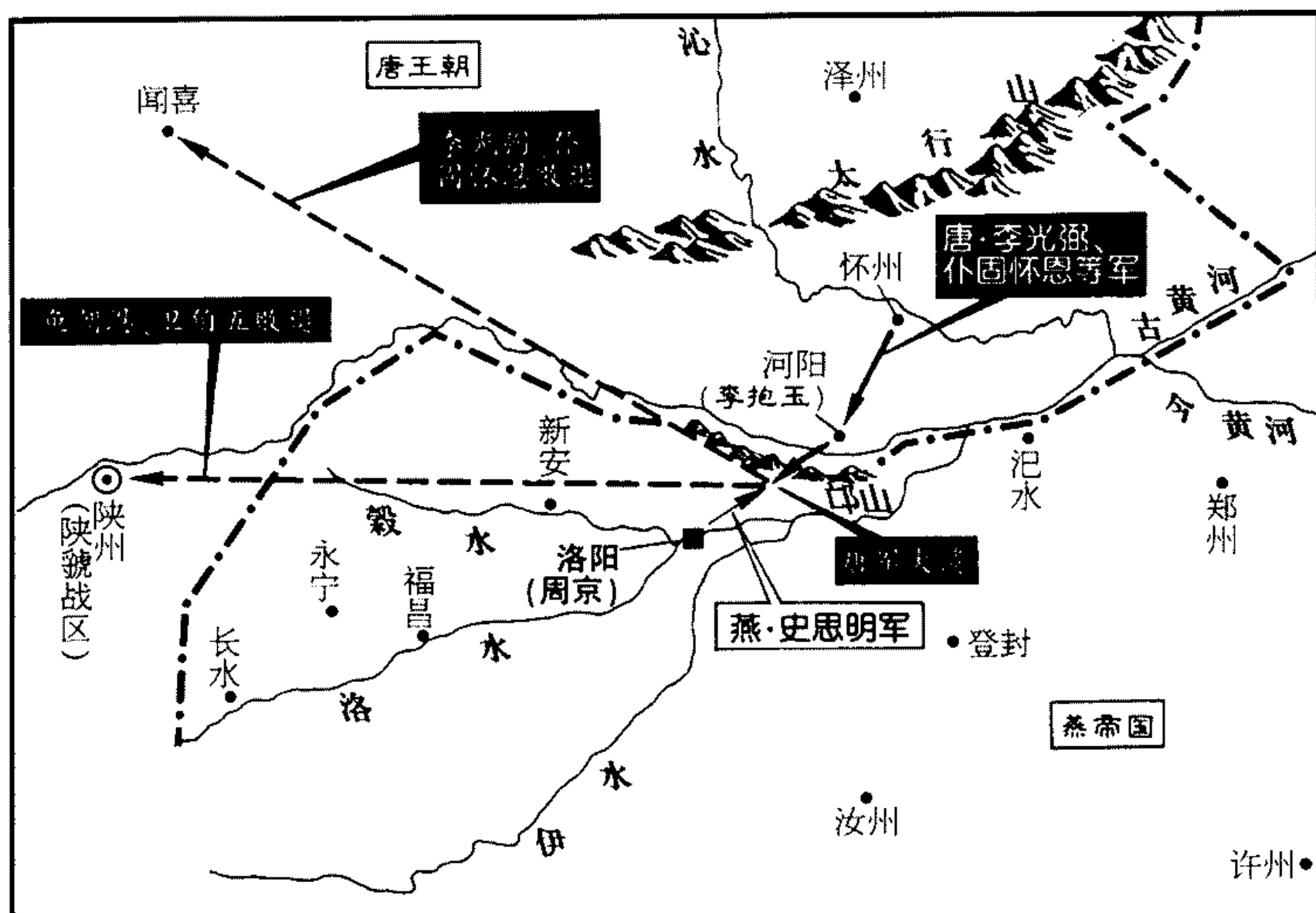
七六一年，春季，正月十七日，燕帝（一任）史思明改年号应天（之前是顺天三年，之后是应天元年）。

有人说：“据守洛阳（河南省洛阳市）的叛军将士，都是燕地（河北省北部）居民，出征在外的时间太久，渴望回家，官兵上下，离心离德。政府如果攻击，一定可以消灭。”驻防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的皇家观察兵马阵容高级监军宦官（观军容使）鱼朝恩，认为确实如此，不断提醒李亨；李亨遂训令全国野战军副元帅（天下兵马副元帅）李光弼等，收复东京洛阳。李光弼上疏说：“盗贼（燕政府）的锐气仍在，政府绝不可轻率发动攻势。”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仆固怀恩，勇敢善战而性情暴烈固执，部下都是各族混合兵团中的精锐，仗恃自己的功劳，很多事犯法违纪，郭子仪（前朔方【总部灵州】司令官）为人宽大厚道，总是尽量包容，但每次战役，也靠他完成任务。而李光弼性情严厉，大小事件，都依法制裁，一点不给情面。仆固怀恩对李光弼心存畏惧，也同时厌恶，于是附会鱼朝恩的意见，认为洛阳可以攻克。因此，钦差宦官（中使）一个接一个催促李光弼出军。李光弼不得已，命郑陈战区（已沦陷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抱玉（安抱玉），镇守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，李光弼、仆固怀恩，率军会同鱼朝恩，以及神策军特遣兵团（驻陕州【河南省三门峡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卫伯玉，向洛阳前进。

二月二十三日，大军抵达邙山（洛阳城北），李光弼命依据险要筑阵，仆固怀恩却筑阵平原，李光弼说：“依据险要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如果驻兵平原，情况不利，便全军覆没。对史思明，不可以有一点轻视。”下令移向险要，仆固怀恩却加以阻止。史思明抓住唐军阵势移来移去，还没有稳定之际，发动猛烈攻击，唐军霎时间全线崩溃，士卒四散逃命，被杀数千人；军用物资、轻重武器，全部抛弃。李光弼、仆固怀恩渡黄河向北逃走，投奔闻喜（山西省闻喜县）；鱼朝恩、卫伯玉逃回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；李抱玉（安抱玉）也放弃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逃走。河阳、怀州（河南省沁阳市），都被燕军占领。唐政府得到消息，大为恐惧，迅速向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增援。

燕帝史思明凶暴残忍，而又猜忌好杀，部属们稍微有点使他不称心、不如意，动不动全族就被屠杀，恐怖气氛弥漫，人人不能自保。怀王史朝义，是史思明的长子，经常率军追随老爹出战，性情谦恭谨慎，爱惜士卒，很多将士对他敬慕，但他却得不到史思明的宠爱，史思明宠爱的是最小的

儿子史朝清，史思明南下时，命史朝清镇守范阳（北京市）；一直想诛杀史朝义，而封史朝清当太子，左右侍从渐渐把这项阴谋泄露出去。史思明既在洛阳攻防战中击破李光弼，打算乘胜西上入关（潼关），命史朝义率军当前锋，从北路（沿黄河南岸）袭击陕城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，史思明则从南路（崤山峡谷）率主力继续进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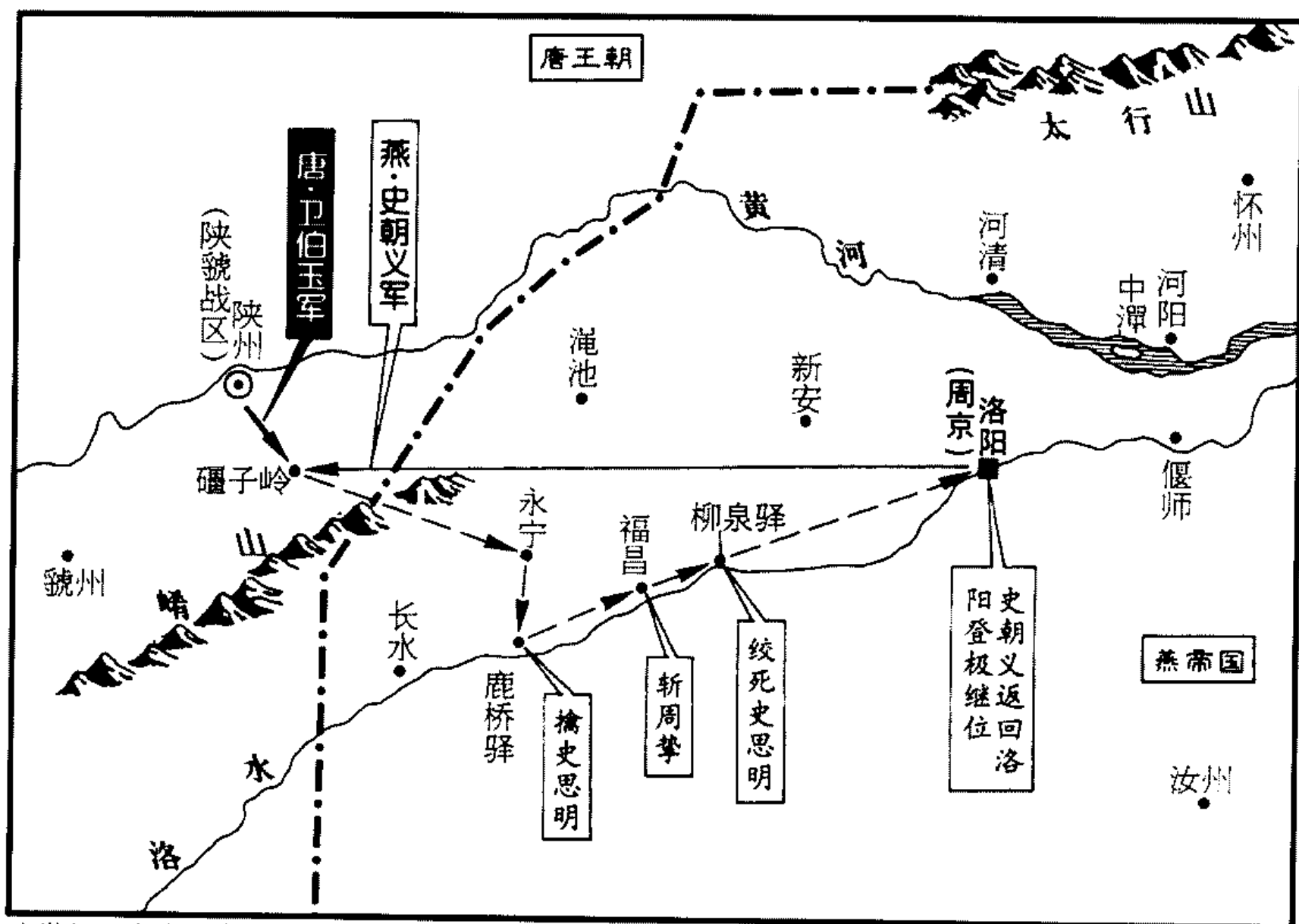
八世纪·七六一年二月 邙山之役，李光弼反攻洛阳失败

三月九日，史朝义军抵达礪子岭（三门峡市南），卫伯玉（神策军特遣兵团【驻陕州】司令官）迎战，把他击败。史朝义屡次进攻，都被唐政府军击败。史思明撤退到永宁（河南省洛宁县北），认为史朝义胆小如鼠，咬牙说：“他终究不能完成我的大事。”打算依照军法斩史朝义跟各将领。

三月十三日，史思明命史朝义筑“三角城”（以山做底边的战术城堡），打算储存军粮，下令一天内完工。史朝义刚完工，只墙上还没有涂泥，史思明前来视察，破口大骂，命左右侍从骑马站在那里监视涂泥，一会工夫涂完。史思明狠狠说：“等攻下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，再杀你这个贼东西！”史朝义忧愁恐惧，不知道如何才好。

史思明驻扎鹿桥驿马车站（河南省洛宁县），命心腹亲信曹将军担任警





八世纪·七六一年三月 史朝义擒杀燕帝史思明

卫；史朝义住在旅店，他的部将骆悦、蔡文景警告他说：“我们和大王，不知道死在哪天！自古以来，旧帝王们常被罢黜，新帝王也常被拥上宝座，请大王召见曹将军，共同商议。”史朝义低头不说话，骆悦等说：“大王如果不允许，我们今天就投奔唐政府，归降李家，大王势也不能保全。”史朝义哭泣说：“你们好好去做，千万不要惊动圣人！”（唐王朝时，臣属拍君王的马屁，尊称“圣人”。）骆悦乃派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许叔冀的儿子许季常，召请曹将军；曹将军到后，骆悦把秘密告诉他，曹将军知道所有将领都心怀怨恨，他不敢单独触犯大家的愤怒，引火烧身，于是同意。当天晚上，骆悦率史朝义直属部队三百人，身穿铠甲，直往鹿桥驿马车站（河南省洛宁县），皇家禁卫军觉得有点奇怪，但对曹将军心存畏惧，不敢反应。骆悦等遂率军闯到史思明的卧室，想不到，史思明不在卧室，而去了厕所，骆悦等问宦官：皇上哪里去了，宦官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骆悦等已连杀几个人，宦官们急指出所在。史思明发现情势有变，翻身跳墙，逃到马厩，亲自装备马鞍，跳上马背，骆悦的侍从周子俊一箭射中史思明手臂，史思明从马上摔下，遂被制伏，结结实实地绑住。史思明问：“是谁领头？”骆悦说：“奉怀王（史朝义）命令。”史思明说：“我白天说错了话，

应该有这种下场。然而你们杀我未免太早，为什么不等我攻克长安（唐首都，陕西省西安市）？而今，大事再不能完成！”骆悦把史思明押解到柳泉驿（河南省宜阳县西柳泉镇），严密囚禁。再回来报告史朝义说：“事情已经成功。”史朝义说：“没有惊动圣人吧！”骆悦说：“当然没有。”这时候，宰相周挚、许叔冀，率后军驻扎福昌（河南省宜阳县西福昌镇），骆悦派许季常去告诉他们；周挚心胆俱裂，晕倒在地。史朝义率大军回洛阳（河南省洛阳市），周挚、许叔冀出营迎接，史朝义接受骆悦的劝告，逮捕周挚，斩首。大军抵达柳泉（河南省宜阳县西柳泉镇），骆悦恐怕军心生变，遂把史思明绞死（年龄不详），用毡毯裹住尸体，放到骆驼背上，驮回洛阳。

史朝义登基称帝（二任），改年号显圣（之前是应天元年，之后是显圣元年）。派密使去范阳（北京市），命监督院最高顾问官（散骑常侍，从三品）张通儒等，诛杀史朝清，和史朝清的娘亲辛皇后，以及平时跟自己对抗的官员数十人。范阳（北京市）各官员间互相攻击，一连血战几个月，死亡数千人，才恢复秩序。史朝义派大将、柳城（辽宁省朝阳市）人李怀仙当首都范阳（北京市）特别市长（范阳尹）兼燕京（范阳）留守长官（《蓟门纪乱》：史思明称帝时，拥有数十个州的领土，一年后，史朝清【史朝兴】被封太子。史朝清，是辛皇后的长子，很得史思明的宠爱，他喜爱饮酒、贪恋女色、凶狠顽劣、暴戾成性，集合幽蓟【河北省北部】一带跟他年龄相差不多的暴徒恶棍一百人，作为侍卫亲兵，人人全副武装，弓上弦、刀出鞘，好像每天都面对敌人，分别由南征将领的子弟率领。史朝清每次跟他的那帮人饮酒欢宴，酒酣耳热之际，常用火烧他们的胡须或头发，有时则用弹弓铜丸，直射他们的前额或面颊，霎时间鲜血流到地面，如果没有痛苦的表情，立刻赏赐美酒一杯；稍稍皱一下眉，立刻鞭打他的小腿，从膝盖打到足踝，再从足踝打到膝盖，甚至打到数千鞭，把人打得昏倒在地，才暂时住手；等对方伤势稍微痊愈，继续再打，有人被打六七千鞭而仍然不死。史朝清的小老婆群，全是老爹史思明掳掠来的良家子女，只要有一点不让史朝清满意，立刻就被诛杀。很多人被滚水活活煮死，大锅里的水滚沸之后，史朝清命壮汉把美女抱起来投进去，她们最初还辗转喊叫，霎时间骨肉烂成一团肉酱，旁观的人毛骨悚然，浑身发抖，而史朝清亲临欣赏，用自己打球用的球棍到大锅里搅动检查，谈笑自若。七六一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史思明派出的使节抵达范阳【北京市】，报告前线大捷消息说：唐军在洛阳北部大败，被杀一万余人。传达史思明训令，命皇宫所



有后妃，以及太子史朝清，安排车马，准备前往洛阳。燕政府大小官员，大肆庆贺，蹦跳号叫，声震天地，这样狂欢十余日。洛阳派来的两名宦官，随后抵达，传达史思明训令，说：已集结陕州【河南省三门峡市】、虢州【河南省灵宝县】军队，命史朝清当周京【洛阳】留守长官，应迅速乘驿车南下，辛皇后以下也应接着动身；史朝清大喜。事实上，两位宦官是史朝义所派，但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当时，史朝义已诛杀史思明，登极继位，密令监督院最高顾问官【左散骑常侍】张通儒、国务院财政部长【户部尚书】康孝忠，结合史朝清的亲兵将领高鞠仁、高如震等，密谋诛杀史朝清。那一天，史朝清传唤工匠给他的娘亲辛皇后，以及正妻太子妃，加紧赶制镶有珠宝的马鞭和缰绳，一面搜索库房，整修交通工具；并下令左右侍从分别回家准备行李，而只留下数十人警卫。史思明在范阳【北京市】时，曾在御马厩中保留骏马一百余匹，史朝清出入奔驰，每天都牵到桑乾河【流经范阳城南】饮水。张通儒将要发动突击，暗中派康孝忠率数十人，手拿武器，在饮水的地方埋伏，于是，突然而起，把骏马全部带走，关闭在范阳【北京市】城南毗沙门神院。张通儒遂跟高鞠仁率步兵十余人，进入皇城日华门。皇城留守长官刘象昌正巧遇上，吃惊地问他怎么回事，张通儒回头向左右侍从示意，遂斩刘象昌。一会工夫，史朝清的心腹亲信卫鸣鹤再遇上，也问怎么回事，又斩卫鸣鹤。皇城立刻大乱，史朝清惶恐，但仍穿上铠甲，拿起武器，率领亲信二三十人出来拒抗，他奔向马厩取马，马已全部失踪，只有一匹病马在那里，史朝清骑上去，病马不能行走，只好下马步战。张通儒竖起白旗号召史朝清的党羽，声称：“投降的免罪，恢复官爵！”那些暴徒恶棍虽然得到过史朝清的好处，但也怨恨他的残酷和鞭打，投降的有一大半。史朝清仍跟十余人奋战，射箭百发百中，被射中的人，箭都洞穿身体，箭羽都陷入骨肉。张通儒军望风而逃，受伤的有数十百人，只好退出皇城。范阳【北京市】居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爆发血战，都惊慌恐惧，逃窜躲藏。张通儒在皇城门外苦战很久，天色渐晚，史朝清终于寡不敌众，躲到城上逍遥楼，忽然失去行踪。张通儒军进入寝殿，大肆抢掠金银绸缎，辛皇后和太子妃【史朝清妻】的衣服都被剥光。午夜，蛮族将领曹闵之在楼上把史朝清搜出来。史朝清说：“我兄弟六七个，杀了我一个，有什么用？”高如震回答说：“只为了殿下残酷没有人性，将领人人愤怒。”史朝清说：“求你饶我这一次，下次再也不敢。”连捆绑他的人都忍不住失笑。史朝清又对曹闵之说：“我这腰带是用三十两黄金新打造

的，送给将军。”曹闾之说：“殿下死了之后，我自己会拿。”左右将士越发忍不住失笑。于是，用弓弦把史朝清绞死，砍下人头，装到木匣里，送到洛阳。最高监督长【侍中】向闰客曾接受史思明特别委托，史朝清对他也很敬畏，到了现在，向闰客惊慌恐怖，急奔回私宅，心里又觉得不对劲，于是趴在地上，向张通儒乞求宽恕。张通儒点头，派他乘驿马车前往洛阳。张通儒搜捕史朝清的党羽，全部诛杀。史思明手下勇将辛万年，特别受史朝清的宠信，又跟高鞠仁、高如震等十分友善，结拜成义兄弟。当诛杀史朝清的党羽时，张通儒有意放过辛万年。可是下令行刑时，却遗忘干净。于是，训令高鞠仁、高如震，砍下辛万年人头。高鞠仁摆设筵席，跟辛万年欢宴，告诉他：“张通儒教我杀你，就此通知。”辛万年跪下叩头，只希望快死。高鞠仁大声说：“我们兄弟宁可共同去杀张通儒，无论如何，我不能杀你。”高鞠仁、高如震、辛万年，率领私人部队一百余人，进入皇城，在南廊下斩张通儒，城中骚动，高鞠仁等又杀他们平常一向怨恨的将军数人，共同推举最高立法长【中书令】阿史那承庆当留守长官，把张通儒的人头装到木匣里，派辛万年送到洛阳，诬称他打算把蓟城【北京市】献出，向唐政府投降。史朝义得到报告，命向闰客立即回去当留守长官。高鞠仁、高如震等，各率数百人，全副武装，沿城巡查，人心越发恐惧。阿史那承庆被推当留守长官，跟高鞠仁等互相猜忌，只一两天，感到连自己都不安全。一天，阿史那承庆率蛮族数十名骑兵出皇城，到高如震家门，站在那里，要求高将军委屈一下，出门相见，高如震不认为有什么危险，走到阿史那承庆马前，阿史那承庆举刀一挥，高如震的人头应声落地。阿史那承庆遂进入东军营，会同财政部长【户部尚书】康孝忠，招集蛮族及羯族将士。高鞠仁得到高如震被杀消息，惊恐而且怒不可遏，率军攻击阿史那承庆，两军在宴设楼下相遇，从中午厮杀到黄昏，高鞠仁士卒都是城外少年，勇敢敏捷，骑马射箭，来去如飞，阿史那承庆士卒的人数虽多，却不能抵挡，大败，死伤惨重，尸首堆在一起，如同山丘。阿史那承庆、康孝忠出城集结残兵败将，向东进入潞县【北京市东通州区】固守，又向南劫掠所属各县，在野外扎营，这样一个月有余，然后南下前往洛阳，面见史朝义报告事情经过。范阳【北京市】城里蛮族军人家属，全都翻城逃走。高鞠仁下令城中居民：杀蛮族的人，都有重赏。于是羯族胡族一同被杀，小孩子都被抛到空中，下面用矛尖接住；一些鼻子稍高，面貌有点像蛮族的汉人，有很多枉死。这时，高鞠仁在城里地位最为尊贵，派人奏报史朝义，





指控阿史那承庆等叛变。再回溯向闰客南下之事，他走到贝州【河北省清河县】，接到史朝义诏书，命他折返范阳【北京市】，向闰客回到范阳【北京市】时，文武百官都出来迎接，高鞠仁严密戒备，不肯出迎。向闰客大为恐惧，警告左右侍从官员及子弟，不准携带武器，只留下几个人一齐进城。高鞠仁在日华门等候，向闰客望见，下马握手慰劳，高鞠仁也热烈回礼，然后仍回军营。向闰客只好在子城里呆坐，对任何事都不过问，奏请最好派阿史那承庆等回来。史朝义任命高鞠仁当燕京【范阳】总作战官【都知兵马使】。五月甲戌日【五月乙酉朔，没有甲戌】，史朝义命祭祀部长【太常卿】李怀仙，当总监察官【御史大夫】兼范阳战区【总部设范阳，北京市】司令官【节度使】。燕州【本羁縻州，北京市西南良乡镇。但此处泛指范阳】是军事重地，所以史朝义一定任用心腹亲信。高鞠仁得到消息，大不愉快。不久，李怀仙到职，老马数千匹，从蓟城【北京市】南门进城，高鞠仁不出迎，仍在日华门相待。李怀仙抵达，礼节卑屈，站在那里和高鞠仁谈话，恳切地把高鞠仁当做义弟，结盟发誓，共享荣华，互相勉励献身大燕政府，效忠大燕皇帝，至死不变；高鞠仁戒备才稍稍松懈。李怀仙把总部设在蓟县【北京市】县政府，他虽然是战区司令官【节度使】，但高鞠仁所属的五千余人劲旅，却不接受命令。十数日下来，李怀仙待高鞠仁越发亲切，每次举行会报，李怀仙都走下台阶迎接，高鞠仁却不肯低头。稍后，李怀仙犒赏将士，酒宴进行一半，高鞠仁怀疑有诈，士卒们遂惊骇逃走，回到营房紧急备战。李怀仙忧愁恐惧，无计可施，只好逮捕部将朱希彩囚禁，要以“惊军”罪状惩处。当天夜晚，高鞠仁准备袭击李怀仙，偏偏天降大雨，犹豫不能决定，直到天亮，才打消阴谋；不知道什么缘故，高鞠仁忽然单人匹马前往战区司令部，李怀仙秘密埋伏勇士，高鞠仁进门，李怀仙仍用平常那种谦卑礼节接待，落座对谈很久，等一切完成，然后责问他“惊军”之罪，营门已经关闭，李怀仙回头命勇士把他扼死，并立刻释放朱希彩。自春末到夏中，两个月间，范阳【北京市】城里爆发四五次厮杀，死亡达数千人，战场都在街巷。此时，洛阳四周数百华里内州县，已成一片废墟，而史朝义部属，全是安禄山的旧将，地位跟史思明相等。史朝义召见，很多人不理，只是表面上维持一个薄弱的隶属关系，实际上得不到他们的效忠。

全国野战军副元帅（天下兵马副元帅）李光弼，上疏坚持应受贬谪处分。李亨调他当开府仪同三司（文散官一级，从一品）、最高监督长（侍



中)，兼河中战区（总部设河中府【山西省永济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最初，燕帝（一任）史思明，任命博州（山东省聊城市）州长令狐彰（参考七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），当滑、郑、汴战区（总部设滑州【河南省滑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率士卒数千人驻防滑台（滑州州政府所在城，河南省滑县），令狐彰秘密跟唐政府钦差宦官杨万定联络投降，遂移防杏园渡（河南省卫辉市南古黄河渡口）。史思明发觉情况有变，派将领薛岌包围，令狐彰反击，大破薛岌军，遂随同杨万定到首都长安朝见李亨。

五月十日，李亨命令狐彰当滑、卫等六州战区（总部设滑州【河南省滑县】。六州：滑、卫、相、贝、魏、博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六、唐政府再向回纥乞师

七六二年，春季，河南（黄河以南）野战军副元帅（河南副元帅）李光弼，攻克许州（河南省许昌市），生擒燕军守将、颍川郡（许州）郡长李春。燕军将领史参率军救援。

正月二十六日，在城下会战，李光弼击破史参军。

正月二十八日，平卢战区（总部设营州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侯希逸，在青州（山东省青州市）渡河（不知道什么河）南下，抵达兖州（山东省兖州市），会见徐州（江苏省徐州市）州长田神功、兖郛战区（总部设兖州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能元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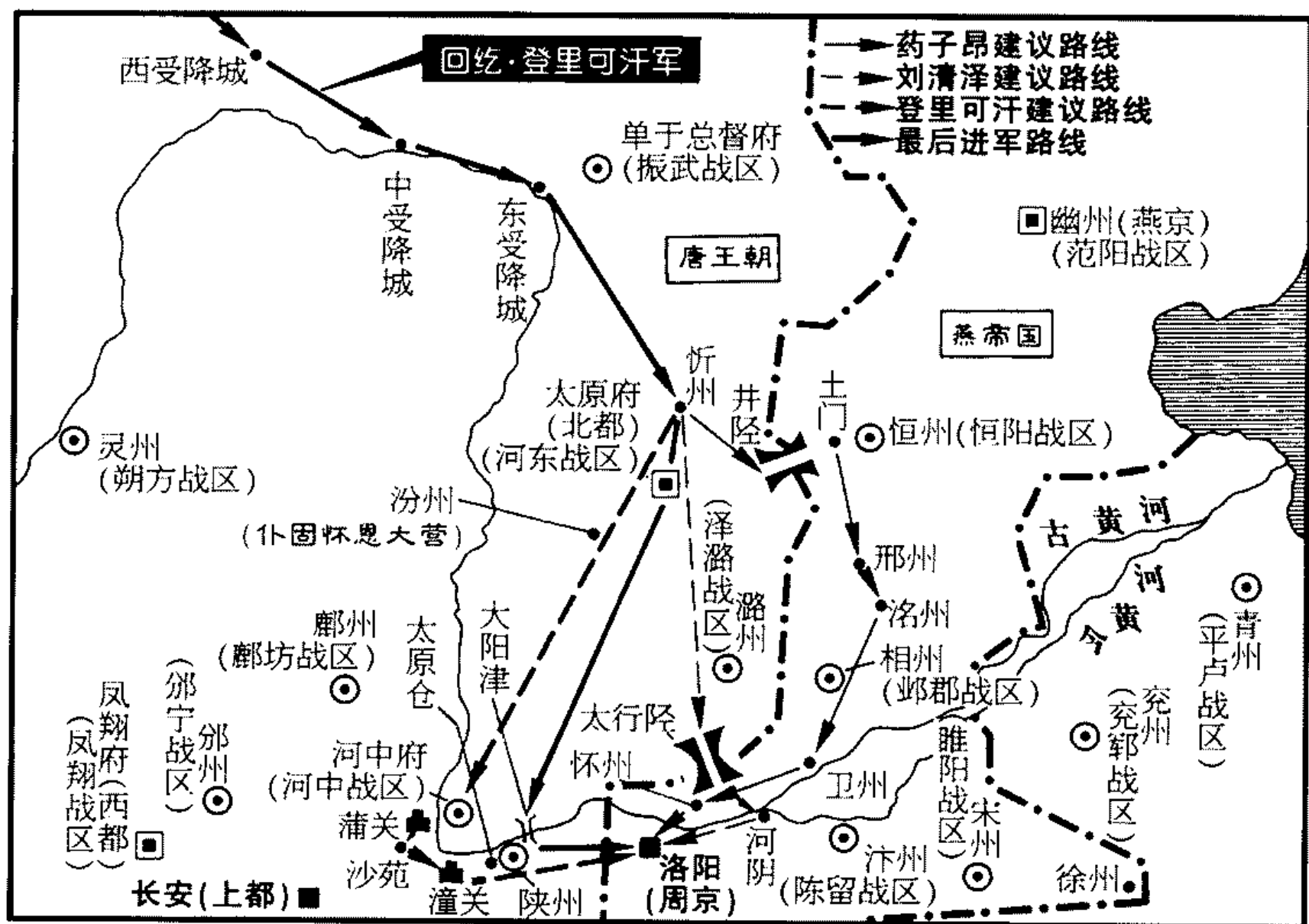
夏季，四月五日，太上皇李隆基在神龙殿逝世，年七十八岁（杨玉环若在，本年四十四岁）。

四月六日，把尸体放到太极殿。李亨因仍卧病在床，只能在寝殿哭泣，文武百官则到太极殿哭泣，蛮族官员劈面割耳哀悼的有四百余人（蛮族哀悼二任帝李世民之死时，也是如此，参考六四九年五月）。

燕帝（二任）史朝义亲自围攻宋州（河南省商丘市），一连数月，城里粮食吃完，马上就要陷落，州长李岑束手无策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遂城（河北省徐水县西遂城镇）平民征兵府副司令（果毅）开封（汴州州政府所在县，河南省开封市）人刘昌说：“仓库还存有几千斤酒曲（音 qū。把小麦或稻米蒸过，使它发酵、晒干，称‘曲’，做酿酒之用，因之也称“酒曲”），请磨成细粉，分给大家充饥。用不了二十天，李太尉（李光弼）一定会来救援。城东南角最脆弱危险，我愿担任那里守卫。”李光弼抵达临

淮（泗州州政府所在县，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北岸），各将领认为燕军仍然强大，不如退保扬州（江苏省扬州市）。李光弼说：“国家安危，全依靠我，我如果逃避畏缩，政府还有什么希望！而且，我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，盗匪怎么知道我们人数有多少？”遂向徐州（江苏省徐州市）进发，命兖郛战区（总部设兖州【山东省兖州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田神功进攻，大破燕军。

唐帝李豫（李俶）派宦官刘清潭，充当帝国使节，前往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，试图恢复唐回两国友好关系，并请回纥派军协助唐政府讨伐燕帝史朝义。



刘清潭抵达回纥王庭（中央政府所在，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），而登里可汗（三任大可汗）药罗葛移地健，已被史朝义欺骗。史朝义带给他的消息是：“唐王朝皇帝已死，中原无主，可汗最好火速前来，共同接收他们的政府和仓库。”药罗葛移地健信以为真。刘清潭呈递国书，说：“先帝（李亨）虽然抛弃天下，但现任皇帝（李豫【李俶】）已经正式登极，继承皇家大统，现任皇帝就是从前的广平王（李豫【李俶】），跟贵国叶护亲



王，曾经并肩作战，共同收复两京（西京长安、东京洛阳）。”回纥大军已经南下到三受降城（东受降城【内蒙古托克托县南】、中受降城【内蒙古包头市】、西受降城【内蒙古五原县西北】，也就是将抵达黄河北岸），沿途见到州县，都是一片废墟，对一度被尊为天可汗的唐朝，大为轻视，更没有把刘清潭看在眼里，因而给他种种刁难侮辱。刘清潭急派人回京（首都长安）警告说：“回纥全国十万人的兵力，已经南下，马上就到。”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大为震骇。李豫（李俶）急派宫廷总管（殿中监）药子昂（药，姓），前往忻州（山西省忻州市）南方，代表唐政府迎接慰劳回纥大军。

最初，毗伽可汗（一任大可汗）药罗葛骨力斐罗，为孙儿药罗葛移地健，向唐王朝皇家求婚时，唐王朝十任帝李亨，把仆固怀恩的女儿嫁给他，现在已成登里可汗的皇后。药罗葛移地健要求跟岳父仆固怀恩相见。仆固怀恩这时正驻汾州（山西省汾阳市），李豫（李俶）命他前去跟女儿会面。仆固怀恩向药罗葛移地健，强调唐朝的恩德，不应忘记，药罗葛移地健大为高兴，派使节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上疏皇帝，表示愿意帮助唐政府讨伐史朝义。但药罗葛移地健打算穿过蒲关（陕西省大荔县东黄河渡口），先到沙苑（陕西省大荔县南），再经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东下。药子昂解释说：“连年以来，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兵荒马乱，州县残破，十分贫苦，没有能力供应大军，恐怕可汗失望。盗贼（燕政府）的军队集中洛阳（河南省洛阳市），请大军东出太行山，从土门（河北省鹿泉市西）南下，穿过邢州（河北省邢台市）、洺州（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）、卫州（河南省卫辉市）、怀州（河南省沁阳市），再向南挺进，这样，可得到盗匪的物资辎重，供应军需。”药罗葛移地健不接受。刘清潭接着建议说：“请穿过太行陁（太行八陁之二，河南省博爱县北），南下夺取河阴（河南省郑州市西北桃花峪），扼住盗匪的咽喉。”药罗葛移地健也拒绝。刘清潭再建议说：“从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大阳津（三门峡市北黄河渡口）渡过黄河，由太原仓（三门峡市西）供应粮食，跟唐朝东征各军，同时前进。”药罗葛移地健才答应（回纥的目的是抢劫唐朝人的女子和财产，所以必须经过唐政府辖区。药子昂和刘清潭所建议的两条路线，却是要他们立即进入敌境，转战千里，所以登里可汗一口拒绝）。

冬季，十月，李豫（李俶）任命雍王李适（音 kuò）当全国野战军元帅（天下兵马元帅）。

十月十六日，李适向皇帝老爹辞行，率军东征，命兼任副总监察官（兼御史中丞）药子昂、魏琚，当左右翼作战司令（左右厢兵马使）；命立法官（中书舍人）韦少华当执行官（判官），御前监督官（给事中）李进当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，前往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，跟各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以及回纥兵团会师，联合讨伐燕帝史朝义。李豫（李俶）打算命郭子仪当李适的副元帅；可是宦官程元振、鱼朝恩等，竭力反对，遂告中止。

于是，李豫（李俶）加授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仆固怀恩：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，兼绛州（山西省新绛县）州长，兼各战区特遣兵团司令官（节度行营），当李适的副手。

十月二十一日，李豫（李俶）命仆固怀恩，以及他的娘亲和妻子，一同前往各战区特遣兵团大营（行营）。

雍王李适抵达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，回纥登里可汗药罗葛移地健，在河北县（山西省平陆县）扎营。李适率左右属官，以及骑兵数十人，北渡黄河晋见。李适用平等的礼节相待，药罗葛移地健认为受到轻视，责备他为什么没有舞蹈叩头（此舞蹈不是二十世纪所说的舞蹈，而是“山呼舞蹈”，金銮宝殿上臣属晋见皇帝的礼节之一，现已不传，大概手挥脚跳，表示屈辱）。药子昂回答说：“依照礼仪，本不应舞蹈叩头。”回纥将军车鼻说：“唐王朝皇帝（李豫【李俶】）跟我们可汗，是结拜弟兄，对雍王（李适）而言，可汗就是叔父，他怎么敢不舞蹈叩头？”药子昂说：“雍王（李适）是皇帝的长子，现在当全国野战军元帅（天下兵马元帅）。哪有唐朝的储君，向外国可汗舞蹈叩头的道理？而且，两位皇帝（李隆基和李亨）的灵柩，还没有安葬，也不应该舞蹈。”竭力分辩，车鼻遂逮捕药子昂、魏琚、韦少华、李进，各打一百皮鞭；认为李适年轻不懂事，送他回营（本年，李适二十一岁）。魏琚、韦少华，过了一夜，即行断气。

十月二十三日，唐回联军从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出发，仆固怀恩与回纥东翼王（左杀），同时担任前锋；陕西战区（总部设陕州【河南省三门峡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英义，神策军观察兵马阵容高级监军宦官（神策观军容使）鱼朝恩，做后备部队，向澠池（河南省澠池县）出击；潞泽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【山西省长治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抱玉（安抱玉），向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出击；河南各战区野战军副元帅（河南等道副元帅）李光弼，向陈留（汴州，河南省开封市）出击；李适留守



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。

十月二十六日，仆固怀恩等军前进到同轨（河南省洛宁县东），扎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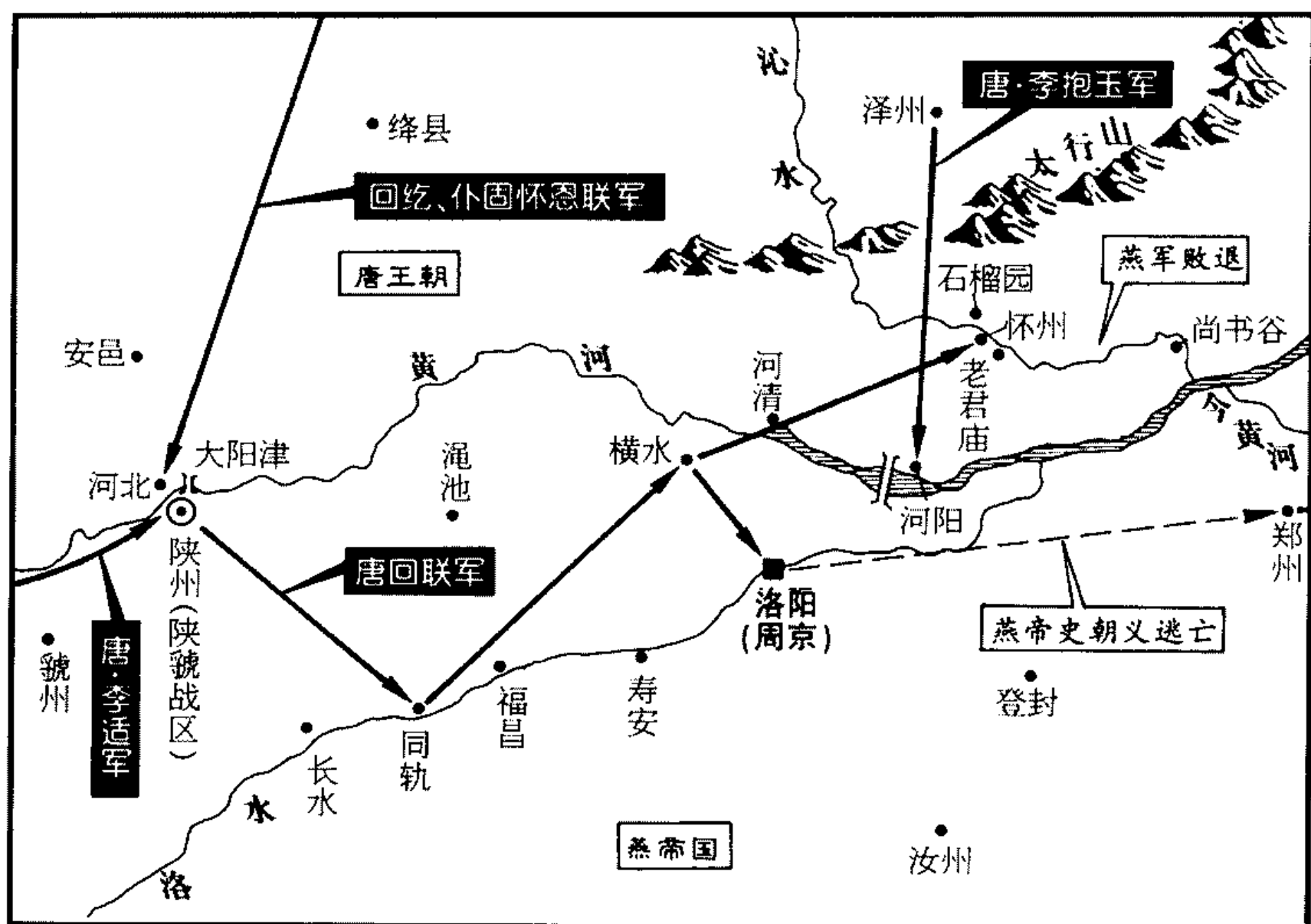
燕帝史朝义听到唐军开始大规模进攻消息，召集军事会议，听取各将领意见。阿史那承庆说：“唐政府如果只派汉人军队前来，我们就出动所有人马，迎头痛击。可是，如果有回纥人军队参战，凌厉的锐气，我们绝对抵抗不住，应该退到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躲避。”史朝义不接受。

十月二十七日，唐回联军进抵洛阳北郊，分出一部分兵力进攻怀州（河南省沁阳市）。

十月二十八日，夺回怀州（河南省沁阳市）。

十月三十日，唐回联军在横水（洛阳北郊）构筑阵地，燕军数万人，也树立栅栏，加强守卫。仆固怀恩则在西原（洛阳西郊）列营，正面相对；派精锐骑兵及回纥兵团，绕道南山，向东北内外夹攻，大破燕军。史朝义亲率精锐部队十万人增援，在昭觉寺（今地不详）筑阵，唐军突然发动攻击，燕军大量死伤，但仍坚守阵地，毫不动摇；鱼朝恩派神箭手五百人参战，燕军死伤更为惨重，但仍坚守不退。镇西战区（总部设龟兹【新疆库车县】）特遣兵团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马璘说：“事情危急！”（胡三省注：“攻阵而不能攻陷，撤退一定溃败，所以危急。”）于是单人匹马，杀入敌阵，夺取两面盾牌，直冲燕军核心，马璘在万众中奋战，燕军分向两边后退，唐政府主力军乘势杀入，燕军于是大败。黄河北岸战争同样激烈，在石榴园（河南省沁阳市北）、老君庙（沁阳市境）一带，燕军向东败退，人马互相践踏，纷纷跌进尚书谷（河南省武陟县境）。唐军节节胜利，格杀六万人，俘虏二万人。

史朝义不能支持，率轻装备骑兵数百人，放弃洛阳，向东逃走。仆固怀恩遂收复洛阳及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，俘虏燕政府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许叔冀、王伾（音 zhòu）等，声称奉皇帝训令，把他们释放。仆固怀恩安排回纥兵团大营留在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，派他的儿子右翼作战司令（右厢兵马使）仆固瑒，及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高辅成，率步骑兵一万余人，乘胜追击。追到郑州（河南省郑州市），再一次攻击，又传捷报。史朝义逃到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，他所任命的陈留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献诚，紧闭城门，拒绝收容。史朝义无可奈何，奔往濮州（山东省鄄城县）。张献诚大开城门，出来投降唐军。



八世纪·七六二年十月 唐回联军收复洛阳

回纥军进入东京洛阳，毫无忌憚地大肆奸淫烧杀、劫掠抢夺；居民死亡以万为单位计算，大火数十天不熄。朔方战区及神策军基地特遣兵团士卒，认为东京洛阳、郑州（河南省郑州市）、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、汝州（河南省汝州市），都是“贼境”、“匪区”，所经过的地方，同样奸淫烧杀、劫掠抢夺，三个月才算停止。于是家家户户，只剩下空荡荡的房屋；仍活着的人，不管是官是民，是男是女，衣服因为全被剥光，只好用纸裹到身上。

回纥军把所掳掠的财货、妇女，集中河阳（河南省孟州市），派他们的将领安恪留守。

七、史朝义自缢树林

七六二年，十一月二日，唐政府军报告大捷的公开文书，送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

燕帝史朝义自濮州（山东省鄄城县）北渡黄河。仆固怀恩进攻滑州（河南省滑县），攻克，又在卫州（河南省卫辉市）击败燕军。燕政府睢阳



战区（总部设宋州【河南省商丘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田承嗣等，率军四万余人，增援史朝义，再次阻击唐军。仆固瑒把燕军击破，长驱直下，抵达昌乐（河南省南乐县）东境。史朝义动员魏州兵团（河北省大名县）亲自迎战，又败退。于是，燕政府邺郡战区（总部设相州【河南省安阳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薛嵩，献出相州（河南省安阳市）、卫州（河南省卫辉市）、洺州（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）、邢州（河北省邢台市），投降唐政府陈郑泽潞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【山西省长治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抱玉（安抱玉）；燕政府恒阳战区（总部设恒州【河北省正定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忠志（安忠志），献出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、恒州（河北省正定县）、深州（河北省深州市）、定州（河北省定州市）、易州（河北省易县），投降唐政府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辛云京。薛嵩，是薛楚玉的儿子（薛楚玉，参考七三三年闰三月）。李抱玉（安抱玉）已经率军进入燕军军营，接收部队，薛嵩等也都交出军权。可是，没有多久，仆固怀恩又命燕军将领各回各的岗位。因此，李抱玉（安抱玉）、辛云京开始怀疑仆固怀恩已有叛意。分别上疏警告中央暗中戒备。仆固怀恩也上疏答辩，唐帝李豫（李俶）回书安慰勉励。

十一月六日，李豫（李俶）下诏：“东京洛阳及河南（黄河以南）、河北（黄河以北），凡在伪（燕）政府担任官职的，全部不予追究。”

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唐政府任命降将张忠志（安忠志）当成德战区（总部设恒州【河北省正定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管辖恒州、赵州（河北省赵县）、深州（河北省深州市）、定州（河北省定州市）、易州（河北省易县）五州。李豫（李俶）命张忠志改名李宝臣。

最初，辛云京（河东【总部太原府】司令官）率军越太行山，穿过井陉（太行八陉之五，河北省鹿泉市西）东进，攻击常山（恒州，河北省正定县）。燕军初级将领王武俊，向守将李宝臣（张忠志）建议说：“河东兵团（总部太原府）全是精锐，离开基地远征，不可以抵抗。而且我们的人少，他们的人多，我们的理屈，他们的理直；如果出战，士卒一定逃散；如果拒守，士卒一定崩溃。请考虑定夺。”李宝臣（张忠志）于是撤除戒备，献出五州投降。后来，唐政府命他当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他认为王武俊的谋略高强，遂擢升王武俊当先锋作战司令（先锋兵马使）。王武俊，本是契丹（辽河上游）人，最初名没诺干。

郭子仪认为仆固怀恩有平定河朔（河北平原）的功劳，向中央建议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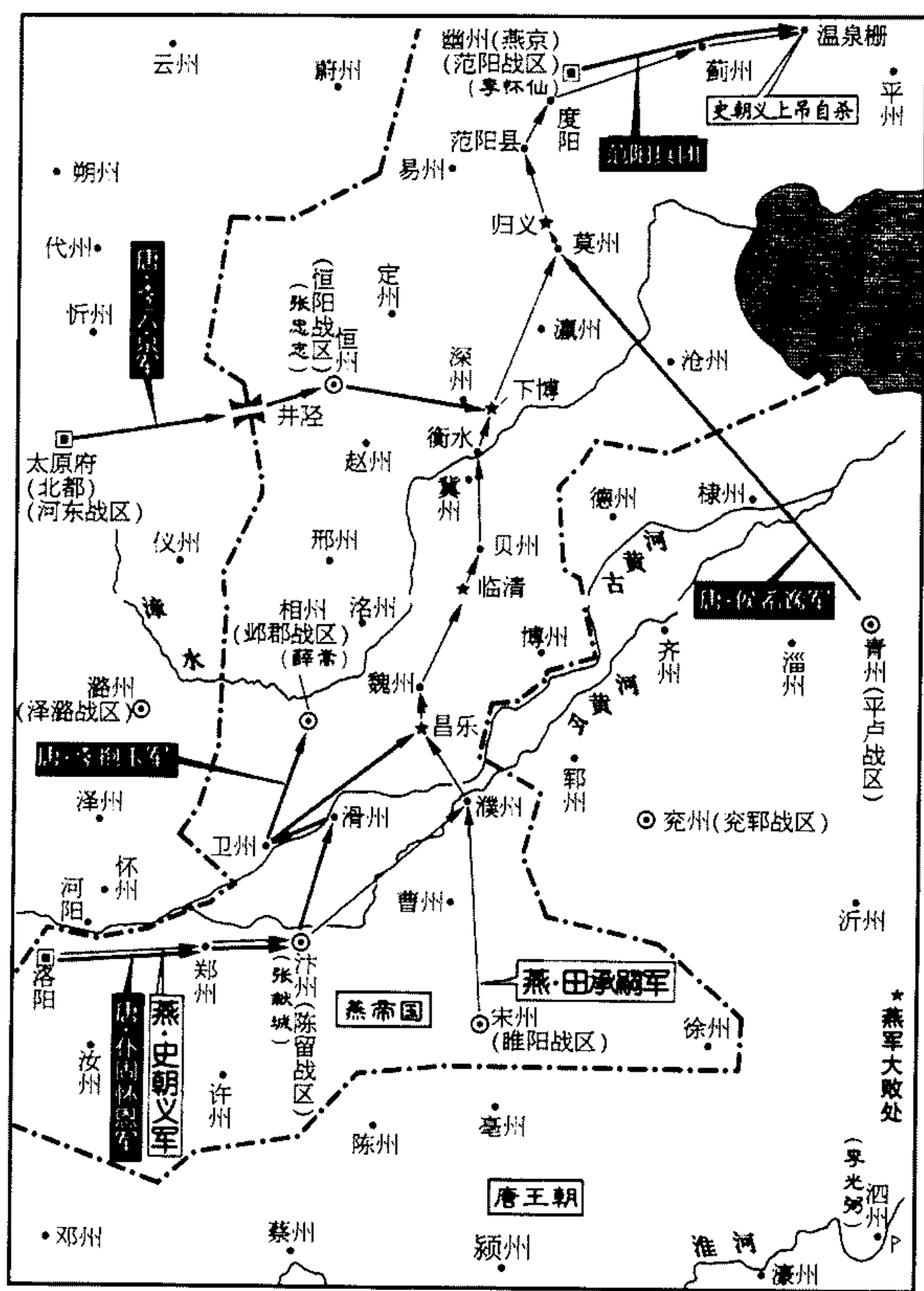
把副元帅职位让给他。

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李豫（李俶）命仆固怀恩当河北（黄河以北）野战军副元帅（河北副元帅），加授：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（左仆射，使相）兼立法院最高立法长（兼中书令，使相）、单于（内蒙古和林格尔县）大总督、镇北（内蒙古包头市）大总督、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。这么多官位，只朔方战区司令官是实质官）。

燕帝史朝义向北逃到贝州（河北省清河县），跟他的大将薛忠义等两位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会合。仆固瑒追击，抵达临清（河北省临西县），史朝义自衡水（河北省衡水市）率士卒三万人，回军反扑，仆固瑒设下埋伏，把史朝义击退。而回纥兵团又及时赶到，唐军声势更大，继续追击，在下博（河北省深州市东南下博镇）东南会战，燕军又大败，尸首堆积如山，顺着河流漂下。史朝义再向北逃到莫州（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）。仆固怀恩部属总作战司令（都知兵马使）薛兼训，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郝庭玉，以及田神功（兖郛【总部兖州】司令官）、辛云京（河东【总部太原府】司令官），在下博（河北省深州市东南下博镇）会师前进，把史朝义包围在莫州（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）；平卢战区（总部设青州【山东省青州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侯希逸，随后也抵达。

七六三年，燕帝（二任）史朝义困在莫州（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），屡战屡败。大将田承嗣向史朝义建议，请他亲自前往幽州（北京市）征调大军，回来救援莫州（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），田承嗣自愿留守；史朝义接受，于是遴选精锐骑兵五千人，出北门突破唐军包围，北上。史朝义一出城门，田承嗣立即献出城池，投降唐政府；并逮捕皇太后、皇后、皇子，押送唐政府军营。唐军将领仆固瑒、侯希逸、薛兼训等，率士卒三万人急急追击，一直追到归义（河北省容城县东北），史朝义回军攻击，又败，继续北走。

当时，燕政府范阳战区（总部设幽州【北京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怀仙，正通过唐政府钦差宦官骆奉仙，向唐军接洽投降，特派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李抱忠，率军三千人，驻防范阳县（河北省涿州市。范阳县与旧有的范阳郡不是同一地）。史朝义抵达城下，不能进城。而唐政府追击部队，又要赶到，史朝义派人告诉李抱忠，解释大军留在莫州（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），皇帝（史朝义）北来，只是为了征调大军南下会师，并提醒李抱忠君王与臣属之间的大义。李抱忠回答说：“上天不保佑燕王朝，而



八世纪·七六二年十月至七六三年正月 燕帝史朝义败死

使唐王朝复兴，现今，我们已经回归，怎么可能反复无常，难道不愧对三军？大丈夫不屑于施用诡计诈术，所以请你们早一天决定留下或离开，用以保护自己的安全。并且，看情形田承嗣也一定叛变，否则，唐军怎么能越过莫州（河北省任丘市北郑州镇），来到这里？”史朝义大为恐惧，说：“我们早上还没有吃饭，难道不能招待一餐？”李抱忠遂派人把菜饭送到城东。于是，史朝义部属中的范阳人（泛指原范阳战区的士卒），都向史朝义叩头告辞而去，史朝义忍不住泪流满面，单独率蛮族骑兵数百人，吃过饭后离开，向东投奔广阳（北京市西南良乡镇），广阳也闭门拒绝；史朝义打



算向北投奔奚部落（滦河上游）或契丹部落（辽河上游），前进到温泉栅（河北省迁安县境），李怀仙派出的追兵，已经赶到。史朝义走投无路，只好就在树林中上吊身死（年龄不详）。李怀仙把他的人头呈献唐军。仆固怀恩遂率各军班师（史思明掀起的战乱，整整四年，才告平息）。

正月三十日，史朝义的人头送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

秋季，七月一日，文武百官向李豫（李俶）呈献尊贵称号：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。

七月十一日，李豫（李俶）下诏赦免天下，改年号（之前是宝应二年，之后是广德元年）。参加讨伐史朝义的军事将领们，都分别等级，升官晋爵，或增加采邑。加授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登里可汗（三任大可汗）药罗葛移地健尊贵称号颉咄（元首）登蜜施（成功）合俱录（可敬）英义建功毗伽（智慧）可汗，皇后称娑墨（怜爱）光亲丽华毗伽皇后（可敦）；左翼王（左杀）、右翼王（右杀）以下官员，都有赏赐及封爵。

八、祸延江淮——刘展逼反

七六〇年，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李铕、宋州（河南省商丘市）州长刘展，都兼任淮西战区（总部设申州【河南省信阳市】）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）。李铕贪赃枉法，性情凶暴；刘展自认为了不起，专断独行，不接受批评，所以当他们的长官的人，对他们都十分厌恶。淮西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王仲升，曾经弹劾李铕，李铕被诛杀。当时民间有歌谣说：“手执金刀起东方！”（“金刀”预言，参考七五〇年十月。）王仲升命高级监军宦官（监军使）兼宦官总管府左秘书长（内左常侍）邢延恩（唐王朝派宦官当皇家代表，监视军队，官位高的称“高级监军宦官”【监军使】，其次称“监军宦官”【监军】），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奏报说：“刘展倔强蛮横，不接受命令，而‘刘’姓又应验民谣，请把他铲除。”

邢延恩对铲除刘展的方法，向李亨提出建议说：“刘展跟李铕，是很好的朋友，中央既诛杀李铕，刘展自然充满疑惧，如果不把他铲除，恐怕他终于发动变乱。可是，刘展手握强大兵力，最好是运用谋略。不妨擢升刘展当江淮（华东地区）总指战官（都统），接替李岷（音 héng。李岷是浙江东战区及淮南战区司令官，参考前年【七五八】十一月），等他交出军队前往上任时，在途中把他逮捕，不过一个人的力量就够。”李亨批准，发



表人事命令，擢升刘展当淮南东道战区（即淮南战区）、江南西道战区、浙西战区总指战官（都统。淮南东道【淮南】战区总部设扬州【江苏省扬州市】、江南西道战区总部设洪州【江西省南昌市】、浙西战区总部设升州【江苏省南京市】）。然后秘密训令原任总指战官（都统）李峘，及淮南东道战区（淮南战区，总部设扬州【江苏省扬州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邓景山，暗中布置，依照计划行事。

邢延恩把皇帝诏书交给刘展，刘展立刻警觉到不对劲，说：“我自从在陈留郡（汴州，河南省开封市）投军当兵，没有几年，就升到州长，可以说突然间大富大贵。江淮（华东地区）是供应中央田赋捐税的重地，各战区总指战官（都统）是军事上最重要的高位。我既没有建立过大功，又不是皇亲国戚，一旦受到如此恩典和宠爱，不能不心惊胆颤，莫非有奸佞小人物，从中挑拨离间，摆下圈套？”说到激动之处，不禁流下眼泪。邢延恩大为恐惧，说：“你一向有才干威望，皇上对江淮（华东地区）深感忧虑，所以超越资格限制，指名用你。想不到反而引起你的疑心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刘展说：“如果事情不是骗局，我是不是可以先拿到印信符节？”邢延恩说：“当然可以。”于是飞骑奔往广陵（扬州州政府所在城，江苏省扬州市），跟李峘密谋，把李峘的印信符节，送给刘展。刘展得到印信符节后，就上疏皇帝谢恩；发出文书给江淮（华东地区）的亲戚朋友，一律用做心腹；三个战区的官属也派出代表祝贺迎接，呈报图表，路上络绎不绝。刘展动员宋州兵团七千人，南下广陵（扬州，江苏省扬州市）。

邢延恩发现刘展已看穿了他的阴谋，遂逃回广陵（扬州，江苏省扬州市），会同李峘、邓景山，集结军队抵抗（天下本无事，被小聪明的人搞得天翻地覆，邢延恩正是这种人），通知各州县，声言刘展谋反。刘展也通知各州县，声言李峘谋反，州县政府不知道应该服从谁。李峘率军撤退，南渡长江，跟总指战官（副使）润州（江苏省镇江市）州长韦儼、浙西战区（总部设升州【江苏省南京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侯令仪，驻防京口（润州州政府所在城）；邓景山则率一万人，进驻徐城（江苏省盱眙县西北）。刘展一向享有威名，军队纪律严整，江淮（华东地区）居民听到他的风声，都感到害怕。刘展强行军，在预定日期之前抵达徐城（江苏省盱眙县西北），派人质问邓景山说：“我奉皇上诏书，前往广陵（扬州，江苏省扬州市）上任，你们这些军队是干什么的？”邓景山不回答。刘展派人到营阵前呼喊说：“你们都是我管辖区里的居民，不要阻挡我们的军队！”命他的部



将孙待封、张法雷进攻，邓景山部众崩溃，和邢延恩一同逃奔寿州（安徽省寿县）。刘展遂率军进入广陵（扬州，江苏省扬州市），派部将屈突孝标（屈突，复姓），率士卒三千人，分别向濠州（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）、楚州（江苏省淮安市），另一部将王暉（音 xuān）率士卒四千人，向淮西（淮河上游）夺取土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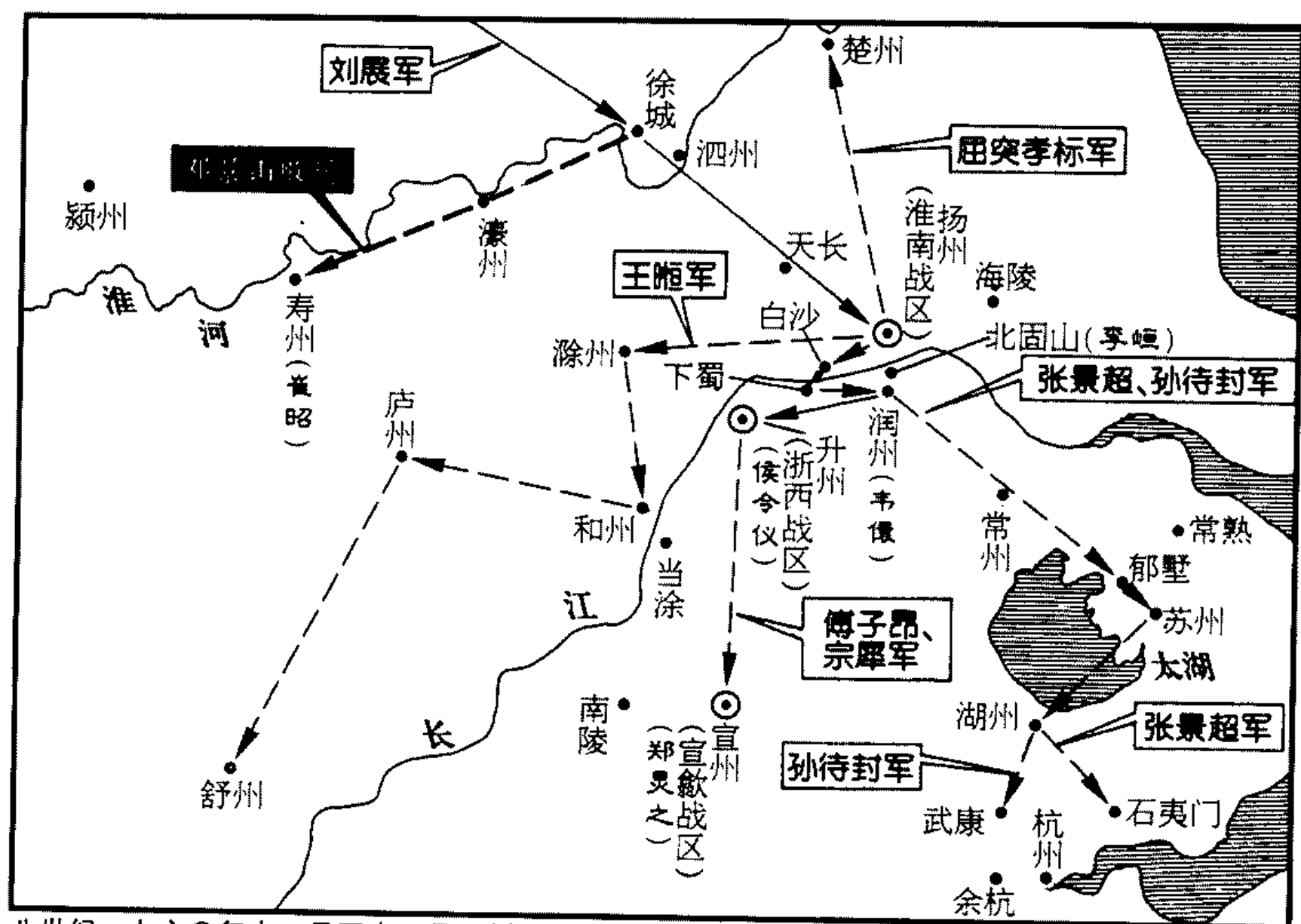
李岷在北固山（江苏省镇江市北）开辟战场，用木栅拦住长江口岸。刘展驻扎白沙（江苏省仪征市），在瓜洲（江苏省扬州市南长江中小岛）布置少数使敌人困惑的部队。大量燃起火把，鼓声如雷，好像就要攻击北固（镇江市北），这样一连几天，李岷集结全部精锐部队，严守京口（润州州政府所在城），等待迎战。刘展却从上游渡过长江，袭击下蜀（江苏省句容市北长江渡口）。李岷军得到消息，立刻瓦解，李岷逃往宣城（宣州州政府所在县，安徽省宣州市）。

十一月八日，刘展攻陷润州（江苏省镇江市）。升州（江苏省南京市）武装部队一万五千人，攻击金陵城（升州州政府所在城），打算响应刘展，不能攻克，逃走。浙西战区（总部设升州【江苏省南京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侯令仪恐惧，把善后事务交给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姜昌群，放弃城地，逃走。姜昌群遂派他的部将宗犀（宗，姓），晋见刘展投降。

十一月十日，刘展占领升州（江苏省南京市），命宗犀当润州（江苏省镇江市）军务秘书长（司马）兼丹阳军基地司令（去年【七五九】在润州【镇江市】设丹阳军基地）；而命姜昌群兼升州（江苏省南京市）州长，由侄儿刘伯瑛当他的副手。

江淮（华东地区）总指战官（都统）李岷放弃润州（江苏省镇江市）时，副总指战官（副使）李藏用对李岷说：“当国家的高官，享受国家优厚的薪俸，一旦遇到灾难，拔腿就逃，不是忠义。掌握数十个州的粮秣，控制三江五湖（华东地区）的险要，不发一箭，就把它放弃，不是勇敢。不忠不勇，怎么侍奉君王！请准我收拾残兵败将，继续抵抗。”李岷遂把善后事务全部交给李藏用，李藏用集结散兵游勇，共七百人；到东方的苏州（江苏省苏州市）招募战士，又有二千人，遂构筑阵地，竖立栅栏，抵御刘展。

刘展派将领傅子昂、宗犀，攻击宣州（安徽省宣州市）；宣歙战区（总部设宣州【安徽省宣州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郑旻之，放弃城池，逃走。李岷逃到洪州（江西省南昌市）。



八世纪·七六〇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刘展被逼叛变，南下江淮

李藏用跟刘展的部将张景超、孙待封，在郁墅（江苏省苏州市西北）会战，兵败，逃往杭州（浙江省杭州市）。张景超遂占领苏州（江苏省苏州市），孙待封攻陷湖州（浙江省湖州市）。刘展命另一部将许峰当润州（江苏省镇江市）州长，李可封当常州（江苏省常州市）州长，杨持璧当苏州（江苏省苏州市）州长；孙待封兼湖州（浙江省湖州市）州长。张景超进逼杭州（浙江省杭州市），李藏用派他的将领温晁进驻余杭（浙江省杭州市西南余杭镇）。刘展又任命李晃当泗州（江苏省盱眙县淮河北岸）州长、宗犀当宣州（安徽省宣州市）州长。

刘展的大将傅子昂，驻军南陵（安徽省南陵县），计划攻击江州（江西省九江市），夺取江南西道（江西省）土地；于是，屈突孝标攻陷濠州（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）、楚州（江苏省淮安市）；王晁攻陷舒州（安徽省潜山县）、和州（安徽省和县）、滁州（安徽省滁州市）、庐州（安徽省合肥市）等，大军所指，无不摧毁，共集结步兵一万人、骑兵三千人，横行江淮（华东地区）之间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唐政府寿州（安徽省寿县）州长崔昭，征集军队阻截，王晁遂不能西进，只在庐州（安徽省合肥市）扎营。



最初，李亨命平卢战区（总部设营州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田神功，率他所属精锐部队五千人，驻防任城（山东省济宁市）。淮南东道战区（总部设扬州【江苏省扬州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邓景山，既被击败，跟高级监军宦官（监军使）邢延恩，上疏李亨，请求下令田神功支持，还没有得到批示，邓景山已派人去催促田神功出发，并且许诺：淮南（淮河以南）所有金银绸缎，以及壮年男人和年轻女子，任由田神功部队奸淫掳掠。田神功部属听到消息，大为欢喜，于是，全体出动南下，抵达彭城（徐州，江苏省徐州市）时，李亨下达讨伐刘展的诏书才送到军前。刘展得到消息，开始畏惧，亲自率八千人从广陵（扬州，江苏省扬州市）北上抵御；再又遴选精兵二千人，渡过淮河，在都梁山（江苏省盱眙县南）迎击田神功；刘展大败，撤退到天长（安徽省天长市）；出动五百名骑兵，在桥头死战，又大败；刘展只带一个骑兵，南渡长江，田神功遂进入广陵（扬州，江苏省扬州市）及楚州（江苏省淮安市），大肆奸淫烧杀抢掠，屠杀外国商人以千为计算单位，田神功部队为了搜寻埋在地下的珠宝，整个城中土地几乎全被掘遍。

七六一年，春季，正月，叛军首领刘展的部将张景超，率军进攻杭州（浙江省杭州市），在石夷门（浙江省桐乡市西石门镇）击败李藏用的部将李强。孙待封自武康（浙江省德清县西武康镇）南下，打算跟张景超会师后，一同进攻杭州（浙江省杭州市）。李藏用另一部将温晁，据守险要，把孙待封击败；孙待封逃脱，投奔乌程（湖州州政府所在县，浙江省湖州市）。李可封献出常州（江苏省常州市），向唐政府军投降。

正月二十一日，平卢战区（总部设营州【辽宁省朝阳市】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田神功派特进（文散官二级，正二品）杨惠元等，率一千五百人，西上攻击王晔。

正月二十五日，夜晚，田神功派特进（文散官二级，正二品）范知新等，率四千人，从白沙（江苏省仪征市）南渡长江，向西进攻下蜀（江苏省句容市北长江渡口）。邓景山率一千人从海陵（江苏省泰州市）也南渡长江，向东进攻常州（江苏省常州市）。田神功跟邢延恩率三千人进驻瓜洲（江苏省扬州市南长江中小岛）。

正月二十六日，田神功渡长江南下。刘展率步骑兵一万余人，在蒜山（江苏省镇江市西）筑阵，田神功用船运送军队前往金山（镇江市北长江中小岛），正巧遇到大风，有五艘被吹到金山下游，刘展把两只船上的士

卒，全部屠杀，把另三只船全部凿沉，田神功不能再渡，只好撤回瓜洲（江苏省扬州市南长江中小岛）。但范知新等军，已抵达下蜀（江苏省句容市北长江渡口），刘展攻击，不能取胜。老弟刘殷劝刘展率舰队逃到大海（东中国海），还可以拖延一段日子。刘展说：“如果明知道事情不会成功，何必要多杀人家的父子？死，早晚都是一样！”率部队奋战。将军贾隐林一箭射中刘展的眼睛，刘展跌倒在地，遂被斩首。刘殷、许峰也都被杀。贾隐林，是滑州（河南省滑县）人（贾隐林是贾循的堂侄。贾循，参考七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）。杨惠元等在淮南（安徽省中部及湖北省东部）击破王晔，王晔率军奔向东方，走到常熟（江苏省常熟市），向唐军投降；孙待封也晋见李藏用投降。张景超已集结部众达七千余人，听到刘展战死消息，把军队全部交给部将张法雷，命他继续进攻杭州（浙江省杭州市），而自己逃亡海上。张法雷进抵杭州（浙江省杭州市），李藏用把他击破，刘展集团遂全部消灭。平卢兵团（田神功军）大肆奸淫掳掠十天；安禄山、史思明兵变后，战乱并没有波及江淮（华东地区），而现在，江淮（华东地区）人民，开始跟北方人民一样，受到残害。



2

第二次宦官时代揭幕

一、李辅国登场

七五六年，秋季，七月十二日，逃亡到朔方战区总部所在灵武（宁夏灵武省）的皇太子李亨（本年四十六岁），在灵武城（宁夏灵武县）南楼，登极称帝（十任肃宗）。

张良娣灵巧聪明（良娣，太子宫小老婆群第一级，正三品），很能迎合李亨的意思，陪李亨前来朔方战区（总部灵武）。当时警卫的兵力，十分单薄，每天晚上睡觉时，张良娣都睡在李亨外侧，李亨说：“抵挡盗匪，你们妇女无能为力。”张良娣说：“并不是要打硬仗，而是事变突发的时候，我用血肉之躯，延缓盗匪的攻击，殿下就可利用这段时间，从后面逃走。”李亨至为感动。到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后，生下一个儿子（改名李仁）；第三天她就起床给战士缝制衣服，李亨劝阻，张良娣说：“这不是我休养的时候。”李亨对她越发怜爱。

最初，京兆（首都长安）人李泌，少年时就以才能干练、思想敏捷，闻名于世，李隆基命他跟当时封忠王的李亨交游。李亨后来擢升太子，李泌年龄也已长大，上疏对国事提出意见。李隆基打算给他一个官位，李泌拒不接受，李隆基遂命他以平民的身份，跟李亨结成朋友，李亨总是称他“先生”。杨国忠（杨钊）对这种亲密现象，大为讨厌，上疏把李泌贬到蕲春郡（湖北省蕲春县），后来总算被赦免回来，遂不再做官，到颍阳（河南省登封市西颍阳乡）隐居，李亨从马嵬（陕西省兴平市西马嵬镇）北上



时，派使节召唤，李泌遂赶到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晋见，李亨大喜，出外时并马而行，回营时床对床休息，好像仍是太子时代，事情不管大小，都跟李泌商议，李泌的话，李亨没有一句不听从，甚至任免高级文武官员，也征求李泌的意见。李亨打算请李泌当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，李泌坚决辞让，说：“陛下把我当做宾客、朋友，比当宰相要尊贵得多，为什么要使我委屈！”李亨才停止（李泌，是李弼的六世孙；李弼，参考五五〇年十二月）。

太上皇李隆基赏赐给张良娣一副镶有七种珠宝的马鞍，皇家资政（侍谋军国）李泌警告李亨说：“天下大乱，全国分崩离析，皇上应该向人民显示节约，良娣不适合用它。我建议撤下那些珠宝，交给国库保管，等有人立战功时，作为奖励。”张良娣在后阁听到，发话说：“我们可是乡亲（张良娣是京兆新丰【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新丰镇】人，李泌是京兆【陕西省西安市】人），何至于这个样子！”李亨解释说：“李先生乃是为帝国打算。”遂命撤下珠宝。建宁王李倓正在走廊那里，忍不住失声哭泣，被李亨听到，大吃一惊，招呼他查问，李倓回答说：“我最近十分忧虑灾难一时不能平定。而今，陛下接纳规劝，速度如同流水，可以想见，用不了几天，就可看到陛下把太上皇（李隆基）迎回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！兴奋过度，喜极生悲。”张良娣从此痛恨李泌跟李倓。

一天晚上，李亨又对李泌说：“张良娣的祖母，是昭成太后的妹妹，太上皇（李隆基）念念不忘（昭成太后窦女士，是李隆基的娘亲，被武照害死，参考六九三年正月；张良娣的祖母【窦女士的妹妹】把李隆基养大，李隆基登极后，封邓国夫人；她的儿子张去逸生张良娣）。我打算封她当正宫皇后，以安慰太上皇（李隆基）的心意，你认为怎么样？”李泌回答说：“陛下身在灵武（宁夏灵武县），因文武百官贪图建立功劳，所以登上宝座，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至于皇家私事，最好是等待太上皇（李隆基）的命令，只不过延迟一年半载而已。”李亨接受。

当时，张良娣跟宦官李辅国，内外呼应，都讨厌李泌（参考本年【七五六】九月）。建宁王李倓对李泌说：“先生把我推荐给皇上，得以贡献臣子的力量，无法报答先生的大恩，愿替先生除去祸害。”李泌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李倓指出张良娣，李泌说：“这不是一个做臣属和儿子的人，应该说的话，希望你暂时把它放到脑后，不要先动手。”李倓不同意。

七五七年，春季，二月，唐帝（十任肃宗）李亨（本年四十七岁），

闲暇时用安详的语气问皇家资政（侍谋军国）李泌说：“广平王（李俶）当全国野战军元帅，已过了一个年节，现在，我想派建宁王（李倓）也率军出征，可是又怕兵力分散。如果先封广平王（李俶）当太子，再派建宁王（李倓）独当一面，你以为如何？”李泌回答说：“我早已经说过，军国大事，繁杂迫切，陛下必须马上处理。至于皇家家务，应该听从太上皇（李隆基）决定。如果不这样，后代怎么能够正确地了解陛下灵武（宁夏灵武县）登极的本意？提出这种建议的人，只是设计使我跟广平王（李俶）结怨而已。请准许我报告广平王（李俶），我想，广平王（李俶）也未必认为恰当。”李泌出宫，告诉广平王李俶。李俶说：“这是先生深知我的心意，想尽方法使事情美好。”遂入宫，向老爹坚决辞让，说：“陛下还不能早晚到爷爷（太上皇李隆基）面前问安，我怎么会有心情充当储君！希望等候太上皇（李隆基）回宫，这是我的盼望！”李亨对他奖赏慰勉。

宦官李辅国，本在皇家飞龙马厩当马童（飞龙小儿），略微懂一点文书、会记一点账目，后来分配到太子宫，太子李亨对他很是信任，遇事交他去办。李辅国外表看起来恭敬谨慎，对人十分谦卑，而又沉默寡言，从不多说话，可是内心却狡狴阴险，看见张良娣得到李亨的宠爱，就暗中向她靠拢，跟她宫内宫外，互相呼应。建宁王李倓很多次在老爹李亨面前，攻击他们二人狼狈为奸种种恶行，二人遂向李亨打小报告说：“建宁王（李倓）深恨自己不能当全国野战军元帅（天下兵马元帅，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九月），所以阴谋害死广平王（李俶）！”李亨勃然大怒，下令李倓自杀。于是广平王李俶，跟皇家资政（侍谋军国）李泌，开始恐惧。李倓暗中准备铲除李辅国及张良娣，李泌说：“不可以，你难道没有看见建宁王（李倓）惹出的大祸！”李倓说：“我只是替先生担心！”李泌说：“我跟领袖已经有约，等到收复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就回山隐居，或许可以逃过灾难。”李倓说：“你走了之后，我的处境越发危险。”李泌说：“大王只要尽人子的孝道，张良娣不过一个女人，顺着她的意思，多奉承奉承她，她又能怎么样！”

秋季，九月，李亨曾经到李泌住处饮酒。夜晚，二人同睡在一个大床上。宦官李辅国建议把长安宫钥匙交给李泌，李泌请交给李辅国掌管，李亨同意（李泌掌管行宫钥匙，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九月五日）。

李泌说：“我回报陛下的恩德，已经够了；一旦恢复闲散的平民生活，多么快乐。”李亨说：“我跟先生连年以来，同过忧患生活，今后正要转苦



为甜，为什么说走就走！”李泌说：“有五项理由，使我不能留下，希望陛下准许我走，免得我身陷死亡！”李亨说：“你乱扯些什么？”李泌回答说：“五项理由是：我跟陛下相识的时间太长，陛下对我的信任太专，对我的宠爱太厚，而我的功劳太大，事迹又太传奇。有这五项，所以不能留下。”李亨说：“我困得很，快点睡觉，改天再商议。”李泌说：“陛下今天来到我这里，同一个大床休息，我所作的请求，你还不准。何况换到另外一天，我站在御案之前？陛下不准我辞职离开，是置我于死。”李亨说：“想不到你这么猜疑，像我这样的人，难道会杀你？你真的把我当成姒勾践（姒勾践，参考前二五五年注）！”李泌说：“正因为陛下不会杀我，所以我才要求回去。如果陛下已动了杀机，我怎么敢再说话。而且，杀我的不是陛下，而是前面所说的‘五项理由’。先前，陛下待我如此亲密，有些事情，我还不不敢规劝，何况天下安定之后。”

李亨停了很久，说：“是不是因为我不肯采纳你北方用兵的建议（参考本年【七五七】二月）！”李泌说：“当然不是，我所不敢开口的，指建宁王（李倓）事件。”李亨说：“建宁（李倓）是我心爱的儿子，英明果断，时局最艰难的时候，建立功劳（马嵬坡劝李亨留下以及沿途血战保卫老爹；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六月），我怎么能不知道！但也正因为这样，受坏蛋教唆，打算谋害他的哥哥（广平王李俣），企图当皇位继承人，我为了帝国的前途，万不得已，才把他排除（参考本年【七五七】正月），你难道真的不知其中详细情形！”李泌说：“建宁王（李倓）如果真有这种企图，广平王（李俣）对他一定怨恨。事实上，广平王（李俣）每次跟我谈到老弟（建宁王李倓）的冤枉，都痛哭流涕。我因为今天必须告辞离开陛下，才敢明言。”李亨说：“建宁（李倓）曾经在夜晚摸索到广平（李俣）屋门，打算行刺。”李泌回答说：“这都是陷害他的人一面之词，像建宁王（李倓）那样孝顺友爱、聪明、智慧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叛逆的事！而且，从前，陛下曾经打算命建宁王（李倓）当元帅（参考去年【七五六】九月），是我建议，才任命广平王（李俣）。建宁王（李倓）如果有夺嫡的心意，应对我十分痛恨；可是，他却认为我出自忠心，待我更是友善，陛下从这点可观察他的见识。”李亨忍不住流下眼泪，说：“先生的话很对，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我不想再追究，也不想听。”

李泌说：“我说的这些话，不是追究责任，而是希望陛下将来处理事情时，特别慎重。从前，天后（武照）有四个儿子，长子太子李弘。天后

(武照)正打算夺取皇帝职权,所以对李弘不平凡的聪明智慧,十分厌恶,而把他害死(参考六七五年四月);把次子、雍王李贤封作太子。李贤心里忧愁恐惧,作了一首《黄台瓜辞》,希望能感动天后(武照)。然而,天后(武照)却听不进去,李贤终于死在荒凉的黔中贬所(参考六八〇年八月及六八四年三月)。《黄台瓜辞》说:‘种瓜黄台下,瓜熟子离离,一摘使瓜好,再摘使瓜稀。三摘犹为可,四摘抱蔓归。’而今,陛下已经一摘,千万不要再摘!”李亨吃惊地怔在那里,说:“怎么会有这种事!你抄下这首《黄台瓜辞》,我当留在身边切记。”李泌回答说:“陛下只要放在心里就够了,何必表现在外面!”

当时,广平王李俶建立大功(指收复西京【首都长安】),张良娣十分忌恨,不断暗中散布谣言,所以李泌特别强调。

李泌不断请求回山,李亨坚决挽留,不能回转李泌心意,于是准他返衡山(南岳,湖南省衡山县西)隐居,李亨训令郡县政府,在衡山中给李泌兴建房舍,供应三品官员的待遇。

二、手握重兵,尾大不掉

七五八年,春季,二月一日,李亨命宫廷总管(殿中监)、宦官李辅国,兼畜牧部长(兼太仆卿)。

李辅国在宫内交结张淑妃(张良娣),在政府担任全国野战军元帅府代理作战参谋长(判元帅府行军司马),权势倾动政府及民间。

三月六日,晋封张淑妃(张良娣)当皇后。

张皇后生兴王李俶,才数岁(本年三岁),打算夺嫡,让李俶当皇太子(李俶在灵武郡出生,参考前年【七五六】七月十二日)。李亨犹豫不决,曾于悠闲时对国务院文官部考核司长(考功郎中)、诏书撰写官(知制诰)李揆说:“成王(李俶)年龄最长(本年李俶三十三岁),而且建立大功,我打算封他当太子,你意下如何?”李揆叩头祝贺,说:“这是帝国的福气,我有无限庆幸!”李亨大喜说:“我就这么办。”

五月十九日,封成王李俶当皇太子。

七五九年,春季,二月十五日,月全食。

先前,文武百官请求加授张皇后尊号:辅圣皇后,李亨问立法官(中书舍人)李揆的意见,李揆回答说:“自古以来,皇后在世的时候,都没有



尊号，有的话，从韦皇后开始（韦皇后尊号顺天皇后，参考七〇五年十一月），怎么能够效法？”李亨吃惊说：“这些糊涂蛋几乎害我做错事。”正巧遇到月食，事情遂被搁置。张皇后跟宫廷总管（殿中监）宦官李辅国，内外呼应，在宫中横行霸道，毫无忌惮，干涉政府行政，无止境地向官员们请求拜托。李亨相当不高兴，但又没有办法阻止。

太子宫总管（太子詹事）宦官李辅国，在李亨流亡灵武郡（宁夏灵武县）时，就当全国野战军元帅府代理作战参谋长（判元帅行军司马事。参考去年【七五八】二月一日），一直伺候李亨左右，代表李亨向文武官员宣布命令；全国各地呈递的文件奏章，以及最重要的符契印章，和军中早晚号令，也全部交给李辅国处理。等还都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则专门掌管北衙禁军，经常住在宫里，皇帝的诏书训令，必须经过李辅国签字，才能发布。宰相或政府机关发生紧急情况，需要马上奏报皇帝时，都要通过李辅国；皇帝的指示，也要由李辅国转告。李辅国常在银台门（大明宫西有右银台门，东有左银台门）裁决国事，无论大小，全凭李辅国一句话，他说是诏书就是诏书，他说是训令就是训令，文书员照写之后，交给政府官员执行，事情过后，再向李亨奏报。李辅国又设置秘密警察数十人，命他们暗中到民间探听调查细微隐私，一旦收集到手，有关单位立即逮捕审判。李辅国提出什么要求，政府官员中没有人胆敢抗拒。总监察署（御史台）和最高法院（大理寺）羁押的重罪囚犯，有些还没有结案，李辅国就下令押解到银台门，立刻全体释放。三司（总监察署【御史台】、最高法院【大理寺】、国务院司法部【刑部】）以及特别市政府（府）、各县县政府审判案件，都要先向李辅国请示，随李辅国的高兴或不高兴，而判重或判轻，李辅国一切都声称是皇帝旨意，没有人敢稍加违背。宦官们不敢称他的官衔，都叫他五郎（李辅国在兄弟中排行第五）；宰相李揆是山东（崂山以东）著名的世家贵族，但见到李辅国，也以子弟的身份行礼，称他五爹。

李岷当宰相后，在李亨面前叩头，请求以后诏书、训令，都应该依照传统程序，由宰相联合办公厅（中书）发布，同时提出李辅国种种专断独行、破坏法令情形，李亨感动醒悟，对他的正直表示嘉勉。李辅国做事，不依照正常规章，有很多改变，李亨命他撤销所设的秘密警察。李辅国发觉情势不对劲，立刻请求辞掉全国野战军元帅府代理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，调回太子宫总管（太子詹事）本职，李亨不准。

四月六日，李亨下诏说：“近来军国事务繁忙，所以有时候就直接口头

传达决定。从今以后，各种名目种类的索取或供应，以及囚犯们的处理，一律停止。除非由立法院（中书省）正式宣布，其他完全不准执行。宫廷内外各项事务，都归还给有关单位。英武军（参考前年【七五七】十二月）总纠察官（都虞候）、六军（禁军六军）、各管理官（诸使）、宫内各单位，近来因为主管官员发生争执，甚至发生诉讼案件，有很多悬而不决，所以我就代他们处理。从今以后，一切都要经过总监察署（御史台）或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（京兆府）。如果有关机关审判不公，可以直接向我奏报。国家法令，除了十恶（参考六四〇年十二月）、杀人、通奸、强盗、伪造文书外，其他烦琐累赘的条文，一律删除。交由宰相联合办公厅（中书门下）及各司法官员，详细研究核定奏报。”

李辅国从此忌恨李岷。

西京凤翔特别市（陕西省凤翔县）马厰管理官（马坊押官）去当强盗抢劫，天兴（凤翔府所在县）县政府防卫员（尉）谢夷甫把他逮捕诛杀。管理官的妻子认为冤枉，上诉。太子宫总管（詹事）宦官李辅国，是皇家飞龙厰出身（参考前年【七五七】正月），于是用皇帝训令，指派行政监察官（监察御史）孙莹（音 yíng）复查，证明犯罪证据确凿。李辅国再派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崔伯阳、国务院司法部副部长（刑部侍郎）李晔、最高法院院长（大理卿）权献，再次调查（因有副首长之故，俗称“小三司”），结论跟孙莹的相同。但死者的妻子仍然不服，继续上诉。李辅国再命中央监察官（侍御史）太平（山西省襄汾县西南汾城镇）人毛若虚审问，毛若虚伶俐而邪恶，他了解李辅国盼望什么，遂迎合他的心意，认为谢夷甫冤杀无辜。

崔伯阳大怒，把毛若虚叫来，盘问责备，准备提出弹劾。毛若虚抢先一步晋见李亨，陈诉他主持正义，却受到迫害，李亨命毛若虚躲在帘幕后面。不久，崔伯阳赶到，指控毛若虚谄媚宦官，审判不公。李亨大发雷霆，咆哮着把他赶出殿门。于是崔伯阳被贬高要（端州州政府所在县，广东省肇庆市）防卫员（尉），权献被贬桂阳（连州州政府所在县，广东省连州市）防卫员（尉），李晔跟西京凤翔特别市长（凤翔尹）严向，也都被贬岭南（南岭以南）当县政府防卫员（尉）；孙莹被免职，开除官籍，终身流放播州（贵州省遵义市）。国务院文官部长（吏部尚书）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李岷，上疏说崔伯阳并没有罪，责罚未免太重，李亨认为他结党营私。



五月十六日，贬李岷当蜀州（四川省崇州市）州长。立法院最高顾问官（右散骑常侍）韩择木晋见李亨，李亨告诉他说：“李岷打算大权独揽，现在把他贬到蜀州（四川省崇州市），我觉得对他太过宽大。”韩择木回答说：“李岷说话太直率，不是想揽大权。陛下宽大处理，更增加圣洁的恩德。”

毛若虚不久就升任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，声威震撼政府。

七六〇年，夏季，六月二十六日，兴王李侗逝世（年五岁）。李侗，是张皇后的长子，幼子乃定王李侗。张皇后为了夺嫡，不断排斥太子李豫（李俶），李豫（李俶）一直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，希望能受到包容。正巧，李侗早夭，李侗年纪还小，李豫（李俶）的太子宝座才终于保住。

太上皇（九任玄宗）李隆基（本年七十六岁）喜爱兴庆宫，自巴蜀（四川省）回来，就住在那里（参考七五七年十二月）。李亨有时从夹城前往兴庆宫，问候老爹（《新唐书·地理志·上都》：“七三二年，筑夹城入芙蓉园。”但不知是宫是殿，还是一条走道？），李隆基有时偶尔也到大明宫。左龙武（禁军第三军）大将军陈玄礼、宦官总管（内侍监）高力士，长久以来在李隆基左右服侍；李亨又命玉真公主李持盈（李隆基的女儿）、如仙媛（宫女）、宦官王承恩、魏悦，以及“梨园弟子”——皇家音乐歌剧团员，时常在李隆基身边博取他的快乐。

李隆基经常登长庆楼（南临大街），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父老经过时，往往抬头瞻仰，叩头高呼万岁，李隆基常派人在楼下摆设酒肉赏赐；又曾经叫将军郭英义等上楼，参加饮宴。剑南道（首府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一位奏事官（地方政府派遣进京奏报事务的官员）经过楼下时，跪拜叩头，李隆基命玉真公主李持盈、如仙媛当主人，设宴招待。

太子官总管（太子詹事）、宦官李辅国，出身贫苦卑贱，虽然一下子蹿升高位，掌握国家权柄，但李隆基左右侍从官员，仍瞧他不起。李辅国怀恨在心，而又打算建立奇功，使皇帝对他更为宠信，于是警告李亨说：“太上皇（李隆基）住在兴庆宫，每天跟外面的人来往，陈玄礼、高力士又打算做出伤害陛下的事。现在，禁军将士都是灵武（宁夏灵武县）功臣，心里怀疑恐惧，胡思乱想，我向他们怎么保证，都不能化解，不敢不奏报陛下。”李亨哭泣说：“太上皇（李隆基）仁爱慈悲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！”李辅国坚持说：“太上皇（李隆基）当然没有这个意思，可是对手下那些贪图富贵的小人物，有什么办法？陛下是天下之主，应为帝国打算，在祸



乱还没有表面化之前把它消灭，怎么能严守平民的孝道！而且兴庆宫跟民间街巷相邻，围墙又低，里面的事，外面看得清清楚楚，不是太上皇（李隆基）应住的地方。皇宫内院，戒备森严，把太上皇（李隆基）迎接回来，跟住在兴庆宫，有什么不一样？还可以断绝小人物的挑拨煽动。如此的话，太上皇（李隆基）得以享受万年安静，而陛下每天又有三次晋见老爹的快乐；有什么值得考虑的。”李亨不接受。但李辅国已开始行动，兴庆宫原有御马三百匹，李辅国假传圣旨把他们全部运走，只留下十匹。李隆基告诉高力士说：“我儿被李辅国迷惑，孝心已不能到头！”

李辅国又发动六军将士（禁军六军：左右羽林军、左右龙武军、左右神武军，参考七五五年十二月），包围皇宫请愿，哭泣、号叫、叩头，要求迎接太上皇（李隆基）移往“西内”（太极宫称西内，兴庆宫称南内）。李亨流泪哭泣，不作回答，李辅国恐惧。正巧，李亨身体有点不舒服。

秋季，七月十九日，李辅国假传圣旨，迎接李隆基游逛西内（太极宫），走到睿武门，李辅国率神箭手骑兵五百人，拔出钢刀，在路当中拦住马头，奏报说：“奉皇上（李亨）命令，因为兴庆宫既潮湿而又狭窄，恭迎太上皇（李隆基）回皇宫居住。”李隆基被突然出现的阵势吓了一跳，几乎从马背掉下来。高力士说：“李辅国，你竟敢这么撒野！”大声喝他下马，李辅国不得已，只好下马。高力士代表李隆基向神箭手骑兵慰问说：“各位将士们好！”将士把刀插回刀鞘，叩头，呼喊万岁。高力士又喝令李辅国跟自己共同牵引李隆基的马缰，缓步前往西内（太极宫），遂下榻甘露殿。安顿之后，李辅国率领禁军骑兵退出。留给李隆基身边的卫士，只不过数十名老弱残兵。陈玄礼、高力士，以及旧有的宦官宫女，都不准进来。李隆基说：“兴庆宫，是我当亲王时住的地方（这是五十年前的事，参考七一〇年四月），我很多次要让给皇帝（李亨），是皇帝不接受。今天搬回皇宫，也是我的心愿。”当天（七月十九日），李辅国率领六军（禁军）高级将领，换上素色衣服，晋见李亨，请求宽恕。李亨受高级将领的压力，对他们慰劳说：“南宫（兴庆宫）、西内（太极宫），有什么分别？你们只不过恐惧小人物迷惑太上皇（李隆基），为了堵塞灾祸源头，保护政府，才这样做，有什么好害怕的！”国务院司法部长（刑部尚书）颜真卿，领头率文武百官上疏，问候太上皇健康平安。李辅国大为厌恶，奏报李亨，贬颜真卿当蓬州（四川省仪陇县南）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。

七月二十八日，李亨下诏，把高力士流放巫州（湖南省洪江市西北黔



城镇)、王承恩流放播州(贵州省遵义市)、魏悦流放溱州(四川省綦江县东南。溱,音zhēn),命陈玄礼退休;把如仙媛放逐到归州(湖北省秭归县)看管;命玉真公主李持盈出宫回玉真观(参考七一一年五月)。

李亨更遴选宫女一百余人,送到西内,负责清洁工作;又命万安、咸宜二位公主(皆李亨的女儿)进宫服侍祖父李隆基的饮食起居。四方呈献的奇异珍贵物品,李亨都先呈献老爹。然而李隆基却一天比一天沉默悲伤,因而不吃肉,不再吃饭,渐渐患病。李亨最初还去问安,不久,李亨自己也患病,只派代表前去问安。后来,李亨稍微有点醒悟,对种种激烈的处置,感到后悔,十分厌恶李辅国,打算把他诛杀,但又畏惧李辅国手握禁军,竟犹豫不决,不敢行动。

三、程元振继起

七六一年,最初,宦官李辅国,跟张皇后共同设计把太上皇李隆基强行迁到西内(太极宫),当天(五月五日)是端午节,隐士李唐晋见李亨,李亨正抱着小女儿亲热,告诉李唐说:“我爱她,你不要见怪!”李唐回答说:“太上皇(李隆基)想念陛下,想来也跟陛下想念公主一样。”李亨流下眼泪,但畏惧张皇后,仍不敢前往西内(太极宫)。

秋季,八月一日,李亨加授开府仪同三司(文散官一级,从一品)宦官李辅国实质官位:国务院国防部长(兵部尚书)。

八月七日(原文“乙未”误),李辅国前往国务院国防部(兵部)出差办公,宰相以及文武官员都送他到门口,皇帝李亨更命御厨房供给酒食,祭祀部(太常)供应音乐演奏。李辅国骄傲放纵,一天比一天不可一世,更准备追求宰相的高位,李亨说:“以你的功劳,什么官不可当?可是,你缺少威望!”李辅国乃暗示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(左仆射)裴冕等,出面推荐。李亨暗中告诉宰相萧华说:“李辅国希望当宰相,如果高级官员上奏章推荐,我就不能不批准。”萧华出宫,询问裴冕的意见,裴冕说:“根本没有这回事,我的手臂可以砍断,宰相高位,不许他得到。”萧华再返宫报告,李亨大为高兴;李辅国十分怨恨。

冬季,十一月十八日,李亨前往西内(太极宫),晋见老爹李隆基。

七六二年,宦官李辅国,因为想当宰相而竟没有当上,对萧华怨恨入骨(参考去年【七六一】八月)。

春季，三月二十一日（原文“庚午”误），李亨命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元载，当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。元载晋见李辅国，坚决辞让，李辅国了解他的意思（了解元载向自己投靠）。

三月二十三日，改命农林部长（司农卿）陶锐当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。李辅国向李亨打小报告，指摘萧华专权霸道，应免除他的宰相职务，李亨不允许。李辅国再三再四请求，李亨只好答应，李辅国乃推荐元载代替萧华。

三月二十九日，萧华被免除宰相职务，改任国务院教育部长（礼部尚书）；李亨命元载当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，而仍继续兼财政总监暨运输总监（领度支转运使）。

夏季，四月五日，太上皇李隆基在神龙殿逝世，年七十八岁（杨玉环若在，本年四十四岁）。

四月六日，把尸体放到太极殿。李亨因仍卧病在床，只能在寝殿哭泣，文武百官则到太极殿哭泣，蛮族官员劈面割耳哀悼的有四百余人（蛮族哀悼二任帝李世民之死时，也是如此，参考六四九年五月）。

四月七日，李亨命最高监督长（侍中）苗晋卿，当帝国最高摄政（摄冢宰）；李亨自从二月间就不能起床，现在听到老爹逝世，悲哀怀念，病情更加沉重。于是，命太子李豫（李俶）监督国政。

最初，张皇后跟宦官李辅国，互相利用，遂逐渐独揽宫中大权（参考七五七年正月），可是，到了后来，两个人终于闹翻。宫内神箭手管理官（内射生使）三原（陕西省三原县东北）人程元振，是李辅国的同党。现在，李亨病势沉重，张皇后召见太子李豫（李俶），说：“李辅国长久以来，掌握禁军，皇帝诏书训令，都从他那里发出，更擅自做主，逼迫太上皇（李隆基）迁移搬家（参考前年【七六〇】七月），罪恶滔天。他唯一的顾忌是我和你，而今，领袖已进入昏迷状态，李辅国跟程元振暗中准备作乱，不可不杀。”李豫（李俶）哭泣说：“陛下生命垂危，他们二人都是陛下的功臣故旧，忽然间不奏报陛下，就把他们斩首，一定会惊扰震骇，恐怕陛下病体难以承担。”张皇后说：“那么，你暂且回去，我会再加考虑。”李豫（李俶）出宫后，张皇后更召见越王李系（李亨的次子、娘亲是宫女孙女士），对他说：“太子（李豫）仁爱软弱，不敢杀叛贼，你敢不敢？”李系说：“敢！”李系乃命内宫礼宾官（内谒者监，正六品下）段恒俊，挑选勇敢健壮的宦官二百余人，在长生殿后集合，发给他们铠甲武器。



四月十六日，张皇后假传李亨的命令，召见太子李豫（李俶）。程元振得到消息，秘密报告李辅国，就在陵霄门外，埋伏军队等候。等到李豫（李俶）抵达，二人把严重情势禀告，李豫（李俶）说：“绝对没有这种怪事，领袖病重，叫我进宫，我怎么会因为怕死而不去？”程元振说：“帝国事体重大，太子绝不可以前往。”于是，命军队把李豫（李俶）护送到飞龙厩（玄武门外），由武装士卒戒备防守。当天（四月十六日）夜晚，李辅国、程元振，率军闯进三殿（麟德殿），逮捕越王李系、宦官段恒俊，及宦官总管（知内侍省事）朱光辉等一百余人，全部收押。然后宣称：奉太子（李豫【李俶】）命令，把张皇后迁移到别的地方。当时，李亨卧病长生殿，士卒们就在李亨病榻前，逮捕张皇后，强拖下殿，连同左右宫女宦官数十人，一齐押解到后宫软禁，其他宦官宫女们魂飞魄散，刹那间逃走一空，只剩下生命垂危的李亨，孤单而惊恐地躺在那里，没有人理睬。

四月十八日，李亨逝世（年五十二岁。死时的凄凉，使人想起春秋时代齐国国君姜小白）。李辅国遂斩张皇后、越王李系、兖王李玢。当天（四月十八日），李辅国陪同身穿丧服的太子李豫（李俶），前往九仙门（宫城西门），跟宰相们见面，解释自从太上皇李隆基逝世后宫中发生的变故，宰相们跪拜哭泣，李豫（李俶）以“监国”身份执行职务。

四月十九日，在两仪殿发布李亨逝世消息，宣读遗诏。

四月二十日，李豫（李俶。本年三十七岁）登极继位（十一任代宗）。

宦官高力士因政府大赦，从贬所巫州（湖南省洪江市西北黔城镇）回京（首都长安），走到朗州（湖南省常德市），听见太上皇李隆基逝世消息，哀号痛哭，大口吐血而死（年七十九岁。高力士被贬，参考前年【七六〇】七月）。

宦官李辅国仗恃他的功劳，越发骄傲蛮横，明目张胆地告诉李豫（李俶）说：“皇上，你只要在皇宫里坐着，外面的事，都交给我处理。”李豫（李俶）心里大不高兴，但因他手里掌握禁军，所以仍在表面上维持尊敬礼遇。

四月二十六日，李豫（李俶）尊称李辅国“尚父”，而不再称呼名字（周王朝一任王姬发，尊称姜子牙为尚父），事情不论大小，都征求他的意见。文武百官出入皇宫都要先行晋见李辅国，李辅国也认为理所当然，并推荐皇宫飞龙厩御马副总监（内飞龙厩副使）程元振，当左监门卫（卫军第十三军）将军。



宦官总管（知内侍省事）朱光辉，及宦官总管署秘书长（内常侍）啖庭瑶、隐士李唐等二十余人，都流放黔中（湖南省西部及贵州省）。

五月十四日，贬国务院教育部长（礼部尚书）萧华，当峡州（湖北省宜昌市）州政府军务秘书长（司马）。

宰相元载迎合李辅国的意思，诬陷萧华有罪。

皇家飞龙厩御马副总监（飞龙厩副使）程元振，暗中计划夺取李辅国的大权，向皇帝打小报告，建议应对李辅国稍加限制。

六月十一日，唐帝李豫（李俶）解除李辅国全国野战军元帅府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及国务院国防部长（兵部尚书）职务，其他官职，仍然保留；命程元振代理作战参谋长（代判元帅行军司马），把常住在宫中的李辅国，迁到宫外居住；道路上行人听到这个消息，都互相祝贺。李辅国这才开始恐惧（剥夺了他的军权，击中要害），上疏请求退休。

六月十三日，李豫（李俶）下诏免除李辅国兼任最高立法长（兼中书令）职务，但晋封博陆王。李辅国进宫叩谢皇恩，悲愤交集，呜咽哭泣说：“我这个老奴才，没有资格侍奉郎君，请准我到地下侍奉先帝（李亨）。”李豫（李俶）仍对他安慰解释，把他送走（《旧唐书·宦官传》记载，李辅国去立法院【中书省】撰写谢恩奏章，守门人阻止他，说：“尚父【李辅国】已经免除宰相职务，不应再进此门！”）。

九月十九日，加授宦官程元振官位：骠骑大将军（武散官第一级，从一品），兼宦官总管（兼内侍监）。

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（左仆射）裴冕，当皇帝坟墓兴建管理总监（山陵使），讨论事情时，有时跟程元振的意见不一样。

九月二十日，李豫（李俶）贬裴冕当施州（湖北省恩施市）州长。

李豫（李俶）当太子的时候，对宦官李辅国的专权横行，早就十分痛恨（二人事，参考七五七年正月）。后来继承帝位，因李辅国有诛杀张皇后的功劳，所以不愿公开把他处决。

十月十七日，夜晚，有刺客进入李辅国家，砍下李辅国的人头，跟一条手臂而去（李辅国年五十九岁）。李豫（李俶）训令有关单位捕捉刺客；并派宦官到李辅国家慰问，木刻一个人头安葬；追赠太傅（三师之二）。

七六三年，冬季，骠骑大将军（武散官一级，从一品）、元帅府代理作战参谋长（判元帅行军司马）宦官程元振，蛮横专权、随心所欲，人们对他比对李辅国更为畏惧（李辅国，参考七五七年正月）。凡建有大功的将



领，程元振都嫉妒痛恨，打算一一害死。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已发动攻击，程元振却不马上奏报，以致皇帝狼狈逃命。李豫（李俶）下诏征召各战区派军救援，像李光弼等高级将领，都因程元振身在中央，没有一路人马到达（时李光弼任河南野战军副元帅，驻军徐州【江苏省徐州市】）。无论中央或地方，对程元振都咬牙切齿，但谁都不敢说话。

祭祀部祭祀官（太常博士）柳伉，上疏指控（参考本章第七节“鱼朝恩骄横”）。

李豫（李俶）因程元振当初保护他坐上宝座（参考去年【七六二】四月），不愿严厉反应。

十一月二日，下诏解除程元振所有官爵，逐回故里（程元振是三原【陕西省三原县东北】人）。

冬季，十二月，程元振既被逐返三原（陕西省三原县东北），听说皇帝回宫，就改穿妇女衣服，秘密进入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计划复出。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（京兆府）把他逮捕，奏报皇帝。

七六四年，春季，正月四日，唐帝（十一任代宗）李豫（李俶。本年三十九岁），宣布宦官程元振罪状：改穿女人衣服，秘密进京（首都长安），进行阴谋（参考去年【七六三】十二月），终身流放溱州（四川省綦江县东南）。

但李豫（李俶）仍念及程元振当初保护的功劳（参考前年【七六二】四月），不久，下令把程元振改贬到江陵（荆南战区总部，湖北省江陵县）安置看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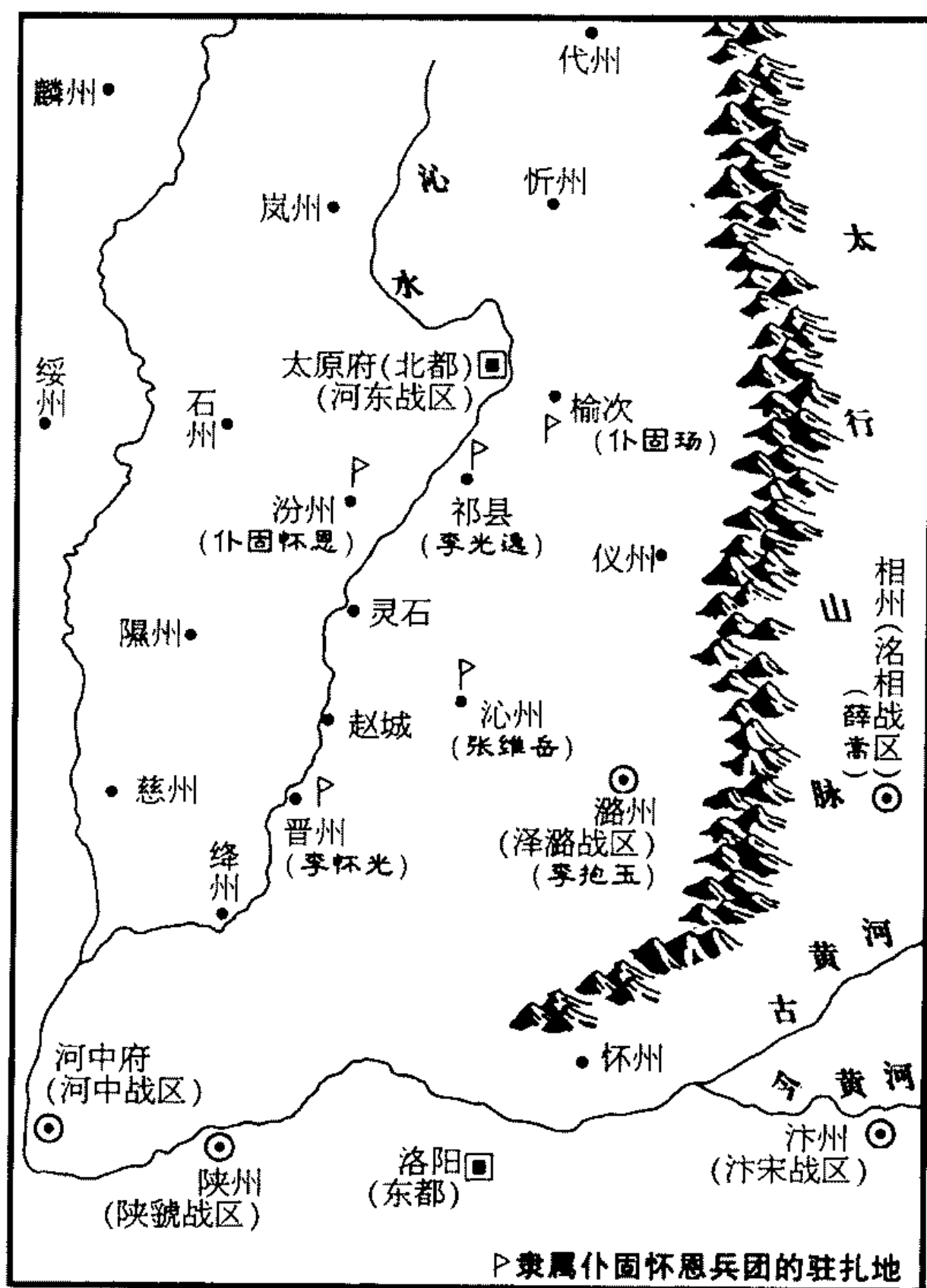
四、骆奉仙构陷仆固怀恩

七六二年，最初，毗伽可汗（一任大可汗）药罗葛骨力斐罗，为孙儿药罗葛移地健，向唐王朝皇家求婚时，唐王朝十任帝李亨，把仆固怀恩的女儿嫁给他，现在已成登里可汗的皇后。药罗葛移地健要求跟岳父仆固怀恩相见。仆固怀恩这时正驻汾州（山西省汾阳市），李豫（李俶）命他前去跟女儿会面。仆固怀恩向药罗葛移地健，强调唐朝的恩德，不应忘记，药罗葛移地健大为高兴，派使节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上疏皇帝，表示愿意帮助唐政府讨伐史朝义。

七六三年，最初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

(节度使) 仆固怀恩，奉唐帝李豫（李俶）之命，前往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和回纥登里可汗药罗葛移地健见面（参考去年【七六二】九月）；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辛云京，认为药罗葛移地健是仆固怀恩的女婿（参考去年【七六二】九月），恐怕岳婿二人联合突击，于是紧闭城门防守，也不出来犒劳。等到燕帝史朝义缢死，叛乱平息。李豫（李俶）下诏命仆固怀恩送药罗葛移地健出塞，来往都路过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，辛云京仍紧闭城门，对仆固怀恩不理不睬。仆固怀恩大怒，上疏指控，中央没有反应。

当时，仆固怀恩率朔方兵团（总部灵州）数万人，驻扎汾州（山西省汾阳市），他的儿子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仆固瑒率一万人驻扎榆次（山西省榆次市），初级将领李光逸等驻扎祁县（山西省祁县）、李怀光等驻扎



八世纪·七六三年七月 仆固怀恩控制汾晋一带

晋州（山西省临汾市）、张维岳等驻扎沁州（山西省沁源县）。李怀光，本是勃海王国（首都龙泉府【黑龙江省宁安市西南东京城】）靺鞨部落人，姓茹，在朔方战区（总部灵州）当将领，因立有功劳，由皇帝特别恩赐他改姓名李怀光。

钦差宦官骆奉仙前往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，辛云京给他大量贿赂，告诉他说：仆固怀恩跟回纥汗国私通，叛变的形迹已经显露。骆奉仙回京（首都长安），路过汾州（山西省汾阳市），仆固怀恩的娘亲设筵招待，骆奉仙跟仆固怀恩在娘亲面前饮酒，娘亲不断抱怨骆奉仙说：“我的儿子跟你结拜兄弟，而今你又跟辛云京亲近，怎么能做两面人？”饮酒半醉，仆固怀恩起来跳舞，骆奉仙送他“缠头”（唐王朝时宴会，与会人士如果特地为某人跳一个舞，某人一定要用彩色绸缎馈赠，称“缠头”；歌女舞女献技后，主人也同样馈赠“缠头”）。仆固怀恩打算用重礼回报，说：“明天是端午节（五月五日），请留下来再欢聚一天。”骆奉仙坚持要走，仆固怀恩把他的马藏起来，骆奉仙大为恐慌，对左右说：“早上责骂我，晚上又藏起我的马，看情形非杀我不可。”夜晚，翻墙逃跑。仆固怀恩大吃一惊，派人追上去，把马送还给他。

八月十三日，骆奉仙抵达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向唐帝李豫（李俶）奏报仆固怀恩叛变；仆固怀恩也上疏叙述经过情形，请求诛杀辛云京、骆奉仙。李豫（李俶）两面都不责备，只颁发措辞温和的诏书，为他们和解。

仆固怀恩自从本世纪（八）五〇年代天下大乱以来，每天都在为国死战，一个家门里，牺牲性命的有四十六人，女儿也远嫁蛮荒（回纥汗国），而他自己更建大功，诸如说服回纥可汗，两次收复两京（第一次：七五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收复长安，十月十八日收复洛阳，仆固怀恩均担任主力；第二次则指去年【七六二】十月收复洛阳），平定黄河以北及黄河以南广大区域动乱，对国家的贡献，没有人可比，可是，仍无法摆脱谗言，被人不断诬陷，因之愤怒和怨恨，也特别强烈。上疏李豫（李俶）抗议，措辞强硬，说：

“前些时我奉命陪同回纥可汗回国，耗尽家产，才送他上道。走到山北（指山西省太原市），辛云京、骆奉仙紧闭城门，拒绝迎接招待，却教回纥军队像盗匪一样，偷偷摸摸过去，回纥大怒，几乎发动攻击，是我极力劝解，才把他们送出国境。辛云京、骆奉仙怕我向陛下控告，竟荒谬地说我



跟李抱玉（安抱玉，泽潞【总部潞州】司令官）结党会师，不得不预作防备。我心平气和地检讨，知道我有六大罪状：其一，从前，同罗部落（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北）叛乱，我曾经替先帝（十任李亨）扫平河曲（山西省西北部）。其二，我的儿子仆固玢，战场失利，被同罗部落俘虏，伺机逃回，我把他斩首，用以激励士卒（以上二事，参考七五六年九月）。其三，我有两个女儿，为国和亲，远嫁塞外，得以借助外邦的力量，征剿盗匪（此时只有长女嫁回纥，仆固怀恩死后的七六九年五月，次女才嫁回纥。此时不可能预述，当是后人擅自改动）。其四，我和我的儿子仆固瑒，不顾死活，为国家拼命效力。其五，河北（黄河以北）新近归附，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都手握强大兵力（指田承嗣、李宝臣【张忠志】、李怀仙、薛嵩等），我竭力安抚，使他们对政府不再怀疑恐惧。其六，我说服回纥，使他们解救唐朝的急难；又在剿灭盗匪后，送他们回国。

“我既身负六大重罪，实应受万次诛杀，含恨九泉之下；千古奇冤，又有什么可以申诉！我蒙受皇家大恩，日夜都想前往中央，侍奉天子。可是，自从来瑱被害（参考本年【七六三】正月），政府始终没有宣布他的罪状，各战区司令官，谁不惊疑恐惧！最近听说，陛下下诏征召几位将领入朝，他们全都拒绝不去，为的是恐惧宦官们的谗口，不明不白被陛下屠戮。并不是这些人不忠于领袖，只是因为奸邪在领袖身旁。（胡三省注：“当时唐政府情形，确实像仆固怀恩所作的指控。”）我前后两次检举骆奉仙的罪行，言辞和实情，没有一点不真实，可是陛下并不处理，对他的宠爱和信任，反而更深；只因他的同类（宦官）太多，互相勾结，得以蒙蔽皇上的耳朵和眼睛。我曾经听说，各地首长派使节进京（首都长安）奏报公事，陛下千篇一律地告诉他们：‘去跟骠骑商量（宦官程元振任骠骑大将军，参考去年【七六二】九月）。’从来没有交给宰相讨论是否可以施行。有时拖延几个月不能回来，无论远近，更增加隔阂。

“像我部属中的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将士，功劳最高、贡献最大，在先帝（十任李亨）中兴大业中，扮演主要角色，也是陛下流亡期间的老兵，可是，陛下没有任何特别赏赐嘉奖，反而相信宦官特务的谗言陷害，认为我们就要叛变。郭子仪从前已经受到猜忌（参考去年【七六二】八月），而今我又受到诋毁。古人说‘飞鸟死尽，良弓收藏’（范蠡告文种语，参考二六三年十二月注），果然不是假话。陛下相信他们的诬害，跟指鹿为马有什么分别（指鹿为马，参考前二〇七年）。如果陛下

不接受我的愚昧忠心，一味因循苟且，包庇纵容，我实不敢说能保住身家，陛下又岂能保住帝国。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请陛下考虑。我打算公开进京（首都长安）朝见，但恐怕将领们劝阻。现在对外宣称巡视晋州（山西省临汾市）、绛州（山西省新绛县），就在那里拖延逗留，请陛下特派一位使节，前来绛州（山西省新绛县）向我调查询问，我就跟他一同起程。”

九月二十二日，唐帝李豫（李俶）派宰相（同平章事）裴遵庆，前往仆固怀恩大营，传达皇帝的旨意，并察看他的实际想法。仆固怀恩见到裴遵庆，跪下抱住他的双脚，哭诉冤枉委屈。裴遵庆强调领袖的恩德优厚，暗示明劝，要他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晋见皇帝。仆固怀恩同意。可是副将领范志诚反对，警告说：“你如果相信政客们的甜言蜜语，只要一到中央，就是来瑱第二，再不能回来。”明天，仆固怀恩见到裴遵庆，告诉他改变主意，指出：他如果进京（首都长安），一定死在宦官之手，请改派自己的儿子前往，范志诚仍然反对，裴遵庆只好空手而返。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王翊出使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回来，仆固怀恩从前曾跟登里可汗药罗葛移地健有过私人来往，恐怕王翊泄漏这项秘密，遂强留他住下，不放他回京（首都长安）。

七六四年，春季，正月八日，李豫（李俶）派国务院摄理司法部长（检校刑部尚书）颜真卿，赴前线慰问朔方战区特遣兵团（朔方行营，驻绛州【山西省新绛县】）。李豫（李俶）逃亡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时（参考去年【七六三】十月），颜真卿请求去绛州（山西省新绛县）传达皇帝旨意，劝告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仆固怀恩，前来中央朝见。李豫（李俶）不允许。而现在，李豫（李俶）命颜真卿去说服仆固怀恩入朝。颜真卿回答说：“陛下在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时，我去他那里，用忠义勉励他，要他解救皇家危难，他还有理由前来。而今，陛下回宫，他进一步无法建立勤王的功劳，退一步又不能心甘情愿解除兵权，放弃军队，在这种情形下，陛下突然下令征召，他怎么能够接受！而且，一直咬定仆固怀恩叛变的，只有辛云京（河东【总部太原府】司令官）、骆奉仙、李抱玉（安抱玉，泽潞【总部潞州】司令官）、鱼朝恩四个人（四个人中，有两个宦官），其他文武百官，都认为仆固怀恩冤枉。如果陛下命郭子仪接替仆固怀恩，用不着战争，就可以使灾难平息。”当时，汾州（山西省汾阳市）州政府总秘书长（别驾）李抱真（安抱真），是李抱玉（安抱玉）的堂弟（对中国人而言，改姓是一种严重羞



辱，安抱玉为了表态，连祖宗的姓都振振有词地一脚踢掉【参考七五九年四月】，现在发现，连堂弟都随后跟进，为了当官，用心固可卑，可是，也很苦），知道仆固怀恩非叛变不可，就放弃职守，逃回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李豫（李俶）正为仆固怀恩愁眉不展，遂召见李抱真（安抱真），征求意见，李抱真（安抱真）回答说：“这用不着担心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的战士，一直怀念老长官郭子仪，好像子弟怀念父兄。仆固怀恩欺骗他的部属说：郭子仪已被鱼朝恩诛杀，大家信以为真，所以受他煽动。陛下如果能命郭子仪重回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，用不着号召，他们会自动投向中央。”李豫（李俶）认为有理。

仆固怀恩开始不接受中央命令，跟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太原市】）大将（都将）李竭诚，暗中计划夺取太原（山西省太原市），但被司令官（节度使）辛云京发觉，于是，诛杀李竭诚，加强防御工事。仆固怀恩命他的儿子仆固瑒发动攻击，辛云京出城迎战，仆固瑒大败而逃，改围榆次（山西省榆次市）。

李豫（李俶）告诉郭子仪说：“仆固怀恩父子，太对不起我。听说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将士，盼望看到你，犹如大旱盼望看到甘霖。偏劳你为我去河东（山西省）一趟，镇守安抚汾水一带驻军，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。”

正月二十日，任命郭子仪当关内、河东地区（陕西及山西两省）野战军副元帅，兼河中战区（总部设河中府【山西省永济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等各机关首长。仆固怀恩的部属听到这个消息，都说：“我们追随仆固怀恩做出违反大义的事，有什么面目再见汾阳王（郭子仪封汾阳王）！”

正月二十九日，任命郭子仪当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长官（节度大使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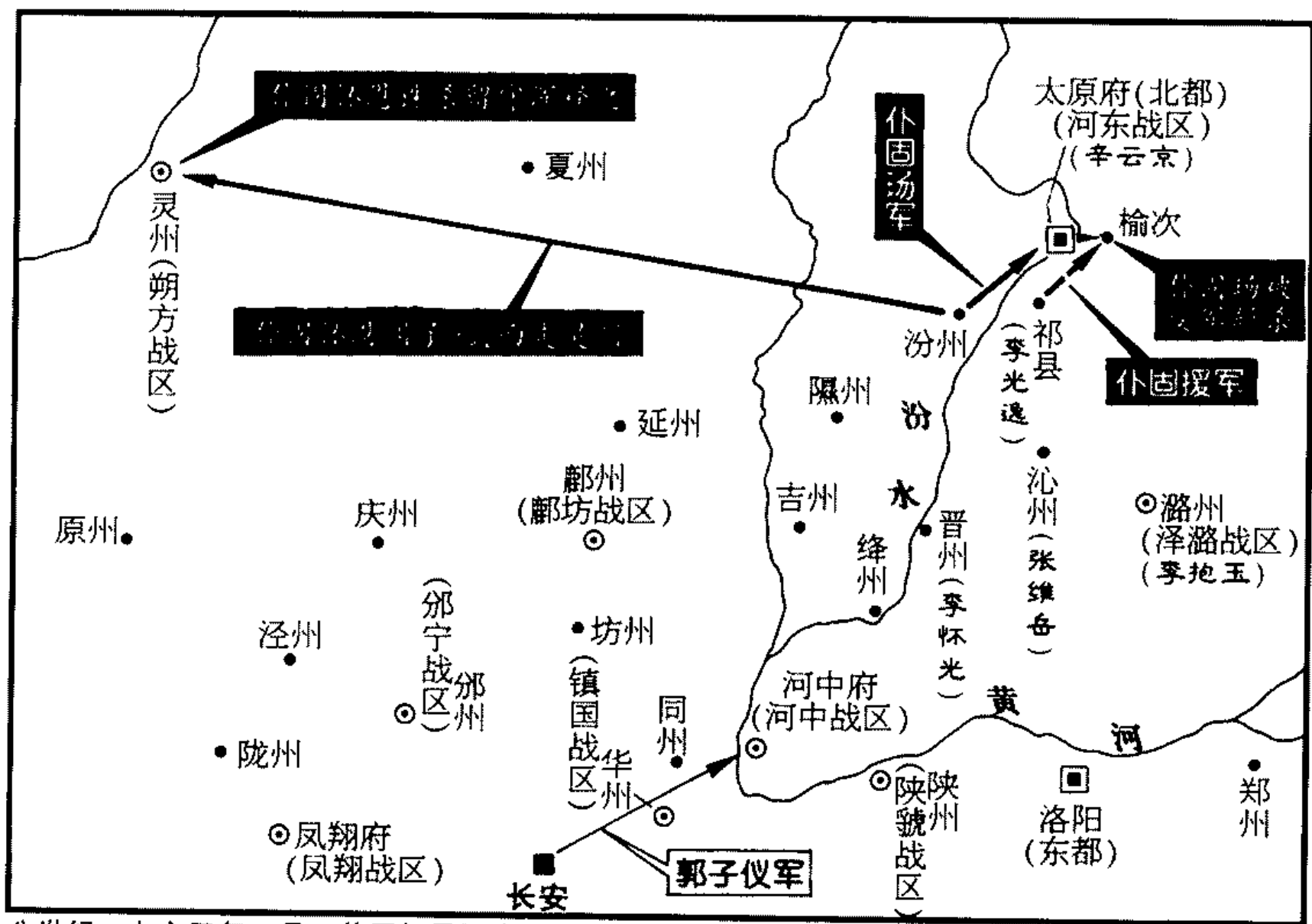
二月，郭子仪抵达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市）。云南（云南省）部队一万人，在那里驻防，将领贪污残暴、士卒凶恶蛮横，造成地方可怕灾难；郭子仪诛杀十四人、棍打三十人，才算恢复正常秩序。

五、壮士横死鸣沙

七六四年，仆固瑒围攻榆次（山西省榆次市），十几天不能攻克，派人紧急征调祁县（山西省祁县）驻军，驻军司令李光逸把军队全部交出（李

光逸驻防祁县，参考去年【七六三】七月），并命他们立即出发，可是士卒还没有吃饭，饥疲交集，走起路来，拖拖拉拉，后队跟不上前队，带兵官（十将）白玉、焦晖，用响箭射击那些落伍的士卒，士卒们问：“将军为什么要杀自己人？”白玉说：“现在追随人家背叛国家，终免不了一死。反正是一死，射死有什么关系？”抵达榆次（山西省榆次市）后，仆固瑒责备他们来得太迟，蛮族官兵说：“我们骑马，行动迅速，是汉人差劲。”仆固瑒下令鞭打汉人士卒，汉人士卒怨恨入骨，说：“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只看得起野蛮人（仆固怀恩是仆固部落【蒙古共和国东部】人）！”当天夜晚，焦晖、白玉率领愤怒的变兵，攻击总部，斩仆固瑒。仆固怀恩在汾州（山西省汾阳市）得到消息，进房禀告娘亲。娘亲说：“我告诉你不要反抗中央，你偏反抗中央，国家待你不薄，现在军心已变，大祸就要临头，你有什么办法？”仆固怀恩不回答，叩头退出。娘亲提着刀追赶，说：“我替国家诛杀你这个叛贼，挖出心肝，祭奠三军。”仆固怀恩飞快逃走，躲开娘亲的一刀，率直属部队三百人，西渡黄河，向北投奔朔方（总部灵州）。

当时，朔方将领浑瑊之，留守灵州（宁夏灵武县），仆固怀恩的军令先到，说：“率全军返防！”浑瑊之判断说：“恰恰相反，大军一定溃散！”打算拒抗，他的外甥张韶说：“或许他改变主意，率军回归战区，怎么可以不



八世纪·七六四年二月 仆固怀恩西走灵州



接受!”浑释之犹豫不决。仆固怀恩快马加鞭，在浑释之的斥候部队回来报告之前，赶到灵州（宁夏灵武县），浑释之不得已，只好欢迎主帅归来。但张韶把内情告诉仆固怀恩，仆固怀恩遂运用张韶，诛杀浑释之，收回他的部队，交给张韶统御。可是不久，仆固怀恩忽然警告自己说：“浑释之，是张韶的舅父，张韶还把他出卖，我又算什么东西!”于是，有一天，找个借口，对张韶动用毒刑，把小腿打断，囚禁弥峨城（今地不详）；张韶哀号而死（张韶被断腿而死，《新唐书》、《旧唐书》均没有记载，司马光可能根据今已失传的民间史料。但《通鉴》稍后又记载张韶死于同僚徐璜玉之手，参考明年【七六五】九月）。

总纠察官（都虞候）张维岳时在沁州（山西省沁源县），听到仆固怀恩逃走消息，坐政府驿马车前往汾州（山西省汾阳市），安抚稳定军心，诛杀焦晖、白玉，夺取他们的功劳，报告郭子仪。郭子仪派帐前侍卫官（牙官）卢谅，前去汾州（山西省汾阳市）；张维岳用贿赂买通卢谅，使卢谅证实他所作的报告。郭子仪遂上疏奏称张维岳诛杀仆固场，把人头送到中央。文武百官入宫祝贺，李豫（李俶）却不高兴，凄然说：“我的诚心不能使人相信，以致为国立过大功的人，发生变故，十分惭愧，有什么可以祝贺的!”派皇家专用辇车，把仆固怀恩的娘亲接到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供应及礼遇，十分优厚，一个多月后，仆固怀恩的娘亲病死，政府依照礼仪把她安葬，其他功臣都感动叹息。

二月十日，郭子仪抵达汾州（山西省汾阳市），仆固怀恩所统御的军队，全向他归附，大家兴奋鼓舞，感动得涕泪交流，欢迎他的来临，也悲哀他来得太晚。郭子仪发觉卢谅伪证，把他乱棍打死。李豫（李俶）认为李抱真（安抱真）的预言实现，擢升他当宫廷副总管（殿中少监）。

仆固怀恩到达灵武（宁夏灵武县）后，集结残兵败将，军事力量再度强大。李豫（李俶）对留在政府区的仆固怀恩家属，特别优待。

六月十七日，下诏赞扬仆固怀恩，说他：“功勋彪炳，记载在皇家功劳簿上，天下广为流传。猜疑误会之所以发生，开始时只由于一些宵小人物打小报告，挑拨是非。仔细观察你的内心，根本没有背叛之意。君臣之间的大义和感情，仍跟从前一样。只因河北（黄河以北）战乱已经平定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已另派将领统御。你所担任的河北地区（黄河以北）野战军副元帅（河北副元帅）、朔方战区（总部灵州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等，应该解除。而擢升你当太保（三师之三）兼最高立



法长（兼中书令，使相），仍封大宁郡王，盼望立刻来京（首都长安），不要再有猜疑。”仆固怀恩终不能接受。

秋季，八月，郭子仪自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市）进京（首都长安）朝见。就在这时候，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【甘肃省泾川县】）奏称：仆固怀恩引导回纥军（瀚海沙漠群）和吐蕃军（西藏）十万人，将发动攻击，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惊骇震动。李豫（李俶）下诏命郭子仪率各将领前往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坐镇。李豫（李俶）召见郭子仪，询问有什么破敌计谋，郭子仪回答说：“仆固怀恩不会有什么作为！”李豫（李俶）说：“你根据什么判断？”郭子仪说：“仆固怀恩作战勇猛，但对部下却很少爱惜，将士对他并不诚心悦服，他之所以能够南下，只是利用将士们的思乡之情（由此可知，朔方兵团中，有大批关中【陕西省】、河东【山西省】人）。仆固怀恩本是我手下的部将，他的部属也都是我从前的部属，绝不忍心对我拔刀，由此知道他不会有什么作为！”

八月十六日，郭子仪从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出发，前往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。

九月十七日，命郭子仪担任与吐蕃（首都逻些城）和解北道特派官（北道邠宁、泾原、河西以来通和吐蕃使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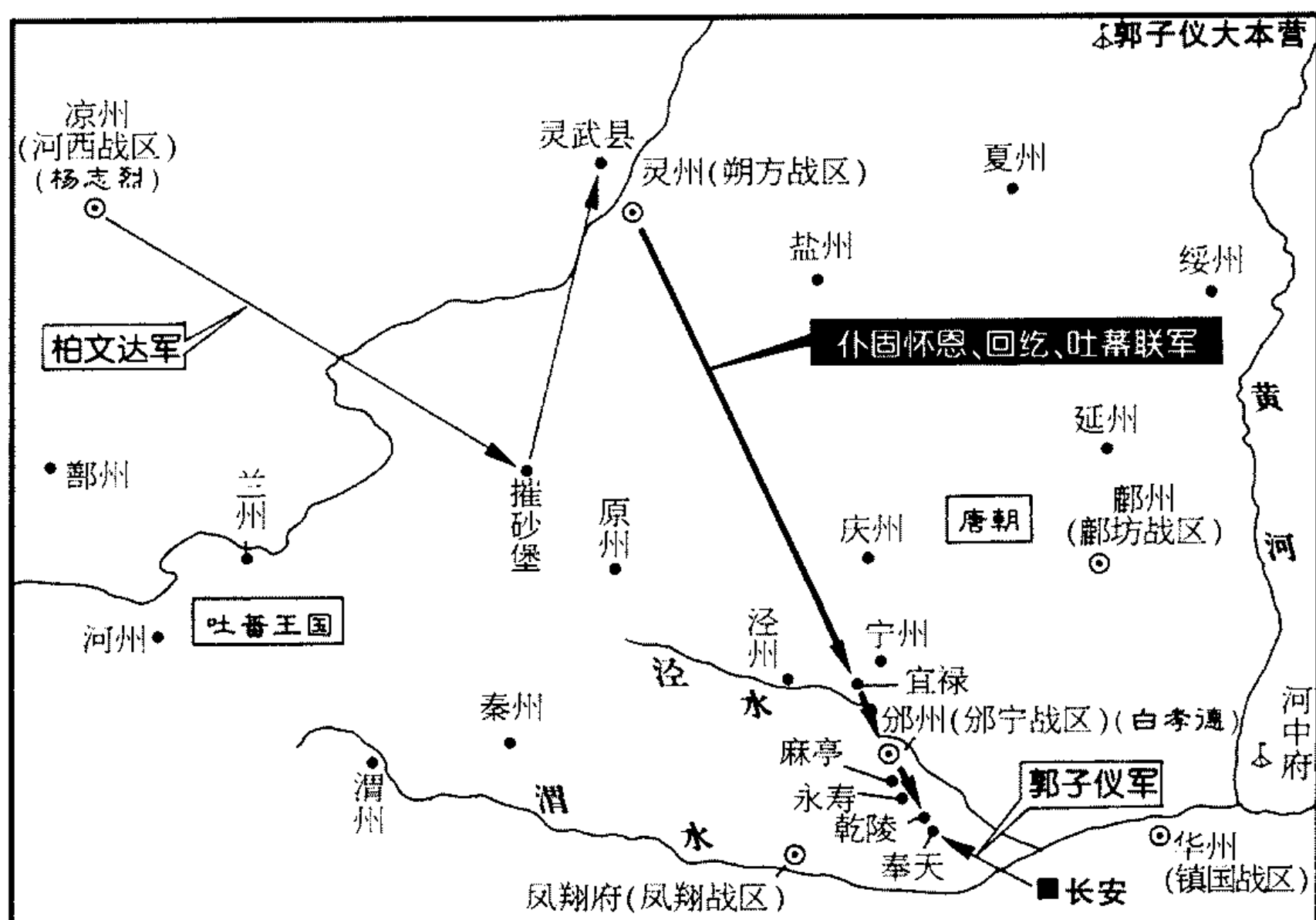
仆固怀恩大军前锋抵达宜禄（陕西省长武县），郭子仪派右翼作战司令（右兵马使）李国臣，率军支援郭晞。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【陕西省彬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白孝德在宜禄（陕西省长武县）击败吐蕃军。

冬季，十月，仆固怀恩引导回纥军、吐蕃军，抵达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，白孝德、郭晞紧闭城门坚守抵抗。

仆固怀恩与回纥、吐蕃联军，进逼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，京师（首都长安）进入紧急状态。各将领向郭子仪要求出战，郭子仪不准，说：“蛮虏深入我们心脏，最盼望的就是速战速决。我用铜墙铁壁阻挡，他们一定会认为我们畏怯，戒备自然松懈，到那时候，才能把他们击破。如果立即迎战，万一沙场失利，军心势必离散。胆敢要求出击的，斩首。”

十月七日，夜晚，郭子仪率大军在乾陵（三任帝李治墓，乾县西北）之南构筑营阵。

十月八日，拂晓，仆固怀恩、回纥、吐蕃联军，发动大规模攻击。他们最初认为郭子仪没有戒备，打算奇袭，忽然看到面前出现大军，大为惊骇，不敢进攻，立即撤退。郭子仪派初级将领（裨将）李怀光等，率五千



八世纪·七六四年九月至十月 仆固怀恩南下失败

名骑兵追击，追到麻亭（陕西省彬县南）才回，仆固、回、吐联军抵达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城下。

十月十三日，开始攻城，不能攻克。

十月二十一日，蹚过泾水，逃走。

仆固怀恩南下时，河西战区（总部设凉州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杨志烈，派军五千人，交给监军宦官柏文达，说：“河西战区精锐士卒，全部在此，请你率领他们攻击灵州（宁夏灵武县），使仆固怀恩的基地受到威胁，这也是救援京师（首都长安）的一支奇兵。”柏文达遂率军攻击摧砂堡（宁夏海原县）、灵武县（宁夏永宁县西南），全都攻克；于是，进攻灵州（宁夏灵武县）。仆固怀恩在前方得到报告，从永寿（陕西省永寿县）紧急回军，派吐蕃及浑部落军二千名骑兵，乘夜袭击柏文达，大破河西兵团，河西士卒将近三千人战死。柏文达率残余部队返回凉州（甘肃省武威市），哀哭进城。杨志烈迎接时，安慰说：“这次战役，有拯救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、保卫皇家的功劳，死几个当兵的，算不了什么！”士卒们听到，十分怨恨。

不久，吐蕃军包围凉州（甘肃省武威市），士卒不听指挥。杨志烈逃往



甘州（甘肃省张掖市），被沙陀部落（河西走廊）诛杀。沙陀部落酋长姓朱邪，世代居住沙陀碛（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部），遂称沙陀（沙陀历史，参考七一二年十月）。

七六五年，春季，三月十九日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派使节前来唐朝，请求和解。李豫（李俶）派宰相（同平章事）元载、杜鸿渐，到兴唐寺（在长安县长乐坊），跟吐蕃使节盟誓。

李豫（李俶）询问汾阳王郭子仪说：“吐蕃跟我们盟誓的事，你的意见如何？”郭子仪回答说：“吐蕃希望我们从此不再设防，我们如果真的不再设防，唐朝就完了。”于是陆续调派河中兵团（总部河中府）进驻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，又派军巡逻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平原地带，侦察吐蕃军动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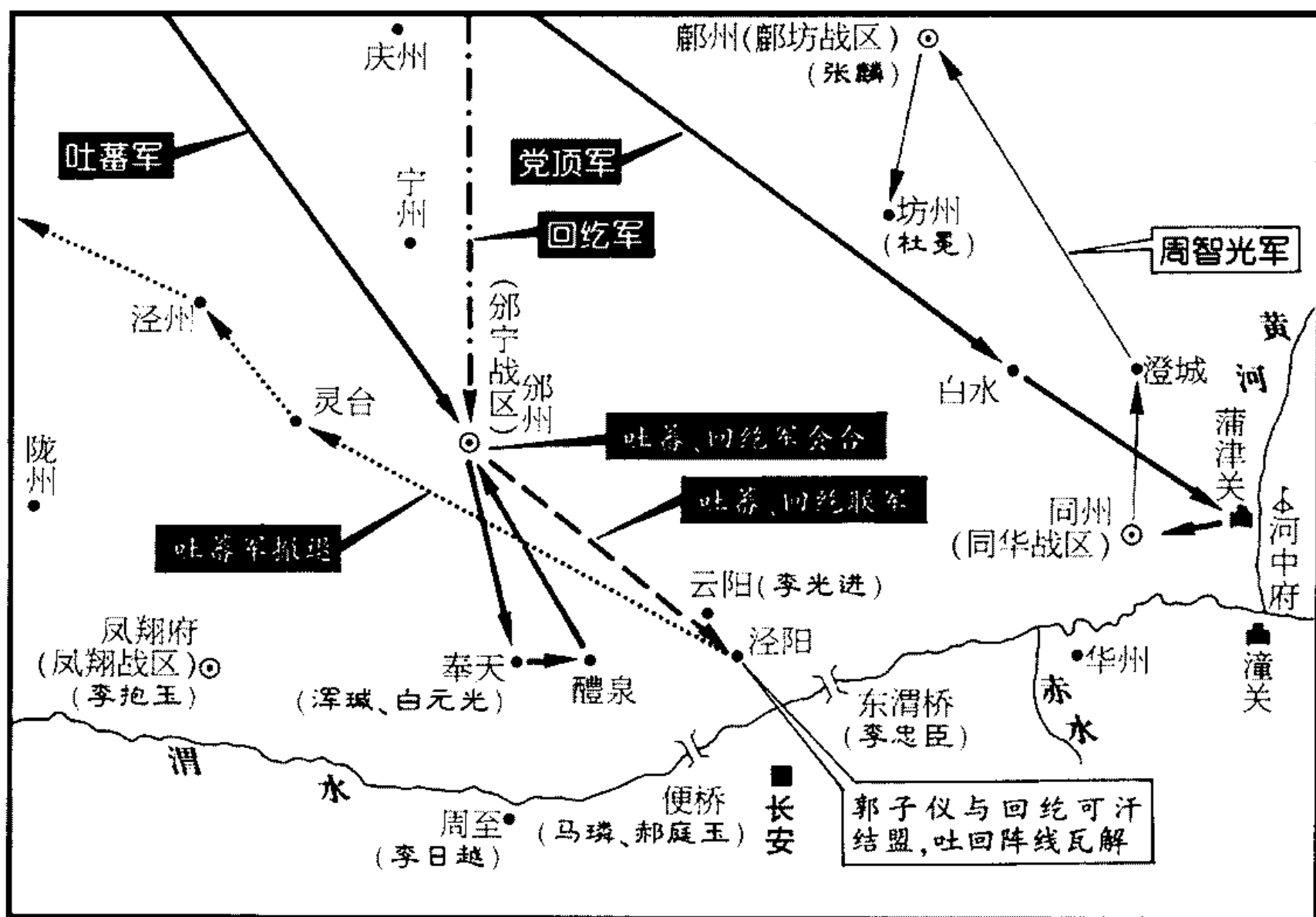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，仆固怀恩联合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、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、吐谷浑部落（青海省。谷，音 gǔ）、党项部落（四川省西北部）、奴拉部落（四川省西北部），共集结数十万大军，同时向唐朝展开攻击。吐蕃军大将尚结悉赞摩、马重英等，从北路攻击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；党项部落军大将任敷、郑庭、郝德等，由东路攻击同州（陕西省大荔县）；吐谷浑及奴拉部落军，由西路攻击周至（陕西省周至县）；回纥军在吐蕃军后面续进，仆固怀恩率朔方兵团（总部灵州）在回纥军后面续进。

关内、河东地区（陕西省及山西省）野战军副元帅郭子仪派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赵复，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奏报李豫（李俶），警告说：“蛮族部队，全是骑兵，进军如同鸟飞，绝不可以掉以轻心，请训令各战区及各特遣兵团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：凤翔（总部凤翔府）李抱玉（安抱玉）、滑濮（总部滑州）李光进、邠宁（总部邠州）白孝德、镇西（总部龟兹）马璘、河南（总部汴州）郝庭玉、淮西（总部蔡州）李忠臣（董秦），立即派军入援，据守险要。”（此时李光进、郝庭玉、李忠臣【董秦】，各在本战区，其他则各率战区特遣兵团，驻防京师【首都长安】以西。）李豫（李俶）接受。可是各战区并不立即发兵。只有李忠臣（董秦），接到诏书时，正在跟各将领踢球，马上下令全军整装开拔。各将领和监军宦官都建议：“大军出动，必须选择一个黄道吉日！”李忠臣（董秦）大发雷霆说：“爹娘忽然有了急难，做子女的怎么可以选择好日子才去救！”当天率军上道。仆固怀恩中途得急病。

九月八日，仆固怀恩在鸣沙（宁夏中宁县）逝世（年龄不详）。大将

张韶（参考去年【七六四】二月）接管他的部众，别动部队将领徐璜玉格杀张韶，而范志诚又格杀徐璜玉，接管全军。仆固怀恩反抗中央，前后三年（自前年【七六三】八月迄今），两次引导蛮族入侵，成为国家最大的忧患。但身为皇帝的李豫（李俶），却始终淡化处理，前后所颁布的诏书，从没有指他叛乱。后来听到他逝世消息，哀痛地说：“仆固怀恩并没有叛乱，只是受他左右亲信的误导！”（仆固怀恩被辛云京、骆奉仙逼反，也被李豫【李俶】的不明是非逼反，国家人才，丧失在辛云京、骆奉仙、李豫【李俶】少数当权者之手。）

吐蕃军进抵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，邠宁战区（总部邠州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白孝德登城固守。



八世纪·七六五年九月 吐蕃、回纥联军入侵关中

九月十五日，李豫（李俶）训令各宰相，和中央各机关首长，在西明寺摆设素食筵席，焚香奏乐，祈求佛祖降福。当天（九月十五日），吐蕃军十万人进抵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，京城（首都长安）大为恐慌。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浑瑊（音 jiān）、征剿司令（讨击使）白元光，正巧在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驻防；吐蕃军刚刚扎



营，浑瑊就率精锐骑兵二百人冲锋，身先士卒，吐蕃军四散逃走。浑瑊生擒吐蕃军一位将领，策马奔驰而回，随从骑士没有一个人被刀箭所伤。守城士卒在城墙上望见，才生出勇气。

九月十六日，吐蕃军发动攻击，死伤惨重。几天之后，突然撤退。浑瑊于夜晚率军袭击，斩杀一千余人；计前后跟吐蕃军会战二百余次，斩首五千人。

九月十七日，李豫（李俶）下令撤除“百高座”讲台，命驻防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市）的郭子仪，移军守卫泾阳（陕西省泾阳县）。

九月二十日，再命李忠臣（董秦）进驻东渭桥（陕西省高陵县南），李光进进驻云阳（陕西省泾阳县北云阳镇），马璘、郝庭玉进驻便桥（西渭桥，陕西省咸阳市西南），李抱玉（安抱玉）进驻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；宦官总管（内侍）骆奉仙、将军李日越进驻周至（陕西省周至县），同华战区（总部设同州【陕西省大荔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周智光进驻同州（陕西省大荔县），鄜坊战区（总部设鄜州【陕西省富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杜冕进驻坊州（陕西省黄陵县）。唐帝李豫（李俶）亲统禁军六军，进驻皇家园林。

九月二十一日，李豫（李俶）下诏声称御驾亲征。

九月二十二日，宦官鱼朝恩建议：在京师（首都长安）作地毯式搜刮，强夺民间私人马匹；又命城中男人全部改穿黑衣（卑贱的人穿黑），组成国民兵团；所有城门，三个关闭两个，只留一个敞开通行。无论官员人民，都大为震骇，很多人翻墙或在城墙上凿开洞穴，向外逃亡，官员无法禁止。鱼朝恩打算把李豫（李俶）护送到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市），恐怕文武百官反对。一天早上，官员们进宫朝见时，在宫门前站了很久，宫门紧闭不开，忽然间，鱼朝恩带领禁军十余人，每人手提耀眼的利刀，大踏步出来，鱼朝恩宣称：“吐蕃军不断侵犯京师（首都长安）近郊，皇上打算前往河中（山西省永济市），大家意见如何？”三公以及部长级高级官员，霎时间呆在那里，不知道如何回答。御前监督官（给事中）刘先生（名不详）走出行列，厉声警告说：“钦差大臣（唐王朝对宦官一律称钦差大臣【敕使】）是不是想要谋反！现在大军云集，你不同心合力抵御盗匪，却突然间打算胁迫天子，抛弃祖宗祭庙（太庙）和帝国中央政府，拔腿逃走，不是叛徒是什么？”鱼朝恩吃了一惊，无法回答，在沮丧中退回，事情遂不再提起（胡三省注：“御前监督官【给事中】刘先生，身立庙堂，守正不阿，有如



此英雄表现，而史书竟没有他的名字，唐政府设立史馆，不知道做些什么事。”）。

自九月十七日到九月二十五日，大雨不停，蛮族不能推进，于是转移方向，吐蕃军攻击醴泉（陕西省礼泉县）、党项军向西劫掠白水（陕西省白水县），向东劫掠蒲津关（陕西省大荔县东黄河渡口）。

九月二十八日，吐蕃军大肆掳掠唐朝男女数万人，撤退而去，所经过的地方，纵火焚烧房舍，人马践踏庄稼，几乎全部摧毁。同华战区（总部设同州【陕西省大荔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周智光，率军截击，在澄城（陕西省澄城县）北方，把吐蕃军击破，一路追赶，追到鄜州（陕西省富县）。周智光一向跟鄜坊战区（总部设鄜州【陕西省富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杜冕，感情不睦，于是斩鄜州州长张麟，活埋杜冕家属八十一人，纵火焚烧坊州（陕西省黄陵县）房屋三千余家。

六、周智光斩张志斌

七六五年，冬季，十月一日，吐蕃军撤退到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时，遇到回纥军，于是联合回纥军，再度深入唐心脏地带。

十月三日，吐回联军进抵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。

十月五日，党项军纵火焚烧同州（陕西省大荔县）政府机关和民宅，撤走。

十月八日，回纥、吐蕃联军，包围泾阳（陕西省泾阳县），郭子仪命各将领严密戒备，不准出战。傍晚，回吐联军稍向后撤，在北原（城北平原）扎营。

十月九日，回吐联军再进抵泾阳（陕西省泾阳县）城下。

这时候，回纥及吐蕃都听到仆固怀恩逝世消息，开始争夺领导地位，感情破裂，两军遂分开扎营，互相戒备。郭子仪得到情报：回纥大营在泾阳（陕西省泾阳县）城西。郭子仪派帐前侍卫官（牙将）李光瓚等，前往游说，希望唐回联合，共同攻击吐蕃。回纥不相信李光瓚，说：“郭子仪难道真的在这里，你存心骗我，如果真的在这里，能不能亲眼一见？”李光瓚回来报告，郭子仪说：“现在敌人强大，我们人少兵少，无法在战场上取得胜利。从前，回纥跟我们的情谊盟誓，非常深厚，不如我挺身前去把他们说服，希望免去这场战争，换取和平。”各将领要求派铁甲骑兵五百名保

护，郭子仪说：“这不但不能保护我，反而会惹出麻烦。”他的儿子郭晞拦住马头劝阻说：“他们是一群虎狼，老爹是帝国的统帅，怎么能轻率地拿自己的生命去赌！”郭子仪说：“今天如果决战，我们父子会死在沙场，而国家陷入危境。我诚心诚意前去会商，万一他们接受，将为全国带来幸福。即令失败，我身虽死，我们家至少可以保全。”用马鞭抽郭晞的手，喝声：“走开！”大开城门，只带数名骑兵出城，命人大声传话说：“郭子仪拜访！”回纥军大吃一惊，统帅胡禄军区总司令（都督）药葛罗，是登里可汗（三任）药罗葛移地健的老弟（统帅药葛罗，当系药罗葛之误，史书误为统帅名字），把箭搭到弦上，站在阵前。郭子仪脱下头盔，解下铠甲，把武器丢到地上，继续前进。回纥各酋长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异口同声说：“是他！”都翻身下马，围绕着郭子仪跪下叩头。郭子仪也下马，握住药葛罗的手，抱怨说：“你们回纥对唐朝有过大的帮助，唐朝对回纥的酬庸也并不薄，为什么定要辜负盟誓，深入唐朝国土，逼近京畿？抛下从前功劳，结下新近仇恨？背叛唐朝的恩德，而去协助唐朝的叛徒，怎么这般愚昧！而且，仆固怀恩叛离君王，抛弃娘亲，对回纥有什么好处？我今天独自来到这里，要杀要剐，随你们的意，我部下将士恐怕跟你们会有一场死战！”药葛罗说：“仆固怀恩谎话连篇，他说天可汗（唐朝皇帝）已死，令公（郭子仪当时是中书令）也不在人世，唐朝没有主人，我们才敢跟他一齐出兵。现在既知道天可汗在上都（首都长安），令公又亲率大军到这里，仆固怀恩又被上天诛杀，我们怎么会跟令公作战！”郭子仪遂乘势向他分析说：“吐蕃无情无义，乘唐朝有难，毫不念及舅父和外甥之间的亲密关系（唐朝公主嫁吐蕃，所以唐朝以舅家自居），吞并我们的边疆，焚烧我们的京畿，掳走的财产无法计算，猪马牛羊以及其他家畜，满山遍野，长达数百华里，这些都是上天赏赐给你们的东西。保持自己的军队，不伤一人，继续维持跟唐朝的友谊，同时又击破敌人，夺取财富。为你们打算，哪有比这个更有利的东西。千年难逢的机会，不可失去。”药葛罗说：“我们受仆固怀恩误导，实在对不起令公。现在为你尽力，击退吐蕃军赎罪。然而，仆固怀恩的儿子，是我们皇后的弟弟，希望得到赦免，不要诛杀。”郭子仪承诺。此时，围绕在左右的回纥部队，突然进入两翼战斗位置，缓缓向前逼近；在戒备中的唐朝军队察觉到情势有变，也立即紧急向前移动，大战一触即发，郭子仪挥手命唐朝军队停止，拿出酒来跟各酋长共同干杯，药葛罗要求郭子仪先浇酒盟誓，郭子仪把酒浇到地上，说：“唐朝皇帝万岁，回纥可



汗万岁，两国宰相将领万岁！如果背叛盟誓，叫他身死战场，家族灭绝。”酒杯传到药葛罗，药葛罗也把酒浇到地上，说：“我跟令公（郭子仪）的誓言一样。”回纥各部落酋长大为欢喜，说：“有两位巫法师随大军行动，指出这次出征，平安无事，不会跟唐朝发生战争。而且看见一位大人物，平安归来，现今果然应验！”郭子仪馈赠他们彩色绸缎三千匹，酋长们分出一部分赏给巫法师。最后，郭子仪跟药葛罗签订盟约，回营。吐蕃军得到消息，利用夜晚，悄悄逃走。回纥军派酋长石野那等六人，进京（首都长安）朝见唐朝皇帝。

药葛罗率军追击吐蕃，郭子仪派征剿司令（招讨使）白元光率精锐骑兵一同出发。

十月十五日，在灵台（甘肃省灵台县）西原大战，击破吐蕃军，杀吐蕃军以万为单位计算，夺回所掳掠的唐朝男女四千人（史书没有说明这些可怜的俘虏是回到自己家园，或是再沦入回纥之手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命运悲惨）。

十月十八日，在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东，再大破吐蕃军。

十月十九日，仆固怀恩旧有部将张休藏等，向中央军投降。

十月二十三日，李豫（李俶）下诏取消御驾亲征，京师（首都长安）解除戒严。

最初，十任帝（肃宗）李亨，命陕西战区（总部设陕州【河南省三门峡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英义，兼任神策军（神策军基地设甘肃省临潭县西，设于七五四年七月）特遣兵团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而命宦官总管（内侍）鱼朝恩当监军宦官。后来，郭英义到中央当国务院最高执行长（仆射），鱼朝恩遂单独率领神策军。等到李豫（李俶）逃奔陕州（参考前年【七六三】十月），鱼朝恩征调驻防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的所有军队，连同神策军，共同迎接大驾，都称神策军，把李豫（李俶）安顿在大营之中。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光复后，鱼朝恩率大肆扩充后的神策军，回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仍由自己率领，但继续保持特遣兵团性质，不能跟皇家禁军相比。而现在，鱼朝恩率神策军护卫李豫（李俶）进驻皇家林苑，势力逐渐稳固，遂将神策军分为左翼、右翼，地位居禁军六军之上。

郭子仪因仆固名臣、李建忠等，都是仆固怀恩旧部勇将，恐怕逃奔境外蛮族，建议皇帝召唤他们回归。仆固名臣，是仆固怀恩的侄儿，当时留在回纥大营。李豫（李俶）同意，并且连同从前其他有功将士，也一起赦



免，请回纥送回。

十月二十四日，仆固名臣率一千余名骑兵，回归唐政府。郭子仪命开府仪同三司（文散官一级，从一品）慕容休贞，写信给党项部落军指挥官郑庭、郝德等。郑庭、郝德等也前往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投降。

十月二十六日，同华战区（总部设同州【陕西省大荔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周智光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呈献战利品，住了两个夜晚才回防地。周智光身负擅自杀人的重罪，还没有审理，李豫（李俶）在准他走了之后，才开始后悔。

十月二十七日，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胡禄军区总司令（胡禄都督）等二百余人，来唐朝晋见皇帝，李豫（李俶）前后共赏赐他们彩色绸缎及绵布一万匹。政府库藏搬运一空，只好强行扣除文武百官薪俸供应。

七六六年，春季，正月，同华战区（总部设同州【陕西省大荔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周智光，自京师（首都长安）返抵华州（陕西省华县。参考去年【七六五】十月），骄傲蛮横，不可一世，皇帝下诏召见，他根本不理。李豫（李俶）只好命鄜坊战区（总部设鄜州【陕西省富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杜冕，前去投奔山南西道战区（总部设梁州【陕西省汉中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献诚，用以躲避周智光的愤怒（二人结怨，参考去年【七六五】九月）；周智光得到消息，派兵前往商山（陕西省商州市东）拦截，没有拦截到，周智光自己也知道犯下重罪，索性招兵买马，聚集亡命之徒和地痞流氓，部众多达数万，故意放纵士卒随意抢掠，以讨他们的欢心。擅自扣留过境的江淮（华东地区）稻米二万斛；各战区道向中央的贡品，周智光往往格杀运送官，而把贡品没收。

冬季，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周智光诛杀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监军宦官张志斌。

周智光向来跟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州长皇甫温感情不和睦，张志斌进京（首都长安）奏报事务，途经同州（陕西省大荔县），周智光招待他住宿宾馆，张志斌责备周智光军风纪败坏，周智光咆哮说：“仆固怀恩本来没有叛变，都是你们这些狗东西，逼他叛变。我也没有叛变，今天为了你的缘故叛变。”叱令把张志斌拉下座位斩首，把他的肉剁成肉酱，由将领士卒们分别吞食。全国各地保荐前往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参加考试的知识分子，畏惧周智光的残暴，都绕过同州（陕西省大荔县）悄悄溜走，周智光老羞成怒，派部将率军到中途拦阻诛杀，很多人死在刀下。

十二月二十七日，李豫（李俶）下诏加授周智光中央官位：国务院摄理左最高执行长（检校左仆射，使相）；派宦官余元仙把人事命令送给他。周智光破口大骂说：“我对国家立过大功，不给我宰相（平章事），却只给我最高执行长（仆射）！而且同州（陕西省大荔县）、华州（陕西省华县）地方这么狭小，不够我施展我的雄才大略，如果增加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、虢州（河南省灵宝县）、商州（陕西省商州市）、邠州（陕西省富县）、坊州（陕西省黄陵县）五州，似乎还差不多。”然后一个接一个斥责中央官员们的过失，并且恐吓说：“这里距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一百八十华里（二地航空距离一百一十公里），我晚上睡觉连脚都不敢伸，唯恐怕踹破长安城墙。所谓‘挟天子以令诸侯’，只有我周智光办得到。”听得余元仙两腿发抖。

郭子仪屡次请求讨伐周智光，李豫（李俶）不准。

七六七年，春季，正月六日，唐帝（十一任代宗）李豫（李俶，本年四十二岁）下密诏给郭子仪（时驻河中府【山西省永济市】），命他讨伐周智光。郭子仪命大将浑瑊、李怀光，驻军渭水，加强河防（预防周智光渡渭水攻击京师【首都长安】）。周智光部下听到消息，军心瓦解。

正月八日，周智光的大将李汉惠，率领他的部队，开出同州（陕西省大荔县），向郭子仪投降。

正月十一日，李豫（李俶）贬周智光当澧州（湖南省澧县）州长。

正月十三日，华州（陕西省华县）营门官（牙将）姚怀、李延俊，诛杀周智光，砍下人头，呈献中央。

淮西战区（总部设蔡州【湖南省汝南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忠臣（董秦），进京（首都长安）朝见皇帝，借口讨伐周智光，进入华州（陕西省华县），率领他的部队，大肆奸淫烧杀、强暴掳掠，自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到赤水（流经陕西省华县西，注入渭水）二百华里之间，民间所有财产家畜，被洗劫一空，官员们的衣服都被剥光，有的只好用纸张遮蔽身体，有的几天都吃不到一口饭（当初，李豫【李俶】下诏征召各地将领勤王，大家意兴阑珊，只李忠臣【董秦】拍案而起，有人劝他选择一个黄道吉日再启程时，他慷慨激昂说：“爹娘忽然有了急难，做子女的怎么可以选择好日子才去救？”【参考前年【七六五】九月】大义凛然，使人动容。可是看了这段潼关之间二百华里惨状记载，原来如此）。

正月十八日，中央决定在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进驻卫戍部队二千人。



七、鱼朝恩骄横

七六一年，冬季，十一月七日，唐帝（十任肃宗）李亨任命副总监察官（御史中丞）元载，当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，兼财政、造币、盐铁专卖，以及兼任江淮（华东地区）运输总监等首长（度支、铸钱、盐铁，兼江淮转运使等）。元载最初在国务院财政部当会计司长（度支郎中），敏捷聪明，在向皇上面奏时，条理清晰，李亨喜爱他的才能，所以把最重要的江淮（华东地区）运输工作，交付给他。不几个月，就接替刘晏的官位，专门负责财政经济。

七六三年，冬季，十月二十三日，唐帝（十一任代宗）李豫（李俶）下诏任命元载当元帅府代理作战参谋长（判元帅行军司马）。

冬季，十二月十九日，李豫（李俶）从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出发回京（首都长安），国务院左秘书长（左丞）颜真卿建议皇帝应该先晋谒皇家祖庙及祖先坟墓，焚香祭奠，然后回宫。宰相元载不同意，颜真卿大怒说：“政府怎么受得了相公再来破坏！”（“相公”，对宰相的尊称，后来民间妻子称呼知识分子的丈夫时，也使用此二字。）元载把颜真卿恨入骨髓。

李豫（李俶）任命宦官鱼朝恩当皇家观察兵马阵容特派高级监军宦官（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），统御皇家禁军，手中权势和所受的宠爱信任，没有一个人能比。

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命苗晋卿当太保（三师之三）、裴遵庆当太子少傅（太子三少之二），同时免除宰相职务。另命皇族事务部长（宗正卿）李峴，当副监督长（黄门侍郎）兼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。

裴遵庆既离开相位，元载的权势越发膨胀，用贿赂结交宦官董秀，命文书助理官（主书）卓英倩暗中跟董秀来往，李豫（李俶）有什么想法，元载事先一定知道，迎合皇上的意思，揣摩皇上内心深处的企图，每一发言，没有一句不符合李豫（李俶）的盼望。因此之故，李豫（李俶）对元载越发宠爱信任。

七六五年，冬季，闰十月，华原（陕西省耀县）县长顾繇，上疏皇帝，指控宰相元载的儿子元伯和等人，仗恃权势，收受贿赂。

十二月十一日，顾繇因此被流窜锦州（湖南省麻阳县西南锦和镇）。

七六六年，宰相元载独揽大权，唯恐怕有人在奏报皇帝时，打小报告揭发他的隐私，于是建议李豫（李俶）说：“文武百官讨论国事，都应先把内容报告他的长官，长官再报告宰相，然后再奏明皇上。”李豫（李俶）同意，元载遂传达圣旨说：“近来各单位奏事的人很多，所说的不外是人身攻击，所以要各单位长官，以及宰相，先确定他的发言有没有价值。”

国务院司法部长（刑部尚书）颜真卿反对，上疏说：

“国务院各部所属各司官员（郎官）、总监察署所属监察官员（御史），都是陛下的耳目。现在规定：凡向陛下进言的，都要先报告宰相，是陛下自己掩住自己的耳朵和眼睛。陛下厌恶官员之间互相排斥，诋毁对方，为什么不考察他所说的是真是假？如果说的是假，就应诛杀；如果说的是真，就应赏赐。不做这件事，却使全国人民认为陛下不过厌倦臣属们的直言规劝，随便找个理由封他们的口而已，事实上是为了阻塞下情上达的渠道，我暗中为陛下痛惜。

“太宗（二任帝李世民）著《守门细则》（李世民著《唐式》，即《唐王朝中央机关办事细则》，参考六三七年正月），明确规定：‘没有官籍登记的人，如果有急事奏报皇帝，皇宫守门人及警卫官应立即带领奏报，不准阻挠。’目的就在防止被欺骗、被蒙蔽。八世纪四〇年代以后，李林甫当宰相（七三四至七五二），痛恨别人讲话，以致大家路上相逢，都只敢用眼神招呼，不敢开口寒暄。领袖的意思，不能正确地传达给部属，在下位的苦情，也无法向上传达给领袖得知，领袖耳聋目盲，人民心怀愤怒，终于爆发出逃奔蜀中（四川省）的大祸。

“政治风气的衰败，是逐渐累积，而终于到了今天这个地步。最高领袖广开毫无忌讳的言路，部属们还不敢有什么说什么，何况又下令宰相及高级官员裁剪和压制？陛下的信息来源，恐怕只剩下几个人！天下所有知识分子，嘴巴从此都被封闭，舌头从此也被打结。陛下发现再没有人批评政治，自会认为政治清明，没有什么可以挑剔，这正是李林甫当权时的局面。

“不过，李林甫虽然独揽大权，专制横行，文武百官中还有不先禀告宰相，而直接奏报的，李林甫也只不过找个别的事作为借口，暗中陷害，尚不敢明目张胆，下令中央各机关奏事时，先禀告宰相批准。陛下如果不早早醒悟，恐怕将逐渐被人孤立，以后即令后悔，已无法补救。”

元载听到消息，怀恨在心，弹劾颜真卿恶意诽谤。

二月九日，李豫（李俶）贬颜真卿当峡州（湖北省宜昌市）总秘书长



(别驾)。

七七〇年，神策军观察兵马阵容特派高级监军宦官（观军容宣慰处置使）、左监门卫（卫军第十三军）大将军，兼神策军基地司令（兼神策军使）、宦官总管（内侍监）鱼朝恩，专门负责禁军，所受的宠爱和信任，没有人可以相比。唐帝（十一任代宗）李豫（李俶，本年四十五岁）时常跟他讨论政治及军事大事，权势震动全国。鱼朝恩喜爱在大庭广众中，大发议论批评时局，侮辱宰相。元载虽有敏捷的口才，也只好紧闭嘴巴，不敢说一句话。

神策军总纠察官（都虞候）刘希暹、总作战司令（都知兵马使）王驾鹤，都是鱼朝恩的亲信。刘希暹说服鱼朝恩，在禁军体制内，设立特别军事法庭，指使街头巷尾的地痞流氓，调查收集有钱人家的一举一动，然后诬陷他们犯罪，逮捕囚禁在地牢之中，苦刑拷打，叫他们坦承不讳，自动招认；然后把他们的家产和男女老幼，全部没收，用其中一部分赏赐给检举的人。法庭及监狱都设在禁军重地，没有人敢表示关切。鱼朝恩每次做什么请求，一定要皇帝批准。政府决策有时没有他参加，他就大发雷霆，咆哮说：“天下事难道有不经过我手的！”李豫（李俶）听到，心里开始不高兴。

鱼朝恩最小的养子鱼令徽，年纪还轻，当宦官总管署事务官（内给使），穿绿色官服（六品及七品），因跟同事们争吵，回家报告鱼朝恩。第二天，鱼朝恩晋见皇帝，说：“我儿子的官位太低，被他的同事欺负羞辱，请准他改穿紫衣（三品以上高官）。”李豫（李俶）还没有回答，有关单位首长已拿着紫衣，站在面前，鱼令徽当场穿上，叩头谢恩。李豫（李俶）勉强笑了笑，说：“这孩子穿上紫袍，应该满意了吧。”但越发不高兴。

元载看出皇帝的心意，找一个机会，秘密检举鱼朝恩专权独断，蛮横凶暴，阴谋背叛，请把他铲除。李豫（李俶）也知道天下人都对鱼朝恩怨恨愤怒，于是命元载拟定计划。鱼朝恩每次进宫，经常命神箭侍卫官（射生将）周皓，率一百人，保护自己；又使他的同党、陕州战区（总部设陕州【河南省三门峡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皇甫温，手握重兵，在外作为声援。元载用重金跟他们结交为亲密朋友，所以，鱼朝恩背后所说的私话和暗中所做的活动，李豫（李俶）全都知道，而鱼朝恩却被蒙在鼓里。

正月二十七日，元载向李豫（李俶）皇帝献策：调李抱玉（安抱玉，凤翔【总部凤翔府】司令官）当山南西道战区（总部设周至【陕西省周至

县】) 司令官(节度使), 调皇甫温当凤翔战区(总部设凤翔府【陕西省凤翔县】) 司令官(节度使); 表面上加强皇甫温的权力, 实际上是使皇甫温接近京师(首都长安), 作为助手。元载又建议把郿县(陕西省眉县)、虢县(陕西省宝鸡县)、宝鸡(陕西省宝鸡市)、户县(陕西省户县)、周至(陕西省周至县)等县, 划归李抱玉(安抱玉); 而把兴平(陕西省兴平市)、武功(陕西省武功县西)、天兴(凤翔府所在县)、扶风(陕西省扶风县)等县, 划归神策军。鱼朝恩对神策军凭空得到四个县的土地和财富, 大为欢喜, 一点也不把元载放到心上, 骄傲蛮横, 跟从前一样。

刘希暹察觉到李豫(李俶)心意的变化, 警告鱼朝恩; 鱼朝恩才开始惊疑恐惧。可是, 李豫(李俶)每次见到鱼朝恩, 恩情和礼遇, 更为隆重, 鱼朝恩也用这些表相安慰自己, 戒备完全松懈。皇甫温抵达京师(首都长安)后, 元载留下他, 暂时不前往凤翔(陕西省凤翔县)到职, 于是会同皇甫温、周皓, 一同秘密拟定诛杀鱼朝恩计划, 定案之后, 元载报告李豫(李俶)。李豫(李俶)勉励说: “你们要确实执行, 如果不小心, 反而会大祸临头。”

三月十日, 寒食(冬至后一百零四日到一百零六日, 全国不准有火, 人民只好吃冷饭, 因称寒食。传说起因于介之推: 公元前七世纪六〇年代, 晋国第二十四任国君【文公】姬重耳返国登位, 大赏功臣; 而一同逃亡, 在姬重耳饥饿时曾割下自己的肉供应的介之推, 却被遗忘, 介之推遂逃入深山。姬重耳发觉后四处寻找, 无法找到, 姬重耳命烧山, 希望火势把他逼出来, 但介之推竟死在火窟, 姬重耳至为哀悼, 下令全国人民, 每逢当天, 不可以引火), 李豫(李俶)在宫中摆设酒席, 邀请尊贵的和亲近的官员赴筵, 而命元载暂管立法院(守中书省)。宴会结束后, 李豫(李俶)单独留下鱼朝恩, 商讨机密大事, 于是, 责备他竟心怀不轨。鱼朝恩为自己辩护, 口出恶言, 态度傲慢, 周皓和左右侍从遂把他制伏, 绞死(年四十九岁), 外边没有人知道。

李豫(李俶)下诏, 免除鱼朝恩的神策军观察兵马阵容特派高级监军宦官(观军容使)等职, 但仍保留宦官总管(内侍监)。然后宣布说: “鱼朝恩接到诏书后, 自己上吊身死。”把尸首送回他家, 赏赐六百万钱做安葬费。

三月十四日, 加授刘希暹、王驾鹤二人中央官位: 副总监察官(御史中丞), 用以安慰禁军军心。

三月二十三日，赦免京畿囚犯及鱼朝恩的所有党羽，李豫（李俶）强调说：“禁军（北军）将士，都是我的子弟兵，一切跟平常一样，我现在亲自统率你们，不要有任何忧虑恐惧。”

八、元载宰相生涯

七七〇年，宰相元载既参与诛杀鱼朝恩高级密谋，唐帝李豫（李俶）对他更加宠爱和信任。元载遂得意洋洋，骄慢高傲，不可一世。在大庭广众中，他都提高嗓门宣称他自己文可安邦，武可定国，才华盖世，谋略空前。元载深信自己有高度的权术和智慧，大肆收受金银财宝，政令执行，全看贿赂多少，生活奢侈豪华，挥霍无度。国务院文官部副部长（吏部侍郎）杨綰，主持官员遴选工作，公平适当，性格耿直，不肯攀附元载；岭南战区（总部设广州【广东省广州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徐浩，贪赃枉法，但精于谄媚，搜刮南方（华南地区）所有的金银珍宝，送给元载。

春季，三月二十八日，元载调杨綰当国立贵族大学校长（国子祭酒），命徐浩接替杨綰的官职。徐浩，是越州（浙江省绍兴市）人。元载的一位长辈从宣州（安徽省宣州市）来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请元载给他弄个官来做，元载看出这位长辈没有这种能力，于是只为他写一封信给河北（黄河以北）某官，把他打发走。那位长辈大不高兴，但也无可奈何，走到幽州（北京市），私下把信拆开来看，只看到一张信纸，上面没写一个字，只签了元载自己的名字，长辈气得发昏，不得已，只好前往战区总部（应是卢龙战区）试探；执行官（判官）听说有元载的函件，大吃一惊，立即报告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。此时是朱希彩在任），派高级将领携带小匣，恭恭敬敬，把元载的信收下，请那位长辈住进高等宾馆，留他欢宴好几天，才送他回去，馈赠绸缎一千匹。元载的权势威力，这是一件例证。

神策军总纠察官（都虞候）刘希暹，一直心神不安，谩骂怨恨。总作战司令（都知兵马使）王驾鹤奏报皇帝。

九月十二日，李豫（李俶）下令刘希暹自杀（刘希暹、王驾鹤都是鱼朝恩的亲密战友）。

李豫（李俶）对元载的所作所为，了如指掌，只因他担任宰相职务的时间很久（自七六二年三月上任，迄今九年），打算让他有始有终；所以特别利用单独见面的机会，向他深刻告诫。但元载不能改正，李豫（李俶）



开始对他有点讨厌。

元载因隐上李泌受到皇帝的宠信（参考前年【七六八】四月），心里忌恨，因而奏称：“李泌时常跟亲戚朋友在禁军大营（北军）欢宴，而过去又跟鱼朝恩感情和睦，恐怕他知道鱼朝恩的阴谋。”李豫（李俶）说：“禁军（北军），是李泌的旧部（指十任帝李亨由灵武到凤翔，军政大事，都由李泌裁决），所以我叫他去大营探视他的亲戚朋友。诛杀鱼朝恩，李泌也参与计划，对他，你不必怀疑。”但元载跟他的同党，仍不停地打小报告。就在这时候，江西道（首府洪州【江西省南昌市】）行政长官（观察使）魏少游，上疏皇帝，请派辅佐官员，李豫（李俶）对李泌说：“元载不会放过你，我今天把你寄存到魏少游那里，等我决心铲除元载，定会写信告诉你，你再回京（首都长安）。”于是命李泌当江西道（首府设洪州）执行官（江西判官），嘱咐魏少游好好接待李泌。

七七一年，成都（四川省成都市）特别市政府总务官（成都司录，正七品上）李少良，上疏抨击元载奸邪贪污等不为人知的私事，李豫（李俶）把李少良召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安顿在立法院（中书省）礼宾馆（客省）。李少良把皇帝对他说的话，告诉他的好友韦颂；韦颂再告诉他的好友宫廷监察官（殿中侍御史）陆珽，陆珽再告诉他的好友元载，元载于是上疏辩护。

李豫（李俶）怒不可遏，逮捕李少良、韦颂、陆珽，囚禁总监察署（御史台）监狱。监察官（御史）指控李少良、韦颂、陆珽，凶恶险诈，狼狈为奸，挑拨君王与臣属之间的感情。

五月二十三日，李豫（李俶）下令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（京兆），把三人乱棍打死。

李豫（李俶）对元载所作所为，越发厌恶，计划物色一位不拍元载马屁的知识分子，当自己心腹，渐渐收回元载手里的权柄。

秋季，八月二十三日，李豫（李俶）直接下诏，擢升浙西道（首府设苏州【江苏省苏州市】）行政长官（观察使）李栖筠，当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。宰相完全不知道这回事，元载的权势从此开始下降。

七七三年，国务院文官部副部长（吏部侍郎）徐浩、薛邕，都是宰相元载，以及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王缙的一党。徐浩小老婆的弟弟侯莫陈怱（侯莫陈，三字姓。怱，音 fū），在美原（陕西省富平县东北美原镇）县政府当防卫员（尉）；徐浩拜托首



都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杜济，捏造“主管驿马车，成绩优异”理由，予以项目奏报；同时拜托薛邕，在杜济奏报之后，把侯莫陈怱调到长安（首都长安西半城）县政府当防卫员（尉）。

侯莫陈怱到职后，前往总监察署（御史台）参见，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李栖筠提出弹劾，并且把他们营私舞弊情形，奏报皇帝。李豫（李俶）训令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（礼部侍郎）万年（首都长安东半城）人于劼等调查审问（于劼，是于筠的五世孙；于筠，参考六一九年十月）。于劼回奏说：他们犯罪的时间，在大赦之前，不应该加以处罚，李豫（李俶）大怒。

夏季，五月十一日，贬徐浩当明州（浙江省宁波市）总秘书长（别驾），薛邕当歙州（安徽省歙县）州长。

五月十二日，贬杜济当杭州（浙江省杭州市）州长、于劼当桂州（广西桂林市）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；中央政府的政风，稍稍改正。

七七七年，立法院副立法长（中书侍郎）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元载，独揽大权，专制蛮横；监督院副监督长（黄门侍郎）、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王缙，逢迎攀附，二人组成一个庞大的贪污网。元载的正妻王女士，跟他的儿子元伯和、元仲武，以及王缙的老弟、妹妹，跟一些出入二人家宅的尼姑，都比赛着看谁收受贿赂收得最多。而二人又把大权交到属下一些低级官员之手；知识分子打算当官的，如果不结交元、王两家子弟，或文书员（主书）卓英倩等，就毫无办法。李豫（李俶）多少年来，一直包容忍耐，而元载、王缙，却没有稍稍收敛。

春季，三月，李豫（李俶）准备采取行动，恐怕消息泄漏，没有人可以商量，于是单独跟左金吾卫（卫军第十一军）大将军吴凑暗中计划。吴凑，是李豫（李俶）的舅父（娘亲章敬皇后吴女士，参考七六二年五月）。正巧，有人检举元载、王缙于夜晚设坛，请和尚道士向神灵祈祷，有不法的企图。

三月二十八日，李豫（李俶）登延英殿，命吴凑前往宰相联合办公厅（政事堂）逮捕元载、王缙，又逮捕元仲武、卓英倩等，囚禁监狱，指定国务院文官部长（吏部尚书）刘晏，跟总监察官（御史大夫）李涵等，组合议法庭，共同审问。所有调查要点，都由李豫（李俶）从宫中送出；公开调查后，李豫（李俶）更派宦官调查若干隐密的事，元载、王缙二人低头认罪。当天（三月二十八日），先在宫内逮捕左卫（卫军第一军）将军、代理宦官总管（知内侍省事）董秀，乱棍打死；再命囚禁在万年县（首都

长安东半城) 监狱的元载自杀。元载向行刑手求情说:“请让我快一点死!”行刑手说:“宰相老爷,恐怕你多少得受点侮辱,不要见怪!”当场脱下臭袜子,塞到元载口中,然后处决。

王缙最初也奉令自杀,刘晏提醒李涵说:“依照惯例,遇到判处重刑的案件,都要再一次奏报皇上,何况王缙是帝国宰相!而且,法律规定,有主犯有从犯,更应该上疏听候进一步指示。”李涵同意。李豫(李俶)乃贬王缙当括州(浙江省丽水市)州长。元载的正妻王女士,是王忠嗣的女儿(王忠嗣,参考七四七年十一月),以及元载的儿子元伯和、元仲武、元季能,一律诛杀。有关单位没收元载的财产,仅胡椒一项,就有八百石(音 dàn);其他金银珠宝,跟这个相等。

四月二日,贬国务院文官部副部长(吏部侍郎)杨炎,监督院高级顾问官(谏议大夫)韩洄(音 huí)、包佶,皇家言行记录官(起居舍人,从六品上)韩洄等十余人,都是元载的一党。杨炎,是凤翔(陕西省凤翔县)人。元载经常遴选一位有文学素养,和有相当声望的高级知识分子,特别亲近厚待,作为自己的接班人,准备将来代替自己,杨炎因此受到贬谪。韩洄,是韩滉的老弟(韩滉,参考七七一年九月)。韩洄,是南阳(河南省南阳市)人。

李豫(李俶)最初打算把杨炎等全部诛杀,吴凑竭力劝解阻止,因之只把他们贬官。

五月二十日,李豫(李俶)派宦官挖掘元载祖父的坟墓,摧毁棺木,抛弃尸体,摧毁元家祠堂,焚烧元家祖先牌位。

五月二十八日,元载的文书员(主书)卓英倩等,被乱棒打死。卓英倩当权时,老弟卓英璘在家乡横行霸道,没有人敢冒犯;后来卓英倩下狱,卓英璘占领险要,反抗政府,李豫(李俶)下令禁军(北军)讨伐。

六月二十五日(原文误置于五月,据《新唐书》改),金州(陕西省安康市)州长孙道平把他击破,生擒卓英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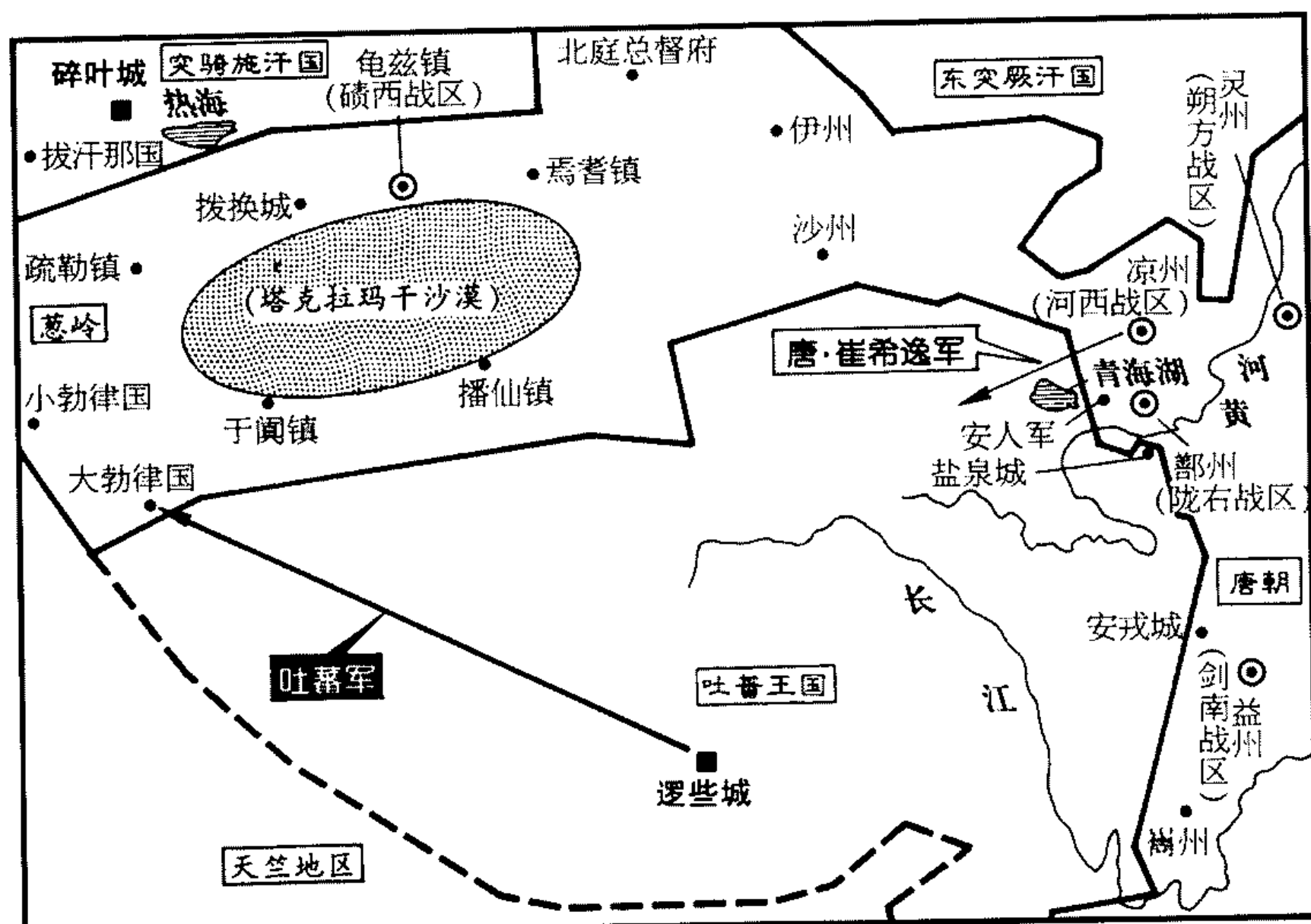
3

吐蕃王国东侵

一、唐朝施诈，吐蕃反击

七三七年，春季，三月二十五日，河西战区（总部设凉州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崔希逸，袭击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，在青海湖西，击破吐蕃军。

最初，崔希逸派使节晋见吐蕃边防军将领乞力徐（参考七一四年八月），说：“两国亲善和好，现在已成一家，何必仍在边界上驻军戒备，妨碍人民耕田畜牧，我们双方都应撤除。”乞力徐回答说：“你是忠厚的人，一定不会欺骗我们。问题是，中央政府未必把边防大事，一直交你担任，万一奸邪之辈，从中挑拨离间，趁我们不备，发动偷袭，后悔已来不及。”崔希逸一再要求，于是，两国将领杀白狗盟誓，各自撤去守军；吐蕃牲畜繁衍，漫山遍野。当时，吐蕃正在西方攻击勃律国（小勃律国在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 Gilgit，大勃律国在吉尔吉特市东南二百公里），勃律国派使节向唐朝请求援救，李隆基训令吐蕃停止攻击，吐蕃拒绝，终于攻破勃律国；李隆基怒不可遏。正巧，崔希逸的侍从官（傔人）孙海，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奏报公事，打算建立功名，遂透露吐蕃沿边没有设防，建议奇袭，保证大获全胜。李隆基命宦官总管府秘书官（内给事）赵惠琮，跟孙海一同前往河西战区（总部凉州），观察形势。赵惠琮等抵达后，假传皇帝诏书，命崔希逸发动袭击，崔希逸不得已，自凉州（甘肃省武威市）挥军南下，深入吐蕃国土二千余华里，挺进到青海湖之西，跟惊惶失措的吐蕃军会战，大破吐蕃军，杀二千余人，乞力徐一个人逃脱。赵惠琮、孙海，都受重赏。



八世纪·七三七年三月 吐蕃再争勃律·中吐断交

自此以后，吐蕃跟唐朝再度断绝邦交，不再前来朝贡。

七三八年，春季，三月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攻击河西战区（总部设凉州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，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崔希逸迎战，击破吐蕃军。鄯州军区（总部设青海省乐都县）总司令（都督）兼陇右战区（总部同设鄯州）候补司令官（留后）杜希望，进攻吐蕃王国新城（青海省门源县），攻克，改称威武军，派士卒一千人驻防。

夏季，五月十八日，命李林甫兼河西战区（总部设凉州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五月二十九日，调原河西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崔希逸，当东都洛阳（河南省洛阳市）特别市长（河南尹）。崔希逸自问对吐蕃边防军失信负义（参考去年【七三七】三月），内心惭愧愤恨，不久逝世。

六月四日，唐政府擢升岐州（陕西省凤翔县）州长萧灵（音 jiǒng），当河西战区（总部设凉州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鄯州军区（总部设青海省乐都县）总司令（都督）杜希望当陇右战区（总部同设鄯州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畜牧部长（太仆卿）王昱当剑南战区（总部设益州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；分兵数路，筹划攻击吐蕃王国



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，并拆毁赤岭碑(赤岭碑是唐吐两国界碑，在青海省共和县，参考七三三年二月)。

秋季，七月，陇右战区(总部设鄯州【青海省乐都县】)司令官(节度使)杜希望，率鄯州兵团攻克吐蕃王国的黄河大桥，在黄河西岸兴筑盐泉城(青海省循化县)。吐蕃大军三万人反扑，鄯州兵团人数过少，将士们大为恐惧。左威卫(卫军第九军)贵族征兵府副司令(郎将，正五品下)王忠嗣(他因老爹战死，自幼养在皇宫，参考七一四年十月)，率他的部队先行发动攻击，所向无敌，格杀数百人，吐蕃军阵势大乱，杜希望挥军投入战场，吐蕃军大败。唐政府遂在盐泉城(青海省循化县)设镇西军。王忠嗣因功升任左金吾(卫军第十一军)将军(从三品)。

最初，六八〇年(参考该年七月)，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攻陷安戎城(四川省理县西)，派军驻守，地势险要，唐朝军队屡次进攻，不能攻克。剑南战区(总部设益州【四川省成都市】)司令官(节度使)王昱，在安戎城两旁，另行兴筑两座城池，在蒲婆岭(四川省黑水县西南)驻军，集结粮秣和军用物资，对安戎城施加压力。吐蕃王国出动大军救援，剑南兵团大败，阵亡数千人。王昱脱身逃走，粮食、武器、军用物资，全都抛弃。唐政府贬王昱当括州(浙江省丽水市)州长，再贬高要(端州州政府所在县，广东省肇庆市)县政府防卫员(尉)，死在那里。

七三九年，秋季，八月二十二日，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攻击白草(宁夏同心县)、安人(青海省湟源县西北)等军事基地。陇右战区(总部设鄯州【青海省乐都县】)司令官(节度使)萧灵，把他们击破。

七四〇年，春季，三月，剑南战区(总部设益州【四川省成都市】)司令官(节度使)章仇兼琼，秘密跟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东境重镇安戎城(四川省理县西)驻军军官翟都局(翟都，复姓)，以及维州(四川省理县)总秘书长(别驾)董承晏，定计结盟。于是，翟都局大开城门，迎接唐朝军队进城，吐蕃守军官兵，全部被杀；中央派行政监察官(监察御史)许远，率军驻防。许远，是许敬宗的曾孙(许敬宗事，参考六七二年八月)。

夏季，六月，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)大军包围安戎城(四川省理县西)。



冬季，十二月，金城公主逝世（金城公主远嫁吐蕃，参考七一〇年正月，迄今三十一年）。吐蕃王国派使节到唐朝报丧，并且请求和解，唐帝（九任玄宗）李隆基拒绝。

七四一年，夏季，六月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大军四十万人攻击唐朝，前进到安人军（青海省湟源县西北）。浑崖峰（地望当在青海省大通县境）骑兵将领臧希液，率五千人把他们击破。

七四三年，夏季，四月十八日，陇右战区（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皇甫惟明，率军自西平郡出发，攻击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，深入敌境一千余华里，进攻洪济城（青海省共和县东南），攻克。

七四五年，秋季，九月，陇右战区（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皇甫惟明，在石堡城（青海省湟源县西南）与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会战，失败，副将褚誨（音 chán）阵亡。

七四七年，冬季，十月，河西（总部设武威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及陇右（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王忠嗣，命部将哥舒翰（哥舒，复姓）当大斗军（甘肃省永昌县西）基地副司令（副使）；李光弼当河西战区作战司令（河西兵马使），兼赤水军（甘肃省武威市西南）基地司令（军使）。哥舒翰的老爹和祖先，本是突骑施汗国（伊犁河中下游）支派的酋长。李光弼，是契丹部落（辽河上游）酋长（契丹王）李楷洛的儿子（李楷洛，参考去年【七四六】四月）。二人都因勇敢与智谋，被王忠嗣器重。王忠嗣派哥舒翰攻击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，一位同阶级的将领当他的副司令，倨傲简慢，不听命令，哥舒翰把他挝杀（用铁器重物之类猛击。挝，音 zhuā），官兵颤栗畏惧；哥舒翰累积战功，升迁到陇右战区（总部西平）副司令官（副使）。每年秋季，积石军（青海省贵德县）小麦成熟时，吐蕃军队就来强行收割，没有办法抵御，边疆人民只好自嘲是“吐蕃的田庄”。哥舒翰决定反击，先在麦田旁埋伏士卒，等吐蕃军前来，立刻封锁退路，前后夹击，没有一个人生还。从此，吐蕃不敢再来割麦。

李隆基打算命王忠嗣进攻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石堡城（青海省湟源县西南。再陷吐蕃事，参考七四一年十二月）。王忠嗣反对，上疏说：“石堡城（青海省湟源县西南）地势险要，城垒坚固，吐蕃用全国之力据守。现在，我们在城下扎营，非数万人战死，不能攻克；我



恐怕所得到的不如所失去的，不如加强备战，磨利武器，喂饱战马，等到有机可乘，然后进攻。”李隆基大不愉快。将军（不知是卫军禁军）董延光，自己请求领军夺回石堡城（青海省湟源县西南），李隆基命王忠嗣分出一部分军队支持，王忠嗣不得已，接受命令，但不能满足董延光的要求，董延光十分怨恨。

李光弼提醒王忠嗣说：“你因为爱护士卒生命，不打算使董延光立功，虽然不得不接受诏书，但实际上却是破坏他的作战计划！我怎么知道？如今把数万人的大军交给一个人，而竟没有悬出重赏，谁肯为他卖命？然而，这次军事行动，是天子的主意，他如果不能立功，一定把罪过推到你身上，总部经费充实，为什么不悬赏数万段（四匹为一段）绸缎，用来塞住他谗害你的嘴。”王忠嗣说：“用几万人去夺取一个城池，得到它并不能制伏敌人，得不到它对国家也没有害处，所以我不想去做。即令受到责罚，天子最多不过调我回中央当金吾（卫军第十一、十二军）、羽林（禁军第一、二军）将军（从三品），负责皇家警卫；最糟也不过把我贬到黔中（湖南省西部及贵州省。最重贬谪岭南【南岭以南】，较轻不到岭南的，则到黔中），当郡政府的高级幕僚（指总秘书长【别驾】、政务秘书长【长史】、军务秘书长【司马】）。我怎么能牺牲数万人生命，来换一个官职！李将军，你诚然爱我，但我心意已决，不要再提这件事！”李光弼说：“先前，恐怕这件事会连累你，所以不敢不说，现在，你能做出古人的事，我实在不能相比。”遂快步退出。

董延光果然超过预定期限，仍无法攻克，于是向李隆基指控王忠嗣从中破坏，李隆基大怒。最高立法长（右相）李林甫遂命济阳郡（山东省茌平县西南）郡政府总秘书长（别驾）魏林，出面检举：“王忠嗣自称从小养在皇宫（王忠嗣九岁养宫中事，参考七一四年十月），跟忠王（即今皇太子李亨）相亲相爱！打算发动兵变，拥护太子（李亨）登极。”李隆基召王忠嗣到中央朝见，命三司审问（三司：总监察署【御史台】、国务院司法部【刑部】、最高法院【大理寺】）。

李隆基听过哥舒翰的名字，特别在华清宫（陕西省临潼县西）召见他，谈话之后，十分喜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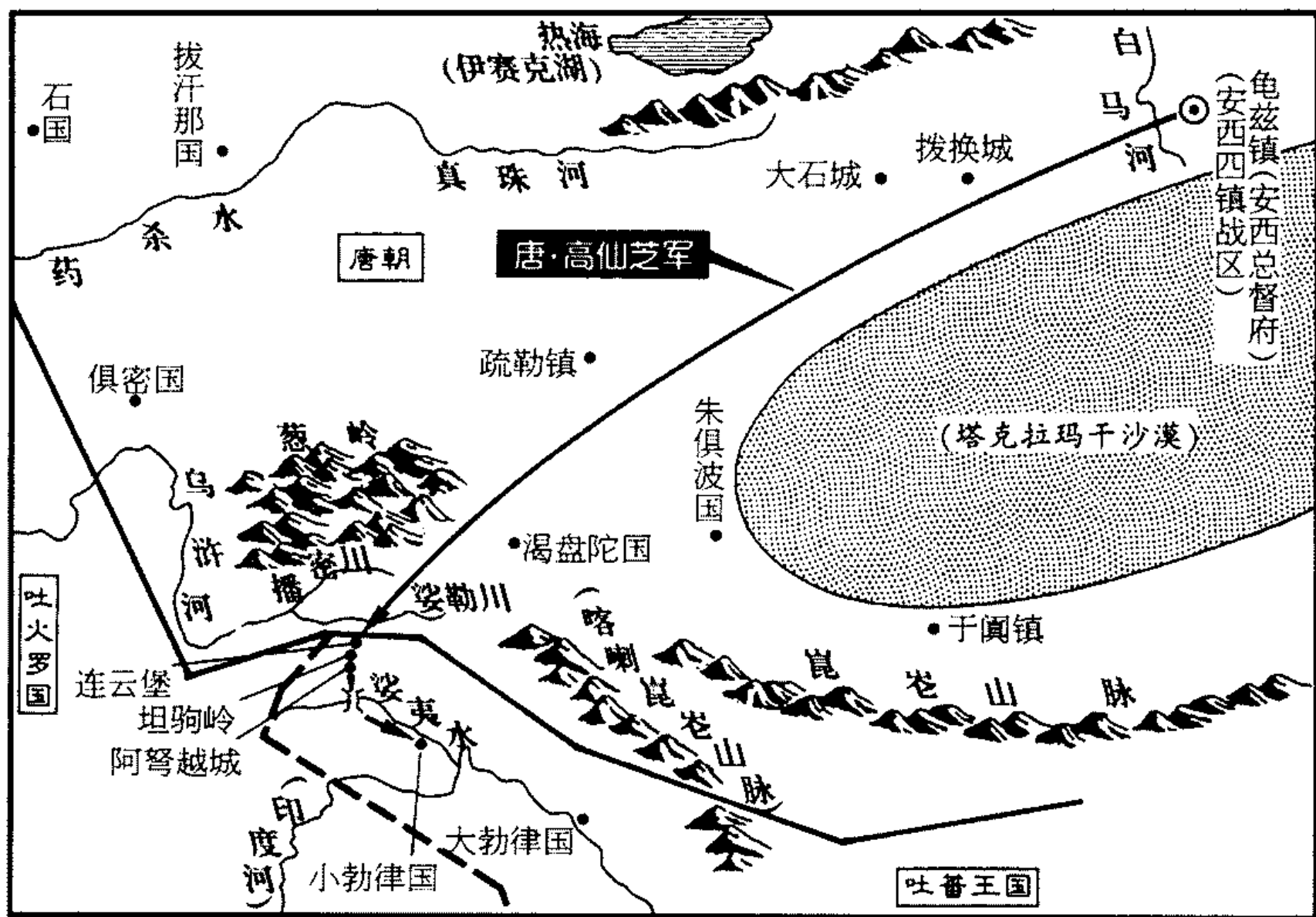
十一月十九日，命哥舒翰代理西平郡（青海省乐都县）郡长，出任陇右战区（总部西平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；命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武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安思顺，代理武威郡（甘肃省武威市）郡长，



出任河西战区（总部武威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。

二、皇帝再演逃亡

七四七年，最初，将军高仙芝，本是高句丽（朝鲜半岛）人，入伍当兵，远征安西（总部设龟兹【新疆库车县】）。高仙芝骁勇善战，骑马射箭，都十分精通。安西四镇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夫蒙灵督（夫蒙，复姓），对他不断推荐，最后，升迁到安西副总督（驻龟兹【新疆库车县】），兼总作战司令（都知兵马使），担任四镇战区副司令官（节度副使。四镇：龟兹【新疆库车县】、疏勒【新疆喀什市】、焉耆【新疆焉耆县】、于阗【新疆和田市】）。



八世纪·七四七年七月至八月 高仙芝远征小勃律

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把公主嫁给小勃律国（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 Gilgit）国王为妻。于是小勃律国以及它附近二十余国，全归附吐蕃，断绝跟唐朝的关系，进贡朝贺，也随之中止。唐朝历任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都曾出军攻打，不能取胜。李隆基下诏，命高仙芝当远征



军司令官（行营节度使），率骑兵一万人讨伐。高仙芝从安西（龟兹，新疆库车县）出发西上，行军一百余天，抵达特勒满川（地望应在阿姆河上游），分兵三路，约定七月十三日在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）连云堡（吉尔吉特市西北）城下会师。连云堡吐蕃守军将近一万人，突然发现唐朝远征军涌到，大为震骇，依靠山势险要，竭力抵抗，巨石擂木像倾盆大雨般落下。高仙芝命贵族征兵府副司令（郎将）高陵（陕西省高陵县）人李嗣业，当长刀敢死队司令（陌刀将。《唐六典》：刀分四种：仪刀，古代“班剑”之类，典礼时军刀。障刀，作战时杀敌刀。横刀，平时士卒佩刀。陌刀，古代“斩马剑”之类，又称长刀），下令说：“中午以前，定要击破蛮虏。”李嗣业手拿军旗，率长刀敢死队从险要地方先行攀登，奋战挺进，早上七时开始攻击，到上午十一时左右，大破吐蕃守军，杀五千人，俘虏一千余人，剩余的全都逃走。监军宦官（中使）边令诚，眼看大军深入敌人国土，心中恐惧，不敢前进。高仙芝乃命边令诚率老弱残兵三千人据守新夺取到手的连云堡，自己率大军继续南下。

三天后，抵达坦驹岭（吉尔吉特市西北），向南穿过四十余华里险恶斜坡，而前面仍有阿弩越城（吉尔吉特市西北）。高仙芝恐怕士卒畏惧艰难，不肯再进，早派人穿着蛮族衣服，声称阿弩越城派出的代表，前来迎降，说：“阿弩越城诚心诚意归附唐朝，娑夷水（印度河上游支流吉尔吉特河）藤桥已经砍断。”娑夷水，又称弱水，连一根野草都浮不起来。藤桥者，用竹藤等建成的吊桥，是通往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要道（藤桥所在，西汉王朝时称县度，参考前二五年六月）。高仙芝假装大为惊喜，士卒遂奋勇下山。走了三天，阿弩越城真的投降代表，果然前来迎接。

第二天，高仙芝进入阿弩越城（吉尔吉特市西北），派将军席元庆率一千骑兵当先锋，向小勃律国首都（吉尔吉特市）发动攻击，吩咐说：“小勃律国（吉尔吉特市）听到唐朝远征军抵达，国王、臣属、人民，一定逃往高山深谷，你只管呼吁他们出来，说明是皇上旨意，赏赐给他们各种绸缎。如果他们的高级官员前来晋见，一律逮捕，一切等我抵达后处理。”席元庆遵照指示，把贵族及高级官员全体捆绑。只国王和王后——吐蕃公主，逃入深山石洞，无法擒获。高仙芝随后抵达，诛杀亲吐蕃高级官员数人。

藤桥距京城六十华里，高仙芝派席元庆急行军前往破坏，刚刚砍断藤桥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的援军大批开到，已来不及。藤桥桥面有一支箭那么宽（《新唐书·高仙芝传》则说藤桥桥长有一箭射

程那么远)，全力修建，要一年才能完成。

八月，高仙芝终于搜索到小勃律国国王和王后——吐蕃公主，班师。

九月，抵达连云堡（吉尔吉特市西北），跟监军宦官边令诚同行。月底，抵达播密川（阿姆河上游支流），派人直接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奏报大捷。

高仙芝抵达河西（白马河西。白马河，流经新疆库车县西），安西四镇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夫蒙灵督，对高仙芝不先向他禀报，竟然直接上奏皇帝，大怒若狂，没有一句欢迎和慰劳的话，反而破口大骂，说：“吃狗屎的高丽棒子，你那些官位是靠谁得到的？不先禀告我，由我处理！却擅自做主，向天子献捷，你这个高丽棒子，应该砍头！只因你刚立下功劳，不忍心下手，不要认为我不敢！”高仙芝除了承认错误外，不敢多发一言，边令诚却打抱不平，上疏说：“高仙芝深入敌境一万华里，为帝国建立奇功，而今却忧愁早晚将被处死。”

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李隆基下诏命高仙芝当安西四镇战区（总部龟兹）司令官，征调夫蒙灵督回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朝见，夫蒙灵督大为惊恐。可是高仙芝见到夫蒙灵督，仍毕恭毕敬，态度行止，一如从前，夫蒙灵督更加畏惧。安西副总督（副都护）京兆（首都长安）人程千里、内营管理官（押牙）毕思琛，及特遣联络官（行官）王滔等，都是平时在夫蒙灵督面前，陷害高仙芝、打高仙芝小报告的人。高仙芝当面责备程千里、毕思琛，说：“你们的长相像大丈夫，心眼却像个小女人，为什么？”又命抓住王滔等人，声称要用军棍捶打，但又把他们全部释放，说：“我平常最恨你们几个人，如果不说出来，怕你们心里担忧恐惧。现在把话说清楚，出了怨气，就没事了。”军心才归于安定。

七四八年，冬季，十二月，陇右战区（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哥舒翰，在青海湖旁，设置神威军基地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大军抵达，哥舒翰把他们击破。

哥舒翰再在青海湖中龙驹岛（湖心岛）上，兴筑城池，称应龙城，吐蕃武装部队从此绝迹，不敢接近青海湖。

七四九年，夏季，六月，唐帝（九任玄宗）李隆基，下令进攻石堡城（青海省湟源县西南）。

陇右战区（总部设西平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哥舒翰，率陇右兵团、河西兵团（总部武威），跟突厥部落阿史那阿布思兵团；中央



又派朔方兵团（总部灵武）、河东兵团（总部太原府）增援，共六万三千人，攻击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于七四一年夺走的石堡城（青海省湟源县西南）。石堡城三面都是悬崖绝壁，只有一条小道可以攀援爬上，吐蕃贮存大量粮食，和榴木滚石，只派数百人据守，唐朝远征军前仆后继，不断进攻，一连数天，不能攻克，哥舒翰召集将领高秀岩、张守瑜，喝令处斩；二人请求宽限三天，哥舒翰同意，果然在限期内夺取到手。俘虏吐蕃守军将领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，唐朝士卒死亡数万，果然应验王忠嗣的预言（参考前年【七四七】十月）。不久，哥舒翰又派军在赤岭（青海省共和县东）以西，武装开田垦荒（赤岭是唐吐两国国界，参考七三三年二月），更派流刑犯充军的士卒二千人，驻守龙驹岛（青海湖湖心岛），入冬之后，湖水结冰，吐蕃兵团大量涌到，守军全部被俘。

闰六月三日，唐政府在石堡城（青海省湟源县西南）设神武军，又在剑南道（首府设蜀郡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西山索磨川（四川省黑水县西南）设保宁总督府（保宁都护府）。

七五〇年，冬季，十二月，关西（潼关以西）游击司令（游弈使）王难得，攻击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，夺取五桥（青海省贵德县附近），攻克树敦城（青海省贵德县西航空距离七十公里）。政府命王难得当白水军（青海省大通县）基地司令（白水军使）。

七五五年，春季，正月，苏毗部落（青海省杂多县）王子悉诺逻，逃出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，投奔唐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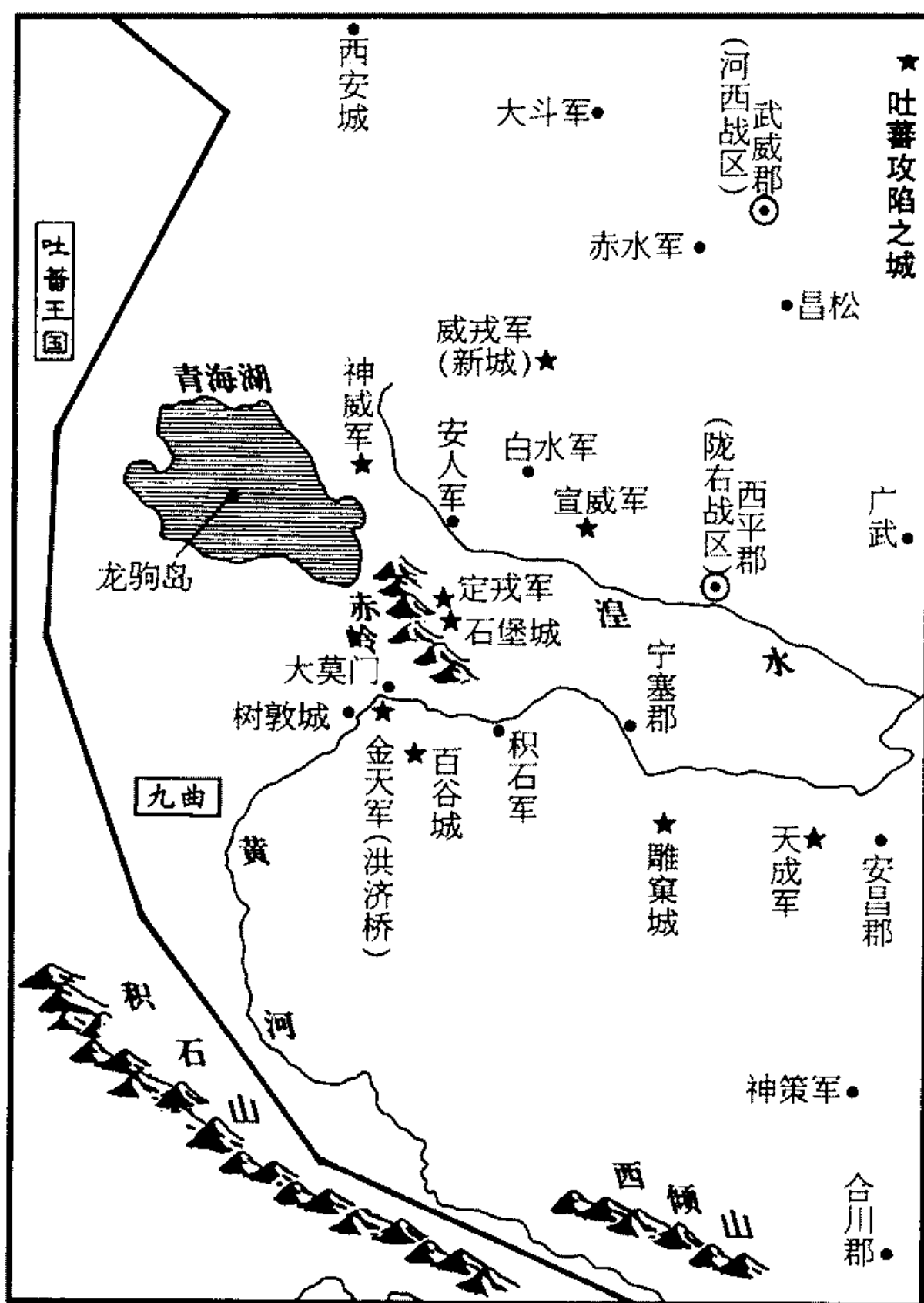
夏季，四月四日，唐政府封苏毗部落（青海省杂多县）王子悉诺逻当怀义王，改姓名李忠信。

本年（七五五）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国王乞梨苏笼猎赞逝世，儿子娑悉笼猎赞继位（此项记载似误。本年【七五五】，国王【三十五任】弃隶蹈赞逝世，年五十九岁，在位五十三年；子乞梨苏笼猎赞继位【三十六任】，在位二十六年，于七八〇年逝世，子娑悉笼猎赞才继位【三十七任】）。

七五六年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趁唐朝内乱，边防军大量东调，抵抗力削弱，于是一连串攻陷威戎军（青海省门源县）、神威军（青海省海晏县）、定戎军（青海省湟源县西南）、宣威军（青海省大通县东南）、制胜军（今地不详）、金天军（青海省共和县西南）、天成年（甘肃省积石山县）、石堡城（青海省湟源县西南）、百谷城（青海省共和

县东南)、雕窠城(青海省同仁县)。

七五七年,冬季,十月,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攻陷西平郡(陇右战区总部,青海省乐都县)。



八世纪·七五六年十二月 吐蕃攻陷唐朝边疆领土

七五八年,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攻陷河源军(青海省西宁市)。

七六〇年,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攻陷廓州(青海省化隆县)。

七六二年,春季,正月二十四日,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派使节来唐朝,请求和解。



七六三年，夏季，四月，汾阳王郭子仪不断上疏警告：“不可以忽视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跟党项部落（四川省西北部）的威胁，应该早作准备。”

四月二十八日，唐帝（十任肃宗）李豫（李俶），派兼任总监察官（兼御史大夫）李之芳等，充当使节，前往吐蕃聘问。被吐蕃羁留软禁，两年后（七六五年）才被释放回国。

秋季，七月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突然向唐朝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，一连攻陷大震关（甘肃省张家川县东南）、兰州（甘肃省兰州市）、廓州（青海省化隆县）、河州（甘肃省临夏市）、鄯州（青海省乐都县）、洮州（甘肃省临潭县）、岷州（甘肃省岷县）、秦州（甘肃省天水市）、成州（甘肃省礼县南）、渭州（甘肃省陇西县）；夺取河西（甘肃省中部西部）及陇右（青海省东部）全部土地（兰州、廓州、秦州、渭州，早已陷落，现在作一总结报道）。

唐政府自七世纪一〇年代建立王朝以来，开疆拓土，扩张边界，包括西域（新疆及中亚东部）在内，分别设置军区（都督），总督府（都护府）、州、县。八世纪二〇年代之后，更在沿边设置朔方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、陇右（总部设鄯州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、河西（总部设凉州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、安西（总部设龟兹【新疆库车县】）、北庭（总部设北庭府【新疆吉木萨尔县】）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管辖；每年征调山东（崤山以东）战士，前往担任边防重任；征收绸缎布匹，作为军费；一面武装屯垦，供应军粮，一面建立牧场，畜养牛羊；要塞与要塞、基地与基地之间，巡逻的军队，即使边疆长达一万华里，但仍可以互相望见，永不间断。可是，八世纪五〇年代稍后，安禄山兵变，边防军精锐全部调往国内勤王，称“特遣兵团”（行营），留在边疆的全是老弱残兵，而人数又少，吐蕃军作试探性攻击后，像蚕吃桑叶一样，缓慢而不停地侵夺，几年时间（七五五年十一月至今，约八年），西北数十州一个接一个沦陷，自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以西、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以北，全落到吐蕃军之手。

吐蕃王国向唐朝发动大规模进攻时（参考本年【七六三】七月），边防军将领纷纷向中央要求紧急增援，宦官程元振全不理睬。

冬季，十月，吐蕃军攻击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。州长高晖献出城池，投降，并充当吐蕃军的向导，引导他们深入唐朝心脏地带。直到穿过邠州（邠宁战区总部，陕西省彬县），唐帝李豫（李俶）才得到消息。

十月二日，吐蕃军攻击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、武功（陕西省武功县西），京师（首都长安）震动，人民恐惧成一团（二县距长安直线六十五公里）。李豫（李俶）下诏任命雍王李适（音 kuò）当关内野战军元帅（关内元帅）、郭子仪当关内野战军副元帅（副元帅），进驻咸阳（陕西省咸阳市）抵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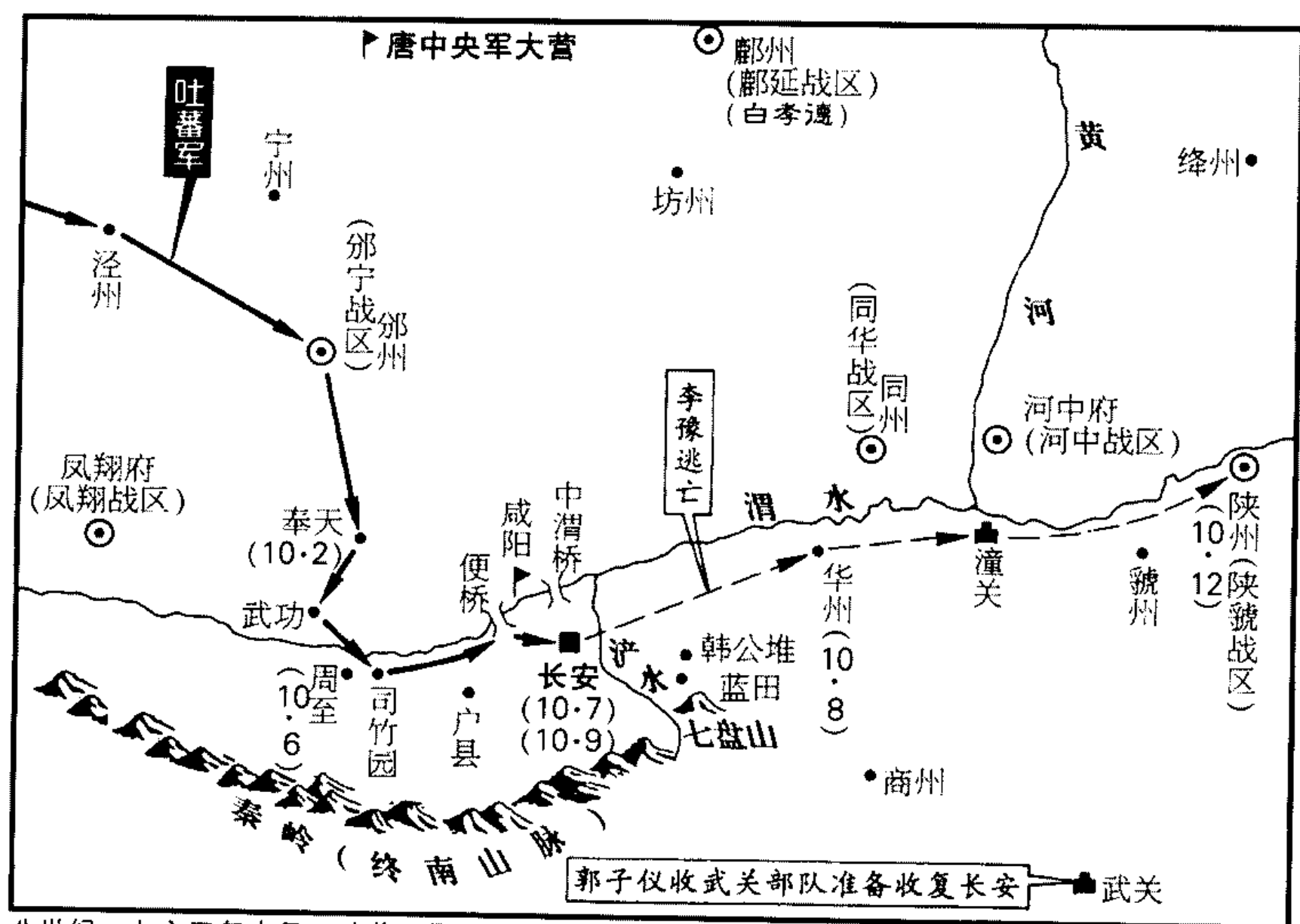
郭子仪赋闲已久（去年【七六二】八月，自河东【山西省】回京），部属早已离散。接到任官命令后，临时招兵买马，才集结骑兵二十人，前往咸阳（陕西省咸阳市）。然而，吐蕃统帅率领吐谷浑（青海省中部）、党项（四川省西北部）、氏（甘肃省东南部）、羌（甘肃省南部）等各部落联军，约二十余万人，连绵数十华里，已从司竹园（陕西省周至县东）南渡渭河，沿着秦岭山脉，向东挺进。郭子仪派执行官（判官）、立法官（中书舍人）王延昌，进京（首都长安）求救，宦官程元振仍然不理，王延昌竟无法见到皇帝。

十月四日，渭北战区（即廊坊战区，总部设坊州【陕西省黄陵县】）特遣兵团作战司令（行营兵马使）吕月将，率精锐部队二千人，在周至（陕西省周至县）以西，击破吐蕃军。

十月六日，吐蕃军攻击周至（陕西省周至县），吕月将再迎击，全军覆没，被俘。

李豫（李俶）正在宫中遣兵调将，准备军需，吐蕃军已抵达便桥（西渭桥，陕西省咸阳市西南），消息传来，如雷轰顶，不知道怎么才好。

十月七日，李豫（李俶）放弃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向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逃亡，官员们纷纷奔走流放，寻找安全地方躲藏，皇家六军（禁军）士卒全部逃散。郭子仪接到报告，立即从咸阳（陕西省咸阳市）返回长安，等到抵达，皇帝早已逃得不见踪影。李豫（李俶）逃出皇家林苑大门后，渡过浐水（灞水支流），神箭侍卫官（射生将）王献忠，率四百余名骑兵叛变，折返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裹胁丰王李珣等十位亲王，向西迎接吐蕃（李珣，李隆基的儿子；李豫【李俶】的叔父）。就在开远门（长安西面北头第一门）里，和郭子仪迎面相遇。郭子仪大声喝止他们，王献忠下马，对郭子仪说：“领袖逃向东方，全国无主，令公（郭子仪当“中书令”）身为野战军元帅，手握重兵，罢黜一个、拥护一个，只要说一句话！”郭子仪还没有回答，李珣抢先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表示意见！”郭子仪斥责他们胡搞，派军把他们押送到皇帝所在地。



八世纪·七六三年十月 吐蕃入侵关中，唐帝李豫逃亡陕州

三、长安失而复得

七六三年，十月八日，李豫（李俶）抵达华州（陕西省华县），随驾官员全都逃散，没有人负责照料供应，担任警卫的将领士卒，一个个饥寒交迫。正巧，神策军观察兵马阵容特派高级监军宦官（观军容使）鱼朝恩，率神策军从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前来迎接御驾，李豫（李俶）前往鱼朝恩大营。丰王李珣在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晋见李豫（李俶），李豫（李俶）对他没有责备什么。但李珣回到他的营帐，却口出恶言，文武官员上疏建议应该处死，李豫（李俶）才命李珣自杀。

十月九日，吐蕃军进入长安（唐王朝首都长安，陷落次数最多，这已是第二次）。降将高晖，和吐蕃大将马重英等，共同拥护故邠王李守礼（九任帝李隆基的堂兄）的孙儿、广武王李承宏当皇帝（李承宏曾贬房州【湖北省房县】，参考七三六年四月），改年号（史书无记载称什么年号），设置文武百官，任命前皇家文学研究官（翰林学士）于可封等当宰相。吐蕃军大肆奸杀劫掠，搜刮政府仓库及人民住宅，纵火焚烧房屋，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街市，一片荒凉。前宰相苗晋卿在家患病卧床，李承宏派人连



床抬来，胁迫他就任官职，苗晋卿闭口不说话，蛮族不敢杀他。于是唐王朝禁军溃散在民间的士卒，也出来参加吐蕃军的奸杀劫掠行动，官民惶恐逃难，都躲到秦岭山谷穴洞栖身。

十月十二日，李豫（李俶）逃抵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，文武百官开始有人集合。郭子仪率领三十名骑兵，自御宿川（陕西省长安县西南）沿秦岭山麓东下，对执行官（判官）王延昌说：“禁军（六军）将领士卒溃散逃亡，很多人留在商州（陕西省商州市），今天迅速去那里，号召他们回营，并征调武关（陕西省商南县西北）卫戍部队，只要几天时间，就可以北上蓝田（陕西省蓝田县），反攻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吐蕃势不能守，定会撤退。”经过蓝田（陕西省蓝田县）时，遇到元帅府总纠察官（元帅都虞候）臧希让、凤翔战区（总部设凤翔府【陕西省凤翔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高升，士卒新增加将近一千人，郭子仪告诉王延昌说：“散兵游勇集中商州（陕西省商州市），地方官员一定逃跑躲藏，情势大乱！”派王延昌抄小路去安抚解释。各将领正纵容士卒奸杀烧掠，听到郭子仪抵达消息，都大为欢喜，愿意接受命令。

郭子仪恐怕吐蕃军追击李豫（李俶），特别在七盘山（陕西省蓝田县东南）停留三天，不见吐蕃军追击才走。抵达商州（陕西省商州市）后，收容各路人马，连同武关（陕西省商南县西北）卫戍部队，合有四千人，军事力量稍稍振作。乃召开军事会议，向各将领要求反击吐蕃，誓雪国耻，收复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说到痛心之处，声泪俱下，各将领都十分感动，愿意听候差遣。郭子仪请太子宾客（正三品）第五琦当随军粮草管理官（粮料使），负责供应给养。

李豫（李俶）深恐吐蕃军从潼关（陕西省潼关县）东下，下诏命郭子仪前往皇帝所在地。郭子仪上疏说：“我不收复京城（首都长安），就没有脸再见陛下，我如果从蓝田（陕西省蓝田县）出击，蛮虏绝对不敢向东一步。”李豫（李俶）允许。鄜延战区（总部设坊州【陕西省黄陵县】），军事执行官（节度判官）段秀实，向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白孝德建议率军勤王；白孝德即刻率大军出动，南下逼近京畿（首都长安附近），会合蒲州（山西省永济市）、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、商州（陕西省商州市）、华州（陕西省华县）各路援军，联合进击。

吐蕃把广武王李承宏推到宝座上之后，大肆掳掠城里的健壮男人和年轻女子，以及各种行业的工程师和工匠，准备满载而回。郭子仪派左羽林



(禁军第一军)大将军长孙全绪,率二百名骑兵,从蓝田(陕西省蓝田县)北上,观察形势,命第五琦摄理首都长安特别市长(摄京兆尹),随斥候部队前进;又命宝应军司令张知节,率军充当后继。长孙全绪抵达韩公堆(陕西省蓝田县北),白天擂动战鼓,遍地插满军旗,夜晚则到处都是营火,使吐蕃军惊疑不定。前宫廷膳食部长(光禄卿)殷仲卿集结民兵将近一千人,保卫蓝田(陕西省蓝田县),跟长孙全绪,互相呼应,率两百名骑兵直渡浐水(灞水支流),吐蕃军这才开始有点恐惧,唐朝人又警告吐蕃军说:“郭子仪从商州(陕西省商州市)率领大军,就要到了,漫山遍野,不知其数!”吐蕃军认为有这种可能,遂逐渐撤退。长孙全绪又派神箭侍卫官(射生将)王甫,暗中返回长安(陕西省西安市),秘密结交少年数百人,夜晚时分,在朱雀街擂鼓呐喊(朱雀街,太极殿前大道),吐蕃军大为震骇。

十月二十一日,吐蕃军全部撤走,叛将高晖听到消息,率手下三百余名骑兵,向东逃亡,抵达潼关(陕西省潼关县),潼关守将李日越把他生擒,斩首。

十月二十三日,李豫(李俶)下诏任命元载当元帅府代理作战参谋长(判元帅行军司马)、第五琦实任首都长安特别市长(京兆尹)。

十月二十四日,命郭子仪当西京(首都长安)留守长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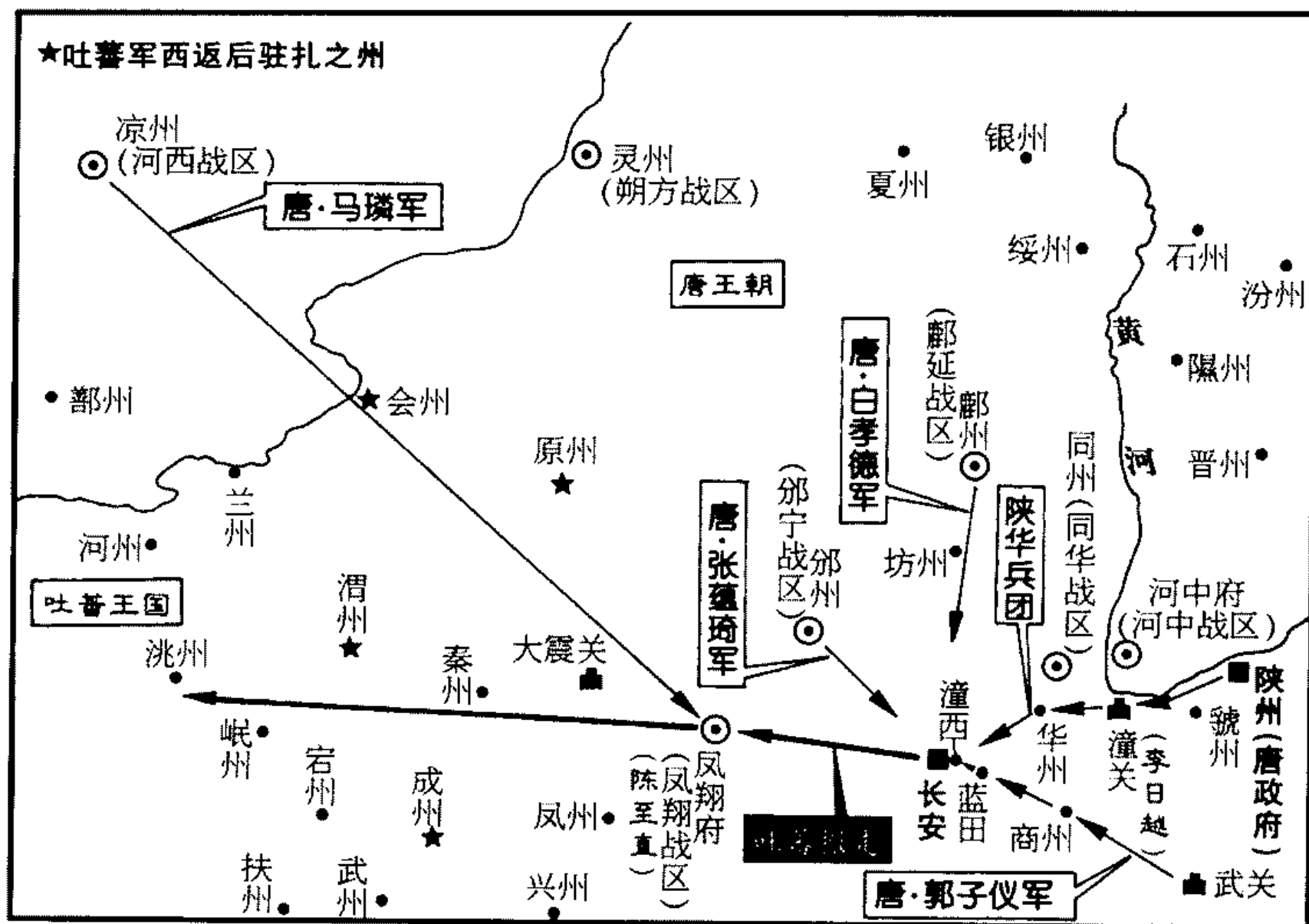
十月二十五日,郭子仪从商州(陕西省商州市)出发。

十月三十日,李豫(李俶)命鱼朝恩部将皇甫温当陕州(河南省三门峡市)州长、周智光当华州(陕西省华县)州长。

骠骑大将军(武散官一级,从一品)、元帅府代理作战参谋长(判元帅行军司马)宦官程元振,蛮横专权、随心所欲,人们对他比对李辅国更为畏惧(李辅国,参考七五七年正月)。凡建有大功的将领,程元振都嫉妒痛恨,打算一一害死。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已发动攻击,程元振却不马上奏报,以致皇帝狼狈逃命。李豫(李俶)下诏征召各战区派军救援,像李光弼等高级将领,都因程元振身在中央,没有一路人马到达(时李光弼任河南野战军副元帅,驻军徐州【江苏省徐州市】)。无论中央或地方,对程元振都咬牙切齿,但谁都不敢说话。

祭祀部祭祀官(太常博士)柳伉,上疏指出:

“吐蕃军进犯大震关(甘肃省张家川县东南),横越陇山,刀上没有沾一滴血,就大摇大摆占领京师(首都长安)、劫掠宫廷、焚烧皇家祖先坟



八世纪·七六三年十月至十二月 吐蕃入侵军撤走

墓。武装部队中没有一个人努力作战，这是将领背叛。陛下疏远功臣，信任宦官，日积月累，终于铸成大祸，政府官员中没有一个人冒犯陛下的威严，直言劝告，使陛下回心转意，这是官员背叛。陛下刚离京城（首都长安），居民蜂拥而出，满街满巷，抢夺政府仓库，互相砍杀，这是京畿人民背叛。陛下自十月一日下诏征召各军人援，可是，长达四十天之久，没有一辆战车的轮子入关（潼关），这是全国背叛。

“无论中央或地方，全都背叛，请问陛下，今天的形势，是安？是危？如果是危，怎么可以睡在那里，垫高枕头，无忧无虑，而不去惩处罪犯！我曾经听说，优良的医生治病，要对症下药，药如果不能对症，吃得再多也没有益处。陛下观察国家到今天这个样子，病因在哪里？假如还想保全皇家祖庙的话，只有砍下程元振的人头，公告天下周知，把宦官们担任的官职，全部交给各州管辖，而把神策军交还给政府，然后削除尊贵的称号（参考本年【七六三】七月），下罪己诏书，说：‘全国人民如果允许我改过自新，就请立即招兵买马，西上勤王。如果认为我不能改过，则帝王的宝座，怎么敢继续妨害贤能，就请天下另行推举圣君。’如果这样，而援军仍不来，人民仍不感动，天下人心仍不畏服，我愿全家人碎尸万段，上报

陛下。”

李豫（李俶）因程元振当初保护他坐上宝座（参考去年【七六二】四月），不愿严厉反应。

十一月二日，下诏解除程元振所有官爵，逐回故里（程元振是三原【陕西省三原县东北】人）。

神箭侍卫官（射生将）王甫，自称首都长安特别市长（京兆尹），集结部队二千余人，设置官位，在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城中横行霸道。

十一月三日，郭子仪抵达浐水西岸，王甫不立即出来迎接。有人警告郭子仪说：局势变幻莫测，不可入城。郭子仪不接受，率三十余名骑兵，缓缓前进，派人传唤王甫，王甫失去凭借，只好出面，在马前叩头，郭子仪把他斩首，他手下的部众一哄而散。鄜延战区（总部设坊州【陕西省黄陵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白孝德，跟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【陕西省彬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蕴琦，驻防京畿各县（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【京兆府】管辖二十县，万年及长安两县，因在长安城里，称“赤县”，其他十八县称“畿县”），郭子仪召唤他们进城，京畿秩序遂告恢复。

吐蕃军撤退到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，凤翔战区（总部设凤翔府【陕西省凤翔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孙志直，紧闭城门，固守拒抗。吐蕃军包围他好几天。正巧，镇西战区（总部设龟兹【新疆库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马磷，听说皇帝逃亡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，率精锐骑兵一千余人，自河西（应指凉州，甘肃省武威市）东下，共赴国难，一路战斗，辗转抵达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，正遇上吐蕃军围城，马磷率部队严密戒备，箭上弓弦，弦拉满弓，向外准备射击，向前挺进，突入城中；突入后不解铠甲，立即出城攻击，马磷单枪匹马，身先士卒，奋勇陷阵，击斩及俘虏吐蕃军以千为计算单位，回城。明天，吐蕃军逼近城墙，要求会战，马磷大开内外两层城门，严阵以待，吐蕃军后退，说：“这个将领不怕死，最好避他一避！”解围撤走。但仍驻扎原州（宁夏固原县）、会州（甘肃省靖远县）、成州（甘肃省礼县南）、渭州（甘肃省陇西县）。

十二月十九日，李豫（李俶）从陕州（河南省三门峡市）出发回京（首都长安），国务院左秘书长（左丞）颜真卿建议皇帝应该先晋谒皇家祖庙及祖先坟墓，焚香祭奠，然后回宫。宰相元载不同意，颜真卿大怒说：“政府怎么受得了相公再来破坏！”（“相公”，对宰相的尊称，后来民间妻子称呼知识分子的丈夫时，也使用此二字。）元载把颜真卿恨入骨髓。





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李豫（李俶）抵达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郭子仪率城中文武百官，及各路人马，到浐水东岸迎接，跪在地上等候定罪。李豫（李俶）慰劳他说：“不能早一天用你，才到这个地步。”

李豫（李俶）任命宦官鱼朝恩当皇家观察兵马阵容特派高级监军宦官（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），统御皇家禁军，手中权势和所受的宠爱信任，没有一个人能比。

李豫（李俶）命在户县（陕西省户县）、中渭桥（陕西省咸阳市东）兴筑城池，驻扎军队，准备抵抗吐蕃军。命宦官骆奉仙当户县筑城工程总监（筑城使），留下来当城防司令。

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吐蕃军再向唐朝边界发动攻击，一连攻陷松州（四川省松潘县）、维州（四川省理县）、保州（四川省理县西北），以及云山（四川省理县北）新筑的两座城池（以上州县，都在万山丛中）。

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高适，无法援救，于是剑南西山（成都西群山）各州，也沦到吐蕃之手。

七六四年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仆固怀恩起兵反抗中央。

秋季，八月，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【甘肃省泾川县】）奏称：仆固怀恩引导回纥军（瀚海沙漠群）和吐蕃军（西藏）十万人，将发动攻击，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惊骇震动。李豫（李俶）下诏命郭子仪率各将领前往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坐镇。

九月十七日，命郭子仪担任与吐蕃（首都逻些城）和解北道特派官（北道邠宁、泾原、河西以来通和吐蕃使）；命陈郑泽潞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【山西省长治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抱玉（安抱玉），担任与吐蕃和解南道特派官（南道通和吐蕃使。“和解”字样，只是对军事行动的一种掩护，但也预留将来和解空间）。郭子仪听到吐蕃军逼近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消息。

九月二十日，派他的儿子、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郭晞，率士卒数万人，前往抵抗。

九月二十五日，剑南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严武，击破吐蕃七万人，攻克当狗城（四川省理县北）。

仆固怀恩大军前锋抵达宜禄（陕西省长武县），郭子仪派右翼作战司令（右兵马使）李国臣，率军支援郭晞。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【陕西省彬



县】) 司令官(节度使)白孝德在宜禄(陕西省长武县)击败吐蕃军。

冬季,十月,仆固怀恩引导回纥军、吐蕃军,抵达邠州(陕西省彬县),白孝德、郭晞紧闭城门坚守抵抗。

十月六日,严武攻克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的盐川城(四川省理县北)。

仆固怀恩与回纥、吐蕃联军,进逼奉天(陕西省乾县),京师(首都长安)进入紧急状态。

七六五年,春季,三月十九日,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派使节前来唐朝,请求和解。李豫(李俶)派宰相(同平章事)元载、杜鸿渐,到兴唐寺(在长安县长乐坊),跟吐蕃使节盟誓。

李豫(李俶)询问汾阳王郭子仪说:“吐蕃跟我们盟誓的事,你的意见如何?”郭子仪回答说:“吐蕃希望我们从此不再设防,我们如果真的不再设防,唐朝就完了。”于是陆续调派河中兵团(总部河中府)进驻奉天(陕西省乾县),又派军巡逻泾州(甘肃省泾川县)平原地带,侦察吐蕃军动静。

秋季,九月,仆固怀恩联合回纥汗国(瀚海沙漠群)、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、吐谷浑部落(青海省。谷,音 gǔ)、党项部落(四川省西北部)、奴拉部落(四川省西北部),共集结数十万大军,同时向唐朝展开攻击(参考本册第二章第五节“壮士横死鸣沙”)。

汉州(四川省广汉市)州长崔旰(音 hàn),率军攻击盘踞西山(成都市以西山区)一带的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边防军,一连攻克几座城池,开拓疆土数百华里。

四、沿边拉锯战

七六六年,春季,二月十三日,派最高法院副院长(大理少卿)杨济,出使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,敦睦唐吐两国邦交。

七六七年,夏季,四月二十一日,唐政府命各宰相,以及宦官鱼朝恩,前往兴唐寺,跟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缔结和约。

秋季,九月,吐蕃军数万人包围灵州(宁夏灵武县),斥候部队抵达潘原(甘肃省平凉市东)、宜禄(陕西省长武县)。李豫(李俶)命关内、河东地区(陕西省及山西省)野战军副元帅郭子仪,率武装战士三万人,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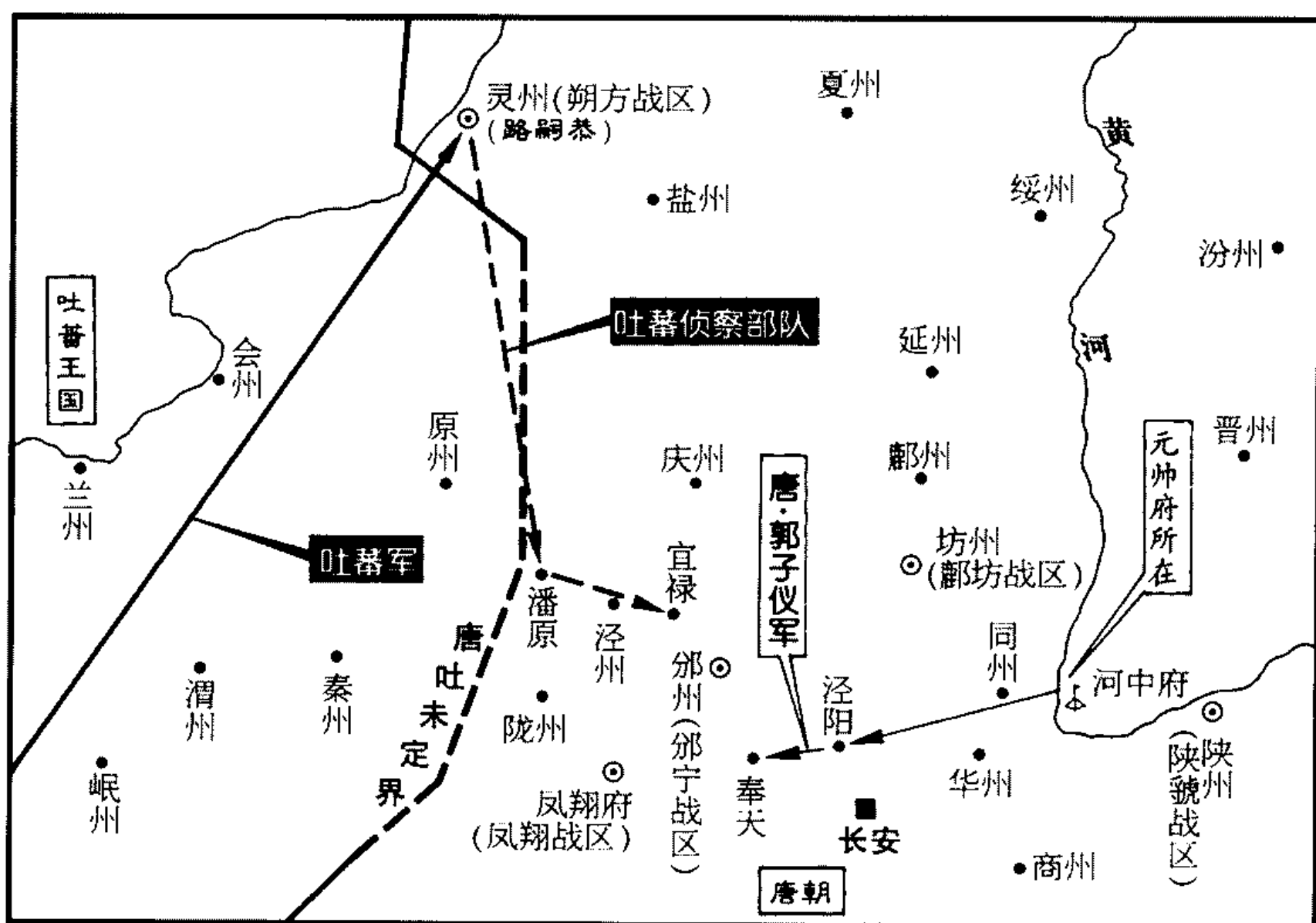
上进驻泾阳（陕西省泾阳县），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戒严。

九月十七日，郭子仪移驻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。

冬季，十月一日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路嗣恭，在灵州（宁夏灵武县）城下，击破吐蕃军，杀二千余人，吐蕃军退走。

七六八年，八月二十一日，吐蕃军十万人攻击灵武（宁夏灵武县）。

八月二十六日，吐蕃大将尚赞摩，率军二万人，攻击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，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戒严。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【陕西省彬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马璘，把吐蕃军击破。



八世纪·七六七年九月至十月 吐蕃围攻灵州

九月一日，命郭子仪率军五万人进驻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，预防吐蕃军进击（去年【七六七】九月，已经下诏，今再下诏）。

九月十一日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骑兵将领白元光攻击吐蕃军，把吐蕃军击破。

九月二十一日，白元光在灵武（宁夏灵武县）再击破吐蕃军二万人。凤翔战区（总部设凤翔府【陕西省凤翔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抱玉



(安抱玉)命右翼大将、临洮(甘肃省临潭县)人李晟(音 shèng),率军五千人攻击吐蕃军。李晟说:“如果作战,五千人太少;如果使用谋略,五千人太多。”于是率一千人从大震关(甘肃省张家川县东南)西进,抵达临洮(甘肃省临潭县),攻陷定秦堡(吐蕃在夺取唐朝的土地上筑堡,泛称“定秦堡”),屠城,焚烧所有粮食及积存的物资辎重,生擒吐蕃驻军司令慕容谷种,班师。正在前方的吐蕃军得到消息,立即解除灵州(宁夏灵武县)包围,撤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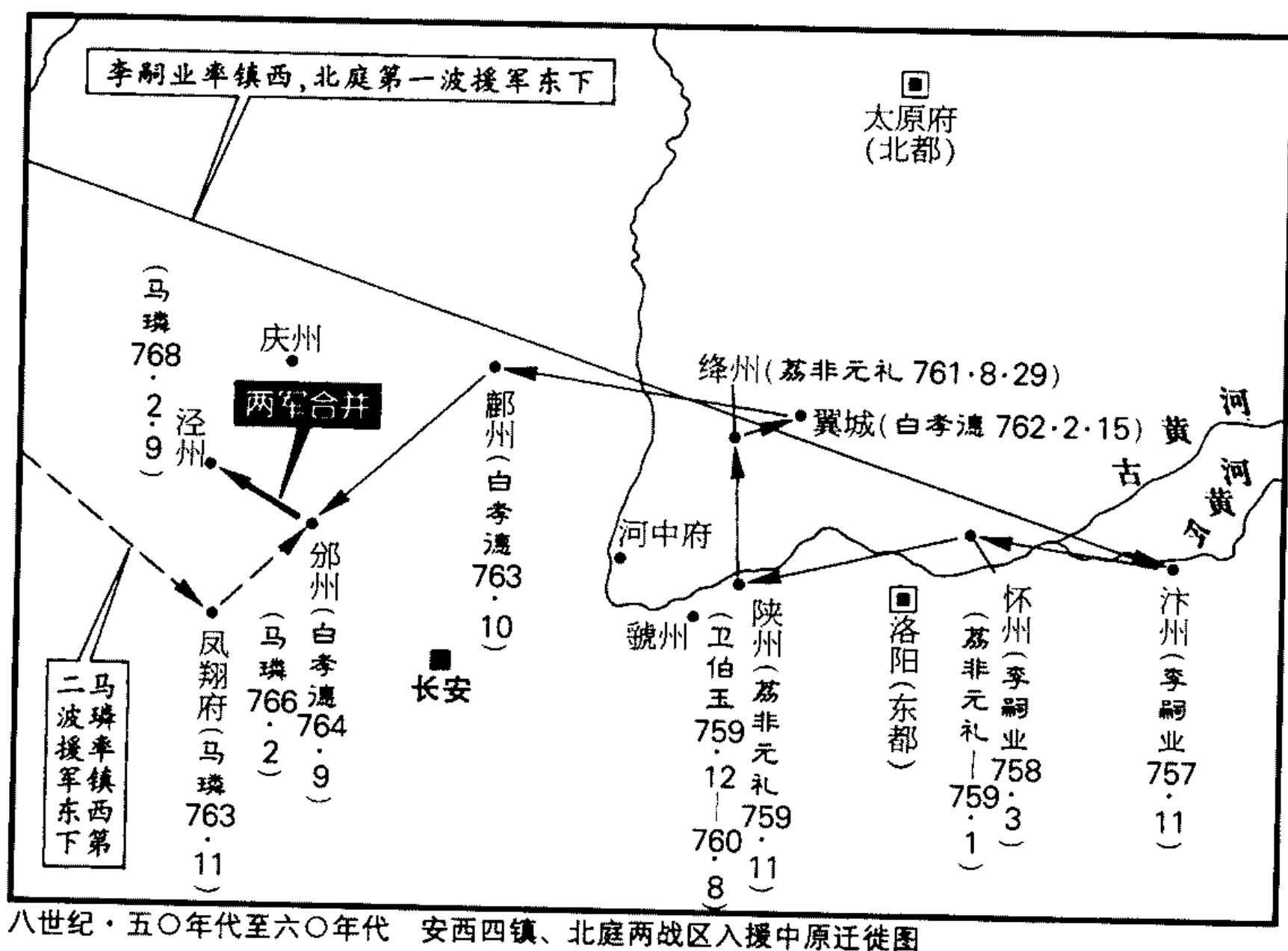
九月二十七日,京师(首都长安)解除戒严。

宰相元载认为,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连年侵略唐朝,甚至深入心脏地带;虽然马璘率四镇战区(总部龟兹)特遣兵团,驻防邠州(陕西省彬县)、宁州(甘肃省宁县),但兵力单薄,不能拒抗;而郭子仪率朔方战区(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)特遣兵团的强大兵力,驻防河中(山西省永济市),深藏内地,平静无事。于是跟郭子仪,和其他将领商议,准备调马璘率四镇特遣兵团进驻泾州(甘肃省泾川县),调郭子仪率朔方特遣兵团进驻邠州(陕西省彬县),承诺说:“如果担心边疆荒凉残破,粮饷不足,中央同意供应内地的租税和金银绸缎。”各将领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部署。

十二月九日,李豫(李俶)下诏任命马璘当泾原战区(总部设泾州【甘肃省泾川县】)司令官(节度使),把邠州(陕西省彬县)、宁州(甘肃省宁县)、庆州(甘肃省庆阳县)三州,划归朔方特遣兵团防区(原先邠宁战区【总部邠州】管辖邠、宁、庆、泾、原五州,如今邠、宁、庆三州并入朔方,而泾、原二州则另设战区)。马璘先去泾州(甘肃省泾川县)兴筑城池,由总纠察官(都虞候)段秀实当邠宁战区(总部设邠州【陕西省彬县】)代理候补司令官(知留后)。

最初,四镇(龟兹【新疆库车县】、于阗【新疆和田市】、疏勒【新疆喀什市】、焉耆【新疆焉耆县】)、北庭战区(总部设北庭府【新疆吉木萨尔县】)特遣兵团,远来中原,共赴国难,长期停留异乡,辗转征战,不断迁移。四镇特遣兵团历经汴州(河南省开封市)、虢州(河南省灵宝县)、凤翔特别市(陕西省凤翔县);北庭特遣兵团历经怀州(河南省沁阳市)、绛州(山西省新绛县)、鄜州(陕西省富县);最后终于驻扎邠州(陕西省彬县),辛苦疲惫,刚刚安定,忽听又要移防泾州(甘肃省泾川县),立刻怨声载道(四镇【总部龟兹】、北庭【总部北庭府】两战区特遣兵团入援

中原的情况，《通鉴》描述不确。实际上，两战区的入援，分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七五五年安史之乱刚刚爆发时，李嗣业率四镇、北庭两战区特遣兵团东下，至汴州【参考七五七年十一月】、怀州【参考七五八年三月】，荔非元礼接任，迁陕州【参考七五九年十一月】、绛州【参考七六一年八月】、翼城【参考七六二年二月】，白孝德接任，不久迁坊州【参考七六三年十月】。七六三年十月九日，吐蕃攻陷首都长安，马璘远自河西【甘肃省武威市】率镇西特遣兵团入援，这是第二波的援军。之后，马璘兼任邠宁战区【总部邠州】司令官，两波特遣兵团，应在此时合并）。刀斧作战司令（刀斧兵马使）王童之，打算反抗，约定十二月二十一日凌晨大营擂起床鼓警众的时候发动。但在前一天晚上，有人向段秀实告密。



段秀实假装没事人一样，召见负责报时的主管，为他不能准确地报时，而大发雷霆，下令每次换“更”时，都要前来禀报。于是，就在他禀报之际，段秀实故意延迟数刻时间，本来五更天亮，现在，打四更时天已大亮，王童之竟来不及发动。段秀实打算惩办他，可是兵变的形迹并不明显，恐怕军心怀疑他制造冤狱。恰巧，告密的人又检举：“今天夜晚他们打算纵火



焚烧马坊草料，利用救火的机会，武装作乱。”夜半，马坊果然起火，段秀实下令不准救火，正在走动的官兵，一律站在原地，原来坐着躺着的官兵，仍继续坐着躺着。各自监视自己的部队，加强戒备。王童之请求救火，段秀实拒绝。等到天亮，逮捕王童之跟他的同党八人，全部斩首。下令说：“最后开拔的，屠杀全族。散布谣言的，军法审判。”全军遂移防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。

十二月二十三日，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，击破吐蕃军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一万余人。

七六九年，秋季，九月，吐蕃军攻击灵州（宁夏灵武县）。

九月十二日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候补司令官（留后）常谦光，把吐蕃军击破。

冬季，十月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候补司令官（留后）常谦光奏报：吐蕃军攻击鸣沙（宁夏中宁县东），军队连绵四十华里。郭子仪派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浑瑊，率精锐部队五千人，增援灵州（宁夏灵武县），郭子仪自己率军进抵庆州（甘肃省庆阳县），接到吐蕃军撤退的报告才班师。

七七〇年，秋季，九月，吐蕃军攻击永寿（陕西省永寿县）。

冬季，十一月，郭子仪自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进京（首都长安）朝见。

七七一年，夏季，四月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向唐朝请求和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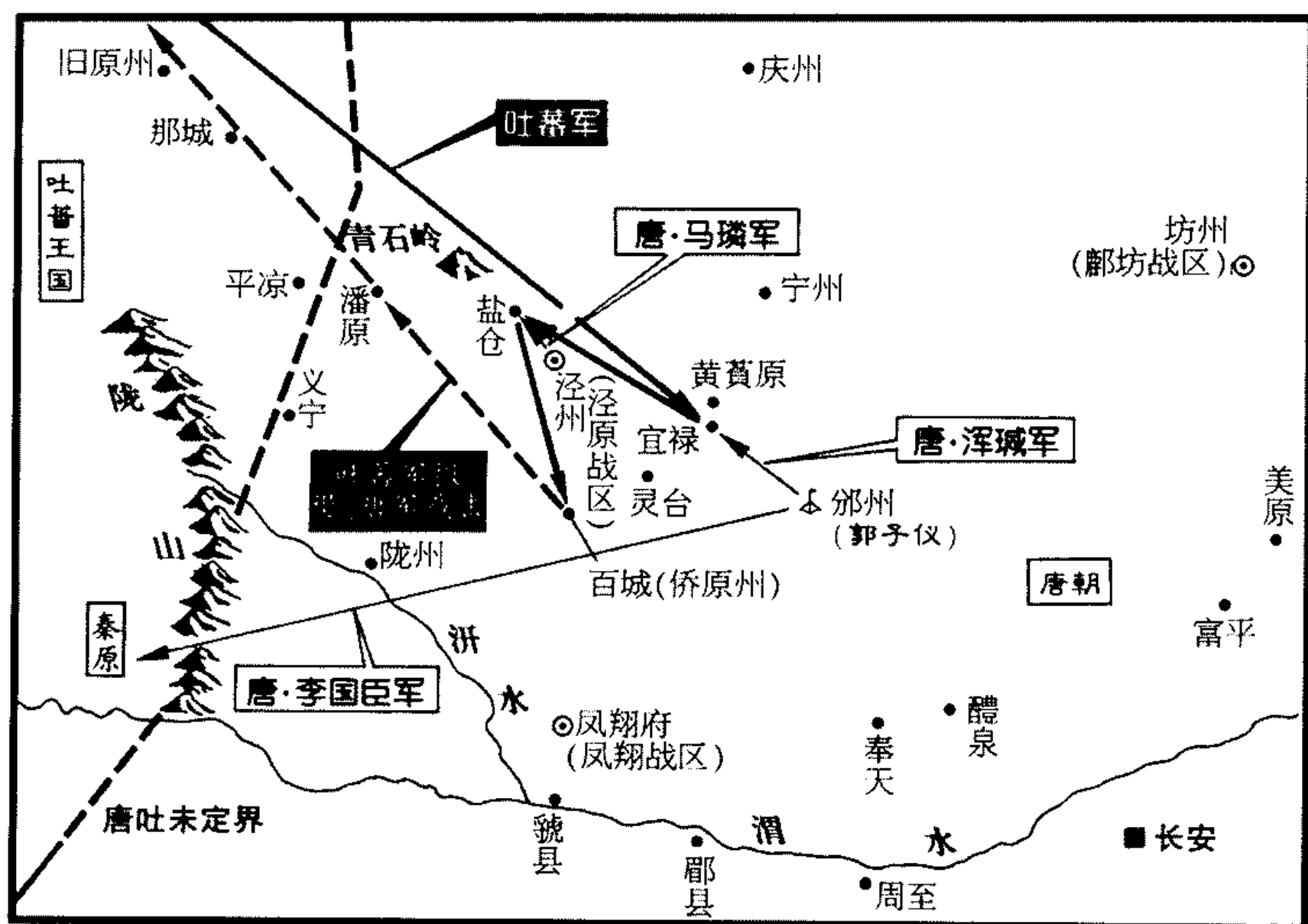
四月二十四日，唐政府派兼任总监察官（兼御史大夫）吴损，出使吐蕃。

秋季，九月，吐蕃军穿过青石岭（甘肃省镇原县西南），进驻那城（宁夏彭阳县西古城乡）。郭子仪派人前去劝告，明天，吐蕃军撤退。

七七二年，夏季，四月，吐蕃军骑兵五千人，进抵灵州（宁夏灵武县），没有攻击，不久即行撤退。

七七三年，冬季，十月，吐蕃军十万人，进攻泾州（泾原战区总部，甘肃省泾川县）、邠州（郭子仪副元帅府所在，陕西省彬县）。关内、河东（陕西省及山西省）野战军副元帅郭子仪，派朔方战区作战司令（朔方兵马使）浑瑊，率步骑兵五千人拒抗。

十月十八日，在宜禄（陕西省长武县）会战，浑瑊登黄萇原（萇，音



八世纪·七七三年十月 吐蕃入侵邠泾二州

fu。渭水流域一带，把“台地”称为“原”。黄萇原，陕西省长武县北），远远眺望敌情，下令占据险要，设立拒马，防备吐蕃军乘锐攻击。沙场老将史抗、温儒雅等，相当看不起统帅浑瑊，不听指挥。当浑瑊下令二人攻击时，二人已醉得差不多，看见拒马，说：“野外会战，要这玩意干什么？”命士卒撤除，率骑兵直冲吐蕃阵地，但无法攻入，只好撤退。吐蕃军乘势追击，唐朝边防军全部崩溃，士卒阵亡十之八九，平民被吐蕃军掳掠去一千余人。

十月二十二日，马璘（泾原【总部泾州】司令官）跟吐蕃军在盐仓（甘肃省泾川县西北）会战，又失败；马璘被困在吐蕃军阵后，到天色渐黑，还没有回营，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【甘肃省泾川县】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焦令谌等，跟溃败下来的士卒，互相攻击，争先恐后挤进城门。有人劝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段秀实闭城守卫，段秀实说：“统帅不知道下落，我们只有向前奋战，怎么可以只求自己安全？”召见焦令谌等责备说：“依照军法，丧失统帅，部下全部诛杀，你们忘了这一条。”焦令谌等大为惶恐，请求宽恕。段秀实动员城里全部未出战的士卒，奋勇出城，在东方台地上筑阵，一面集结陆续逃回来的残兵败将，表示即将发动攻击。

吐蕃军有点畏惧，稍稍向后撤退。入夜，马磷才得以返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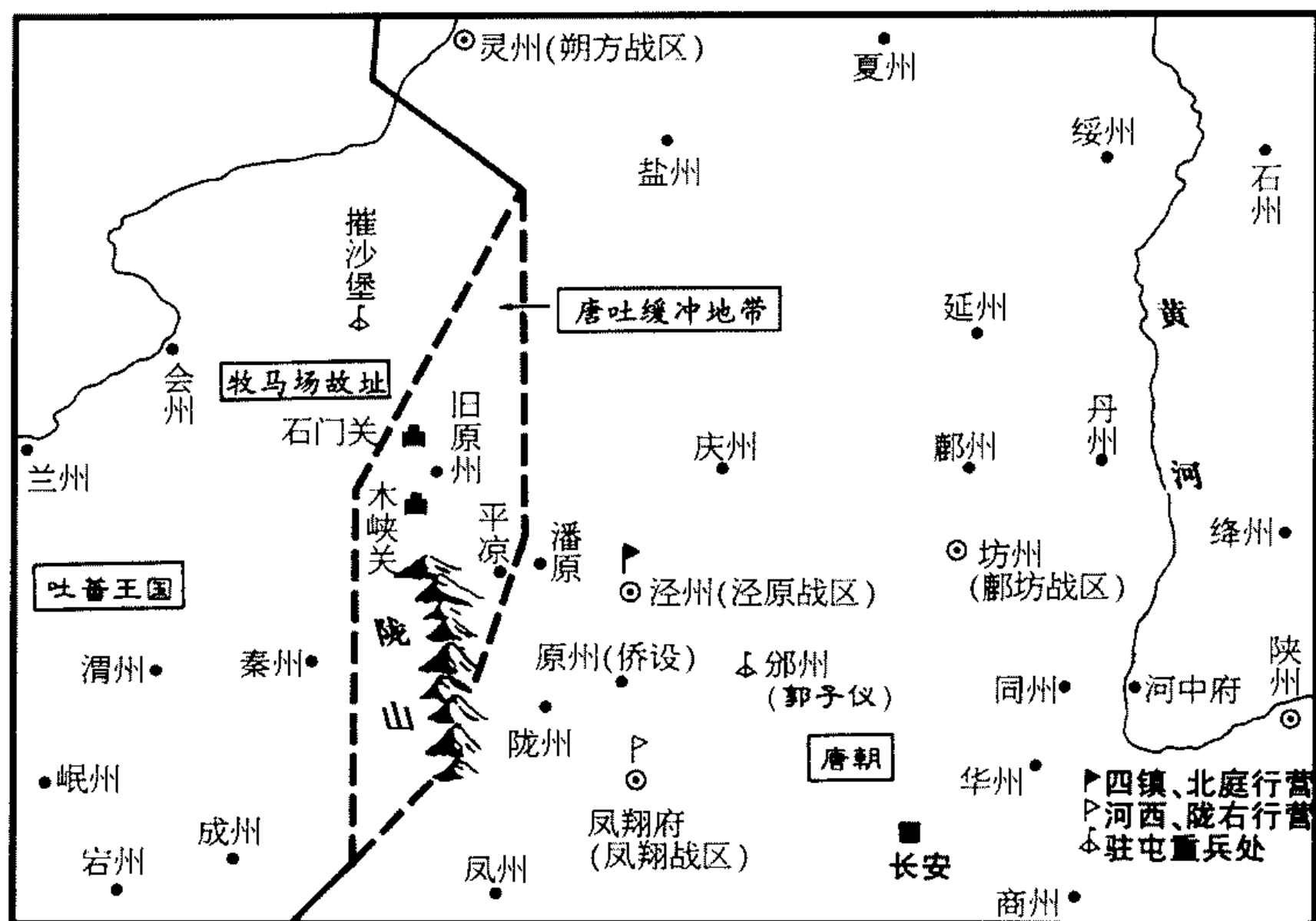
郭子仪召开军事会议，说：“战败的责任，我应承当，不在你们肩上。然而，朔方战士的英勇，闻名天下，今天却被蛮虏打败，有什么办法雪除这项耻辱？”没有一个人回答。浑瑊说：“打败仗的将领，没有资格再提出意见，但我特别谈一谈今天的事，请把我交给军法审判，不然的话，请给我一次机会。”郭子仪赦免他战败之罪，派他率军迅速增援朝那（宁夏彭阳县西古城乡）。当时，吐蕃军既击破唐朝边防军，打算在汧水（渭水支流千水）、陇山（陕西省及甘肃省交界）一带，大肆烧杀掳掠。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州长李国臣提醒郭子仪说：“蛮虏一定乘胜攻击京畿，我如果切断他们的后路，他们一定回头。”乃率军直往秦原（甘肃省清水县东），擂动战鼓西进。吐蕃军得到消息，前锋已经抵达百城（百里城，甘肃省灵台县西），立即撤退；浑瑊在狭路设下埋伏，发动截击，把吐蕃军掳掠的男女和物资，全部夺回。马磷也派精锐部队前往潘原（甘肃省平凉市东）袭击吐蕃军的后勤辎重，杀数千人，吐蕃军逃走。

最初，元载曾经当过西州（新疆吐鲁番市东）州长，了解河西（甘肃省中部西部）、陇右（甘肃省南部及青海省东部）山川形势。

而今，吐蕃军不断深入唐朝边界，元载向李豫（李俶）建议说：

“四镇及北庭战区（四镇：龟兹【新疆库车县】、焉耆【新疆焉耆县】、疏勒【新疆喀什市】、于阗【新疆和田市】；北庭战区总部设北庭府【新疆吉木萨尔县】）特遣兵团，一向驻防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，没有险要可以据守（特遣兵团移防泾州【甘肃省泾川县】事，参考七六八年十二月）。而陇山（陕西省及甘肃省交界）高大而又险峻，南接秦岭，北连黄河。现在，帝国的边界，西方只到潘原（甘肃省平凉市东。安禄山兵变之后，唐王朝西方失地，从潘原到葱岭【帕米尔高原】，航空距离二千八百公里）。而吐蕃军则集中摧沙堡（宁夏海原县）。原州（故州，宁夏固原县）恰恰位于中间，正对陇山山口。以西土地，都是从前帝国放马的原野牧场（唐王朝国家牧马场设于陇右，参考七二五年十一月），牧草茂盛，水源充足，稍东就是平凉（甘肃省平凉市），只要能耕种一个县，就可以供应军粮。从前的城池仍然存在，吐蕃军并没有驻扎。每年夏季，吐蕃军都要南下青海湖放牧，离开边塞很远，如果抓住这个机会，紧急修复，二十天就可完毕。然后命现在驻防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的边防军（马磷），进驻原州（宁夏固原县），而命驻防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的边防军（郭子仪），进驻泾州





八世纪·七七三年十月 元载重修原州城大计划

(甘肃省泾川县)。把原州(宁夏固原县)作为基地,分别派兵据守石门(宁夏海原县东南)、木峡(宁夏固原县西南),逐渐打开陇右(陇山以西),最后推进到安西(龟兹,新疆库车县),夺取吐蕃王国(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)的心脏地带,西方大患,政府就可以不再忧虑。”并且绘制地图,一并呈报;一面秘密派间谍越过陇山,作实地勘察。

汴宋战区(即河南战区,总部设汴州【河南省开封市】)司令官(节度使)田神功,进京(首都长安)朝见,李豫(李俶)征求他的意见,田神功说:“作战出征,判断敌情,沙场老将都感到困难,陛下为什么采纳一个文官的建议,动员全国的力量去听他指挥!”元载不久就出事(参考七七七年三月),事情遂被搁置。

七七四年,春季,二月,监督院高级顾问官(谏议大夫)吴损,出使吐蕃王国(参考七七一年四月),被吐蕃政府拘留数年,竟在吐蕃病死。

4

唐政府赋税

一、国库设在深宫

六二四年，唐政府首次制定《人民田赋捐税劳役条例》（租庸调法）。

田赋（租）：凡成年男子，由政府配给农田一顷（一百亩），有重病的人配给四十亩，没有丈夫的寡妇配给三十亩。十分之二作为私产，永远保持，可遗留给子孙；十分之八则在身死之后交还政府，再配给其他的人。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政府缴纳粟米二石（音 dàn）。

捐税（调）：每一成年男子，可以依照当地特产，选择薄绸（绫）、厚绸（绢）、粗绸（纁，音 shī）、棉布，缴送政府（厚绸【绢】二匹、薄绸【绫】及粗绸【纁】二丈、棉布二丈四尺、棉花三两、麻三斤，没有养蚕的地区，则缴纳代金十四两白银）。

劳役（庸）：每一成年男子，每年应为政府服劳役二十天，闰月则加三天。不愿服劳役的，可以缴纳代金，每天折合厚绸（绢）三尺。政府有事，要人民加服劳役达十五日，则免除本年捐税（调）；加服劳役达三十日，则田赋（租）、捐税（调）全部免除。

遇到水灾、旱灾、虫灾（如蝗虫）、霜灾，庄稼损失四成以上的，免除田赋（租），损失六成以上的，免除捐税（调），损失七成以上的，连劳役（庸）也免除。

人民产业财富，分为九等（上中下各级再分三等）。

四家称“邻”，四邻（十六家）称“保”，一百家称“里”，五里（五百家）称“乡”。城市之中，行政最小单位称“坊”，城市之外乡野，最小

行政单位称“村”。

唐政府再规定：政府公务人员，不可以经商，不可以和人民争夺利益。从事工业或商业的人，不准在政府任职。婴儿出生时称“黄口”，四岁时称“小口”，十六岁时称“中口”，二十岁时称“丁口”，六十岁时称“老口”。

唐政府又规定：每年制定田赋账册，每三年作人口普查（参考本书《安史之乱》第2章《财政税务》）。

七六二年，江淮（华东地区）物资调节总监（租庸使）元载，认为江淮（华东地区）虽然经过田神功军队的烧杀劫掠（参考去年【七六一】正月），但比起全国其他地方，居民仍多少有点财产（可见其他各地，都是赤贫，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免于饥饿），于是依照户籍，查考最近八年（七五五年到本年【七六二】）逃租逃税情形，估计一个大略数字，下令追缴征收（七五四年天下还一派升平，七五五年安禄山兵变后，才有人逃租逃税，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。现在，不管人民有没有逃租逃税，一律追缴征收）。元载遴选心狠手辣的官员担任县长，不管人民有没有逃租逃税，也不管人民财产是多是少，只要发现家里有粮食或绸缎，立刻出动大队人马，团团包围，把所有财产都登记下来，然后抽取一半，有时甚至抽取十分之八、十分之九，称之为“白著”（无缘无故而破财，谓“白著”。高云《白著歌》：“上元【唐十任帝李亨年号】官吏务剥削/江淮【华东地区】人民多白著。”）。人民有不服从的，政府就用苦刑拷打威胁。民间只要有十斛米的积蓄，就战战兢兢，等待大祸临头；有些人干脆逃到山岭草泽，当起强盗，州县政府无法控制。

七七九年，夏季，闰五月，唐政府命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全国财政总监（判度支）韩滉，当祭祀部长（太常）；命国务院文官部长（吏部尚书）刘晏，当全国财政总监（判度支）。

先前，刘晏、韩滉分别负责全国财赋，刘晏负责江南（湖南及江西）、山南（湖北）、江淮（华东地区）、岭南（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及越南北部），韩滉负责关内（陕西）、河东（山西）、剑南（四川）。直到现在，刘晏才总揽全局。李适（音 kuò）听说韩滉搜刮苛刻，所以剥夺他的权力，不久，外放韩滉当晋州（山西省临汾市）州长。

八世纪五〇年代稍后，第五琦开始实行食盐专卖，供给军费（参考七五六年十月）。刘晏既总揽全局，法令越发精密。最初，每年收入钱六十万串，后来每年收入超过十倍，而人民没有怨言。七〇年代末期，国家税收



总计一千二百万串，而食盐专卖占一大半。水路运盐的工人，自江淮（华东地区）到渭桥（东渭桥，陕西省高陵县南），每一万斛，工资七千串。从淮河以北开始，沿岸设置若干巡察监督盐运的机关，派干练的人才主持，不增加州县政府一点麻烦，而都能完成任务。

依照惯例：中央政府每年收入的现金及绸缎，都储存左国库（左藏），春夏秋冬四季，由库藏部（太府寺）呈报数量多少（左右国库皆隶属库藏部），国务院司法部审计司（比部）实地查对。后来，第五琦当全国财政总监（度支使）及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（盐铁使）时，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多的是权势烜赫的武将军阀，索取供应，毫无限制，而且行为凶暴，第五琦无法抗拒，只好上疏建议全部储存皇宫里的大盈库（参考七五六年六月十三日），交给宦官管理。然而，这固然阻止悍将逞凶，但皇帝使用起来，也大为方便，所以再也不能迁出。政府的公赋，遂成为君王的私房，主管机关不知道国库存量，无法统计查考，几达二十年。主管大盈库的宦官，有三百余人，侵占其中财产，勾结袒护，结成一个坚固的既得利益团体，不可动摇。

宰相杨炎，跪在李适面前，叩头请求说：“财政赋税，是立国的基础、人民的命脉，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，没有一件事不跟它有关。所以，从前都派重要官员负责主持，仍难免有无谓消耗或账目不清事情。而今，单由宦官管理，以致开支多少，收入多少，有没有盈余及亏损，高级官员全都不知，政治上的弊害，没有比这更为严重。因之我建议把公赋从宫里迁出，交还给政府主管机关。宫中所需，请估计一个数目，由国库如数缴纳，不敢缺少。如此，政府才可以推行政令。”

李适当天即行下诏，说：“全国所有财赋收入，一律遵照过去惯例，全部归还左国库（左藏）。只每年选择精致的上好绸缎三五千匹，送交大盈库。”

杨炎只用几句话就使领袖改变主意，受到很多人称赞。

七八〇年，春季，正月一日，唐帝（十二任德宗）李适（本年三十九岁）下诏说：“中央擢升罢黜特使（黜陟使）、道府行政长官（观察使）、州长，应负责评估人民财产，厘定等级，实行‘两税法’（唐王朝本行“租庸调法”，参考六二四年四月，租是田赋、庸是劳役、调是捐税，现在合并，一律用钱缴纳，每年两次，夏季缴纳者称“夏税”，不超过六月；秋季缴纳者称“秋税”，不超过十一月，合称“两税”）。其他所有新旧各种



名目的苛捐杂税，全都取消。政府除了‘二税’外，如有人敢多征收一文钱的，以知法犯法定罪。”

唐王朝初年，政府征税的方式，分为“田赋”（租），“劳役”（庸）、“捐税”（调）。有田地就应缴田赋（租），有成年人就应服劳役（庸），有户籍就应缴捐税（调）。九任帝李隆基在位末年（本世纪【八世纪】四〇及五〇年代），政府档案逐渐破坏失散，残留下来的记载，也很多跟实际不合。七五六年，全国战乱，各地征收，急如星火，完全不依常规。负责征收的机关不断增加，可是互相间谁也管不着谁；于是各自巧立名目，增加法条，旧的还没有废除，新的已经实施，没有停止的一天。富家子弟不是当官，就是出家当和尚，都可以免除赋税劳役；贫家子弟却无法逃避。于是，富家越发优裕，贫家越发穷苦，贪官污吏们利用机会，剥削压迫，十天半月就征收一次，人民无法负担这项苛刑，大多数都弃家逃走，流向四方谋生，仍留在本乡的，不会超过十分之四五。

到了现在，宰相杨炎创立“两税法”：事先估计州县每年开支，加上呈缴中央的数目，然后，量出为人，要求人民缴纳这个数目。户口不管是土著或流民，只要定居，就登记入籍，人口不论青年（十八岁以上）、壮年（二十三岁以上），而只依照贫富划分等级。至于做生意的商人，负担所在州县总岁收的三十分之一，使他们跟定居不动的农业户一样，不能逃避纳税义务。农业户的税收，分为秋、夏两季征取。所有田赋（租）、劳役（庸）、捐税（调）以及其他苛捐杂税，全部取消，由全国财政总监（度支）负责统筹办理。

李适（音 kuò）接受这项改革，利用颁布大赦令的机会，颁布这项新的税法。

七八七年，来自关东（潼关以东）的各秋季边防部队，云集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，国库无力负担这项庞大军费，李泌奏报说：“政府自从实行‘两税法’（参考七八〇年正月），各战区、各州、各县，多半违法征收聚敛。接着朱泚作乱（参考七八三年十月），地方政府更抢夺公卖权利，擅自订定罚款和赎罪条例，用来招兵买马，防卫自保（南方各地与中央关系断绝，参考七八三年十一月）。朱泚失败后，大家对自己的违法行为，都心怀恐惧，尽量隐瞒，不敢公开。我建议派使节携带诏书，前往赦免他们的罪行，但要他们立即改正。所有捐税，除非依照规定应留给战区或留给州县，可以留下外，其他全部运缴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地方政府应收的各项欠税，



能够征收的征收，人民实在难以负担的，就一律免除，用以表示政府的宽大。胆敢吞没，政府应再颁布悬赏条例，鼓励人们检举，加以处罚。”李适大喜说：“你的办法好极了，然而，立法太过宽大，恐怕得不到多少钱！”李泌回答说：“这件事情，我考虑了很久，法令宽大，政府收到的不但多，而且快；立法严苛，政府收到的不但少，而且迟。宽大的话，人人高兴他获得赦免，乐意完粮纳税；如果严苛，人人都要隐瞒，除非逮捕审讯，就不能得到真实数目，时间就拖得太久，无法解救眼前的急需。而且，财物全都落入贪官污吏之手，输入国库的寥寥无几。”李适说：“好极！”任命国务院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（度支员外郎）元友直，当河南（黄河以南）、江南（长江以南）、淮南（淮河以南）赋税清查处理特使（句勘两税钱帛使）。

七八八年，春季，正月一日，唐帝（十二任德宗）李适（本年四十七岁。适，音 kuò）下诏赦免天下。又宣布两税的征收等级（参考七八〇年正月），自今以后，每三年作一次调整。

春季，二月，河南（黄河以南）、江南（长江以南）、淮南（淮河以南）赋税清查处理特使（句勘东南两税钱帛使）元友直（参考去年【七八七】七月），运送现金、布匹二十万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李泌命全部交给皇宫大盈库。但李适并不能遵守承诺（参考去年【七八七】九月），仍不断派宦官到各地宣读圣旨，索取金银财宝，并训令各战区道不要让宰相知道。李泌听到消息，深感沮丧，不敢再作劝阻。

七九三年，春季，正月二十四日，唐政府（首都长安【陕西省西安市】）开始征收茶税。凡是产茶的州县，跟茶山茶园通往外界各重要道路，依照产量多少，估计出售税额，征收百分之十。这是全国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（盐铁使）张滂的建议，中央采纳施行。张滂在奏章上说：“去年（七九二年）大水成灾，税捐减少，国库不够开支，我建议征收茶税填补。自明年（七九四年）起，茶税收入，列为专款，另外储存；遇到水灾旱灾，代替农民田赋。”于是从本年（七九三年）起征收茶税，每年四十万串，可是从没有用来救济过水灾旱灾。

张滂又上疏：“奸商熔化铜钱，另铸铜器，贪图差额利益，请下诏全面查禁铜器（民间铸钱的流弊，参考七三四年三月）。铜矿开放给民间开采，但不准私人买卖，一律由政府收购（九任帝李隆基在位时，全国矿场开采出来的铜、铅、锡，都由政府收购，参考七二九年十月。或是之后放宽，

如今再由政府包办)。”

二、两税制

七九四年，夏季，五月，对于危机日深的全国经济情势，宰相陆贽提出整顿及节约方案，共有六条：

其一，分析“两税”的弊端（两税，参考七八〇年正月一日）。陆贽说：“传统的税收及差役立法，有：田赋（租）、差役代金（庸）、捐税（调。租庸调法，参考六二四年四月）。每个成年的男人，接受国家拨付农田一百亩，每年缴谷米二石（音 dàn），称‘田赋’（租）；每户人家都用当地土产，诸如绢（厚绸）、绫（薄绸）、纯（粗绸）等丝织品中，选择一种，缴给政府二丈，另缴棉花三两；不能养蚕的地方，则改缴棉布二丈五尺、麻三斤，是谓‘捐税’（调）。每一个成年男人，每年都要接受征调，为国家从事差役，但可以折合现款，由政府雇人代替服务，计每天缴纳绢（厚绸）三尺，谓之‘差役代金’（庸）。当时全国统一，法令也统一，当事人即令迁移到别处，也没有一个地方容许他逃避捐税，所以人心安定，做事依照法令、遵守纪律。后来羯胡蛮族扰乱中原（指安禄山及史思明兵变，分别参考七五五年十一月、七五九年十一月），人民骚动，因为到处逃难，国土分崩离析，为了军事需要，法令规章都被破坏。八〇年代初期，政府力图恢复社会秩序，各种制度，从头建立，当权分子（指杨炎）虽然知道流弊应该改革，但所定的法令规章，不但不合时代需要，反而连原有的优点，也都丧失。虽然说简单明了，但是却掌握不住重点。希望革除弊端，必须先洞察造成弊端的原因。如果是执行偏差，只要纠正方向便可；如果是法令本身不健全，则应修改法令。一切都处理恰当，将来就不会后悔。自从天下大乱，政府开支急剧膨胀，这只是暂时现象，不是根本问题。因此而废除田赋（租）、差役代金（庸）、捐税（调），派遣使节到各州县搜刮，调查户籍档案，每州找出七六六至七七九年间（十一任帝李豫【李俶】在位）税收最多的一年，作为缴纳‘两税’的标准（参考七八〇年正月），并不恰当。财富的产生，必须依靠人力的投入，所以从前帝王制定税收法规，都以成年人为单位。不因他努力耕种，而加收田赋（租），也不因他懒于耕种，而少收田赋（租），所以人民才乐意从事农业。不因他努力纺织绸缎而加收捐税，也不因迁移搬家而少收捐税（调），所以人民才乐意固

定地久居一地。不因他尽忠职守加收差役代金（庸），也不因他顽劣怠惰而少收差役代金（庸），所以人民才乐意勤奋工作。结果是：人民定居一地，尽力生产。‘两税’制度却以财产为准，而不是以人力为准。从没有想到，有些财产是可以揣到身上，或藏到箱子里、柜子里的，价格虽然昂贵，外人却无法看到。而储存在广场或仓库里的粮食，价格虽然低，人人都会认为他非常富有。财货流通，有利息收入，数量虽少，但可以累积；而高楼大厦和豪华的用具，价格虽高，放在那里永不会生出利息。这种情况，复杂而繁多，竟然一律折合现金，评估纳税多少，当然助长谎报，难以公平。于是大家追求体积小、重量少的财产。不断迁移，反可以免除差役赋税，而辛苦耕田，好不容易置有房屋家宅的人，却被差役赋税陷于困境。这是引诱人民诈欺作伪、逃避义务的方法。人民不可能不懒散，赋税不可能不减少，再加上立法之初，没有注意到公平原则，供应有繁有简，州长县长的才能也有高有低，各地赋税，既轻重不一，中央所派的税务官员，意见也不一致，等到中央批准以后，便只有增加，没有减少。同时，七六六至七七九年间，供应军费及供应皇家费用的税收，既然已明令并入‘两税’，为什么在‘两税’之外，依旧征收？我请求稍稍减少，用以救济贫苦无告的小民，得维残生。”

其二，建议“两税”改收实物，不再折合现金。陆贽说：“政府征收赋税，必须衡量人民的财力，依照土地的生产情形，一向征收布（绵布）、麻（麻布）、缙（绸缎）、纡（丝棉），以及粮食而已。从前君主唯恐怕各地物价贵贱悬殊太大，民间交易没有标准，因而颁布‘钱币法’（参考七一八年正月），以便于控制物价，各地市场的供需，靠此调节。财政大权，是国家的基石，必须由中央掌握，不能交给民间。绸缎布匹粮食等物，乃人民生产；而金钱货币，却由政府铸造发行。政府曾明令公布过：田赋（租）一律缴米，差役代金（庸）一律缴绢（生丝厚绸），捐税（调）一律缴绸缎、丝棉、棉布。岂有禁止民间私自铸钱，却又规定非用钱缴税不可？偏偏‘两税法’跟旧有制度不同，只要估计一下资产多少，就依照等级归类，确定要缴现款和粮食数目，或临时折合其他杂物。问题是，折合的杂物，每年不同，官员只管折合方便，有利可图，而不管民间的供应是不是艰难！所征收折合的杂物，民间并没有生产，民间生产的，政府又不征收。人民只好减价出售他们生产的杂物，而用高价购买他们不生产的杂物，缴给政府；一卖一买之间，人民受到的损失，十分严重。我建议下令



各州，查明七八〇年‘两税’最初实施时所征收的厚绢（绢）和棉布（布）数目，以及当年所估计的现金价格，跟现在的现金价格作一比较，斟酌情形，加以折中，定出新的价格，加上其他所有捐税，把总数折合成绸缎、棉布。”陆贄又说：“农田的生产力有最高极限，适当耕种，节俭开支，则经常富裕。无限地搜刮和浪费，便会经常感到贫乏。庄稼丰收歉收，全看上天，而消耗的节约和浪费，人民却可自己做主。所以英明的领袖制定法令规章，以收入的多寡，决定如何支出；即使发生天灾人祸，人民也不致穷到无法活命。但社会秩序已被破坏，情形恰恰相反，而是在估计支出多少之后，再决定征税多少，根本不管人民死活。姒履癸（夏王朝末任帝桀帝）拥有全国财富，总觉得不够用；子天乙（商王朝一任帝汤帝）的领域只有七十华里，国用却绰绰有余。这说明一点：够用不够用，只看节俭不节俭。”

其三，批评州县官员把增加人口、增加赋税、增加田地作为业绩。陆贄说：“地方政府官员中，很少能心怀忠恕，设身处地为人民着想；更少大公无私，尽心尽力，忘身报国。大多数官员都靠着不断的小恩惠、小动作，引诱人民作奸犯科；把对于邻境的巧取豪夺，当做才智能力；把聚集逃亡的罪犯和地痞流氓，当做善于安抚教化。从外地新迁入的移民，依法可以免除差役赋税，一些搬来搬去的流动户口，遂每次都因他们刚刚复业，而给予种种优待。对那些眷恋故土，始终不肯离开的人们，所加到他们身上的，却差役日重、赋税日多。这种现象是，永久定居于一处的人，替那些懒惰的游民，代缴赋税，这跟驱逐他们不断搬家，教导他们堕落诈骗，有什么区别？这都是州县长官昏暗不明，本位主义的过失。”陆贄又说：“制定法令规章，要求人民遵行，时间一久，不可能没有弊端；地方政府官员如果不能作适当的处理，奸诈邪恶，自会发生，往往越是劝告阻止，情况越是恶化。我建议下令有关单位，详细制定考绩实行细则。如果管区之内的人口越来越多，则人民的财富必然也越来越多，就应依照税率的规定征收赋税，一定会超过原定税额，就应减低税率，中央就把‘减低税率’多少，作为考绩的依据。辖区所有税收都包括在内，如能使每户减税十分之三，考绩列入甲等；减税十分之二，考绩列入次等；减税十分之一，考绩列入三等。如果人口流亡出境，把捐税加到当地住户身上，则比照上列办法，分别等级，予以处罚。”

其四，希望确定缴税限期。陆贄说：“建立国家，设置官位，是为了保



护人民。要人民纳税，是为了供应国家。所以英明的君王不会只为了加重税收、充实国库，而去虐待人民。任何措施，都应以保护人民为第一优先，只在农闲的时候，才使用他们的劳力。但先决条件是：必须使人民都能养家活口、生活温饱，才可以征收他们多余的钱财。”陆贄又说：“农民刚开始养蚕，政府就征收细绸（缣）交易税；农田刚播种完毕，政府就征收田赋。上级长官限令森严，下级部属加到人民身上的压力更是凶暴。有细绸（缣）、粮食的农家，急于变作现金缴税，不得不削减半价出售；没有细绸（缣）、粮食的农家，只好到处借钱，付出加倍的利息。我建议陛下体恤苦情，明确规定人民缴税的日期。”

其五，建议把茶税收入，设置义仓，防备水旱饥荒。陆贄说：“古时规定，国家必须有九年或六年的存粮（《礼记·王制》：一个国家没有九年的存粮，称“不足”；没有六年的存粮，称“急”；没有三年的存粮，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），这项存粮救济的对象，全国官民都包括在内，不是只管充实国库，不管小民死活。最近，主管官员请求对茶叶课税（参考去年【七九三】正月二十四日），每年可收入钱五十万串，陛下原来下令储存国务院财政部（户部），用以在荒年时拯救人民饥馑，我建议改买粮食，这跟陛下先前的命令，正相符合。”

其六，建议阻止地主剥削。陆贄说：“现在，京畿地区（陕西省中部）田赋，每亩，政府向地主征收五升，而地主向佃农甚至征收一石（音 dàn），是私税高于公税二十倍之巨（十升一斗，十斗一石）。即令是中等情况，也征收五斗。土地，是国家所有，耕田种地，是农夫辛苦勤劳，可是兼并土地的大地主，却居然从中榨取暴利。”陆贄又说：“我建议人民拥有的耕田，政府应制定法律，限制它的数目；同时明令减少向佃农收缴田租的数目，务必使贫苦的农民受到裨益。法律的尊严，在于能彻底执行，千万不可以苛刻，制度的建立，应该宽厚，但违背它的，必须惩罚。略微降低富豪乡绅的利益，稍为提高贫农的收入；降低一点利益，并不损害有钱人的财富，提高一点收入，却可以救济贫农于饥寒。这是保护财产、怜恤贫穷的最好办法，不应舍弃。”

三、裴延龄

七九二年，秋季，七月一日，国务院财政部长（户部尚书）兼全国财

政总监（判度支）班宏逝世（年七十三岁）。宰相陆贄建议擢升前湖南道（首府设潭州【湖南省长沙市】）行政长官（观察使）李巽（音 xùn）暂任财政总监（权判度支），李适允许。但不久却打算用农林部副部长（司农少卿）裴延龄；陆贄上疏，认为：“全国财政总监署（度支），调整天下万种货物，主管官员如果刻薄吝啬，定生灾患；如果宽大纵容，也容易包藏奸邪。裴延龄是一个愚妄怪诞的小人，如果用他当全国财政总监（度支），真是骇人听闻。不久恐怕就会有人批评他不能称职，固然会指责我这个卑微的臣属，同时也会怀疑陛下是不是有知人之明。”李适不接受。

七月六日，李适命裴延龄代理全国财政总监（判度支事）。

七九三年，秋季，七月二十七日，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（户部侍郎）裴延龄奏称：“我自从担任全国财政总监（判度支）以来，查出各州欠缴的罚款八百余万串，欠缴的交易税三百余万串，欠缴的贡品折合现金三十余万串。请准许另设‘季库’，每三个月结算一次，负责追收欠缴款项，清查消耗盈亏事务。至于织染绸缎，则另设‘月库’，每月结算。”李适批准。

事实上，各州欠缴的罚款，都是贫苦人家的债务，根本无力缴纳，只是政府簿册上一笔呆账数字而已。交易税则各州征收后，都随时用完。进贡的物品、织染的绸缎，本来由国库（左藏库）保管。裴延龄却出主意搬到新设的仓库，不过是一种数字游戏，欺骗李适，而李适竟然相信，认为裴延龄能增加国家财富，对他特别宠爱。但实际上一点收入也没有增加，反而浪费人力去登记呆账。

京师（首都长安）以西沼泽地带，生长芦苇，有数亩之多。裴延龄奏报说：“长安、咸阳（陕西省咸阳市）有面积数千亩的池塘草泽，可以畜牧马匹。”李适派有关官员前去调查，却发现一无所有。但李适对他并没有责备。

监督院初级监督官（左补阙）权德舆上疏，说：“裴延龄把正常税收中所保留的预备金，当做是他查出的多余的钱，认为他主持财政后，增加国库收入，是一件功劳。又用低价收购常平仓早先贮藏的杂物，再用高价售出，把盈余的差额另行保管。边防军所有缺额，自今年（七九三年）春季以来，已完全注销，并不再支取粮食，怎么会有多余的薪饷！陛下一定认为裴延龄忠贞孤立，受人排斥，以致都对他诽谤，那么，陛下为什么不指派最亲信的官员，作实地勘察，探求真相，公开地给予奖赏或惩罚。而



今，群情激奋，众口一词，难道京城（首都长安）全体官民都是朋党，跟他作对？陛下也应该稍稍考虑明察。”李适不接受。

七九四年，秋季，九月，全国财政总监（度支使）裴延龄认为国家官员人数太多，奏请皇帝批准：以后出缺时不再递补，用节省下来的薪俸，充实国库。李适打算整修神龙寺，需要五十尺长的松木，却找不到。裴延龄说：“我最近在同州（陕西省大荔县）山谷里，发现几千棵大松树，高可达到八十尺！”李适说：“开元、天宝年间（七一三年至七五六年，九任帝李隆基在位），用尽方法在京师（首都长安）附近寻找巨大木材，都找不到，现在怎么会有？”裴延龄回答说：“天生奇才，要等到神圣英明的君王出现时，才会出现；开元、天宝年间（七一三年至七五六年），怎么可能找到！”

裴延龄上疏说：“中央国库（左藏库）官员，失落很多财物。我最近清仓检查，重新登记，竟然在尘土之中，找到纹银十三万两，另外还有棉布、绸缎，以及其他，价值一百万钱有余，这些都是被丢弃的东西，当然属于剩余物资，应该移交皇家御仓，听候陛下开支。”库藏部副部长（太府少卿）韦少华不服，上疏说：“这些都是正式登入账册中的国家财产，每月都列表呈报，请派人查证。”宰相请求三司会同调查回奏（三司：总监察署【御史台】、国务院司法部【刑部】、最高法院【大理寺】），李适不肯，但也不处罚韦少华。裴延龄每次面奏，都信口开河，诡密欺诈，别人不敢说的或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些话，裴延龄都敢一点也不迟疑地说出来。李适也相当察觉他的荒谬虚妄，但因为他的勇于抨击别人，而李适又希望听到外面的小道消息，所以对他仍宠爱信任，待遇优厚。

文武百官畏惧裴延龄的权势，不敢向李适反映，只有全国盐铁专卖暨运输总监（盐铁转运使）张滂、首都长安市长（京兆尹）李充、农林部长（司农卿）李珣（音 xiān），因为跟自己的职务有关，所以时常指证他的虚妄。而宰相陆贽，则更单独挺身而出，跟他对抗，每天都警告李适：裴延龄决不可以给他重责大任。

冬季，十一月三日，陆贽上疏，列举裴延龄的奸诈事实，一条条写出他的罪恶，大略说：“裴延龄认为做官之道，搜刮聚敛是最高策略，虚假荒谬是最好计谋。搜刮聚敛，引起人民怨恨，他却借以显示为了尽忠皇上，而不顾自己利害；本是巧言花语、谗言陷害，他却借以显示嫉恶如仇，竭尽一个做部属的本分。把经典上最丑恶的事，都当做明智的手段，违犯圣



贤哲人告诫的行为，却认为恰好证明自己能力高超。可称之为伊祁放勋（黄帝王朝六任帝尧帝）的共工（共工是四凶之一，参考八六年四月注）、鲁国的少正卯（参考前四三年注。共工、少正卯，都是儒家系统专政下的冤狱，儒家学者一直认为二人有罪）。他的罪恶，每天都在滋长，一些隐秘的事固然还没有完全显露，但仅就显露出来的罪恶，已经难数。”

陆贄说：“陛下如果猜测对裴延龄的抨击都是诽谤诬陷，就应该要他公开辩护，还他清白。如果知道他不是善类，怎么可以千方百计纵容掩饰！”

陆贄又说：“陛下为了保护裴延龄，对他的罪状连问都不问，他就认为能够蒙蔽蛊惑，行为更加怪诞，遇事既不思考，也不畏惧。把东边的东西搬到西边，竟宣称是他查核的成绩（参考去年【七九三年】七月）；把这里的财物移到那里，便坚持那里竟是盈余。愚弄政府，如同儿戏。”

陆贄又说：“裴延龄诡秘奸诈的才干，虚伪诬陷的言论，遇事都会发作，随时都会出口，没有一天不做，也没有一天不说，难以一一陈述。”

陆贄说：“从前，赵高指鹿为马（参考前二〇七年），我认为鹿和马还是同类，怎能像裴延龄，把‘有’说成‘没有’，把‘没有’说成‘有’！”

陆贄又说：“裴延龄凶恶虚妄，天下皆知，上自三公级及部长级官员，下到仆役、小民，议论纷纷，亿万官民，能向陛下进言的，有几个人？我以卑贱鄙陋之身，担任宰相，内心激动，虽然想勉强沉默，却不能沉默。”

奏章呈上后，李适大不高兴，待裴延龄更加优厚。

副立法长（中书侍郎）、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陆贄，因李适对他厚待，遇到他认为不可做的事，总是据理力争。他的亲信中有人警告他说话过于尖锐，陆贄说：“我对上不辜负领袖，对下不辜负我所学的真理，其他一概不作考虑。”可是裴延龄每天都在李适那里谗言陷害。赵憬之能当宰相，事实上是陆贄推荐，但不久赵憬转而怨恨陆贄（参考去年【七九三年】五月二十七日），把陆贄讥笑及弹劾裴延龄的事，秘密告诉裴延龄，于是裴延龄更能将计就计，从中化解或反击，李适更加信任裴延龄，反而轻视陆贄。陆贄不知道，曾经跟赵憬相约晋见李适时，无所顾忌地抨击裴延龄，李适一听抨击裴延龄，脸色大变，赵憬一言不发。

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免除陆贄宰相职务，改任太子宾客（正三品）。

七九五年，陆贄既被免除宰相职务，全国财政总监（判度支）裴延龄，遂开始对首都长安市长（京兆尹）李充、军械供应部长（卫尉卿）张滂、



前农林部长（司农卿）李铨（音 xiān）等，暗中陷害，说他们是陆贄的同党。正巧，大旱成灾，裴延龄警告李适说：“陆贄等失去权势后，心怀怨恨，曾经公开宣称：‘旱灾势将形成，人民恐怕要流亡失所，全国财政总监署（度支）亏欠军队很多粮秣，士卒和马匹都没有东西可吃，这件事怎么办？’他们的目的，不仅要中伤我而已，而是在煽动军情，动摇民心！”过了几天，李适去皇家林苑打猎，刚好担任保护御驾的神策军的一名士卒，直接向皇帝诉苦说：“全国财政总监署（度支）一直没有发下草料！”李适想到裴延龄的话，认为陆贄等果然包藏祸心，惊怒交加，立刻回宫。

夏季，四月二十五日，贬陆贄当忠州（重庆市忠县）总秘书长（别驾）、李充当涪州（四川省涪陵市）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、张滂当汀州（福建省长汀县）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、李铨当邵州（湖南省邵阳市）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。

最初，阳城以隐士身份，被征召到中央当监督院高级顾问官（谏议大夫，正四品下。参考七八八年六月），他毫不推辞地就接受这项官职。还没有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人们就想象他的神韵风采，异口同声认为：“阳城一定会直言无隐，死在他的职责上！”等他抵达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当时，各谏官总是就一些小事末节抗争，李适对谏官越发讨厌痛恨。阳城跟他的两位老弟以及宾客，日夜饮酒，人们猜不透他的心意，最后一致认为他不过是个官场混混，浪得虚名。前进士（曾参加中央文官考试，现已任职的高级知识分子）河南（河南省洛阳市）人韩愈，撰写《争臣论》，加以讽刺，阳城也不理会。有人拜访阳城，打算问个清楚，阳城知道来意，就拼命灌对方吃酒。有时客人先醉，跌倒席榻之上；有时主人先醉，躺到客人怀里，根本弄不清客人说些什么。可是，到了陆贄被罩上谋反铁帽，贬窜蛮荒。李适大怒若狂，无法化解，宫中宫外，大小官员，无不震撼恐惧，认为鼓动军事叛变，意图颠覆政府的大阴谋，即将爆发，大狱即将兴起，灾祸就要临头，没有一个人敢出面援救。阳城听见消息，挺身而出说：“不可以使领袖信任奸邪，诛杀没有罪的人！”立即率监督院见习监督官（左拾遗）王仲舒、归登，立法院初级立法官（右补阙）熊执易、崔邠等，守在延英殿大门，上疏抨击裴延龄奸恶谄媚，陆贄等并没有犯罪。李适更怒不可遏，打算惩罚阳城等。幸而太子李诵出面向老爹极力辩护，李适怒火才稍稍平息，命宰相向阳城等解释，让他们回去。金吾（卫军第十一、十二军）将军张万福（曾立马渑口，参考七八一年六月六日），听说谏官仍跪



在殿前进言，立即跑到延英殿大门，大声祝贺说：“政府有正直的官员，天下一定太平。”于是向阳城、王仲舒等一一叩头，叩头后连续高喊：“太平万岁，太平万岁！”张万福，是一个军旅出身的武官，年八十余岁；自此，名满天下。归登，是归崇敬的儿子（归崇敬任国务院国防部长【兵部尚书】）。

当时，裴延龄随时都会当宰相，阳城说：“假如皇上任命裴延龄当宰相，我就亲手撕毁诏书，再去殿前痛哭！”有一个名叫李繁的人，是李泌的儿子，阳城把大量收集到的裴延龄的劣迹过失，打算秘密上疏抨击，因李繁是老友的儿子（阳城任官，系李泌推荐），所以特别让他执笔书写。想不到李繁全部告诉裴延龄，裴延龄得以事先晋见李适，为自己一一辩解。等到阳城的奏章呈上，李适认为是一派胡言。不理。

七九六年，秋季，九月十八日，国务院财政部长（户部尚书）、全国财政总监（判度支）裴延龄逝世（年六十九岁）。无论中央及地方，都互相道贺庆祝。只李适一个人哀悼惋惜。

5

唐吐百年战争

一、清水之盟

七三七年，最初，河西战区（总部设凉州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崔希逸，与吐蕃边防军将领乞力徐（参考七一四年八月），杀白狗盟誓，各自撤去守军；吐蕃牲畜繁衍，满山遍野。

春季，三月二十五日，崔希逸向吐蕃发动奇袭，远征军深入吐蕃国土二千余华里，乞力徐一人逃脱。自此以后，吐蕃王国向唐朝不断攻击，战争持续三十年（参考本书《第二次宦官时代》第3章“吐蕃王国东侵”）。

七七九年，唐王朝十一任帝李豫（李俶）在位时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派来好几次使节，要求跟唐朝和解（自七七一年四月迄今），但仍不停地对边疆攻击掳掠，李豫（李俶）就把他们的使节全部软禁，共计前后八批，有的直到老死，都不能回去。战场上俘虏的吐蕃士卒，一律流放到江南（长江以南）、岭南（南岭以南）。现任帝（十二任德宗）李适（音 kuò），打算解除唐吐两国间这种紧张状态。

八月八日，擢升随州（湖北省随州市）军务秘书长（司马）韦伦，当祭祀部副部长（太常少卿），派他出使吐蕃；把所有吐蕃俘虏都集中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共五百人，每人赏赐一套衣服，送他们回国。

七八〇年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听到唐朝派祭祀部副部长（太常少卿）韦伦，护送吐蕃俘虏回国消息（参考去年【七七九年】八月），并不敢相信，等韦伦及俘虏们进入国境，俘虏们各返各人所属的部落，声称：“唐朝新皇帝登极，释放宫女回家，释放飞禽野兽回山，在



英明威武的领袖领导下，唐朝一片祥和之气。”吐蕃国王（三十六任）墀松得赞大为高兴，清扫道路，迎接韦伦。然后，派遣使节随韦伦前来唐朝朝见，并致送前任帝（十一任）李豫（李俶）的奠仪。

夏季，四月九日，吐蕃使节抵达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李适用盛大的礼仪接待，并命沿边释放吐蕃俘虏。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将领们反对，上疏说：“吐蕃人都是豺狼，被我们生擒的人，不可以让他们回去。”李适说：“蛮族侵犯边塞，我们迎击；蛮族顺服，就送他们回去。作战表示威力，归还表示诚信。威力不能发挥，诚信不能遵守，怎么能使远方的人产生向心力！”命全部遣送。

五月五日，擢升韦伦当祭祀部长（太常卿）。

五月二十二日，再派韦伦出使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。韦伦请李适出面署名誓书，跟吐蕃结盟。宰相杨炎认为有伤唐朝尊严，建议由汾阳王郭子仪出面署名誓书，由李适在上批一“可”字。李适接受。

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看见唐朝使节韦伦，再次抵达，越发高兴。

十二月一日，韦伦回国，吐蕃派他们的宰相论钦明思等随同到唐朝朝贡。

七八一年，春季，二月，唐政府派宫廷副总管（殿中少监，从四品上）崔汉衡，出使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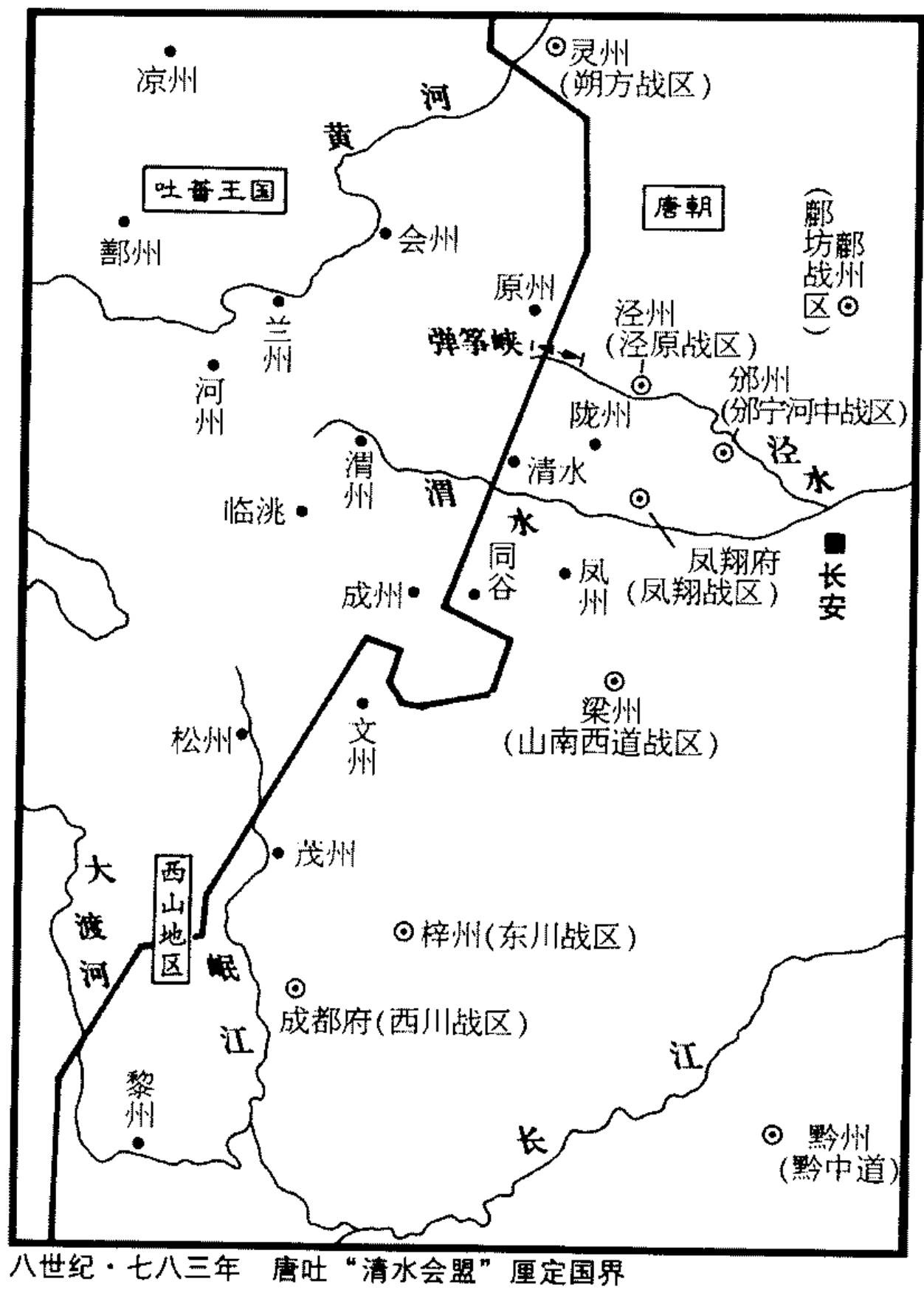
崔汉衡（参考本年【七八一】三月），抵达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，国王（三十七任）娑悉笼猎赞，发现唐朝国书竟是皇帝诏书，吐蕃致送唐朝的礼物，被称“进贡”，唐朝致送吐蕃的礼物，被称“赏赐”，把吐蕃王国当成一个藩属。另一件事是：灵州（宁夏灵武县）以西唐吐疆土相接，应以贺兰山（宁夏与内蒙古西界）为两国共同边界。要求崔汉衡改正。

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崔汉衡派执行官（判官）陪同吐蕃使节，一齐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奏报。李适特别更改诏书及两国边界，一切依照吐蕃要求。

七八二年，夏季，四月八日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把先前所掳掠的唐朝军民八百人，归还唐朝。

秋季，九月二十三日，宫廷副总管（殿中少监）崔汉衡，从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回来（崔汉衡出使事，参考去年【七八一】

三月)，吐蕃国王（三十七任）娑悉笼猎赞，派部属区颊赞，跟随崔汉衡回来晋见唐朝皇帝。



冬季，十月十九日，派国务院司法部狱政司副司长（都官员外郎）樊泽，出使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，通知两国缔结条约盟誓的日期。

七八三年，春季，正月十日，唐王朝（首都长安【陕西省西安市】）陇右战区特遣兵团（驻普润【陕西省凤翔县北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镒，在清水（甘肃省清水县）跟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官员尚结赞签订盟约。

二月一日，命藩属事务部长（鸿胪卿）崔汉衡，送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的使节区颊赞回国（区颊赞来唐朝，参考去年【七八二】九月）。

夏季，四月，李适命宰相、部长级官员，跟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使节区颊赞，在首都长安丰邑里盟誓。但区颊赞因清水盟誓时（参考本年【七八三】正月），双方国界没有划定，拒绝出席（清水盟誓，盟文说：“唐朝边界，泾州【甘肃省泾川县】方面，西到弹筝峡【甘肃省平凉市西北】口；陇州【陕西省陇县】方面，西到清水县【甘肃省清水县】；凤州【陕西省凤县】方面，西到同谷县【甘肃省成县】以及剑南战区【总部成都府】西山大渡河东岸，属于唐朝。吐蕃边界，包括兰州【甘肃省兰州市】、渭州【甘肃省陇西县】、原州【宁夏固原县】、会州【甘肃省靖远县】，西到临洮【甘肃省岷县】，东到成州【甘肃省礼县南龙山镇】，直到剑南战区【总部成都府】西界磨些部落等各蛮族所居地。大渡河西南，属于吐蕃。”此项盟文虽然仍属“说不清楚”之类，但可看出八世纪以后唐朝西方边疆，已萎缩到京师【首都长安】门口）。

四月十三日，派崔汉衡前去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），请求国王（赞普）裁决。

六月二十五日，报聘吐蕃事务执行官（答蕃判官）、行政监察官（监察御史）于頔（音dí），跟吐蕃使节论刺没藏，从青海湖返抵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奏报说：唐吐边界已经勘查完毕，请送区颊赞回国。

秋季，七月九日，李适命国务院教育部长（礼部尚书）李揆（音kuí），当会盟签约大使，前往吐蕃。

七月十七日，李适下诏命各宰相及各高级将领，前往首都长安城西，跟吐蕃代表区颊赞，签订盟约。

李揆有才干声望，宰相卢杞对他十分厌恶，所以命他出使吐蕃（西藏）。李揆报告李适说：“我并不怕远去外国，只怕死在路上，不能完成使命。”李适也替他伤感，对卢杞说：“李揆未免太老（李揆本年七十二岁）！”卢杞说：“出使远方外邦，一定要了解政府政策才行。而且，连李揆这么老都要前去蛮荒，从今以后，比李揆年轻的官员，就没有一个敢推辞远行的任务。”

七八四年，春季，正月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大宰相尚结赞，表示愿意派军协助唐政府收复京师（首都长安）。



正月二十八日，李适派皇家图书院院长（秘书监）崔汉衡，出使吐蕃请求发兵。

夏季，四月，崔汉衡要求吐蕃军助战，吐蕃大宰相尚结赞说：“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的军队不出动，恐怕会袭击我的后背。”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【陕西省彬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韩游瓌听到消息，派他的部将曹子达率军三千人，去跟浑瑊会师。吐蕃军派部将论莽罗依，率士卒二万人追随。凤翔战区（总部设凤翔府【陕西省凤翔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楚琳也派部将石铤，率士卒七百人会合浑瑊，攻克武功（陕西省武功县西）。

四月十日，自称汉帝的朱泚，派部将韩旻反攻武功（陕西省武功县西），石铤率他的部众向韩旻投降。浑瑊进攻，不能取胜，集结各部队，驻屯武功（陕西省武功县西）县城西方平原，正巧曹子达及吐蕃军赶到，联合攻击韩旻，在武亭川（泾水支流漆水河）会战，大破韩旻军，格杀一万余人，韩旻仅逃出一命。浑瑊遂率军进驻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，跟进驻东渭桥（陕西省高陵县南）的李晟军，东西呼应，对长安（汉首都，陕西省西安市）施加压力。

五月，吐蕃军击破汉政府军韩旻等之后，大肆抢掠，即行撤回回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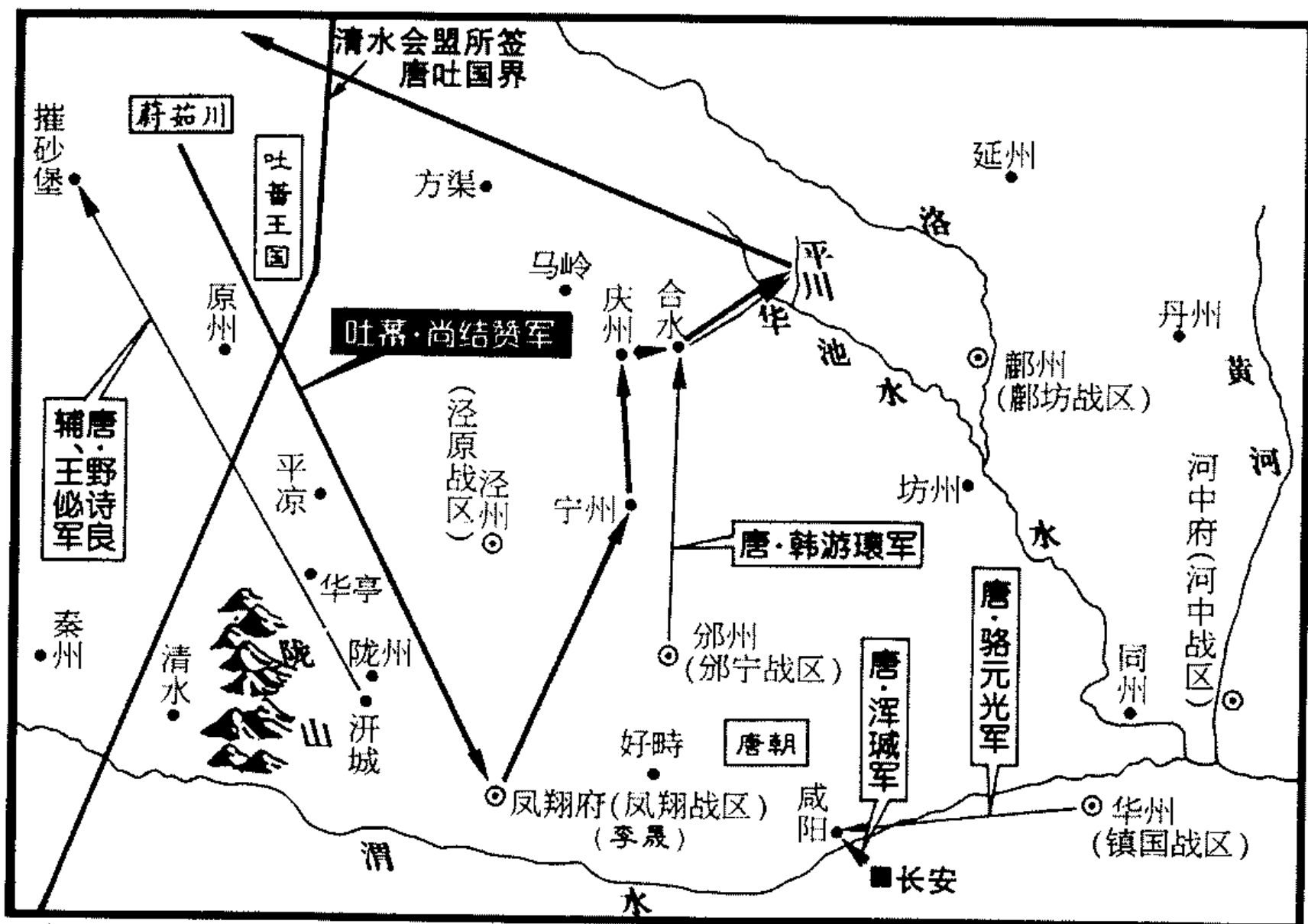
汉帝朱泚派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【甘肃省泾川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田希鉴用重金贿赂吐蕃军，吐蕃军接受；唐政府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【陕西省彬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韩游瓌奏报李适。行宫特遣兵团总作战司令（行在都知兵马使）浑瑊也上疏说：“尚结赞屡次派人约定：立刻联军进攻长安（汉首都，陕西省西安市），可是并不出动，听说他的军队遇到春季瘟疫，最近已经回国。”李适因李晟、浑瑊的兵力太少，打算倚靠吐蕃军收复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忽然听说撤回回国，十分忧虑（参考第十五部第一章第二十二节“贝州解危”）。

最初，李适请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派军协助讨伐朱泚（参考本年【七八四】正月二十八日），承诺成功之后，割让伊西（即安西四镇，总部设西州【新疆吐鲁番市东】）、北庭（总部设北庭府【新疆吉木萨尔县】）两战区。现在，朱泚伏诛，吐蕃派使节前来要求唐政府履行条约，李适打算召回四镇战区（总部设龟兹【新疆库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郭昕、北庭大总督（驻新疆吉木萨尔县）李元忠（曹令忠）返回中央（郭昕、李元忠【曹令忠】事，参考七八一年七月一日），而把

土地割让给吐蕃。李泌反对，说：“安西（新疆库车县）、北庭（新疆吉木萨尔县）两个战区，军民性情勇猛强悍，控制西域（新疆及中亚东部）五十七国及原属西突厥汗国的十姓部落（参考六三八年十二月）。牵制吐蕃，使他们不能集中兵力，向东侵略，今天为什么白白呈献给别人！而且，两战区军民，力量孤单，困守边远地区，为帝国保疆卫土，尽忠竭力将近二十年，实在可哀可怜。一旦把他们抛弃给蛮族，心里一定把唐朝恨入骨髓。有一天，参加吐蕃军东下，对待唐朝恐怕像报私仇。然而，主要的是，从前，吐蕃军态度观望，不肯前进，暗中跟敌我两方保持同等距离，最后还在武功（陕西省武功县西）大肆抢劫，接受朱泚金银财宝贿赂，半途撤退（参考本年【七八四】五月），有什么功劳可言！”

大家都认同这项分析，李适遂拒绝割让。

七八六年，秋季，八月三十日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次席宰相（次相）尚结赞，率军向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、陇州（陕西省陇县）、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、宁州（甘肃省宁县），发动大规模攻击，掳掠汉人男女和豢养的家畜，强行收割田中庄稼；唐朝西部边境沸腾骚动，州县政府纷纷关闭城门，登城拒守。



八世纪·七八六年八月至十月 唐军两路截击吐蕃



李适下诏派朔方特遣兵团元帅（朔方行营元帅）浑瑊，率一万人，骆元光（镇国【总部华州】司令官）也率八千人，驻扎咸阳（陕西省咸阳市）戒备。

九月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游骑兵斥候部队，抵达好畤（陕西省乾县西北）。

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戒严，李适派左金吾（卫军第十一军）将军张献甫，进驻咸阳（陕西省咸阳市），民心大乱，谣言说皇帝将要逃走躲避，宰相齐映晋见李适，沉痛劝阻，说：“外边都相信陛下已经整理好行装，准备妥干粮，人心恐慌。大福只能降临一次（指前年【七八四年】七月得返长安），不可能再来，陛下为什么不跟我们仔细讨论？”跪在地上，涕泪交流，李适也受感动。

凤翔战区（总部设凤翔府【陕西省凤翔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晟，派营前作战司令（牙前兵马使）王佖，率精锐部队三千人，在汧城（陕西省陇县南）埋伏，告诫他说：“蛮虏经过城下，不要攻击先头部队；先头部队即令失败，主力抵达时，你们无法抵挡。不如等到先头部队已经走过，看到举五色旗，穿虎豹衣的部队，那是他们的主力，出其不意发动攻击，一定大捷。”王佖遵照这项指示行事，吐蕃军战败，退走。士卒们不认识尚结赞，尚结赞仅逃出一命。

尚结赞对他的部众说：“唐朝的优秀将领，不过李晟、马燧、浑瑊而已，我们当用计谋把他们铲除。”于是进入凤翔战区（总部凤翔府），秋毫无犯，禁止掳掠，尚结赞率二万人直抵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城下，呼喊说：“李令公（李晟中央官称是“中书令”）召唤我们前来，为什么不出面犒劳！”住了一夜才撤退。

冬季，十月七日，李晟派外籍兵团司令（蕃落使）野诗良辅（野诗，复姓），会同王佖，率步骑兵五千人，在摧砂堡（即摧沙堡，宁夏海原县）袭击吐蕃军（摧沙堡是吐蕃重兵驻扎地，参考七七三年十月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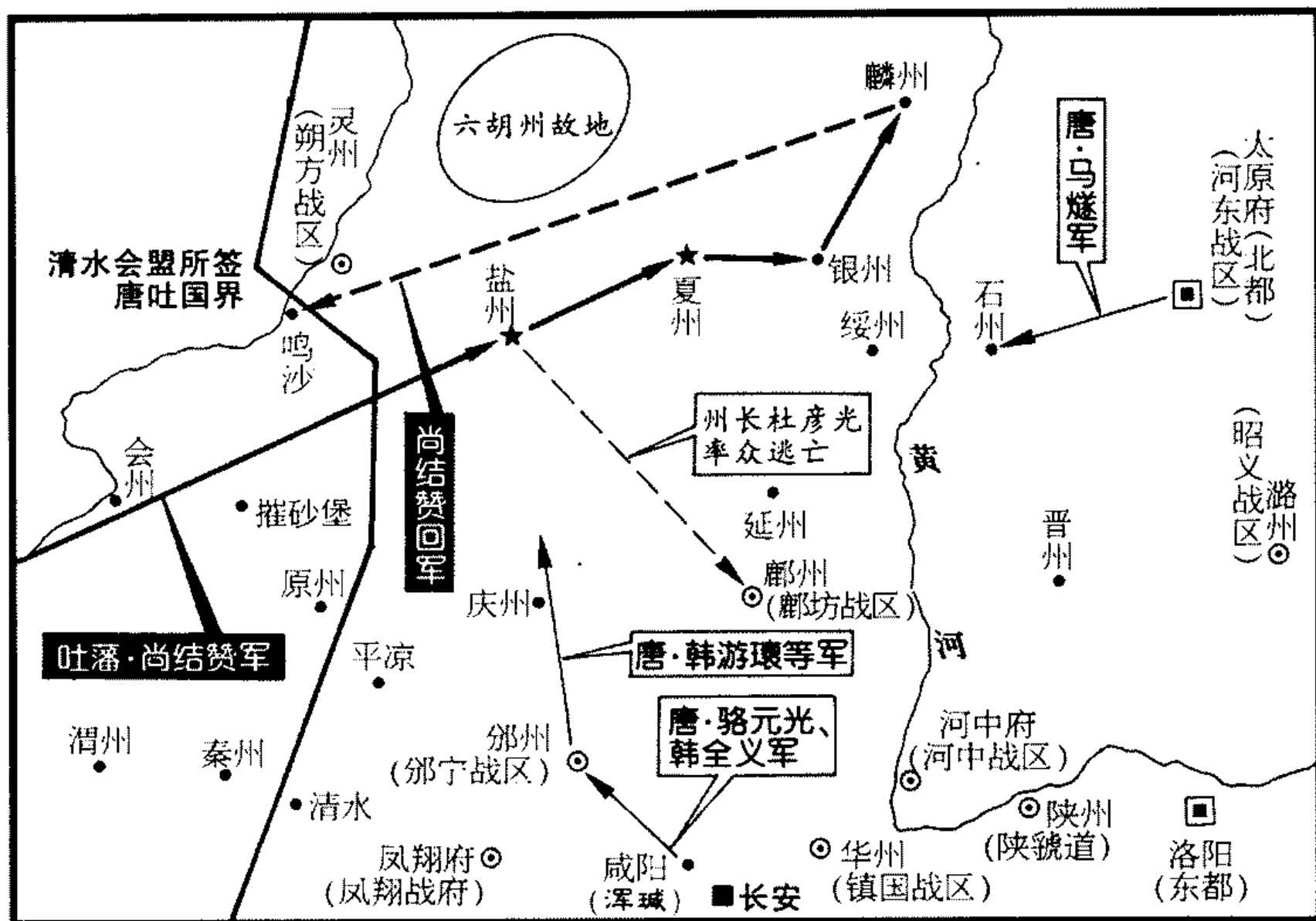
十月十六日，跟吐蕃军二万人发生遭遇战，大破吐蕃军；乘胜追击，直抵堡下，攻克，斩吐蕃军将领扈屈律悉蒙（扈屈律，三字姓），纵火焚烧储存积蓄，然后撤退。尚结赞率军穿过宁州（甘肃省宁县）、庆州（甘肃省庆阳县），向北而去。

十月十七日，吐蕃军在合水（庆阳县东合水老城）以北扎营，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【陕西省彬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韩游瓌，派将领史履

程在夜色掩护下，发动袭击，杀数百人，然后撤退。吐蕃军（西藏）追击，韩游瓌在平川（洛水支流葫芦河的支流）集结，派人秘密进入西方山区，突然擂动战鼓，吐蕃军（西藏）大吃一惊，抛弃所有掳掠的东西，急行退走。

十一月十五日，吐蕃军（西藏）攻击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，告诉州长杜彦光说：“我要的是城池，随你率领居民离开！”杜彦光遂率全城居民退出，投奔鄜州（陕西省富县），吐蕃军遂占领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。

吐蕃军（西藏）再攻击夏州（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），同样命州长托跋乾晖（托跋与拓跋应是相同。拓跋是党项部落其中一支，参考六二九年闰十二月）率居民离开，遂占领城池。又攻击银州（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堡），银州根本没有城池，官民霎时溃散，吐蕃军也跟着放弃；接着，又攻陷麟州（陕西省神木县）。



八世纪·七八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吐蕃占据盐夏二州

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【陕西省彬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韩游瓌上疏，请求：“出军收复新近失陷的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，如果吐蕃军增援，则命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，袭击他们的后背。”

十二月十一日，李适命镇国战区（总部设华州【陕西省华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骆元光，及陈许战区（总部设许州【河南省许昌市】）作战司令（兵马使）韩全义，率步骑兵一万二千人，会合邠宁战区特遣兵团，直向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。又命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马燧，率河东特遣兵团，共同攻击吐蕃军。

马燧前进到石州（山西省离石县），“河曲六胡州”全部归降（河曲六胡州早已合并为宥州【内蒙古鄂托克旗】，参考七三八年二月。此时史书仍沿用旧称），马燧把他们迁移到云州（山西省大同市）、朔州（山西省朔州市）之间。

国务院工程局副局长（工部侍郎）张彧，是李晟的女婿。李晟在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时，另一女儿嫁给幕僚崔枢，所送的嫁妆及礼遇，远超过当初对待张彧；张彧大怒，遂依附李晟的政敌张延赏（李晟跟张延赏结怨事，参考去年【七八五】八月）。御前监督官（给事中）郑云逵，曾当过李晟的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，因李晟对他不满意，也投靠张延赏一边。而皇帝李适对李晟的大功高名，也疑惧猜忌。于是，吐蕃军的离间计谋，发生作用，张延赏等一口咬定李晟即将叛国，把他的阴谋诡计，宣传得像滚水一样沸腾，使用各种极端手段，定要把李晟置之死地。李晟得到消息，日夜流泪，双眼都哭得肿胀，把他所有的子弟全送到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，上疏辞职，请求剃发当佛教和尚，李适安慰解释，不许。

十二月十六日，李晟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晋见李适，强调他患脚病，诚恳辞让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职务，李适也不许。韩滉跟李晟一向友善，李适命韩滉跟刘玄佐（刘洽）把皇帝的意思，转告李晟，命他化解跟张延赏之间的怨恨，李晟遵命。韩滉等陪同张延赏前去李晟家，登门道歉，二人遂结拜成为兄弟，设宴款待，尽欢而散。接着又分别在韩滉、刘玄佐（刘洽）家设宴，也尽欢而散。韩滉并建议李晟上疏推荐张延赏当宰相。

二、平凉川事变

七八七年，春季，正月十七日，唐帝（十二任德宗）李适（本年四十六岁。适，音 kuò），擢升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（左仆射）张延赏，兼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。凤翔战区（总部设凤翔府【陕西省凤翔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晟，替他的儿子向张延赏的女儿求婚，张延赏拒绝（二人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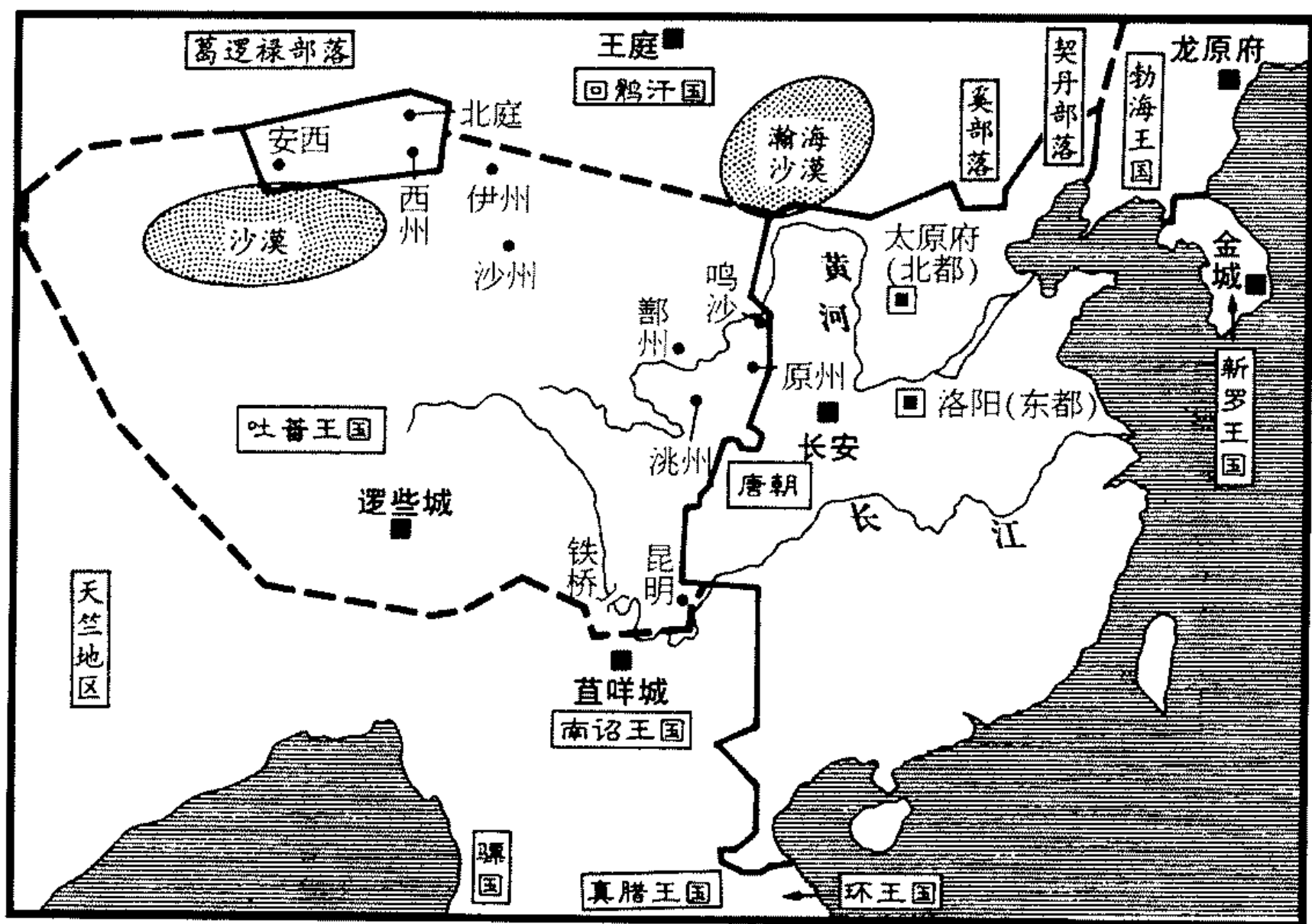
结仇事，参考前年【七八五】八月）。李晟对他的朋友说：“武夫生性豪迈爽直，一杯黄汤下肚，怨恨全消，不会再放在心上。不像文人那么难缠，只要有一点冒犯，表面上虽然和解，心里仍然记仇，跟没有和解一样，我怎么能不恐惧！”

二月七日，李适命太子宫政务署摄理署长（检校左庶子）崔浣（音 huǎn），当访问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特派大使（入吐蕃使）。

三月十三日，命太子宫政务署长（左庶子）李锴（音 xiān），当访问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特派大使（入吐蕃使）。

最初，吐蕃大宰相尚结赞，占领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、夏州（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），各留下一千余名士卒驻防，而自己率主力大军退到鸣沙（宁夏中宁县东）扎营。从去年（七八六）冬天到今年（七八七）春季，羊马大量死亡，而粮食供应不及。同时又得到消息：凤翔战区（总部设凤翔府【陕西省凤翔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晟已攻克摧沙堡（宁夏海原县），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马燧、河中战区（总部设河中府【山西省永济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浑瑊等各路大军即将来到，大为恐惧，不断派使节前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请求和解，李适一直没有允许。尚结赞于是改变方式，派使节携带厚重的礼物跟措辞卑屈的信件，晋见马燧，表示和解诚意，誓言履行清水（甘肃省清水县）盟约（参考七八三年正月），归还所占领的土地，使节在道路上前后相继，马燧遂深信不疑，于是大军在石州（山西省离石县）停下，不再西渡黄河，并且代他向中央请求。

李晟坚决反对，说：“蛮族没有信义，不如攻击。”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【陕西省彬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韩游瓌也反对，说：“吐蕃衰弱的时候，请求和解；强大的时候，就侵入国土。而今，他们深入国土而竟然请求和解，定是骗局。”当时的宰相韩滉支持李晟，强调说：“现在，两河（黄河南北）平安无事，如果修筑原州（宁夏固原县）、鄯州（青海省乐都县）、洮州（甘肃省临潭县）、渭州（甘肃省陇西县）等四州城池，命李晟、刘玄佐（刘洽）等，率十万大军驻防，河湟（甘肃省及青海省东部）二十余州，可以收复（这是前宰相元载的计划，参考七七三年十月）。所需要的粮食和费用，我愿意负责。”李适于是拒绝马燧的建议，催促他迅速进军。马燧请求和吐蕃特使论颊热，一同进京（首都长安）朝见，作详细陈



八世纪·八〇年代末期 唐朝疆域

述。正巧，韩滉逝世，马燧、张延赏，都跟李晟结有宿怨，打算推翻他的主张，争着发言，夸张和解对帝国的利益。李适因深恨回纥汗国（李适受辱事，参考七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），打算跟吐蕃结盟，联合攻击回纥（瀚海沙漠群），听到二人的建议，正合己意，于是决定和解。

张延赏好几次警告李适说：“李晟不适合长久掌握军权，请派御前监督官（给事中）郑云逵接替！”李适说：“应该由李晟自己保荐！”于是对李晟说：“我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，决心跟吐蕃和解。先生对吐蕃一向怀有成见，不可以再回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，应该留在中央，早晚帮助我处理国家大事。（胡三省注：“李适猜忌李晟，利用跟吐蕃和解，以及宰相对李晟不满的机会，剥夺他的兵权。”）但仍由你指定继任人选。”李晟推荐总纠察官（都虞候）邢君牙。邢君牙，是乐寿（河北省献县）人。

三月二十二日，李适任命邢君牙当凤翔特别市长（凤翔尹）兼民兵司令官（兼团练使）。

三月二十三日，加授李晟：太尉（三公之一）、最高立法长（中书令）；勋阶、爵位，仍然保持（李晟勋阶：上柱国，爵位：西平王）。其他本兼各职，全部免除。



李晟在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，曾经告诉他的僚属说：“魏征喜欢直率地规劝皇上，我敬佩他的做法（魏征事，参考六四三年正月）。”作战参谋长（行军司马）李叔度说：“这是文职官做的事，德高望重的高级军事将领，恐怕不适宜。”李晟严肃地说：“你的话有偏差，我身兼宰相和大将，如果明知道中央有错误的决定，而不说话，怎么有资格居此高位！”李叔度惭愧退出。等到李晟调往中央，李适有什么问题征求他的意见，他一定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。但他性情谨慎沉默，从来没有泄漏谈话内容。

三月二十七日，河东战区（总部太原府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马燧，抵达中央朝见。河东特遣兵团各军遂紧闭营垒，不再出战。吐蕃大宰相尚结赞，就自鸣沙（宁夏中宁县东）安全撤退，因缺少马匹，很多士卒只好步行。

访问吐蕃王国特派大使崔浣，晋见尚结赞，责备他破坏条约。尚结赞说：“我们曾经大破朱泚（参考七八四年四月），还没有领到赏赐，所以前来追讨；可是各州都紧闭城门防守，没有人把我们所要求的事情，转达中央。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、夏州（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）的守城将领，把城池交给我们，惊惶逃走，并不是我们强行占领（参考去年【七八六】十一月、十二月）。而今，你来这里，打算重建唐吐两国友谊，正是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的盼望。吐蕃宰相及大将在这里的，有二十一人，讨伐朱泚战役时，最高监督长（侍中）浑瑊曾跟他们共过事，一定知道他们的忠实诚信。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杜希全、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【甘肃省泾川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观，他们的诚实忠厚，闻名异国，请派来主持会盟。”

夏季，四月十二日，崔浣回到首都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。

四月十七日，李适命崔浣当藩属事务部长（鸿胪卿），再次前往吐蕃军，告诉尚结赞说：“杜希全驻防灵州（宁夏灵武县），不能出境。李观已改调别的官职（改调宫廷供应总监【少府监】、国务院摄理工程部长【检校工部尚书】），现在派浑瑊前往清水（甘肃省清水县）参加会盟。”并要求尚结赞先行归还盐、夏二州。

五月一日，浑瑊从咸阳（陕西省咸阳市）前来中央，李适命他当清水（甘肃省清水县）会盟特使（清水会盟使）。

五月五日，命国务院国防部长（兵部尚书）崔汉衡当副特使，国务院文官部爵位司副司长（司封员外郎）郑叔矩当执行官（判官），特进（文



散官二级，正二品）、宦官宋奉朝当皇家会盟总监（都监）。

五月六日，浑瑊率军二万余人，前去会盟所在地清水（甘肃省清水县）。

五月二十二日，尚结赞派他的部属论泣赞到首都长安说：“清水（甘肃省清水县）不是吉祥的地方，请改在原州的土梨树（甘肃省镇原县东），盟约签订后，就归还盐、夏二州。”李适同意。神策军将领马有麟提醒李适说：“土梨树地势险恶，恐怕吐蕃埋伏军队，不如平凉川（甘肃省平凉市西北二公里）一片平原。”当时，论泣赞已经启程回国。

五月二十四日，唐政府特别派人追上论泣赞，告诉这项改变。

最初，宰相韩滉在世时，曾推荐宣武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刘玄佐（刘洽）可以担任统帅，率军收复河湟（甘肃省及青海省东部），李适询问刘玄佐（刘洽），刘玄佐（刘洽）赞成行动。后来，韩滉逝世，刘玄佐（刘洽）上疏说：“吐蕃正在强盛，不可以发动战争。”李适派宦官去慰劳刘玄佐（刘洽），刘玄佐（刘洽）患病，躺在床上接受诏令。宰相张延赏知道刘玄佐（刘洽）不会接受他的驱使，于是奏请改命昭义战区（总部设潞州【山西省长治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抱真（安抱真），李抱真（安抱真）也坚决推辞。都因为张延赏罢黜李晟军权，将领仍十分愤怒，对中央离心，不肯听从张延赏的指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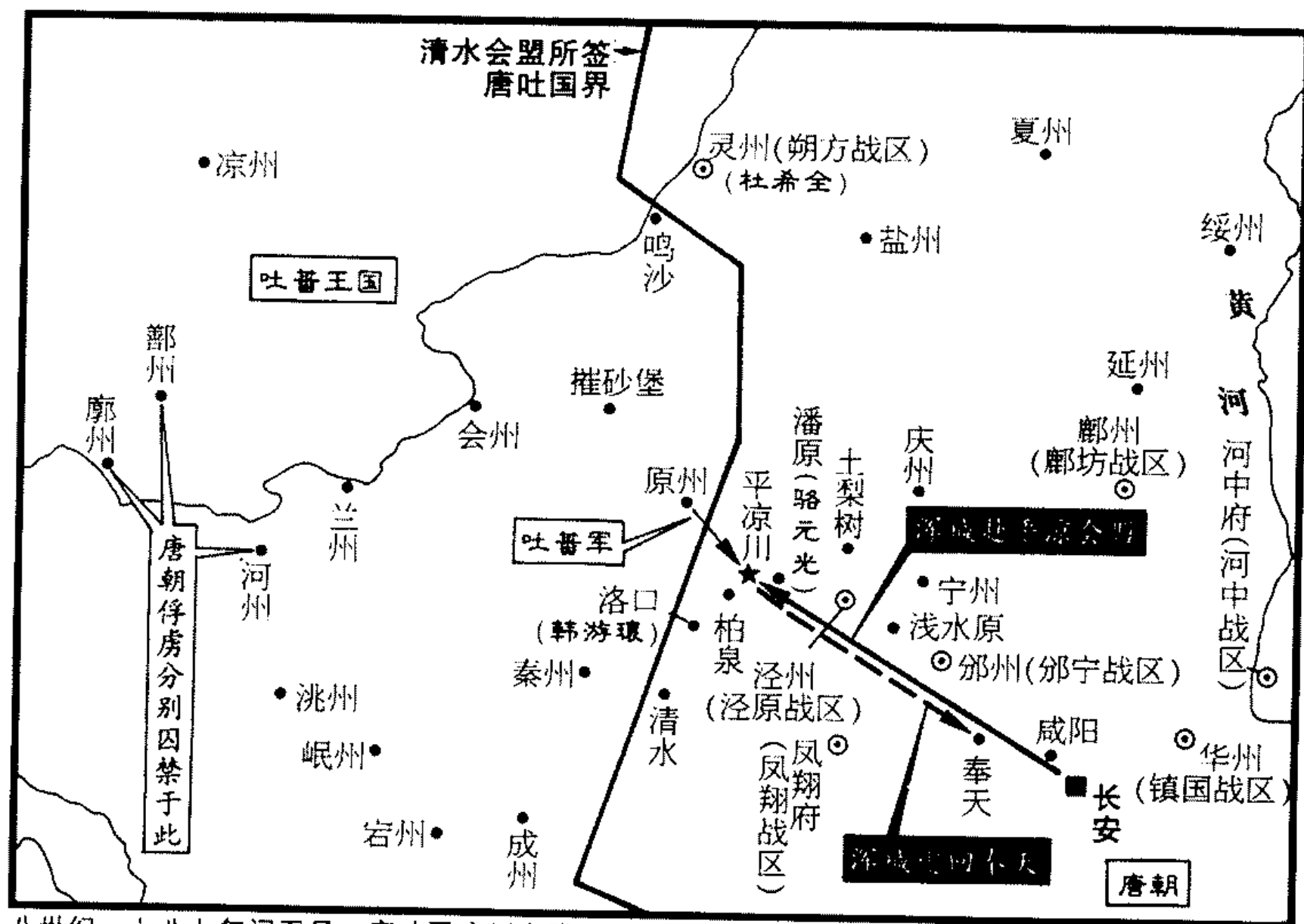
浑瑊将离开京师（首都长安）时，李晟一再警告他，会盟场所一定要有严密的戒备。张延赏向李适申诉说：“李晟不希望唐吐两国和解成功，所以要浑瑊严密戒备。我们一旦露出疑心对方的形迹，对方一定对我们也会生出疑心，怎么可能和解？”李适于是召见浑瑊，严厉告诫说：一定要对吐蕃推心置腹，以诚相待，万万不可心怀诡诈，破坏吐蕃和解的诚意。

浑瑊奏称：吐蕃已通知定于闰五月十九日，作为会谈日期。张延赏集合文武百官，宣布皇帝的指示，把浑瑊的奏章拿给大家传阅，声称：“李太尉（李晟）坚持他的成见，认为唐吐两国无法和解，这里是浑瑊监督长（侍中浑瑊）的奏章，结盟日期，已经确定。”李晟听到这些话，向他的亲信流泪说：“我生长在西方边陲（李晟是洮州【甘肃省临潭县】人，前后当王忠嗣、李抱玉【安抱玉】的部属，都建功勋），深刻了解蛮族，所以才向皇上反映，唐朝政府竟被蛮族骗得团团转，真是一种羞辱。”

李适这时才派镇国战区（总部设华州【陕西省华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骆元光，进驻潘原（甘肃省平凉市东），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【陕

西省彬县】) 司令官(节度使)韩游瓌,进驻洛口(甘肃省庄浪县东南),应援浑瑊。骆元光告诉浑瑊说:“潘原(平凉市东)距会盟地将近七十华里,你如果发生紧急情况,我怎么知道?我想陪你一同前去。”浑瑊传达皇帝的命令,坚决阻止,骆元光不理,跟浑瑊兵团大营,紧密相连,停在距会盟地三十余华里的地方。骆元光大营壕沟深峻,门栅坚固,而浑瑊大营的壕沟门栅,却十分草率,随时都可以跨过去。骆元光军在浑瑊大营以西埋伏:韩游瓌也派骑兵五百人在附近埋伏,说:“如果发生变化,你们向西攻击柏泉(平凉市西北西),分散吐蕃的兵力!”

尚结赞跟浑瑊约定,各率武装部队三千人,分别排列在盟台的东西两侧,各由文职官员四百人,陪同抵达台下。



八世纪·七八七年闰五月 唐吐平凉川会盟

闰五月十九日,会盟日期已到,两国特使行将见面,尚结赞建议唐吐两国,各派骑兵数十名,担任斥候,互相搜索对方地区,浑瑊全都答应。而吐蕃早已在盟坛西方埋伏精锐骑兵数万人,而游骑兵则在唐朝军营中穿梭般来去自如,没有人禁止。唐朝游骑兵进入吐蕃搜索的,全被生擒。浑瑊等对所发生的变化一点也不知道,于是进入帐幕,改穿礼服。突然间,



吐蕃大营的战鼓，敲出三声巨响，吐蕃军漫山遍野涌到，杀声震动天地，唐朝官员惊恐间，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吐蕃军已杀进帐幕，斩皇家会盟总监（都监）宋奉朝，浑瑊从帐幕后门逃出，正巧看到一匹马，于是跳上去狂奔，把身子扑到马鬃中，强套马勒，狂奔了十余华里，才把马勒套上马口，吐蕃追兵箭如雨下，都从他背上擦过去，竟没有受伤。唐朝军队溃散，向东逃命，吐蕃将领挥军追赶，唐朝官兵不是被生擒，就是被格杀（后来，刘昌当泾原战区【总部设泾州，甘肃省泾川县】司令官，收集劫盟时阵亡将士们的枯骨，装入棺木，埋葬浅水原），被擒一千余人，被杀数百人，会盟副特使崔汉衡被吐蕃军俘虏。浑瑊抵达自己军营时，官兵已全都逃走，只剩下一座空营。骆元光集结所有伏兵，严阵以待。浑瑊投奔骆元光，吐蕃军追到，大吃一惊，又发现邠宁战区特遣兵团骑兵向西急驰，恐怕后路被切断，于是撤退。骆元光把粮食、武器等资助浑瑊，会同浑瑊集合残兵败将，重整队伍，在戒备下回军。

当天（闰五月十九日），李适主持朝会，对各宰相说：“今天，跟蛮族和解，裁军休战，这是国家之福！”马燧说：“确是如此。”另一宰相柳浑说：“蛮族都是豺狼之辈，盟约誓言，对他们没有约束。今天会盟这件事，我深感忧虑！”李晟说：“柳浑说得是！”李适的脸像帘子一样霎时拉下来，怒不可遏，质问李晟说：“柳浑一介书生，不知道边疆大计，先生你怎么也说这种话！”二人都跪在地上叩头认罪，朝会在不愉快气氛中结束。当天（闰五月十九日）夜晚，韩游瓌紧急奏章递到，说：“吐蕃劫盟，大军接近本战区（邠宁【总部邠州】）。”李适大为惊愕，来不及派宦官，立即命巡街监察官员把奏章送给柳浑。明天（闰五月二十日）早上，李适对柳浑说：“你一个读书人，怎么对敌情判断得这么精确！”李适打算逃出京师（首都长安）躲避吐蕃，李晟竭力劝阻，才算打消作罢。

李晟自从建立收复京师（首都长安）的盖世奇功，就受严重猜忌，他家住长安（陕西省西安市）大安园（丰邑坊内），院中植有竹林，就有人制造谣言说：“李晟在大安亭（竹园休息小亭）埋有伏兵，抓住机会，就发动兵变。”李晟遂把竹林砍光。

闰五月二十一日，李适派宦官王子恒，携带诏书，打算交给尚结赞，但走到吐蕃边界，吐蕃不准入境，只好返回。浑瑊留在奉天（陕西省乾县）扎营。

闰五月二十二日，尚结赞抵达故原州（宁夏固原县），接见崔汉衡等，

说：“我用黄金做了一套脚镣手铐，打算戴到浑瑊身上，呈献国王。现在，让浑瑊逃掉，白废一场力气，只捉到你们这种人。”又对马燧的侄儿马弁说：“蛮族把马当做生命，我们在河曲（黄河弯曲处，指鸣沙【宁夏中宁县东】）时，春天青草还没有生芽，战马饥饿，几乎不能走路，在那个时候，最高监督长（马燧）如果渡黄河奇袭，我们定会全军覆没，所以才请求和解，全靠最高监督长（马燧）的力量，得以渡过渡关。而今完整班师，为什么拘留他的子孙！”下令释放马弁、宦官俱文珍、浑瑊的部将马宁，准他们回国。而把崔汉衡等分别囚禁河州（甘肃省临夏市）、廓州（青海省化隆县）、鄯州（青海省乐都县）。李适听到尚结赞所说的话，从此曾恨马燧。

三、安化峡哭别家园

七八七年，六月五日，命马燧当司徒（三公之二）兼最高监督长（兼侍中），免除原有的副元帅、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西省太原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等职。

最初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大宰相尚结赞厌恶李晟、马燧、浑瑊，说：“排除这三个人，唐朝就在掌握之中。”于是挑拨离间，调走李晟，通过马燧请求和解，准备生擒浑瑊，使二人都因此定罪，就挥军直接攻击长安（唐首都，陕西省西安市）。想不到浑瑊逃走，计划遂告中止。宰相张延赏惭愧恐惧，声称卧病在床，不再办公。

吐蕃驻防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、夏州（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）的远征部队，粮食及军中补给接济不上，士卒很多染上瘟疫，病倒在床，都得了思乡症。大宰相尚结赞派骑兵三千人迎接，纵火焚烧所有住屋、拆毁城墙，把所有唐朝居民，裹胁而去。

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杜希全，派军进驻防守。

宰相李泌第一次到宰相联合办公厅（政事堂）办公。

六月二十一日，李泌陪同李晟、马燧、柳浑，一同进宫叩见李适。李适对李泌说：“从前，你在灵武（宁夏灵武县）时，就应该当宰相，是你自己谦让不肯（参考七五六年七月），我今天终于请到了你，打算跟你约法三章，那就是：千万不要报复私仇，至于对你有恩的人，由我替你报答。”



李泌说：“我一生信奉道教，从不跟人结仇，李辅国、元载，对我千方百计陷害，现在，都自行倒毙（李辅国死，参考七六二年十月；元载死，参考七七七年三月）。平常有深厚友情或对我有恩的人，差不多都位居高官，名扬天下，要不，也都不在人世，我也无法报答。”李适说：“虽然如此，可是，即令是小小恩惠，也应该报答。”李泌说：“我今天也跟陛下作一个口头约定，可不可以？”李适说：“有什么不可以？”李泌说：“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！我蒙受陛下深厚的恩情，放胆直言，一点都没有顾忌。李晟、马燧对帝国立过大功，听说有人不断进谗言陷害，虽然陛下一定不信，但我今天仍要在二人面前，公开提出来，为的是使二人心里没有一点疑惧。陛下万一把二人诛杀，则保护皇家安全的禁卫军将领，和地方政府手握重兵的巨头，将没有一个不叹息愤怒、反侧难安，恐怕中外变乱，将再发生。作一个干部，假如能得到领袖的宠爱信任，真是人生大幸，当官不当官，有什么关系？我在灵武（宁夏灵武县）的时候，并没有当官，可是宰相、大将们，都听我的吩咐。陛下加授李怀光当太尉（三公之一），李怀光反而更为惊疑恐惧（参考七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），终于叛变，这是陛下亲眼看到的。现在，李晟、马燧无论财产和官位，都达到顶峰，富贵双全，只要陛下坦诚相待，使他们自己相信身家性命，都十分安全，没有危险，帝国有事的时候，派他们率军出征讨伐，天下太平的时候，他们就回到中央，参加金銮宝殿上的朝会，这是何等的安乐幸福！所以我希望陛下不要因二位先生对国家的贡献太大，而对他们有所猜忌，也请二位先生不要因自己的地位太高，而心怀疑虑，则帝国将永远太平无事。”李适说：“我听你开头说的那些话，一时吓住，不知道你说些什么，后来听你的分析，才知道是为了帝国利益，我会把你的话写在我的衣带上，两位先生也当谨记在心。”李晟、马燧都感动得泪流满面，起身叩谢。

秋季，七月，李适询问宰相李泌，怎么才可以恢复唐王朝初期（七世纪）的征兵（府兵）制度。李泌回答说：“今年（七八七年），征调关东（潼关以东）参加京西（首都长安以西）秋季边防任务的军队，共十七万人，计算起来，仅粮食一项，就需要粟米二百零四万斛。现在市价，粟米每斗一百五十钱，合钱三百零六万串。帝国一连几年遭受战乱跟饥馑的蹂躏，国库空虚，经费不足。最糟的是，即令有钱，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这么多粮食，所以，还没有到讨论恢复府兵的时候。”李适说：“那怎么办？立刻减少秋防部队，遣送他们回去，是不是可以？”李泌说：“陛下如果接

受我的建议，用不着裁减秋防部队，也不会骚扰人民，就可以粮食充足，粟米、小麦价钱也会一天比一天便宜，征兵制度也可以建立。”李适说：“假设能这样，我为什么不接受！”李泌说：“这件事必须采取紧急措施，再过十天，就来不及。现在，吐蕃军长期盘踞原州（故州，宁夏固原县）、会州（甘肃省靖远县）一带，军粮都用牛运送，粮食运完后，牛就没有用处。我建议清理国库（左藏）里因年久变质，或受到污染的绸缎，染成彩色，透过党项部落（陕西省北部），拿来换取牛只，每头牛不过绸缎二三四匹，计算用去十八万匹绸缎，就可换回六万余头牛。同时，下令所有铁工厂制造农耕器具，然后购买大批麦种，分别送到沿边各军事据点，招募士卒，拨给他们荒废的田地、垦荒耕种，约定明年（七八八年）小麦收割后，加倍偿还麦种；剩下的粮食，依照时价，再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，由政府收购。第二年春季小麦收割后，继种杂粮，办法相同。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土地肥沃，荒废的时间又久，定会丰收。边防士卒有利可图，愿意开荒垦田的人，定会增多。边疆地广人稀，士卒军粮又由政府供给，开荒垦田所得的粮食，没有地方可卖，价格一定便宜，所以，政府收购时虽然提高五分之一，事实上政府的开支要比今年减少。”李适说：“好极！”下令执行。

李泌又说：“边疆地区，官吏缺少，我建议公开拍卖，鼓励人民缴纳粮食，换取官位，则今年的粮食，就能充足。”李适也接受，遂追问说：“你说过，连征兵制度，也可以建立，有什么办法？”李泌说：“边防军士卒因开荒垦田而累积财富，势将热爱这片土地，不愿他迁，也不愿再回故乡。依照现行规定：边防士卒三年一次轮调，等到三年期满，调查愿意继续留下的，就把他所开垦的田地，永久归他所有，家人愿意迁来同住定居的，由本籍县政府发给他们特别通行证（长牒），由沿途地方政府供给伙食，打发他们上路。把愿留下的士卒人数，分别通知他们所来自的战区，下次派遣秋防部队时，就扣除这个数目，这样的话，即令是河朔（河北平原）各战区，也可以免除派军接防的麻烦，而大为欢喜。只要轮调几次，边防军士卒全部都会在当地安家置户、落地生根，那时候再推行征兵制度，就可以把穷苦疲累的关中（陕西省中部），变成富强。”李适兴奋地说：“这样的话，天下太平，永远再没有事。”李泌说：“还到不了那种地步，不过，我却有方法，根本不用唐朝军队，就能使吐蕃自陷困境！”李适说：“你有什么方法？”李泌说：“我现在不敢出口，必须开垦政策收到效果，然后才可以讨论。”李适坚持要知道，但李泌不肯回答。因为李泌的计划是打算联



合回纥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、大食帝国（阿拉伯帝国，叙利亚共和国大马士革城）、南诏王国（首都苴咩城【云南省大理市】。苴咩，音 jū mǐ），共同牵制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，使吐蕃军几面作战。但李泌知道李适一向痛恨回纥（瀚海沙漠群），恐怕听到后不高兴，连武装屯田的建议，都不采纳，所以不敢贸然提出。

不久，中央调查，发现边防军士卒申请留下来耕种定居的，占十分之五六。

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（左仆射）、二级实质宰相（同平章事）张延赏逝世（年六十一岁）。

八月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，大宰相尚结赞派五名骑兵，护送唐朝会盟副特使崔汉衡回国，并且呈递奏章，请求和解，抵达潘原（甘肃省平凉市东）；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【甘肃省泾川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观告诉他们说：“我奉到圣旨，不接待吐蕃的使节。”收下奏章，拒绝他们入境。

八月二十八日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远征军，率领羌部落军（甘肃省南部及青海省东部）、吐谷浑部落军（青海省），联合攻击陇州（陕西省陇县），营帐相连，长达数十华里，京师（首都长安）震动恐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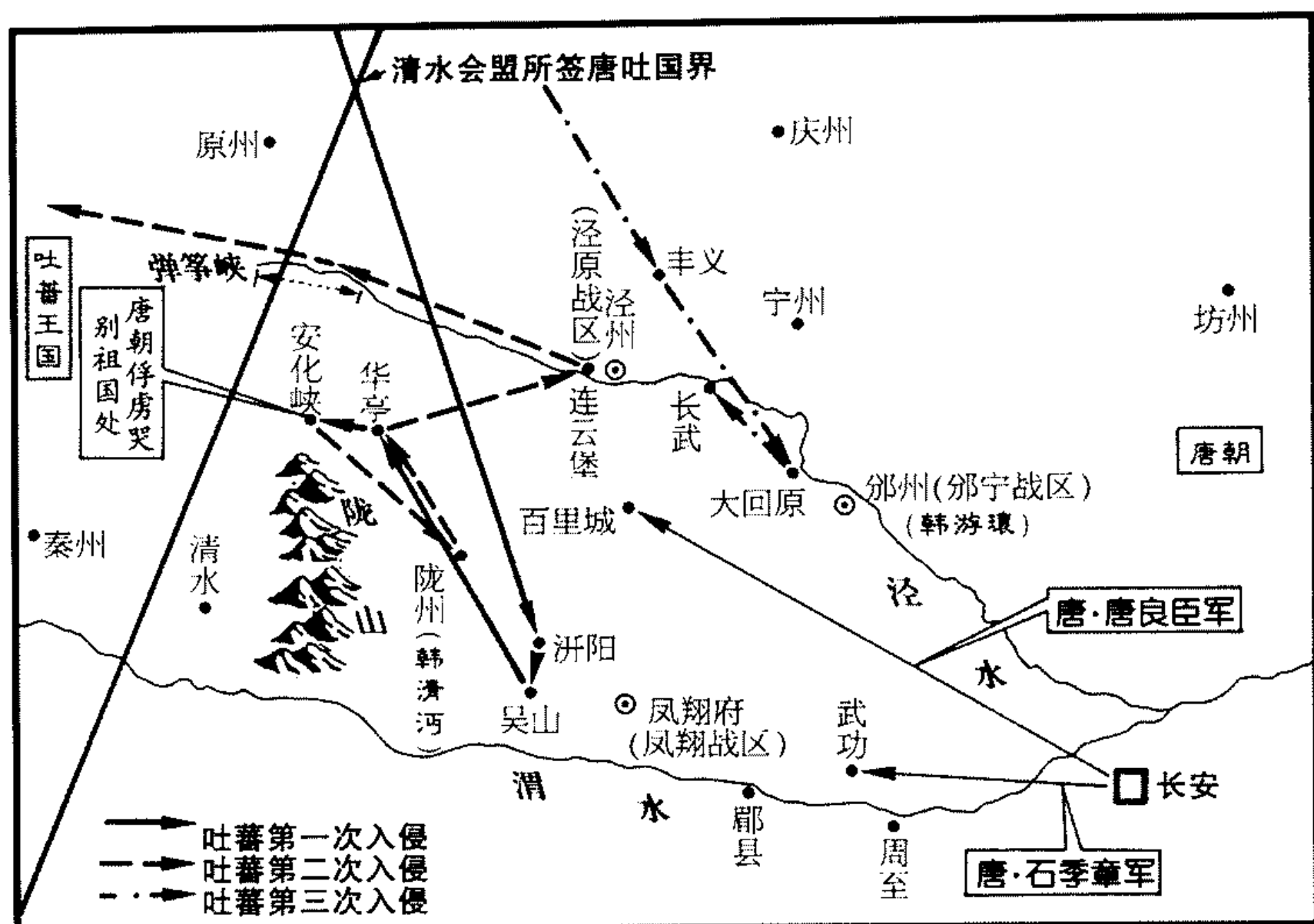
九月五日（原文“丁卯”【九月十七日】应误），唐政府派神策军将领石季章驻防武功（陕西省武功县西），决胜军基地司令（使）唐良臣驻防百里城（甘肃省灵台县西）。

九月七日，吐蕃军大肆掳掠汧阳（陕西省千阳县）、吴山（陕西省宝鸡县西北）、华亭（甘肃省华亭县），汉人年纪大和身体弱的，一律格杀，有的甚至砍断手臂，挖出眼珠，抛弃到道路上，由他们辗转哀号而死。然后驱逐体格健壮的男女青年一万余人，押送到安化峡（甘肃省清水县东）以西，分别发配给羌部落和吐谷浑部落当奴隶，吐蕃将领宣布说：“准许你们向东哭别家园！”大家放声大哭，跳下悬崖跌死跌伤的有一千余人。

不久，吐蕃军卷土重来，包围陇州（陕西省陇县），州长韩清沔会同神策军副将领苏太平，于夜晚发动攻击，把他们击走。

秋季，九月，吐蕃军攻击华亭（甘肃省华亭县）及连云堡（甘肃省泾川县西），全都攻陷。

九月二十四日，吐蕃军驱逐两城唐朝居民数千人，跟邠州（陕西省彬



八世纪·七八七年八月至十月 吐蕃三次攻击关中

县)、泾州(甘肃省泾川县)被掳掠的居民及牛羊家畜,以万为单位计数,向西而去,安置弹箜峡(甘肃省平凉市西此)以西(安化、弹箜二峡,是汉人苦难的见证)。

连云堡(甘肃省泾川县)是泾州(泾川县)的前哨堡,一旦陷落,泾州(泾川县)城的西门,日夜紧闭,不敢开启,城门外就是吐蕃国境,砍柴割草都不敢出城。每年庄稼成熟时,必须在大军保护下,才敢收割,时间上常有延误,收获的往往只是空穗。从此,泾州(泾川县)时常断粮。

冬季,十月四日,吐蕃军攻击丰义城(甘肃省镇原县东),前锋抵达大回原(地望应在陕西省彬县西北),邠宁战区(总部设邠州【陕西省彬县】)司令官(节度使)韩游瓌把他们击退。

十月五日,吐蕃军再攻击长武城(陕西省长武县西北),又在故原州(宁夏固原县)修筑城池,留军驻防。

吐蕃军因天气酷寒,不能发动攻击,而且粮食接济不上。

十一月,李适下诏命河中战区(总部设河中府【山西省永济市】)司令官(节度使)浑瑊退回河中(山西省永济市),镇国战区(总部设华州【陕西省华县】)司令官(节度使)李元谅(骆元光)退回华州(陕西省



华县)，宣武战区（总部设汴州【河南省开封市】）步骑兵总纠察官（马步都虞候）刘昌率一部分军队退回汴州（河南省开封市）；其他驻防西方的秋季边防部队，全部从前方撤退到凤翔（陕西省凤翔县），首都长安特别市所属各县，就地征粮供应。

七八八年，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【甘肃省泾川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刘昌，再筑连云堡（甘肃省泾川县西）。

夏季，五月，吐蕃军骑兵三万余人，攻击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、邠州（陕西省彬县）、宁州（甘肃省宁县）、庆州（甘肃省庆阳县）、鄜州（陕西省富县）等州。

最初，吐蕃军经常于秋冬两季攻击唐朝，等到次年春季，士卒很多患病，便撤回回国，而现在，俘虏大量的唐朝人，遂改变战略，用他们的妻子儿女当人质，派将领率领他们作战，经常于盛夏向唐朝边疆发动侵略，各州紧闭城门坚守，没有人敢出战，吐蕃军掳掠男女青年及牛马家畜，以万为单位计算，向西而去。

秋季，九月十六日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将领尚悉董星攻击宁州（甘肃省宁县），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【陕西省彬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张献甫，把他们击退。吐蕃军转向鄜州（陕西省富县）、坊州（陕西省黄陵县），大肆抢掠而去。

冬季，十月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动员大军十万人，攻击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，同时训令南诏王国（首都苴咩城【云南省大理市】）出兵。南诏虽然内心已归附唐朝，但对外仍不敢背叛吐蕃，所以也动员数万人，进驻泸水（金沙江）之北。

西川战区（总部成都府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韦皋，派黎州（四川省汉源县）州长韦晋等，跟东蛮各部落军联合防御，在清溪关（四川省石棉县东南）外，把吐蕃军击破。

十一月，吐蕃军对清溪关（四川省石棉县东南）之役战败，认为是一个奇耻大辱，现在再出动二万人攻击清溪关，一万人攻击东蛮（四川省越西县西北蛮族）。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韦皋，命黎州（四川省汉源县）州长韦晋进驻要冲城（汉源县东南），指挥各军抵抗。雋州（四川省西昌市）军事区指挥官（经略使）刘朝彩，出关迎战。自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十九日，连战九天，大破吐蕃军。



七八九年，冬季，十月，西川战区（总部成都府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韦皋，派将领曹有道，率军会合东蛮（四川省越西县西北蛮族）、两林蛮（四川省喜德县东蛮族），攻击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所属青海战区（青海湖东南）及腊城战区（青海湖西南），在嵩州（四川省西昌市，嵩，音 xī）台登谷（四川省冕宁县南泸沽镇）会战，大破吐蕃军，杀二千人，逼得投崖跳河而死的，多到无法计数，斩吐蕃总作战司令（大兵马使）乞藏遮遮。

乞藏遮遮是吐蕃的勇将，战死之后，韦皋所攻击的城池，没有一个不被夺取。数年之后，原来嵩州（四川省西昌市）境域，全部收复。

七九一年，秋季，八月，吐蕃军攻击灵州（朔方战区总部，宁夏灵武县），被回鹘军击败，乘夜晚逃走。

九月，回鹘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派使节来唐朝呈献战俘。

冬季，十二月八日，再派使节来唐朝呈献战俘吐蕃酋长尚结心。

七九二年，夏季，四月二十八日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大军攻击灵州（宁夏灵武县），破坏水口（当在灵武县境）灌溉用沟渠，和武装屯垦的农田。李适命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及振武战区（总部设单于府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】）出军增援；并派神策六军（此时禁军已有十军）二千人，进驻定远（宁夏平罗县）、怀远（宁夏银川市）二城。吐蕃才撤退。

六月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一千余名骑兵，攻击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，俘虏开荒垦田的官兵一千余人，自西而去。

秋季，八月，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韦皋，攻击维州（四川省理县。维州陷吐蕃，参考七六三年十二月，迄今三十年），俘虏吐蕃大将论赞热。

四、陆贽论边防六失

七九三年，最初，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沦陷（盐州于七八六年十一月陷于吐蕃王国【首都逻些城，西藏拉萨市】，去年【七九二】收复），唐朝北部大门洞开，边城毫无保障，吐蕃大军经常切断灵州（宁夏灵武县）跟中央的联系，或侵入跟京师（首都长安）近在咫尺的鄜州（陕西省富县）、坊州（陕西省黄陵县）。

春季，二月十二日，李适下诏征调现役军人三万五千人，修筑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城池。又命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【甘肃省泾川县】）、山南西道战区（总部设兴元府【陕西省汉中市】）、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，各出动军队，深入吐蕃国境牵制他们的行动。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城池修筑二十天完工；派盐州战区（总部盐州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杜彦光镇守，朔方战区（总部灵州）总纠察官（都虞候）杨朝晟进驻木波堡（甘肃省环县东南）。自此，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、银州（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堡）、夏州（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）、河西（陕西省北部）一带才得以安定。

夏季，五月，宰相陆贽上疏皇帝李适，讨论边疆防务有六项严重危机：一是制度不良，政策错误；二是是非不分，赏罚不明；三是兵员增加，财政枯竭；四是将领太多，军力分散；五是待遇不均，怨恨日深；六是遥控指挥，丧失戎机。

陆贽说：

“来自关东（潼关以东）驻防京师（首都长安）西方边陲的士卒，一下子走入一个新的陌生世界，水土不服，风俗习惯不适应，身处荒山旷野，身心悲苦，对蛮族的攻击，更深怀畏惧。中央供应奉养，把他们当做天之骄子，百般优待宽容，好像是自己家的女婿娇客。可是他们却数着手指，计算归期，每天只张大嘴巴，等候喂饭。有些人甚至还希望大军溃败，他好趁着混乱的机会，逃回家园，有些人甚至结合在一起，放弃城镇营寨，一哄而散。影响远近，使人惶惶不安。这种边防军不但对国家无益，反而有害。更有一种是被贬谪的罪犯，本来就不是善良之辈，再加上思乡之情，日夜都在盼望大祸发生。造成的效应，比士卒更为严重。这就是制度不良，政策错误。

“中央大权下落，政府已没有昔日的权威，将帅们的命令，也很少能贯彻执行，国家的法律规章，拘束不了将帅，彼此互相迁就，和稀泥过日子。中央想赏赐一位有功的人，却怕无功的人心生背叛，想惩罚一个有罪的人，又怕跟他有同样恶行的人惊恐不安。于是，部属犯罪，上级先为他隐瞒；部属立功，上级也恐怕引起后患而不愿奖励；卑屈姑息，竟到这种地步。舍生忘死的忠烈之士，饱受同辈讥笑，领先冲锋陷阵的骁勇将领，反而受到士卒怨恨；败兵失地的人，不但不觉得羞愧，更丝毫没有畏惧；救兵中途延误，不能在限时抵达，将领们反而沾沾自喜，认为自己明智干练。于



是，忠义之士痛心，英勇之辈沮丧。这就是是非不分，赏罚不明。

“蛮虏每次入侵，边防军将领互相推诿，牵连依赖，没有一个敢采取主动，只尽量夸张蛮虏的声势，奏报中央，说自己的兵力太少，无法抵抗。中央不了解真相，不得不遣兵调将，前往增援。事实上对边塞的攻防战，并没有裨益，反而加重中央的供应补给，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穷苦，前方需要一天比一天增多。把小民们倾家荡产的财物，加上政府专卖的盐酒收入，总共加起来，全部都消耗在边防之上。这就是兵员增加，财政枯竭。

“吐蕃全国可以动员的兵力，不过跟唐朝十数个大一点的州一样，可是他们一有行动，唐朝就恐惧万分，无力抵抗，就是在平常，唐朝也被他们的强大吓坏，不敢出击，原因何在？只不过唐朝军队指挥不统一，而吐蕃军队指挥统一而已。指挥统一，人心才可统一，号令不改，无论进退，才能整齐，快慢自如，才不致坐失良机，气势自然雄壮，这就是以少为多，以弱为强的道理。八世纪二〇年代至五〇年代之间，对付西北两大蛮族（指突厥【瀚海沙漠群】、吐蕃），只有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、河西战区（总部设凉州【甘肃省武威市】）、陇右战区（总部设鄯州【青海省乐都县】）。帝国中兴（七五七年）以来迄今，没有时间对外用兵，而抵抗两个蛮族（回纥【回鹘】及吐蕃）也是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、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【甘肃省泾川县】）、陇右战区（总部设普润【陕西省凤翔县北】）、河东战区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。后来，分割朔方战区，任命三个司令官（分郭子仪兵权事，参考七七九年闰五月）。其他各军事重镇、各军事基地，数目多达四十，都由皇帝下达诏书，直接发表人事命令，并派宦官前去监军，于是，将领们都直属中央，没有高低之别，人人平等，谁也管不了谁。必须到了敌人大军压境，中央才命他们会商，既没有法定的职权，大家只好客客气气，互相以宾客的身份相待。而军事行动，必须有严肃的纪律，才能有高昂的士气，士气高昂则锐不可当，士气涣散则声势消失；兵力集中才会强大，兵力分散一定削弱；现在的边防，士气消失、声势衰弱。这就是将领太多，军力分散。

“治军的要领，在于依照各人的能力，分出等级，作为差别待遇的根据，使有才干的人力争升迁，使怯懦的人不敢妄求。待遇虽有高低之分，但最低也不致造成严重的匮乏而生怨恨。现今，边区荒凉穷苦，长期驻守在那里的士卒，都是百战残生，遍体鳞伤，一年到头艰苦辛劳，而政府供给他们的衣服饮食，只够他一人使用，为了跟妻子儿女分享，忍饥挨寒，



悲惨度日，以致饿得脸上常有菜色，冻得身上块块青紫。而来自关东（潼关以东）的士卒，胆小如鼠，不敢抗敌；闲散懒惰，也不甘心从事劳役，可是发给他们的衣服饮食，却比长期驻守的边防军优厚数倍。还有一种，根本不是禁军，同样是长期驻扎的边防部队，将领们摇尾拍马，说些谄媚的话，请求遥隶神策军管辖，于是，用不着离开原防地一步，只要改一改番号，发给的饮食衣服，立刻多出三倍。负担的任务没有改变，供应的给养却有差别。如果不能太上忘情，谁不愤怒！这就是待遇不均，怨恨日增。

“凡是选派统帅，必须先考察他的品德和指挥能力，满意的就任用，不满意的就不任用。如果对他心存怀疑，就不要任用，如果任用，就不要再存怀疑。统帅在外，对领袖的命令，有时候可以拒绝执行（《孙子兵法言》）。近来，边防军将领的撤换或派遣，都由领袖亲自决定，而领袖任用统帅，首先考虑到他是不是听话，是不是俯首帖耳，容易控制；然后再分割他的军队，削弱他的权力，使他胆惊心慌，即令是明显错误的命令，和完全荒谬的措施，他都会盲目接受。蛮族发动突击，速度如同疾风，统帅把告急奏章，交给驿马车呈报中央，十天半月之后，才接到批示。负责驻守边塞的将领，因军队人数太少，不敢迎战；后方重镇的各负责官员，则因没有接到领袖的指令，不敢出兵。他们能做的唯一一件事，就是等到敌人大肆抢掠，满载而去，立刻发出告捷文书。如果被击败，损失一百，只报一个；如果真的取得胜利，则把一百报作一千。统帅暗自庆幸战争由领袖亲自指挥，自己可以不负失败责任，而领袖又因为是自己亲自指挥，当然也不肯深入追究。这就是遥控作战，丧失戎机。

“我愚昧地认为，应该废除秋季边防制度，各战区道仅只供应服装及粮食，中央应在边区士卒中招募愿留在边疆的，以及蛮族或汉人的子弟，充当边防军。大量开垦屯田，收割之后，由政府购买。盗寇入侵，则入伍作战，平时则回到自己家中耕种。这种方式，岂是忽来忽往的轮调制度所能相比！另行在文武百官中遴选三位干员，担任陇右（总部设普润【陕西省凤翔县北】）、朔方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、河东（总部设太原府【山西省太原市】）各战区野战军元帅，分别统辖沿边各重镇；有些并不重要的战区，则不妨跟邻近的战区合并。然后削减各种巧立名目、虚报滥用的开支，核定士卒等级，依照等级供应饮食服装，使大家心情欢喜，公开宣布升迁调补的标准，显示公正无私；颁布赏罚规章，用来考核绩效。如果这样，则蛮族必然畏惧唐朝的声威，疆场将永远安宁。”

李适虽然不能完全采纳，但十分重视（虽然十分重视，但不能完全采纳）。

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韦皋，派大将董勔（音 miǎn）等，率军进入西山（成都西群山），击破吐蕃军队，攻克五十余个堡垒。

七九四年，夏季，六月，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韦皋奏报：在峨和城（四川省茂县西北）击破吐蕃军。

七九五年，冬季，十月，南诏王国（首都苴咩城【云南省大理市】。苴咩，音 jū mǐ）攻击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的昆明城（四川省盐源县），攻克，俘虏施部落酋长及顺部落酋长。

七九七年，春季，正月十五日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派使节前来唐朝，请求和解。唐帝（十二任德宗）李适（本年五十六岁。适，音 kuò），认为吐蕃屡次破坏誓约，拒不同意。

李适因方渠（甘肃省环县）、合道（环县西南）、木波（环县东南），是吐蕃跟唐朝间的交通要道，打算兴建城池，派宦官询问邠宁战区（总部设邠州【陕西省彬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杨朝晟说：“要出动多少军队？”杨朝晟回答说：“邠宁兵团本身就足够用，用不着麻烦增援。”李适再派宦官询问说：“从前，修筑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城池（参考七九三年二月十二日），共动员七万人，只不过刚刚够用，现在三个据点，更接近蛮虏边境，人数应该增加两倍才对，却怎么反而减少一半，为什么？”杨朝晟说：“修筑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城时所用的兵力，蛮虏已经知道。而今，只要出动本战区的军队，用不了十天，就到边塞，完全出他们意料之外，立刻动工修筑，蛮虏一定认为我们的军队绝不会少于七万。所以在大军集中之前，绝不敢轻易对唐朝发动攻击。不过三十个工作天，城池已经完工，留下人马驻守，蛮虏这时候再开来大军，已经无可奈何；一旦等到城郊野草被吃完，他们就无法久留。蛮虏撤退后，我们再运粮食进城，充实仓库，这是万分安全的计划。如果召集各道大军，最快也要一个月后才能抵达，而蛮虏的大军也会在那个时候出现，两国决战，谁胜谁负，还不知道，哪有工夫筑城？”李适批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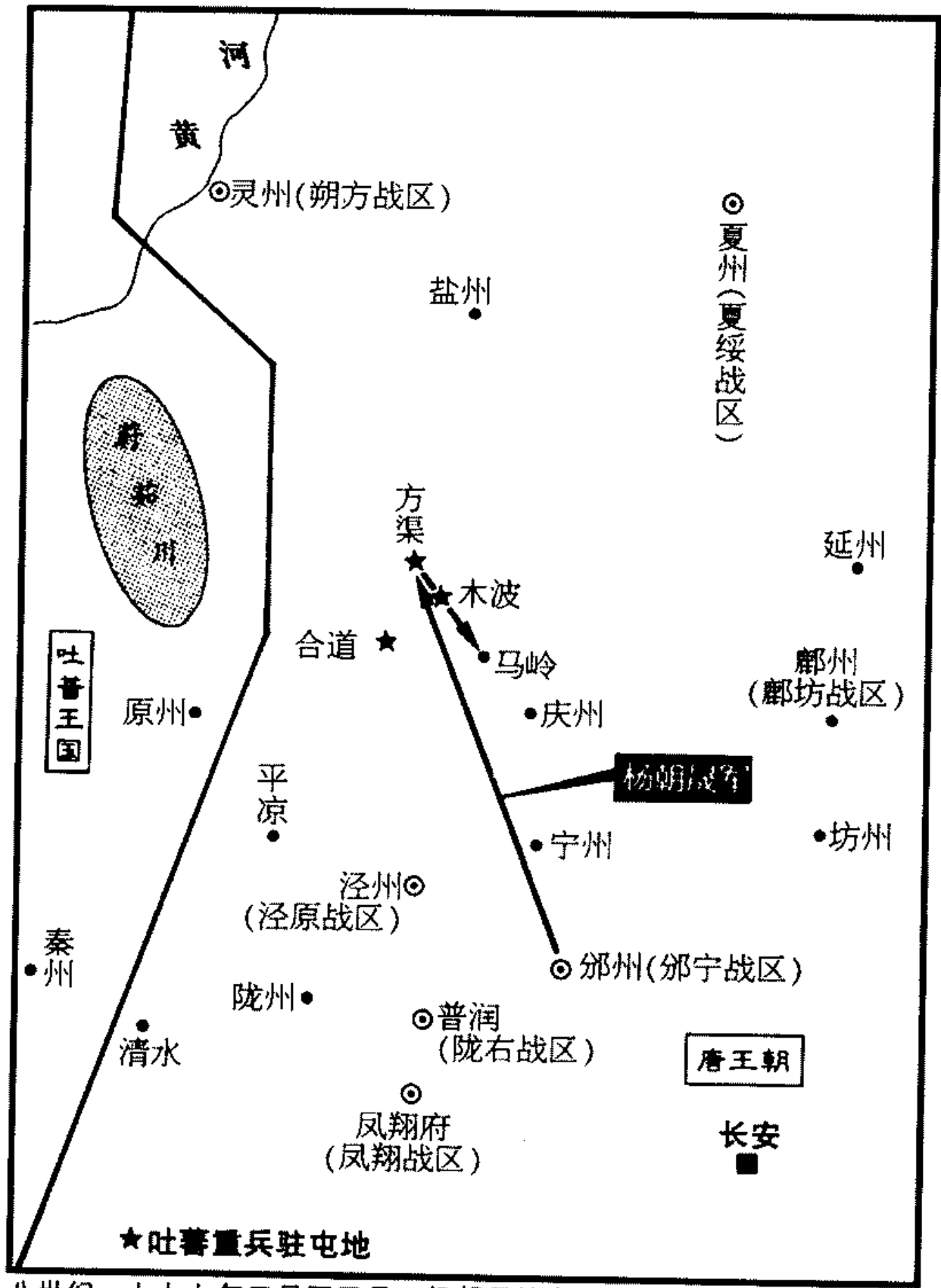
二月，杨朝晟分兵三路，各自修筑一城。军中文职官员质疑说：“方渠（甘肃省环县）没有水井，不可能驻军。”执行官（判官）孟子周说：“天下太平的时候，方渠（甘肃省环县）居民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常；没有

水井，这些人岂不渴死！”下令挖凿淘洗所有废弃湮没的水井，果然掘到泉源。

三月，三座城池完工。

夏季，四月五日，杨朝晟班师，回到马岭（甘肃省庆阳县西北马岭镇），吐蕃军出动追击，相对僵持数日才撤走。杨朝晟遂在马岭（甘肃省庆阳县西北马岭镇）筑城而回。共开拓边疆三百华里，完全发挥他平日的谋略。

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）国王（三十八任）勃率野乞立赞（牟底赞普）逝世，太子勃率野足之煎继位（吐蕃国王世系，各史书记载不一）。





六月二十八日，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韦皋奏称：吐蕃军入侵国土，嵩州（四川省西昌市）州长曹高仕在台登城（四川省冕宁县南泸沽镇）把他们击破。

五、西疆残破

七九八年，冬季，十月二十四日，夏绥战区（总部设夏州【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韩全义奏称：在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西北击破吐蕃军。

七九九年，夏季，六月，南诏王国（苴咩城【云南省大理市】。苴咩，音 jū mǐ）国王（三任）异牟寻，派使节跟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韦皋约定共同攻击吐蕃。韦皋回答说：因军队、粮食都没有准备，请再等数年。

冬季，十二月，吐蕃军五万人分别攻击南诏王国（首都苴咩城【云南省大理市】）及嵩州（四川省西昌市）。南诏国王（三任）异牟寻及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韦皋，各出军抵抗，吐蕃军不能取胜，撤退。

八〇〇年，夏季，五月，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在乌兰桥（甘肃省靖远县西南五十公里）击破吐蕃军。

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不断被西川战区（总部成都府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韦皋击败。本年（八〇〇年），吐蕃所属囊贡战区（今地不详）、腊城战区（总部设青海湖南）等九名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婴（姓不详），以及总参谋长（笼官）马定德，率领他们的部众，投降唐朝。

马定德有智慧谋略，吐蕃军各将领作战，都遵照他的指示，经常乘坐政府驿马车到各地视察，而今，因不断战败，恐怕国王对他处罚，遂决定出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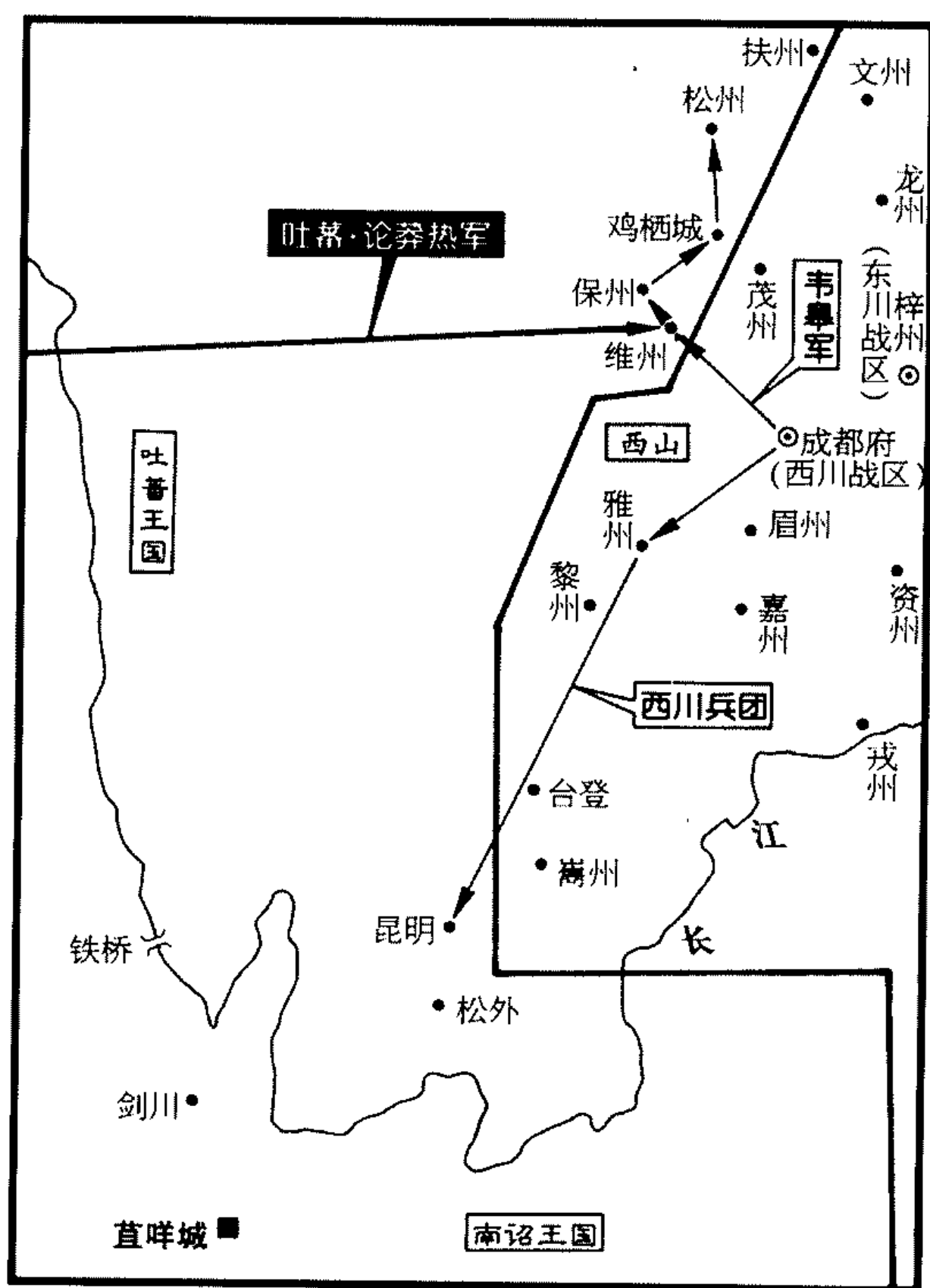
八〇一年，秋季，七月二十九日，吐蕃军攻陷麟州（陕西省神木县），格杀州长郭锋，铲平内外城墙，掳掠居民及党项部落而去。郭锋，是郭曜的儿子（郭曜，是郭子仪的儿子，参考七八一年六月十四日）。

佛教和尚延素，也是被吐蕃俘虏的居民之一，一位名叫徐舍人的吐蕃将领告诉延素说：“我是徐勣（徐世勣【李世勣】）第五代的孙儿，武照当

权时代，我的高祖父徐敬业起义失败（参考六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），子孙流亡异域外邦，虽然每一代都掌握军权，接受薪俸，然而，饮水思源，永不忘本，只因家族人数太多，不能离开，现在放你回去！”遂送他上路。

李适派使节通知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韦皋，派军深入吐蕃国土，用以牵制吐蕃一部分兵力，疏解北方所受的压迫。韦皋命将领率军二万人，九路前进，分别攻击维州（四川省理县）、保州（理县西北）、松州（四川省松潘县），以及栖鸡（四川省茂县西北）、老翁城（四川省茂县西北）。

九月，韦皋奏报：在雅州（四川省雅安市）大破吐蕃军。



九世纪·八〇一年七月至八〇二年正月 西川韦皋攻击吐蕃



韦皋不断击破吐蕃军，转战一千余华里，攻陷城池七座，军事基地及关镇五处，焚烧堡垒一百五十个，杀一万余人，俘虏六千人，受降三千户；继续向前推进，于北方包围维州（四川省理县），南方包围昆明城（四川省盐源县）。

冬季，十月十一日，李适加授韦皋中央官衔：摄理司徒（检校司徒，三公之二）兼最高立法长（兼中书令，使相），封南康郡王。南诏王国（首都苴咩城【云南省大理市】）国王（三任云南王）异牟寻，掳获吐蕃军的辎重尤其多，李适派宦官前往慰劳。

八〇二年，春季，正月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派大宰相，兼东方五战区司令官（东鄙五道节度使）论莽热，率十万人大兵团，增援维州（四川省理县）。唐王朝（首都长安【陕西省西安市】）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特遣兵团据守险要，设下埋伏，严阵以待。吐蕃军抵达时，西川兵团派一千人挑战诱敌，吐蕃军大举追击，进入伏兵口袋阵地，吐蕃军大败，西川兵团生擒论莽热，但士卒也死亡大半，始终无法攻陷维州（四川省理县）、昆明（四川省盐源县），只好撤退。

正月十八日，韦皋派使节把论莽热送到京师（首都长安），唐帝（十二任德宗）李适（本年六十一岁）对他赦免。

八〇三年，夏季，四月，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【甘肃省泾川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刘昌上疏，请求把原州（侨州）州政府迁回平凉（甘肃省平凉市），李适批准（刘昌筑平凉城，参考七九一年二月七日）。

五月二十六日（原文误置于四月，据《旧唐书》改）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派官员论颊热，前来唐朝进贡。

六月十三日，派右龙武（禁军第四军）大将军（正二品）薛伾（音pī），前往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）报聘。

八〇四年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国王逝世，老弟嗣位（吐蕃王位次序，《通鉴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顺宗实录》，各书记载不同，参考《唐朝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》）。

八〇八年，春季，正月，临泾（甘肃省镇原县）防卫指挥官（镇将）郝玼，认为临泾地势险要，水源丰富，牧草茂丰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如果派军侵扰，势必在那里筑营；因而报告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【甘肃省泾川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段佑，段佑奏报李纯，李纯命兴筑城池，自此，泾原战区获得平安。



冬季，十二月三日，把原州流亡州政府迁到临泾（甘肃省镇原县），命临泾防卫指挥官（镇将）郝玼当州长（原州原设宁夏固原县，七六三年陷于吐蕃，州政府流亡百里城【甘肃省灵台县西】，八〇三年迁平凉【甘肃省平凉市】，本年【八〇八】再迁临泾【甘肃省镇原县】）。

八〇九年，最初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发动平凉劫盟（参考七八七年闰五月十九日），野战军副元帅府执行官（副元帅判官）路泌、会盟执行官（会盟判官）郑叔矩，都被吐蕃军俘虏。后来，吐蕃不断请求和解，路泌的儿子路随，也三次前往皇宫前门哭泣悲号，呈递奏章，请求接受吐蕃的请求，十二任帝李适（音 kuò）认为吐蕃诡计多端，坚持不许（李适拒绝和解，参考七九七年正月）。

至今，吐蕃再请和解，路随更一连五次上疏，又晋见宰相哭泣哀求。宰相裴垍、李藩，也建议皇帝，请接受和解；李纯同意。

五月，李纯命国务院教育部祭祀司司长（祠部郎中）徐复，出使吐蕃。

秋季，九月十三日，振武战区（总部设单于府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】）奏报说：吐蕃军五万余名骑兵，进抵拂梯泉（内蒙古乌拉特后旗西北）。

九月二十八日，丰州（内蒙古五原县）奏报说：吐蕃军一万余名骑兵，追抵大石谷（山西省应县南），掳掠回鹘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返国途中的向唐朝进贡的使节。

八一〇年，夏季，五月二十一日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派官员论思邪热，来唐朝晋见皇帝，并送回路泌、郑叔矩的棺柩（二人于平凉劫盟时被俘，平凉劫盟发生于七八七年，迄今二十四年）。

八一二年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派军攻击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，直抵西城门外，掳掠居民、家畜而去。李纯非常忧虑，宰相李绹上疏说：“京师（首都长安）以西及以北，都有神策军驻防。最初，神策军主要目的是防备吐蕃，跟各战区的常备边防军配合。时至今日，神策军战斗力已经衰退，官兵们身穿华丽的衣服，口吃美好的食物，空自消耗政府的钱粮（神策军自边疆入卫京畿之后，地位居各禁卫军之首，参考七六五年十月）。每逢敌人出现，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邀请他们共同出击，他们都说只听候总指挥官（中尉）指挥，等得到命令，蛮虏已饱掠而归。即令有果断勇敢的将领，得到战区通报后，立即率军会合，而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没有诛杀惩罚的权力，跟神策军将领互相处于平等地位，命他向左向右，或前进或后退，神策军都不肯接受命令，这种情况，对战事



并没有益处。我建议神策军防地人马粮秣，以及辎重武器，都应隶属所在地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，使军令统一，然后才能像手臂支配手指一样，军队声威才能振作，蛮虏才不敢入侵。”李纯说：“我不知道竟是这种情形，要赶快纠正！”可是，神策军骄傲横暴已经很久，不高兴隶属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；李绹的建议，终被宦官阻止。

八一三年，最初，吐蕃军打算重建乌兰桥（甘肃省靖远县西南五十公里，参考八〇〇年五月），先把建筑材料贮放在河边。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时常派人暗中出动把它们都投到河里，始终不能完成。吐蕃军知道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王泌（音bì）是个赃官，先行用重金贿赂，然后集中力量修桥完成，并兴筑月城驻守。

从此，朔方战区每天抵抗敌人攻击，再没有闲暇休息。

八一五年，冬季，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派使节前往陇州（陕西省陇县）要塞，请求自由贸易。李纯允许。

八一六年，春季，二月，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奏报说：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国王（三十九任）足之煎逝世，新国王可黎可足继位（四十任）。

八一八年，冬季，十一月一日，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奏报说：吐蕃军进攻河曲（内蒙古黄河弯曲地带）及夏州（夏绥战区总部，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）。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奏报说：在长乐州（鞏州，宁夏平罗县西）击破吐蕃军，攻克长乐州外城。

十一月十四日，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奏报说：吐蕃军撤退。

八一九年，春季，正月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派使节论短立藏等，前来唐朝和解，还没有回去，吐蕃军已进攻河曲（内蒙古黄河弯曲处）。李纯说：“它的国家失信，它的使节有什么罪！”

正月十一日，遣送论短立藏等回国。

秋季，八月二十七日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派军攻击庆州（甘肃省庆阳县），在方渠（甘肃省环县）扎营。

本年（八一九）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战区司令官（节度使）论三摩等，率大军十五万人，包围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，党项部落军（陕西省北部）也出动助战。州长李文悦守城，竭力抵抗，前后二十七日，吐蕃军不能攻克。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营门官（牙将）史奉敬，建议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杜叔良：出动精锐部队三千



人，携带三十天粮食，深入吐蕃占领区，解除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的包围。杜叔良交给他二千五百人。史奉敬率军挺进，十余天没有消息，总部认为他已经全军覆没。没有多久，史奉敬绕道到吐蕃军背后，突然出现，吐蕃军大吃一惊，急行撤退、全军溃散。史奉敬急行攻击，大破吐蕃军，格杀及俘虏不计其数。

史奉敬跟凤翔战区（总部设凤翔府【陕西省凤翔县】）将领野诗良辅（野诗，复姓）、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【甘肃省泾川县】）将领郝玼，都以勇猛闻名边疆，吐蕃军深感畏惧。

八二〇年，春季，二月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军队攻击灵武（灵州州政府所在城，宁夏灵武县）。

三月，吐蕃军攻击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。

六、维州事件

八二〇年，冬季，十月十四日，泾原战区（总部设泾州【甘肃省泾川县】）奏报说：“吐蕃军推进到距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三十华里处扎营。”请中央紧急救援。李恒命右神策军总指挥宦官（右军中尉）梁守谦，当左右神策军京师（首都长安）西北特遣兵团总监（西北行营都监），率军四千人，并动员八镇驻兵（神策军有八个基地：长武【陕西省长武县西北】、兴平【陕西省兴平市】、好畤【陕西省永寿县西南】、普润【陕西省凤翔县北】、郿阳【陕西省郿阳县】、良原【甘肃省灵台县西梁原镇】、定平【甘肃省正宁县西南】、奉天【陕西省乾县】），全军增援，赏赐将士制装费二万串。命郾王府政务秘书长（长史）邵同（郾王李经，是十三任帝李诵的儿子），当库藏部副部长（太府少卿）兼副总监察官（兼御史中丞），充当回应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亲善友好特使（充答吐蕃请和好使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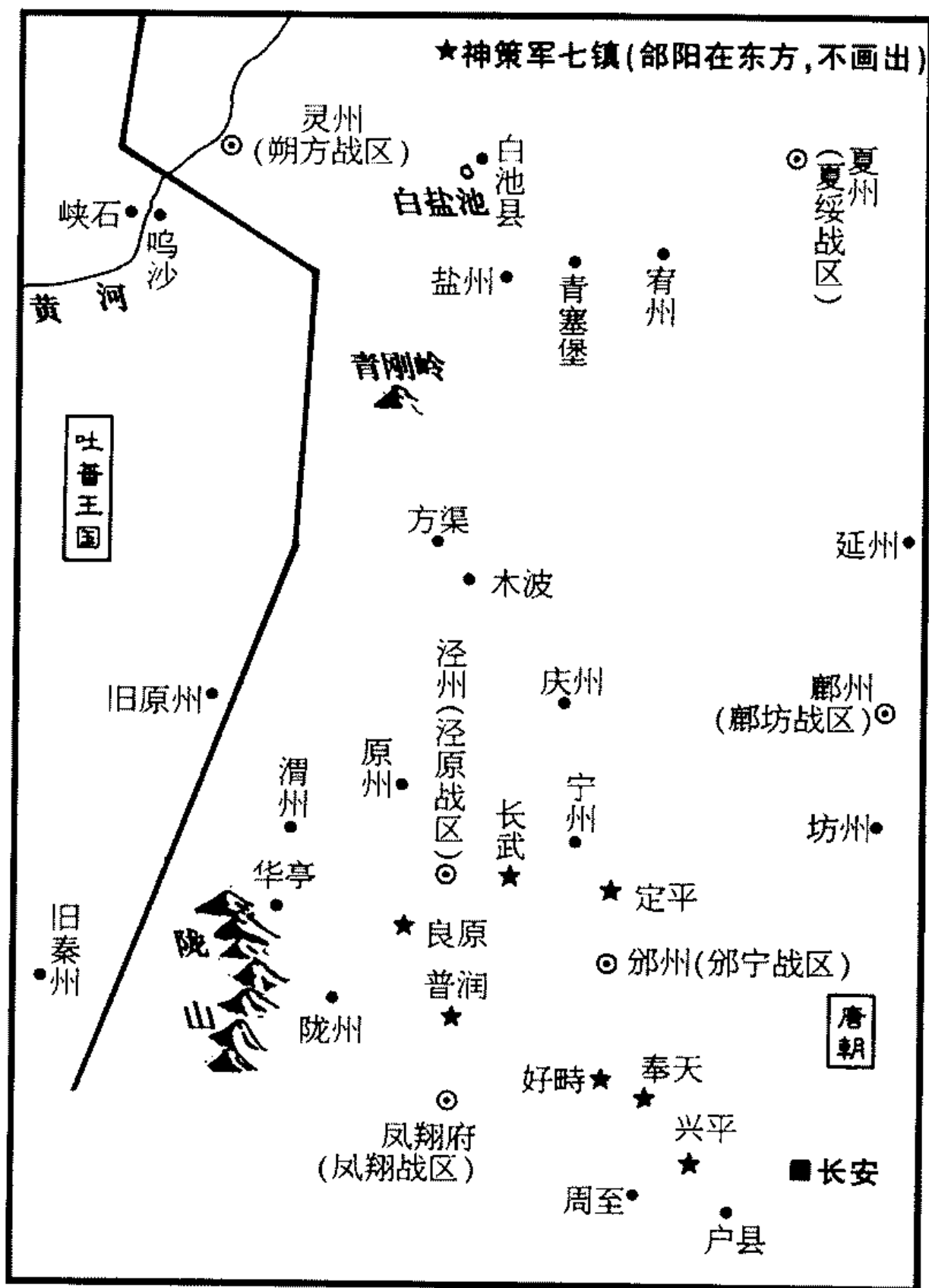
当初，皇家图书院副院长（秘书少监）田洎（音 jì），担任派赴吐蕃告哀特使（吊祭使）。吐蕃请求跟唐朝在长武（陕西省长武县西北）城下签订和好条约，田洎恐怕吐蕃扣留他不准他回国，只好含糊其辞地允许。不久，吐蕃在党项部落引导下入侵，借口说：“田洎答应我们带兵出席会盟。”李恒遂贬田洎当郴州（湖南省郴州市）户籍官（郴，音 chēn）。

渭州（流亡州政府设甘肃省平凉市）州长郝玼，不断出兵袭击吐蕃军营，格杀很多（渭州属泾原战区【总部泾州】）。

邠宁战区（总部邠州【陕西省彬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光颜（阿跌光颜）派特遣兵团增援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，士卒亲眼看到神策军所受的厚重赏赐，悲愤地说：“每人给五十串钱，却不作战，他们是什么人！依照国家规定发给的衣服粮食都不发给，却冒着钢刀白刃，我们是什么人（神策军待遇优厚，参考七九一年三月）！”群情激奋，不能克制，李光颜亲自向他们宣示大义，一面说一面呜咽流泪，士卒终于受到感动，满怀喜悦地出发。快要抵达泾州（甘肃省泾川县），吐蕃军惊惧，退走。

十月十七日，撤销神策军特遣兵团。

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奏报说：吐蕃军攻击雅州（四川省雅安市）。



九世纪·八二〇年十月 唐吐边境形势及神策军各镇



十月二十二日，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奏报说：吐蕃军在乌池、白池扎营（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：盐州有四盐池：乌池、白池、瓦池、细项池）；但不久即行退走。

十二月一日，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奏报说：“吐蕃军一千余人包围乌池、白池（定边县北）。 ”

十二月十二日，西川战区（总部成都府）奏报说：南诏王国（首都苴咩城【云南省大理市】。苴咩，音 jū mǐ）军队二万人进入唐朝边界，请求讨伐吐蕃。

八二一年，夏季，五月二十八日，唐帝（十五任穆宗）李恒，送太和长公主远嫁回鹘汗国（瀚海沙漠群）。太和长公主，是李恒的妹妹（虽是“长”公主，应在二十七岁以下）。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听到唐朝跟回鹘联婚，大为震怒。

六月七日，攻击青塞堡（陕西省定边县东三十公里），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州长李文悦把他们击退。

秋季，九月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派教育部长（礼部尚书）论纳罗，前来唐朝要求和解及结盟。

九月十七日，李恒派最高法院院长（大理卿）刘元鼎，出任吐蕃会盟特使。

冬季，十月十日，李恒命宰相以及高级官员共十七人，跟吐蕃教育部长（礼部尚书）论纳罗，在首都长安城西，缔结和平盟约。唐朝又派最高法院院长（大理卿）刘元鼎，随同论纳罗前往吐蕃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，也跟他们的宰相及高级官员缔结和平盟约。

朔方战区（总部设灵州【宁夏灵武县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李进诚奏报说：在大石山（地望应在黄河河套南）击败吐蕃军骑兵三千人。

八二二年，夏季，六月，吐蕃军攻击灵武（灵州州政府所在城，宁夏灵武县）。

六月二十三日，吐蕃军攻击盐州（陕西省定边县）。

秋季，八月三日，最高法院院长（大理卿）刘元鼎，出使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返回（参考去年【八二一】九月）。

八三一年，秋季，九月，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维州（四川省理县）守城副司令（副使）悉怛谋（怛，音 dá），请求投降，率领全体部众投奔成都。李德裕命暂兼维州州长虞藏俭，率军进入维州



（四川省理县）接防。

九月二十五日，李德裕把情形上疏奏报，并且建议：“打算派生羌（未中原化的原始羌人）部落军三千人，焚烧十三桥（唐吐边界桥），直捣吐蕃心脏，可以雪除唐朝长久以来所受的羞辱，弥补韦皋终身遗恨。”（十二任帝李适在位时，韦皋当西川战区司令官，屡攻维州，不能攻克，参考八〇二年正月。）奏章交国务院（尚书省）。唐帝（十七任文宗）李昂，集合文武百官讨论，大家都赞成李德裕的策略。只宰相牛僧孺反对，说：“吐蕃国境，四面各有一万华里，损失一个维州（四川省理县），对他们的国势，丝毫没有影响。最近两国和解（指八二一年十月唐吐两国和平盟约），共同约定撤除边防警戒，唐朝和外国交往，应遵守条约承诺。如果他们来责备说‘为什么失信’，在蔚茹川（黄河支流清水河流域，今宁夏南部，大分裂时代，称高平川，参考四〇七年十月）牧马，向平凉阪（甘肃平凉市东南四十里铺）推进，用万名骑兵封锁回中（陕西省陇县西北。早在秦王朝时，在此建行宫，参考前二二〇年），理直气壮，用不了三天，前锋就到咸阳桥（即西渭桥，陕西省咸阳市西南），在这个时候，西南数千华里外，就是得到一百个维州（四川省理县），又有什么用？平白抛诚失信，对国家只有伤害，没有裨益。一个小民都不肯做的事，何况身为帝王！”李昂认为有理。下诏命李德裕把维州城归还吐蕃。于是李德裕逮捕悉怛谋跟他所带来的部众，全部交回。就在边境上，吐蕃把他们全部屠杀，而且用刑极为残酷，李德裕因此对牛僧孺更为怨恨（维州事件详情，参考八四三年三月）。

八四三年，宰相李德裕追究十二年前维州（四川省理县）守将悉怛谋（怛，音 dá）事件（参考八三一年九月），上疏说：

“维州（四川省理县）位于高山绝顶之上，三面江水环绕，是吐蕃王国（首都逻些城【西藏拉萨市】）重要门户，也是唐朝军事上向吐蕃进兵的孔道。当初，河西（甘肃省）、陇右（青海省东部）同时沦陷，只维州（四川省理县）仍然独存，为唐朝固守，吐蕃暗中把一名妇女嫁给此州守门官吏。二十年后，她所生的两个男孩，都长大成人，暗中打开城门，迎接吐蕃军夜晚进入，城遂陷落，吐蕃称之为‘无忧城’。自此之后，吐蕃南方无后顾之忧，才得以全力经营唐朝西部边疆，攻击京畿（首都长安），历代皇帝都为此饮食不安。八世纪九〇年代，西川战区（总部设成都府【四川省成都市】）司令官（节度使）韦皋准备收复河湟（甘肃省及青海省东部），因为必须先行收复此城，才能开始。于是发动精锐大军，强行攻击，

苦战数年，虽然生擒论莽热而回，但维州城垒坚固，竟无法攻克（参考八〇二年正月）。

“我最初到西蜀（四川省）时，对外宣扬国威，对内整顿边防军备，维州（四川省理县）信服我的号召，空城归降，我一接受他们的要求，南方蛮族震动慑服，山西八国（成都西方群山八【九】个部落，参考七九三年五月），都愿归属，吐蕃所辖合水、栖鸡（二城均在四川省茂县西北）等城，丧失保障，势将陆续归降，唐朝就可以减少八个重镇的兵力，坐在那里，收复一千余华里的帝国旧土。而且，维州（四川省理县）没有归降的前一年（八三〇年），吐蕃曾经围攻鲁州（河曲六胡州之一，参考七二一年四月），哪里来的信守盟约？我在受降之初，曾经指天发誓，当面向悉怛谋等承诺，转奏陛下，定对他们各有赏赐。

“可是，当时排斥我的官员（指宰相牛僧孺），无缘无故，妒火中烧，诏书颁下，命我把悉怛谋等全部逮捕，交还给吐蕃，任由他们屠杀。我岂能忍受断送三百余人的性命，抛弃信义、苟且偷安！屡次上疏陈述，乞求怜悯赦免，而诏书严厉急切，终于把他们捆绑送回。悉怛谋等脚镣手铐，刑具满身，用竹筐抬起，当抬他们上路的时候，他们呼冤叫屈，哀号痛哭，文武官员面对着我，无不哭泣流涕。吐蕃将领更向押解的士卒嘲笑说：‘他们已经投降唐朝，送回来干什么？’于是就在唐吐边界之上，用残忍的手段，把投降的人全部诛杀，用以阻吓内部的叛离，甚至将婴儿高抛到半空，下面用枪尖承接。

“断绝境外效忠归顺的道路，使凶暴的敌人大肆称心快意，自古迄今，从没有发生过这种惨事，虽然时间已过去一纪（十二年为一纪），但影响可达千年，我建议追溯奖励已死的忠魂，对各人予以褒扬赠官。”

李灏下诏追赠悉怛谋当右卫（卫军第二军）将军（正三品）。



安史之乱

八世纪六

代。唐王朝九任帝李隆基，当皇帝竟然当了四十五年之久，使人失声尖叫。国家有一个当权太久的元首，实在是一个灾难。四十五年的酱缸政治腐蚀力量，不要说是凡夫俗子李隆基，即令是伫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像，也会满身疮痍，不堪入目。

乱后，中国完全不一样

之乱，但安史之乱，却腰斩了时

第二次宦官时代：李辅国首先崛起，势不可挡！

“宦官”这种人物，二十世纪一开始，就完全绝迹，但“宦官级”人物，在中华文化中，却根深柢固，源远流长，“江山代有宦官出，各弄权柄十几年！”二十世纪一〇年代，当变军司令冯焕章攻陷首都北京城后，第一个逮捕枪决的，就是给总统曹琨擦背捏脚的那位大爷李彦青先生，外国记者十分惊奇，革命怎么革到这种人头上来了，有人回答说：“他是宦官级人物！”大家立刻一目了然，擦背、捏脚，固卑不足道，可是他却能扣留国防部发给国防部队的武器，勒索贿赂，如不是宦官级人物，绝没有这么大的力量！

上架建议◎历史类

ISBN 978-7-5086-1612-4



9 787508 616124 >

www.publish.citic.com

定价：38.00元

